

[长篇小说]

# 拆 迁

薛 弢

## 营造让人活得更更有尊严的文学氛围

代 序

但凡是人，都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农村老大爷，城市拾垃圾的老汉，你叫他一声“老爹爹”，他便会冲你高兴地笑，内心的喜欢全写在他脸上。

然而，在我们这个国度里，常人的这一普遍且基本的心理需求，在过去的许多年里，甚至直到现在，往往都会被忽视、藐视。社会上比比皆是的现实是，人格的尊严，对于许多人来讲，一直是奢侈品。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无论你是谁，稍有不慎，就会成为“阶级敌人”而饱受专政铁拳的打击。那年头，摧残人的尊严已达疯狂的极致，并直接造成了那么多人的自杀。他们为什么会自杀？为的就是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

在大陆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中，一个个被拆迁户们，同样尝到了被剥夺人格尊严的滋味。因为你成为了被拆迁户，你就成了“工作对象”，挨整的命运马上就会降临到你身上。为了大多数人改善生活条件，你必须作出个人利益的牺牲，否则，你的公民权利便会不保，受压、被辱、停水、断电、小班子没日没夜地围攻等非人待遇就会接踵而至。尽管你没有违法、违纪，但“公家”的人照样可以无所顾忌、为所欲为地通过摧残你的人格尊严来逼迫你就范。被拆迁户们，没有一个不对此怨声载道。正因为此，拆迁成了当代中国权力含量最高的新闻词，在2010年中国网络舆情指数年度报告中，征地拆迁力压腐败，成为年度舆情中受关注程度最高的第一大问题。一直以来，关于拆迁特别是行政强拆的新闻报道，经常出现在各类媒体上，政府的拆迁行为和有关拆迁的政策法规修订，也饱受社会各界的诟病。围绕拆迁演绎的一出出轰轰烈烈又光怪陆离的活剧，在中国所有城市仍在不停地出演！

在这里，为什么真善美委屈无言，而假丑恶却可以大行其道？窃以为，原因来自多方面，小说作为“社会特殊舆论”者，对恣意践踏人格尊严的社会现象，不敢、不能营造让人活得更更有尊严的文学氛围，也是有一定责任的。小说是通过“这一个”的人物描写，来勾画群体形象，进而反映社会现象的。在这方面，媒体舆论似乎显得更正义一些。面对敢于仗义执言的新闻报刊及其记者们，出版社、文学刊物和作家们，虽有难言的苦衷，生怕被戴上“利用小说反党”的大帽子，但在中央领导多次倡导“让人民活得更更有尊严”的今天，总让人感到有点作茧自缚之嫌。

不过，作为文学写作一分子的我，提笔写这篇小说时，思想上也是有过复杂斗争的。因为我总隐约预感到，未来哪一天，只要政治气候适宜，在这块土地上，人类劫难的文化大革命，似乎还有重演的可能。但愿这只是我的杞人忧天。因为这个缘故，我对写手同仁们，还是抱有深深的理解的。

未经三九，不知严寒。没有被拆迁经历的人，是体会不到被拆迁户的苦难的。失去方才知道宝贵。只有人格尊严被摧残、剥夺的人，才对“不自由，毋宁死”这句话有深刻理解。也曾经是被拆迁户的我，因此才对受尽屈辱后依然作出巨大奉献的城市化发展中的广大被拆迁

户们，抱有崇高的敬意，并愿将原本想写在扉页上的一句话，挪到这篇小序的最后，作为结束语：

谨以此文，献给为中国城市化发展作出巨大奉献的广大被拆迁户们！

作者 于 2011 年 9 月 21 日深夜

## 目 录

### 第一章 又见“红海洋”

- 1、隆冬季节的春雷
- 2、拆迁遇故知 (1)(2)(3)
- 5、春风得意马蹄急 (1)(2)(3)(4)
- 9、市长亲授“教科书” (1)(2)(3)
- 12、“被拆迁”们“找政策”
- 13、“造海战术” (1)(2)
- 15、“造海人” (1)(2)(3)(4)
- 19、“红海”浪滔滔 (1)(2)

### 第二章 暗流涌动

- 21、成了“工作对象” (1)(2)
- 23、估价公司成了“香饽饽” (1)(2)(3)(4)(5)(6)
- 29、横空出世“测绘处” (1)(2)(3)(4)(5)
- 34、众星捧月估价师 (1)(2)
- 36、其实没用的宴请

### 第三章 风起云涌

- 37、一石激起千层浪 (1)(2)
- 39、众望所归的“代言”写手 (1)(2)
- 41、纷争四起
- 42、市府上访 (1)(2)(3)(4)
- 46、同行不拆台
- 47、写手的昏招
- 48、风云思念 (1)(2)(3)
- 51、风云际会 (1)(2)
- 53、出乎意料的竹篮打水 (1)(2)

### 第四章 胡萝卜与大棒

- 55、安置房的诱惑 (1)(2)(3)(4)(5)(6)
- 61、书记视察 (1)(2)
- 63、变相的行政强拆 (1)(2)(3)(4)(5)
- 68、承租户集访 (1)(2)
- 70、指挥部派出女间谍 (1)(2)(3)(4)
- 74、“叛徒”迭出 (1)(2)(3)

- 77、市长视察 (1)(2)(3)(4)(5)(6)  
83、又现“叛徒”潮 (1)(2)(3)(4)(5)(6)(7)

## 第五章 多难兴拆十六策

- 90、“擦边球”与“太极功” (1)(2)  
92、十六策之一：拦街堵路  
93、十六策之二：稽查税收  
94、十六策之三：人造“脏雨”  
95、十六策之四：“丧标”上门  
96、十六策之五：下牌清街 (1)(2)  
98、十六策之六：单位包干 (1)(2)  
100、十六策之七：水淹孤舟  
101、十六策之八：拆违清障  
102、十六策之九：“擒首行动” (1)(2)(3)(4)(5)(6)(7)(8)(9)  
111、十六策之十：领导谈话 (1)(2)  
113、十六策之十一：毁路断行  
114、十六策之十二：组班专攻 (1)(2)  
116、十六策之十三：切断网络 (1)(2)  
118、十六策之十四：堵门绝卖  
119、十六策之十五：借冻停水 (1)(2)  
121、十六策之十六：关系劝签

## 第六章 悲喜两重天

- 122、火线增援 (1)(2)(3)(4)(5)  
127、进入“走程序” (1)(2)(3)(4)  
131、欲就还拒 (1)(2)(3)(4)(5)  
135、否极泰来 (1)(2)(3)(4)(5)  
140、最后的晚餐 (1)(2)  
142、尾声

# 本书简介

拆迁是当代中国权力含量最高的新闻词，在2010年中国网络舆情指数年度报告中，征地拆迁力压腐败，也成为年度舆情中受关注程度最高的第一大问题。一直以来，关于拆迁特别是行政强拆的新闻报道，经常出现在各类媒体上，政府的拆迁行为和有关拆迁的政策法规修订，也饱受社会各界的诟病。围绕拆迁演绎的一出出轰轰烈烈又光怪陆离的活剧，在中国的所有城市发生。处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滨海市，在老城改造中围绕一条道路延伸拓宽而进行的拆迁，艰难却很顺利，复杂却很鲜活，各式人等面对拆迁的人性充分表露，人性使然的为了权欲和利益的形形色色的角逐和较力，尔愚我诈后的为所欲为，权力给力下的多难兴拆，几家欢乐几家愁的悲欢两重天，这一切一切、林林总总的淋漓表现，把人们带进了一个生动、丰富、厚实、凝重的社会文化展馆……

## 第一章 又见“红海洋”

## 1、隆冬季节的春雷

下午四点钟，郝守泰准时沿着中心河公园慢跑四十分钟，带着一身小汗，踱往福虎路与海纯北路交界的十字路口。

他的家就住在十字路口左侧路南的一幢三层小楼上。自从退休以后，他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开始注意起身体保健来，而每天必行的慢跑运动，就是选择的常做科目。只是进入冬天后，慢跑的时间从早上改为下午。虽然人声喧闹了一些，没有早上清静，但从保健的科学角度考虑，专家们都建议这样做，所以，老郝从善如流，言听计从，认真执行。一直以来，无论在什么工作岗位上，对于他认为是正确的建议，哪怕是来自于一个普通百姓，他都会真心实意地接受。他自己认为，这是他从政多年的可贵之处，但他的同事，包括他的一些下属却认为，这恰恰是他不会做干部的症结。不唯上而重为下的干部，虽然正直得可爱，却也幼稚得可笑。

老郝 34 岁就是眼下这座地级市(那时还只是一个县城)里最年轻的科级干部，一晃近 30 年过去了，他的许多同仁、不少下级，如今都成了处级领导，有的甚至进了市级领导班子，成为炙手可热的厅级大佬，可他却一直原地踏步，在不同的科级领导岗位上盘旋，直到退休，还是个持之以恒的“老科”。别人暗下里有点为他惋惜，他却像个没事人一样，依然乐呵呵地笑过每一天。气得老伴章芳菲人前背后骂他没心没肺，可老郝听了全当没听见，依然笑咪咪地按自己规划的方式过活。

眼下，老郝已经走到离家不远的十字路口。设地摊卖咸鸭蛋的街坊魏墩子，远远地就叫上了他：“老郝，你听说没有，福虎路终于要拆迁了。我中午吃饭的时候，听居委会的人说，下午市里就开动员大会，而且电视直播。你快回家看看电视，说不定会还没散呢。”

老郝连忙两步并做一步走，回到家里。老伴章芳菲不在，又去“筑长城”了。他没顾得上像往常一样，先倒一怀茶喝，补充慢跑消耗掉的体内水分，径直跑向卧室，打开电视。

果然，市动员大会还开着，只是已经进入了尾声。市长许刚川也出席了会议，看样子他今天做了主题报告，而分管副市长倪超凡，则降格成了会议的主持人。此刻，他正在作最后的讲话，无非是要求大家认真贯彻落实许市长的重要讲话精神，各相关责任单位必须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拆迁任务，云云。看样子，市里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前期动员和筹备工作很充分。

市电视台也不敢怠慢，会议召开前就作了精心的准备，动员会议才散，就播出了本台评论员文章《隆冬季节的春雷》。老计那老滑头的闺女，电视台的一号女主播计蔷，热情洋溢地宣称：本市有史以来最大的老城改造项目，福虎路西延改造工程，已经拉开了序幕，吹响了拆迁的号角！改善交通，造福民生，又将谱写新的篇章。半年以后，一条宽阔平敞、现代化设施一应俱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新福虎路，就将在市民们出行时铺开壮丽的画卷！福虎路改造的喜讯，正是在“十一五”即将结束，进入“十二五”的重要时刻，隆冬季节响起的一声春雷，在立体勾勒我们这个沿海的高速起飞中型城市的美好发展前景的同时，向全体市民们报告的春消息！

计家小闺女、电视台漂亮女主播计蔷，好看的嘴还在一张一合，动情地播说着鼓舞性极强的煽动性语言，可不知为什么，老郝却一点也没有被感动，更谈不上产生激动，反倒莫名地产生了一丝疑惑：隆冬季节响春雷，这是吉兆吗？

郝老头的担心也许的确有先见之明，对于像他这样的许许多多的被拆迁户来说，这声“隆冬季节的春雷”，真的不是什么吉兆！

## 2、拆迁遇故知（1）

吃着晚饭，看着中央电视台七点钟的新闻联播节目，郝守泰与妻子章芳菲谈起福虎路拆迁的话题。章芳菲是他的第二任妻子，年纪比她轻了将近十岁，他已经退休了，她却还在风风火火地打点着自己创办的小公司。由于公司地址就设在自己家里，不要房租支出，就省出一块利润来，这些年，下岗后自谋职业的章芳菲混得还不错。想到拆迁后自己的新家还不知在哪里，公司将要到外面租房，赚钱就不像过去那样从容了，她就心事重重，掉了魂似的提不起精神来。

郝守泰见况，想协调协调气氛，就与章芳菲打赌说：“如今，中央对公众议论较多的城市拆迁问题已经引起关注，特别对解决行政强拆问题非常重视。今晚，中央台的节目中肯定会有拆迁方面的内容。我和你打个赌，如果没有，明天的早饭就归我烧”。

话音才落，就真的播出了国务院拿出“拆迁补偿条例”新修订稿，向全国公开征求意见的消息。章芳菲听着听着，眉心的疙瘩舒展开来，笑咪咪地对郝守泰说：“国家关心被拆迁户的利益，这回福虎路拆迁，我们肯定不会吃亏了。这个赌我输得高兴。明早我烧山药煮鸡蛋，给你这个老不死的补补身子。”

老郝听了也咧嘴笑：“和你打赌，我输的多赢的少，这回赢喽，沾温家宝总理的光噢！”

话才说到这儿，计昊天就敲门进来。这老滑头不久前才从审计局副局长的位置上退下来。过去，他在组织部那会，干部级别虽然比郝守泰小，但呆的地方不一样，是有权部门，而且是见官大三级的组织部，所以见面时讲话中就总带着一些居高临下的味道。这样的人老郝见得多了，也就懒得与他搭理。后来，老计离开了组织部，毫不费力地谋到了审计局副局长这样的肥差，因为掌着审计查案的生杀大权，那些政府有权部门的局长，见了他自然还是敬三分，而郝守泰所在的科技局，是尽人皆知的清水衙门，审计局明确年度审计单位，从未轮到过这样的部门，所以，见到郝守泰倒反比过去客气了一些。再后来，郝守泰年长，退休早一些，老计这个烧“热锅膛”的滑头，就再没与他交往。直到自己也退下来，又住在紧靠的两幢楼内，抬头不见低头见，老计才开始主动地与郝守泰交往。

郝守泰是个记不住前嫌的人，见老计也退休了，就经常喊上老计和自己一起去跑步什么的，倒是心地直爽、口无遮拦的章芳菲见不得他这“君子脾气”，时不时地提醒他不要忘记老计过去是怎么待自己的。郝守泰听了虽然既不反驳，也不往心里放，但彼此的交往频率和深度却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一些影响，尽管两下还互相跑，有了什么事情，也会在一起商议，但远达不到过从甚密的程度。

才落座，很少抽烟的计昊天，竟然破天荒地拿出一包中华香烟，敬了老郝一支，自己也陪着抽起来。吞云吐雾中，两人云里雾里地扯一些街坊新闻，自然就扯到了福虎路拆迁。

老计忽然压下声音，对郝守泰神秘兮兮地说：“你知道负责这次福虎路拆迁的市拆迁大队的大队长是谁？是你过去的老下级金达省。这小子如今大权在握，福虎路拆迁，他是拆迁指挥部的常务副指挥，被拆迁户的房屋最终能得到多少补偿，全在他一句话。你老兄今年交好运，吉星高照，这回拆迁，肯定是实惠大大的。找金大队打招呼，可别忘了帮小弟也美言几句。”

章芳菲见不得计昊天那油滑势利的样子，马上不重不轻地抛过一通话：“我家老郗是为了一点小利就冲人点头哈腰的人吗？我也希望他能那样，可他就是滑字少三点，整个一个有骨气的老迂子。你也别指望他，连我也指望不上噢！你家女儿计蔷的能耐才大哩，市里的书记、市长她谁不熟？拆迁补偿这样的小事，她逮个机会与那些一言九鼎的大干部轻言一声就行了，还用得着你焦心事？”

说罢，偷眼朝老郗坏坏地眨眨眼，就哈哈地笑起来，笑得计昊天一脸尴尬，不好意思再往下说些什么了，呆也呆不下去，便起身告辞，弄得郗守泰倒不好意思起来，心里想，哪有这样逐客的道理。

### 3、拆迁遇故知（2）

计昊天走后，郗守泰就批评章芳菲做人太刻薄，哪能当着人家父亲含沙射影他女儿绯闻的事？！章芳菲在老计那里取得了胜利，心情好，也不和老郗犟嘴，哼着小调，到厨房收拾碗筷去了。

这边，老计的香烟吊起了郗守泰的烟虫子，也不顾老伴和女儿每天抽烟不得超过五根的限制抽令，抽起第六根香烟来。厨房里，老伴乐呵呵地搞清洗，传来的杯盘碗碟交响乐，催生了老郗的跳跃式思维。脑海里突然就被金达省这个名字占据了，那个如今已经成了市拆迁大队大队长的晚辈、下级的过往轶事，一件件地又被他记起来……

二十多年前，郗守泰在县政府办公室任副主任，兼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是一县人都公认的笔杆子。一天，有个农村小青年来找他，一见面就管他叫二老太爷。老郗在老家的宗族里辈份长，还是光屁股满村跑的小野鬼的时候，村上就有人叫他二爷爷了。见有人叫他二老太爷，老郗并不奇怪，只是不知他是村上哪家人的孩子。细问之下才得知，眼前的农村青年，并不姓郗，也不是本村人，而是邻村金家舍子一个姓金人家的孩子。他的祖父原是郗家村郗性人家的男孩，因为家里穷弟兄又多，实在养不活，就送给了邻村金家舍子的金姓人家，所以，从根上来说，他还是郗家子孙，也就应该叫自己二老太爷。

来人是本族的晚辈，自然多了几分亲近，也多了几分热情。倒了一杯热茶后，问他姓名，才知道叫金志宫，问及来意，原来，老家荡西乡党委办公室要招一名新闻报道员，小金高中刚毕业，一直喜欢写作，已经在地区报发表了两篇新闻报道，县广播站更是经常录用他投的稿件，他想进乡报道组，这次来，就是请他这个二老太爷发挥县政府办副主任的权威，给乡领导打个招呼。这件事对郗守泰来说，不费吹灰之力，当下就答应下来。

一个多月后，小金梦想成真地进了乡报道组。他的父亲，一个有点刁滑的小生意人，因为走村串舍贩卖农副产品，曾被当作投机倒把分子，受到批斗，所以，他一直认为，工农商学兵都不是什么好行当，只有当官才是真正的上品人。于是，就给自己的儿子起名“金志宫”，希望他将来能跳进“皇家宫院”，成为一个官家人，并且打小起就一直用这样的人生奋斗目标教育他。现在，小金果然不负父亲的厚望，进了乡里成了一名官家人，并且凭借自己的勤勉，很快成为全县新闻界的一颗新星。

再后来，金志宫在郗守泰的关照下，被调进县政府办公室当了一名助理秘书，并且认识了县委办公室副主任、政策研究室主任，被称为全县四大笔杆子之一的黄朝顺，又很快得到了黄主任的赏识。

那时候，关于郗守泰与黄朝顺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全县一号笔杆子的不同评价很多，在很

多人眼里，黄朝顺虽然年龄要比郝守泰年轻近十岁，但他头脑活络，思维新意略微领先，而郝守泰的文字基本功比较扎实，文章稍稍厚实一些。金志宫当作郝守泰的面，总是称道二老太爷是全县秘书界当之无愧的泰斗，可有人告诉他，这小金背后却一直称颂黄朝顺才是大手笔，放在市里、省里都是佼佼者。郝守泰听了，就有些不高兴，发现小金表里不一，不是一个靠得住的人。而黄朝顺听了自然心里舒服，更何况说这话的不是别人，而是政府办郝守泰的部下，还是郝守泰宗族里的重孙子。慢慢地就喜欢上了金志宫，并且把他当做自己的人来对待。

县委办、政府办虽然都是科级建制，但由于县委是领导政府的，特别是人事任免都是县委说了算，所以县委下面的办公室也就水涨船高地压政府办那么一线。正因为此，一些县里的资深人士发现，政府办小金这小子，年龄不大，政治头脑不简单，这家伙是个当干部的料，未来的前途未可限量。而小金的政治选择正确性，在不久后即得到了验证，他也因此成了全县的名人，尽管那是因为一个政坛玩笑引起的。

那年冬季，又到了一年一度干部调整的时候，许多人都开始进行私下活动，组织部的干部，尤其是部长、干部科长，成了一时间最炙手可热的权柄人物，而县委常委更是成了下面干部顶礼膜拜、烧香祈官的佛爷。小金还够不到这些高层干部，只能把宝押在县委办黄朝顺主任那儿。他清楚，黄主任虽然只是个科级干部，但他是跟县委书记的，是标标准准的全县一秘。“皇上”身边的近臣、宠臣，都是成事未必能足、但败事绝对有余的主子，熟悉官场潜规则的人谁愿意得罪？就是组织部长也对他敬畏三分！所以，黄主任有理由狐假虎威地处理自己想处理的事情。金志宫到县计划生育办公室担任副主任的动议，就顺理成章地由黄朝顺主任提出来了。

#### 4、拆迁遇故知（3）

在那个全党抓计划生育的国策至上年代，计划生育部门，是各级政府最重要的部门，也是最有权威的部门之一，许多人削尖脑袋想到计生部门任职，那儿的职位竞争，年年都呈白热化状态。那年，县计生办扩编，需要增加一名副主任，县里领导们心里也差不多都有自己的人选，并寻思着找个机会向组织部提出来。黄朝顺知道这条路自己走不通，又不便直接向县委秦书记提出来，便趁计生办李主任请他约秦书记定时间请示问题的机会，直言不讳地向他推荐了金志宫。老奸巨滑的李主任自己心里也有人选，但又不好回绝他，便婉言道，黄主任你推荐的人，我还有什么意见，一句话的事儿。只是干部问题上，秦书记一锤定音，要得到他的恩准才行。黄朝顺听了心里就有点不高兴，但想到李主任说的也是实情，何况他是秦书记的红人，自己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只好暂时隐忍了。

时过不久，全县政坛上就传开了一个笑话，说是县委办黄主任有一回拿计生办李主任开心，说向你推荐一个专业对口、最适合到计生办任职的干部。李主任连忙问是谁，黄主任就说，政府办秘书金志宫。李主任听了直点头，说，金秘书这个人有水平，有能力，一直以来对我们计划生育工作都很关心和支持。黄主任顺着他的话说，小金到计生部门工作，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名字与专业都对口，这在全县找不到第二个人，因此，是再合适不过了。说罢，哈哈大笑，笑得腰都直不起来。李主任一时不解，呆在那里好半天，这才悟出来，原来黄主任开了一个黄色大玩笑：金志宫……金子宫，金秘书的名字竟然与女人肚里那宝贝是谐音，而计划生育的主要对象就是女人，他到计生部门工作，自然合适不过了。

这个笑话传得沸沸扬扬，后来，传得县委秦书记都知道了这件事。一次下乡检查工作，

酒宴后回程的车上，他带着酒兴表扬黄朝顺说，没想到我们的黄主任还有配专职干部的本领，将来到组织部任职倒是蛮合适的。黄主任知道这是老奸巨滑的李主任使的手段，用太极推手狠狠地阴了自己一把，可他却只能打掉门牙肚里吞。从此以后，再不提金志宫到计生办任职的事了。

吃了这次哑巴亏以后，黄朝顺与计生办李主任算是结下了梁子，不过，与金志宫的感情却由此更深了一层，彼此的关系比过去更紧密了，他已经把金志宫作为自己的嫡系弟子看待了。他帮金志宫改名为金达省，不但根除了因为名字的谐音而被开黄色玩笑的可能，而且更在徒弟的名字中寄予了自己将来能攀到省里去一展才能的期望，后来，黄朝顺果然如愿以偿，不但被调到省里工作，还令人吃惊地当上了厅级大干部，成了秘书界教课书式的成才佳话。金达省也凭借黄朝顺这座大靠山，加上自己“戴着绿帽子前进”委屈求升的官场超级“智商”，一步步爬到了市拆迁大队大队长这个副处级位置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比当初的入仕领路人郗守泰更高一级了。

自从金达省改投门庭，成了黄朝顺的嫡系弟子后，郗守泰与他的关系就日渐疏远了。他从来瞧不起朝秦暮楚的小人，哪怕他是自己宗族里的晚辈，是自己曾经一手提携上来的老下级。这次，因为福虎路西延改造工程上马，自己的房子也在拆迁范围之内，不经意间撞上了金达省的“枪口”。都说“砮糠搓绳，难为起头之人”，君子“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可金大队长会这样做吗？

其实，郗守泰打心底就并不指望金达省能在拆迁补偿上给自己什么优惠，他从来就不是想多吃多沾的人，他只想有个公平的待遇。不过，当计老头告诉他将由金达省主宰拆迁的生杀大权后，他就隐隐地感到了一丝不安。

郗守泰调任荡西乡党委书记后，黄朝顺要将金达省调到县委办工作，在组织部长向他这个老领导征询意见时，他曾坦率地说出“此人心术有点不正，不适宜在县委领导身边工作”的建议，而且他的阻挠后来又传到了金达省的耳朵里。金达省并没有因此调动受阻，在他如愿以偿地到县委办工作后，一次陪县委秦书记到荡西乡检查工作，就当作书记的面，话中有话地对郗守泰说，以后还希望得到老长辈、老领导一如既往地关心、提携，脸上写满了不快和揶揄。

官场上对“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人，有句警示的至理名言：恩有十分，仇有百倍！郗守泰早就深切地感受到，金达省对自己已经不再有感恩之情，反而时时表露出相仇之意。拆迁遇故知，他郗守泰焉知不是“自己挖坑埋自己”？真是悔不当初噢！

## 5、春风得意马蹄急（1）

正当郗守泰心神不宁地忧虑自家拆迁将会面临坎坷的时候，金达省却已经在大刀阔斧部署福虎路西延改造工程的整体拆迁规划了。

此刻，被拆迁指挥部整个包下来的滨海中学招待所，会议室里灯火通明，福虎路西延改造工程拆迁指挥部动迁工作部署会议正在召开。

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市拆迁大队长金达省，端坐在主席台上，正豪气冲天地冲台下发布指令。他先宣读了这次福虎路西延改造工程的拆迁方案，接着，宣布了拆迁指挥部各下属组织的人员和负责人名单，特别是动迁组和勘查结算组，都派出了他最得力的干将，还将自己的亲信王都魁和尚会桦任命为这两个重要小组的组长。27个拆迁动员小组，也都明确了



负责人，一般都由主要负责动员被拆迁户和拆迁单位的街道办事处干部为组长，而将自己的拆迁大队工作人员任命为副组长，但实际上，掌握拆迁补偿标准并最终核定被拆迁房屋补偿金额的权力的，全是拆迁大队的工作人员，也就是说，真正的权力，全掌握在拆迁大队手中，再进一步往根上说，全由他拆迁大队长金达省说了算！

宣布完组织名单后，他就拆迁动员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又提出了明确而又严格的要求，虽然对于已经成功完成了多次拆迁任务的他们来说，几乎都是些老生常谈的工作要求，但老问题放到金达省的嘴里，则每次都能讲出新意来。这次，他就重点谈了加强宣传攻势的问题，谈到兴浓时，还不断地做出这样那样的手势，以增强讲话的力量，强化宣传发动的的感染力、渗透力和号召力。

金达省口若悬河地讲了近一个小时，正感到有点口干舌燥，一个体态丰满，有着一副红朴朴脸庞的少妇，拆迁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施东梅，撅着圆滚滚的屁股，扭到主席台前，恰到好处地给他续茶，递茶水时，不经意在他的手上轻轻地捏了一下。他没动声色，继续他的高谈阔论，但内心却微微颤动了一下。他知道，这骚女人又在向他发出暗示性邀约，今晚，又将有一桌床第盛宴在等着他了。

金达省讲话后，会议主持人、拆迁指挥部另一位常务副指挥、新海区副区长邹云波作了总结讲话。他提出了贯彻落实金大队长讲话精神的具体要求，对参加福虎路拆迁动员的新海区福虎办事处的与会干部，还专门提出了服从拆迁大队业务指导，积极主动配合工作的要求。特别对涉及拆迁的湖海区政府宿舍楼的干部，更要做好过细的思想工作，彻底打消流传在社会上的“驻城的新海区干部，对主要在乡的湖海区被拆迁干部补偿，总要故意压价”的社会舆论，真正做到一碗水端平。

说到这里，台下就叽叽喳喳的小声议论起来。这个问题由来已久，两个区虽然过去同属一个县，实行市管县新体制后，才分为两家，本是分家的弟兄，但由于湖海区辖下乡镇多，面积大，人口众，每每以老大哥自居，而且 GTB 又一直压着新海区，年终考核，干部职工奖金总比新海区高，所以，新海区的干部心底下就一直存有不快，只要有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处置湖海区干部的机会，都抓住不放，从不错过。如同在浴城、高档娱乐场所、宾馆嫖娼，但市里的一块的社会治安由以城区为主的新海区公安分局负责，所在，新海区的干部被抓住，总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湖海区的干部被抓到，却死揪住不放，不但严格按治安处罚条例办事，还要向上回报给市相关党政领导部门，重重地损湖海区一下。所以，逮着拆迁这样的好机会，实行一下柔性报复，本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这些年的拆迁中，湖海区干部对此也反响太大，连市里的领导都听到了反映。所以，这次福虎路拆迁，倪超凡副市长就专门提醒新海区干部，注意改变这个老印象。可台下人听来，这样的要求，不啻是又一次提醒新海区搞拆迁的干部：在湖海区被拆迁干部面前，再一次体现权力的机会来了。如今的领导干部，聪明着哩！每年春节前，领导开会时都要求大家反腐倡廉，不准请客送礼。但下面干部听了却感到：这是领导变相提醒我们，春节到了，又是你们应该表示表示的时候了！的确，把你这棵树栽在那里，就是要你开花结果，栽树不结果岂不是“公树”？哪个领导又愿意自己长的树是“公树”？！邹副区长这时候专门提出这个话题，是不是又让我们领会弦外之音？

听到下面的嗡嗡声，金达省敲敲桌子：“肃静，肃静。邹区长的话，大家要正确理解，正确执行，不要乱发议论！”

台下又恢复了安静。同是副处级干部，自己讲话却要金达省压阵，邹云波感到一丝不快。他很快讲完话，并宣布散会。夹上公文包，也未和金达省打招呼，径自去赶一个企业老总在五星级的新海大酒店举办的晚宴去了。

## 6、春风得意马蹄急（2）

金达省坐在自己的副指挥长办公室里，抽着中华牌香烟，啜着香浓的龙井茶，还沉浸于自己刚才在会上突出表现的回味中。

他很志得意满。不容易啊，一个农村做小生意人家的儿子，如今混到市拆迁大队大队长这个重要的职位上，虽然级别不太高，还只是个副处级，但绝对是个炙手可热的实权人物，多少被拆迁户，包括一些职位比他高的正处级甚至副厅级干部的被拆迁户，生杀大权都掌握在他的手中，都得对他客气三分。房地产开发商们，为了使拿的地能尽快到手，开工开发，对他更是点头哈腰，奴颜婢膝，竭尽恭维之能事。这些，又岂是一般成功者能达到的？特别是那些长得漂漂亮亮、风情万种、春情蓬勃的骚娘们，因为他金达省手中握有的实权，赛着比着，自觉自愿地投怀送抱，使他饱尝了多道“美味”，而且一直在不断地常换常新。这样的艳福，又有多少人能享得？

对于最后这一条，金达省总是特别自负。他一直认为，一个男人成功与否，是小成功还是大成功，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看他征服了多少女人，让他们成为自己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床上玩物！

其实，金达省能坐上今天这把交椅，走的正是女人这条曲线，而且甚至可以说，女人是为他立了大功的。虽然那些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人，讥讽他金达省是“戴着绿帽子前进”的干部，但他自己对这样的讥讽却一直毫不在意。在中国这个“官本位”社会中，升官才是硬道理，管你走的什么道？！

那是郗守泰调任荡西乡党委书记不久后发生的事情。那时，全市只有两家宾馆，除了地区招待所，就是滨海县的滨城饭店，洗浴业也极不发达，不要说没有现在这样铺天盖地的高档浴城，就是多少人共浴一池的普通浴室，县城里也屈指可数。县委书记是极爱干净的人，不愿意到人满为患的普通浴室洗澡，就正常到滨城饭店唯一的“总统套房”开房，在干净卫生的单人浴间洗浴。时间一长，他就与“总统套房”的专职女服务员童紫茜搭上了关系，彼此有染的绯闻，很快就在县里暗暗传开，而绯闻始传者，不是别人，恰恰就是“总统套房”的专职女服务员童紫茜。

那时的童紫茜，还是个不懂世事的大女孩，虽然长得眉清目秀，体态苗条，凹凸有致，但却是头脑简单的“绣花枕头”，自以为和县委书记有了床第关系，是一个显摆的本钱，就偷偷地向小姐妹吹嘘，秦书记洗浴时，如何叫她放水试水温，又如何叫她将自己带来的毛巾送进卫生间，她又如何给秦书记擦背，后来，秦书记如何将水溅到她身上，两人又如何赤条条地在浴缸里翻滚，席梦思床上腾跃，并且夸秦书记的身体皮肤是多么多么地白，又怎么怎么不像个快要五十的人，那么那么地有气力，勒得她气都喘不过来，整得她浑身酥软，头晕体轻，好像一根羽毛，欢快地飘向天空……小姐妹听了，虽然心头都像闯进了一头小鹿，扑哧扑哧跳得慌，有的眼里甚至流露出羡慕和忌妒的目光，但屁股一转，就将这件事添油加醋的传给别人，还张口闭口地称童紫茜为那个傻货。

随着县委书记与滨城饭店女服务员有染的绯闻越传越广，越传越黄，童紫茜也更多地被约定俗成地冠以傻×的代名称，出现在越来越多人的口中，成为全县的新闻人物。一些人到滨城饭店，不是住宿吃饭，而是专门来看绯闻女主角傻×童紫茜的。郗守泰和金达省都听到了绯闻，而黄朝顺对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则更是了如指掌，因为这一切，都是他为秦书记故意安排的。

谁也没想到，童紫茜后来却鬼使神差地成了金达省的妻子。

那年冬天，省委组织部对秦书记进行专门考察，准备将他提拔到厅级领导工作岗位。正在这当儿，童紫茜却不慎怀了孕。当她哭哭啼啼将这一消息告诉秦书记时，秦书记惊呆了。他承诺给她一笔钱，让她到外地找一家医院人流，把肚的胎儿做掉，可她却说什么也不肯，哭着赖着要将孩子生下来。秦书记清楚事情的严重性。他晓得，在中国，这种事情发生上面的大干部身上，只能算是无伤大雅的小节，而发生在他这样的下面小干部身上，则是非常严肃的作风问题。何况，问题又偏偏出现在自己即将要被提拔的节骨眼上！他很快就想到了亲信黄朝顺，密令他务必迅速处理好这件事情，把矛盾消弭在萌芽状态。

黄朝顺不愧是个机灵果干的将才，很快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他找来了金达省，明确地告诉他，县委秦书记很快就要提拔为厅级领导干部了，赴新任之前，他准备完成善后工作，提拔一批看中的干部。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向秦书记推荐过你，秦书记对你的印象也不错，这次，你也在拟提拔之列。秦书记对你还特别关爱，亲自交待我，让我们夫妇俩做媒，将滨城饭店最漂亮的女服务员童紫茜介绍给你。

金达省是何等聪明之人，心里格登一下，头脑里稍微转了转弯，就把事情想清楚了。自己的政坛靠山黄朝顺，是要他在关键的时候为秦书记排忧解难。是个男人，谁愿意戴顶“绿帽子”过活？但一想到只有这样，自己才有可能在政坛上得到升迁。为了未来的平步青云，转瞬之间他便咬牙做好决定，慨然接受黄朝顺的建议，“戴着绿帽子前进”，实现自己的人生夙愿。他爽快地将这桩耻辱的婚事答应下来。

童紫茜一个滨城饭店的女服务员，而且还破了身，如今能嫁给一个还是童男子的科级干部，成为名正言顺的官太太，也算是不枉此生，何况秦书记还答应，今后继续与自己保持关系，继续关照他的未来郎君。过去在秦书记身上的付出，现在总算有了丰硕的回报。想到这些，她高兴地答应下与金达省的婚事。

在黄朝顺的操持下，金达省与童紫茜跳过了订亲这道程序，一个多月后就直接结了婚。婚后不久，金达省也顺利地升任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由此，真正地步入了仕途。

## 7、春风得意马蹄急（3）

在很多人看来，金达省为了傍靠山升官，心甘情愿戴“绿帽子”，缺乏做男人起码的血性，是个不择手段入仕的小人。可金达省自己却从不这么看。他打小就听他做小生意的父亲说，《三国》中的刘备是最重情义的人，特别是那句“妻子如衣服，兄弟如手足。衣服破，尚可补；手足断，安可续”的名言，最受他父亲推崇。对于后半句，金达省一直有些不以为然，感到刘备太过迂腐；而对“妻子如衣服”这前半句，却始终认为是经典之语。是呀，女人不就是件衣服吗？他秦书记玩女服务员，就是把他当作一件衣服来看待的，玩腻了，甩给了他金达省。他金达省对县委书记的破衣服，既受之则用之，也不过玩玩而已，又能谁规定他就一定要娶一而终，而不能再像秦书记那样，再玩别的女人？一个人会穿很多衣服，因此，就可以而且应该玩许多女人。正是出于这种卑劣淫乱的想法，他才接受了黄朝顺送给他的秦书记穿破了的旧衣服，将童紫茜娶进了门。

虽然金达省在自己说服自己时是这样想的，但在内心深处，他对吃人“残羹剩菜”毕竟有些心有不甘。玩其他女人那是以后的事，当下，发泄自己委屈的最好办法，就是好好折磨折磨童紫茜！

结婚的第一晚，他就开始运用农村最原始的性征服手段，在童紫茜身上实施发泄委屈计划。他亮着灯，粗暴地剥开童紫茜身上的新娘礼服，饿狼一样地扑到她那白花花的身体上，一手抓住一只丰满圆润的乳房，就用嘴啜牙咬，咬得童紫茜直叫疼，也不肯停下，还边咬边用乡下粗话骂：“你这骚货，发骚你就下劲叫，我是你正宗的男人，秦书记那老狗玩得，我就更玩得！要怎么玩就怎么玩！！你吵什么吵？！”

想到县委书记的玩物，如今成了自己的玩物，自己似乎也就成了“一方皇帝”县委书记，金达省愈加兴奋，狠命地插进童紫茜的身体，狂暴的抽插起来，可毕竟是处男，与久阅女色的秦书记比起来，性耐力要差上许多，才一会，就一泄如注，软奄奄地伏倒在童紫茜的身上，像头发情过后的小公牛，直喘粗气。他可不愿输给秦书记这老杂毛，虽然自己“关公卖豆腐，人硬货不硬”，家伙实在是不中用，可却死命捏住女人的两只乳房，逼着她问：““小骚×，你给我说，秦嫖客和我，到底哪个厉害？”

童紫茜实在不好意思在自己男人的面前，评价他与之前的那个“破她处”的老色鬼性能力的高低，便在他的身下把头摇得像拨郎鼓，就是不肯吱一声。

妒火中烧的金达省可不答应，捏乳房的手更加用劲，捏一下骂一句：“你这个骚东西，还想为你以前的那个老骚鬼打埋伏，快说，不说我就再日你，日死你这个骚货！”

到底二十多岁的小青年恢复快，说话间，那东西又挺了起来，就又突入女人的身体，横冲直撞，并且不依不饶地干一下问一句：“说，妈的，给老子快说，秦书记与我，到底哪个厉害？！你不说，我今晚就日死你！”

童紫茜出身于县城小市民家庭，虽然流传于街头巷尾的黄色故事，早就使她对男女之事十分向往，而秦书记的秘密开发，更使她在偷尝禁果后倍感男女交欢的神秘和愉悦，从而迅速成长为一个淫荡的少妇，但却从来没有听过从男人嘴里吐出这样粗俗的脏话。这样的脏话，使金达省比之秦书记来，更显霸道，更有雄风，也更像个男人！

有专家说，从心理学角度审视，相当一部分女人在性生活中，都有一种“喜欢受虐”的倾向。不知此话到底有几分道理？但眼下的童紫茜，面对金达省对她的“性虐”，心底下就不但不抵触，反而非常欢迎，她情不自禁地扭着屁股，对压在身上施暴的这个男人，更加心驰神往，更加欲罢不能！

金达省再度攻城掠地，性耐力明显提高，一下一下，越干越猛，越干越上力，直把童紫茜干得欲火难耐，烈焰腾腾，主动迎合起来，并且随着男人的节奏一声声地叫唤起来，边叫唤边浪语：“老公，你日，你日，日死你老婆！”

金达省越干越快，气喘吁吁地仍在追问：“你说，姓秦的厉害还是我厉害？！”

童紫茜突然尖叫了一声，跃起身来，紧紧地搂住金达省：“你厉害，你厉害，你是世上最厉害的男人！”

似乎受到了女人的鼓舞，金达省更加狂暴起来，猛地将女人推倒在床上，坐上她的身子，两手按牢她的两只肩膀，两只眼睛逼视着她，从牙缝里蹦出几个字来：“我厉害？有你受的！”说罢，带着胜利者的征服狂喜，再一次蹂躏起身下的女人来。

这一晚，金达省也不知自己折磨了女人多少回，最后一次，忽然想起听人说，男女之间还有口交，便硬将童紫茜的头按到自己的胯下，让她将自己那已经很不干净的东西含到嘴里，帮他把那一泡骚水吸出来。童紫茜开始不愿意，到后来犟不过，只得乖乖地替男人吸起来。金达省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征服快感，双手扳住女人的头，把她的嘴巴当那东西，一下快一下地狠命抽插，终于，大叫一声，将自己最后几滴精液射到女人的口腔深处。

金达省痛快地嚎叫着，末了，还忘不了问童紫茜：“骚婊子，你替姓秦的用嘴吸过没有？”

童紫茜坚决的摇了摇头：“没有，真的没有。这是我第一次用嘴巴做这件事。”

金达省满意地笑了。妈的，自己又一次战胜了姓秦的！

从此，童紫茜陷入了金达省这个色魔之手，虽然他能够满足她的性欲，但对他又撕又咬，切齿痛恨的性交方式，却总有点不寒而栗。她真切地感到，自己真正地成为了金达省的性奴，跌进了万劫不复的火海中。

## 8、春风得意马蹄急（4）

金达省升了官，又白得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城里姑娘做性奴，白天在办公室，可以对下面的秘书颐指气使，发号司令；晚上回家，在宾馆当服务员的女人，将伺候人的本事，全部用心的使出来，把他服侍得舒舒服服，上床后，还可以一次次地以“淫帝”的权力蹂躏她。一个从农村上来的土男人，能够混到这个份上，已经可以说比较成功了。每想到此，金达省总要情不自禁地轻声哼上几句小调。

可是，不久他就发现，自己的女人童紫茜有点不对劲，已经一个多月了，好像月经一直没来过，晚上睡觉时，摸她肚皮，好像比过去圆滚了不少，而且乳房似乎也变得更饱满了。他虽然才告别“处男”不久，对女人的许多方面并不谙行，但此前看过的许多小说，却给他进行了事实上的性启蒙和女性生殖科普，所以，他还是懂得一些相关知识的。他突然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这骚女人，难道怀上了姓秦的那老东西的野种？

面对金达省的严厉追问，童紫茜知道纸包不住火，这事总要见天，于是，将实情告诉了他。并且抽抽咽咽地哭着央求，只要让她把孩子生下来，男人要她做什么她都肯。

金达省这回真的被激怒了。虽说妻子如衣服，可弃可换，但儿子必须亲生，却是继承血统的原则问题，来不得半点含糊！他金达省娶了个“破罐子”婆娘，是为了官场上的“戴着绿帽子前进”，而替姓秦那杀千刀的抚养小野种，这算什么事？！这样的傻事谁干？！！他劈手就给了童紫茜一个耳光：“你想得倒美，让我帮你养野种，做梦！不要有任何妄想，替我将肚子里的野种打掉！”

女人还在哭哭啼啼地央求：“我这是第一次怀孕，医生说，如果人流，弄不好就会成为习惯性流产，以后就不能怀孕了，求你让我把孩子生下来，他也是小生命，我们不能杀害他。我承认，生下来随你怎么处置，哪怕是你送人我也认了，以后，我给你生，你要生几个我就生几个……”

金达省被眼前这个絮絮叨叨的婆娘再一次激怒了，而且怒火中烧，不焚不快。野蛮地将童紫茜摔到床上，剥光衣服，坐到她那圆滚滚的肚子上，死命地搓磨，一会儿，又抬起屁股，一下下地往下砸，疼得童紫茜哭爹叫娘。他却没有半点要停下来的意思。

一连好几天，他都这样折磨童紫茜，可也怪了，有的女人千方百计保胎，可偏偏娇气得厉害，不经意间，滑了一小跤，胎儿就流产了。童紫茜这“偷”来的胎儿，却坐胎稳固，任他金达省怎么折腾，就是呆在子宫里不出来。那姓秦的老杂种下在自己女人的肚里，深深地扎下根来，竟然不能撼动它半分！

金达省是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人，他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杂种秦”在自己老婆肚里生根、开花、结果，这是不能想象的，也是坚决不能让它发生的。见自己的“暴力人流”无法见效，

他只得找到一位在县计划生育技术指导站工作的亲戚，让她帮自己搞到人流的药物，回家后偷偷下到童紫茜喝的茶水中。老婆喝下去不久，便鬼哭神号的捂住肚子在地上打滚，他却站在一边干看着。他那计划生育技术指导站的亲戚，不失时机的露面了，在她帮助下，不一会老婆下身就血流如注，胎儿终于被打了下来，老婆也昏死过去。

当那亲戚将血肉模糊的胎儿拿给他看时，一丝不易觉察的笑容挂上了他嘴角。他高兴地酬谢了那位亲戚，感谢她帮自己去了一块大心病。老婆醒了过来，哀怨地看着自己的男人，眼泪流得枕巾都湿了，央求他将打下来的胎儿给自己看看，她要与自己的骨血做最后的告别。金达省冷冷地回说：“看什么看，都当垃圾给倒了！”说罢，哼着小调，抛下人流后虚脱的童紫茜，径自走了。

这件事发生在秦书记调任另外一个地级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如愿以偿的升上副厅级领导岗位后不久。而自从彻底地扫除掉姓秦的在自己老婆身上的所有印记后，金达省的仕途便顺达起来：先是滨海撤县建市，在新的地区级滨海市管辖下，原滨海县一划为二，原县委办公室主任黄朝顺，通过秦书记的关系，在认识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不久后，调到省委政研室调研处工作，而他则顶替黄朝顺的位置，当上了新建的湖海区党委办公室主任；两年后，又被提拔到区政协副主席的领导岗位上，升为副处级领导干部。可不久他就感到，职务虽然高了，但实际权力倒比党委办公室主任小了不少。于是，他请已经升为省委政研室农村调研处处长的黄朝顺，在市里领导那儿帮助斡旋，不久后就顺利地调到市建设局下面的拆迁大队任大队长。

市拆迁大队大队长与与湖海区政协副主席相比，两者虽然同为副处级，但拆迁大队大队长的岗位，却重要得多！滨海市才建市不久，城市建设任务相当繁重，拆迁的工作量很大，拆迁大队因重任在肩而大权在握，作为大队长的金达省便摇身一变，成为这个地级市权力含量很大的知名干部，而且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十几年，成了市里几任领导都倚重的干将，虽饱经了工作上的艰辛，却也尝尽了诸多方面，尤其是色、利方面的欢快和实惠。比如刚才在会议上做报告，施东梅那骚娘们，就给他偷偷送上了暗号，约自己晚上“赴会”。又是一个愉悦身心的消魂之夜哟！

我金达省这一辈子没白活，活得值呀！

已经许久了，他仍然沉浸在过往的成功、幸福和淫乐的美妙回味中……

## 9、市长亲授“教科书”（1）

“滴铃铃……”电话铃声突然燃放鞭炮似的响起，将金达省从久远的回忆中，拉到现实中来。拿起电话，一个熟悉的声音传了过来，那是许刚川市长富有男中音磁性吸引力却不失威严的声音：“老金，今晚十点，我在办公室等你，和你谈谈福虎路拆迁的有关问题。”

“好，好，我准时去。”金达省一连声地允诺。

放下电话，他立刻调整了自己晚间的安排：先是给施东梅发了一个不留姓名的短信，让她等自己重新约会。接着，再次翻阅有关福虎路拆迁的相关资料。许市长召见可不是小事，他对工作相当严谨，他要问你的事情，自己早就弄得清清楚楚，或许已经有了自己的主意，你必须充分做好准备，还要现场观颜察色，随机应变，按照市长的思路来发表意见，提供对策。市委江书记却不是这样，他总是全面听取各方面意见，然后才综合确定最后的决策，可以说，那是真真实实的集中群众意见的科学决策，而许市长的决策，只是让你配合他走个听

取群众意见的的过场。向江书记汇报，讲错了也不要紧；但对许市长讲话，你要小心再小心，一句话不合他意，就有可能遭白眼。那可不得了。市里有好几个干部，就是在遭到许市长白眼后，被贬调到其他部门工作。真正是“一句不慎，满盘皆输”呀！

滨海市是个革命老区，解放初期，滨海籍在北京的国家部级以上干部，据说有几十个人。文革后，被打倒的老干部重新出山，人老了故乡情结加倍浓厚，在他们的提携下，滨海先后有几十个干部调到省里工作，特别是第一任滨海市委书记调任省委组织部长后，滨海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的成员，有不少直接调到省相关部门当头头。最多的时候，省里部委办厅中，有近三分之一的主要负责人来自滨海。经济发达的宁南干部有点不服，曾经戏言，在我们省里，宁南出产值，宁北出干部。谁要是想当厅级领导干部，就想方设法到宁北最好是到滨海市任职，保准不出三两年，平步青云到省城。

随着经济发展进程的加快，进入 GTB 决定一切的年代，经济落后的滨海市出干部没那么容易了。尤其是一段时间，滨海市委、政府、人大、政协四套班子主要领导，先后都有一人出了经济问题，省委对滨海的干部提拔任用就更加谨慎。最近几届市委、市政府的书记、市长都从外地调任。现任的滨海市委书记江和平、市长许刚川就都是外调干部。

江书记调来的时间早一些，原是宁南一个经济发达县的县委书记，曾经创出“华夏十强县”的经济繁荣，依靠实干和超人的实绩走上副市级领导岗位，并且在省委作出“振兴宁北经济”决策后，作为组织措施选派来滨海，从副书记职务直接升任市委书记。江书记来后，把宁南重抓工业经济的一整套办法带到了滨海，并且利用老关系，借产业转移之机，将宁南一些大企业准备转移的老工业项目，结合投资一起，引到了滨海，使滨海的经济迅猛发展，GTB 的发展速度，很快就赶上并且后来又持续超过全省的平均水平，在宁北这一全省落后的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五个地级市中，第一家实现了“达小康”的奋进目标。提到这一切，滨海人对江书记都赞颂有加，省里曾先后几次准备提任他为省级领导干部，有一次省人代会前，甚至已经传出江和平即将出任省政府副省长的消息。可滨海人不让，联名上书，恳求挽留。最终，为了宁北经济发展，为了滨海的老区人民利益，省委从善如流，在省政协给江和平挂了一个副主席的头衔，人却还继续留在滨海工作。这在宁中、宁北九个地级市的市委书记中，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在滨海市，他江和平就是“天”，省委信任，老百姓拥戴，真正的一言九鼎，虽然难说后无来者，但绝对是前无古人！

可是，滨海的经济发展虽然已经进入了快车道，但由于是十多前才脱胎于一个经济落后的县城，所以，城市建设却相对滞后。进入“十一五”后，江和平在征求上下的意见后，按照省委“宁北地区五市要加强城市建设，迅速做大做强城市，实施跳跃式发展战略”的指示，制定了“利用两个‘五年计划’，将滨海建成百万人口的沿海重要工业、旅游和商贸城市”的城市发展规划。为了加快这一规划的实施，他多次请示省委，给滨海配一名有城市发展经验的年轻市长。

去年初，省委在调整各市领导班子时，接受江和平的请求，将省城发展最快的河西新区的正职区长许刚川，调到滨海市任市长。年轻有为的许刚川到滨海后，就铺开了城市建设的大画卷，果真出手不凡，令地区闭塞而目光短浅的滨海人眼前一亮，特别是他那“霸道”透露果敢、细密不失严格、高效不分日夜的工作作风，尽管让滨海的干部一时有适应不了，私下里也颇有非议，但市委江书记对许市长的工作从来都是支持的，而且真的让人看出来是在培养他接任市委书记职务，许市长也心有灵犀，有恃无恐地拿出“说了就要算数，应了就要兑现”，“我的地盘我做主，舍我其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强者姿态，因而，实际上，滨海还从没有哪一个干部敢站出来与他顶过一回牛。只是，省里和中央收到的有关许刚川的人民来信不少，有的还说得有鼻子有眼，让许刚川工作起来有点顶着春臼跳舞的感觉，

心中很是不快。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市长连夜召见拆迁大队大队长金达省，将会发生些什么？

## 10、市长亲授“教科书”（2）

晚上九点半钟，市长许刚川结束了接待省里部门领导的晚宴后，立马离开新海大酒店，驱车来到自己的办公室。

市长办公室是个套间，里面是办公的地方，而外面一间则是小接待室。许市长平时接待三两挚友或要人，便不去政府正式接待室，而在这里，大门一关，香茶一杯，把盏叙谈。两间办公室的摆设、装潢大方得体，属于流行的党政主要领导的办公室格局，不同的是，许市长的小接待室墙壁上，挂了一幅滨海市城市建设规划图。在没有客人，或平时稍有空隙时，他就会端上一杯酹茶，站到这幅图前，仔细端详，凝神思考。

省委派许刚川到滨海来的主要目的，就是让他运用省城城市开发的经验，将滨海这个新兴沿海城市的市政建设，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把，而工业经济则不需要他操太多的心，有江书记哩，他是这方面的老行家，何需他许刚川“关公面前舞大刀”？对于这一点，许刚川心知肚明，所以，到滨海后，他就把自己的主要工作精力，放到城市建设上。

说真的，他对自己能够出色地抓好一个城市的现代化都市建设，内心里还很把握的，自己大学时学的就是城市建设规划专业，毕业后，在大军区副职岗位上任要职的中将父亲，想让他投身军营，将专业用于军队工作建设，但他却感到军营太小，还是一个城市才能使自己施展开拳脚。于是，他就在父亲的关照下，到省规划设计院工作，也许有父亲是军队高级将领的因素，但更多的是他个人的出色工作，很快，他的才能就锋芒毕露。那时，省城正在搞“面向国际大都市化”的城市建设，最紧缺的就是城市建设规划设计人才，许刚川适逢其时，英雄自有用武之地，先是调任省城规划院任业务副院长，完成了省城的中、长期建设规划，并且受到了国内有关专家的一致好评，连一些国际友人和发达国家的业内专家，也都给予了很高评价。

后来，省城为了迎接一个国际性的体育盛会，决定在河西新区新建一组配套的现代化化体育场所，河西新区的配套城市建设，也同时被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又被调到河西新区任区长。短短的两年半时间，他硬是在一片丘陵的间隙平原上，开辟出一条条不亚于上海浦东的宽敞大道，建起了一幢幢气派豪华的高楼大厦，构造出地上高架环绕、地下地铁纵横的立体交通网络，高速度、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了省委交待的为省城国际性体育盛会搞好城市配套建设的任务。自此，“许刚川抓城市建设真有一套”的好评如潮而至，作为党政界城市建设的年轻“红色专家”，他的名字也被深深地刻在省委领导的脑海里。

如今，许刚川背负着为滨海市城市建设“英雄造时事”的使命，走马上任已经一年多了。总体来说，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这一点滨海人有目共睹，省委领导也给予了充分肯定。可也有一些不顺利、不顺心的事。都说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在滨海这个地方，大多数人都在忙着发家致富奔小康，但就有那么一些人，有些还是隐藏在干部队伍中的家伙，却总以阴暗的心理看待世界上的一切人和事，你在谋事，他却在谋人。过去在省城工作时，他就不止一次地听人说，宁南的产品广告多，宁北滨海的人民来信多。来到滨海工作不久，他就真切的体验到了这一点。

许刚川到滨海搞城市建设，由于起点高，档次高，质量要求高，不少工程项目当地的建



筑开发公司都搞不好，于是，他就请省城的一些高资质公司来参与竞标，其中不乏过去在省城建设项目中合作过且关系良好的朋友，而且竞标的结果，这些省城公司往往都能凭借低价位和高品位摘标。一来二去，当地的开发公司不满了，都说滨海城市建设的财，都让许市长带来的省城人发去了，不久，关于市长许刚川从省城公司承揽的滨海工程项目中拿回扣的传闻，就成了滨海市民茶余饭后的谈资，一传二，十传百，很多人都只愿信其有，不肯信其无，滨海城市建设的项目搞得越多，对许刚川的负面新闻就越多，终于，一封封人民来信，雪片似的飞向中央和省纪委，省委、省政府领导的办公桌上，也不断出现有关滨海市市长许刚川在滨海城市建设中受贿拿回扣的检举揭发信，尽管市委江书记打包票，没有迹象表明许市长会犯这样的错误，但人民来信一多，上面也吃不准了，还是派出专案组，来滨海市调查了解相关情况。

此后，滨海的许多城市建设项目，不得不停下来，福虎路也是已经公示群众和进行了拆迁户登记后又被迫暂停的项目。这一停，就是四个多月时间。调查了解的结果，证明江书记的包票，打得没有半点虚谎，市长许刚川，在滨海城市建设的工程项目中，的确没有受贿拿回扣的现象，人民来信检举的问题只是臆造，毫无根据。

市委江书记受省纪委委托，向许刚川通报了案件调查的结果，肯定了他到滨海一年多来的工作，希望他不要因此影响工作情绪，而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甩开膀子干给那些躲在阴暗里说三道四的人看！用事实表明，市长许刚川是个清廉的好干部，能干的强干部。

许刚川真的不负省委领导重望，他没有受此影响而沉沦，反而更加大刀阔斧地抓起滨海市的城市建设来。他要把失去的四个多月时间补回来，在下年度的全市人代会前，抢工期，抓进度，依然全面完成向全市人民承诺的二十项城市建设重点项目，向市人代会交一份完满的答卷。继城南新区市政府新大楼、世纪新湖、滨城新锦江、漓江冠城、奥林匹克新体育馆、市博物馆、高校城等大型项目纷纷竣工后，又把目光重点转向老城区改造。已经提出了十多年的福虎路西延拓宽改造工程，作为老城区改造的一号重点工程，千呼万唤始出来，这回真的上马建设了。

许刚川是从干具体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岗位上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的，虽然他现在已经是一个领导近百万人口大城市的市长了，但仍习惯于事必躬亲。他要对福虎路西延改造的具体方案考虑得更细一些，特别是对非常敏感的拆迁问题，更需要精心谋划，多拟定几套工作方案，以备不时之需。眼下，就想到了如何更好地加强对拆迁户宣传发动工作这个重要问题，并且有了自己的主见。他火速召见市拆迁大队大队长金达省，为的正是这件事。

### 1 1、市长亲授“教科书”（3）

晚上九点五十五分，金达省稍微提早一点地来到许市长的办公室外。秘书汪学科进去请示后，出来说：“快进去吧，许市长正在等你。”

虽然见许市长已经不止一次了，可每次见到他，金达省都会感到局促不安，甚至心虚得不敢看他的眼睛，不知为什么，从内心里，他一直有点害怕这个与自己年龄相仿的上司，甚至害怕到在他面前行为拘谨、手足无措的地步。还好，许市长今天也许心情不错，不像以往那样板着脸，眼睛透出厉光，逼视着见他的所有人。金达省暗暗地长吁了一口气，一颗悬了很久的心，也回到了原位。

许刚川对金达省也没有表示客套，只是指着自己办公桌对面的椅子，淡淡地说：“坐吧。”

并且还没等金达省落座，紧跟着就问：“福虎路拆迁的准备工作，进行得怎么样？”

金达省马上就用早已准备好的腹稿，认认真真地回报起来，才开了个头，许刚川又打断了他：“那些常规的准备工作情况就不要回报了，都回报，给你半天时间也不够，拣重点的说，特别是对被拆迁户的宣传发动工作，这回要有新思维，大动作。群众发动工作，要攻心为上；何以攻心？赖以宣传！这次的宣传攻势，一定要造得足足的，让所有被拆迁户都感到，这次市政府是动了真格的，谁想赖着不拆迁都是不可能的！”

金达省听着，小鸡啄米似地连连点头：“是，是。”可心下却慌了起来，对福虎路拆迁的准备工作，这些天自己的确考虑了不少，但对于如何加强宣传攻势问题，却真的没有想过什么新的对策。

许刚川看也不看金达省，顺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滨海建设，南边的新区已经搭好了大框架，初具雏形，而北边老城区的建设却还一直没有破题。这次福虎路西延拓宽工程，就是老城区改造的破题之作。现在，全市东西走向的道路有十几条，但大都落在新区，老城区只有四条，并且都是只有十几米宽的狭长条小街道，特别是福虎路，到了福海北路就断头了，向西一直不通。西延拓宽福虎路，打通老城区东西走向的重要交通要道，不但是滨海市城市都市化建设中必须解决的‘卡脖子’工程，而且也是实实在在的造福滨海市民的民生工程、德政工程。老城区改造不比新区开发，新区开发拆迁户居住分散，乡镇、村组包做动员工作，虽然面广量大，但农民的思想相对要单纯一些，动员工作也相对要容易一些，但福虎路就不一样了，面对的都是久居城市的老市民，其中有不少还是机关单位的干部职工，人员构成和社会关系错综复杂，思想工作的难度极大。特别是国务院最近就新拆迁补偿条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更会引起一些人的揣测和想象，因此，更有必要通过针对性的宣传工作，打消他们的幻想，确保拆迁工作不受影响，顺利进行。凡此种种，都决定了我们这次福虎路拆迁，一定要加强宣传发动工作，再不能走过去的老路子，用过去的老方法，搞四平八稳、了无新意的老一套，一定要采取新举措，实施新对策……”

“是，是！市长说得对，说得对！我们一定立即贯彻落实。”金达省只有点头称是的份儿，一时间实在说不出一个好办法来。

许市长不想再为难眼前这位手足无措的下级，从身后的书橱里抽出一本书来，拍了拍书皮：“这是一本早年出版的《文革十年回忆录》，其中有些章节是专门回顾文革运动的宣传舆论情况的。我仔细看了，觉得很受启发，文化大革命是个历史性的错误，但就其宣传舆论工作来讲，有很多方面还是颇有成功之处的，直到今天，仍有借鉴意义。我在有关章节上打勾做了记号，重要的页面也都折了，你拿回去，不妨作为‘教科书’好好看看，放到头脑里好好悟悟，然后再去思谋新对策。一定会有新收获的。”

金达省如获至宝，连忙将书接过来，一叠声地说：“谢谢市长，谢谢市长！”

金达省走时，已经快十一点了。许刚川对自己刚才对下属采用的启发式工作指导方式颇满意。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一阵疲乏袭上来，不由得感到了劳累。

走出办公室回宾馆宿舍时，他想起了自己在省城一所中学教书的妻子和正准备中考的女儿，一丝温情涌上心头。本想打个电话给她们，一想时间已经太晚了，怕打扰她们休息，便改发了一条只有三个字的短信：“想你们。”

三个字的短信能说明什么？别人看来，也许看不出什么，但许刚川却以为，三个字已经足够了，他的妻子和女儿，特别是妻子，可以从中读出好多好多东西。

## 1 2、“被拆迁”们“找政策”

人是感情动物，然而，不同时期的人，感情的取向却是大不相同的。孩提和年轻时，人都向往着要往外飞，进入一个新天地；而人一进入了中年，就希望生活稳定下来，特别是上了年纪，进入老年阶段后，则更懒于变动现状，莫名地生出一种恋旧心理。

眼下，当福虎路西延拓宽，沿街住房面临拆迁时，不同年龄段的人，表现出的感情取向就大相径庭，包括郝守泰在内一些退休年龄段的老年人，便是一种浓浓的恋旧情结。说实在的，在内心深处，郝守泰是不希望被拆迁的。虽然说自己现在住的房子条件不好，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建的那种筒子楼，但他从荡西乡调回城后，就一直住在这里，这个筒子楼二楼居中的那个近 100 平米的住房里，保存了他 15 年的岁月记忆，而他一直以为，这 15 年，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时段。现在，房子要拆迁了，他保存在这里面的那些美好记忆，就将随同这幢被拆迁的房子一起灰飞烟灭。因而，因恋旧提早而至的怀旧情结，使他本能地对拆迁产生了抵触情绪。

当然，郝守泰也知道，城市交通建设是公益事业，福虎路拆迁也属于这一范畴，发展公益事业而进行的拆迁名正言顺，是谁也抗拒不了的，像他这样的老党员、老干部，更应带头响应政府号召，做拆迁让房的带头人。然而，理通却未必心顺，对福虎路拆迁，内心还是觉得一下子难以接受。福虎路的许多拆迁户，就都持有与郝守泰相同的态度。这些因为福虎路拆迁而产生的事实上的“被拆迁”户们，都或多或少、自觉不自觉地站到政府的对面，成为拆迁的“拦路者”。

正是出于这种正常产生的思维轨迹和行为惯性，很自然地站到政府对立面的福虎路“被拆迁”户，在许刚川市长向拆迁大队大队长金达省耳提面命，亲授“教科书”，帮他强化对拆迁户宣传发动工作的同时，也在进行着针对性的“抵抗”行动。毛主席他老人家生前就说过：“政策与策略是党的生命。”既然党和政府那么看重政策，那么，政策中有没有对被拆迁户有利的东西可以利用呢？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从过去各级政府颁发的政策文件中，寻找有利于拆迁户的条文，用以维权。

“被拆迁”们“找政策”，郝守泰成了中心人物。

自从市政府召开福虎路拆迁动员大会后，郝守泰家就突然变得门庭若市。认识的不认识的，都找上门来，而且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向郝守泰咨询有关拆迁方面的政府文件精神。他们都知道或听说，福虎路被拆迁户中，有一个曾在县政府办公室、乡镇党委当过领导的退休干部，他过去和现在，都对党委、政府的政策精神十分了解，所以，都来与他探讨或者向他询问有关拆迁政策方面的问题。

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虽然郝守泰对新闻时事十分关心，每天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都雷打不动的必看，了解的政府政策精神也远比一般人要多，但是，偏偏对拆迁方面的政策精神知之甚少，甚至比找上门来的原审计局副局长计昊天、水产局副局长牛春江和还在任的工会副主席丛礼镇还要少。于是，这些过去政界相熟的朋友，私下里就都怪他卖关子，计昊天甚至还背地里对人讲：郝守泰这老家伙，平时看着人还挺厚道，可一到关键时候就原形毕露，整个一个“专门利己，毫不利人”的自私鬼，不够朋友！

那些求上门来的普通居民，特别是那些沿街设门市搞经营的小老板，恭恭敬敬地给郝守泰敬上一根香烟后，听到的却是“对拆迁方面的政策精神我也不太了解”的回答，眼里立刻投过怀疑的目光，心里不由感叹：人家毕竟是干部，和我们平民本就不是一路人，拆迁政策事关拆迁利益，在利益面前，能有多少圣人？人家“茶壶里盛饺子，有货倒不出”，是不

愿与你们分享利益呀。于是，满怀希望而来，又都失望而归，将不少白眼留给了郗守泰。

老郗那个难受啊，不用提了！

他开始四处寻找起城市拆迁政府文件来。他向政府相关部门的熟人找，可得到的回应基本都是：老领导，你是知道的，内部文件不让外传，可以外传的，报纸上都登过；看到老计他们在电脑互联网上查到了一些，自己也上网，到各级政府的网站上查，可是，不是早些年已经过期的旧文件，就是原则性很强的宏观类文件。最近国务院才上网征求意见的新“拆迁补偿条例（草案）”，与以前的老条例对照下来，也并没有多大改动，即便改动的地方，基本上都是听取地方政府的意见多，从某种程度来说，被拆迁户似乎并不能从中获取多大的收益，而且最终出台的文件到底如何，现在一时还说不清楚。更让他气愤的是，在条例还没有出台之前，有些地方分析今后可能不让行政强拆了，就来了个抓时间“抢拆”。福虎路拆迁也许正是抢拆下的产物。但不管怎么说，国家对拆迁问题已经重视了，征求意见的条例稿也还是比较细的，但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好不容易在网上查到一些地方政府出台的拆迁文件，看下来，甚至还没有国家的文件写得细，诸如《实施细则》等有具体内容的文件，都几乎没有。特别是事关被拆迁户补偿利益的决定性文件《城市拆迁补偿价格评估技术规范》，在网上找了很久，也没能找到。

郗守泰失望极了！都说要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要实行三公，尤其是政务公开，可连政策文件都保密，公开、透明又从何谈起哟！

一方面，掌握制定政策、执行政策的拆迁者，手握利器，以期长驱直入，克难求进；另一方面，遍寻政策而难获其果的被拆迁者，盾牌无着，难以政策护身，自卫还击。对垒的双方，从一开始就已经决定了胜负。可在后者这帮弱势群体中，偏偏还有一些很不明智而又自不量力的弱势人，想“螳臂挡车”，抗拒拆迁，也许他们的拒拆有着一千条、一万条理由，而拆迁者的行为也有不合国家法律、法规、触犯民生、民权的地方，但其后果，无一例外的都只能是弱者愈弱，强者恒强！

遗憾的是，郗守泰还以为自己仍然是强者，对此时此地自己所处地位和面临的形势，看不清楚又草率行事，自然不免落入不明智、不量力的泥淖，最终成了福虎路拆迁中的“被钉子户”。

### 1 3、“造海战术”（1）

从市长许刚川那儿回来，金达省顽强地压抑下重续旧约，与施东梅再温鸳梦的欲念，狠斗私字一闪念，坚持立公在先，直接来到福虎路拆迁指挥部，在滨海中学招待所二楼那间宽敞的大套间里，研读起市长授予的“教科书”——《文革十年回忆录》来。

他一页页地认真翻看了许市长折叠过章节，带着借鉴的目的细细体味书中描述的当年那些为发动文化大革命而营造的轰轰烈烈、酣畅淋漓的宣传手法，不由被深深地吸引了，强烈地打动了。他从内心里由衷地佩服起市长许刚川来：别看人家年龄不大，可能比自己还稍小一点，可人家站得就是高，想得就是远，工作这么忙，还抽空看《文革十年回忆录》这样的书，而且不是打发时光式的消闲阅读，而是为用而读，读中带学，学以致用，就是比常人高！与人家相比，自己有差距呀，差距还是那么地大！难怪人家能坐到这么高的位置上。共产党的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并不是浪得虚名，像许刚川这样真才实学、勤勉能干、政绩卓著的干部，可是大有人在呀！

这一晚，金达省一宿未眠，看书、思考、借鉴，拟定福虎路拆迁的宣传发动方案，直到东方既白，终于大功告成。

吃过早饭后，他就打电话给许市长的秘书汪学科。由于汪学科是一把手市长的秘书，因此，金达省早就有意识地与他建立深厚友谊，不但他的吩咐开口便允，而且四时八节，都有礼相送，许市长一出差，就抓机会邀他喝酒、泡澡、唱卡拉 OK，两人的关系不浅，早已达到紧密层次，而且，金达省又有省政府办公室副主任黄朝顺这个硬靠山，而黄主任恰恰又是市政府办公室的顶头上司，所以，汪秘书对金达省也有求必应。许市长对金达省印象颇好，就与汪秘书不失时机地经常美言大有关系。

汪学科接到金达省的电话后，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他的请求，还让他着人将方案连同市长借阅的那本书，在上班时就一起送给他，由他转呈给许市长。金达省又在电话里再三拜托汪学科，请他在市长那儿多多美言，最好能请市长在方案上做个批示，这样，他们实施方案就有了“尚方宝剑”，工作起来就可以狐假虎威，便当多了。汪学科说，这事不难，你老兄的事就是我的事，你就等着好消息吧。

这事交给汪秘书帮他去办，金达省当然是再放心不过了。

上午，金达省没有回家，本想在指挥部办公室的沙发上睡个觉，可却一点睡意也没有。汪秘书为他办的许市长批示不到手，他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入寝的。苍天不负有心人，许市长在自己拟定的方案上真的作出了重要批示，而且，还没有到中午下班的时分，它就回达到了金达省的手中。

金达省大喜，他不敢有丝毫懈怠，立刻让施东梅通知，所有拆迁办的负责人和各处室的正职干部，中午都在招待所食堂集体就餐，午饭后立即参加紧急碰头会，他要传达许市长的指示精神，落实宣传发动工作方案的具体任务。

做完了这一系列事情，金达省终于可以安下心来，好好休息休息了。他疲乏地打了一个呵欠，关上办公室大门，准备抓紧时间补上一小觉，让自己透支的体力迅速得到恢复。他不能允许自己在下属面前，会有一副萎靡不振的面容。什么时候都不能！他的秉性一贯如此，再怎么样，他都要让自己的下属相信：我们的金大队长，永远是个精神饱满、精力旺盛、作风顽强、工作果敢的强势领导！

#### 1 4、“造海战术”（2）

福虎路拆迁指挥部小会议室里，挤满了前来参加开会的人，大家叽叽喳喳，谈笑风生，几个老油条类的主要科室男性负责人，还开起了不多的几个女参会者的黄色玩笑，引得小会议室里爆发出哄哄的大笑，声浪撞得玻璃都发出咯咯的回响。

金达省正在此时来到小会议室门外，不由皱紧了眉头，猛地一下推开了会议室大门，一脚跨了进来。在他出现在会议室的一霎那间，喧嚣声立刻平息下来，变得十分宁静。看得出来，作为拆迁大队大队长的金达省，在单位还是很有威信的。

金达省来到位于会议圆桌圆弧顶中央的主席座上，板着脸扫视了一下与会者的脸，问施东梅：“都到会了吗？有没有缺席迟到的？”

施东梅连忙回答：“都到会了。”

金达省也不要哪个帮他主持会议，直接就开始讲话。他没有将许市长召见向他亲授“教

科书”的事说出来，只是告诉大家，市长已经在他拟就的《福虎路拆迁宣传发动工作方案》上亲笔作了重要批示，今天的会议，就是传达贯彻许市长的批示精神，分解落实福虎路拆迁宣传发动的具体工作任务。

接着，在原原本本地传达许市长批示后，他又一字不拉地宣读了宣传发动方案的全文，而且在重要的地方，还停下来穿插进行讲解，以加深与会者对《方案》精神实质的理解。特别是六个“一×不”的提法，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过街红色横幅二十米一条“一条不能少”；路边所有树杆、灯杆都要贴上彩色宣传标语“一杆不能空”；所有的应拆房屋墙面均要写上“拆”字“一幢不能留”；从早上八时到晚上八时，两辆对开宣传车的高音喇叭“一刻不能息”；滨海三大报和市电视台、广播电台天天都有福虎路拆迁的新闻报道“一天不能间”；指挥部大门前规定拆迁完成日期倒计时电子牌“一刻不能停”。

与会者听着金大队的方案内容，眼前似乎看到了福虎路拆迁宣传发动工作的宏大场面，都鼓动得热血沸腾，而这种场面，在以前的拆迁工作动员部署会议上，是从没有过的。正因为此，一些拆迁办的老工作人员，内心都被震撼了。

金达省那六个“一×不”才宣读完，施东梅就带头鼓起掌来，随即，大家也心悦诚服地与她一起热烈鼓掌。她忘情地失神看着眼前这个侃侃而谈的男人，心头又一次升起由衷崇拜和无限爱慕之情：自己能成为这样优秀男人的女人，也不枉了此生。下辈子做女人，希望还能碰上他！

金达省说得兴起，越说越来劲，不断地用指头敲着桌面，点着下面干部的名字，还时不时地叫应与会中的某个重要科室的负责人甚至拆迁办的某位副大队长，直接向他交待工作任务。而下面被他叫应的干部，也都十分配合地点头应是称好，有的甚至还作出了更加坚决的表态，而每当这时，金达省都赞赏地点点头，甚至大声地从口中说说出一声“好！”来，满意之情溢于言表。

可以看得出，经过这么多年的历练，金达省已经在官场上混得很老练了，而且在下面干部的心目中，他也有确很有威信，很有感召力。即如现在，福虎路拆迁的宣传动员这把火，经由他的点火和鼓风，就已经冲天燃起！

讲话结束时，金达省的那一段“火上浇油”的话，更为精彩。

他对着下面群情高昂的干部挥舞着手说：“同志们，福虎路拆迁工作的序幕已经拉开，宣传动员的战鼓已经擂响，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光荣而又艰巨的，我们的工作措施是细致而又扎实的！拆迁工作面对的是广大被拆迁户，广大被拆迁户的思想状况，决定了我们拆迁工作的成败。我们一定要营造起‘红色海洋’般的宣传发动氛围，真正让所有被拆迁户都感受到福虎路拆迁‘大势所趋，不可抗逆’的舆论压力，思想上得到震撼，灵魂深处得到撞击！所有党团员，各处室的所有负责人，所有要求进步同志，都要立即行动起来，以饱满的精神状态，一往无前的大无畏豪情和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雄心壮志，投身福虎路拆迁的壮阔战场，迎接史无前例的战斗洗礼，以我们出色的工作，提前圆满完成市委、市政府交给我们的福虎路拆迁的光荣任务，为建设一条造福全市人民、荫及子孙后代的现代化的福虎路，作出我们积极的贡献！”

又是一次热烈的掌声，长时间且经久不息，而这一次鼓掌，不是施东梅领发的，而是出于大家内心自发。

福虎路拆迁，从今天开始，已经烈火朝天，而且必将燃起熊熊大火！

## 15、“造海人”（1）

晚上七时，滨海中学招待所的大餐厅里灯火通明，26张餐桌上，已经摆好了齐齐整整的菜肴。今晚，福虎路拆迁指挥部要在这里举办晚宴，除拆迁指挥部的所有工作人员正常就餐外，重点招待各新闻单位的记者、主播。

近年来，婚嫁喜宴作为一个日益兴盛的服务项目，已经成了许多饭店、酒店的主打赚钱生意。人们经济富裕了，结婚、出嫁都比着劲儿花钱，酒宴桌数越办越多，档次越办越高，动辄四五十桌、五六十桌，上千元一桌的酒宴还只能算是“小儿科”。滨海中学招待所，虽然只是一个规模不大的学校“三产”对外营业酒店，也赶时尚抓商机，将一个最大的会议室改造成对外招徕婚嫁酒宴生意的大宴会厅，而且对外营业以来，基本上都是排得满满的，一些重大节日，如国庆、“五一”、中秋、情人节等，都要提早半年预订，才能定到大宴会厅。招待所的客房虽然入住率也在80%以上，但收入中最主要的一块，还是来自于大宴会厅的婚嫁酒宴。

福虎路拆迁指挥部包住招待所时，提出要为所有工作人员提供一日三餐伙食，招待所所长担心会冲击大宴会厅的婚嫁生意，曾一度产生犹豫，后来，指挥部负责后勤工作的办公室岳啸华主任告诉他们，指挥部全体工作人员有100多人，加上其他前来联系工作和经常需要进行的专宴招待，以及进入实际动员阶段，被拆迁户在招待所的留宿、留饭，一天三顿，每顿都要有200人就餐，还每每需要加夜餐，而且档次都不低，反正市政府给的拆迁经费里包括这项支出。我们对招待所先给订金，一星期结一次账，给现钱，保证你们有得赚，而且赚得盆满钵溢。招待所所长算了细账，感到婚嫁酒宴一顿的收入要多一些，但指挥部的生意一日三餐，而且早餐都有好几道点心，中晚餐都有十个左右的菜，还经常要酒宴招待来客，所以，总算下来，赚的钱更多一些。这才愉快地答应下来。

晚七点半，金达省和新海区副区长邹云波两位常务副指挥，陪着新闻单位的帅哥、靓女，准时出现在大宴会厅。他们在主桌落座后，宴会正式开始。

宴会开始时，金达省作了简短的致词：“各位来宾，各位同事，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首先，请允许我代表福虎路拆迁指挥部，向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参加今天晚宴的滨海市报社、电台、电视台的各位新闻大腕，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同志们，今晚十时，福虎路就将摆开营造宣传发动攻势的战场，大家都要彻夜不眠，在不同的部位进行各项宣传准备工作。经由今晚这个不眠之夜，明天一早，福虎路的所有被拆迁户和全滨海市的市民，都会看到一个轰轰烈烈、气势磅礴的宏大宣传场面。新闻单位的朋友们将配合进行全方位的新闻报道。一个震撼人心、摧枯拉朽的宣传发动‘红海洋’，将通过在座各位的努力，出现在福虎路的十里长街上。而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是这个‘红海洋’的‘造海人’！现在我提议，所有的‘造海人’，请你们都斟满酒杯，为了我们大家共同的事业，为了不辱使命，圆满完成市委、市政府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为了福虎路拆迁工作的顺利进行，干杯！”

26桌的所有与宴者，纷纷响应，呼呼啦啦地站起一大片，齐声高应：“干杯！”

大宴会厅里，立时响起了“乒乒乓乓”的酒杯碰撞声。与此同时，环绕立体声轻音乐也开始播放，宴会厅里，到处欢声笑语，人人笑逐颜开，一派轻松愉快的欢乐气氛。

## 16、“造海人”（2）

金达省走下设在宴会厅正中的舞台，来到紧靠舞台的主桌。

在主人席甫一落座，一个穿着时尚、体态婀娜、面容姣好、盘着与影视明星“万人迷”陈好一样“迷你头”发型的漂亮女士，立刻端起酒杯站起来，从她口中发出的莺啼燕呢般的动听声音，以纯正悦耳的普通话，甜美地愉悦着所有人的耳膜：“金总指挥的讲话，实在是太精彩了！你给了我们在座所有人以鼓舞和信心，更给了我们新闻界同事做好报道工作的由头和启迪。为了表示我的钦佩和敬意，敬你一杯！”

金达省连忙站起来：“别客气，滨海最漂亮、最美丽的女主播，人见人爱的计蔷小姐。你和各位新闻界的朋友，能屈驾赏光，参加我们拆迁指挥部的普通宴会，真的叫人大喜过望。有你们的大力宣传与鼎力支持，我们的工作将更有底气，更有动力！拆迁工作，离不开舆论支持，谢谢各位的光临！来，我们共同干完这一杯！”

计蔷今天是有备而来。自己家这次也在福虎路拆迁之列，她肩负老父老母交给的任务，一定要充分利用各方面的关系，使自己家房屋拆得一个好价钱，而在各方面关系中，拆迁大队大队长金达省，就是一个最重要最关键的人物，一定得将他拿下！见他没喝自己请的酒，却反邀众人与他一起喝，马上表示不让：“金总指挥，你这是哪里话。你有许市长的‘御笔亲批’，哪个部门敢不听话。我们可是召之即来，趋之若鹜。可你坐在家里也不能得罪人，这杯酒我是专门请你喝的，请你不要转移目标，拉这么多人为你垫背。如果你还看得起我，就请你给我个面子，将这杯酒干了！”

“好，好，好！计美女的面子，就是市委、市政府领导也不好意思驳的，我们这些人，哪敢造次。我喝，我喝！”说罢，一仰头，将一杯酒“吱溜”一声都倒进了肚里，喝完还将酒杯口对着酒桌上的诸人环转了一圈，豪爽地说：“喝起来鸟叫声，喝完后探照灯。请各位检查！”

“好酒量，金总指挥好酒量！”

“爽，爽，喝酒见人品，金大队长为人豪爽，于此可见一斑。”

“金樽，美酒，佳人，三者珠联璧合，相得益彰。金总，你这杯酒喝得好惬意哟！”

……

这边酒桌上热热闹闹，笑语盈盈，特别是计蔷银铃般的“咯咯”笑声，以极强的穿透力，传得周围几个酒桌的人都侧目相看。施东梅见她在自己的情人金达省跟前卖弄风情，不由醋意上升，隔着酒桌，冲计蔷狠狠地瞪了一眼。

善解人意又谙熟风情的邹云波副区长，推波助澜地走上中心舞台，拿起话筒：“大家静一静，现在，请我们滨海市的一号大美女、市电视台‘当家花旦’、明星主播计蔷小姐，给大家一展优美歌喉，请大家欢迎！”

热烈的掌声中，计蔷走上舞台：“感谢邹区长给我献歌一首的机会。现在，我就抛砖引玉，将一曲《我的心中只有你》，献给今晚宴会的主角、潇洒有型的金总指挥！”

“好——！”宴会大厅里，许多人都拉长声音，齐声喊好。

施东梅这下更是妒火中烧了，心下狠狠地骂了一句“骚狐狸！臭婊子！！”连忙到这边桌上向金达省敬酒，借机冲淡计蔷那献媚的歌声。

计蔷还在动情地唱着。金达省的眼里冒火，他对这个世间尤物，醉心仰慕已久，看着她扭动着的妙曼身躯，以及随着身躯扭动而跳动的那对丰满的乳房，听着她那情绵绵、意切切的银铃般歌喉，想象着如果将她的胴体压到身下的惊艳享受，胯下那东西便不由得撑起了



帐篷，深深地咽下一口涎水，真恨不得一口将她吞了。可是他不敢，坊间都传她与市委江书记“有一腿”，还经常在公开场合明目张胆地勾引许市长，据说连许市长也怯乎这层关系，不敢和她造次。这样的女人，都是专门为大头头们准备的，自己虽然有这个贼心，却没有这个色胆，实在是无福消受！虽然他已经喝了酒，但却十分清楚，这个风情万种的绝色佳人，是绝对看不上自己的，今晚如此破天荒的接近他，还唱出这样一首歌来挑逗他，许是有拆迁方面的事情有求于自己，即便如此，自己也只能照办而已，又岂敢对她有非分企求，那不是“太岁头上动土”、“猪八戒戏嫦娥——自找苦吃”！

正想到这里，见施东梅前来向他敬酒，这才收回邪思，睹人思情，一时间记起这个女人对自己的许多好来，暗下自对自说：“别瞎想了，电影明星多的是，你能想得到？还是自己的女人，想上就上，那才是真正的实惠！”

这当儿，计蔷一曲唱完，在邹副区长领头掀起的如潮掌声中，回到了酒桌上。金达省目中含语地冲施东梅看了一眼，将她身子推转向计蔷，乘机在她的腰上捏了一把，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家里人就免了，来，我和你一起请计蔷小姐一杯，祝贺她演出成功！”

听到从自己情人的口中说出“我们家里人”这样暧昧的话来，施东梅的醋意妒火立刻冰释：“对，对，应该敬计小姐。”

接着，施东梅又在金达省的授意下，先后敬了新闻界的大笔、美嘴和邹云波副区长。

见施东梅率先到主桌上敬酒，别的人也争先恐后地过来敬酒。其他桌上，也掀起了互相敬酒的热潮。金达省适时叫停，站起身冲大伙说：“今晚有要事要干，大家酒就喝到这份上吧，不要再互相敬了，以后有开怀畅饮的时间。今晚忙，晚餐在时间上也安排不过来了，大家克服一下，晚餐多吃点饭，准备干个通宵！”

## 17、“造海人”（3）

还没散宴，计蔷接了一个电话，与金达省和邹云波打了个招呼，就走人了。看样子，又去和某一位要人幽会了。这个女人，丈夫在国外淘金，一去七年不回，她乐得一个人自由。长得这么漂亮的一个女人，又没个管手，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好不自在哟！

散宴后，金达省推说今晚要在现场督促大家夜战，脱不开身，让办公室主任岳啸华陪同报社、电台、电视台的新闻界人士，到“海乐迪量贩式KTV”去唱歌。邹云波说区里今晚要召开一个专题会办会，是他分管的，他必须得出席，也告辞而去。外人一走，动迁组长王都魁、勘察结算组长尚会桦他们几个，就都劝金达省回家休息：“总指挥，你有好几晚没有睡过好觉，很累很累了，快回家，让嫂子服侍你睡个好觉吧。这里的工作有我们，你是个设计师，具体施工我们来，你还有不放心的？实在不放心，你明天早上早点来验收，保证件件事情都顺顺溜溜，各项工作都调调适适，让你一百个满意，要是出了一丁点纰漏，你就拿我们是问！”

金达省见几个下属这样拥戴他，马屁又拍得那么使人舒坦，乐得借坡下车，也就不再坚持，让小车驾驶员送他回家了。

金达省回到家，已经上初中的儿子，做好作业刚刚才睡，妻子童紫茜还倚在床边看电视，等他回来。这么多年来，她已经与丈夫达成一个默契，丈夫在外不回家，哪怕是整夜不回，从来都不给她电话，她也从来不去电话询问，每晚等到十点，还等不到丈夫回家，她便脱衣自睡。现在，沾丈夫的光，她已经离开宾馆服务员这个服侍人的岗位，调到沧海房地产评估

公司任负责后勤工作的办公室副主任，也算是一个小干部了，而且又已经有了自己的儿子，别人都羡慕她有一个好家庭，她也感到满足了。虽然丈夫对她不冷不热，但也不算可以，并没有对自己怎么的，特别是他对与自己的“爱情结晶”——儿子十分怜爱，仅此一点，也就感到了人生的幸福。至于经常听到风传，他在外面有这样那样的女人，她也全当耳边风，听过则已，一笑了之。一是因为自己做姑娘时的那段“红杏出墙”经历有愧于丈夫，他这样做，自己没有资格说他的不是，二是现在当干部的，在场面上跑的，哪个没得几个情人？唉，随他去吧，只要他还记得这儿是他的家，在外面野累了，迟早都是要回到这个窝里来的。好几天没接到丈夫一个电话，他的人影在哪都不知道，现在不是又回来了吗？

一见金达省回家，童紫茜喜出望外，连忙到卫生间给丈夫放了一浴缸热水，让他泡个澡解解乏。金达省赤着身来到浴室，反锁上门，一把就抓住了她，扒光她的衣服：“别走，陪我洗个鸳鸯浴。”他忙于工作，已经有好几天不碰女人了，计蓄那骚娘们，在酒宴上撩起了他的欲火，在回家的小车上，他就寻思着，一定得让童紫茜为自己好好杀杀火。

童紫茜虽然已经四十出头，到了徐娘半老的年龄，但保养得还不错：一身雪白的肌肤依然绸缎样的光滑，全身上下没有任何赘肉，S型的身材仍旧保持得那么完好，只是乳房已经有点松弛，不像施东梅那样饱满，已经耷拉了下来。这个女人，在他的调教下，已经真正地成为了良家妇女，而且还为自己生了一个儿子，也算是个功臣。因此，对她也就慢慢生出一种亲情。毕竟是自己的女人，将来还要和她过一辈子。这样想时，他有时就觉得自己有点对不起她，而在他看来，最好的补偿，便是将自己的“恩泽圣水”，通过性交渠道，一直输送到她的心田，进而湿润她的灵魂。这些年来，凭借手中的权力，他玩过的女人，按京城人的说法，那是“海去了”，然而，即便在外面的“海里”游得再畅快，但最安稳、最恬静的还是自己这泓“内海”。

童紫茜听到丈夫让她陪伴洗鸳鸯浴，潜伏在身体深处的那一丝半缕骚动立刻被唤醒，感激地看着丈夫，马上抄起浴缸里的热水，为他擦洗起身子来。

“不要用毛巾擦，替我搞泰国按摩！”金达省命令道。

童紫茜连忙滑进浴缸，用已不丰满但仍有张力的那对乳房，在自己丈夫的身上前后拖擦起来。随着节奏的加快，乳房渐渐肿胀圆润，乳头也变得硬梆梆的，像两颗小红枣，嘴中娇喘的声音，一下紧一下敲打着金达省感应变得灵敏的耳鼓。

金达省耐不住了，呼拉一下翻到上位。

“啊！”童紫茜惊喜地尖叫了一声，双手牢牢地搂住了男人宽厚的后背。

浴缸里的水，哗哗地不断溢出，地漏一下排泄不完，只一会，四只拖鞋，就像小船一样漂浮起来。

这会儿，福虎路街道两旁，为了营造拆迁工作宣传发动“红海洋”，金达省的下属们，正在履行“造海人”的职责，寅夜忙碌。而金达省这个营造“女人海”的高手，也在自家浴室的“内海”里，继续玩着“欲海”畅游的游戏！

## 18、“造海人”（4）

夜已经很深了，喧嚣一个白天的城市，进入了梦乡，而福虎路的十里长街上，却依然晃闪着一个个身影。动迁组长王都魁、勘察结算组长尚会桦、办公室副主任施东梅以及安排好

新闻界朋友“KTV唱歌”后又立即赶回来的办公室主任岳啸华，正指挥着一干人马，为实施“营造福虎路拆迁宣传发动红海洋”方案，在寅夜忙碌着。

福虎路虽然是滨海市老城区的一条东西走向的重要交通要道，但由于成路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建成后一直没有拓宽改造，所以，只是一条狭长的老街，最宽的地方也只有十五六米。街道两侧林立着大大小小的花店，各家的生意都不错，滨海人买鲜花、装花车，首先想到的就是到福虎路，这里已经成了滨海市最知名的花店一条街。兴隆的鲜花生意，使福虎路白日里人头攒动，摩肩接踵，两辆相向而行的汽车，喇叭都要叫上半天，才能“喊”出一条道来，勉强走过去。

这条街本就比较拥挤了，两侧又分布了滨海最知名的两所重点中学、两所重点小学，三家重点医院，向南只隔100多米，则是全市商贸中心大街，所以，每到中午和晚上放学时段，虽然交管部门已经限时禁止车辆通行，但接学生的家长及自行车、摩托车、电动车，放学的学生、往返回流的商贸大街购物者、到医院就诊者和给住院病人送饭的行人，总是将整个福虎路挤得水泄不通，尽管交警喊破嗓子，维持交通秩序，但收效甚微，堵车已经成了“家常便饭”，这时，如果有医院的急救车要通过这里，那就糟了，鸣啦鸣啦地直叫唤，也无法唤出一条道来。于是，交警的大声呼唤声、放学学生与家长的互相呼应声、彼此争行的吵骂声、对政府不满的批评声、对交警维持交通不力的埋怨声、不时响起的脚被踩了、人被撞了的呼救声，嗡嗡地交织在一起，乱成了一锅粥。无论是谁，见过这乱象，都会心生害怕，千方百计绕道而行。

因为上述这些原因，滨海市流传着一句话：宁过三条巷，不走福虎路中午档！福虎路交通之糟糕，于此可见一斑。正因为此，市委、市政府决策实施福虎路西延拓宽工程，立刻得到市民的广泛欢迎和普遍好评。

然而，一到晚上，这条白天“挤死人”的路，就变得判若两路，街上的行人三三两两，能够数得出来，不亮的路灯洒着昏暗的灯光，也显出没精打采的模样，一阵风刮过，卷起破纸片、废塑料袋，旋转着飞向电线、电灯杆和树梢上，竟然是那么的冷落和萧条。

不过今天晚上，平素一到晚上就鲜有行人的福虎路，却少有的充斥着许多人影。“造海”的100多号人和为他们配套服务的广告公司、刻字印刷社、装饰装潢店、彩车喷绘厂以及相关部门支持来的音响调试师、平地升高车驾驶员等，都在这个冬日的深夜里，搓着一双双冻僵的手，不停地工作着：

长长的十里长街上，凌空悬挂的红底白字横幅，每隔二十米就有一条。各工作组，按照事先划分好的地段，正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

街道两旁的高层建筑物，从顶层向下，都要悬挂红色巨幅竖标，一幢楼，少的有十几条，多的有二十多条，正在平地升高车的支持下，快速地悬挂着；

那么多的树木、电线电灯杆，都要粘贴上彩色竖标。隆冬腊月，滴水成冰，为了保证彩标能粘贴牢，不至被冬日里呼啸的寒风吹卷角，遭撕毁，按照被拆迁户和单位所处地段包干负责的各动迁小组，都在浆糊桶外再套一只盛有热水的大桶，确保浆糊一直处于保温便粘状态，眼下，正一杆不拉、逐条张贴；

各幢被拆迁户和单位的楼房墙面，都要密密麻麻地写上大红的“拆”字，外面还要圈上一个圆，以更加醒目。有手持彩色喷字剂用，这项工作轻松容易许多，但那么大的工作量，也挺累人的，各动迁小组正按既定分工，逐幢楼逐墙面认真喷写。

……

冬日的天，黑得早，福虎路沿街的居民，这时早已关门休息。为了不扰民，这些工作的进行，都力求不发出和少发出声响，尽量悄无声息地宁静操作。

夜已经很深了，辛勤劳作的“造海人”们，仍在一丝不苟地工作着。在他们的手下，经由大家彻夜不休的共同营造，翌日清晨，一个宣传和发动拆迁工作的立体“红色海洋”，就将出其不意地恣意流敞于福虎路大街，使所有的滨海市民，特别是福虎路两侧的被拆迁户们大吃一惊！

## 19、“红海”浪滔滔（1）

冬日的早晨，太阳躲在地平线下，迟迟不肯露面，覆盖在宁北平原上的漫天大雾不期而至，天气在寒冷之外又加上潮湿，变得格外的阴冷，呼啸的北风像刀子一样刮着行人的脸，柏油路面冻得比铁还硬，昨天泼在路边上的水，都已经结成厚厚的冰，如果有谁不小心踩在上面，就有可能狠狠地摔上一跤。住在福虎路两侧的居民，除了那些必须赶早上班的人以外，大都呆在自己的家里，他们要等太阳出来、气温升高后才到街上菜市场去买中饭菜，只有赶早上学的学生们，睡不得懒觉怕不得冷，在漫天大雾的福虎路上骑车前行，他们也不敢将车踏得太快，还不时地与虽然离得很近，但身体已经裹进浓雾中，全然看不清楚的同学，高声地说着话，甚至还嘻嘻哈哈地说着逗趣的事儿，稚嫩的脸庞都被冻得红扑扑的，眉毛、头发上都挂满细密的雾珠，本来就不黝黑的眉毛已经被染成了白色，而口中呵出的白色热气，与迎面扑来的雾气立刻搅到一起，反过来又向自己迎面扑来。

这场浓厚得撕也撕不开的大雾，将“造海人”彻夜劳作营造的福虎路“红海洋”，裹在飘渺无形的白色薄纱中，人们一时还未睹真容。金达省起了个大早，来到拆迁指挥部听取办公室主任岳啸华他们几个的汇报，脸上少有地现出淡淡的微笑。看得出，他对下属的工作还是比较满意的。听完汇报，关心地说：“你们都受累了，快回房间和其他人一起抓紧时间休息。太阳出来散了雾，我们的好戏就要登场了，到时，你们都是重要演员噢！”

郗守泰与妻子章芳菲很早就起身了。章芳菲的公司今天有一笔业务合同要签订，她七点一过，就出门见客户去了。下了楼又跑回来，告诉郗守泰，外面满街大雾，天又阴冷得很，让他等太阳升高大雾散开些再上街买菜。郗守泰就坐在家里，一边喝妻子烧好的滚烫的热粥，一边看电视新闻，享受着惬意的市民安闲。不知过了多久，忽然间，他隐隐约约听见下面街上似乎嘈杂了起来，紧接着，就听到行进中的喇叭音，不知在说着什么，正由远及近地慢慢向他家的楼下靠来。第六感官告诉他，楼下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正寻思，电话铃声响起来，抓起话筒，工会副主席丛礼镇的大嗓门就传了过来：“郗老头，快下楼去看看，福虎路上可热闹啦，到处都是横幅、标语，拆迁的宣传口号铺天盖地，快成红色的‘海洋’了，怕不是‘文化大革命’又到啦？”

郗守泰连忙下楼，来到福虎路街上。太阳从天上的浓雾中才探出了半个头，流淌在街道上的薄雾已经变成了一股股气流，在冷风的吹助下，毫无方向的窜来窜去。若在前些日，这时候，街上的人还不多，但今天却已经不少了。兴奋和惊讶的表情写在所有人的脸上，特别是那些年轻人，他们一条一条地读着横幅、标语上的内容，看着大大小小喷满墙壁的带红圈的“拆”字，旁若无人的互相交谈，发表对这一从没见过的宏大而又新鲜的宣传场面的感受，分析预料即将到来的拆迁工作力度和将会采取的举措。虽然城市建设中的拆迁，在滨海已经进行过很多次了，市民们也看到过不少的宣传场面，但从来没有福虎路这样大的阵势，由于年龄的关系，在他们大多数人的记忆中，这可是破了天荒啊！置身其中，步移景换，面对扑

面而来的“红海”浪滔，生活在平静中的市民们，懒散神经被激活了，话语都多了起来，激荡之情甚至溢于言表。

这时候，一辆相向而行的宣传车，载着扩音喇叭，播着纯正的普通话语，又向这边行来。细听方知，播的原来是福虎路拆迁工作方案和相关的政策条文。

郝守泰随着行进的人流，从西向东走去，一路上，又遇到了计昊天、丛礼镇、牛春江几个老伙伴。已经升高的太阳，驱走了福虎路上最后的雾霾，又恢复了清朗的视野。抬头看去，街道的上空，隔不多远就是一条红色的横幅，街两旁的的树杆、电线杆、电灯杆上张贴的花花绿绿竖标，更是不计其数，间或经过的商场、饭店等较高楼房，都挂了十几、二十几条巨幅竖标，虽然上面内容各异，但都适应时事，迎合民声，打动民心，具有很强的感召力：

- “坚持三公原则，做好拆迁工作”；
- “坚持依法拆迁，保护群众利益”；
- “早签协议早安心，早交钥匙早安家”；
- “舍小家，为大家，城市建设靠大家”；
- “用足用活政策，让利拆迁居民”；
- “为拆迁户着想，替拆迁户分忧”；
- “无情政策有情操作，拆迁让利造福百姓”；
- “搞好福虎路拆迁，加快老城区改造”；
- “推进福虎路西延拓宽工程，建设宁北滨海新城”

……

很快就来到了设于滨海中学招待所的拆迁指挥部，大门口的墙壁上，三条巨幅横标赫然入目：

- “坚持三公原则，不让老实人吃亏”；
- “坚持前后一致，不让先拆者吃亏”；
- “坚持依法拆迁，不让守法者吃亏”！

招待所一幢大楼一楼窗下的整面墙壁，足有几十米长，现在，已经贴上了福虎路拆迁进度表，所有1000多个被拆迁户，分组别都表上有名！

郝守泰刚才远远地看见拆迁大队大队长金达省，站在指挥部门前和别人说着什么，走到近前，已经不见了他的人影。心下想，不见面也好，见了面打招呼不妥，不打招呼也不妥，挺尴尬的。

走着，看着，听着，几个老伙伴一路发表感慨。

“我们几个都是过来人了，这场面，只有小时候在‘文化大革命’中见到过。你们说，像不像？”计昊天发现新大陆似地说。

牛春江马上表示赞同：“对呀，那时候，就兴造‘红海洋’，我看，福虎路这宣传阵势，也能与之媲美。你们看，眼前，不就是浪花滔滔的‘红海洋’嘛！”

丛礼镇却说：“不要讲什么‘红海洋、红海洋’的，‘文化大革命’的‘红海洋’淹死淹伤了多少人？想想都害怕！你们不要瞎说，不吉利，不吉利！”

郗守泰没有接话。他们的话勾起了他对那个已经逝去已久的岁月的回忆，不由得放慢了脚步，陷入了沉思……

## 20、“红海”浪滔滔（2）

时光回转，来到上世纪1967年的秋天，那年，郗守泰才19岁。一年多前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已经从大城市扩到农村。郗守泰的老家，地处宁北水乡偏僻地区的荡东人民公社瞿兰大队，一个贫穷落后的乡下小村，也不甘落后地开展起文化大革命。公社中学早已停课，回村的几个学生就将革命的火种带回村里，并很快高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大旗，燃起狠批穷斗“五类分子”的熊熊烈火。所谓“五类分子”，即地（地主）、富（富农）、反（反革命）、坏（坏分子）、右（右派），郗守泰的父母亲都是教师，而教师正是为人不齿的“臭老九”，属于坏分子一类，自然也就逃不过文革的冲击。那些天里，不大的瞿兰大队，文革宣传发动的声势却很大：大队部、各村场头、各户的土墙，都被一种叫做“红土”的劣质兑水颜料，刷写上一条条红色革命标语，而“五类分子”家的土墙上，则都被刷写上黑色的批判标语，有的还直接写上“黑五类”的姓名，并在姓名上打上巨大的黑色叉叉；一天到晚，大队部的高音喇叭都不停歇地播放气贯山河的革命口号和歌颂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的歌曲；激越的锣鼓声不绝于耳，不时响起的集体呼喊革命口号的声音，因群情激愤而高亢嘹亮，以噪音般的高分贝冲上云霄，吓得鸟儿都不敢打此飞过。

那些天，郗守泰家两间土屋的门前，经常有红卫兵、红小兵戴着鲜红的臂章，结队前来，一到门前，这些曾经或者是仍然是他父母学生的“小将”，就严令他们的老师，九十度鞠躬，向他们带来的毛主席像“请罪”；另外一批人，则冲进屋里“扫四旧”（今天能够叫得上古玩甚至文物的东西），寻找这两个“坏分子”反党、反人民、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证。造反队伍，走了一拨又来一拨，家里早已被翻得底朝天，连老鼠也无法存身，稍微像样一点的东西，诸如碗呀、碟呀的，也早都被砸得稀巴烂，可他们仍然不依不饶，非要挖地三尺，找出点“证据”来。每当这时，郗守泰和他的几个还是孩子的小弟兄，就躲在楝树下的草堆根边，吓得嗦嗦发抖，五双惊恐的小眼，看着弯腰“请罪”的父母，心里无比屈辱，并偷偷地朝那些“造反派小将”们射过愤怒的火花！

最让郗守泰感到屈辱和很多年后想起来都后怕的，是大队部前土场上的“黑五类”批斗会。在红旗翻飞招展、大红标语醒目、红色袖章闪耀、红色群众群情激昂、口号声声的“红海洋”滚滚浪滔中，他的父母和曾经被他们在课堂上多次抨击过的地主、富农一起，头上被套上白纸糊就、黑墨写上“地主、富农、反革命”等称谓的足有半人高的细长高帽，颈项上挂着白底黑字的纸牌，上面不但用黑字写着“打倒×××”，而且在每个姓名上都打了黑叉叉，两个“革命小将”一人抓住一只胳膊，向后用力举起，以极快的速度推他们“坐飞机”上土台后，就把身子屈得像大虾米，垂头向地，接受广大革命群众的严厉批判，主持批斗会的造反派头头，还要不时插话，让他们承认反革命“罪行”，一次，倔强的母亲拒不认罪，竟被“小将”一脚踢倒在地，嘴里冒出一口口鲜血！

“红海洋”，红鲜血！每当回忆起文化大革命，郗守泰的眼前就会出现母亲被踢倒在地，口中鲜血直流的血腥场面。所以，他本能地对“红海洋”持有强烈的抵抗心理，以至于对他一起漫步于福虎路“红海洋”中的那些兴奋的年轻人，生出些许不屑来。他真想大声地喝问他们：“未经世事、不知好歹的年轻人，你们可知道‘文化大革命’中‘红海洋’意味什么？！眼前福虎路上的‘红海洋’真的就那么令你们新奇、感奋和激动吗？！”

金达省此时正坐在指挥部自己的办公室里，听他的下属们从现场给他带来的好消息。他为自己导演的这场好戏取得比预想还好的效果而高兴，更对策划“红海洋”行动的市长许刚川感佩不已。现在，他已经可以很有把握地向所有人宣称：福虎路拆迁的宣传发动工作，在“红海洋”的氛围烘托下，获得了超越预期的效果！

“感召受众心理，营造拆迁氛围——‘红海洋’给力，宣传发动高效，福虎路拆迁获得市民的高度心灵认同！”他那多年练就的新闻敏感脑海里，已经为报社拟好了福虎路拆迁专题报道的新闻标题。他让办公室岳主任马上把这组标题，以谨供参考的形式转告报社总编。接着，又将发生在福虎路上的好消息，分别打电话向市政府分管副市长倪超凡、副秘书长程飞虹和许市长的秘书汪学科作了汇报，在打给汪学科的电话中，还专门拜托他向许刚川市长转告：拆迁大队长金达省说了，这全仰仗许市长的策划，他对此十分感佩！

而和几个老伙伴一起踟躅于街头的郗守泰，那段不寒而栗的经历，却赖在他的脑海里，久久挥之不去。“幼历如漆”，因回忆文化大革命“红海洋”而产生的沉重的心理，压得他郁闷不已。他预感到眼前又一次出现的“红海洋”，一定不会给他和福虎路的被拆迁户，带来什么好事，甚至传递的就有可能是噩耗信息！

不与时俱进的迂夫子郗守泰，预感难免不准。虽然面对的都是“红海洋”，但彼此的营造出发点却大相径庭。后来的事实表明，尽管他遭至的这样那样的“历难”，似乎也能验证一些他的预感，但最终事情的圆满解决，却证明：文革的“红海洋”说到底只是上面某个人为了自己的权力之争，而福虎路的“红海洋”却是为民生工程而造，两者有着根本的区别，其结果自然也就不会像他预感的那样悲观了。

## 第二章：暗流涌动

### 2.1、成了“工作对象”（1）

郗守泰家门前两边的树杆和电线杆上，贴了两张竖标，一张是黄色的，上面写着：城市建设，人人有责；另一张是绿色的，上面写着：党员干部要做拆迁工作的带头人。郗守泰看在眼里，想在心里：这后一张标语，不是专门针对我的吧？

郗守泰住的这幢楼，和紧挨着向东的三幢楼，处于滨海市老城区的中心地带，被外人称为湖海区干部楼。

当初砌这四幢楼时，还是滨海县主政，安排入住的也都是滨海县的干部职工。后来行政区划变革，滨海县一分为二，原县政府资产直接转为湖海区所有，新海区择地另外新建，于是，这里就成了湖海区干部宿舍区，但在行政区划中已经调到新海区、甚或市里的干部，还留住在这里。后来，新建的新海区也砌了干部职工宿舍楼，但留住在这湖海区干部楼中的新海区干部，分新房后依然留恋市中心寸土寸金的黄金地段老房子，而且，由于这里毗邻重点中、小学，是市民们趋之若鹜的学区房，有小孩读书的人家就更不愿意放弃老住宅，所以，一人两套房子的现象比较突出。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后来，在纪律检查委员会对机关干部多占住房的专项清理中，这些多占的住房，按当时的市场价格评估后，仍卖给了这些人，才算使问题基本解决。

这些年，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住在这里的湖海区、新海区的干部，有不少都买了新的商品房，并搬住到新房子中去了，便将老房子租住给那些为子女在重点中小学陪读的家庭，

有的则按已经飙升了不知多少倍的市价，直接出售给了这些人。凡此等等，都使这四幢楼中的居民构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二分之一的现住户已经不是湖海区、新海区和市机关的干部了，所以，称这里为湖海区干部楼，已经名不副实，实在有点牵强附会了。

经过历史变迁，与郗守泰家一个楼梯上下的住户，现在只有两户还是湖海区的干部，自己虽然已经退休，但毕竟是个科级干部，那一家只是机关的普通办事员，所以，看到临街木门前张贴的这幅“党员干部要做拆迁工作的带头人”的标语时，郗守泰难免不产生一点分析性联想：他们怎么知道我是干部的呢？

就在当天下午，郗守泰的手机被拨响，竟是拆迁指挥部第14小组打来的，让他去滨海中学招待所103房间领取“福虎路西延拓宽工程拆迁方案”和“相关政策解答”。这下，他更惊诧了：怪了，我的手机号码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妻子章芳菲催他：“你瞎寻思这些没来由的事干什么，还不快去把‘拆迁方案’拿回来研究研究，早点心里有数。这才是正事！”

去往拆迁指挥部的路上，郗守泰的心情一直有点不快。他不清楚，这个“拆迁方案”，为什么指挥部的人就不能亲自送到被拆迁户的家中，而是一个电话让大家跑去拿呢？横幅上不是说‘为拆迁户着想，替拆迁户分忧’吗？怎么一到具体操作上就变了味，又流露出了‘官本位’的习气？难怪有人说，对媒体和政府的宣传口号，你得得反过来看。越是他提倡的东西，现实中的情况就越是相反。

这样一想，他更加忿忿然：我们去商场买东西、去交电费、水费、电话手机费、数字电视费，是人家卖东西给我们，向我们提供服务，我们就应该去交费；可拆迁是你们要向我们买房子，是我们卖东西给你们，应该你们上门来‘求购’，主动将‘拆迁方案’送到各家各户的门上。现在倒好，一个电话，让我们上门去取，难不成是我们的房子卖不掉，求着你们买不成？拆迁大队虽然是个事业单位，如今也染上了机关病，什么‘为民服务’，不过是挂在口头上的宣传口号，只是哄哄三岁小孩的玩艺。‘转变机关作风，使之真正成为为民办事的机构’，提法是好的，但要真正实现，为时早着哩！

心中的不快写在脸上，郗守泰像与什么人赌气似的，气鼓鼓地走进了指挥部大门。在门口，计昊天从后面赶上了他，这老滑头倒没有自寻烦恼，一脸笑容可掬的样子：“老郗，你这老家伙，无论遇到什么运动，一直是革命的动力，从来都走在我们前面。这回福虎路拆迁，你肯定是最积极的，我们都看着你呢！”

郗守泰黑着脸，像计昊天向他借黄豆种一样，一句话也不回。计昊天有点自讨没趣，自嘲地“嘿嘿”了两声，快步从郗守泰身边超过，头也不回地向103房间走去。

“这老家伙，都被人当小猴耍了，竟然铜锣一敲就起蹦，电话一打就屁颠屁颠地往这赶，还满脸带笑，不知高兴的啥？！”郗守泰莫名其妙地摇了摇头，转而一想，自己不是也屁颠屁颠地向拆迁指挥部跑？这样说来，自己也是自愿被人耍的小猴子了。想到这里，不由得咧嘴角无声地笑了一笑，自嘲让他的心绪变得不再那么纠结了。

计昊天自有值得高兴的地方。因为女儿计蕾说，她已经与拆迁大队金大队长拉上了关系，得便再和市里领导言语一声，请他们也向金大队长打个招呼。这次福虎路拆迁，我家不但不会吃亏，而且肯定会沾便宜，你们尽管放心！

忧郁之人自有烦事相扰，愉快之人自有幸事相随。都是拆迁，不同之人何以心绪大相径庭？都是因为各自的境遇有天壤之别啊！



## 2 2、成了“工作对象”（2）

郗守泰进入103房间时，里面已经有七八个前来领取“拆迁方案”的被拆迁户，凡是领到方案的被拆迁户，都要在拆迁指挥部工作人员递过的小本子上签上自己的名字，颇有点“立此存照，以防将来赖账”的意思。郗守泰看在眼里，很不以为然：都是正儿八经的成年人，还有谁将来会以“我没看到方案”为由抵制拆迁不成？

正在办理此项业务的年轻人，胸前挂着拆迁大队工作人员的胸牌，上面写着姓名：卫日东。他给领方案的计昊天递过一张名片说：“计老，我的联系方式都在上面，你是老干部，希望积极配合我们，共同做好拆迁工作，今后在拆迁中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直接和我联系。”

街道居委会的主任程红英也在场，郗守泰与她很熟，原来，她已经被抽来配合搞拆迁工作了，就是郗守泰他们所在的第14组的组长，而那位叫卫日东的小伙子，则是副组长。这一刻，郗守泰明白了，被拆迁户家的电话和户主的手机号码，都是居委会提供的。不久前，他们刚对辖区内的各住户进行了人口普查登记，对所有住户的具体信息都了如指掌，她到拆迁指挥部工作，这些信息自然就被带来共享了。

程红英见郗守泰前来，马上站起来，客气地说：“郗老局长，真不好意思，麻烦您这么大年纪了，还跑一趟。嘿嘿，权当一次散步运动吧。”说罢，将他介绍给副组长卫日东。

小卫也客气地站起来，握手以后，将他刚才与计昊天的话又重复了一遍。不知怎的，郗守泰对卫日东的第一印象不太好。虽然这小青年长得不错，甚至可以说属于时下人们称赞的“帅哥”那一类，但他看人的眼光却与常人不同，是人们常说的那种“瞟天眼”，与你讲话时，几乎就不看你的眼睛，而是“朝天瞟”，一直落在你脑门以上的地方，不过，与你说话也不是绝对不看你，而是时不时地在眼角处瞥你一下，那是一种轻慢的目光，使你产生被鄙视的感觉。老郗在机关里呆了多年，这样的青年人他遇到过，他们在自己领导面前低眉顺眼，俯首帖耳，而在来机关办事的群众面前又颐指气使。对这样的下属，他从来都不待见。如今，作为被拆迁户的他，却撞在了这样的人手里，祸福难料哇！不过，他转而又想，自己虽然已经退了休，但毕竟之前当了那么多年领导干部，不等同于一般老百姓，想来他不会对自己怎么的，如果是平民被拆迁户，那就难说了。

领了方案签了字，103房间只趁下郗守泰一个人，他正准备走，卫日东却对他开了言：“郗老局长，你是我们拆迁小组的被拆迁户中最大的干部，我们小组的拆迁工作先进还是落后，关键就看你带头作用发挥得如何了。楼看楼，户看户，拆迁工作‘群众看干部’，你能先签约、先搬家，别人也就没什么话说了。不过，说句你老不爱听的话，我已经参加搞过六七条街道的拆迁了，在这个问题上，当干部的，包括一些大干部，思想觉悟不见得就比一般群众高，成为‘钉子户’的往往就是这些人！这些人以前总是嘴伸长了教育别人，一直是‘动力’，现在一下成了‘对象’，被别人教育，角色转换了，往往不适应，抵触情绪比常人更大，思想工作也最难做。希望老局长不是那样的人。我想，我们一定会合作愉快的！”

郗守泰一下子愣了，站在那里回不过神来。自己好心好意地跑这么多路来领“拆迁方案”，反倒受这么个小青年一通教育，这算什么回事？！难道就因为自己的住房呆的地方不好，不巧成了被拆迁户，就一下子成了受人教育、被人拿捏的“工作对象”？我们这些人又没犯什么错误，政府要拆迁我们的房子，并不是我们的过错。我们有土地证、房产证，都是七十年的有效期，才使用了十多年，政府却不让我们住下去了，让我们拆迁！既然将土地证、房产证发给我们，我们与政府就是法律意义上的缔约双方，拆迁是政府毁约，如果说有过错，也是政府有错，即便拆迁是政府为了城市交通、教育、卫生等公益事业，但这并不能改变法律

意义上的毁约性质。现在，有错的人反倒成了“工作动力”，无错的人则成了“工作对象”，饱受教育、批评甚至责难，这叫如何能接受？！他越想越烦心，越想越来气，想说些什么，嘴唇却颤抖起来，一时什么也说不出口，只是眼睛里发出气愤的亮光，从而将抗议的心声全都写在脸上！

程红英观颜察色，感到气氛有点不对。小卫的话显然激怒了郗守泰。他一个老干部，从来都是教育人的人，哪天受过这样的“领教”？连忙拉圆场说：“小卫也只是说说，老局长当领导这么多年，什么运动没有经历过，再没得计划生育那样的难事了，一样‘老大难，老大难，老大出场就不难’。我们这回拆迁，你老肯定是第一批签约的人。”

卫日东还是官腔凸凸：“但愿如此，但愿如此。我不过是难听的话说在前头，到时候‘莫谓言之不预也’！”

郗守泰这辈子在不同的岗位上工作过，但从没受过领导一次公开场合下的批评。他曾不止一次地在不同的场合承认，并不是自己的工作就真的好得无可挑剔，而是领导都知道他是一个极要面子的人，当众批评使他一时下不了台，他这个“迂夫子”就很可能犯“倔脾气”，干出顶撞上司的出格事来，那时，他虽然受损，但做领导的脸上也会很不好看。正因为此，这些年在官场上一路走来，他就没有被人当面批评过的经历。今天，却冷不防被一个素不相识的小青年当面批评了一通，自然气不打一处来。于是，“迂想法”后冲出“倔脾气”，一句比生铁还硬的话，终于从他嘴中脱口而出：“做工作要学会化解矛盾，不能无事生非，火上浇油！我看哪，拆迁工作中的‘钉子户’，都是被逼出来的！”

话一说罢，就气呼呼地走了。

这下，轮到卫日东和程红英发愣了。这个老倔头，发哪门子脾气？

卫日东搞了多回拆迁，一直被那些被拆迁户捧着、呵着，从来还没哪个敢呛白自己，今天却被一个下台干部呛白了一通，心中不由怒火顿生，嘴里吐出一句骂人的话来：“老家伙，发更年期综合症了！”

程红英连忙拦他：“小声点，不要让别人听去。看样子，这郗老头的思想工作不好做。对他们这些人，不能来硬的，只能软化。”

卫日东还是不解气：“对，用软刀子！”

程红英想对卫日东再说些什么，张了张嘴，结果却什么也没说，只是意味深长的看着他，无奈地摇了摇头。

### 2 3、估价公司成了“香饽饽”（1）

离开拆迁指挥部，往回走的路上，郗守泰远远看到工会副主席丛礼镇，正挤在一团人中，朝路边墙上看着什么，一会儿，他挤出人堆，也往这边走，见到郗守泰的影子，还隔十几步远，就扯着粗大嗓门直嚷：“老郗，拆迁房屋的评估公司已经初步确定，正张榜上墙征求意见哩。”俄尔走到跟前，又压低声音，神秘地小声说：“我们这一段由沧海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评估，听说白龙河西那一段由商天公司评估。你沧海公司有没有熟人，赶快找人通关系打个招呼，测评时照顾一点。房子拆迁价是多是少，他们定了算，可不要看不上这些人，假清高就会真吃亏！”说罢，也不听郗守泰回说，就风风火火地向指挥部方向走去。

看着从礼镇远去的背影，郗守泰分析，看样子，他也是去指挥部拆迁小组领拆迁方案的。

想到他也会像自己一样，受到卫日东的一番居高临下的教育，不由得对他同病相怜起来。这个老丛，直性人，刚才对自己说的那一番话，全是掏心窝子的实诚话，与这样的人相处，不像与计昊天在一起，能贴着心说话，不用掖着、防着，那才叫真正的轻松、不累，那才是真正的老弟兄、老朋友。

来到老丛刚才挤看的地方，围观的人已经散去不少。郗守泰走近一看，墙上只留下半截残纸，张贴上去的告示，不知被什么人撕毁了，公告的内容残缺不全，也看不出个什么所以然来，大致意思是初步确定由沧海房地产估价公司负责这一地段被拆迁户房屋的价格评估，有不同意见的可于三天之日提出，云云。可接纳不同意见的单位和地址已经被撕，你即便有不同意见也不知向何处提。

郗守泰想想也正常，政府部门出面搞的这种“走程序”式的征求意见，大抵都是如此这般地“走过场”而已。老百姓见多了，也没有人把它当做“真事”去对待，大都传闻传闻，一笑了之。你说它是“中国老百姓民主参政的意识差”也罢，说它“政府部门玩‘拿百姓当猴耍’的游戏”也罢，反正决断政府已经作出，你就是不同意，提上去也一定没用。正因为此，这一类的公告贴出来，总是很快就会被不当一回事的观者撕毁。因为他以为，你这样做，只是“戏弄”我们而已，我撕毁它，不让你“戏弄”，又怎么的？！即如眼下福虎路拆迁，由于被拆迁户们打内心里本能反对，所以，自打启动拆迁程序以来，什么“拆迁红线图”，“拆迁公告”，“被拆迁户登记公告”，等等，都是才贴上墙不久，就被人撕毁，使得真正能看到的人很少，所谓“三公开”也就成了一句空话。所以，拆迁房地产评估公司公告，才张贴就被人撕毁，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令人想不到的是，对撕去自己才贴上墙的公告的人，拆迁指挥部的人并不会去追查。因为他们这样做，本身就是走的“过场”式程序，本来就不希望真的有人出面，向自己提反对意见。现在，有人将它撕了，其实就是在帮他们的忙，他们从内心里感谢还来不及，又怎么会去彻查怪罪呢？

回到家，郗守泰将领取拆迁方案和来去路上遇到的事，告诉了章芳菲。章芳菲正色说：“老丛啊，人家老丛提醒得对，找人到沧海公司疏通关系，这可是件大事，马虎不得，拖延不得。你快想想看，有没有路子好走？”

“找路子，找路子，一天到晚找路子，你当这是你做生意？”郗守泰没好气地说，“告诉你，这是政府部门在搞拆迁！”

章芳菲可不听他的那一套：“政府部门怎么了，哪样腐败的事情不是他们干出来的！你自己是个好人？你在政府部门工作时，别人就没找过你办过事？你就没灵活变通地帮别人办过事？！”

郗守泰一下被呛得哑口无言，只得说：“好，好，别吵了，我想想还不行吗？”可是，苦着脑子想了半天，也没想出个头绪来，气呼呼地回妻子说：“头都想疼了，也没想到个合适人。你说，我们非得去干这种找关系、走后门的下三烂事吗？！”

章芳菲一听他这话，气更不打一处来：“说你是个迂夫子，一点不假，当了这么多年干部，在政界上混了这么多年，这榆木脑瓜就不能开开窍？！告诉你，你信不信，连老丛这样大大咧咧、粗心大意的人，都知道估价公司是个香饽饽，被拆迁户中尖聪的人多的是，个个都想求神仙、拜菩萨，就怕门挤不进，我们可不能大意，错过这座庙，就求不到这尊佛，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卖哟！”

妻子说得有道理，郗守泰驳不过她，只是嘟着个嘴，没好气地说：“找不到关系，香捧在手里摸不到庙门，那也没办法。”

“没办法，没办法，一遇到这样的事，你总是没办法，这么多年的干部，叫你白干了！早就知道你是这样的人，何必又对你放这许多的屁？！算了，算我白说，你是指望不上了，还是我来想想办法吧。”

## 2 4、估价公司成了“香饽饽”（2）

沧海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总经理总孙圣元，坐在自己只有十四平米的简陋办公室里，正在接着一个电话。他对着话筒不断地点头：“好好好，你放心，你放心，我知道，我知道，这就找具体负责的人落实，肯定让领导满意！”

孙圣元今年才刚四十岁。他原来是市财政局的一名科级干部，前些年，局里曾有过让他到财政局辖下的沧海会计师事务所当头头的动议，他听到消息后，找到当时的局长、现在已经是副市长的倪超凡，以自己还年轻，缺乏独挡一面的经历和能力为由，要求继续在局里干上几年。倪超凡觉得他的要求还是衷恳在理的，就将这个动议搁了下来，派了另外的人前去就职。

没几年，看到各地房地产市场发展很快，特别是城市拆迁，给房地产评估业带来很大商机，于是，孙圣元又主动找到倪超凡，建议局里投资兴办一家土地房地产估价公司，并且毛遂自荐去当公司经理，承包公司经营，每年定额上缴，确保局里包赢不亏。倪超凡正有这个想法，当即表示同意。

孙圣元到沧海公司后，全市土地房地产估价公司只有寥寥数家，业务相当红火，自然不诳当初承诺，每年对局里足额上缴，而他自己，也在估价市场的“商海”游泳中学会了“潜水取鱼”本领，赚取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后来，在整顿政府机关经商办企业中，局里投资办的公司都要与局脱钩，推向社会，成为独立法人机构，他就主动“下海”，停职留薪，编制仍在市财政局，而自己投资做大股东，和几个业界朋友一起，将沧海土地房地产估价公司改制为民营有限公司，而自己则名正言顺地当起公司老总来。

现在，谙熟房地产估价公司之道的孙圣元，已经成了滨海业界同行中的大佬级人物。不过，他一贯以来为人低调、从不张扬的性格却始终如初。这些年，滨海市成立了不少家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敢切这块蛋糕的，后面都有这样那样的背景，这就使得房地产估价界的业务竞争日益激烈，连他这样的元老都感到了危机。何况，占房地产估价业务大头的拆迁房屋价格评估，又是十分敏感的“红脸饭”，牵涉到众多被拆迁户的直接利益，没业务时争业务，业务到手后又怕业务，接踵而至的通关系、走后门的人，让他实在疲于应付，但又不得不应付，因为找上门来的人，往往都不能得罪。要摆平方方面面的这么多复杂关系，没有高超的“平衡术”是不行的。好在他从事这行已有多多年，处理这些麻烦事也颇有心得，所以，还能大体处理得当，使相求、相托之人基本满意。一直以来，他掌握一个原则：即谁也不得罪，办得成事办不成事都不能一口回绝，先答应下来再说。至于具体怎么办，那就要掂掂份量，“六指头下馄饨——看人兑汤”了。有些人可以糊弄糊弄，有些人却来不得半点含糊。诸如市里的领导，决定公司生杀大权的部门，特别是市拆迁大队，自己的业务可是人家直接给你做的，他们就是公司的“衣食父母”，得罪了他们，岂不是自己找死！

比如，刚才的一个电话，就是市委江书记的秘书郎跃波打来的，为的是福虎路的被拆迁户市电视台女主播计蓄家的事，传达的是江书记的意思，而且还说，已经与拆迁大队的大队长金达省打了招呼，是金大队长建议他直接打电话向他孙圣元交办。这个金达省啊，猴精猴精，你就直接交办好了，还让市委书记的秘书打电话来，硬将皮球踢给我，办了他也不欠我

的情，不办他也不担责任，过错全在我。难哪！可如今社会，赚钱特别是赚大钱的事，哪个又不难呢？！

放下电话，孙圣元找来了公司估价师、自己的堂侄孙祥隆。他是大学毕业后直接到他这个叔叔的公司上班的。估价公司有不少私密的事要办，没个贴心知己的人不行。正巧，就是他负责计蓄父亲计昊天所在的14小组被拆迁户房屋价格评估工作。

孙祥隆，一个显然还很稚嫩的注册估价师，面对既是公司老总又是叔叔的要事交待，谦卑地不住点头。看得出，他虽然已经入了房地产估价这潭浑水，但涉水还不算太深，还属于那种老实厚道的年轻人。

在这样的年轻估价师手下，福虎路拆迁第14小组的被拆迁户，将会面临怎样的际会？在计昊天必将受益的情况下，郗守泰、丛礼镇还有其他一些平民被拆迁户，他们还会受到公正的拆迁待遇吗？

## 2.5、估价公司成了“香饽饽”（3）

牛春江从水产局副局长位置上退下来以后，就一直不太顺。先是老太婆查出了糖尿病，本想退休以后好好地享受人生，到全国各地的名山大川去饱览祖国大好江山的秀丽风景，现在计划全泡了汤，相依相伴的老太婆成天病歪歪的，离不开他的照料，他只好蹲在家里当起了“家庭妇男”；而后不久，在省城工作的女儿，又出了车祸，虽然生命没有大碍，但行走全得靠拄两拐，自那以后，夫妻感情大不如前，经常吵吵闹闹，女儿三天两头往家打电话，一接电话就听到她哭哭啼啼的声音，老夫妻俩心里都很难受，但他们小夫妻俩的矛盾，岳父母也不好插嘴，只得多劝解劝解，老牛成天心挂两头，一年到头就没过一天安生日子；现在，又突然遇上福虎路拆迁，自己的安身之处也保不住了。一桩接一桩的烦恼事接踵而至，真是祸不单行，三股麻绳一起断！

从拆迁指挥部领回拆迁方案，病恹恹的老太婆强撑起身子，戴起老花眼镜，逐段逐句地研究起来，看着看着，就一声接一声地叹气，老胃病又犯了！牛春江连忙拿药给她吃。老太婆吃着药还想着拆迁的事，唠唠叨叨个不停：“老头子，我的病反正是好不了啦，女儿的事也一时半会解决不了，眼下最大的事，就是拆迁！你在官场上干了这么多年了，熟人关系也是有的，赶快想想办法，找找关系，托人到拆迁办特别是房地产估价公司打打招呼。如今的社会，办什么事都得找人，没人你什么事都办不成、办不好！你现在是下台干部了，手中没权，不比从前，人要小巧一些，谦卑一些，舌头打个滚，求人不蚀本。我是个病身子，心雄力不支，家里的事全靠你。你不要一天到晚呆在家里，糖尿病是个慢性病，我离死还远着哩，你替我出去跑，路子是跑出来的，头绪是找出来的，快出去呀……”

牛春江听得不胜其烦。可是病人气多，与她能有什么计较的。只得走出家门，到外面清静清静耳朵。下楼后，一时实在想不出与拆迁大队、房地产估价公司关系热络的亲戚朋友，又不想到街上瞎跑，腿子就不由自主的迈向隔壁那道楼梯，找住在二楼的工会副主席丛礼镇聊聊，好疏胸中的郁气。没想，老丛却不在家，他老婆也不知道他上哪去了。打手机联系，原来在郗守泰那儿。丛礼镇亮着粗大的嗓门直叫唤：“老牛，你快来，我和老郗正在扯拆迁上的事，刚想到叫你，你就打电话自己来‘投案’了。好，心有灵犀一点通，快过来，现在就过来！有你参加，我们三个臭皮匠，就能顶个诸葛亮，想出点奇思妙招来。要不，在老太婆面前不好交待！”

牛春江从胸中长长地吁出一口浊气。原来，受老太婆拾掇并不是自己一个，凭老郗那脾气，在老婆跟前也肯定没好果子吃。我们三个，两个下台干部，一个虽然在职却身处无权无势的部门，人以类居，物以群分，三个人同病相怜，聚到一起扯扯也好，就是想不到好门路，也能求得个心理疏通。

这样想着，牛春江刚才烦乱的心情舒缓了许多，脚步平缓地向住在另一幢楼上的郗守泰家走去。

## 26、估价公司成了“香饽饽”（4）

牛春江到郗守泰家时，老郗已经为他沏好一杯热茶，两人正虚席以待。

三人都是老相识、老朋友了，也不讲什么客套话，直接他一句你一句地倒起苦水来，三人的苦水又大同小异，大抵都是拆迁在即，被拆迁户们都各显神通，找关系、走后门，求拆迁大队，拜估价公司，以期拆迁中自己的房屋能卖个好价钱，而自己的老婆则责怪他们消极无能，只会呆在家里怨天尤人，十足的窝囊废！说到此处，又没心没肺地彼此调笑了一番。真不愧为政界多年老干部，见多识广，每临大事有静气，具有很强的抗打压能力，面对闻谈色变的拆迁，“革命乐观主义”犹在，压力重重含笑应，青松压顶不弯腰，管它东西南北中，我自岿然不动！

说着，说着，三人就谈起街头巷尾听到的有关拆迁找关系的传闻来。

从礼镇在工会，接近的基层企业职工较多，听到的传闻也多，自然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砣：“二位，我先给你们说件昨天才听来的故事，信不信由你们。谁都知道房地产估价公司在拆迁补偿中最关键，他给你的拆迁房价格定得高，你就讨便宜，给你定得低，你就吃亏。不过，房地产估价公司中谁最关键？告诉你们，经理、科长固然重要，但你找到他们，他们还得帮你找人打招呼。其实，最关键的是那些直接到你门上测评的人。别看他们只是一般的估价师，或许还是个看不上眼的小青年，但他们的权最大。你的拆迁补偿是多是少，全在他们一支笔，他能从松掌握，笔下超生，让你多补多得，也能紧测严评，死扣死算，那样一来，你就成了他的笔下冤魂。”

“你们听说没听说一个故事？就在我们滨海市，有条街道搞拆迁，有个被拆迁户打听到上门勘测的估价师，正巧是自己家的远房亲戚，就拐弯抹角地找到了他，一份厚礼一送，马上搞定！这家人家经济条件不太好，住房一直没有钱搞装潢，但在亲戚估价师的授意下，专门到招商场扯回几丈平绒布，蒙到墙壁上，又到卖建材的熟人那里，借来磁砖铺到地面上，结果，估价师照相机一拍，地面就成了磁砖铺的，墙壁则成了装潢高档宾馆常搞的‘软包’。如此一来，评估价格绝地腾空，这家人家也就借助这位当估价师的远房亲戚，花小钱送礼，得大利狠赚。”

“周围的邻居对他的家的情况都很熟悉，看在眼里，气在心里，但却没有一个人出来揭发。一些宽宏大量的人认为：谁有本事谁得利，人家的钱是套的老共的，又不是从你口袋里掏的，你忌妒什么事？而其他邻居不敢说话，是这家人家的老婆相当厉害，过去在街坊上就有泼妇的称号，谁要是恼了她，她一准上门破口大骂，屁股拍得应天响，两脚一跳三尺高。若是有不买账的与她针锋相对，她就瘫到你家屋里，又哭又骂，夜以继日，不吃不喝，可嗓子越哭越亮，精气神越骂越足，甚至大小便都在你家里随地拉。”

“有一次，遇到一个地方上的‘小痞子’，竟然将她一抱往门外一擦。她与人争吵，从

来都是常胜将军，哪吃过这样的亏？一看一世的‘英名’，今天有可能毁于一旦，一不做二不休，当众解下自己的裤腰带，竟然在这家人家门前路边的树杈上面上起吊来。‘小痞子’一看要出人命，也慌了神，只好又打招呼又认错，当下承认专门上门送礼道歉，这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都说这世上有三种人不要惹他，一是不讲理的，二是不要脸的，三是不要命的。这三样，她都全了。像这样的母夜叉，谁惹谁倒霉！可见，就是找关系、走后门，也要有防患未然的打算，关键时还要有一哭二打三上吊的本事，否则，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纪检部门的铁拳是无情的，事情真的被揭出来，已经入了你荷包的钱也要吐出来，弄不好还会受到查处，弄个处分什么的，那就叫偷鸡不着蚀把米，竹篮打水一场空！”

老丛的故事形象生动，言语又很风趣幽默，说得有鼻子有眼，让你不得不相信，真的有那么一回事。

郝守泰和牛春江被丛礼镇的故事逗得笑了好几次。见他故事说完，兴犹未尽，还在一个劲地催他：“有没有更精彩的，再说一个。”

老丛把脸一板：“你们以为我的故事不要钱，可以白听？没那么便宜的事，今天说好了，一人讲一段，不许耍赖！”

## 27、估价公司成了“香饽饽”（5）

牛春江拉腔着调，香香地抽了一口烟，不紧不慢地说：“我也来说一段传闻吧。不过，我先声明，我这传闻是真人真事，也许我一说出来，你们就会猜到是谁。但传闻哪里说哪里了，你们要表态，绝不再外传，听到别人讲这个传闻，也不能说‘我早就在老牛那里听过了’。否则，我就不说了。”

郝守泰和丛礼镇马上表态：“放心，我们俩是那种人吗？”

牛春江这才说起来：

“我们这条街上，住的一户人家，丈夫以前在我们湖海区一个局里工作，妻子是一家工厂的工人。几年前，丈夫惹上了赌博的坏毛病，而且手臭得很，逢赌必输，输了没钱赌，就错钱来赌，指望能刨回一些本来，可叹‘兔子刨塘——越刨越深’，一来二去，就掉进了债窝，上门讨债的人挤破了门，有的借的还是高利贷，原来恩恩爱爱的夫妻，结果小吵天天有，大吵三六九，从吵又发展到打，老婆的身上、脸上，经常是青一块紫一块的，见人就哭，数落赌棍丈夫的种种不是。”

“面对讨债人的围追堵截，家里呆不下去了，丈夫就躲到外面去。为了还债，他就继续向人借，借不到就骗，以自己是机关干部为幌子，以帮人办事为名，说是找人办事要疏通关系得花钱，钱财到手后，就一去不返，事情没办，钱财不归。许多求他办事的人后来都发觉上了当，其中有些有法律意识的人，就想到了寻求法律保护自己的个人利益。结果，这家伙被送上了法院，经查属实又被判了刑。”

“坐牢期间，下岗的妻子生活无着，就在娘家人的帮助下，利用自己家只有40多平米的临街住房，开了一家小餐馆。由于服务较好，特别是价格便宜，生意还很不错，不但进城办事的乡下人经常光顾，就是城里人包括一些机关一般干部，打牙祭时也愿意到她的餐馆去。一来二去，这女人就和市拆迁办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熟悉了，先是为了拉长久生意，饭后女

老板经常陪他一起打扑克，日久生情，四人游戏就变成了两人游戏，游戏的地点也从扑克牌桌上转移到卧室的双人铺上。”

“一次共效鱼水后，在拆迁办工作的情人对餐馆女老板说，按照拆迁政策，离婚夫妻，住宅面积达不到规定下限的，在安排安置房时，可以按下限照顾离婚夫妻各一套；原拆迁房补偿资金不足的，由政府补足；特别困难的，还可以酌情安排一套价格低廉的经济适用房。建议她及早考虑，把这些对还在牢里的丈夫说清楚，就说是为了还赌债，两人最好假离婚。不久，这夫妻俩真就协议离了婚。这次福虎路拆迁，拆迁政策的机遇，还真的就被他抓住了。都说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餐馆女老板结识的情人，恰巧就是拆迁办的，你说神不神？！”

郗、从两位已经从牛春江的故事里，知道了男女主人公是谁，这些他们也有耳闻，但由于那坐牢的男的原来就老牛单位的工作人员，所以知道得没有老牛这么详细。现在听他一说，也感觉到这故事很有点《拍案惊奇》的味道，不由得都赞同说：“是神。看样子，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能临时抱佛脚！”

“更神的还在后面呢！”牛春江见故事已经吸引了他们，就又故弄玄虚地来了一句，美美地喝了一口茶，接着往下讲：

“你们预测一下，我们福虎路拆迁，住房补偿最高能有多少钱一平米？你们想象不出来是吧？我以前和其他被拆迁户一样，以为虽然近年来滨海的房价涨得不少，即便按当前的市价为基准来评估，我们所处的老城区中心地段，大概也就5000多1平米吧。可你知道那餐馆女老板怎么说，她说她家的拆迁房最终能得到每平米2万元的补偿金！”

“不要嘴张得那么大，头摇得像卜郎鼓不相信。你们不信我信。那餐馆的女老板嘴敞得厉害，她私下里告诉玩得好的朋友，她那拆迁办的情人说，这事包给他，由他操作，一准能成！就在昨天晚上，有人就看见，他请了评估公司的人，一起到女老板的餐馆喝了酒。酒杯一端，政策放宽。再加上风骚可人的单身女老板的‘欲情攻势’，有什么事不能办成？”

故事讲的是真人实事，粗一听也的确神乎其神，但牛春江的故事却并没有取得丛礼镇那样逗人发笑的喜剧效果，相反地，不但郗守泰和丛礼镇，就是讲故事的牛春江自己，也实在笑不起来。一时间，三人都哑口无言，现出无精打采的颓丧表情。

## 28、估价公司成了“香饽饽”（6）

该轮到郗守泰讲故事了，可已经讲完故事的丛礼镇和牛春江，却没人提这件事。也许，他们已经觉得，这类故事说得越多，越证明自己的无能和无奈。这两天，三个人都已饱受老太婆的责难，与刚才故事中讲述的主人公比，自己的确有很大差距。三人原本是想聚在一起想想办法，互相启迪出主意的，不想，却在这里说起街谈巷议的故事来，正事却一点也没办，说到底，其实也办不了。似这样，回去以后，又怎么面对絮叨不已的老太婆？作为一家之长的户主，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具有责无旁贷的天职，人家都有进展，有的进展还很大，而自己却还一筹莫展，不怪老伴生气，也真的是说不过去！

沉默了好一会，还是郗守泰开了腔：“我今天欠你们一个故事，实在没有心情讲，有也讲不出口，以后再还吧！不要再讲什么故事了，还是切入正题吧。大家商议商议，看看到底有什么办法，迈过估价公司这道坎。”

三人他一言你一语地讨论了起来：老丛说请他们吃顿饭；老牛说，现在有权部门的人，



喝酒成了负担，还是送礼好；老丛马上表示不同意，说是人家礼收多了也是个麻烦，还是折现好，直接送现金。郗守泰一直没吭声，见他们争执不休，插话说，都是好主意，多少也有点用，可是你和人家不熟悉，又没有硬关系，吃请送礼，人家会光临笑纳吗？话一出口，老丛、老牛都闭了口，不再争了。

郗守泰长长地叹了口气：“现在已经成了什么世道哇，什么都得请客送礼，最好还要送钱！我们都是共产党的干部，按理说应该与这些不正之风作坚决的斗争，现在倒好，反而同流合污，也去淌这趟浑水，还生怕摸不到道。悲哀啊，悲哀！”

丛礼镇是个直性人：“老郗呀，你也不要自责，适者生存，我们都是叫社会现实逼的！人家都这样做，你若清高就会吃哑巴亏。想想看，从政这些年，我们为这吃的亏还少吗？特别是退休后，人没权，放屁都不响，谁都不拿你当回事，你还装什么清高？！”

牛春江也说：“老丛说的是，我们这叫没有办法的办法呀。再说，议了半天，也没议出个所以然来。毕竟我们还没有去干这些叫人汗颜的事嘛！”

郗守泰不同意他俩的说法：“不是你们说的那样，我们不能借口正面社会现实，就自己放纵自己，原谅自己。这些事，不要说去做了，想想都不应该！”

丛礼镇被郗守泰的话激怒了：“你是个大圣人，好吧？！既然如此，你又和我们两个人格不高尚的人坐在一起，商议什么对策？”

郗守泰理输嘴软，嗫嚅道：“不是老婆那里不好交差吗。”

正说到这里，妻子章芳菲上街买菜回来了。一进门就说：“好啊，你们三个聚到一起了，一定商议出一个好办法来了吧？”

牛春江苦笑着说：“我的年轻的老嫂子哎，办法倒是有了，但苦于寻不着熟人，找不到关系，想到办法也白搭。而且，你家老郗还道貌岸然地批评我们，说想办法开后门是人格低下，觉悟倒退！”

章芳菲说：“你们别听他的，老迂子，人家与时俱进，就他守旧落后。要听他的话，食盐都会买馊！”

丛礼镇似乎从章芳菲的话中听出了什么，忙问：“说话听声，锣鼓听音，嫂子莫不是已经有头绪了？”

章芳菲不置可否地岔开问话说：“人到用时方恨少。如今社会，没熟人、没关系，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关系就是硬道理！官场、商场都是如此，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潜规则。潮流所向，不顺不行啊！”

郗守泰的迂夫子的脾气又犯了，这个当过办公室副主任的笔杆子，退休下来了，还是习惯于从独特角度来分析和看待问题：“我就不明白了，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供不应求的属于卖市场，而卖方市场的主导权必然掌握在卖家的手里。城市拆迁，被拆迁户明摆着是卖方市场的卖主，可为什么价格的主导权却要由拆迁办和评估公司的人来掌握？真是匪夷所思！”

见没人理他，又接着自言自语地说：“拆迁大队不就是个副处级单位吗，还是个事业单位！评估公司也只是个民营公司。可是，为什么他们竟然这么吃香，这么炙手可热？！中国的事，有时就是这么怪，让你想不通，又不得不承认它既成事实地存在。即如这拆迁大队，就是这样的单位，权力大得不可思议。明明他要向你买房子，但你反得求着他。这不正常嘛，很不正常！可你有没有想过，这种不正常的事，为什么又能很正常地出现，并且很正常地被那么多人接受……”

章芳菲在一旁对牛春江和丛礼镇说：“你们看，他又发神经钻牛角尖了。你们不睬他的。今天难得三个老朋友聚到一起，中午就不走吧，我今天的菜买得不少，你们留下来，三个人来瓶老酒，我也陪你们喝两盅。大家不但都是机关里的老同事，还都是福虎上的老邻居，马上就要拆迁了，今后聚在一起的机会也不多了。”

说到这里，大家都有点神伤。拆迁大队和评估公司的门路还没有拓得开，谁又有心情喝酒？牛、丛两人谢绝了章芳菲的好意，都告辞走了。

章芳菲关上了门，神秘地对郝守泰说：“老郝，我找到关系了。我在农村老家的邻居，儿子大学毕业后，进的就是滨海一家房地产估价公司，目前正在另一条也搞拆迁的街道上搞拆迁户的房产估价。虽然不在福虎路，但大家都是搞房地产估价的，同行之间还有不互相拜托相互照应的。我已经给他打了电话，他一口没回，打包票说，这个忙他肯定帮得上。”

郝守泰却不那么轻信：“根据我的经验，凡是很爽快的答应帮你办难办的事的人，都是没有多大实权的，最终都不会帮你多大的忙。真正有实权的人，大都要卖卖关子，要点好处，哪会这么轻易地就答应你。”

章芳菲一脸不高兴：“你呀，总是这么消极思维，你就不能阳光一点？”

郝守泰没好气地说：“我也想阳光，可阳光得起来吗？！”

## 29、横空出世“测绘处”（1）

就在郝守泰慨叹自己心想阳光，却无法阳光的时候，市电视台女主播计蔷，身穿大红羽绒长衫，披着冬日里少见的温暖阳光，和摄影、灯光等几个同事，正走在市委、市政府大楼前的大道上。台里已与江书记的秘书长跃波联系好，上午十点半钟采访江书记。此刻，市委江书记正在自己位于十八楼的书记办公室里，等着他们。

省委即将召开全省经济工作会议，总结“十一五”，规划“十二五”，省电视台专门开辟了一档“市委书记专访”节目，委托各市电视台就地对市委书记进行访谈录相，然后发给省台，由他们剪辑、播放。前一天晚上，计蔷为录一档冲刺国家中央台的节目，一直搞到深夜才休息，本来，台里是考虑让计蔷前去采访的，但怕她累着，不愿意，就打算安排另一名主持人前去采访，计蔷听到消息后，主动请缨。省台这档节目里，全省各市电视台的女主播都要亮相，彼此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竞争和比拼，计蔷肯不辞辛劳连轴转，台里求之不得。只是，另一位跃跃欲试的女播音员，将要为又一次失去重要的露脸的机会而独自神伤了。

其实，计蔷主动承担这一采访任务，一半是为了工作，另一半也出于私心。她想趁此机会，为父亲福虎路拆迁房的事情，再拜托一下江书记。上次，江书记已经让郎秘书为她的事情，给沧海房地产评估公司总经理孙圣元打了电话。可后来她父亲又不知从哪里听说，最重要、最最关键的是规划局下面的测绘处，被拆迁户住房的建筑面积，都是由他们测绘确定的。一套房子，实用面积与建筑面积之间都有一定的差距，而构成这一差距的主要因素，则是楼梯、阳台等公摊面积。这里面的名堂大得很，不同的住户，得到的公摊面积往往不尽相同。一个平米好几千元钱，测绘处多给你3个5个平米的公摊面积，就可以多得几万元补偿。大多数被拆迁户都不晓得这里面的猫腻，而精明的人却可以从这上面大得其利。所以，计蔷不得不再次请江书记帮她打打招呼。

其实，计蔷与江书记之间，虽然通联热络，但也只是工作关系。并不像外界传的那样存在绯闻故事。

这些年来，在新闻媒体和电视剧、电影中，经常可以看到电台、电视台的女主播与地方党政领导以及企业界大款们的风流韵事，仿佛现今社会就是一个《聊斋志异》的现实版，电台、电视台的女主播都是聊斋中的骚狐狸。平心而论，在社会现实中，这样的电台、电视台女主播的确不乏其人，有的还是真正的红颜祸水，一些党政领导就栽在了她们手里。但也不能一杆子就把一树枣子都打光，在电台、电视台女主播中，正派的良家女子也大有人在。即如计蔷，就是还算正派的好女子。只不过，她介于两者之间，属于那种“卖色不卖身”的女艺人。

计蔷这个聪明的绝色女人，谙熟“狐假虎威”之道，知道如何利用年轻美貌“本钱”，混迹党政官场，制造绯闻故事，获取“艳星利息”。她与江书记以及滨海其他一些知名人士的所谓绯闻，就是她故意制造的，她要利用一切机会，让更多的滨海人知道，她与她们“火热”得很！

的确，当今社会，电台、电视台女主持人这类公众人物，社会聚焦度很高，特别是漂亮且又妩媚甚或还有点浪的女主持人，更容易引起公众的说三道四。然而，这也许正是这类人风风光光地顺利“行走江湖”的本钱。时代在前进，国际化的开放格局下，很多世界性的时髦社交理念，也潜移默化地进入国内，润物细无声地改变国人的传统理念，变化特别快的，当属立体媒介和演艺界，尤其是那些女星们，更敢于大胆领导新潮流，这些漂亮女人混迹江湖的观念已经远非过去可比了！

放在早先，那些老派的淑女，要是有什么男士当面夸奖她“你真漂亮”，她准会认为“这是个不怀好意的坏男人”。而现今的女人则不同了，遇到同样的情况，她会感到自己的漂亮得到了别人的认可，受到了别人的恭维，是件很有面子的事，不但不会骂你，反而会含笑接纳，甚至会说出“谢谢你的夸奖”这样的话来。处于社会“曝光层”的漂亮女人，思维则更激进。在这个圈子里，一个女人，尤其是一个公众瞩目的漂亮美女，要是没给传出点绯闻来，尤其是不能与当地党政主要领导产生点绯闻，常人就会感到不可思议，甚至会因为没了茶余饭后的玫瑰色谈资而了无生趣。而这些漂亮女人们，自己也会从内心里感到很没面子，甚至产生自我怀疑：难道我就这样没有吸引力？！所以，她们尽管不去实践绯闻，但却从不排斥绯闻，一些开放度高的女人，甚至在自己关注度下降的情况下，还有意识地为自己制造一些绯闻。

而男性公民们，包括那些身居党政要职的男性公民们，见到漂亮的女人，都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生理上的自发愉悦。面对花枝招展、风姿绰约的美女，又有谁会板起面孔，将她们拒之千里？所以，聪明的漂亮女人，都将自己的漂亮当做人生的宝贵资本，“攻关”的巨大本钱，只要能守住底线，对那些她们有事相求的男人，都是“什么媚眼都能抛，什么玩笑都能开，什么风骚话都能讲”。

计蔷正是这样聪明而又漂亮的女人，她与江书记以及滨海市其他一些身居要职的党政干部和企业大款之间的关系，就处于这种“虽有绯闻，并无实情”的状态。而市委江书记，则更是一个正派的男性官员，他对计蔷这样漂亮的女性，既不排斥，也不过分亲密，一直掌握相处有度的分寸。

滨海市政府以前有个领导干部，曾经与近百个女子有染，其中就有电视台的女主持人，只不过开始与那女人瓜葛时她还不是主持人，而是有瓜葛后才将她调到了电视台。这个绯闻一度在滨海被传得沸沸扬扬。后来，这个花心领导因为经济腐败问题东窗事发，检察部门抄家时发现他记了一本“性爱日记”，他那腐化堕落的丑事终于大白于天下。

前车之鉴，后车之覆。江和平到滨海赴任后，对这个问题非常自律。不过，他也一直保持着中国式的男人“绅士”风度，对这些女人，即使她们找自己有事相求，也不会当面拒绝，

叫你难堪，而只会面带微笑地以平和的口气对她们说：“你们去找我的秘书小郎吧，他知道会怎么处理这件事的”，而对计蓄这样自己内心里的确有几分喜欢的美女，只要相求的事不出格，也会另外加上一句：“我再和他讲一下！”

计蓄在采访江书记结束后，又一次顺利地得到他“我对小郎再讲一下”的特殊关照。而秘书郎跃波，也又一次以“江书记让我给你们打电话”的方式，在江书记不需要挑任何“担子”的情况下，为自己也十分喜欢的美女主持计蓄，办妥了她相求的私事。

### 30、横空出世“测绘处”（2）

这两天，金达省相对比较空闲。初步确定的福虎路拆迁住房的两家评估公司还在征求意见，正式评估工作要等公示结束以后才进行；而被拆迁户的签约让房，则要等评估价格出来后才再搞；最艰巨的针对“钉子户”的“攻关”，那是最后阶段的事，暂时，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虽然每天都有张呀李呀的人打电话或直接找来，拜托对某某被拆迁户予以关照，但他应付这些事早已得心应手，对有求者一概应承下来，而到具体处理时，则区别情况，因人而行。大干部、直接管你的干部、与自己有密切经济利益关联的人，都要程度不等，有个交待；其他一些人，能糊则糊，实在糊不了就好歹优惠一些，反正拆迁政策还是有空间的，来个就高不就低，面子上过得去就行了。

不过，尽管表面上看，他的工作暂时比较空闲，但他的思想却一直在想东西。他清醒地认识到，福虎路拆迁不能有半点马虎！滨海市眼下有好几条街道搞拆迁，但是市里却指明要他这个拆迁大队大队长亲赴福虎路，足见这条街拆迁的重要！这是市政府今年的一号城市改建工程，已经上了政府为民办实事的规划，对市民进行了公开宣传，市委江书记、市政府许市长都非常重视。由于这条路是老城区第一条大规模延伸拓宽工程，牵涉的被拆迁户多，其间又有很多是市、区相当一级的干部，都有很强的社会活动能力，拆迁的工作难度前所未有的，所以，要打好这一硬仗。就不能满足于沿用过去的拆迁老办法，而要想出一些新招数，采取更多新举措。营造宣传发动“红海洋”，已经为整个福虎路拆迁开了一个好头，给市里领导留下了一个好印象，下面的工作如何做，担子全在他一个人身上。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拆迁大队百十号工作人员，都等着他发号司令哩！号令可不是好发的，要发出新意来，走出新道来。新意哪里来？新道从哪出？都来自于我金达省敏慧智谋的脑瓜！别以为我成天一杯茶，悠闲自得，其实，我的脑袋一刻也没有闲！我得随时准备着，市领导一个电话，就能汇报出一套一套让他们满意的东西来！

经过几天的思谋，金达省已经想出了一些新主意来，不过还不太成熟，也远没到对外说道的时候。但毕竟思维已经开了窍，有了一些底数，所以，他就想自己给自己放个小假，找个地方好好耍耍，在大战之前恢复恢复疲乏的身心体力。

正在这时，他的手机响起了提醒有短信发来的音乐。短信只有五个字：今晚老地方。下面没有署名，但他一看就明了，这是施东梅给他发来的约会消息。

霎时，一股冲动震颤了他的心房。最近事情忙，男女床上的事已久疏战阵，不但没与妻子好好干上一回，更好久没与这骚娘们疯一把了。本来，上次已经约得好好的，可许市长一个召见，就把自己的好事给耽搁了。这女人还真懂得人心，你一犯困，她就把枕头递到你头下，一个人能有这样对你忠心耿耿，又不向你提让你难办的出格要求的情人，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想象在晚上即将来临的好事，金达省已经有点按捺不住了。正巧沧海公司老总孙圣元今晚有个宴请。他打算先将“五脏庙”好好修修，酒足饭饱后再去施东梅那儿，来个临幸

巫山弄云雨！

晚上九点多钟，金达省酒宴结束后，谢绝了孙圣元邀他去“水岸离宫”唱卡拉 OK 的盛情，打的来到城南新区的“漓江冠城”小区。小区的规模很大，有 2000 多套住户，楼房档次较高，配套设施也很完备，新开辟的城市快速公交系统公交车可以直达这里，交通非常方便，所以，虽然地处新区的最南端，但销售情况很不错。

金达省在这个小区有一套八十多平米的商品房。当初，小区的房地产开发商因老住户拆迁金达省帮了大忙，所以，想无偿地送一套住宅给他。可金达省却坚辞不受，提出来价格上照顾一点可以，但一定得交钱。于是，按建筑成本价买下了这套住宅，而且对开发商说是解决自己单位的一名职工的住宅困难，结果，房地产证就写成了施东梅的名字。

这些年来，由于在拆迁上得到过金达省的鼎力相助，不少开发商都曾主动地送商品房给他，可金达省始终坚持一个原则：坚决不白要一套！并不是他真的就那么清廉，而是他知道，这是一块烫手的山芋，将来弄不好就会东窗事发。所以，他都是以建筑成本价购房，反正是花了钱的，日后就是查出来，顶多补点钱，绝不会被纪委“双规”，更不会被检察院起诉法办。而买下这些房后，他日后都以涨了好大一截的市场价出手，每套房都能狠赚一笔，一来二去，这些年他在这上面已经赚得盆满钵溢了。说他是取财有道的“稳健老手”，还真的名副其实，并不妄称。

的士在小区西南角的一幢 24 层大楼处停下。5 分钟后，金达省就在楼栋的最高层，推开了“2 4 1 3”号房虚掩的门。

他才进门，猫在门后的女人就将大门推上，俄尔，像小燕子一样扑到了他的怀中。

金达省立刻将施东梅熊抱得紧紧的，散发着浓烈的烟味、酒味的舌头，不由分说地野蛮挑开女人的嘴唇，侵略到她湿润的口腔里。

### 3 1、横空出世“测绘处”（3）

在漓江冠城小区私密的住宅里，幽会的金达省与姘妇施东梅，正忘情地进行着久违多日的狂欢！

两个赤裸的躯体，此刻都在狂暴地发泄积存在体内已经很久很久的肉欲。显然，金达省又是这场狂野淋漓的“两性大战”主宰者，而施东梅则甘愿处于从属的、被支使的、服务的地位。但是，她也不是一味地被动，男人的如火激情，一大半都由她来激发的。这个淫荡的女人，为了取悦自己的上司、他的唯一的至高无上的爱人，什么卑微低下、不忍目睹的动作都乐于去做。她将经过金达省多次调教和自己长期潜心实践的“口技”功夫，全数拿了出来，在男人的身上殷勤的奉承，男人哪里舒服，她的嘴就使到哪里，特别在男人胯下的部位，她的“口技”服务不但悉心周到，而且用时良久，直把金达省服侍得大呼小叫，不能自己，最后，实在承受不了，猛地一个鲤鱼打挺，翻身骑到施东梅的身上，红着眼睛，像与不共戴天的仇敌决斗似的，两手揪紧女人的两只白鸽似的丰满乳房，大幅度地抖活起来，随着女人一声高过一声的呻吟，又抬起屁股，以刺刀见红的气概，冲那私处狠命猛刺过去。女人一声尖叫，在男人的镇压下，胸脯因喘气而激烈的起伏，汗冒冒湿漉漉的头不停地甩来甩去，屁股则迎合着不住地向上掀迎。男人还不解恨，又以低沉的声音命令她像动物一样趴到铺上，让他用猪狗那样的动作，从后面攻城掠地，女人丝毫不觉得难堪，反而顺从的按照他的指示摆出姿势，任他施虐胡为，还像一头发情的母狗那样，随着男人施暴式的狂轰烂炸，兴奋

而又欣喜地嗷嗷叫唤起来，女人的叫唤又激起了男人勇士般的斗志，他一手揪住女人的头发，一手啪啪乱响地猛击她的屁股，口中粗气直喘，不断从牙缝里蹦出辱骂的话语：“你个骚×，我让你叫，让你叫！”终于，男人野狼一样的低嚎了一声，身体一阵抖动后，停止了狂放的攻击，女人则释放出最后的激情，尖利地大叫一声，轰然倒塌般地瘫倒在床上，男人则跟着伏在女人的身体上，很久很久也起不了身。

一场酣畅无比的床战，耗尽了金达省的全身精力。他搂着施东梅因刚才的激奋而发红的胴体，瘫睡在床上，很快就打起了呼噜。

施东梅还沉浸在刚才的愉悦中，久久不能平复。他爱怜的用手梳理着自己怀抱中的那个男人的头发，又低下头去，在他宽阔的额头上深深地吻了一口。这个冤家，真正是爱煞人，爱不够！

施东梅原来是一家企业的妇女干部。那年，企业改制，市里派出的改制工作组里有从市拆迁大队抽调的人。一次，金达省到工作组来看望那个下属，原厂长分派施东梅负责倒茶接待，两人就那么熟悉了。

那时的施东梅，才二十二三岁，刚结婚，长得丰满而不失体形，圆润而不失妩媚，特别是那一笑两个酒窝的面颊和嫣红润泽的双颊，红扑扑的透着青春的气息，像只熟透了的红苹果，无论哪个男人见了，都暗下里想啃一口，而那爽快的性格和与人自然熟的热络公关能力，又使她与任何生人都能很快地就熟悉起来，亲密起来。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体态并不苗条的她，却有着一副甜美柔情的嗓音，与人说话令你竟然会产生春风拂面的感觉。

猎艳高手金达省，从第一次见面就看上了她，暗自的喜欢让他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让这个女人一定成为自己的下一个“伺床女郎”，而且速度还不能慢！那天，他就将自己的电话号码留给了她，并且话中有话地对她讲：“以后，无论什么时候，你只要遇到了困难，都可以来找我。”他坚信，自己的鱼饵抛出后，这条杨玉环式的丰腴“美人鱼”，用不了多久，就会自觉自愿地食饵上钩。

后来，企业改制结束，原厂长没有能拿下企业，被另外的人买去了，施东梅与在厂里供销科工作的丈夫都下了岗。这时，她想起了金达省对她讲的那句话，并立刻拨通了他的电话。艳物自己送上门来，哪有不收之礼？金达省马上“收线摘鱼”。时过不久，施东梅就顺利地调进了市拆迁大队，同时，她也用一个下岗女工唯一能酬谢的方式，在床上将自己彻底打开，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金达省。

### 3 2、横空出世“测绘处”（4）

这时的金达省，已经阅女无数，艳遇频频，但在与施东梅交欢以后，他才发现，自己以前的那些女人，都不是理想的“性爱伙伴”，她们在床上，虽然任你所为，无所不可，但只是顺从和附和，缺乏激情和骚浪，这样的女人遇多了，就会有味同嚼蜡之感，而只有施东梅，才能够一反常规，破例创新，她在床上总是那么主动，那么奔放，那么不顾廉耻，那么骚情淫荡，那么填不满喂不饱！这个文化水平并不算高的女人，虽然以前一直蹲在基层工厂，可是，她对性生活竟然是那么地谙行，会许多金达省以前说都没听说过、见更没见识过的奇异性交动作，带着自己尝试形式不断翻新的体位，使他真的以为自己遇上了一位异性“床上体操教练”。他被她彻底的迷住了，虽然每次与她合欢后，都一连几天体乏精靡，呵欠连天，眼目无神，但他却欲罢不能，只要有一点时间，总忍不住主动发短信给这个不可多得的女中

尤物，约她再次销魂荡魄。

从那以后，金达省虽然仍在不断地追新逐异，更换性伴，但都是昙花一现，持续不了多长时间，唯独与施东梅不离不弃，一直保持着“露水夫妻”关系。除了贪恋床第之欢外，这个女人还有另一大优点，也使金达省非常满意，从而无忧无虑地愿意长期接纳她。她绝不贪心，不像社会上绝大多数的乱情女子，与有权有钱的男人有了那层关系，就想改变“小三”地位，哭着闹着要“转正”，逼着你离婚娶她。结果弄得男人身败名裂，丢官失职。施东梅一直甘于做他金达省的地下情人，从没有任何非份妄想，更不提任何不当奢求。她总是安于本份，让你放心、安心、舒心。

有一次，金达省曾不解地问过她：“你与我已经这么多年了，就没想过改变改变两人的现状？”

施东梅直抒胸臆，向金达省表明了自己不同常人的真实想法：“我才不是那样薄情寡意的女人呢，若是真爱一个人，你就不应该害他。我要是那样，组织上会饶过你？我的良心何安？再说，我也不是一个傻女人，就是为我自己着想，我也不会那样做。如果因为那样，使你受了处分丢了官，我就是与你成了夫妻，又有多大好处？还是这样好，能与你这样做个长久‘露水夫妻’，我就知足了，一辈子无怨无悔。只盼下辈子能在你未婚的时候早点遇见你，做你的元配夫人。”

金达省被施东梅的话感动得眼噙热泪，不由得抓住她两只手，真心诚意地对她说：“老天爷对我不薄，这辈子能碰上了你，我也知足了。你放心，如果人真的有下辈子，我发誓一定娶你，让你做我的元配夫人！”

为了对得起施东梅对自己真心的好，更为了能与她经常的无顾虑的厮会，金达省出面找关系，将她的丈夫调到滨海某商贸公司驻省城的办事处工作，支得远远的；接着，在条件大体成熟的时候，又将施东梅提拔为拆迁大队办公室负责行政后勤工作的副主任，而且，还为两人的密会，专门在漓江冠城小区以施东梅的名字搞了这套住宅。施东梅的丈夫在省城后来搭上了一个富婆，主动提出离婚，施东梅乐见其成，马上爽快地答应下来。她成了毫无牵挂的所谓“剩女”后，与金达省的幽会就更方便了。真是天遂人愿啊！

小睡了一会，金达省睁开了惺忪的双眼。施东梅仍把他搂在怀中，柔情地梳理着他的头发，见他醒来，将自己的脸贴上去，温存了一会，撒娇似的柔声对他说：“老公，人家有件事情求你，你得答应我。”

金达省捏了捏她的鼻子，问：“什么事，你说。”

“我妈娘家有个亲戚，这次也在福虎路拆迁范围内。他原来在湖海区机关事务局行政科工作，知道测绘部门在确定拆迁房公摊面积上，来去的空间很大，所以，我妈找到我这个在拆迁大队工作的女儿，让我帮他摆平这件事。我一个小办事员，哪能有那么大的能耐，没办法，只好请你这个大队长给打个招呼啦！”施东梅柔情万丈，脸蹭着金达省棱角分明的面颊，学着小女孩的腔调，调皮地央求道。

金达省当即表态：“我当多大个事呢，就这么点小事情呀，没问题，我帮你办，保证让我的丈母娘满意！”

“真没羞，我可不是你正宗的妻子！”施东梅样嗔实喜。

两人哈哈地笑起来。

忽然，金达省想起了一件事，板起面孔对施东梅说：“我答应帮你办事，你也要答应帮我办一件事。”

“只要领导交待，保证完成任务。”

“这次福虎路拆迁，将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新情况，新问题，面临很多新挑战，所以，我们不能再以常规的办法去做工作，而要出新点子，用新措施。”说到这里，金达省停下了话语，好像有话难以出口似的，斟酌思量了一番，才又接下去说，“我考虑，必要的时候，让你打到抵抗拆迁的那些人中间去，为我做些情报收集工作，像前苏联‘克格勃’的‘小燕子’一样，放飞出去当‘女间谍’，利用你是独身女人的特殊身份和有利条件，掌握他们的动态，甚至发挥‘女色攻势’，做些策反工作。”

施东梅受惊似的地瞪大了一双眼睛：“怎么，你想让我做女间谍？色情女间谍？我不去！”她一下就回绝了金达省。

开始，她以为金达省在试探她的忠诚，后来见他严肃认真的样子，知道不是戏谑之语，才不得不认真严肃的思考起他的话来。最后，终于拿定了主意，只要是金达省让干的，什么样的事她都应该而且乐意去干。于是，嗫嚅道：“那好吧，你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全听你的。”

金达省这才嘴角上翘，露出了一丝笑容：“我就知道你会答应的。不过，现在还没到时候，到时我会直接找你。但是，你替我记住了，有个原则，你必须记牢，而且要坚决执行，那就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你都只能卖色，不许卖身。否则，我饶不了你！”最后那几句话，他是一字一顿地从牙缝里蹦出来的，而且脸上还露出了冷酷的面容。

施东梅却没被吓住，反而咧开嘴巴笑起来。还没做什么呢，这男人就显出吃醋的意思。看来，他还是很在乎我的！

金达省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在自己问自己，我这样做值吗？俄尔，他又想起了刘备说的“妻子如衣服”那句话。是啊，妻子不过只是一件衣服，何况她才是我的一个固定情人，连一件像样的衣服也算不上。我今天怎么啦，怎么为她儿女情长起来了？

男子汉，事业为重！他铁下了心，只要拆迁工作需要，这着棋一定得走！

### 3 3、横空出世“测绘处”（5）

施东梅请金达省帮忙的那个亲戚叫沙鸿新，就住在郗守泰家的隔壁。两家本是近邻，但彼此却从不走动，而导致两家生疏甚至交恶的原因，却是隔在两家中间的那扇后来被封堵起来的门。

郗守泰从荡西乡党委书记任上调回城后，领导上给他在福虎路沿街、紧靠福海北路的十字路口的楼上，安排了一处住宅。由于当时机关住房紧张，只给了两间，70多平米，离科级干部可以享受的90平米还有较大差距。后来，隔壁的两户人家搬走，腾出了三间，就补给了他一大间，还有二小间，分给了统计局副股长沙鸿新。

这三间房，严格地说，其实只相当于郗守泰所住的大间的一间半：分给郗守泰的那间在东面向阳的南一间，面积有20多平米；分给沙鸿新的两间，一间在东面的北一间，就是新分到郗守泰手中的那间房的直北隔壁，只有10多个平米，南北两间加起来，则相当于郗守泰原来住房的一间大。沙鸿新的另一间，位于郗守泰南一间的西隔壁，不过，不是南北开间，而是东西开间，也即房间东西长而南北狭，是顺着南墙由东向西辟出的一小间，也只有近20平米。这间东西走向的房间，西一半下面就是直通一楼的楼梯，而东半间向北，则是供人



行走的过道。

原来，这三间房分给二户人家居住，各个房间上都开有一扇门，也就是说，分到郗守泰手中的那间房，还有扇向西的房门，他不但可以从住宅最东面的那间，走东楼梯下到福虎路街道，还可以走新分到的最西边的西房门，通过与沙鸿新两家共用的过道，下楼梯上街。这样一来，郗守泰家就不但有东西两个门出入，而且还有东西两个楼梯上下。而这恰恰是沙鸿新所不愿看到的，他有着自己的盘算！

沙鸿新是统计局的老人，一天到晚都在与数字打交道，盘算是他的专项特长，在这上面是何等的精明！房子分到他名下不久，一天，他跑到郗守泰家门上，十分恳切地建议他将西面一扇门堵上，还说出这样做的三大好处：其一，安全。少一扇门，小偷就少一个入口，家里的防盗安全系数就会大一半；其二，清静。自己新分到的房让儿子住，小孙子还小，不但闹人，而且随地大小便，把门堵上，就眼不见为净，也少了许多烦扰；其三，减少矛盾。两家靠在一起，即便再注意，也难免不会发生一些摩擦，有了初一，就不愁没有十五，那时，矛盾解决起来就困难了，不如现在就把门堵上，绝了彼此矛盾的可能，完全可以未水先作坝，防患于未然。

郗守泰一听，感到沙鸿新说得挺有道理，便答应等妻子章芳菲回来商议一下，再告诉他决定。章芳菲本来就感到，一户人家开两处出入大门不严实，心中也一直在盘算把这西门堵上。现在，听老郗一说，马上表示同意。

沙鸿新得悉这个消息后，喜出望外，主动把堵门的事承担过来。没几天，就找来泥瓦匠，将隔在两家中间的郗守泰家的那扇西房门堵上了。

自从郗守泰家的西门一堵，西楼梯成了沙鸿一家独家使用的专利。他立刻在一楼楼梯处安了一扇不锈钢大门，二楼原来两户共用的南北过道，也成了他一家独享的空间。郗守泰此举，成就了沙鸿新大门一关，自成一体，顺利改造成一户套房的谋划。等到郗守泰夫妻俩发现时，生米已经煮熟成熟饭，后悔也来不及了。不过转面一想，虽然成就了他人，但自己家并没有失去什么，也就释然了。

世上的事，该发生的迟早总会要发生。比如沙鸿新说的两家人未来有可能发生摩擦这件事，并不因为西门堵上了，就不发生了。不久后，恰恰是为了关西房门的事，章芳菲与沙鸿新妻子就闹了一次不愉快。

有一天，几个女街坊碰到了一起。女人喜欢拉家常，闲谈中，章芳菲不无摆功地对她说：“要不是我家把西门堵上，你家能像现在这样独门独舍的？”

没料想，那老婆却一点也不领情，当着所有在场人的面，一口打得光光的：“我家老沙的房子，是政府分的，又不是你家给的。照你这样说，我们应该买点礼，送到你家门上表示一下感谢，对不对？”

“你怎么能这样说话？！”章芳菲气坏了，撇下众人，顾自回了家。

缘起一扇门，堵了也未能防患未然，矛盾还是发生了，而且因为龃龉生伤了两家感情，从此见了面也视同路人。

这回，精明的沙鸿新面对拆迁，又想出了一个好点子，疏通测绘处的关系，让房改时明确与郗守泰两家共用的过道，人不知鬼不觉地在他们的测绘报告上变成自己一家独有。这样一来，自己家获得的公摊面积，就会大大增加，拆迁补偿自然也就水涨船高。现在，他正在有条不紊地实施自己的谋划。通过亲戚施东梅的关系，经由金达省的曲径，他已经看到了测绘处为他洞开的大门！

郝守泰和章芳菲，这时却还被蒙在鼓里。后来，他们虽然有所警觉，产生怀疑，并且不止一次地提出来，要求给予甄别，但是，却一直没有得到拆迁指挥部的受理，更不用听到正面回答了。就是因为这个问题的久久不能澄清和始终无法妥善解决，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委，最终使得他家成了福虎路拆迁的“钉子户”。所幸后来情况终于弄明，问题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解决。只不过，牛过河再拽尾巴，就已经太迟太迟了。沙鸿新已经得到的好处，已是既成事实，也就退不出来了。

### 3 4、众星捧月估价师（1）

众望所归的估价师终于出场了。

那是一个年纪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我们在前面提到过他，他叫孙祥隆，是沧海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的注册估价师。这次，由他具体负责福虎路拆迁湖海区干部楼这一块的价格评估工作，因为公司总经理、他的叔父的孙圣元对他有具体交待，他这次是带着特殊任务来采集房产价格评估的基础数据的，所以，被拆迁户计昊天家所在的第14小组，又是他评估的重点。

说来，房地产价格评估工作，也的确不那么好做。上面颁布了价格评估的技术规范，你必须遵照执行，同一层楼的被拆迁户，房屋的评估价格都是一致的，透明度很高，你根本做不成手脚，而且被拆迁户之间，大家彼此情况都很熟悉，你评估必须掌握天平大致平衡的原则，即便要相照顾哪家，也不能让别人看出来，要是倾斜太过漏了像，被捉住了，激愤的被拆迁户可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问题闹大了，不但你获得的既得利益保不住，弄得不好，连自己的饭碗都有可能被端掉，那才叫偷鸡不着蚀把米。所以，涉世不深的估价师，因为经验不老到，经常会出这样那样的纰漏。

这样说来，是不是评估上就没有回旋余地了呢？也不尽然。事在人为，机在人创。就拆迁房地产补偿价格评估而言，也有不少奥妙和窍门可走。

事实上，拆迁政策有关条款的操作空间还是有的，有的方面甚至还是很大的。房地产的评估价格虽然要一碗水端平，但各户之间，装饰装潢的施工时间、设计标准、材料档次、工程质量、资金投入，等等，等等，各不相同，而且大相径庭，这中间就大有文章可做。

另外，列入拆迁补偿的可移动附属物件，如空调、太阳能热水器、高档家具，等等，也可以笔下生花，这些又不上墙公布，多列一些，别人又不会看到。

特别是分摊到各被拆迁户头上的公摊面积一块，来去则更大，一幢楼，包括楼梯、阳台、墙体、过道、走廊等在内，总面积数虽然大体衡定，但具体分到各户，哪家到底能公摊多少，则没有个标准，全凭测绘人员确定。而这上面的利益最大，一个平米就是几千元，远比装饰装潢和附属物件的补偿来得厉害！所以，在这上面动动脑筋，做做手脚，完全可以将关系户的事情办妥。

另外，对于住宅改作经营使用的拆迁户，拆迁政策也给予特殊对待，可以通过“住改非”的确定，参照工商营业用房的补偿标准，根据不同年代，给予不同比例的资金补偿。这里面，也埋伏了不少政策空间，可以灵活掌握。如“住改非”时间的认定，经营面积的确定，就都由拆迁大队的人笔下超生。

所以，看似严谨得没有任何空子可钻的被拆迁房价格评估和补偿金额确定，其实空间并不小，就看你会不会相机操作和有效利用了。在这条道上走久了的估价师，就都能熟悉路道，

该拐弯时就拐弯，能抄小道时就抄小道，绝不会被绊住脚步。

孙祥隆虽然是个才出校门不久的大学生，从业时间也短，但他有个这行上的老手、高手叔叔，而且，叔叔又是把他作为自己的贴心人看待的，许多私密的事情自己不好出面，还都要让他去办，因而把全身技术对他悉数相教，毫无保留。有了这样的引路人和指导老师，孙祥隆自然进步很快，不但谙熟这里面的道道，而且连操作要诀也烂熟于心，并且屡试不爽，无往不胜。可以说，福虎路上这几个被拆迁户的房产估价，对于他来说，并不费事，真的只是小菜一碟！

### 3 5、众星捧月估价师（2）

现在，我们的孙估价师正在第14拆迁小组组长程红英、副组长卫日东的陪伴下，在郗守泰他们住的湖海区干部宿舍区这四幢楼上，挨家逐户地敲开房门，进行实地勘查和测绘，采集各户房产评估的相关基础数据。

每到一家，听到程、卫两位组长介绍后，房主人马上表现出少有的热情，对孙估价师们又是敬烟，又是递茶，满脸堆着笑容，将自己家的住宅情况，不厌其烦地向他们进行汇报式的详细推介，并带着他们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看。而孙估价师面对众星捧月般的奉迎式接待，一点没有吃惊或者过意不去的表情，他已经经历过许多次这样的场面，知道自己在这些人心目中的份量，所以，习惯成自然，也就泰然自若地面对，安之若素的接受了。环境可以改变人呀！

与孙祥隆一起来的一共有三人。另外两人是测绘处的，不过，拆迁小组的人并没有向被拆迁户们介绍，估价师孙祥隆也没介绍，好像这两人倒是孙祥隆的助手似的。他们这样做，并非是疏忽所致，而是故意而为，因为这样一来，测绘处的测绘，就会在被拆迁户们不在意的情况下进行，从而使他们得以在被拆迁户鼻子底下由明测转为暗测，从从容容地开展“地下工作”。

同来的三人，任务不同，各自忙碌。孙祥隆抓住一个数码相机，在每套住宅的所有房间进行拍摄，而另外两人，则使用电子测距仪对各被拆迁户的实用面积进行测量，同时，对照房地产证进行房屋结构图的核对。随着电子测距仪上那“红眼”的一闪一灭，手持者报出一个个数字，而另一个人，则将数字记录在一个小本上。

许多被拆迁户家的人，从来没见过闪红灯的电子测距仪，都感到很新奇，有的问“它是做什么的”，有的问“这有什么用”，还有的甚至自寻其辱地问“测下来的数据是多少”，可测量者一概不予回答，只是说，马上每家每户都要以书面的形式，将测量的结果通知你们，各户的情况还要张榜公布，实行“三公开，一监督”。再问什么，就像没听见似的，再不理睬。

一个被拆迁户的估价数据采集，时间大约只有五六分钟，现代化的仪器设备真是先进，一忽儿就将测绘评估资料采集这样复杂的事情搞定，让你不得不又一次体会到了科技进步的威力。

不过，后来的情况表明，这样的测绘和照相，其实也不过是“走过场”而已，只是做做样子给被拆迁户们看的，说穿了，同样只是经过了个“必走程序”而已。因为，即使仪器设备再先进，也离不开操作者严谨的工作作风和认真的工作态度，而似这样走马观花式的测评，必然只能是草率行事，而草率行事的结果，又必然差错难免。不少被拆迁户后来都发现，自

己家应该纳入拆迁补偿的东西，往往被疏漏而未纳入登记，而这些都直接牵涉到拆迁补偿金额，由此产生的误差频仍，也加剧了拆迁人与被拆迁户之间日后的矛盾。

孙祥隆他们结束一家的测评数据采集任务后，拆迁小组副组长卫卫东都不忘了关照一句：“请你们将房产证、土地证、居民身份证，房屋出租经营的还要将工商营业执照复印好，两天内交给我。”

明明是拆迁人要“买”被拆迁户的住宅拆迁他用，可这许多的证件却要被拆迁户这个“卖家”花钱复印，从道理上讲，这似乎有点说不过去。但是，即便想到了这一层并颇有意见的被拆迁户，也都采取“有意见烂在肚里”的隐忍态度，没有哪个说出来。因为，现实明摆在那里，在这桩权益不对称的“买卖”中，被拆迁户就处于弱势地位，为了“求”人家给你一个好价，至少是大致公道的价格，你只得放低身段，听从人家的摆布。

郝守泰家的测评数据采集工作，也随其他户一起完成了。他和其他开门迎接孙祥隆他们的被拆迁户一样，认为“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反正自己的房子躲不开最终被拆迁的命运，还不如爽快地让他们来采集数据。所以，孙祥隆他们的工作，总的来说还是很顺利的，并没有遇到多少阻碍。

但是，他们也没有能对所有被拆迁户都进行测评基础数据的采集，一些家住一楼、为了将迎街住宅出租给他人开门市搞经营而在后院私自搭建住房的，听到拆迁指挥部的人来各户查勘的消息后，大都关门外出，来个“拒不照面”。这些人家中，有一户还是副厅级干部级别。不过，指挥部的人对此倒没什么在意：你不给勘查有什么了不起，到房产局一查，各户的数据就都清楚了，你躲就能躲得了？

采集数据的人走了，接着，就该得到自己房产价格的评估结果了。在等待的日子里，福虎路上的被拆迁户又陷入了平静。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内心里其实是并不平静的。没有得悉自己家的被拆迁房评估价格，他们的心都悬着。经过难熬的等待后，自己看到的能是公平而又满意的评估价格吗？

计昊天不一样，他心里最有底数。不但因为女儿计蔷反馈的信息，更因为孙祥隆到他家采集数据时，悄悄地对他说的那句话：“你的事，我们总经理交办的。”

### 3 6、其实没用的宴请

冬日的晚七点，太阳早已落山了，夜幕笼罩下的滨海新区浣沧路美食一条街，却亮如白昼：街两边仿首都长安街的莲花宝灯，将璀璨的光明投到整条街的昏昏晃晃；鳞次栉比的大酒店，一家比一家气派豪华；一盏盏闪耀明灭的霓虹灯，竞相争奇斗艳，妆扮出温暖而又迷漫的幻景；一扇扇红灯高照、喜气四溢的大门两旁，站立着身穿色彩缤纷、款式各异华彩晚礼服的迎宾小组，她们风情万种地向外顾盼，一见有客前来，脸上马上堆满迷人的笑容，眼中放出柔情似水的波光，口中吐出一声声“欢迎光临”、“这边请”的娇声蜜语，与大门内餐桌上的美酒佳肴一样，那样的可意，又那样的醉人；而酒店里盛不下，一个劲向外溢的酒香、菜香，则将整个浣沧美食一条街，都浸泡在天堂美味中。

在闽北“三都澳大海鲜”酒店福州厅里，章芳菲招待特殊客人的酒宴正在进行。这是一家刚刚打入滨海的福建特色品牌酒店，全市仅此一家，而且海鲜菜的做法又与滨海当地的做法不一样，颇有南国风味，诸如“佛跳墙”、“雪野仙踪”等名菜，则更久赋盛名，誉满中华。滨海市酒店业的竞争是十分激烈的，但这家酒店登陆以来，生意倒是十分兴隆，已经初步打

出了知名度，时下，在滨海市，到“闽北三都澳”去吃大海鲜，成了这里高档生活者奉客、宴朋的最时髦选择，要在这里订餐，特别是订到福州厅这样的豪华套间，都要提前两三天预约才行。

章芳菲早就打算为拆迁的事宴请一次拆迁指挥部的人了，一直拖到现在才进行，不仅仅是因为酒店包间预约困难，更主要的是客人实在难请。她想到了那个答应她替她搞定评估公司的小老乡，原来曾想请他帮助约请客人，可是，他的电话却一直没人接听。没办法，她只好自己出面来约请。这样一来，就要多花些时间。约请的人大都推说宴请已经安排得满满的，实在腾不出时间，或者直接对章芳菲说，有什么话你明说，只要能帮你办的，我与你共同努力，至于宴请，还是免免吧。

章芳菲是办公司搞经营的，这两年生意还不错，虽然钱赚得不多，但业务总是有得做的。她有一个经营诀窍，就是对经营业务的关系户，奉行利益均沾的合作原则，自己得一万，至少要拿出五千来，与相关人员结成利益共同体。在这行上是明白人，所以，别人的话一听就懂。根据她的从业经验，现今社会，做任何事情，包括她所从事的经营业务，虽然最终解决问题，都要靠钱开路，但初始的接触阶段，却是离不开请客喝酒的。所谓“成不成，酒三瓶”，说的正是这个意思。只要人家肯来赴宴，事情就有谈下去的可能，否则，你想都别想。所以，她一定要坚持请这个客。

可是，郗守泰却不同意，不是舍不得这两个钱。而是他顽固地认为，没有这个必要，请了也不会有效果。在章芳菲与他商议这件事时，他就反问：“你知道吗，福虎路拆迁，像我们这样的人家，请有用的、没用的喝酒吃饭，一共有多少户？我不清楚，但你自己说的，被请的人忙都忙不过来，可见，请客的人家一定不少。这么多的人家都请，还有用吗？再说，对于那些手握实权的人来说，赴宴喝酒已经是寻常事了。没有真金白银，动不了他们的心。但人家也是讲稳妥的，像我们这样的，没个硬关系，你就是把成捆的钱送到人家的门上，人家也不会收。还是打住吧。我不同意请客，我的办法只有一条，研究吃透拆迁政策精神，切实为我所用，维护正当权益，必要时不惜与他们据理力争！”

章芳菲听他这样说，知道老头子的“迂劲”又上来了，便不再勉强，退避三舍地对他说：“好了，好了，我承认你说得有理，但这个客请总比不请的好，人家请你不请，就在这上面比人家弱了一层，要想获得一样的公平待遇，恐怕都困难了。算了，这个客我来请，你不同意，也不要你出场，弄得不好你就会帮倒忙，在酒桌上说出不得体的话来，得罪了客人，倒反事与愿违，还是由我来唱这个独角戏吧。”

这桌客人，都是第14拆迁小组副组长卫日东帮助约请的。为了请动卫日东帮这个忙，章芳菲还专门给他揣了个红包。卫组长说话还是算数的，这不，由他出面，把动迁组的、勘查结算组的、办公室的，章芳菲认识不认识的请来了七八个人，连沧海公司的估价师孙祥隆也请到了场。

章芳菲一见这么多的人都到了场，心里十分高兴。“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为了拆迁大事，先期的投入是必须的！于是，她将酒宴的档次定得很高，除了清一色海鲜外，喝的是五粮液酒，香烟则是软壳红中华，来的人一人一包，那是让他们放进口袋里的，桌上又放了两包，供客人们随意取抽。一桌下来，大概也要五千元以上的开销。来的客人见章芳菲不但客气而且十分大方，都很开心，一口一个“章总”地叫，脸上也堆满了笑容。彼此觥筹交错，笑语连连，气氛十分融洽。

散宴时，卫日东把章芳菲叫到一边，低声对她说：“章总，方方面面的招呼我都给你打了，你放心，能办到的我一定会给你办到。你家住宅改为营业用房使用问题，也没有问题，只是你经营的年头太短，按照政策给予的补偿金就不可能高。这上面，你自己动动脑筋看。

你是聪明人，我只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你自己去领会就是了。”

章芳菲满心愉悦地送走了客人。回到家里，郗守泰还在看中央电视台的晚间新闻。就将今晚的酒宴盛况绘声绘色地向他描述了一番，末了还说：“老头子，依照你的办法，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你就在家歇歇吧，拆迁上的事都由我来，你就看好吧！”

章芳菲的高兴，实在是太早了点，后来的情况表明，她这一桌酒宴，纯粹是“吃了玩的”，根本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而且，后来郗守泰也发现，他与牛春江、丛礼镇商议好，都不为拆迁上的事情请客送礼，然而，不但他家违背诺言，章芳菲出面宴请了拆迁大队的人，而且，牛、丛两位也分别私密地请了客。想想也难怪他们，别人都这样做了，你不做，就会害怕拆迁指挥部的人给你“小鞋”穿，担心自己会吃亏。他们这样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还是郗守泰说得在理，大家都去请客送礼，彼此又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似这样，又能有多大的作用呢？

### 第三章 风起云涌

#### 3.7、一石激起千层浪（1）

几天以后，福虎路被拆迁户们期盼的《房屋拆迁估价分户报告单》就出来了。先是听说被拆迁的每幢楼墙上，本幢楼住户的分户估价一览表也都贴出来了，可大多数人去看时，依然是被人撕毁了，看到的只是残缺不全的内容，彼此之间的测评情况，仍旧笼罩在一层神秘的面纱里。有人怀疑是通过这些天的“公关活动”沾光得好处的人家，怕隐情曝光故意撕毁的，也有人说是被嫌估价太低怒不可遏的被拆迁户撕毁的。不过，管它什么原因，看到房屋拆迁估价分户报告一览表的人很少很少，大部分人都没有看到其他户的具体情况。因此，不由得心生不满：哼，纯粹是扯蛋！还说什么“三公开一监督”，全是哄我们老百姓的，名义上的公开都有名无实，还谈什么公平、公正？！

各户的情况是看不到了，可自家的情况当天就明了了。

一应俱全的材料是由沧海和商天两家估价公司的注册估价师亲自送到各户门上的，同时送达的还有《房屋拆迁装饰装潢表》和《房屋拆迁附属物评估表》，都要求各户签收，还交待说，如有不同意见，可以在五日内向估价机构咨询或书面申请复估，或委托有资质的估价机构进行重新评估；若对复估结果和重新评估结果仍有异议的，可在五天内向市房地产估价师协会房屋拆迁估价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

两家估价公司上门递交估价单和其他资料的做法，不可谓不及时和欠优良；对被拆迁户

签收后有关问题的交待，也不可谓不全面、欠精细。所以，签收时，大家都没有表示出什么过激的想法和举止来。

然而，估价公司的人一走，被拆迁户们很快就反应过来了。因为他们发现，这里面有不少事情，非常非常出乎他们的预料，细细想来，越想越蹊跷：不但评估时间之快出乎大家预料，才几天1000多被拆迁户和200多家被拆迁单位的估价就都搞出来了，可以说是神速！慢工才能出细活，这么快不免让人对评估质量产生怀疑，进而怀疑到拆迁部门是否真的按诺言对被拆迁户负责；而且更出乎众人预料的是，评估出的价格只有期望值的一半左右，低得令所有被拆迁户都大跌眼镜；不过，还有特别让被拆迁户大出意外的，那就是拆迁指挥部的《房屋拆迁通知书》，也一并分发给了各户。在这份通知书上，明确要求被拆迁户必须在20天内，凭这份通知和相关证照手续，签订房屋拆迁协议书，如未能在规定时间内签订协议、搬家让房，将按有关规定依法处理！

等待评估价格的那几天宁静，现在一下子就被打破了！好像一个明镜般的水面突然被投入了一块巨石，层层叠叠卷起千重波浪。评估价格一出，福虎路的被拆迁户们都被激怒了，互相之间都前所未有地串起门来，整个福虎路都处于震荡和燥动之中。先前还在为着各自的拆迁利益，纷纷单独行动，钻墙打洞找关系，各显神通开后门，如今突然之间就心相合，意相通，我到你家，你到他家，互相交流各自的评估价格；而对估价公司和拆迁指挥部的抵触情绪，则如一把盐撒在油锅里，噼噼啪啪炸成一条声：

“评估价格真是太低了！拆迁指挥部太不讲理，这么低的价格，就逼着我们去签订协议，还威胁如果不听从他们的就要依法处理，火药味这么大吓哪一个？”

“不要引起爆炸哟，真的炸起来也怪不得别人，火药是你们自己备办的，引信也是你们自己点燃的！”

### 38、一石激起千层浪（2）

这几年，滨海市虽然只是宁北的一个地级市，但房地产价格也跟在沿海大城市后面直线飙升，月月上涨，时时上窜，一类地段的房价一路奔高，大有不超万元不罢休之势。与此同时，拆迁的补偿金额也水涨船高，不断刷新。与新建的商品房的发售价格“天天向上”的新闻，时时创新市民们街谈巷议的话题一样，有关拆迁房补偿价格持续上涨的传闻，也成为即将被拆迁的人们十分关注和四处打探的信息。诸如“××路拆迁，每平米价格已经涨到六七千元了”、“××路拆迁，有户人家，几间平房拆了100多万，一个平米划一万多”、“××路拆迁，其他人家都签约搬房了，有两户就是顶着不签协议，推土机开到楼下了也不在乎，结果，拆迁指挥部只好低头，按他们出的价格签约，要比其他人家多几十万哪”等等的传闻，在激奋着他们的神经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他们的期望值。特别是去年商贸中心一条街附近的一处居民集聚点，搞商业开发拆迁，传出来的补偿价格，竟然达到每平米10000多元。

这些沸沸扬扬的传闻，谁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有无根据，但那些潜在的被拆迁户们却坚信不疑，并且互相之间热传不已，为“三人成蛇”的成语提供了一个现实版的注脚。福虎路的被拆迁户们，也在这种情况下，都人为地调高了房产评估价格的预期，普遍认为，就凭处于老城区最繁华地段，甚至可以说是圆圈中的那一个点的无与伦比的特殊地段，起码也应该与去年商贸中心街附近的拆迁一样，每平米补偿价格至少在10000元以上。可是，怎么也没想到，现在拿在手中的“估价单”上，每平米却只有4700多元到5400多元之间，距

离期望的 10000 多元竟然相差一半左右。

于是，所有的福虎路的被拆迁户，包括已经稳得实惠的计昊天这样的人家，都一致感到这个价格不能接受。有的被拆迁户甚至义愤填膺地大声疾呼：“这哪是在买房，简直是在抢房！国家总该出来管管这些无法无天的人！”

其实，如果福虎路的被拆迁户能冷静地坐下来想一想，或是摒弃道听途说，亲自到先前被拆迁户中做些调查；如果那些已被拆迁的能真实负责地说出自己得到的拆迁补偿的实际价格，而不是添油加醋的人为拔高或降低估价水平；如果拆迁大队能在每次拆迁后，将全面而又准确的分户补偿结果，真实而又及时地通过各种渠道，向社会公众进行公告；如果……那么，许许多多流传在社会上的种种谬闻，就会得到澄清，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各方面特别是潜在被拆迁户的误解，让大家虚高的期望值回到一个理性的合理水平，公众的激愤也就会大大降低，甚至会完全避免，对拆迁部门的抵触情绪和抵抗行为，就会烟消云散，消弭于无形，彼此之间平和的拆迁理解也就会顺利形成，良好的拆迁大环境也会随之出现。然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建立在我们对种种“如果”的假设和期望之上的，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许多事，偏偏就缺失这些难能可贵的“如果”！

平心而论，在这许许多多令人遗憾的“如果”中，最最令人遗憾的，还当属已经被拆迁的那些人对外频频发布虚假拆迁信息。

说起来，这种现象真有点怪，拆迁补偿比较高的，由于每每是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攻关”措施而取得的，于是，他们往往拿的高说得低，对外宣称时尽量往低处说，而每当他们这样说时，其他人特别是即将要被拆迁的那些人，就总以怀疑的眼光看他们，甚至当面直言不讳的说：“我们又不向你借钱，你就不要故意打埋伏了！”而那些价格定得较低和补偿较少的被拆迁户，却又往往拿的低说得高。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不外两条：一是明明自己的补偿比别人低，但却怕在别人眼里成为无用之人，所以，故意说得高些，甚至说得比那些实际的最高者还高，以求取得心理上的平衡甚至胜出；二是恶作剧，心里对拆迁有意见，又苦于没有抗议的渠道和翻盘的可能，于是，就故意筑堤让你爬，把子虚乌有的价格说得高了又高，高得那么诱人，那么鼓舞人，使再被拆迁的人家形成一个思维定势：在房价还在不断上涨的情况下，自己的拆迁补偿肯定比这还高，从而为日后拆迁工作人为地营造虚幻的价格高地，加大拆迁工作的难度，以一解心中的愤懑。

虽然虚高得离奇的拆迁房产价格的“牛皮”，本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吹出来的，而且并不难识别，可是，偏偏潜在的被拆迁户们出于利益期望的缘故，宁愿信其有，不肯信其无，对他们的谎话确信不疑。于是，被他们吹起来的拆迁房价格的“气球”越来越大，大到估价公司评估出的基本合理的拆迁房补偿价格，一出来就受到新被拆迁的人们的普遍怀疑，一致认为那是一个“坑人”人的价格，从而群起而攻之。

福虎路拆迁现在遇到的情况，正是如此。

遗憾总归是遗憾，现实毕竟是现实。福虎路被拆迁户们心中的怒火已经被点燃，对拆迁工作群起而攻之的熊熊烈火已成燎原之势，滨海市委、市政府领导十分重视的福虎路拆迁工作，即将遇到风起云涌的群众性抵抗潮。

“如果”之类的哲学问题，只能是理论上的探讨，与拆迁工作的实际还有较大距离。这个问题，还是留待以后再去研究吧。眼下，我们最想知道的，是福虎路拆迁的双方攻防第一波，将会以怎样的形式出现？又会以多大的激烈程度呈现和发展。

围绕补偿价格而产生的拆迁矛盾硝烟，已经弥漫在福虎路上空，一触即发的斗争，已经蠢蠢欲动了。



### 39、众望所归的“代言”写手（1）

郝守泰、牛春江、丛礼镇和福虎路上的其他被拆迁户一样，也都认为估价公司给出的评估价格太低太低了，因为按照这个价格，要想在大致相同的地段买相同面积的商品房，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还要自己贴钱才行。他们也感到气愤，也想采取必要和有利的措施，向有关部门表达被拆迁户的不满，企求政府部门能接受意见，将补偿价格提高一些，至少能“拆一补一”，自己被拆房屋补偿的金额，还能在相同地段买到相同面积的新商品房。因为这，当天下午，他们几个人就都聚集到郝守泰家中，共同商议对策，连计昊天都不请自到，也来参加他们的“诸葛亮会”。

人才聚齐，还没谈一会，就有人敲门。开门一看，竟是隔壁楼上的四个元老级干部，其中有三个是离休干部，还有一个是正处级退休领导。甫一落座，再过一个多月新年后就是八十岁的董老就开腔说明来意。原来，他们是受湖海区干部楼的大多数被拆迁户的委托，前来请名满全区的老笔杆子郝守泰，再度出山，为大家撰写禀报市政府的“代言书”的。

董老对郝守泰说：“我们几个商议了一下，感到大家对拆迁房产估价有不同意见，应该通过合适的形式和得当的方式，向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反映。有人提议被拆迁户集中起来，一起到市政府去上访，表达我们被拆迁户的心声，反映我们的想法。这也未尝不可，不形成一定的声势，也不能引起领导的重视。现在的事，明明应该办的，往往就不给你办，而明明不该办的，只要你找到人，照样有人帮你办。一般群众，要想办成政府应该办的的事，有时就不得不采取一些出格的甚至过激的行动。所谓‘闹而优则利’，说的正是这个意思。但是，到上面去上访，也不能他说一句你说一句的，那样形不成重点，受访的人也抓不住要点，帮你办也找不准抓手。所以，还得要写个类似于状纸之类的东西呈上去。议到这里，我们四个就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你。你是老滨海县的政府办副主任，当时就是全县响当当的笔杆子，这些年来，你发表的文章很多，国家级的大报大刊几乎都采用过你的文章，写这样的《代言书》，对你来说，只是小菜一碟，手到擒来。我们把想法一说，立刻得到了大家的赞同，怕你担心将来会因出头露面写与政府唱反调的东西被责难，不肯接这份活，还公推我们四个老头子来请你。你可不要拂了我们这些老不死的老面子哟！”

郝守泰他们几个，刚才议的，也正是这件事，可以说是与众人不谋而合。

郝守泰本来也想写个东西向上反映不同意见，而且特别想写份材料，向估价公司提出复估申请，不过，他不想为众人“代刀捉笔”写《代言书》，而是想以自己个人的名义，为自己家的房产估价问题，单独写，单独寄。现在见四个老同志代表众人，请他为大家代言执笔，一个时候还判断不出这样做的后果如何，就婉言推辞说：“有什么话，集体上访时大家直接说就可以了，材料倒不一定要写，反正市信访办会安排一个接待的人专门记录上访人意见。再说，有没有必要把人集中起来到市里上访，我也持有保留意见。别看大家现在多么意见一致地不满、激愤，其实，并不可能真正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不同的利益诉求，决定了各自的实现方式绝不可能一致。”

牛春江接着郝守泰的话尾，也跟着说：“另外，福虎路拆迁又与其他地方的拆迁不一样，有着它的特殊性，这条街线路长，被拆迁的不但户数多，而且来自于不同的区、部门和单位，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普通市民，大家面对拆迁房屋估价太低这个共同的不满点，意见取得一致顺理成章，并不困难，但拆迁补偿的内容还有很多，今后，落实到各家各户的具体补偿时，彼此的不同想法和明显分歧就会出来了。”

“所以，我认为，福虎路拆迁，要想被拆迁户聚力同心，几乎是不可能的事！”郗守泰见自己的观点牛春江赞同，连忙接过话头，“可以断言，谁也没有办法让大家的力量抱成团捏成拳，用不了几天，现在看似团结的人，就会各自为战，呈现散兵游勇的格局，而散兵游勇是不堪一击的，也注定是要失败的。既然如此，还是不要搞什么集体上访，也没有必要写什么各家各户签字的《代言书》，就任凭大家根据自己情况灵活处置算了。”

四位担负众人所托上门求贤的老同志，见郗守泰这么说，有点大出意外，但也不好强求，一时竟说不出什么话来。

丛礼镇看到气氛僵在那里，大家都挺尴尬的，有意想婉转婉转，计昊天出于个人目的，更是希望郗守泰慨然允诺，答应这桩差事。于是，两人都站到四个老同志一边，劝说起郗守泰来。他们都摸透了郗守泰的禀性，知道他最不齿的是有人过河拆桥，对退下来的老同志不尊重，并斥之为“不厚道的小人”。所以，又都祭起了“尊重老同志不能嘴上说一套，做的另一套”的激将法大旗。

面对众人攻势，郗守泰没办法了，他不能再“舌战群儒”，驳了这么多的人，特别是四位老领导、老前辈的面子。于是，长吁了一口气，勉为其难地说：“好吧，我写，但写得好写不好，我可不敢保证。”

四位老同志喜出望外，都说：“有你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有劳了，拜托，拜托！”

“那好吧，我和老牛、老丛和老计他们三个再议议，然后还要再去找些人征求征求意见。今晚打个夜工，明天一早交稿！”

一旦答应了下来，郗守泰立马就爽快了。

#### 40、众望所归的“代言”写手（2）

郗守泰是个说话算话的人，答应下来的事就一定会认认真真地去做。条二天一早，他的《代言书》就写好了，而且，还用家里的激光打印机打得工工整整、漂漂亮亮的。文字不长，只有千把字，根据他在政府办的多年工作经验，领导工作忙，时间紧，呈给他们的东西不宜写得太长，言简意赅最好。

现在，这份《代言书》已经到了四位老同志的手上。郗守泰还专门为《代言书》拟了一个醒目的标题：改善民生的拆迁，岂能损伤拆迁户的民生——福虎路被拆迁房估价过低的几点理由。

正文是这样写的：

尊敬的市委、市政府领导：

我们是福虎路拆迁涉及的湖海区机关的离退休和在职干部职工，早就听说市政府要搞这项民生工程，大家内心都非常拥护，但又担心拆迁真的临到自己头上，个人的基本生活权益难以得到保障。没想到，担忧真的成了现实。政府指派的房产估价公司，对我们开出的房产评估价格，竟然低到拥护拆迁的被拆迁户百分之百不能接受的地步。为此，我们特向你们反映正当诉求，并说明我们的理由：

其一，房产的价格并不决定于地皮上所建的房屋，而决定于房屋建在什么地方。这就是

马克思所讲的差级地租的形成奥秘。我们的居所，位居老城区中心，是圆的中心点。既靠近中小学、医院和各重点商场，也紧挨滨海的交通要道海纯北路，特别是民心工程城市快速公交线路开通后，更是出行便捷，助涨了差级地租。正因为此，这里的地皮应该是最值钱的，因而被拆迁的房屋也应该是最值钱的。市政府城南开发，不同地块的小区之间销售价格十分悬殊，就是一个有力的佐证。房产评估，应该体现差级地租的区别，而不能处于“一个地段”的房产都评估为相同的价格。现在评估的价格，正是无视差级地租而机械运作的结果，又如何能让被拆迁户接受呢？

其二，近年来，滨海房地产价格迅猛攀升，逐月叠创新高，可是房产评估却未能动态地及时调整评估参照依据。这是导致评估出的价格过低的重要原因，也是真切感受到新购商品房房价压力的被拆迁户一个也不能接受的现实原因。

其三，被拆迁户都持有房产证和土地证，依法拥有房地产使用权。从政府发证的那一天起，双方就形成了契约关系。现在，政府因发展公益事业需要拆迁，我们能理解，但发证方的行为毕竟属于违约。所以，理应给予应有赔偿。而这种赔偿首先就应该体现为维持被拆迁户拆迁前的生活水平。现在的评估价格，远低于同地段（实际上再也无法购买到我们目前所处地段）商品房市场的价格。每户都要自己再拿出很多钱，才能维持现在的居住面积。为了改善民生的福虎路拆迁，却损害了我们这么多被拆迁户的合法利益，我们又怎么会接受？

其四，我们是滨海市民，我们也有分享滨海发展成果的权利。而这种分享，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拆迁补偿标准应适当提高被拆迁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并且在房产评估价格中得到反映。然而，这一切我们都没有能看见，谁又能接受这样的评估？

鉴于以上四条理由，我们认为，城市拆迁，应该像李瑞环当年在天津工作时那样，对被拆迁户以旧换新，提供相同面积的房屋，不同地段还补给“地段差”，同时补偿装潢费用。那样，被拆迁户还有什么话好说，谁还会不接受呢？

关注民生，贵在换位思考，如果站在被拆迁户的角度考虑，必须以目前的市场价格为参照依据，遵循所有居民都应分享城市发展成果的原则，重新拿出一个绝大多数被拆迁户都能基本认可的拆迁房评估价格。这样，福虎路拆迁才能顺利进行。否则，又会走入以前拆迁那种“强行低价压服，多数百姓不服，艰难讨价还价，拆迁旷日持久”的老路上去。

湖海区福虎路被拆迁户：（签名）

四位老同志看了，都夸材料写得好，并说，由他们出面，让各被拆迁户签字，并且组织大家一起到市政府进行申诉。

郗守泰却不那么乐观：“虽然大家都对评估价格有意见，但各家各户的具体想法又不一样，他们都会想在材料中插进自己要说的内容，我写的，不一定能合大伙的意，你们看着定吧，有人要修改就让他去修改，不用我的材料我也没意见。”

董老连忙说：“老郗啊，你多虑了，不会的，不会的，在我们湖海区，哪个笔杆子比你还硬？”

郗守泰摇了摇头：“众口难调哇！”

## 4 1、纷争四起

午后，因为头一晚写材料熬了夜，郗守泰正睡午觉，电话铃声就响起来。

牛春江在电话里告诉他：“四位老同志征求材料签名的事遇到了麻烦，许多人都有不同意见，现在，他们都集中在我们这幢楼下的大院子里，董老让我给你打个电话，希望你能来一下，把你写这份材料的出发点什么的对大家讲一下，统一统一众议。”

郗守泰立刻拒绝：“这是早就料到的事，上午向四位老同志交材料时，我已经给他们说了，有人要修改就修改，不用这份材料我也没意见，由他们看着定。”

章芳菲在一旁听了，插嘴说：“这么重要的事，大家都在那里商议，你却猫在家里睡大觉，怎么说得过去？再说，这份材料是你写的，你不去，人家反而会觉得你这个人小气。依我说，你得去，现在就去。就凭你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统一这些人的认识，还不是三个指头捏田螺——手到擒来？”

郗守泰想想也是，便在电话中答应：“那好吧，老牛，我马上就起身，简单洗一下脸就到场。”

郗守泰来到大院门外，看见里面已经聚集了四五十号人，大部分是妇女，都是机关干部职工的家属，她们中的大多数人以前见过，彼此也认识，却叫不出名来。看来，在这次福虎路拆迁中，和城里过去拆迁的街道有所不同，不是“男主外”，而是“女主外”，她们在机关工作的丈夫，把“唱红脸”的角色交给了能干的妻子，由她们承担与拆迁指挥部交涉和谈判的家庭代表角色。

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何况遇到了事关自己切身利益的大事！此刻，这些女人们她一言，你一语，一个比一个声音高，争论得很厉害。郗守泰索性站在院门外不进去，听她们在说些什么。

“向市政政府的请愿书，要把我们认为的最低价格写进材料里，最少每平米10000元，低于这个价，我们坚决不拆迁！”

“我们坚决要求回迁，政府以前的拆迁文件里也有这一条。福虎路拆迁后，西延拓宽，商业价值更高，做生意更赚钱。我们一楼的住户，没有其他要求，就一条，一定要回迁，拆多少平方，还要在一楼补我们多少平方。这一条必须明确写进材料，而且口气还要硬，不答应这一条，想要我们拆迁，门都没有！”

“我们这儿靠近学区，靠近医院，靠近商业中心，在滨海市，我们这儿是市中心的市中心，无论什么地方的安置房也没我们这儿好，拆迁可以，把安置房还建在靠近这些的地方，这一条也要写进去！”

“我家五口人，就老公一个在在机关，还是个工资最低的清洁工，要我们拆迁，先要落实我们的最低生活保障！”

“企业改制多少年了，我的医药费问题一直没解决，原来的厂长没钱报，现在的厂长不肯报，人民来信写到市里也没人问。这次拆迁，先替我把这个历史遗留问题解决掉，不解决，我就不拆迁！”

“机关房改，科级干部应该享受90平米，我家老米，虽然是个股长，但是工龄有三十多年了，三十年工龄调资都参照副科级，分房也应该按科级标准分。可是，我家的住房却只有76平米，这次拆迁，只要按标准补足我们的面积，计算到拆迁补偿里面去，我们不说一句闲话，保证拆，要不，就不要怪我们做‘钉子户’！”

“对对对，这一条要写进去，一定要写进去！”立刻有不少人纷纷赞同，看来，这个意

见代表了不少人家的利益。

……

一个小青年，正在按董老的要求，记录大家的意见，准备修改。这么多繁杂的要求，显然让他感到非常难办，眉心里已经打起了一个大结。

牛春江向外张看时，发现了郗守泰，连忙说：“老郗，就等你了，大家提了不少意见和建议，你看，这个材料如何修改？”

董老也说：“对，你是主笔，材料还是请你改。把大家的意见都写进去，这样，签字的人多，材料就更有份量，市里领导也会更重视！”

郗守泰也感到了为难：“那样一来，材料不就成了大杂烩了？众口难调，董老，这个材料我也修改不了。上午交材料时我就说了，该怎么修改就怎么修改，由你们定，不用我这份材料，你们另外写，我也没意见。”说罢，也不进院子，扭转头往回走。

董老也不好强求，又问：“下午三点，我们集中到市政府去上访，你不要迟到。”

郗守泰为材料的事，心里很不痛快。自己搞了这么多年文字工作，头一次有这么多人对他写的材料不满意。心相异，不相与谋。和这些婆婆妈妈的能有什么可说的？！不屑为伍地直摇头：“我下午还有事，就不去了。”

牛春江见董老脸上露出不高兴的神色，连忙打圆场：“这个老郗呀 迂夫子的毛病又犯了。”

董老摇了摇头：“是啊，这个老郗，岁数长了不少，脾气却一点也没改！不管他，我们继续议，继续议。”

院子里又响起了嘈杂的议论声。

郗守泰他们没有听见，就在同时，福虎路十里长街的其他地方，也在响着并不亚于湖海区机关宿舍的纷争声。

郗守泰写的《代言书》材料，不知经过哪些人的复印，已经流传到他们的手中，他们也在以此为上诉蓝本，进行补充修改。经过修改后的材料，虽然已经面目全非，但基本框架还是郗守泰的，而且他们对人讲，都说是我们这份材料是老滨海县政府办的郗守泰主任写的。

就在当天，以他的材料为基础的修改稿，一共搞出了十七份，都呈交给了市政府信访接待室，转给了福虎路西延工程拆迁指挥部，郗守泰的大名，随着这份上访材料，也在市政府领导的心目中留下了不佳印象，更使拆迁大队大队长金达省发现：积怨既久的郗老头，又要给我出难题，与我对着了！

由此，郗守泰成了福虎路拆迁中官方秘而不宣的“内控对象”，在对他家的拆迁套上一道道无形的“金箍棒”后，他也慢慢地不由自主地成了“被钉子户”。

## 4 2、市府上访（1）

下午二点半钟，滨海新区市委、市政府大楼前的大院门口，一下子来了三四百号人，他们大都是骑电动车来的，也有的是乘公交车过来的，甚至有的还是打的来的。大院门口两边站立的穿军装的警卫看到人多，怕人手少拦不住他们，一个电话，招来了七八个警卫，一字

排开，挡在上访人的面前，一个也不让进。

这些人都是福虎路的被拆迁户，他们是集体上访请愿，反映拆迁房估价太低，要求重新估价，提高补偿标准的。上访的人大部分是妇女，男性较少，只有二三十个离退休的老人。上访者你说这个，他说那个，发出嗡嗡的嘈杂声，一些激进的妇女，已经与拦着不让她们进市府大院的警卫发生争吵。

市委、市政府人民来信来访接待室，看到上访的人多，派出一名工作人员，要求上访的人选出二十名代表，随他进大院，接待室郭主任将在小会议室接见大家。可上访的人不但有湖海区干部楼的被拆迁户，还有福虎路其他街段和楼区的，人员构成复杂，又没有一个人大家一致公认的众望所归的组织者和带头人，代表如何选得出？而且，各自的诉求不同，都生怕自己的要求提不上去，或者被市里领导忽视而不能当场据理力争，从心底里不相信有谁能真正代表自己。所以，信访接待室的建议一出，就遭到了众人的反对。

“不要听他的，我们都要进！”不知是谁喊了一声。

“对，我们都要进！”众人七嘴八舌的高声响应。

“人民政府为什么这样怕人民？”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不要听他们哄，进去啊！”不知谁振臂一呼，立时掀起了又一股人浪。

接待办有条件接待的做法激怒了上访者，眼见得矛盾开始激化了。

随着矛盾升级，甚至发生了肢体冲突，现场乱成了一锅粥。

人群中已经传出了对市政府的谩骂声。

忽然，有人大声呼救：“不得了啦，市政府的警卫打人啦。救命啊！”

显然，无中生有的呼救者是个街坊的泼妇，她将惯用的伎俩都使上了，为的就是向阻拦他们的警卫泼脏水，以博取围观者的同情心，煽动不明真相群众的激愤情绪，给市委、市政府领导制造舆论压力。

这一着果然奏效，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而且几乎都站在被拆迁户一边，一条声地声援他们，指责市里拆迁伤害民生，侵犯老百姓的利益。

大院门口的人已经聚有六七百号人，他们仍被警卫拦着，一直进不了大院，不由得群情激愤，不知谁起的头，一声喊出后，其他人都跟着喊起来：

“市政府不顾老百姓死活，福虎路拆迁侵害民生！”

“强烈要求市领导接见，接受拆迁户的合理要求！”

“人民政府为人民，拆迁害民就不行！”

口号声此起彼伏，声音越喊越大；大院门前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前来市委、市政府办事的人进不去也出不来，门里门外的小车喇叭喊成一条声；拦阻的警卫被一浪又一浪的人冲击得东倒西歪，疲于坚持，他们汗流满面，却不敢擦一下，生怕疏忽职守，防线被毁，海潮般的上访人群涌进后影响政府大楼的正常办公秩序。

突然，几个眼尖的人看到一辆排号为“002”的小车驶近大院门口，立刻大声叫道：“市领导的小车到了，不要让他走！”

呼啦！马上奔过去几十号人，将刚准备掉转车头，离开政府大院的2号车团团围住。有

人甚至用拳头呼呼地擂起车身来。

小车的车门打开了，市长许刚川走下车来。

“许市长来了！请市长亲自接待我们，倾听我们福虎路被拆迁户的心声！”不知哪个上访者，正在大声地诉说着大家的愿望。

“市民同志们！”许刚川抬高声音大声对大家喊道，“真对不起。我今天下午要接待一名来滨海考察投资的外商，实在抽不出时间接见大家。不过大家放心，我现在就打电话，让拆迁大队大队长金达省和房地产评价公司的经理迅速赶到，接见大家，回答大家提出的各种问题。有什么问题需要市政府解决的，由他们转告我，我保证给大家一个满意的交待！”说罢，又对拦阻上访者的警卫喊道：“人民政府的大门，怎么不让人民进？快让开，让大家进去！市政府信访接待办公室的大门，永远为全市老百姓敞开！”

警卫们马上让道撤离。

不知谁带头鼓起了掌。

更多的人，一涌而入，使掌声零零落落。

许刚川皱了一下眉头，躬腰钻进了小车。

小车缓缓离开市府大院，在上访的人群旁向前开去。

#### 4 3、市府上访（2）

市政府第三会议室里，挤挤挨挨地坐了四五百号人，大部分是福虎路的被拆迁户，也有少部分是看热闹的闲散市民，好在福虎路被拆迁户来自多单位，彼此之间并不熟悉，这就给他们打探新闻，然后添油加醋向外传播，提供了可能。

原来，市政府信访接待室有一个会议室，能坐百十号人，可是，这次福虎路被拆迁户的上访人数太多，许市长又否决了让他们选派代表的动议，答应大家都可以参加，一下子涌进了四五百号人，坐不下，只得改在市府安排中型会议召开的第三会议室。

既然是会议室，就有现成的主席台。现在，市府信访接待室主任郭鲁生和逢召急至的拆迁大队大队长金达省、沧海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圣元以及商天公司总经理徐加俊，都坐在主席台上，上访群众则坐在下面。这样分上下座的氛围，虽然不及圆桌会议因可以接近彼此距离而融洽，但鉴于上访与接访者人数多寡悬殊，也只能这样安排了。

接访会由市信访接待室主任郭鲁生主持，形式很简单，下面的上访群众反映意见，上面的接访领导记录，质询的则当场回答。接待室的一名年轻工作人员，将一只话筒转移着交给发言的上访人，而坐在上面的这四个人，则不停地记录，除了金达省以外，其他人面向笔记本，朝下面看也不看一眼。只有金达省记录中间，眼光时时巡视会场，似乎在寻找什么，又好像为了发现什么。

别看刚才许多上访者在市府大院门口大声嚷嚷，可是，一到了会议室，坐下来在小场合发言，竟显得有点拙口钝腮了，不但说话结结巴巴，而且往往连意思也说不明白。有好几个人，抓着话筒站起来，甚至不知道从哪里说起，半天都开不了口，引得大家一阵哄笑。被笑者自己也不好意思，跟着自嘲地笑起来，有个人甚至说：“嘿嘿，我也没什么说的，意见全写在材料里了。”

当然，也有几个人发言颇有水平，他们不但询问被拆迁房的估价根据，而且还能针锋相对地以政府有关文件精神，对估价提出异议；特别是这次估价，房屋参照拆迁许可证发证之日的滨海市同地段商品房销价进行评估，而装饰装潢以及室内外附属物件，还是按2005年的标准进行评估，而这期间，装饰装潢和附属物件的价格大幅上涨，最高的甚至涨了十几倍，这显然不合理。再买新房后，被拆迁户即便搞一般化的装饰装潢，以这些少得可怜的补偿金，恐怕搞一个房间都不够，因此，对这种明目张胆的侵害被拆迁户利益的做法，表示坚决不予承认。

由于他们说得有理有据，台上的几个人都无言以对，只是反复说，我们执行的是市政府的文件精神，在没有新政策出台的情况下，暂时只能这么办。

接访会议僵持在那里，台下的要求台上的不是答复不了，就是以既有政策为借口来搪塞。下面的一些上访者开始不满了，叽叽喳喳的议论声越来越大，有的人甚至开始大声嚷嚷，显得很不耐烦，发展下去，场面极有可能失控。

郭鲁生露出了不安的神色，一遍一遍地提醒大家：“市民同志们不要急躁，反映问题的一个一个地来，有意见慢慢地说，我们能当面解答的就当面解答，不能当面解答的带回去研究，或者向市委、市政府领导请示，事后肯定会给大家一个交待。”

#### 44、市府上访（3）

这时，湖海区来的人互相商议了一下，准备让德高望重的董老代表大家发言，董老把材料在手里扬了扬，站了起来。

就在这当儿，眼明嘴快的金达省及时发现了这一动向，马上向接待室主任郭鲁生耳语了几句，在他点头后，随即站起来，大声说：“啊呀，真没想到，我们德高望重的董老也来了。上访的市民同志们，他是我们的老领导，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中，有好几个过去都曾是他的部下。董老啊，你的意见份量很重，谁也不敢当儿戏。我刚才请示了一下郭鲁生主任，让董老和另外几个享受厅级待遇的离休老干部也坐到主席台上，他们坐在台下，我们几个人谁敢坐在台上？折都折死了！”

“不不不，我还是坐在下面好，我今天是来上访的，坐在上访席上比较合适。”董老连连摆手，不住地推辞。

郭鲁生主任真诚地说：“董老，刚才没在意，不知道您老人家也坐在下面的人堆里。抱歉抱歉，还是请您老几个上来坐吧！”

金达省一直站着没坐下，这会，接着郭鲁生的话趁热打铁：“让我们大家欢迎董老他们几个老前辈到主席台上就坐。”

湖海区来的上访者，见市里接访的领导这样尊重和推崇董老，都认为由他代表大家出面讲话，一定管用。因此，一定要利用老同志威望和影响力这个有利条件，让市里答应大家的请求。于是，跟着金达省，率先鼓起掌来。

湖海区的人一鼓掌，其他人也都鼓了掌。

大势如此，董老他们无法再推托，便鱼贯着走向主席台。

董老他们坐上主席台后，原来台上台下对垒的格局，变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间激烈对立的情绪，自然而然地潜移默化，不知不觉地缓和了不少。



特别是董老，坐到主席台上后，客观上就成了与金达省他们“一条凳”上的人，这种微妙的变化也转变了他的心理角色定位，他的发言，只是纯粹的建议和请求，全然没有了“火力”，而且，在发言结束时还说道：“福虎路西延拓宽是市政府造福民生的德政工程，我们非常赞成和积极拥护，虽然我们被拆迁户提出了一些意见，但请领导放心，我们一定服从建设公益事业的大局，舍小家，为大家，不做拆迁绊脚石，确保福虎路西延拓宽工程顺利进行，为建设现代化的新滨海作出一个市民的应有贡献！”

董老的话音才落，金达省和台上另外几个接访者，就都起立热烈鼓掌。

台下只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许多人都感到奇怪，特别是湖海区的人更感到不解：董老这是怎么啦？上访反映问题请求市府解决的，怎么变成了向市府领导表态了？！

看到董老他们几个有份量的老同志，突然间都松了弦，其他上访者也撑不住劲了，纷纷说：“董老已经代表大家发了言，我们也没什么说的了，把材料交上去得了，要反映的问题都写在材料上。”

一份份材料交到了郭鲁生主任的手上，下面的座位上发出卍啦啦的响声，已经有上访群众退场了。

郭鲁生主任大声说：“市民同志走好，请大家放心，材料中反映的问题，我们一定会尽快给予答复。”

看着纷纷离去的上访者，金达省的脸上露出了轻蔑的笑容，不屑地吐出一句话来：“一群散兵游勇，乌合之众！”

#### 4 5、市府上访（4）

上访的群众走得差不多的时候，信访接待室的邢秘书向郭鲁生主任报告：副市长倪超凡让程飞虹副秘书长打来电话，叫你和金大队还有房产估价公司的两位老总，接访会一散，立即到他的办公室去，倪副市长专门等你们汇报情况。

郭鲁生简单地汇总了一下情况，上访群众大约有400多人，发言的有12人，提交材料计17份。上访反映的主要问题及要求，材料的内容中基本上已经囊括。奇怪的是，这17份材料前面的文字都差不多，好像出自一个人之手，集中反映了一个问题，即被拆迁房产的估价太低，后面不同的材料则加上了这样那样的不同要求。

在去倪副市长办公室的走廊上，郭鲁生说：“这个写材料的不简单，要查一下，看看是哪一路神仙？有什么来历？”

金达省说：“已经有人反映了，写材料的名叫郗守泰，是湖海区的一个退休干部，人所共知的迂夫子，没什么大用，成不了气候。”

“我们可不能大意！”郭鲁生提醒说，“金大队长，你是湖海区人，过去也在那里工作过，对这个人熟悉不熟悉？”

“一个锅里煮过——熟透了，”金达省边说边摇头，“一个说不上嘴的人，我对他了解，你们放心，他翻不起大浪来。”

说话间，来到了倪副市长办公室。他和分管副秘书长程飞虹都在。

倪超凡拉长着脸，见了他们四人，就发了一通火：“你们是怎么搞的，不就是一条路的

拆迁吗，竟然闹出这么大的风潮，不但聚众围堵市委、市政府大门，而且还围困许市长的车子。这还了得！现在是法制社会，和谐社会，还组织集访，影响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造成不好的社会舆论，简直无法无天了！”

程飞虹说：“许市长十分生气，专门打电话给倪副市长，责令他暂时放开手中的一切事情，集中精力解决这起上访事件，迅速平息事端，消弭矛盾，同时，还要确保福虎路拆迁工程，保质保量地按时完成！”

金达省和孙圣元、徐加俊三人，从来没见过倪副市长发过这么大的火，都呆若木鸡地站在那里受训，大气也不敢出。

郭鲁生这种场面见多了，出来打圆场说：“倪市长、程秘书长，虽然今天的事态闹得不小，但并没有产生严重的后果。在来你办公室的路上，我们四个分析了一下，这些上访群众散乱繁杂，没有严密的组织性，从表象上来看，主要是自发，提出的问题虽多，但大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且虎头蛇尾，开头气势汹汹，结尾却草率收兵，明显缺乏后劲。因此，我认为，福虎路被拆迁户今天这样大规模的上访，是不可能持久的，今天是第一次，也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即使出现第二次，规模和影响也肯定要小得多。”

倪超凡锁紧的眉头稍稍舒展了一些：“多事之秋，情况多变，切不可麻痹大意。”

程飞虹见风使舵，马上转换话题重点：“郭主任，你们把今天群众集访的情况和今后的打算，向倪副市长汇报汇报。”

郭鲁生详详细细地做了汇报，其间，倪超凡不停的插问，金达省他们适时进行补充和解释。说到上访群众递交的17份材料，都是一个叫做郗守泰的退休干部写的这件事，引起了倪超凡和程飞虹的重视。

程飞虹说：“今天上访，他有没有到场？”

“没有。”郭鲁生回答说。

倪超凡立即发出果断指示：“程副秘书长，让湖海区安排专人马上查一下，看看这个人过去有没有组织发动群众上访的前科，这次福虎路群众集访，说不定他就是幕后策划者。如果查实的确是他，要立即严肃处理。他是个国家干部，就是退了休，也不能视为一般群众，对他的要求绝对要比普通群众高！我强调一句，如果他的确就是领头闹事者，一定不能放过，擒贼先擒王，打蛇就要打七寸！”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商谈，倪超凡拍板决策，对福虎路被拆迁户集体上访事件，采取四条处理办法：

1、市委、市政府不出面，由沧海和商天房地产估价公司，以“答复函”的形式，在福虎路居民楼张贴，内容要尽量原则，语言要简明扼要，不要用数字算具体细账，而要用政府以前这方面的文件名称来强调依据，以防被人抓住小辫，缠住脱不了身；

2、哪家的“孩子”由哪家抱走。由程副秘书长召集湖海区、新海区和福虎路被拆迁的相关单位的主管部门负责人开一次专题会议，采用“教育、说服、转变、化解”八字工作方针，把彻底解决福虎路被拆迁户上访难题的任务分解下去，严格责任，严肃纪律，再出问题，牵涉到哪家就查哪家，绝不姑息；

3、做好重点人的工作。由老干部局出面，承诺保障董老等老同志的拆迁利益，让他们与党和政府一条心，并以他们的影响力，带动福虎路其他被拆迁户，理解和支持政府的这项公益工程；对郗守泰这样的人，要立即进行严格的“内控”，防止他们再出歪点子，再写

煽动性材料：

4、拆迁大队要做好福虎路拆迁中的各项具体协调工作，特别要拿好防止突发性事件发生的预案。要采取有效手段，安排专人负责，加强民意的动态性调查，及时洞悉被拆迁户的苗头性、倾向性信息，超前进行矛盾化解和民怨消弭工作，确保不再发生一起引起社会舆论关注的事件，实现福虎路拆迁平稳顺利进行。

最后，倪超凡对大家说：“拆迁工作是天下第一难的事情，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领导都知道。我今天发了火，态度不好，请大家原谅。这也是急出来的。想想看，拆迁群众的利益难保障，社会各方的利益难平衡，这出零和游戏，实在是难唱啊！你们都是这出戏里的主角，演出能否成功，关键就要看你们几个挑大梁的啦！”

郭鲁生、金达省他们走后，倪超凡长叹了一口气，对程飞虹副秘书长直抒胸臆：“老程啊，城市要发展，财政又没钱，书记市长没办法，只得搞空手道，抓拆迁开发，筹集城建经费。我们要理解他们主要领导的难处。拆迁拆迁，全国哪个城市不在搞拆迁？拆迁上出的事数不胜数，叫人听到拆迁就怕，就烦。可是，对于拆迁，各地党政领导怕它又离不开它，烦它又爱它。委实不可或缺！所以，虽难也要勉为其难。”

#### 4 6、同行不拆台

就在众多福虎路被拆迁户到市府上访的时候，郗守泰却在家里奋笔疾书。这个爬惯了格子，三天不写就手痒的写手，正在起草请求沧海房地产估价公司对自家房产价格进行复估的申请。他感到，对被拆迁房产的价格评估，是房地产估价公司具体的业务问题，政府主要是抓宏观的，不可能也不应该去问这一类微观的具体事情。所以，还是直接对估价公司提出自己的合理要求恰当。

郗守泰材料写好，正在进行润色的时候，妻子章芳菲领着一个年轻人回家来，介绍说，这就是她的那位在房地产估价公司工作的小老乡，她请他专门到自己家来，就是想让他帮助再测测住房面积，看沧海公司测的准不准，另外，拆迁中维权护利上有什么问题，也向他咨询咨询，请他帮助出出点子。

郗守泰虽然对眼前这个小青年持有强烈的不信任感，但天差地差，来人不差，妻子已经把人家请到门上来，何况他还是妻子的小老乡，于是，还是脸带微笑地站起来，向客人敬烟。才敬上烟点好火，章芳菲泡的热茶也奉上来了。

小青年倒是勤快人：“我们都是老乡，就不要客气了。烟抽着，茶马上喝，我们先测面积。”

说着，从包里取出电子测距仪，让郗守泰帮忙，他测距，老郗记录。忙活了好一会，计算结果出来了，一对照，与沧海公司的相差无几，甚至还少了不到1平米。

接着，又按照沧海公司送达的《房屋拆迁装饰装潢表》和《房屋拆迁附属物评估表》，逐一验对起来。这一验对，问题就来了，误差竟然不少，不但壁橱壁柜等面积少算，空调、太阳能热水器、煤气等还漏登漏算了。郗守泰将这些都详细记录下来。小青年说，这些少算漏登的，都可以向他们提出来，他们也都会认账的。只是，也没多少钱，本来就是十赔九不全，让他们不要有多大的期望值。

章芳菲在旁边，听着听着，脸上露出了失望的表情。突然，她想起了堵西门的事，便把

情况来龙去脉地向小老乡叙说了一番。

小青年说：“这倒是个问题。按照你们说的情况，弄不好，你家就会在公摊面积上吃亏。这个上面来钱啊，就按沧海公司的评估价，一个平米5000多元，如果少算2个平米，就是1万多元！”

章芳菲眼睛发亮了：“那就请你帮我们找找沧海公司的人。我们不想占别人的，但也不能让别人占我们的！”

小青年连连摇头：“沧海公司我倒是认识几个人，可这个问题不是他们负责的，也不由他们说了算，找他们也没用。”

章芳菲着急了：“实在难办就算了，可你这方面谙行，给我们出出主意总行吧？”

小青年迟疑了半天，也没说一句话。

郝守泰眼看场面僵在那里，反过来劝章芳菲：“同行一家亲，人家怎好拆台，你就不要为难他了。”

小青年终于吞吞吐吐地说出了实情：“其实，到被拆迁户家测绘面积的，不是房产估价公司的人，而是市规划局测绘处的，各户的房屋面积都由他们测绘确定，估价公司只估算房产的价格。这个内情，一般被拆迁户都不清楚。按照领导对我们的要求，这些内情是不允许对外讲的，一讲，就把人家卖掉了，如果有谁去找测绘处的麻烦，就是我们引起的，领导知道了我们就会挨批评。说实话，我大学毕业才从业，还在试用期，就是转了正，也是合同制人员，捧的是泥饭碗。假如你们真的去找测绘处，千万不要说漏了嘴，把我说出来。”

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章芳菲也无法再强求了。

小青年谢绝了主人吃过晚饭再走的挽留，匆匆告辞。这一去，直到拆迁结束，再也没到郝守泰家来过。应了老郝那句预言：凡是很爽快的答应帮你办难办的事的人，都是没有多大实权的，最终都不会帮你多大的忙。

章芳菲呆坐在那里，半天都没起身。她人是找到了，但是却没作用。这拆迁上的关门过节，怎么就和自己从事的商场一样繁多，一样诡异？！

郝守泰仍然像个没事人，嘻着脸劝章芳菲：“不要受了一点挫折就气馁。同行不拆台，这是规矩，你的小老乡做得对。其实，他就是真想帮你的忙，怕也没这个能耐。好了，我们最多是打了几个电话，多说了几句，又没有失去什么。此路不通寻他路，再想想办法吧，船到桥头自然直，事到临头自会了，总有云开日出的那一天！我们先烧晚饭吃，吃过饭，我给你看份材料，或许，它能解决一些问题。”

## 4.7、写手的昏招

章芳菲戴着老光眼镜，倚在床头上，正就着台灯，看郝守泰递给她们的材料：

### 关于对拆迁房产及装饰装潢评估结果异议的申诉意见

沧海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你公司送达的福虎路西延拆迁涉及的本人湖海区政府宿舍区31幢209室房产及装饰

装潢评估结果收悉。经对照《滨海市城市拆迁房产评估技术规范》和其他相关文件资料，对你们的评估结果提出异议。其理由如下：

一、对房产评估价格的异议：

1、湖海区政府干部宿舍区 31 幢虽是砖混三层楼，非框架结构，但此楼建于唐山大地震后的 1977 年，当时，省革委会对县级革委会所建的房屋，防震要求抓得很紧，该楼的设计方案由原滨海县革委会副主任董步堂（离休干部，已从湖海区人大副主任位置上退休）主抓，上报后省革委会组织专家级评审，是按抗 7 点 2 级地震的要求设计的，其抗震能力比现在建的框架结构楼都强，有当时的设计资料为证据备查。因此，作为一般的砖混结构楼房进行评估是不妥的。

2、湖海区政府干部宿舍区 31 幢楼，是这次福虎路西延拆迁楼房中最具区位优势的好房。对照拆迁技术规范，其应该叠加评估技术参数的方面有：(1)此楼两面临街（西临福海北路，北临福虎西路）；(2)距福海北路 BLT（城市快速公交系统）车站不到 20 米距离；(3)距市中心世纪广场，以及商业中心滨海商场、一院、老滨中和三中、实小，距离最近；(4)楼前有成型的绿化带，楼西原有临街小花园，福海北路 BLT 改造时毁除；(5)与前楼（原湖海区委大楼，现滨海招商局办公楼）相距空间最大，阳光系数最高。叠加技术系数最多的住宅楼，估价却低于其他楼，令人费解。

3、湖海区政府干部宿舍区 31 幢楼为三层楼，同样的面积，其土地权证要比四层以上的楼多。为什么别墅的价格要比其他楼高，主要原因是因为其所占地皮大。同时，虽然此楼的土地为划拨，但也不是完全免费。所以，此楼房产的估价，非但不应低于四层以上楼房的价格，反而要更高一些才合理。

综上所述，贵公司将 31 幢楼的拆迁评估价格定得低于其他楼，不能让人接受。

另外，此次拆迁估价时点定为该地块拆迁许可证颁布发之日的 2010 年 6 月 15 日，也难以服人。因为拆迁方的原因，许可证颁发 5 个多月后，政府才进行动员，责任不在被拆迁户，而在上面，这期间房地产价格又有上涨，所以，估价时点应定为向被拆迁户宣传动员之日才合理。

二、对装饰装潢评估价格的异议：

1、评价依据“老黄历”。这次评估，房地产是按当下的市场价格为参照依据的，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但装饰装潢参照的却还是 2005 年的老标准，在此期间，建材、装饰装潢材料和人工价格，都有了成倍甚至几倍的上涨，市场价格时过境迁，评估价格却“与时俱进”。同样的评估，房地产和装饰装潢却采取不同的估价时点，明显偏颇，实为草菅被拆迁户的利益。

2、少算、漏算、错算现象严重。具体情况待复估时逐一提出。

3、随意匡估，人为压价。出于颐养天年、养老待终的想法，本人居室装饰装潢标准较高，其中卧室是按照宾馆套间豪华装修的标准装修的。可是，评估结果的价格，却比一点也不装潢的最低标准价每平方米 180 元只高 55 元。实在叫人大出意外，遇上了国际玩笑。对此，本人表示，坚决不予接受。

根据上述异议，本着有理、有据、有节的原则，本人特提出申诉，请贵公司解释评估根据和重新进行认真审慎的复估，并视二次结果，保留申请仲裁和采取其他措施的法定权利。

福虎路西延改造工程湖海区政府宿舍区被拆迁户主 郝守泰

2010 年 12 月 9 日

抄报：滨海市房地产估价师协会房屋拆迁估价专家委员会

福虎路西延改造工程拆迁指挥部

人常说，希望越大，失望越大。章芳菲正为自己好不容易找上的小老乡，未能在自家房

屋拆迁中帮上多大忙而懊恼，看到老公郗守泰写的申诉意见，言之有据，条理分明，很有说服力，不觉又燃起了一丝希望。

她是一个文学爱好者，还是少女时，读初中的她曾经做过作家梦，后来走上社会，才发现自己根本不是这块料。梦醒后，并未泯灭对文学的爱好，反而对能写文章的笔杆子愈加钦羡和爱慕。她爱上并嫁给比她大近十岁的郗守泰，就是因为笃信“男才女貌”的理想配对信条，为漂亮的自己选择的一个享有才名的丈夫。在她的心目中，自己的才子老公，受人尊重，为人师表，可以引以为荣，引以为傲。虽然丈夫现在已经退休赋闲在家，但每年仍在国家和省市报刊上发表上百篇文章，而且已经不是在职时的工作研究、论文、调查报告之类的东西，而是小说、散文、杂文之类的高雅文艺作品，所以，她更觉得他了不起，也更相信他的文章有文采，有份量。都说文能安邦，老公的文章就是安邦之作，甚至可以说，能负起铁肩担道义的民族重任！

看着站在床边的郗守泰征询的目光，章芳菲真诚地夸奖道：“这篇文章写得好，我看了觉得条条在理，估价公司的人看了也一定会理屈词穷。你明天一早就送去，看来，这个官司我们是非打不可了！”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被她寄予厚望的老公，以妙手著文章的生花之笔写就的这份申诉意见，不但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反而更增添了拆迁部门对他的警惕和防范，以至于后来使他享受了接踵而至的“文革系列”大棒待遇，从某种意义上看，他后来的“受难”，也确实是“咎由自取”。这位自鸣不凡的写手，此举实在是一个昏招！

不过，此时的郗守泰并没有产生对章芳菲小老乡那样的准确而且灵验的预感，反而受妻子的夸赞沾沾自喜起来。搂过她热热地在脸颊上亲了一口：“还是我的老婆理解我，慧眼识英才！”

老公的亲吻，燃起了章芳菲的心底的那一丝欲念。自从拆迁以来，夫妻俩有很长时间没有亲热过了。

然而，早已转入精神恋爱状态的他们，最终也没有进入物质恋爱阶段。就在这时，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一段批评行政强拆的消息，将他们又拉入了福虎路拆迁的现实社会。两人从缱绻的拥抱中解脱出来，都长叹了一口气，关电视，熄灯，各自转身，背向而眠。

其实，他们都没有睡着，还在想着拆迁上的事，直到很久很久……

## 48、风云思念（1）

有人说，风是男人，云是女人。风起云涌，是女随男兴；风和云轻，是男着女意。不过，自然界的风云，却总是相距杳然，永远难以际会。风想追逐云，但云却径直远离疾飞，而且越飞越远；云想靠近风，但风却拒绝不让接近，难以靠前一步。社会中的男女，会是自然界中的风云吗？

有人说，风是女人，云是男人。女人的爱像风一样执着和疯狂，而男人的爱却像云一样变幻和飘渺。然而，自然界的风云，却一直若即若离，虽可感受却无法把握。风虽然越吹越劲，甚至可以掀起十二级的狂飙，然而，在台风的中心却竟然风平浪静，此时的云竟然没有风的拒绝也不靠前，而只是在四围起舞；云虽然或抒卷或阴浓，但走近它，却只是匆匆忽过的一缕缕气流，只不过颜色有别，或重或轻，或黑或白，风最终都不能走近它，享受它穿流的淋漓，或者环绕的温存。社会中的男女之爱，是否与自然界的风云异曲同工？

滨海电视台一号女主播计蔷对市长许刚川的爱，直到现在，仍停留在风云思念的阶段。此刻，她躺在自己住宅的卧室里，正独自体味风云思念的滋味。

傍晚下班后，她回了一趟家，告诉父亲计昊天，测绘处的事情已经全办妥了。虽然拆迁指挥部发的拆迁通知单上，没有写明具体的公摊面积，但今天下午她到规划处采访时，测绘处的人亲口对她说，在控制的范围内，他们通过将建筑面积扩大到最高值的办法，为她家增加公摊面积预留了空间，保证有七八个平米，最终由拆迁大队在分户签约结算时，一次性的

给加到位。她又打电话向拆迁大队的金达省大队长证实，金大队长也说确有此事，并让她家的签约往后拖拖，在政策优惠期的最后阶段签约，那时，大部分被拆迁户都已经签约，留下来的不多的被拆迁户，注意力已经各自转到自己关注的方面，不可能有开始阶段那样集中，也就不会再有人注意她家的签约了。

父亲听了很高兴，他一辈子最得意的事，就是生了一漂亮能干的女儿。现在，女儿又帮他办妥了很多人家都无法办到的事，心理那个快慰，简直无以言表。于是，专门让老伴烧了几只她喜欢吃的菜，留女儿在家吃了晚饭。

晚饭后，母亲想留计蓄在家睡觉，说是母女俩已经很久没在一起聊聊知心话了。放在过去，计蓄准会一口答应，可今天不一样，她今天心里有事，需要一个人独处一室，进行爱情挫伤的独疗。

睡觉前，她在浴间洗了沐浴。镜中的她，虽然年过三十，一只脚踏进了中年妇女的门槛，但依然那么妙曼可人：姣好的脸庞白里透红，一双杏仁般的美目顾盼送情，两道柳叶弯眉妩媚生春，挺直的鼻梁高挑光鲜，说出那么多动听语言的嘴巴，虽然略嫌大了一点，但润泽饱满的嘴唇性感迷人，让人看到它就会遐想香吻的美妙；洁白的胸脯羊脂玉润，两只浑圆的乳房竟然还像少女一样傲然挺立，两只乳头不是少妇那样的粗黑，而是小巧的，鲜红的，跳动着红樱桃般的诱惑；腹部既没有呼啦圈样的肉折，也没有鼓囊囊的肉包，甚至没有任何一点赘肉，就像这宁北平原一样平坦，由于至今没有怀孕，也没有妊娠花纹，光滑得像洁白的大理石；臀部骄傲地向后微微凸起，丰满得恰到好处，勾勒出一个成熟女人致命的挑逗抛物线；两条修长的大腿，得益于她大学时的T台运动，丰腴中透出弹性张力，踢踏时焕发着青春的健美。

她为自己保养得这样好的身材而自傲，自信这样纯美的“S”状形体，绝不输给台湾的艺界名星大小S，她又经常为这美丽的胴体竟然得不到帅男的倾情热拥甚至狂暴蹂躏而孤芳自怜！自己这样一个绝美的女子，却红颜薄运，被远去国外淘金的丈夫孤零零地抛在国内，而且一抛就是七年，日复一日地冷衾独眠，真是天大的悲哀！

难道就这样一直苦挨死等，等候国外的丈夫回国温存？

七年过去了，随着时间一天天的累积，她越来越对自己这份纯情苦熬产生怀疑，每当夜深人静、万籁俱寂的时候，她一个人睡在若大的卧室里，想像着此时此刻，有多少对男女正在颠鸾倒凤，或者相拥而眠，甚至想像，异国他乡的丈夫，此刻也在搂着别的女人的胴体，享受着温香软玉，她就难以自己地产生性幻想，一股发自体内的原始热流，开始冲击她的心房，随着热火焚烧到大脑，她迫切地需要释放，需要疯狂！

每当这个时候，她的潜意识里就生出一种难以自己的期许：这时候，只要有个男人上了她的床，哪怕他是个瘸子、瞎子，甚或是个杀人犯、刽子手，她都会张开双臂，热烈地欢迎他，发疯地拥抱他。

有的时候，她又甚至会渴望被一个野蛮的男人强奸，可立刻又被自己张狂的胡思乱想吓了一跳！她清楚，自己是一个名女人，是滨海电视台的一号女主播，她有光鲜的社会公众形象，她不能放纵自己。虽然社会上关于她的各种绯闻她心知肚明，但她并不是一个低智商的草率女子，更不是一个人皆可夫的浪荡艺妓，她即便不想做守身如玉的殉道者，也不能随随便便地就与一个她不爱的男人交欢。她在寻觅，她在等待，她不愿让自己这块干渴的沃土，让一个粗陋的男人浊水相泼，而要等候一个成熟、智能、健壮、多情的魅力男人，以清澈的甘泉浇灌滋润！

在难耐而又孤苦的等待中，她找到了一个自我解脱、自我拯救的方法。刚才，她就做了自慰。可是，今天，她无法再像过去那样投入，虽然用了很大气力，花了很长时间，一直劳累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也没有感到半点快感。因为，有一个男人的形像，一直在她眼前晃动，令她实在无法聚精会神。

这个男人，就是市长许刚川！

计蔷是今天下午见到许刚川的。

下午二时，市政府在规划局召开部分部门负责人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会议，就制定滨海市“十二五”的城市建设规划问题，征求大家的建议和意见。电视台领导安排计蔷到会采访。会议未召开前，在规划局的小接待室里，她见到了许刚川市长。

见到她，许市长绅士般地站起来，热情地说：“城市建设规划真的是大事，你们看，把我们滨海的一号美女主播都惊动了。”说着，向计蔷伸出手来。

计蔷连忙上前一步，握住许刚川的手：“许市长到哪里，哪里的工作就是大事。”

“话可不能这样说，江书记抓的工作，才是我们滨海第一位的大事，你们电视台要多播报江书记的工作新闻。”许刚川看着计蔷的眼睛，真诚地嘱咐说。

“书记、市长抓的都是大事，我们都要报，都要报。”计蔷灵活地顺着许刚川的话头说。她虽然已经多次与许刚川市长热情握手，但从没有像今天这样近距离地与他的眼睛对视，忽然间，感到了一丝慌乱，心也呼呼地加快了跳动的节律，连忙把手从他的手中抽脱开，无意间，长长的指甲在他的手心划了一下。

许刚川以别人几乎觉察不到的频率，细微地愣了一下，很快镇定下来，转身与其他人交谈起来。

整个下午，计蔷在会议现场的录相和采访中，精力都难以集中，心不在焉的她，总是不断回味与许刚川握手的细节。她惊奇地发现，这个威武雄壮的军人式的男子，竟然有着一双很女性化的手，不但手指修长，而且皮肤嫩滑，更让她着迷的是，手掌颇有肉感，还传递着温暖的异性讯息。

计蔷暗中羡慕许刚川，已经不是一天的事了。虽然滨海市风传她与江书记关系暧昧，她确实对江书记有好感，但只是对尊重的长者的敬慕，在他的面前，她总是将自己放在女儿一样的晚辈位置上，还常常有人没人地来一点小撒娇，说话的语气也故意带点嗲声。外人看来，这就是献媚，但心平如镜的江和平听见的，却明明是娇惯的女儿对父亲说话的语调。他的女儿，就总是用这种腔调和他讲话。

然而，她在许刚川面前，却全然换了一个人，变得端庄娴淑起来。女人的怪异表现，往往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她们在并不太在意的人面前，每每嘻嘻哈哈，甚至打情骂俏，而在真心相爱的人面前，却表现得板板正正，不苟言笑。计蔷在许刚川面前的言行，正是演绎这种怪异表现的范本。

为什么计蔷会暗自爱上许刚川，而且爱到不能自己，总害怕突然间会把握不住，在众人面前流露秘密？你可以想像出成百上千条理由，计蔷自己也能列出个子丑寅卯来，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计蔷感到，许刚川并不爱她。

别的男人，总是抓住一切机会，向她计蔷大献殷勤，可许刚川对她的态度一直不冷不热，一直保持着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那种绅士般的礼貌，很多时候，甚至忽视她的存在。她故意找机会与他搭讪，他竟然不搭腔，不迎合，仿佛就没看见想要与他说话的是个女人，一个无论走到哪里就会立刻成为众人眼球聚焦中心的绝色美女！计蔷一直以为，凭着自己的美貌，可以令天下所有的男人臣服在自己的石榴裙下，可是，许刚川却用不屑一顾的神色，彻底地打垮了她的自信。天哪，这个男人，这个高高在上、超越地球、升腾太空的骄傲的男人，竟然不爱自己！

因为他不爱我，所以我发了疯似的爱他。这架不可理喻的爱之天平，看似无论如何也不平衡。然而，爱的哲学偏偏永远产生和承认这种不平衡的爱情等式。比如警察爱妓女，好女人爱坏男人，等等。这就应了一句生活俚语和爱情格言：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

和男人特别是地位特殊的男人处处小心翼翼不一样，女人尤其为爱疯狂的女人，却会变得丧失理智般的张狂。与许刚川握手中产生的心灵悸动，竟然使计蔷萌生出试探性地恶作剧一把的念头。采访结束时，在与许刚川的惯例性握手告别中，她竟调皮地以纤指抠了一下他



的手心，还大胆地直视着他的眼睛。

计蔷高兴地看到，许刚川的眼中，射出的不是愠怒和责备的眼神，而是默然和期许的目光。而且，她还分明地感受到，他的女性化的手掌，用男性的力量，很有劲道地在她手上回捏了一下。

这一举动，虽然是在众人的眼皮底下发生的，但却只有握手的两人知道并且意会。真个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就因为许刚川手掌的这一回捏，今晚对于计蔷来说，注定会是个难眠之夜。

冬夜里，计蔷忽然闻到了一股爱情之花玫瑰的芬芳。春天已经提早入驻了这个女人的心田。

她甜蜜地嫣然笑了。

### 50、风云思念（3）

人们也许已经看了太多类似的不再新鲜的俗套故事，因为社会现实中，女主持人与党政官员的情事，过去发生过，现在发生着，将来仍会发生下去。只不过，发生在滨海市的这段故事，自有它的独特情节，也许还能给人一些情感的兴味和哲理的省悟。

即如两情相悦，风云思念，作为正常男女的物质欲念，虽然一样会盘旋于滨海市长许刚川的脑海。不过，在他处理与计蔷关系的冷静思维中，却一直克制着性的冲动，在感性与理性的博弈中，他总是将自己心智的法码投向后者。

此刻，他也没睡着，在他的心灵放映室里，正回放着白天与计蔷之间发生的那一幕幕情景短片。

许刚川虽然是一个地级市的市长，但他也是一个人，一个男人，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正常男人，说他对美艳如花的计蔷一点不动心，也不尽然。然而，他和江和平一样，都是自律性很强的人，他们都知道什么东西可取，什么事情一点也不能染指。另外，还有一点也是他十分顾忌的，那就风传于滨海的有关计蔷与江和平的绯闻。虽然根据他的观察，根本不存在这件事，好事者都是随意臆想，任意推测，甚至是恶意渲染！但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滨海这个地方的一些人，这方面的嗅觉真的比鹰犬还灵，无论是谁，只要你在滨海做干部，稍不谨慎，就会授人以柄。

正因为此，理智的许刚川，不止一次地在心底里提醒自己，过去一些年里，滨海市先后有好几个厅级干部，就在这上面栽了筋斗，连江书记这么自警自律、谨小慎为的人，也被造了舆论。前车之鉴，不可不防！另外，他的内心深处，也曾闪过这样的想法：世上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万一江书记和计蔷之间真的有那种关系，自己则更不能逾越雷池了。江书记对自己不错，工作上处处支持，该放手的大胆放手，该挑担子的主动担承，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做半点对不起他的事情。这样一想，他对计蔷就更加有意识地疏远了。

然而，正值中年的许刚川，作为血气方刚的男人，也有着正常的生理需求。在这一点上，伟人和常人并没有区别，由于身处高位形成的控制欲和支配欲，他们对于女人，往往具有更强的占有冲动。要压抑这种生理性的冲动，需要多顽强的理念！

许刚川远离省城，一个人在滨海工作，白天工作安排得满满的，满脑子都是这样那样的公事，没时间去想其他的事情，完全处于心无旁骛的状态。然而，夜深人静，拖着疲乏的身体，一个人回到滨海宾馆自己的那间宿舍后，不期而至的孤独感就会油然而生，整个人也被裹在清冷寡欢的氛围中。

每当这时，他就会强烈的思念起自己的妻子和女儿来。而在省城的她们，却因为时间太晚，早已入寝。他怕吵醒她们，就克制自己打电话的欲念，把思念压在心底，直到回省城见到她们时，才汇总释放。好在省里的会议较多，有的会议时间还较长，算下来，一年中，他在省城的日子也有二三个月。这时，他就尽量回家住，与妻儿共享天伦之乐。

同是外调干部的书记江和平，情况要比许刚川好得多，他的一对儿女都已结婚，一个住

在省城，一个住在上海，老伴提前病休后，就搬来滨海陪伴他。至少，他回家后有个说话的人。他曾出于关心的目的，建议许刚川考虑，将妻儿调到滨海工作学习。

许刚川考虑后，谢绝了他的建议。因为他在滨海到底工作多长时间谁也没把握，说到底，他还是要回省城的，而且妻子女儿习惯了省城的生活和学习环境，也不愿意到滨海来。另外，许刚川还有一层考虑，隐藏在心底，从没有对人说出来。滨海市政界情况比较复杂，有那么一批人，多年来一直不谋事专谋人，妻女到滨海来，就是再谨慎，也免不了会给那些多事者留下说三道四的口实，所以，权衡利弊，他最终决定，还是一个人呆在滨海为好！

一个独处男人，并且是一个位居要职、握有重权的独处男人，往往会使那些风花雪月的女人生出太多的靡思邪念。对于这一点，许刚川是有警觉的。因此，他对那些向他频频献媚的女子，从来寡言少笑。然而，越是这样，就越引发这些欲女的好奇和趋附。许刚川不是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但身处这种环境，他直到今天，仍然坚守洁身自好的底线，没有在滨海传出任何有关的绯闻，哪怕是带色的花边新闻，也一概全无。这就相当不容易了，也相当了不起了。

不过，有一个女人却是个例外。她就是计蔷。许刚川发现，这个在别的男人面前，总是嘻嘻哈哈、活泼开放的讨人喜欢的美貌女人，唯独在他面前判若两人，虽然面带微笑，但那是出自一个下属对领导的职业性的尊敬笑容，而且，在任何场合下，哪怕是两人独处，也从没说过一句出格的话。正因为她的与众不同，使许刚川对她另眼相待，而且使他生出要探究出个所以然来的兴趣。

在对她的默默观察和细细体味后，许刚川得出了结论：也许，这个女人在自己面前的怪异表现，反证说明她恰恰是在暗恋自己。想到这里，他不由得自己都吓了一跳：天哪，女明星、女主持人与党政官员间的风流韵事，这类街谈巷议的永衡热门话题，一直在不断推陈出新，难道自己会成为下一个故事的男主角吗？

许刚川下定决心，自己决不能重蹈党政领导干部中一些悲剧人物的覆辙，陷入桃色泥潭而不能自拔。于是，他对计蔷表现出更加严肃的绝断和阻隔，以期彻底打消匿藏于她心底那蠢蠢欲动的春思。他却没有想到，这样一来，却更强化了她融冰化雪的坚毅，激起了她攀援高峰的勇气。严肃的绝断和阻隔，竟然变异为强烈的鼓励和无声的召唤！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计蔷终于大胆地发起了攻势，用看似无意的小指甲在许刚川的手心轻柔地抠了一下，将自己对他勾引和色诱的信息，隐秘地发送给了他。

聪明的许刚川也当即悟懂了她指尖轻抠中包容的全部含意。他不忍心残酷地打击一个纯情美女的起码自尊，于是，加重了与她握手的份量，甚至还有意识地捏了她一下，旨在提醒她适可而止，不能再有任何出格的愚蠢举止。

然而，一个人的眼神却是永远不会说假话的。这个叛徒还是将许刚川不责备反期许的内心秘密，出卖给了计蔷。

计蔷又是怎样一个聪明的女人！刚才告别握手时，就这么短暂地互相一瞥，她就读懂了许刚川的内心隐秘。

就为这，计蔷和许刚川都陷入了风云思念，独自在清灯冷衾中品尝那一抠一捏的情感况味，咀嚼那久锁心笼急欲突围而出的心魔痛楚，并因此久久难以入眠。

现在，许刚川正为自己下午因疏于控制而偶发的捏手鲁莽自责。

他一遍遍地无声问自己：风驱云散，向计蔷发出的警示信息，会起到效果吗？

## 5 1、风云际会（1）

自然界的风云，并非总是遥相思念，无法际会。在特殊的天气条件下，它们也会交织到一起，并狂掀出海天疯狂！比如台风、龙卷风、狂飙，等等。而此时的风云际会，只是偶发现象，不可能成为常态，永聚不散。其破坏性的结果，也必然两败俱伤，在云开日出、玉宇澄清后，分道扬镳，化为杳然。

就在同一天的晚上，在漓江冠城小区西南角那幢高楼的“2413”房间里，金达省和施东梅就如风云际会一般，倒腾出一场海天疯狂！

金达省是带着满肚子的郁火来发泄的。

傍晚临下班前，从来没有单独召见过自己的市委书记江和平，突然让秘书郎跃波通知他立即前去。

就在当天上午，许市长的秘书汪学科与他通电话中，神秘地透露给他一个绝密消息：市里准备在年底前动干部，退一批再上一批，他已经被推荐为市建设局副局长的人选，当然，那只是个兼职，他的实际工作岗位，还在拆迁大队大队长的任上。

上午才得到消息，下午市委书记就找谈话。看来，领导是要当面考察一下自己。金达省连忙找了几份汇报材料带在身边，在去往江书记那儿的路上，静默地坐在小车后座上，为向领导汇报打着腹稿。这可不是儿戏，千万不能出一丁点儿差错！

然而，令金达省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江书记找他，不是因为提拔副局长的事考察他，而是为了福虎路群众集访的事查究他。

金达省从来没有看到，一向笑容可掬的江书记，脸上满是阴云，而且说话的口气又是那样的严肃，甚至还很不客气地批评：“拆迁大队在这件事上缺乏预见性，工作做得不细，反应迟钝，是有责任的，一定要吸取教训，今后再也不允许出现这样的情况！”

金达省吓坏了，大气也不敢出一下。幸好这时许市长打来电话，通报了群众集访的处理情况，这才缓和了气氛。

江书记也转了口气，抚慰地说：“当然，你们拆迁大队的工作也很艰巨复杂，这些年吃了不少苦，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发生了点意外，出现一些问题，这也是难免的，可以谅解。但你们不能自己原谅自己，而要严于责己，苛求不恕。据我们了解，你这位同志工作还是不错的，大家对你的能力还是肯定的，福虎路拆迁的重担交给你，我们还是放心的，甚至可以说是有信心。希望你不要辜负市委、市政府的期望，以这次福虎路群众集访为教训，扬长补短，趋利除弊，把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加出色！”

金达省顺着杆子往上爬，立即表态：“江书记，我保证虚心接受领导批评，认真领会领导指示精神，过细贯彻落实领导要求，确保打赢福虎路拆迁这场硬仗！”说罢，又就福虎路拆迁的思路和方略，向江书记汇报起来。

江书记听到这里，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挥了挥手说：“具体工作问题我就不听了，城建拆迁是市政府抓的，你向许市长、倪副市长多汇报，我可不能喧宾夺主。好了，今天的话就谈到这里，你可以回去了。”

离开江书记办公室，金达省吓出了一身大汗，同时，也窝了满满一肚子火！

工作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哪个领导这样批评过金达省，而且，还是在市里即将考察提拔他担任市建设局副局长的情况下发生的，批评他的又是市委一把手书记！难怪他会脸上冒汗心里发火。因为，经由这件事后，他悲观地觉得：命运多舛，这次提拔，可能玄啦！

## 5 2、风云际会（2）

金达省是个从来不畏难、坚决不服输的人。他的秉性，决定了他不会在江书记的批评前倒下。

走出江书记办公室门时，他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绝地反击，无论如何也要出色地将福虎路拆迁这块硬骨头啃下来！他不像那些一受到领导批评就灰心丧气，萎靡不振的干部。遇到这种情况，反而更能激起他的斗志！

他体内的力量很快就已经积聚起来，决意要大干一场，而这场决斗的开场戏，就定在施东梅卧室的那张一米八宽的席梦思软床上！

他没有回拆迁指挥部，也没有回家，而是立即打的去漓江冠城。他要将下午受的郁气，

尽数的发泄到施东梅那个浪娘们的身上，并且在对她的疯狂镇压中，重新获得自信和勇气，焕出所向披靡的雄风！

热情似火又浪漫似妖的施东梅，竟然也被金达省吓坏了。她从来也没有见到，他是那么的疯狂，那么地暴戾，那么的残虐，简直就像一头怒不可遏的野兽！

他毫不讲理地拒绝了她先到浴缸里清洗一下的建议，就在客厅光亮的吊灯下，连扯带拉地扒光了她的衣服，不但扯得纽扣啪啪地乱飞，还将她新买的睡衣扯了一个大豁口。她曾扭动着身躯，想自己好好地脱，可是他全然不听她的央告，不知哪来那么大的力气，一只手就抓牢了她的两条手腕，另一只手野蛮地摧毁她遮体保温的最后文明，还不许她有任何的反抗，稍一抵抗，带来的是更加惨烈的进攻，她只得束手就擒，任其所为，再不作任何无谓的抗争。

接着，他就像驻伊拉克的美国虐囚士兵一样，将一丝不挂的她连推带搯地逼到床边，她想拉开被窝钻进去，不料，他却一把扯住她长长的头发，使她痛得哇哇直叫，再也不敢前移半步。就在这时，他忽然一个猛虎下山，将她压在床上，抽出皮带，将她双手别到背后，牢牢地捆绑住，嘴里还不住地谩骂：“你个混仗东西，竟敢对我指手划脚，说三道四，我不日你妈，你就不叫我爹，不给你点厉害尝尝，你就不晓得天多高地多厚！”骂得她狗血喷头却莫名其妙，真的以为这个人今天是彻底的疯掉了。

就在她揣摩他今天到底遇到了什么事的时候，他的新一轮打击又接踵而至：先是骑到她身上，两个巴掌轮流噼啪啪地猛击她的屁股，打得雪白的肥臀霎时红起来。打了一气，还不解恨，又将她翻转身，正面朝上，死命地狠揪那一对白皙的乳房，她疼得刀割一样的大声叫唤，他却充耳不闻，脱下自己两只臭袜子，塞进她的嘴巴里，使她的气都呻不出，只得发出弱小动物被擒时绝望的“唔唔”声，把头甩来甩去，以表达自己可怜的抗议，两只眼里流出了屈辱的泪水。

这时，胜利的他倒反狰狞的笑了，面目是那么的恐怖，连平时好看的鼻梁都歪了，一双眼睛红得像要滴血，酷似才吃了死人肉的疯狗，看着躺在他面前的猎物。

他终于张开了血盆大口，用锋利的犬牙啃噬自己的猎物。猛地扑到她的身上，扳开双腿，就发泄淫威，哪管身下人的哭号和痛楚。然而，狂野的他，虽然准备要好好的品尝祭坛上的美味，却突然之间就一泄如注，再也威风不起来了。

十二级台风嘎然而止，他喘息着，像一头斗败的牛，又懊丧得像一条丧家的犬，两只手拼命地撕扯自己的头发，“噢——！”地一声长啸，喉咙里发出灰熊才有的绝望哀号。

倏忽，金达省又像一个迷失了回家归路的孩子，竟然号淘大哭起来，哭得那样伤心欲绝，那样痛不欲生！

挣扎着松开反绑着的皮带，施东梅怨恨地坐起身来。然而，金达省万分悲悯的痛哭，却又唤醒了她潜伏在体内的母性温柔。这个男人，今天一定是受了天大的委屈，要不，他绝不会是这样子的。

她长叹了一口气，又把他的头搂到自己的怀中，用手习惯性地梳理被他撕扯得乱草堆一样的头发。

金达省这时已经安静下来，头在施东梅的胸前一掇一掇的，嘴巴游走在她雪白的胸脯上，好像在寻找着什么。终于，他寻觅到了她的乳头，嘴巴马快含上去，另一只手还不安份地抚弄着另一个乳房，就像一个喝奶的孩子。

他们一直以这样的姿势坐着，坐了很久很久。

后来，他放开了女人的乳头，轻声说：“给我弄点吃的吧，我还没吃晚饭。”

### 5 3、出乎意料的竹篮打水（1）

郗守泰没有采取妻子章芳菲的办法，将他写的申诉意见直接送给主送单位沧海房地产估价公司和抄报单位市房地产估价师协会房屋拆迁专家委员会，而是分别用挂号信寄给了他们。他在机关工作多年，这上面比章芳菲有经验，直接送给他们，如果他不肯给你回执，日

后你再找他，他却不肯承认，那时你就找不出根据来，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寄挂号信却可以留有邮局的存根，邮局送达时，收信者也要签字备查，所以，到时不用担心他不承认。这样做比较稳妥。

挂号信寄出后，抄报拆迁指挥部的那一份，他徒步送到了离他家不远的滨海中学招待所，福虎路拆迁指挥部就驻扎在那里。

还处在宣传发动阶段，没有到签约的忙碌期，指挥部的人很少，只有综合组有几个人在值班。他先询问拆迁大队大队长金达省在不在，如果在，请他们请示一下，就说湖海区有个叫郗守泰的人来了，问他有没有时间接待一下。工作人员拨通了金达省的电话，呜啦呜啦地讲了一通，放下电话说，金大队长不在指挥部，没法接待你，请你谅解。

郗守泰知道金达省是故意躲着不肯见他，心里就很不高兴。不过，今非昔比，人家现在是副处级干部，又是炙手可热的市拆迁大队的大队长，不想认他这个老长辈、老领导，他也没有办法。世态炎凉，人情冷暖，自古皆然。这样一想，也就释然了。

将申诉意见交给工作人员时，进来了一个人，个子不高，却很胖，工作人员尊敬地称他叫邹区长。郗守泰在指挥部门前的公示牌上见过他的照片和名字，这才记起来，来人应该就是新海区副区长、拆迁指挥部副指挥邹云波。

邹云波看见有生人在指挥部，就问工作人员：“他是来干什么的？”

工作人员连忙将郗守泰写的材料递给了他。

才瞄了一眼，他就大惊小怪地嚷起来：“啊呀，原来你就是郗老主任、郗老书记、郗老局长啊，滨海名人哪，久仰大名，如雷贯耳，今日一见，三生有幸！”说着，主动走过来，向郗守泰伸出手来。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不乐意听好话的，听着邹云波的恭维，郗守泰觉得很受用，也热情地迎上去与他握手。

可是，邹云波接下来讲的一段话，却给郗守泰兜头浇了一瓢凉水，让他站在那里，好半天缓不过神来。

邹云波对郗守泰并不熟悉，他的名字，是金达省传达倪副市长对福虎路群众集访的处理意见时，专门讲到对郗守泰这类不安份的人要严格内控后才知晓的。现在，见他又泡制出一份“申诉意见”，就更觉得此人可恶！

言为心表。握着手还没放下，邹云波就笑面厉语地说：“郗老主任，你是政府办的老笔杆子，文字功底很深，材料写得肯定是没有说的。不过，建议你们这些退下来的老同志，多学习学习政府的有关文件，弄懂政策精神再动笔。就如这拆迁，凡是估价公司评估出的价格，就是最终的补偿价格，是绝对不能改的，一户也不能改。你想想看，这么多户，评估的价格都差不多，同一幢楼的同一层住户，价格甚至还是完全一样的，动了你一户，其他户怎么办？一字动，百字摇，这拆迁还不乱了套？还怎么搞下去？！所以，我劝你就不要在这个问题上板死理，硬和政府唱对台戏了！”

“谁和政府唱对台戏了？！”听到邹云波给他上纲上线，郗守泰忍不住火了，“你们不是讲对估价结果不服可以申请复估吗？怎么被拆迁户一提复估要求，就扯上了与政府唱对台戏？这样做，简直就是在压制民主，堵塞民言嘛！”

邹云波并不生气，也不着急，依然满脸堆笑，活像一个弥陀佛：“老同志，年纪大了，要注意保养，凡事要冷静，不要着急，也要少生气。我刚才对你说的是实情，提的建议你听得进就听，听不进就当我说。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你花了很大功夫写的申诉意见，也不能说就全是废纸一张，其中有一部分还是会有效果的，比如说装饰装潢估价，房屋附属物折价，由于各户情况千差万别，就可以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处理一下。在这上面，是可以做些文章的。不过，针头上削铁，也没有多大来去，顶多三二千元钱而已。材料是你写的，主意由你定。我只是随意说说，呵呵呵呵！”

他那近似讥笑似的声音，就像是公鸭脖颈里发出的。郗守泰听了很不舒服，他没好气地对邹云波说：“我们又不是来要饭的，该怎样就怎样，不会向你们狮子大开口，也不会绵

羊一样的任人宰割。你们放心，我老郗不是蛮不讲理的人。干部做了这么多年，这点基本素质还是有的。”

郗云波依然操着不紧不慢的口吻，和颜悦色地说话，不过，话音中却流露出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当然啦，你郗老主任通过个别写申诉意见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意见，这一做法还是好的，不像有些人，动不动就替人起草代言书，还征集众人签名，组织群众集访。这种做法就不对了，这不分明在挑动群众斗政府吗。现在不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了，不能再搞无政府主义了！”

他这明明就在指桑骂槐呀！话不投机半句多，郗守泰再不愿意与郗云波交谈下去了，也不告辞，径直就往门外走。

郗云波却仍旧笑容可掬：“郗老主任，走好啊！最后再送你一个建议，不要再做无用功了，集中点精力考虑考虑选购安置房的问题吧。告诉你，白龙河东的天虹小区安置房，靠近市第一人民医院和实验小学，地理位置虽然赶不上你现在住的好，但也是很不错的，现在热得很哪，很多被拆迁户都在打这个主意，争取早签约早选房，获得天虹小区的选房权，你可不要不抱西瓜拣芝麻，因小失大呀！”

郗云波的话是冲着郗守泰的后背说的，尤其是说后半段话时，郗守泰的脚已经跨出了大门，所以，他并没有听清楚。其实，郗云波的最后建议，倒是出自肺腑的金玉良言，而且，也已经把福虎路拆迁的最新大势讯息告诉了他。遗憾的是，气鼓鼓的郗守泰并没有听清，或许，即便他听见了这些话，也不会接受。

迂腐的人往往不擅权变，而不能随机应变的人往往都要吃亏。郗守泰此次到拆迁指挥部来，有可能获取最大收获的机遇，就这样被他丧失掉了。

头脑简单而又缺乏经验的被拆迁户们，注定不会是金达省、郗云波他们的对手。他们申诉、集访的结果，也注定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现在，郗守泰已经在拆迁指挥部领略到了郗云波们的厉害。福虎路的其他被拆迁户呢？他们盼来的难道也是与郗守泰一样的竹篮吗？

#### 5 4、出乎意料的竹篮打水（2）

三天后，也就是进入正式签约阶段前的最后一天，福虎路被拆迁户的住宅楼一楼墙壁显眼处，都贴上了一张只有A4纸大的答复函，而且，只有稀稀拉拉的千把字，纸上留下了很大一块空白。

这是沧海和商天两家土地和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分别贴出的给集访群众的答复书。答复函张贴的时间也很有讲究，不早不晚，选在了进入正式签约阶段前的最后一天。早了，对答复不满意的被拆迁户，仍有时间继续申诉，甚至继续集访；迟了，就会背上故意拖延时间，使被拆迁户面对签约的重大抉择，没有时间再追究房产估价问题的责任，而且，发到各被拆迁户手中的拆迁方案中，明确房产估价要在宣传发动阶段完成，也就是说，它是这一阶段的事情。因此，拖到下一阶段去，就会有违方案规定。

贴在各被拆迁户居民楼上的答复函，内容都是一样的，几乎都是宏观的原则性的话：本次估价工作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文件、省政府××文件、市政府××文件精神进行的，符合国家、省、市房地产价格评估技术规范；参照本市相同地段商品房的销售价格并以此为评估依据，以拆迁许可证发证之日为评估节点时间，完全符合国家、省、市拆迁补偿条例之规定……并由此得出结论：估价的结果是公开、公平、公正的，是合理的，不存在低估的问题，云云，让你找不出半点毛病。

围观者越看越气，有的人当场就掏出笔来，在上面写上“放屁！”“你去死吧！”“谎言！一派谎言！”“发高烧，说胡话！”之类的激愤批语，有的甚至立刻将其撕毁！

而更多的围观者，则不住地摇头叹息：“小老百姓哪里弄得过当官的？那么多人到市里去上访，闹出那么大的声浪，可结果等到的却是这样的答复！他们根本就不把群众当回事，

搞出这么一个东西糊弄你，你能怎么的？唉，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兴师动众地上什么访噢！”一边说着，一边挤出围观人堆往外走。

两家估价公司的答复，虽然免不了被批、被骂、被撕毁，落得个千夫所指的下场，但却显而易见地给福虎路的群众集访画上了一个圆圆的句号。一场风起云涌的大规模群众上访，就这样虎头蛇尾，烟消云散了。

第二天，郗守泰也接到了沧海公司送达的答复函，而且同样要求他签收。他仔细看了一下内容，竟然和贴在外面墙上的那些答复函如出一辙，没有半点不同，只是标题下面的抬头，将福虎路广大被拆迁户改成了他的名字而已。

郗守泰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被人小觑、被人戏耍、被人完全不当人的悲凉滋味，并由悲凉而生悲愤，由悲愤而生怒火。

他当即就给董老打电话，询问他看没看到估价公司的答复函，并直言不讳地问他打算下面怎么办。

想不到，当初义愤填膺、气势如虹的董老，此时却像只泄了气皮球，在电话那头嗫嚅道：“有什么法子，自古就民不与官斗，胳膊拧不过大腿，我们就认了吧。”

郗守泰迂夫子的脾气又上来了：“不行，我就不信这个邪，一定要抗诉下去，非要他们接受我们的合理诉求！”

董老反过来劝他：“算了，就到此为止吧，再闹下去，也不会有结果的，还是省下劲来操操签约的心好。再说，估价公司评估的价格，也还应得过去，他给了你每平米5000左右，我们这次拆迁的安置房，差不多相同地段的价格，1平米也只有5000多，而且拆迁政策上，对带头签约让房的还有许多奖励和优惠，在这上面多考虑考虑，比明知不可为却偏要去为的抗诉明智。”

与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一向敬重的董老，此刻在郗守泰的心目中，形象大跌。放下电话，他不由得不屑地骂了一句：“叛徒，十足的叛徒！”

章芳菲看到老公气得脸都发了青，连忙好言相劝：“对这种人值得生这么大的气吗？社会上像这样的人多了去了，今后你把眼睛瞪大了，不要再上这些人的当，去替他们代笔，当什么倒霉写手了！”

说罢，章芳菲又想到了他的那位小老乡，便打电话给他，问能不能请他们公司帮助再复估一下。

小老乡在电话里说，再找一家公司复估，并没有意义。因为政府文件明确规定，复估公司评的价格，高低在5%以内的，仍按原估价公司的价格执行。他们同行之间，就是接受复估，给的估价高些，也约定俗成地不会超过5%。而且，第一次评估，是由政府指定的，评估费由政府出，现在，你要求复估，评估费则要由你自己出。多花了钱，评估的结果还一点也撼动不了原先的评估结果，谁愿意做这样的傻事？

章芳菲又一次地失望了。

牛春江、丛礼镇他们，不久也先后来了电话，交谈对估价公司答复函的看法，都是火冒八丈高，并真心诚意地劝慰郗守泰把心态放平和些，遇境而安，不要气出病来。

后来，又说到了董老，爽直的丛礼镇坦率地说：“你还不知道他的为人？文化大革命中，他就是一个骑墙派，参加了好几个造反组织，还检举揭发其他当权派的罪行。那时，就有人骂他叛徒了。老郗呀！你这个人，优点是心太善，缺点也是心太善。他的过去你又不是不熟悉，怎么就全都忘了？”

郗守泰只得在电话里自嘲地苦笑。

他们在电话里交谈的时候，章芳菲站在旁边一直没插话。其实，她说的“现在社会上这样的人多了去了”这句话，郗守泰倒真的应该好好听听，因为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都表明，她的话的确很富哲理，也很有先见之明。

在福虎路拆迁中，此后出现了不止一个“叛徒”，它以令人难堪的现实，揭示了一个许

多人都不愿承认也不肯面对的事实：或许，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就是容易生产“叛徒”的地方！

## 第四章 胡萝卜与大棒

### 5.5、安置房的诱惑（1）

滨海市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大河，蜿蜒曲折地流淌在这块平原上，由于河形酷似一条灵动的白龙，所以大河因形得名，叫白龙河。

白龙河虽然九曲十八弯，但流经滨海市区的这一段却比较直，也比较宽，明清时的老城区的建筑都傍河而立，所以，在滨海人的心目中，她就是滨海的母亲河。

在老城区改造的规划中，将来白龙河的东西两岸边都要建成河边公园，成为滨海的外滩。这两年，滨河拆迁已经搞了几大块，都已经预留了空地，空地上也已经栽树植草，形成了一块块小绿地小公园，初步具有了河边公园的雏形。将来，只要把隔在中间地方拆迁搞掉，南北一连接，外滩公园就成形了。

因为有了这一个潜在的大景观因素，白龙河边地块的商品房，近年来价格直线上升，已经成了滨海市房地产市场的新热点区域。

贯通老城区东西的福虎路西延工程，正要越过白龙河，向西搭上滨海的西环路。照顾到福虎路被拆迁户眷恋老城区繁华地段的情绪，市政府在白龙河的东岸不远处，规划建设了天虹小区，全部开发被拆迁户的安置房。

那一块的拆迁工作，年初就开始了，目前已经进入扫尾阶段，预计整个小区建设要在两年多以后才能全部完成。不过，这次福虎路拆迁，拆迁指挥部已经把它作为一处被拆迁户的安置房源，给公布出来了。

天虹小区的安置房源一公布，立刻吸引了福虎路被拆迁户的眼球。因为在所有五个安置房地段，天虹小区是最优越的了。这里西滨白龙河，南枕西延拓宽后的的新福虎路，毗邻市第一人民医院、第三人民医院，与三所重点中小学也相距甚近，向南不过100多米，就是号称滨海市“南京路”的海龙路，滨海市的几家大型商场、超市，都集中在这条街上。可以说，天虹小区在寸土寸金的老城区，就是皇冠上的那粒鸽蛋宝珠！



金达省知道天虹小区安置房对于福虎路拆迁的价值。由于房源比较有限，这次福虎路拆迁，只能拿出不到200套，所以，相对于1000多户福虎路的被拆迁户来说，它必定是供不应求的稀缺资源。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所以，他准备在这上面大做文章，充分放大稀缺资源的诱惑力，作为引诱福虎路被拆迁户签约让房的第一根“胡萝卜”抛出去！

早在宣传发动初始阶段，他就在流动宣传车的广播中，专门播出了天虹小区安置房的宣传广告，把稀缺资源、供不应求的舆论造得足足的，把福虎路拆迁户的胃口吊得高高的。

到了宣传发动阶段的后一阶段，他又有意识地在被拆迁户中，制造某某某、谁谁谁已经决定第一批签约让房，抢夺天虹小区安置房选房权的新闻，人为地渲染围绕天虹小区安置房的竞争，已趋白热化的紧张态势。

这样一来，真的把福虎路的不少被拆迁户的心给搅动了、搅活了。在靠近签约阶段的最近几天里，为估价公司的房产估价太低再纠缠不休的人已经越来越少，甚至为拆迁多补偿而找人打招呼的也已经不多，找他金达省的，大都是为了天虹小区安置房的事情，甚至连省里的一个领导，也给市领导打来电话，请他们在可能的情况下，给他的一个福虎路被拆迁户的亲戚安排一套安置房。

还没有到签约的那一天，天虹小区安置房就被炒热了！

金达省决定趁热打铁。他和新海区副区长、也是拆迁指挥部常务副指挥的邹云波商量了一下，准备在进入签约阶段头一天的凌晨零点，搞一次竞争天虹小区安置房的突击签约活动。被拆迁户只要在那时与拆迁指挥部签订拆迁和让房协议，并且在前200名的，就可以获得一套天虹小区的安置房，第一名签协议的为100分，此后，每向后一名，就递减0.5分。在协议明确的日期内让出被拆迁房并交出住房钥匙的，可以取得天虹小区安置房的优先选房权，按照自己的喜好，选定楼幢、面积、楼层。

他们坚信，这枚甜甜的大胡萝卜抛出后，一定会引诱得众多福虎路被拆迁户趋之若鹜，也许当晚安排给福虎路被拆迁户的天虹小区安置房就将告罄，福虎路拆迁工作将因为天虹小区安置房的热点炒作，取得一个令人意外、让人惊喜的良好开端！

早在进入签约阶段的前一天下午，金达省就打电话给许市长的秘书汪学科和程飞虹副秘书长，请他们将当晚的“零点行动”计划，分别汇报许、倪两位市长，并信心百倍地向他们保证：明天一早，就向市领导报喜！

## 56、安置房的诱惑（2）

福虎路的被拆迁户，这两天都被天虹小区安置房诱得人心大乱，寝食难安。很多人家都已经开了好几个家庭会，研究在争取提高拆迁房估价水平与竞争天虹小区安置房源两者之间，到底作何取舍。

世间的人，大多数都是现实主义者。福虎路拆迁，虽然有那么多的人都觉得估价公司评估的价格低得让他们不能接受，但通过那么大规模的集访，闹出了那么大的声势，结果却依然不能有任何效果，就不由得不气馁了。

他们不得不承认，如果要评选全世界什么工作的准确率最高，中国的拆迁房地产估价必定是当之无愧的首选。因为不管拆迁多少户，它的准确率都是百分之百。即如滨海市的福虎路拆迁，虽有1000多户之巨，但结果没有一家的估价出现误差，可以说是千分之千的准确！这可真是奇迹了！

虽然世上就不可能有百分之百、千分之千准确的事，但在行政统治能力之强冠于全球的中国，即便估价客观上就有误差，也不允许纠错，因为承认一个错，就会错上一批，所有估价就要推倒重来，那样一来，拆迁工作就无法进行，政府的行政统治力就会失效。

正因为此，希冀在拆迁房的估价问题上，有政府红伞罩着的房地产估价公司会认错纠错，必然是天真幼稚的想法，也必然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面对无法改变的现实，越来越多的福虎路被拆迁户，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必须面

对现实，承认现实，顺从现实，否则，就会受到现实的惩罚！

抢夺天虹小区安置房的竞争越来越烈，这也是个现实，而且这一既得利益触手可及，只会被拆迁户签订拆迁让房协议，利益就能唾手可得。有钱不抓，不是行家；有利不逐，一辈无福！与其死缠着绝对不可能得到改变的拆迁房产估价不放，劳神花力费时间而一无所获，还不如抓现的，捞实的，在获取天虹小区安置房这个现实利益上下决断。权衡利弊之后，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再在拆迁房产的估价上做文章已经毫无意义，当前的要务，是早下决断早行动，参与天虹小区安置房的竞争！

福虎路的被拆迁户中，像郗守泰那样的迂夫子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人都是聪明的现实主义者。于是，那些小孩需要就近读书，而又把小孩的智力投资放在第一位，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让他们到重点中小学就读的家庭；那些家有患病老人，或本人身体就不好，需要经常到医院就诊和住院，以健康投资为第一投资，千方百计养身保健，以期益寿延年的家庭；那些妇女执掌经济大权，又酷好逛商场，甚至是购物狂的家庭；那些注重房产投资，近年来已经在这上面多有斩获，正在寻觅新的有增值潜力并且增值空间大的房产投资机会的家庭，面对靠近学区、医院、商贸中心的天虹小区安置房的利诱召唤，经过审慎的利益权衡和精细的收益计算，都已经决定，从争取估价公司提高拆迁房产估价的前沿阵地火速撤军，抢占选定天虹小区安置房的先机！

提高拆迁房产估价已经没有希望，在抢夺天虹小区安置房现实利益的斗争中，再不能延误蹉跎，坐失良机！

福虎路的许多被拆迁户，已经做好了准备，在签约阶段的第一时间，就捷足先登，必须乘上落实天虹小区安置房的第一趟列车！

抢夺天虹小区安置房的大军开始行动了。

进入签约阶段的前几天，特别是头一天，拆迁指挥部就不断有被拆迁户来打听消息，问什么时候可以签订拆迁让房协议；

在指挥部公告栏中张贴的天虹小区安置房的房型图前，总是人头攒动，被拆迁户看着，议着，有的用手指指点点，有的用笔或者利用手机的计算功能划划算算，旧的一批人走了，新一批人又蜂涌而至，直到晚上九、十点钟，还有人打着手电筒，在房型图上照来照去，夜以继日地研究谋划；

在拟建天虹小区的拆迁现场，也有被拆迁户前来进行实地考察，他们有的甚至已经觅得天虹小区规划图，并根据规划寻找和确定各幢安置房楼的所处位置，为未来选择确定安置房楼幢进行决策的先前准备……

这一切的一切，都被拆迁指挥部的人尽收眼底，并且很快就汇报到大队长金达省那里。金大队长虽然听了之后神色平静，毫不动容，但内心里却乐开了花。

他知道，他的胡萝卜战术，已经见到效应了。在与被拆迁户进行的这局围棋对垒中，他已经取得了决定性意义的先手之利！

### 5 7、安置房的诱惑（3）

郗守泰和牛春江、丛礼镇以及计昊天他们，在天虹小区安置房问题上，都进行了家庭讨论，但彼此的结果却不一样。

郗守泰和章芳菲也不是不会算账的人，知道天虹小区的房产，由于所处的优势区位，将来的升值空间不会小，在几个地段的安置房中，它是最佳选择，特别是章芳菲开了一家小传媒公司，主要业务是做广告，地点设在繁华街道和或靠近城市中心的住宅小区，有利于经营业务的开展，所以，更青睐天虹小区。他们已经看到提高拆迁房产估价的努力难以收效，因此，两人商议，只要能选择到理想的安置房地地点，就签约算了。

有几天，他们也蠢蠢欲动，想参与天虹小区安置房的竞争，可是，他们向拆迁指挥部第14小组提出来的公摊面积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他们的正面回答，每次问他们，都是闪烁

其词，问烦了，就直接回说，这个问题我们不负责解决，公摊面积是根据测绘处提供的数据定的，你们有疑问请去问他们，只要他们改过来，我们就承认；

可是，找到测绘处那里后，测绘处的人又说，我们对各户的公摊面积的确定，是先按照一幢楼建筑面积与实用面积之差折算出一个平均系数，然后视实测后各户的实用面积多少，比照这一系数计算出应加的公摊面积。大家执行的是一个标准，不会有错。分户材料拆迁指挥部都有，你们直接向他们索取，一看就明白了；

再问拆迁指挥部，却说分户资料中包含不能对外公开的信息，不方便给其他户看，而测绘处掌握的分户公摊面积，数据单一，不会泄露其他信息，你们还是应该到测绘处去查。

就这样，他们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一直得不到明确的答复。这个问题不解决，又怎么好签约，所以，思虑再三，还是决定忍痛割爱，先把公摊面积问题搞清楚了再说。

计昊天在城里已经有了第二套住房，另外，女儿计蕾买了一套130多平米的住宅，只有一个人住，他们也可以搬过去住，所以，就不想要安置房了，对拆迁房的补偿准备以货币结算。其实，他们心里藏着一个秘密，那就是拆迁大队长金达省让他们签约时间往后放放，以便在大家注意力都集中于安置房的情况下，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公摊面积加给他们。这样一来，他们也不好再去竞争天虹小区的安置房了。

牛春江也不打算要安置房，并不是因为他在滨海有第二套住房，而是在省城工作的女儿女婿现有住房太小，准备换一套大些的，但资金又紧张，不止一次建议他们把滨海的房子处理掉，两家钱合起来买一套大房子，让他们搬到省城去，和他们一起住。女婿的父母都已过世，现在他们困难，岳父母有义务帮衬他们。另外，老伴的病也是促成他们作出这一抉择的一个重要原因。近年来，老伴的病越来越重，牛春江一个人照料感到很吃力，女儿工作忙也不可能请长假回来帮助照看，两人都觉得，人老了，不靠近子女真的不行。这次福虎路拆迁，正好把补偿的资金投给女儿女婿。

丛礼镇是四个人当中唯一准备要天虹小区安置房的人。他再过一年才到二线，目前还在上班，虽然湖海区的绝大多数机关都已搬到了新区，可总工会却还在老城区，离福虎路只有十几分钟的路，如果到新区去买房，上班就要远得多；加之老伴是个老糖尿病，是医院的常客，所以，靠医院近些的居所也有利于她的就医，如果能在白龙河东的天虹小区安置房安个家，自然是最理想不过的了。另外，他的儿子儿媳都在滨海工作，小孙子才小学五年级，一直准备到省重点滨海中学读书，所以，对作为学区房的的天虹小区安置房，就都很中意，几次三番地要求老丛必须把天虹小区的安置房拿下来。为了孙子能有个好的学习环境，将来能考上全国的知名大学，他们早就作了决定：及早签约让房，顺利入住天虹小区。所以，当郗守泰问他的打算时，爽直的丛礼镇当即毫不隐讳的告诉他，我不要货币补偿，要拆迁安置房，而且一定要拿下天虹小区安置房！

各家的实际情况不尽相同，所以，从各自需求出发作出的抉择都可以理解，而且也应该得到尊重。

然而，心胸狭窄的计昊天，却人前人后地说丛礼镇的不是，称他是一个“尖聪鬼”，哪里有利就削尖脑袋往哪里钻，提高拆迁房估价他跳得最高，喊得最响，现在竞争天虹小区安置房，他又跑得最快，手伸得最长。

章芳菲把这些听来的话告诉郗守泰时，老郗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个计老滑头，“自己三只手，还怀疑别人有强盗心”，老丛是那样的人吗？人家有人家的实际情况，他家的现实困难明摆在那里，想要天虹小区安置房合情合理。再说，想要竞争天虹小区安置房，就要抢先签约让房，拆迁补偿低些也要认这个亏吃，他也不是没有损失。舍得舍得，有舍有得，先舍后得，这种做法符合儒道，不该厚非！

郗守泰还不知道，计昊天之所以不去竞争天虹小区的安置房，并非他轻利重义，而是因为他在增加公摊面积上已经笃定获利。鱼都捉在罟子里了，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他才“两利相权取其大”，放弃了天虹小区安置房。难道这样一来，他就立地成佛，真的成了为人清高，不苟蝇利的正人君子了？天才知道！

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虽然丛礼镇铁下心来想要拿到天虹小区安置房，也的确在签约阶段的第一时间自动到拆迁指挥部“请缨自缚”，但是，他最终还是未能拿到天虹小区安置房的居住权。

也许，丛礼镇能有一百条可以说道的理由，可是，决定权在人家手里，你没有硬后台，没有好关系，又不肯花钱请客送礼，就注定了你不可能如愿。人家随便找一个理由，就可以将你拒之门外，还让你打掉门牙肚里吞，你还不服不行。这就是社会。这就是拆迁中客观存在的既成事实！

丛礼镇也许至今也没有弄懂一个道理：胡萝卜虽甜，但却不是人人都可以吃到的。不是因为别的理由，而是因为：你的门牙还没长全！

## 58、安置房的诱惑（4）

签约第一天。

夜晚十二点钟声一敲过，就将进入了福虎路拆迁的实质性操作阶段。

不少被拆迁户跃跃欲试的天虹小区安置房竞争，进入了最后倒计时。

头天晚上，福虎路上的几乎所有被拆迁户，都接到了拆迁指挥部部所在小组打来的电话。电话的内容大同小异，都是告诉或者提醒被拆迁户，今天晚上12点后，就进入了福虎路拆迁的正式签约阶段。现在，围绕天虹小区安置房的竞争十分激烈。如果你家想要入住天虹小区安置房，就请带着你们的有关证件，在第一时间到拆迁指挥部××小组签订拆迁让房协议，参与安置房的排号竞争。

早已瞄着这一机遇的被拆迁户，仿佛听到了冲锋陷阵的号角，立即行动起来。凡是打算签约的，都准备夫妻一齐出动，有的人家甚至打算全家一齐上。

晚上七八点，离签约的时间还有四五个小时，白天还很冷清的滨海中学招待所，就突然变得热闹起来，安排在一楼一字排开房间里的各拆迁小组办公室，人都挤得满满的，连走廊里都站了人。

一些十分急切的，不断地问拆迁小组的工作人员，签约什么时候开始；

有人甚至还高声嚷嚷，给我们这些先来的人先排个号，签约按排号来，不然，我们来的早的签约反被来得迟的抢了先，那就吃亏了；

更多的人，则互相交谈着，打探彼此的房屋拆迁估价情况，交流确定要天虹小区安置房的决策理由，那些彼此关系十分密切的，甚或咬着耳朵询问对方找了什么关系没有？采取了哪些“攻关”手段？有没有摸到什么门路？等等。

从晚九点开始，各小组就开始与准备签约的被拆迁户，一户一户地算起各户的拆迁补偿费来。刚才还喧闹的房间，马上变得安静了，其他人都都在侧耳听拆迁小组的工作人员与被拆迁户算账谈话的声音，

很快，他们就发现，双方对于拆迁补偿金，存在明显分歧，被拆迁户总以这样那样的理由要求能多给一些，而拆迁小组的算账人员，却一点也不让步，死板板地严格按照文件规定的拆迁补偿标准核定，抠得非常厉害。于是，被拆迁户开始不满了，有的已经大声地与对方争执起来，有几个房间，甚至传出了骂娘声和拍桌子声。

面对这种情况，工作人员一点也没显得惊惶失措，或者语气示软，反倒更加强硬。天虹小区安置房这个稀缺资源抓在手里，他们有恃无恐，有的甚至毫不客气地说：“账只能这样算，你们接受就准备签约，不接受我们也没办法。要天虹小区安置房的，还有这么多的人等着，你快点决定，我还要和下一户算账！”

面对拆迁小组工作人员的强硬姿态，有的人家或妻劝夫或夫劝妻：“算了，我们又不能不要天虹小区的学区房，先签约的明摆着要吃亏，为了小孩子上学，我们就认了吧。”于是，老公或老婆就长叹一声，不再坚持；

有的一时还难以立刻下决断，嘴里说着“我再想想”，就从工作人员的办公桌前退回身；

有的大声责问工作人员：“补偿金是老共的，又不要你们从口袋里掏，你们抠得这么死干什么”；

有的脾气暴躁，高声直嚷：“不签了，回家！”起身就往外走！

刚才还很热闹忙碌的场面，有点冷下来。

工作人员看到还有不少前来的被拆迁户没有算账，就一户一户地点着名叫他们，可他们却变得犹豫彷徨起来：

有的说，我们再等等；

有的说让别人先来吧，我家还有个说话算数的人没来；

有的说，签约需要的证照忘了没带全，已经打电话让家里人送了；

有的甚至说，大不了天虹小区的安置房不要，我就坐在这里看着，你们今天到底能与多少户签约！

金达省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很快就有人向他报告了这一不利消息。他略一沉思，马上作出决定：“转移阵地！人太多了签约不好谈话，到二楼的住宿房间里谈，用手机约，一户一户地叫，另外，在小钱上可以适当放一放，给他们点小甜头。”

拆迁大队办公室主任岳啸华、副主任施东梅，立刻将金大队长的最新指示，用手机传达下去。

很快，各拆迁小组的工作人员，就都纷纷撤出一楼的办公室，回到二楼自己的宿舍，采取单兵对接的方法，个别约谈，单独算账，逐一解决问题。

留在拆迁小组办公室的被拆迁户们，见工作人员一会儿都不见了，等了一会还不见来，先是感到奇怪，后来就不免有些急躁了，纷纷议论：

“不回上，不回下，人就走了，把我们凉在这里，这是什么工作态度！”

“像这样对我们被拆迁户死抠，一点活门子都不开，这个约我还怎么签！”

“把我们这些人的钱抠下来，他们有奖金，人家当然抠啦。”

“不要着急，他们出去可能是商量新的对策，我们不肯签，他们能不急？再等等就有好消息了，他们肯定会放的。”

就在下面办公室里的人坐立不安，议论纷纷的时候，不少小组在二楼宿舍里的个别谈判式签约已经取得进展。在“只要出具医院证明，可以按照政策，按重大疾病给予照顾性补助”、“拆迁房装饰装修补偿可以适当再加一些”、“我们不上门复查了，你们可以多报几件拆迁房附属物件”、“阳台的面积原来已经算给你们了，现在在公摊面积上再给你加0.5到1平方”等等的小恩小惠面前，一些被拆迁户挡不住蝇头小利诱惑，很快举起了“白旗”，缴械投降，签订了“城下之盟”。

当仍等在一楼拆迁小组办公室的下一个被拆迁户，接到要他到二楼××号宿舍商谈拆迁补偿具体事宜的手机号码时，也同时获悉了已经有人签约了的消息，而且，这个消息立刻就在一楼的拆迁小组办公室里流传开了。

坚冰已经融化，河流已经畅通。

万事开头难，开了头后就不难。

积极参与天虹小区安置房竞争的被拆迁户们，虽然一度为“最后再努力一把，尽量在拆迁补偿上再增点利”受阻而踌躇不前，甚或打算逆反，但很快就被老到而又机敏权变的拆迁“九段高手”金达省，再度激起签约欲望。

时间还没有到深夜零点，在没有进入签约阶段时间节点的情况下，福虎路拆迁已经旗开得胜，很快，签约的户数就超过了100，而且，还有新的被拆迁户，不断来到拆迁指挥部，充实着签约的后备军。

金达省笑了，大手一挥，安排岳啸华、施东梅：“通知招待所食堂，今晚的夜餐加菜、喝酒，好好庆祝一下！”

## 59、安置房的诱惑（5）

丛礼镇是晚上十点半钟到拆迁指挥部的。他在签约阶段的首日零点前，提早一个半小时赶来，原以为肯定不迟了，没想到还是来迟了，比他先来的人很多，而且听说有七八户已经签了约，就抱怨有病的老伴，让她躺在床上休息不要来，可她偏要来，说是这样的大事，她不来不放心，结果慢慢吞吞地一直拖到现在。老伴却说，离十二点还早着哩，你急什么，还真的怕赶不上这趟车呀！

在第14小组办公室里，他们没有看到组长程红英和副组长卫日东，一问，原来在二楼206房间，正一户一户地与被拆迁户算账签约哩。丛礼镇就扶着病歪歪的老伴爬上二楼，敲开了206房门。

程红英一见他俩，连忙站起来打招呼，还让出了自己的座位，让丛奶奶这个病人坐下。

卫日东屁股抬也没抬，反倒问：“你们来做什么？”

“我们也是来签约的，我家老太婆是个病人，身子骨弱，挺不住，能不能先和我们把账算一下。”丛礼镇说。

“这个不行！”卫日东一口拒绝，“我们都是按先来后到的次序安排的，你要插队，别人就会有意见。你们还是到下面去等吧。”

程红英对卫日东说：“老丛家情况特殊，我们就破个例吧。”

卫日东还是不同意：“天虹小区安置房有限，供不应求，最后能不能拿到，还要看排号。所以，他家要插队，得要征得其他人的同意，只要比他先来的人没意见，我也没意见。可人家先来的都已经等了好几个小时了，让他家先来，别人要是吵起来谁管？要是有人因此气跑了谁负责？还是先等等吧。”

丛礼镇还想说什么，老伴连忙拦住他：“算了，人家小同志说得也在理，我们不能让人家为难，就先下去吧，拆迁已经宣传发动这么多天了，也不在乎再等这几个小时。”

程红英打招呼说：“那就这样吧。不好意思，请你们谅解。”说罢，又把老夫妻俩一直送回一楼办公室，不但动员一名先来的同志给老病人丛奶奶让了座，还给她倒了一杯热气腾腾的开水，奉到她的手上。

过了没多长时间，丛礼镇的手机接到了通知，让他和老伴上二楼去，先和他家算账。看来，准是程红英主任发挥了作用，劝说卫日东改变了主意。

卫日东在丛礼镇老夫妻俩来之前，已经给他家算好了账。可是，当他把补偿金额告诉丛礼镇时，却与他在家里算的明显有出入，仔细核对了一会，才发现原来出在阳台公摊面积上。

丛礼镇家的房子有两个外阳台，后来搞装修，用铝合金窗把阳台都封了起来，就都成了内阳台。当时搞“房改”，内阳台的面积是按安全算的，而外阳台的面积只算了一半。所以，丛礼镇认为自己家的阳台是外阳台，应该在公摊面积中补足两个只算了一半的阳台面积。而卫日东却说，测绘处提供的数据是一个外阳台，一个内阳台，所以，要补公摊面积，也只能补给你家那个外阳台的。这样一来，双方在阳台公摊面积的计算上就有了差距，按丛礼镇的账，两个阳台都补，就要补4个多平方，而按卫日东的账，只补一个阳台，就只有2个多平方。按照估价公司对他家拆迁房给出的价格，折算下来，要少补1万多元。

两人为此争执起来，双方各执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签约陷入了僵局。

程红英见况，出来协调说：“后面的人还在等，总在这里争执也争不明白，我看还是老丛再找找证据看。只要找到证据，我们保证认账！”

“找证据也不是一时半会的事。要是我找到了，你们还给不给我家把天虹小区的安置房留着？”

“这个难办，谁也不能保证你。”卫日东把头摇得像卜郎鼓。

程红英也没了招：“老丛，你赶快回家找证据，只要能在今晚十二点之前找到并且送来，我们肯定认你这个账。”

丛礼镇百般无耐，只得背起老伴下楼，火速回家找证据。

证据哪有这么好找的。三天以后，他终于在市规划局档案馆查到了自己住的这幢楼的建筑施工图，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家的两个阳台，果然都是外阳台，都应该补足另一半的公摊面积，他与卫日东的差距和争执，都是由测绘处的失误引进的。

证据是找到了，账卫日东他们也认了，可是，天虹小区的安置房却没了。

卫日东说：“天虹的安置房只有200套，签约又不能等你，你就是现在签约，也早已在200号以后了，天虹的房子怎么拿得到？还是在另外的安置房小区选选吧。要选还要趁早选，选迟了，这些地方安置房的好户型，恐怕也难拿得到了。”

丛礼镇的牛脾气又上来了：“不行，我一定要天虹的房子！不给，我就不签约。签约耽误下来是你们造成的，你们得病，却让我吃药，天下哪有这个道理？！”

就这么一来，丛礼镇下定决心一定要拿到手的天虹小区安置房飞了，在家里成天被儿子儿媳埋怨。而且，他为此一直和拆迁指挥部的人犟着，非要把这个理扳过来，最终也有悖初衷的成了福虎路拆迁的“被钉子户”。

## 60、安置房的诱惑（6）

进入签约阶段的第一天清晨，福虎路拆迁指挥部前的人就明显多起来，许多人都挤在一楼外墙上的拆迁工作分户进度表前边看边议。贯满整面外墙壁的一长溜大表上，各被拆迁户户主的名字，按组别一个不拉地全部写得工工整整，在下面的签约一栏里，经过昨晚寅夜进行的“零点行动”突击，已经有200多户插上了小红旗，而只要插上了小红旗，则意味着这一户已经与拆迁指挥部签订了拆迁让房协议。

很快，哪个哪个已经与拆迁指挥部签约了的消息，就不胫而走，在福虎路被拆迁户中传开了。他们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左邻右舍和亲朋故旧中那些签约的人，而且对他们关心的着重点，已经不再是他们是否拿到了天虹小区的安置房，而是他们的拆迁房在签约时，1平米到底签了多少钱，一共得到了多少拆迁补偿金。

不过，令他们十分遗憾的是，他们几乎没有能从任何一个已经签约的被拆迁户口中得到准确的数字。被问及的人，不管是平时处得很好的左邻右舍，还是以往走得很近的亲朋故旧，几乎都闪烁其词，不肯正面回答，实在不好意思推托的，也只是非常模糊地回一个大概数字：“1平米大概五六千吧”；“五千大几还不到六千”；“也就六千出点头”……说出的数字都较低，几乎就没有一个人说的数字能达到询问者内心期望的高度。

于是，询问的人都怀疑了：他们签的真的这么低？这么低他们就肯签了？结果，又都断定：假话，他们说的肯定都是假话！肯定是拆迁指挥部的人给了他们高价，又不让他们对外说，所以，就对我们拿高说低，将我们当三岁小孩哄。人哪，别看平时大家推心置腹，一遇到利益攸关的事，就都各怀鬼胎，语焉不详，自己的“八大碗”盛起来了，还说连骨头都没啃到，只是喝了一点汤，全拿鬼话骗人！

这样误会，不仅仅只在已经签约者与未签约者之间发生，而且也发生于已经签约者之间。

虽然他们都签了约，但由于都是各自在不同小组的宿舍房间里签的，所以，并不清楚在另一个房间里签约的人，拆迁补偿到底签到手多少；即便在同一个房间里签约的，由于前面的人走了，后面的人才来，并未见到前面的人签订的协议书，所以，对他的签约补偿数字照样一无所知。即便他们在与拆迁小组人员讨价还价时，提出要看一看前面的人签订的协议，怀疑前面的人签约数字，一定比拆迁小组算账后给自己的价高，拆迁小组的工作人员，也一定不会让他们看，而只会以生气的口吻说：“你要相信我说的话，他签的肯定没有你的高，我们对你已经很照顾了，你要是实在不相信，我们就让你看，但有言在先：如果他的比你的低，你就只能按他的标准签！行不行？你考虑好了！”这样一威吓，后到的人哪个还敢死犟下去。只得收回要看前面的人所签协议的要求。

如此这般，已经签约的人，也几乎都不清楚彼此之间的实际签约数字。

凡人都有个“病”，生怕自己比别人吃亏，所以，他们之间也在互相打探签约中确定的

实际补偿数字。

可是，令他们同样遗憾的是，他们之间，也都是三缄其口，实在问得紧了，也同样用模糊语言搪塞过去。

于是，他们之间也同样发生了相互猜疑，彼此间的不信任感，又导致了相互之间的感情生伤。原本关系很好的紧邻亲朋，自此以后，见了面连招呼都不打了，特别是各自搬家时，与对方的礼节性告别也不见了。因为他们心里都窝了一把火：大不了你这回讨了便宜，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不待见我，我还不待见你呢！亲朋之间，好共就多共共，不好共就少共共，顶多自此以后，咱们桥归桥，路归路，各走各的道，还不行吗？！

由于已经签约者之间、签约者与未签约者之间，都在拆迁补偿价格的信息披露上产生了严重怀疑，而且在强烈的超高拆迁收益的预期下，人们又只肯信其高，不肯信其低，所以，也不知何人第一个从“小道上”发布了虚假信息，很快，某人某人签约补偿1平米七八千的传闻，很快风靡福虎路，成为街谈巷议的热点，而且，三人成蛇，越传越离谱，传到后来，一个妹婿的叔父是省人大副主任的签约户，甚至被传出每平米签约数高达1万元的惊人高价！

这样一来，已经签约的人，几乎都为自己没有签到一个好价吃了亏而懊恼不已，并对那些传出签了高价的人，生出一种莫名的妒忌和敌意；而尚未签约的则倍受鼓舞，已经有人签了这么高的价，根据以往拆迁的惯例，往往是越到后边签的人越讨便宜，自己再签，价格肯定比这个更高！

其实，这许许多多的猜忌，都是拆迁指挥部一手造成的，而且也是都可避免的。

只要拆迁方真的能做到公开拆迁工作的所有信息，包括已经签约户的实际协议金额，那些漫天飞的高价谣言，就无从造起，即便传出也断然无法生存。

然而，拆迁指挥部的一贯工作经验，就是要搞“暗箱操作”，每一户的签约信息，都是绝对的拆迁机密，都不能让外人知道。只有这样，被拆迁户之间互不知情，相互疑忌，才好灵活运用价格杠杆，撬动不同被拆迁户的利益板块，使之有利于拆迁方高低之间的灵活应用，讨价还价时的进退自如，并且实现尽量将拆迁补偿金压到最低的初衷。也只有这样，才能为自己给方方面面关系户以照顾留下足够的操作空间，并且确保这样的照顾不见天日，不被发现，没有危险，没有后遗症。

有了公开，就能公平、公正，然而，如果真的坚持了公平、公正，拆迁工作就失去了它的灵活性、机动性和有区别的操作性。

这是一对矛盾。这对矛盾从发生的那天起，就一直无法妥善处理。正因为此，不讲公平是不行的，真搞公平是万万不行的。拆迁部门几乎都是这样想的，也都是这样做的。

其实，平心而论，这也不能全部责怪拆迁部门，因为地方政府财力困难，政府给的拆迁经费本来就捉襟见肘，要想完成拆迁任务，拆迁部门只能借助“暗箱操作”，将被拆迁户的补偿压到最限度。

当然，拆迁部门这要搞，也有自己的苦衷。现在的拆迁单位，几乎都是自收自支的营利性单位，拆迁单位的工作人工工资、福利都要自己苦，拆迁大队的日常工作经费也要在拆迁工作中赚。拆迁的“蛋糕”就那么大，被拆迁户切的小了，他们才能切得多一些。

另外，参与拆迁动员的城市街道办事处特别是居委会干部，工资都非常低，他们也想在这块“蛋糕”上，自己能切得尽量多些，所以，相同的利益，使他们与拆迁单位行为趋同，一拍即合，自然而然地成为拆迁单位“暗箱操作”的同盟军。

凡此等等，都决定了，让利被拆迁户，只是拆迁单位和一句宣传口号而已。不是人们固执地坚持“对他们的宣传都要反过来看”的观点，而是现实情况就是如此！他们越是宣传什么，提倡什么，就越表明他们越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因为，在拆迁问题上，过去、现在、未来，拆迁方都永远是既得利益者，而被拆迁方都只能永远处于维权护利的弱势地位。

“三公开一监督”，何时才能真正从墙上、标语上走下来，进入包括拆迁在内的社会管理的方方面面？



## 6 1、书记视察（1）

福虎路拆迁初战告捷，鼓舞了拆迁指挥部所有工作人员的士气！喜讯传到市领导那里，也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和嘉许。

市委书记江和平要来拆迁指挥部视察了！

这一消息很快在拆迁指挥部传开了。所有工作人员都十分高兴，大家怀着激动和期盼心情，都在为迎接江书记的亲临视察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在所有激动和期盼的人当中，金达省应该算是最激动、最期盼的人了。

在上次被江和平叫去谈话以后，他一直存有惴惴不安的心理，生怕江书记会对自己产生什么不好的影响。市委书记、市长一样大，都是正厅级，但市长在市委那边只是书记的副手，决策还得由书记一锤定音，特别在干部问题上，最终都得由书记说了算。党管干部，自己能不能当上建设局的副局长，就看江书记对自己的工作能力和工作实绩满意不满足了。

现在好了，经过精心谋划，临场灵活指挥，终于利用天虹小区安置房这个胡萝卜诱饵，“捕杀”了一批自投“罗网”的被拆迁户，取得了福虎路拆迁的开门大吉。江书记这回一定会对自己刮目相看了，自己在江书记以心目中的印象也一定会大为改善，说不定还会留下非常好的印象，给打个“10分”！

正在暗自高兴的时候，郎跃波秘书电话通知，江书记要到拆迁指挥部来视察，这无异于给一个出色的演员向中央领导汇报演出的机会，真是太难得了，太及时了，太让人无比高兴而又求之不得了！他揣测，过去从来没有到过拆迁指挥部的江书记，之所以选在这个时候前来视察，就是为了战场犒劳将士，激励战斗士气，并且给我这个主帅以嘉许和支持。他下定决心，一定要精心准备，组织拆迁大队的所有工作人员，把迎接书记视察的各项功课做好，自己更要以最佳的精神状态，最好的临场表现，出现在江书记面前！虽然以前很少有机会向他汇报工作，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次书记视察是天赐良机，一定要抓住这不可多得的人生机缘，为自己铺就一条官场发展的康庄大道！

金达省对江和平要来福虎路拆迁指挥部视察的用意的揣测，实在是太过主观，利己成份也太重了。其实，江和平到福虎路拆迁指挥部来视察，有着他自己一个市委书记的高屋建瓴的考虑。

在这个问题上，江和平主要有三层考虑：

一是明确表示对许刚川市长工作的支持。在上级纪委刚刚结束对许刚川的审查后，他就大刀阔斧地开工城建项目，将福虎路拆迁工程重新上马，而且声势搞得相当大，社会上对此有不少异议，机关里也有人议论，说他这是“百足之蛇，死而不僵”；有的甚至还说什么“他是春天里的蛇，醒过来还会咬人”，认为许刚川此举是向曾经提过他意见、写过他人民来信的人放出的反扑姿态，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报复。也有人议论：对拆迁问题，江书记直到现在也没有明确表过态，说过话。揣测书记、市长对福虎路拆迁意见有分歧。他现在到福虎路拆迁指挥部一视察，那些议论和揣测就会不攻自破，许刚川工作起来就可以减少掣肘，更加有底数，有胆气；

二是肯定注重民生需求的拆迁工作取向。福虎路拆迁中，对部分被拆迁户就近安排安置房，较好地照顾到了被拆迁户的民生需求，被拆迁户以踊跃签约的实际行动，对此投了赞成票，这种做法体现了一个方向，值得提倡；

三是激励拆迁工作人员。拆迁工作面广量大，艰巨复杂，受人怨，被人骂，上面领导压，下面不理解，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累，的确很不容易。所以，对他们的工作需要支持，对他们的成绩需要肯定和鼓励。

正是出于这三种考虑，江和平尽管工作很忙，但还是决定抽出时间，到福虎路拆迁指挥部跑一趟。

## 6 2、书记视察（2）

江和平是下午四点多钟才到的拆迁指挥部，而且呆的时间不长，前后半个小时不到。他没有带多少陪同人员，只有秘书郎跃波和电视台计蕾他们三四个人随行。

一到拆迁指挥部，他就对贴在大门口的拆迁工作分户进度表产生了兴趣，看到已经签约的被拆迁户户主的名字下都插了一面小红旗，他还饶有兴致地一面面数了起来，并且当即就表扬站在一旁的金达省和邹云波说：“你们的成绩还不小嘛！”

接着，又询问已经签约的被拆迁户中，有多少户的安置房是落实在天虹小区的，当听到200多个签约户中，有200户将入驻天虹小区时，他连连点头，并且意味深长地说：“看来，并不是我们的拆迁工作群众不理解不支持，而是我们的工作思路、工作方法还有问题，说到底，是我们过去对被拆迁群众缺乏理解啊！”

来到指挥部接待室后，江和平没有让邹云波回报拆迁工作情况，甚至连金达省精心准备的关于福虎路拆迁首战告捷的几点体会的汇报也没有听，而是直接开谈自己的体会。

他说：“这次福虎路拆迁，为什么头开得这么顺利，开得这么好？你们可能会说出好多条经验体会来，但是我感到，最根本、最关键的是，你们牵住了拆迁工作的牛鼻子，这个牛鼻子，就是被拆迁户的民生！”

“以前，我们搞拆迁，总是把被拆迁户安置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市中心的居民，你将他一下子就迁到郊区去住，人家当然不乐意，当然会反对你。所以，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一方面，社会公益拆迁得到了绝大多数市民的欢迎和支持，另一方面，自己切身利益受到影响甚至受到损害的被拆迁户，却反对拆迁，不让拆迁，最后，还不得不动用行政强拆的办法，来保证社会公益事业的建设顺利进行，由此又造成了被拆迁群众与政府的对立。”

“人贵在换位思考，看一个问题，不同的角度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如果我们想一想，假如我住在市中心，我家祖祖辈辈就是市中心的居民，现在突然就要被赶到郊区去住，我不会有想法？对这样的拆迁会不会反对？人有同心，世有同理，将心比心，以理示人，而不是以势压人，群众就会理解我们，支持我们。”

“比如这次搞福虎路拆迁，我们在紧靠老城区市中心的白龙河东，搞了一个天虹小区，拿出了200套房子来安置被拆迁户，让他们靠近原地搬进新居，这就适应了被拆迁户的民生需求。而民生问题一旦得到了解决，被拆迁户就会从我们的对立面转化为追随者。我们福虎路拆迁之所以能开门大吉，天虹小区安置房功不可没！在这方面，市政府的决策可以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你们要多多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在福虎路拆迁的今后工作中，采取更多合民意、惠民生的新举措。我想，真的能在这上面求得突破，取得进展，我们的拆迁工作，就不但能得到受惠的大多数市民的欢迎和支持，而且也能得到被拆迁户这些小部分市民的理解和配合。城建拆迁这个天下第一难的事，也就会难乎者不难也！”

江书记的即席讲话，侃侃而谈，抓住民生这个要点，鞭辟入里作辨析，高屋建瓴看问题，提纲挈领明重点，拨云见日指方向，使所有与会人员都受到了一次“拆迁工作也要以被拆迁户的民生为第一要务”的思想教育，大家都感到心头一亮，眼前也豁然开朗。他的话一讲完，就都自发地报以热烈的掌声。

江书记结束了拆迁指挥部的匆匆之行。上车前，他对送行的金达省说：“你在拆迁一条线工作了许多年，据我了解，你是一个有思想、有办法、有能力的同志，好好干，希望福虎路拆迁能在你的成绩簿上再浓墨重彩地添上一笔！”

金达省因为江书记没有能听自己精心准备的汇报，刚才还心有遗憾，现在，江书记对他意蕴深长的握别留言，总算使他得到了一点心理补偿。

他回到办公室时，就接到了倪超凡副市长的电话。

电话那边，倪副市长亮着嗓门说：“老金，不错啊，福虎路拆迁首战告捷，来了个开门红，把市委江书记都引去了，祝贺你！许市长刚才给我来了电话，他也提到了这件事，让我

将他的表扬与祝贺转达给你们。市委、市政府两个一把手这么关心，福虎路拆迁工作的动力将会更足。我考虑了一下，我分管的工作多，无法经常过问拆迁上的事，准备让程飞虹副秘书长多往你们那儿跑跑，帮你们出出点子，解解难题。后面的任务还很重啊，不要骄傲，我和许市长等着听你新的好消息！”

刚才，金达省的心情虽然大为好转，但毕竟自己失去了在江书记面前好好表现一把的机会，所以，仍然有些不快。接了倪超凡副市长电话后，这才彻底的由阴转晴。市委书记、市长、分管副市长，都以不同的方式对自己表示首肯和鼓励，前一阶段的苦没有白吃，未来的路尽管不会平坦，但前途却一定光明！

他又信心满怀、浑身是劲了！

### 6.3、变相的行政强拆（1）

被拆迁户的签约，经历了“零点行动”突击的快速增长后，此后几天，就出现了停滞不前的现象。各拆迁小组工作人员，一家一家的打电话，请组里的被拆迁户到拆迁指挥部来谈谈，可响应的寥寥无几，即便来的人，不是要价太高，没法谈下去，就是谈不到几句话，就推说有事走了，很明显，他们被越传越神的“高价补偿”“谣言已经吊高了胃口，都不愿意轻易地就与指挥部签约，而要看一看再作打算。

福虎路拆迁工作陷入了胶着状态。指挥部许多人都有些着急了。金达省却表现得相当沉得住气，脸上依然平静如故，说话语气依旧平和稳重。他已经有了对策，而且早在部署“零点行动”时就已经想好地这“第二步棋”，只是想先看两天，如果签约形势好，这步棋就往后缓缓，如果不理想，就将这招“胜负手”使出来！

从进入滨海县政府办公室当助理秘书开始，金达省进入官场也已经快20年了，根据这么多年的从政经验，他清楚地知道，无论做什么群众工作，都要坚持“两手抓”：即，既要有“软”的一手，也要有“硬”的一手。光靠“胡萝卜”不行，必要的时候，还要把“大棒”也用上！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所以，当程飞虹副秘书长来拆迁指挥部了解近日拆迁工作进度时，他就向他和盘托出了自己的计划：组织“集团会战”，运用行政手段，压服被拆迁户签约。他请程副秘书长出面召开一次会议，不但让市直各部委办局和湖海区、新海区政府分管负责人参加，还要请供电、银行、保险、工商、土管等实行系统垂直管理的“双管”单位的负责人一并参加。会议的中心内容就一条，请大家配合市政府的福虎路拆迁工作。拆迁是大局，全局一盘棋！凡是本单位有干部职工在福虎路拆迁范围内、仍未签约的，由单位负责人找其谈话，从即日起暂停工作，协助政府回家做家人的思想工作，家里一天不与拆迁指挥部签约，就一天不要上班。另外，有直系亲属属于福虎路的被拆迁户的，也采取相同的行政措施。这些人的名单由拆迁大队负责提供。

程飞虹当即对他的做法表示同意和支持。

两人当下商定好，宜早不宜迟，第二天下午就召开会议！

社会公益事业，虽然事关公共利益，但并非所有的人都赞成和支持，有些国家，因为一户不肯拆迁，街道建设只好避开，结果，规划好的一条笔直的大街，修好后成了“龙行遗迹”。而在我们中国，这样的事情是绝对不会出现的，因为，我们有规范度极高的党领导下的行政统一机制，绝不允许出现这种现象。

即如福虎路拆迁，“集团会战”会议召开以后，各部门、各单位都立即行动起来，包括行政管理权属归“条条”的“双管单位”，也因为他们的党组织关系还在地方，依然毫不还价地服从行政命令，立即找本部门、本单位的相关干部职工谈话，让他们识大体，顾大局，放下手中工作，回家动员拆迁。特别是一官半职在身的机关干部，还被要求带头签约，带头拆迁，并严肃地指出，这是领导对他的一次考验。而年轻的要求进步的同志，则告诉他们，这是组织上对他的一次考察，要求他们以说服父母或长辈立即签约拆迁的实际行动，来争取

领导的信任和同志们首肯。

于是，福虎路被拆迁户中，凡是家中有人在党政机关工作的，在还未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的情况下，就迎来了在机关工作的“临时下岗者”。

对于这一手，好多被拆迁户根本就没有预料到。他们都感到拆迁部门施出的这招“胜负手”实在是厉害！拆迁指挥部的人来做工作，还可以以软磨硬抗的方法与他们“打游击战”，他们也不好对自己采取什么过激的行动，但自己的子女、儿媳或者丈夫、妻子停职回家搞动员，情况就根本不一样了，他们就是不说话，只要往你面前一坐，你就先慌了心神，乱了方寸。因为自己在拆迁问题上的落后甚或顽固，而使亲人的政治生涯受到影响，岂不是过在自己吗？万一他们因此丢了“乌纱”失了“饭碗”，自己就是罪人哪！拆迁部门的这一招，用的是“软刀子”，杀人不见血呀！

中国人的家庭意识，应该是全世界最强的；中国的父母或长辈，对自己的儿女和亲人，应该是最最关爱的，他们为了子女和亲人，什么苦都能吃，什么委屈都能受，哪怕是危及生命，也会义无反顾地将生的希望留给亲人，而将死的危险留给自己。为了自己的亲人，连生死都置之度外，还有什么物质利益不能舍弃的呢。何况，自己至今不肯签约拆迁，所争的拆迁利益，说到底也是为了替自己的亲人争的，现在，却要因此使他们失去好不容易才获得的“乌纱”和“饭碗”，以及与这如影相随的“人生红利”，这一灾难性的损失，将要影响他们几十年，直至终身！与这些相比，眼下的些许拆迁利益简直就不值一提，完全是小巫见大巫。既然如此，还不知道能不能到手的拆迁利益，又去争它干什么？再这样冥顽不化，就真正是愚蠢透顶，不可救药了！

有多少被拆迁户的父母、长辈和丈夫、妻子是这样想的，他们的想法层次是否就有这么深，谁也不清楚，谁也说不准，但明摆着的现象是，随着一个个被“临时下岗”的机关干部职工又纷纷回去上班，拆迁指挥部前的“拆迁分户进度表”上的小红旗，也一面面地增多了，福虎路拆迁又出现了签约快速上升的势头。

进入签约阶段才五天，已经有超过40%的被拆迁户与拆迁指挥部签订了拆迁让房协议。这一进度，是滨海市拆迁工作历史上最快的。

更为难得的是，有一幢机关干部宿舍楼，所有的被拆迁户已经全部签约！

金达省策划的“集团会战”，凭借市政府强大的行政效能，很快地扭转了签约停滞的不利局面，又一次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 6.4、变相的行政强拆（2）

拆迁指挥部“集团会战”的法宝祭出以后，受冲击最大的当属家有年轻干部职工的被拆迁户，而老同志的影响则相应要小些。郗守泰他们四个，除了丛礼镇外，几乎都没有影响。郗守泰和牛春江两人，本人已经退休，子女都在外地工作，滨海市的行政停职对他们鞭长莫及。计昊天本人退休，女儿计蔷虽然在职，但拆迁指挥部向相关单位提供的人员名单中，没有计蔷的名字，因为他家签约滞后，本来就是拆迁大队金大队长让这么做的。只有丛礼镇难逃劫数，他是在职干部，所以也被停职回家。不过他的儿子儿媳妇虽然都在职，但因为老丛这个户主不但在职，而且还是单位负责人，家里说话他算数，所以，既然让他停了职，就没有再让儿子儿媳停职。

丛礼镇是被工会主席找去谈话的。听说让他停职回家做家人的动员工作，什么时候签约搬迁了，什么时候再回来上班，一股火就直冲脑门，当即就高声大语地与工会主席吵上了。

工会主席一摊双手，对他说：“你不要怪我，我也没办法，这是组织上的决定，我只有执行，请你谅解！”

老丛一想也是，便压下心头火气，将自己如何主动到拆迁指挥部签约，后来因为公摊面积问题与指挥部工作人员发生争执，再后来情况虽然查明，但天虹小区的安置房已经安排一空，因为这个原因他才至今没有签约的情况，从头到尾、详详细细地向工会主席叙说了一遍，

并且拍着胸脯向他保证：“你们都知道，我老丛是个爽快人，只要拆迁指挥部将原本就应该属于我的天虹小区的安置房给我，我没二话，马上就与他们签约。要不然，就是打死我我也不签。因为本来就错不在我！”

工会主席了解情况后，也觉得丛礼镇说得有理，便劝他说：“你做的事情我今天才知道。如果情况属实，责任的确不在你。这样吧，我帮你向上面汇报情况，你再向拆迁指挥部争取争取，我就不相信，天虹小区的安置房，他们一套控制数也没有。”

丛礼镇还不服气：“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让我停职回家？！”

工会主席笑着拍拍他的肩膀说：“老丛啊，不是我说你，都快要退的人了，火气也该压一压了。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有这个机会，让你不上班，专门蹲在家里，去争取天虹小区的安置房，你还不接受、不高兴啊？算了，就当组织上放你的假，让你休息休息的，好不好？”

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丛礼镇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可是，被停职回家，始终使他很不开心，他一直以为，这是组织上对他的一种处分！

他正是带着这种烦恼和不满的心情，来找郗守泰这位老朋友的。

郗守泰也知道了这件事，虽然他也很为自己的这位挚友抱不平，但老丛已经心情很不好，自己怎么能再火上加油？只得劝慰他说：“老丛，这么多的人因为福虎路拆迁都停了职，又不是你一个人，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这绝对不是你所说的什么处分，而是市政府为了促进福虎路拆迁而采取的一个行政措施。”

丛礼镇说：“我也知道是这样。可没有签约明明不是我的责任，我还因此失掉了天虹小区的安置房，组织上不分青红皂白，就一杆子把一树的枣子都打下来，让我也停职回家，这样的做法，分明就是草菅人命嘛！”

“言重了，言重了。老丛，没有你说得那么严重。”郗守泰一边劝解，一边故意岔开话题，“老丛，你不提天虹小区安置房倒反罢了，提到它，我就心里就生闷！现在，市委江书记说了，搞天虹小区安置房，是市委、市政府关心福虎路被拆迁户民生问题的实事举措，他一说，个个也都一条声地说对喊好唱赞歌。可是，我却不这样认为，我认为，这是对绝大多数被拆迁户的又一个不公。谁都知道天虹小区的安置房是稀缺资源，作为被拆迁户，可以说家家都想。可是，1000多被拆迁户，能入住天虹小区的只有200户。为什么这200户能入住？是因为他们听话，提早与拆迁指挥部签订了拆迁让房协议。像这样听话签约的就给房，不听话没签约的就没有，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听话的就给予奖励，而不听话的就予以惩罚？”

丛礼镇从来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现在被郗守泰提了出来，他一想，也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对呀！你不说，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市委、市政府搞天虹小区安置房，应该是为所有被拆迁户搞的，换句话说，应该是凡是福虎路的被拆迁户都有份！所以，公平的做法应该是，把这200套安置房源都拿出来，让所有拆迁户都参加摇号，摇上的就有，没摇上的也怪不得别人。这才合理。否则，像现在这样做，就是变相的惩罚没有签约的人，这种做法可说不过去！”

郗守泰接着他的话往下说：“像这种灵活变通的变相行政处罚，何止这一件事。即如让你们停职回家搞拆迁，不签约就不要回去上班，说到底，就是以行政的强制力，用‘乌纱’、‘饭碗’来约束你们，逼迫你们签约，说破了，这种行政强权下的逼迫拆迁，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行政强拆！”

丛礼镇不吱声了，这个平时大大咧咧，说话干脆直爽，绝少心机又待人真诚的汉子，这会却陷入了沉思。

他在想，以前，我们都将推土机硬将拆迁“钉子户”的房推掉叫行政强拆。其实，行政强拆也分多少种，用推土机硬推的是显性行政强拆，而让机关干部职工停职回家搞拆迁，则是一种隐性的行政强拆。如果说显性行政强拆，推的是看得见的实物的话，那么，隐性行政强拆，推的则是看不见的精神。停职造成的高强度精神压力，每个当事人都会感到不能承

受之重，我一个快要退下来的老头子，还被逼得“火上堂屋”，情绪失常，要是年轻人呢？还有，那些家有停职年轻人的到耄耋老人呢？

他把自己的想法对郗守泰说了。

两个人都长叹了一口气，相对摇了摇头，都说：“不谈了，不谈了，再谈下去就是对人民政府发泄不满了。”

### 6.5、变相的行政强拆（3）

拆房的行动开始了。虽然还没有哪一幢楼的被拆迁户都已签约、搬家、让房，但各幢楼上，都已经有三三两两的被拆迁户交钥匙了。而这其中，又以已经获得天虹小区安置房居住权的被拆迁户为多。

应该说，如果纯粹从工作的角度评判，金达省的确是个肯动脑筋、有智谋、有办法的不错的干部。他并没有满足于利用天虹小区安置房的诱饵促进被拆迁户签约的成功，更没有在成绩面前沾沾自喜，不思进取，而是不断开动思维机器，不断推出拆迁工作的新推进举措。他要把“零点行动”这步棋下足，把胡萝卜的效应放大，放到最大值！

他知道，签约只是拆迁工作的第一步，只有搬房后把原住房钥匙交到拆迁指挥部，这一户的拆迁工作才算真正结束。所以，对已经签约的被拆迁户，必须响鼓还得重锤敲，继续加大对他们的诱惑性压力。于是，工作人员在各个房间实施“零点行动”的同时，他就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想出了一个新点子：签约，才取得天虹小区安置房的居住权，但是，到底你将来能住在哪幢楼、哪号房，现在还不能确定，还要看你让房交钥匙的进度。只有先将让房后的钥匙送交到拆迁指挥部，才能获得天虹小区安置房的优先选房权。

这一新规定，又将已经签约了被拆迁户驱赶进了第二轮竞争。不少已经拿到天虹小区安置房居住权的签约户，由于过渡房一时还未落实好，还要到外面寻找租住房，或者是暂时准备到亲友家寄住，但由于拆迁突然，签约又超前，亲友家一时房间还没有来得及腾空，等等原因，都想过一段时间再搬家让房，现在，面对拆迁指挥部的新规定，他们不得不想，反正已经签约了，迟搬早搬都是个搬，为了居住天虹小区安置房时能得到一个理想楼幢和好的套形，还是及早搬算了，早搬才能获得优先选房权。

于是，签约的第二天一早，就有搬家公司的车子开进福虎路了，而且第二天下午，整条福虎路的路边上，隔不多远就停放了一辆搬家车。这一新风景线，让打从福虎路经过的行人，都发现新大陆似地问：福虎路拆迁怎么这么快？有些行人甚至新奇之余，立刻断言：肯定是拆迁补偿的价格高，要不，被拆迁户的话哪有这么好说，哪会这么爽快？！

高明的棋手，一旦确立了盘中的优势，就绝不会再出缓手，而是一步紧跟一步，步步是狠棋，着着是猛招，逼得对方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最后看到大势已去，只得投子认负。

拆迁高手金达省，在下“拆迁棋”中，禀承的也是同样的战术。在已经签约的被拆迁户，为争天虹小区安置房的优先选房权而纷纷让房交钥匙的情况下，他又决定“借力使力”，对已经收回钥匙的拆迁房，提前进行“房内拆迁”，籍此对还未签约的左邻右舍造成“环境压力”，让他们随时随地感受到拆迁“进行时”的逼人氛围，感受到自己的近邻“人去户空”所带来的“真空窒息”，感受到外界目光“视觉诧异”造成的“投射压力”，影响和催迫他们面对现实，丢掉幻想，及早签约，自我减压。

金达省将这一举措定名为“定向爆破”！

“定向爆破”在福虎路的许多幢楼迅速进行。拆迁指挥部早已专门落实了外包拆除工程队。这是一块肥肉。工程队以很少的价钱从拆迁指挥部那儿取得拆除资格后，通过变卖被拆迁户的门窗和室内留下的物件，除去成本外，都可以赚上一笔。所以，不少拆除工程队都想啃这块肥肉，但是这几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拆迁指挥部的拆除工程，几乎都是外包给这个工程队做的。通过多年的合作，双方已经形成拆除工作的默契，金达省一个指示，他们

就能立刻明白他的用意，即如这“定向爆破”，一经金达省交待，他们马上就心领神会地立即执行。

就在“集团会战”部署不久，拆除工程队已经率领队伍入驻福虎路，开始进行“定向爆破”了。

只要有一户交了钥匙，他们就立刻带着工具来到这户，随即，“轰轰”的强大声浪，便霎时传到隔壁的邻居家。他们先把完好甚至簇崭新的防盗门拆除；然后，就用大铁锤敲击不锈钢、铝合金的窗子，所有玻璃全部不要，不管是平板的还是雕花的，不管是透明的还是茶色的，不管是常规的还是钢化的，一律“哐唧唧”、“哗啦啦”地敲击得粉碎，客厅、房间、厨房、卫生间地面上散落得遍地都是，不锈钢和铝合金窗框因为可以变卖钱，则全部敲下带走；接着，就把房间里的壁橱、吊柜、比较完好的灯具和浴缸、便器，等等，等等，一一敲下带走。

他们带着一件件战利品，从上一家来到下一家，很快，福虎路两边不少幢楼房的水泥墙面上，就出现了一个又一个被捣得什么也不剩的豁边“窗洞”，它们就像丑陋的“泥螺壳”眼，失神地盯着下面的路面看；又像发毒的杨梅疮留在躯体上的一个个肮脏的瘢痕，在毫不掩饰地“揭露”主人行为的不检点；而一个一个又一个已然洞开的窗洞，则诉说着拆迁工作的进展已经推进到实质性的拆除阶段，在路上行人，特别是其他未签约的被拆迁户的眼前，造成一种强烈的“开拆”视觉冲击波，让人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福虎路拆迁真的说拆就拆，雷霆万钧！

其实，受到视觉冲击最大的还是被拆除房屋左邻右舍的那些被拆迁户邻居，他们在拆除工程队走后，先先后后、三三两两走进被拆除现场，映入眼帘的那一片狼藉，让他们惨不忍睹！

过去，这里住着一户户温暖的大家庭，大门一关，自成居家小天地，为主人提供自由快乐的私人空间；拉上窗帘，自成隐秘小世界，让多少爱情疯狂、亲情温馨，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发生、发展，并演绎出多少悲欢离合的情感故事；晚上，拉开电灯，拉窗帘的不拉窗帘的，都将透亮的、朦胧的光照投射出来，参与灯火夜市的大交融，又在向路上的过往行人，幻绘这家人的幸福美满、和谐欢乐。

现在，这一切的一切，都已经不复存在了。大门已经洞开，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出入；所有窗户都已成为空洞，凌厉的北风在南北窗户间贯穿而过，发出呜呜的呼啸声，让人听了就不寒而栗；而满地的碎玻璃、残木块、坏瓷砖、断电线，零乱不堪而又乌七八糟，如果不是知道拆迁，肯定以为这家人遭到了洗劫！

面对着这如今人去楼空的荒凉，追忆着那已故的居家和合的兴盛，左邻右舍们无不长嗟短叹，心沉思重。联想到自己家不久的将来，也会遭至同样的命运，他们甚至会产生一种悲凉的心情。心理上受到的“环境压力”和“兔走狐哀”的触动，使他们在摇头离去的同时，都清醒地意识到，福虎路拆迁进度已经加快了，面对这一不可逆转的大势，自己不能再抱任何幻想，也不能再久拖不决，而是到了要认真思考何时签约的时候了！

“定向爆破”的冲击波，已经为金达省取得了多点扩散的攻击效果。

## 6 6、变相的行政强拆（4）

就在“定向爆破”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集团会战”却出了麻烦！而且，这个麻烦还不小，因为就是为这死了人！

湖海区有个姓范的离休老干部，早些年已经去世了，自那以后，老伴身体一直不好，常年卧床不起，他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两个儿子两个女儿都下了岗，只有最小的三儿子在保险公司上班。“集团会战”部署动员后，也被停职回了家。

范奶奶是个随夫进城的农村妇女，识字不多，多年来，家里大大小小的事都由老范罩着，她只是个地地道道的家庭煮妇。老范去世后，看到两个儿子、两个女儿都相继下岗，丢

掉了饭碗，回到家不是哀声叹气，就是破口骂娘，躺在病床上的她，怎么也想不到，老头子两脚一蹬上了西天，家里就会突然遭了厄运！多少个日日夜夜，她在病床上辗转反侧，无法入眠，焦足了心事，心里不住地祷告，求天拜地，祈求儿子女儿能重新找到一份好工作，不再叹气骂娘。

福虎路拆迁动员后，对于她家来说，不啻是雪上加霜，她更加哀叹命运不济，垂暮之年都不得安生，沉痾日重，已经茶饭不进，只能靠打点滴维持生命，没料想，家里唯一有工作的三儿子，又被保险公司停职回家。尽管“集团会战”的目的是让各部门、单位的相关人员回家动员家人签约拆迁，但见少识浅而又精溃神崩的范奶奶，面对“伤口上散盐”的强烈刺激，却听不进三儿子的任何解释，顽固地认为他也“下岗”丢了饭碗，当下就气急攻心，魂游魄离，一口痰塞住了呼吸要道，竟然一命呜呼，撒手人寰，溘然去世。

守在病床前的五个儿女和他们的家人，都悲痛欲绝，放声大哭起来。

哀号的声音传到左右邻居，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噩耗，不知经由谁最先杜撰，又经由哪些人卖劲传播，迅速传遍福虎路，又很快扩散到更大的范围：福虎路被拆迁户中，有个离休干部的遗孀，被拆迁逼死了！

为了拆迁，竟然逼死了一条人命！老百姓的激愤可以想见，特别是福虎路的那些被拆迁户们，更是义愤填膺，群情激愤，大家都十分同情这家人的遭遇，对拆迁部门的“缺德”做法千夫所指，并进而又牵累到政府也受到诟病。

认识的不认识的邻居们，都一批批的前来吊唁，男人哀叹，女人啜泣，个个都对拆迁给她家带来的不幸深表同情，他们送来的花圈，门前摆不下，一直沿墙排到院子外面，又很快排到了福虎路上，其数量甚至比范老当年去世时都多得多。

一些好事者，甚至直接给范家出点子，如今是“闹而优则利”，别人没事还要找出事情来闹，你家无论如何也不能息事宁人，便宜了那些当官的，撵掇范家的五个儿女，一定不要太过老实，非要把事情闹大：赶快去请吹鼓乐队，日夜不停地吹奏哀乐和其他悲歌哀曲；去请和尚家来念经，把丧事气氛做足；把白布挽联挂到迎街的楼面上，让所有的过往行人都知道这件事，逼迫拆迁指挥部给个说法，最起码也要在拆迁上给更多的补偿，否则，范奶奶就不火化！看他们能把你们怎么样？！要是还撬不动拆迁指挥部这块压在头上的巨石，就闹到市政府去上访，吸引媒体舆论和社会眼球，造成强大的舆情攻势和社会压力，胁迫拆迁指挥部就范！

福虎路被拆迁户中，有家姓的范的准备闹丧！这个信息很快传到了拆迁指挥部。

指挥部里，不少干部都紧张了。福虎路的拆迁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集团会战”大见成效，“定向爆破”节节胜利，拆迁工作顺风顺水，一路推进，可就在这节骨眼上，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情况严峻，如何是好？

几乎在相同的时间内，市政府的领导也知道了这件事，许刚川市长和倪超凡副市长，专门让程飞虹副秘书长给金、邹两位副总指挥打来电话，了解事情原委，询问处置对策，并严肃强调：在国务院正就“新拆迁补偿条例”在全国范围内征求意见的敏感时段，一定要重视这件事可能引起的媒体舆论抨击和不良社会影响，采取低调处理的办法，在个别做好当事人的过细工作的前提下，迅速了结事端，平息矛盾，决不允许出现任何民情激化的问题，万一造成后果，拿金达省和邹云波是问！

邹云波接到电话后，立刻找金达省商量对策。他是第一次参与拆迁工作，缺乏经验，更没有经历过死人闹丧这样棘手的问题，所以，一时想不出任何主意，担心“这场火”熄不了，会烧到自己的身上，危及自己的职位。

金达省却全然不把这当回事。他这些年搞拆迁中，类似的情况先后遇到过好几次，有的情况比这还严重，他都平步浪涛、不留痕迹地把事情处理掉了。他对处理这些事有经验，有把握。这些小坎坷，绊不住他金达省领导的福虎路拆迁工作步伐！

金达省这样想，也并非盲目乐观。他在处理这些问题上，也真的很有一套！

滨海市的城建拆迁，从金达省接手担任拆迁大队长以来，先后发生了两件曾被鼓噪一



时的所谓“命案”：一件是“纵火自焚案”，另一件是“上吊自尽案”。

“纵火自焚案”是：被拆迁户女主人漫天要价拒拆，男主人是机关公务员，领导找其谈话后，背着老婆与拆迁指挥部签订了拆迁让房协议，结果，当单位派出的帮助他家搬家的卡车开到他家门前时，女人坚决不让丈夫和单位的人进屋，在丈夫强行入内的情况下，她竟然把摩托车的汽油倒在身上，自焚抗议，结果，身体被严重烧伤，送到上海医院治疗，至今还未出院；

“上吊自尽案”是：弟兄四人对拆迁后的安置意见分歧，三人同意要钱，一人执意要房，结果，当三弟兄一起与拆迁指挥部签订拆迁货币补偿的协议后，另一弟兄与他们大吵一通，因协议已签，无法更改，头脑僵呆的他说什么也想不开，竟然当晚悬梁自尽。

这两起事件，虽然事发后被炒得沸沸扬扬，但由于都是发生在被拆迁户已经与拆迁指挥部签约之后，并没有任何行政强拆的动因，所以，尽管“倒头三分理”，“伤残说话硬”，但最终都“钱到官司了”，在私下里对健全的和活着的人进行资金的救济性抚慰后，一大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使矛盾消弭于无形，舆论平复如乌有。那些希望将这两件事情闹大，最好使搞拆迁的干部撤职查办的人，也都大失所望，最后，不得不接受“虽然事出有因，但主责不在拆迁部门”的现实，而不再鼓噪，归于平静。

正因为经历了这两起非常事故的处理，而且又都处理得非常完满，所以，尽管市领导从政治高度强调了处理范家丧事的特殊性和严肃性，但金达省仍胸有成竹地对邹云波说：“没事，你尽管腿伸直了睡大觉，范家老太的死，说与拆迁有关也有关，说它与拆迁无关就无关。关键是，我们又没有对她家进行任何行政约束，更不用说进行行政强拆了。她病了许多年了，她的死，这才是主因。这件事，与当初的”纵火自焚案“和”上吊自尽案“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我们拆迁部门可以说是基本没有责任。当然，出于革命的人道主义，从同情和体恤被拆迁户出发，我们也不能熟视无睹，无动于衷，而要主动地表示一下，也要在资金补偿上体现一下。放心，只要请出‘赵公元帅’，天下就没有摆不平的事。处理这件事，你如果放心就交给我来。”

邹云波巴不得金达省能把这个担子挑过去，一听他这样说，愁眉苦脸的面孔上立刻露出笑意：“那好，就全拜托你了！事情摆平以后，我请你喝酒，上座！”

## 6 7、变相的行政强拆（5）

当天下午，拆迁指挥部第14小组的组长程红英、副组长韦日东，就带着几个组员，将一个最大号的花圈，送到了范家的门上，令人感到惊奇的是，沧海房地产估价公司的注册估价师孙祥隆也出现在吊唁的人中。他们在范奶奶的遗像前鞠躬致哀，还将600元丧仪递交到丧主范家大儿子的手上，说：“这是我们六个人的一点心意，请务必收下。金大队长安排我们专门前来吊唁，并让我们转达，希望你们节哀顺变，拆迁的事暂时不要考虑，安下心来办好范奶奶的丧事。并说，你们在治丧上如果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可以直接找他，他会尽一切可能，帮你们解决。”

郗守泰和牛春江、丛礼镇他们，是在拆迁指挥部的程红英、韦日东他们走后到的范家。他们与范家住的不是同一幢楼。听到范奶奶去世的消息以后，郗守泰和章芳菲当时就准备上门去吊唁了，可是丛礼镇却打来电话，让他们等牛春江第二天从省城回来后一起去。在去范家前，三人就商议，该给范家的儿女一点办丧事的建议，可是，在建议的内容上，三人却出现了分歧。

到了范家后，听说拆迁指挥部的人才来过，刚走，章芳菲就说：“人家拆迁指挥部的人还是不错的，被拆迁户家出了丧事，他们不但能主动上门吊唁，还个人拿钱送了丧仪，蛮人性化的。”

丛礼镇却说：“你们女人家就是心肠软，容易被一点小恩小惠蒙蔽住双眼，不要信他们的，他们这是猫哭老鼠假慈悲！”

郝守泰不同意从礼镇的看法：“也不能什么事情都怪罪拆迁指挥部，范奶奶去世，还是就事论事好，有人出点子让‘就事闹事’，有点唯恐天下不乱的意思，对解决问题也没有好处。既然拆迁指挥部的人表示出了高姿态，我看，还是顺梯下楼好。范家弟兄姊妹经济条件都不好，如果指挥部的人能考虑到这一点，在拆迁补偿上照顾照顾的话，范奶奶在天之灵也会同意的。”

“范家老大当即同意：“郝伯伯的话，说出了我母亲心里想说的话。老人家在世时，就念叨着能多拆一些钱，帮衬帮衬我们这些没用的子女。只要能让我们在拆迁上受益，她老人家就是舍出命去，也毫无怨言。”

他的话音刚落，立即激起了范家儿女的一片哭声。显然，他的话说到了他们的心坎里，也代表了他们的心声。

牛春江在统计部门呆了许多年，看问题习惯于从经济角度尤其是算账的角度去分析：“如果拆迁大队金大队长真的这样说的话，明摆着人家已经在拆迁补偿问题上有所考虑了。你们弟兄姊妹考虑一下，老人家已经过世了，活着的人还要活下去，所以，还是面对现实为好。你们不妨在家先把自己的要求商议好，分析他们可能优惠的最大限度，实事求是地向他们提出来，我看，他们会解决的。”

郝守泰立刻接着牛春江的话音说：“老牛说得有道理，你们好好考虑考虑，并且把它作为范奶奶丧事的要求来办。要是真正能像老牛说的那样，老人家就是走了，也走得放心、舒心，也就没有多大遗憾了。”

范家的弟兄姊妹都说：“谢谢伯伯、叔叔、婶婶们，我们一定按照你们的意见办，让老娘在九泉之下安心、安息。”

当晚，五个兄弟姊妹，就推大哥、大姐做代表，到拆迁指挥部找金大队长。金达省正端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专等范家人前来。他自信，有了白天程红英、韦日东他们的传话，他的胡萝卜一定会引得“兔子”吃食的，他张开的口袋阵，一定会将自投罗网的范家弟兄姊妹“一网打尽”。

经过不长时间的商谈，双方在如何治理范老太太的丧事上，很快达成了一致：

范家立刻停止吹鼓乐队的哀乐丧曲吹奏，取消准备请和尚念经的活动，撤下悬挂在迎街楼面上的白色挽联，收回摆到大街上的花圈，消除一切变相暗示和苗头直指“拆迁肇事”行为的负面影响，同时，按照正常做法处理范老太太的丧事，争取早火化，早下葬，早让老人安息。

作为人道主义的同情和拆迁指挥部的特殊礼遇，在范家将这一干事情都按要求办好后，指挥部承诺，除立刻与保险部门联系，让范家老三马上回去上班外，将在拆迁补偿的最高标准外，再给予不低于10%的礼遇金，并按当初原价支付范老夫妇合葬的墓地购置款项。作为特别优待的待遇，如果范家能在两天内全部结束丧事，拆迁指挥部还将在优惠拆迁补偿金外，再给他家照顾安置一套解困房。

由于目前正处于拆迁动员的关键时期，被拆迁户中互相攀比的情况比较严重，所以，请他们对今晚所商定的一切都要保守秘密，守口如瓶，而指挥部承诺的所有优惠礼遇，都将在拆迁进行到结尾阶段，不折不扣地全部兑现。

出于对丧家担心拆迁指挥部讲话诚信度的考虑，金达省还破例让14拆迁动员小组的新海区福虎街道湖海居委会主任程红英，给范家写一个担保字条。

本来，范家大哥、大姐，对金达省的口头承诺还有点不放心，但看到在居民中口碑极好、大家对她都非常信任的程红英主任出面担保，金大队长连这一条都考虑到了，也就无话可说，当下全部应承下来。

范家老太太丧事的“冲击影响”隐患，很轻易地就被金达省三下五除二地消除了。如果熟睡的邻居没有在意当天深夜已然停止的鼓乐队吹奏的话，那么第二天，左邻右舍就会惊奇地发现，大街上已经看不到范老太太的花圈，迎街的楼面上，悬挂着的白色挽联也不见了踪影。更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仅仅过了一天，范老太太的遗体就被火化了，范家的丧事，也

在人们不知不觉中，无声无息地办完了。

钱这东西，真神！对于大多数民众来说，又有多少人能对它说“不”呢？！

## 68、承租户集访（1）

没有掀得起来的范家“丧事风波”很快平息了。福虎路拆迁又进入按部署有条不紊地进展当中。

这天，程飞虹副秘书长专门来到拆迁指挥部，与金达省、邹云波两位副总指挥，专题会办研究福虎路拆迁中存在的进度不平衡现象。

目前，进度最快的楼搬迁得不剩一户，但也有的楼几乎没有什么进展，紧靠拆迁指挥部滨海中学招待所的煤炭公司职工宿舍六层住宅楼，甚至至今一户也没签约！集体单位的签约整体情况也不理想，还有近三分之一的没有签约，有两家还传来了不太好的消息。另外，临街一楼的门面房，因为政策优惠，对被拆迁户的吸引力较大，所以，房主签约的情况较好，但承租的个体工商户搬迁的进度相当缓慢，主要原因在于房主既得利益到手后，却未能给承租经营的个体工商户满意的经济补偿，所以，大多数个体户都不肯搬家，而且，据准确信息，这些承租的个体工商户正在暗中串联，准备到拆迁指挥部集体上访，要求解决对他们的经济补偿问题。

副秘书长程飞虹已经就这几个问题，与金达省、邹云波两个常务副指挥，进行了长达二个多小时的会办研究。

按邹云波的意见，立即组织三个临时突击班子，针对薄弱环节，强化工作力量，专门解决问题。这是惯常的行政措施，程飞虹本来也是很赞成的，可金达省却有不同想法。

金达省认为，虽然这三个问题直接影响到拆迁工作的整体进度，都要认真解决，但从分清轻重缓急的角度来考虑，当前最紧迫和最麻烦的事情，还是临街一楼门面房承租的个体工商户准备集体上访问题。这个问题要是处理不好，不但会造成较大的社会影响，对市委、市政府的正常工作带来一定冲击，而且还会对福虎路的整体拆迁带来不利的效仿效应，拖慢拆迁工作步伐。所以，这个问题一定要放在第一位来解决，而且必须要解决好。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解决其他两个问题，就要容易得多了。

金达省毕竟在拆迁上有着 10 多年的工作经验，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他的见解的确高人一筹。邹云波首先就从善如流，同意了金达省的意见，程飞虹跟着也表示了同意，并明确，这项工作仍由金达省负责，邹云波协助，特别是要发挥新海区福虎街道和其下属居委会干部的作用，做好承租个体工商户一人一事的思想工作。虽然根据现在掌握的情况，这一集体上访已经箭在弦上，即将发生，但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千方百计控制上访事态的发展，确保把上访层级维持在拆迁指挥部这一级，无论如何也不能闹到市委、市政府去！

说起来，类似的承租户集体上访现象，近年来在滨海市城建的所有拆迁中都发生过，而产生上访的由头，则是因为政府出台了一项针对临街“住宅改经商”的经营房拆迁补偿优惠措施。

福虎路原来只是一条后街小巷式的以人行为主的街道，路两边基本上都是住宅，除了少部分居民居住的平房外，大部分是各单位自建的干部职工住宅楼，过去，这条街上很少有商店。国家鼓励发展民营经济后，个体工商户有了迅速发展，特别是全民经商的浪潮，更使得这条街的一些心路活泛的居民，投入了拆墙开店的大军，在人们还没有注意的情况下，一间间居民居住的平房，已经打开了面街的墙壁，开办起形形色色的商店。

后来，机关事业单位普遍实行住房改革，将公房折价卖给居住的干部职工，有了房产证后的一楼面街户，拥有了对自己私有财产的支配权，便也加入了福虎路开墙经商的“大合唱”，除极少数自己开店经营外，大多数住户都是将自己的房子出租给别人经营。

才开始，各单位对这种“住改非”的情况都是不允许的，因为当初住房改革时，单位都与房改户签订了协议，不允许他们改变住房的结构与用途，而且，二楼以上的住房，对一楼

住户出租房屋的做法也极力反对，害怕一楼住户打墙经营会影响住宅楼的整体寿命，同时，对一楼经营后带来的吵闹和上伸到二楼的广告牌遮阳也颇有意见，为此发生的争吵此起彼伏。但后来拆墙经营的户越来越多，已从原来的“星星之火”变为“燎原”之势，不可逆转，加之一些官职较高的户，挡不住现实利益的诱惑，也将自己的临街住房，承租给个体工商户开店经营，渐渐地，单位上的人就不再来管，二楼以上的住户，见到事已如此，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随他们去了。

再后来，福虎路沿街两侧只要能经商的住宅，都先后开店经营，其中尤以鲜花店为多，开了一家又一家，逐步形成了特色和气候，也就成了闻名全市的鲜花一条街。

由于这条街上的承租个体工商户较多，所以，一旦他们的集访真的闹成了风潮，也是不好对付的。

其实，包括福虎路在内的临街门市承租户拆迁补偿，本来就不是个问题，可市政府的一个优惠文件一出，倒反造成了他们与房主拆迁利益上的失衡，并导致了彼此矛盾的产生甚至激化。

金达省和邹云波两人曾私下交流过，都感到政府出台文件，有时认证不够。关注民生是对的，但在向民众的利益输送上，往往出现顾此失彼问题，结果，摁下葫芦浮起瓢，反而引发了更多新民生矛盾。即如对临街的“住改非”经营门市增发拆迁补偿金的优惠政策措施，就引发了房主与承租户之间的矛盾，本意是想促进拆迁工作更加顺利的进行，不料，结果却事与愿违，反而加大了拆迁工作的难度，甚至阻碍了拆迁工作的进展。

近年来，在城市化建设加快推进中，滨海市为解决拆迁工作中一楼经商户动员难度大的问题，除对商业营业用房按市场评估金额进行补偿外，对自行改变房屋使用性质的，也在政策上予以优惠，参照营业用房市场评估价格，对取得工商营业执照1年以上并经营至今的，根据营业年头，给予一定比例的增发补偿。

进行实际操作中，凡是将自己的住宅承租给他人经营的，都是拿承租户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复印作凭据，从而获得此项政策的优惠的。但是，在房主与拆迁指挥部签约后，这些增发的拆迁补偿，全都进入了房主的口袋，而钱一旦进了房主的口袋，他们就不愿意再往外掏了，结果，造成承租户一个子儿都得不到，他们哪里会承认？

承租户认为，这些年，我们租房主的房搞经营，每年都要交好几万的租金，现在搞拆迁，他们又是以我们的工商营业执照获得政策优惠的增发补偿金的，没有我们的经营，他们就享受不到政策优惠，拿不到增发补偿金，现在，好处全让房主沾去了，我们一点得不到，这根本就不合理！另外，出租房的装潢是我们搞的，突然拆迁又使我们停产停业，这些，政府都给补偿，按道理房主也应该将这些钱都给我们，但是，我们却仍然是两手空空。这与情与理都说不过去！

于是，福虎路上的承租户，自从房主与拆迁指挥部签约以后，就为自己应该享受的拆迁补偿待遇，分别与房主进行了交涉，可是，经过多次谈判却一直无果，有的房主甚至签约后就躲着承租户不肯照面。在这种情况下，承租户们终于忍无可忍，集体行动起来，到拆迁指挥部上访，讨个说法，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金达省早就预料到福虎路拆迁也会遇到类似情况，根据过去处理这类问题的经验，面对终于到来的福虎路临街一楼承租户集访，他胸有成竹，毫不紧张。不就这么件小事吗？老问题了，小菜一碟！

## 6 9、承租户集访（2）

就在这次会办会的第二天，预料中的上访就发生了，拆迁指挥部门口的大院子，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上访的人挤不下，一直站到院子外的福虎路大街上，激愤的上访者大声嚷嚷，声响盖过了来往的汽车隆隆声，引得围观者不断增多，竟站满了福虎路半条街。

面对来势汹汹的群众集访，金达省却气定神闲。早在昨天晚上，他已经和邹云波一起，

召集各拆迁小组的正副组长开了会议，将接待这起集访的办法和统一口径一一交待了下去。可以说，已经做好了相关准备。所以，当集访者真的一窝蜂地涌来时，他是以有备无患的姿态来迎接的。甚至还自己对自己说，这个矛盾早晚要发生，与其晚来，还不如早来，早来早解决。在领导有意向提拔自己担任市建设局副局长的前提下，这起集访既是对自己的考验，也是证明自己能力的一次机会。

现在，他正信心满满地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运筹帷幄地解决集访难题。

按照惯例，一开始，他并不亲自出面接待，而是让拆迁指挥部办公室的主任岳啸华、副主任施东梅来顶第一阵。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先了解上访者有没有什么新要求，在摸清他们的底数后，再拿出因应对策，这样，方能有的放矢。

果然，没一会，施东梅就将上访者联合具名写的《请愿书》送给了他。他看了一下，材料写得很不错，不但条文明晰，要求拆迁指挥部帮助解决的问题写得明明白白，清清爽爽，而且文字也很干净，甚至措词都很准确，一看就不是这些承租户写的，肯定是请了“刀笔”。他们提出的问题，也完全在他的预料之中，即要求拆迁指挥部出面，解决他们与房主在增发的拆迁补偿金上分配不公的问题。他立即让施东梅通知各拆迁小组，按昨晚拟定好的工作方案开展工作！并让她告诉岳啸华，他的主要任务是，弄清楚写这份《请愿书》的作者，并且立即向他报告。

很快，27个拆迁小组的正副组长全面出动，在拆迁指挥部的院子里外，他们找到本组被拆迁户的承租经营者，让他们到自己的小组办公室里，由他们负责接待，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不一会，刚才还人满为患的指挥部院落，就变得空荡荡的。

上访者都被请到了各自所属的拆迁小组办公室里。在他们提出自己的要求后，都按统一的口径给予了回答：即承租户的要求是正当的，也是符合市政府的文件精神的。拆迁指挥部在与相关被拆迁户房主签约时，都曾明确要求他们，要照顾承租的个体工商户的利益，将应该他们享受的增发拆迁补偿，一分不少地补给承租户，另外，承租给他们的经营门市里的装潢补偿和停产停业补偿，也应该全部给承租户。他们当时也全部承认。现在，虽然他们签约后拆迁指挥部的所有补偿资金全部算给了房主，但其中就包括应补给承租户的资金，而且，指挥部目前并没有将补偿资金打给房主，因为，只有他们真正全部搬迁了，把住房的钥匙交到指挥部，指挥部才会将补偿资金打给他们。所以，你们不要焦心事，他们不给你们应有的补偿，你们不搬迁，他们即使签了约也拿不到资金，主动权还握在你们手上。最后还表态说，你们今天的请求，我们迅速向指挥部领导回报，并在二天内给你们答复。

各拆迁小组正副组长所说的话，全部是站在承租户的角度上讲的，而且人家表的态也非常硬。上访的承租户还有什么好说的？当即打道回府，一哄而散，回家等指挥部的答复消息去了。

许多人的集访，通过各拆迁小组分头接待的办法，一下子分成了27份，使大集访变成了小集访，不但兵不血刃地削减了上访者的声势，而且口径统一、表态明确，把承租户想说的话全都给说了，看似规模很大的集访，马上划整为零，各个击破，顺利解决。金达省的这一招，充分显示了他“拆林高手”的超强能耐。都说各行各业出状元，拆迁也是如此，些话果然不诳！

两天后，一些承租户又来到拆迁指挥部，听取答复意见。这次来的人大大减少，只有二十多号人，大部分人都呆在门市上经营，等别的承租户给他们带去消息。

这次金达省亲自接待，他对来访者说：“你们的正当要求，我们已经向市政府的有关领导做了请示，得到了领导的高度重视，明确表态：你们的要求是合理的，政府有责任维护你们的权益，并责成我们拆迁指挥部，负责协调你们与房主之间的矛盾。你们先回去与房主再度交涉，并把你们上访的情况以及市政府领导的表态告诉他们，与他们据理力争，我想，他们是会作出正确的判断，并且将你们应得的增发补偿给你们的。现在，已经有部分房主将补偿资金给了承租户，承租户也立即搬迁了经营门市。我相信，其他房主最终也会这样做的。你们要有信心，因为理在你们这一边，市政府和我们拆迁指挥部也站在你们一边。如果还有

哪个房主不肯把你们应得的增发补偿给你们，你们可以直接来找我，由我安排专人帮你们协调矛盾，一定要让房主将你们的钱如数给你们，维护好你们的合法权益！”

拆迁指挥部特别是金指挥的答复，让承租户很满意。一场可能扩大化的集访，很快顺利地瓦解。

不过，金达省说的，一条也没有兑现，甚至后来还搞了许多“赶”承租户搬迁的事来。因为他知道，世上的人，钱进了自己的口袋，有多少人愿意再掏出来？房主中修善积德的人又能有多少？但承租户也有一个“杀手锏”，只要他不搬迁，房主就拿不到钱，所以，房主最终不得已，都是是要作出让步的。事实上，福虎路临街的经营门市有几百户，让拆迁指挥部去解决所有房主与承租户的利益矛盾，既不现实，也不可能，拆迁指挥部要做的，就是房主能顺利与拆迁指挥部签约，至于他与承租户之间的矛盾，他们自己去解决好了，指挥部抓住了“你不搬迁交钥匙我就不给钱”这一条就行了。

临街门市承租户集访的问题解决的同时，办公室主任岳啸华也向金达省报告了调查结果：个体工商户集访的《请愿书》，是请湖海区原政府办公室副主任郗守泰写的。金达省气得牙痒：这个老家伙，老是跟我过不去，这次拆迁你撞在了我的手里，还不安份些，你等着，有你的好果子吃！

迂夫子郗守泰，经不住承租的个体工商户的恭维和请求，再一次捉笔代刀，为众人写《请愿书》。他在以实际行动，“自己挖坑埋自己”！

文人的笔，虽然常被人恭维为刀笔，但是，这把刀是双刃的，在杀向别人的同时，也在威胁自己的安全，甚至根本就杀不了别人，而是无谓的自尽！

## 70、指挥部派出女间谍（1）

承租户集访问题解决后，金达省立即腾出手来解决另一个重要的不平衡问题，即煤炭公司宿舍楼至今无人签约问题。

煤炭公司宿舍楼就是滨海中学招待所左侧的那幢六层楼，与拆迁指挥部靠得很近，可以说就在指挥部的鼻子底下。整幢楼共有56户，一楼的16间门市，当初建楼时公司当作营业用房已经出售，二楼以上的40个套间全部安排本公司干部职工居住。企业改制后，这40名干部职工全部下岗，目前还没有一人达到退休年龄，不但拿不到退休金，而且还要向社保机构交纳保险金。由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已50多岁，年龄最小的也已经过了40岁，再就业难度不小，所以，除少数人外，基本上都赋闲在家，根本没有收入，他们的生活费用，一靠政府的最低生活保障金的救济，二靠向伴读的学生家长出租房屋。

现在，不但城里人，就是农村人也开始重视子女智力投资，千方百计让自己的孩子能考进滨海中学这样的省重点中学，考进滨中后，虽然可以说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大学的大门，但学生家长却万万不敢大意，就是家里的活计再忙，父母中也要抽出一人，随孩子进城伴读：一是看着孩子，不让他交上了不好的朋友，或者迷上了网吧；二是做好后勤服务，按时按点地烧好一日三餐，并尽可能地做些好吃的，有营养的，将孩子身体养得棒棒的，顶得住繁重的学习重担。

于是，城里的中学，特别是重点中学，都出现了一支农村来的陪读大军，在孩子上高中的三年，甚至读整个中学的六年时间内，他们都到城里，在孩子读书的中学附近的地方，寻租一处住房。这就使得靠近重点中小学的住宅，成为出租的热点，而在学校周围新开发的商品房，也因为属于学区房而身价倍增。

滨海中学附近的住宅，近年来出租形势也不断看涨，不但一房难求，而且价格也一路上扬。煤炭公司职工宿舍因为紧靠滨海中学，所以，来这里看房求租的伴读家长很多，于是，几乎所有的人家，都腾出一间或者二间房间出租给他们，有的人家甚至将所有的住房全部出租，自己搬到远离这里的城市郊区，租住价格非常便宜的住房，尽可能地多挣一些出租金。可以说，这上面的收入，已经成为住在这幢楼里的住户，维持生计的最主要的经济来源，甚

至可以说，就是他们现实的饭碗。

现在，政府搞福虎路拆迁，一下子就要将他们搬迁到其他地方去，这无异于断了他们赖以生活的经济收入，砸了他们的饭碗，他们如何会接受？因此，就在福虎路拆迁整体进展很快，其他住宅楼住户纷纷签约搬迁的同时，这幢楼上的40个住户，却铁下一条心，一个鼻孔出气，一个声音讲话：不解决我们的就业和生计问题，我们坚持不搬迁！时至今日，竟然一户也没有与拆迁指挥部签约，成为整条福虎路拆迁中最老大难楼幢！

不管它有什么原因，拆迁指挥部鼻子底下的一幢楼，竟然至今无一户签约，这件事本身就是抽了拆迁指挥部的人，特别是金达省、邹云波两位常务副指挥的耳光！

邹云波与金达省商议，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这种情况再继续下去，必须要在尽短的时间内予以突破，至少这幢楼里要有人开始签约。

金达省当然同意邹云波的意见。但是在采取何种措施的问题上，两人虽然先后商议了好几次，可是，商议来商议去，一直也没有找到一个两个人都认可的好办法。开始，他们也想组织一个专门工作班子，单独负责此事，采用强硬的行政手段，解决煤炭公司职工宿舍楼住户集体拒拆的问题，但是，考虑到用这种正常的行政工作手段，来解决生计即将受损的下岗职工拆迁难题，并不会收到良好效果，甚至反而会激起这些人的逆反情绪，闹出到市委、市政府集访这样的麻烦事来，所以，他们最终还是自己否决了自己的想法。

现在，两个人在一个问题上已经初步达成了共识，那就是在解决煤炭公司职工宿舍楼住户集体拒拆的问题上，动硬的不行，要采取“谋术”，以智取胜。

两人商量好，各自开动机器，再想想办法。特别是金达省，他就不信，搞了这么多年拆迁，搬掉了那么多“拦路虎”，历经了那么多大风大浪，都能闯关夺隘，涉险过河，最后却会在一条小阴沟里翻船。

当天晚上，两人又聚到一起商量具体的办法，金达省现在还没有能想出来，但是，他已经发现了自己克难无策的症结。

他对邹云波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对于解决煤炭公司职工宿舍楼住户至今无人签约搬迁问题，我们现在感到无从下手，主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对这里面的情况，特别是对谁在鼓动、谁在组织拒拆的情况，至今一无所知。所以，工作起来就会感到云遮雾罩，铁拳打在棉花堆上——无法着力。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想，我们坐在这里苦思冥想找对策，不是个办法，而要先将对方的所有情况，尤其是关键人的情况调查清楚，掌握在手，那时，再来考虑解决方案，就能做到有的放矢，稳操胜券了。”

邹云波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看来，拆迁中的信息工作也非常重要。一定要尽快掌握他们的动向，搞到准确的‘敌情资料’。我们需要派出一个得力的人，专门去调查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只是这个人并不好选，要找到一个‘四脚白，家家熟’的社会外交达人，才能胜任这项重要的工作。”

金达省说：“我们拆迁办就有个现成的人选。让‘信息通’岳啸华去干，肯定没问题。”

当下，便叫来了岳啸华与施东梅。他让施东梅目前对办公室的工作多照应一些，让岳啸华腾出手来，集中精力进行煤炭公司职工宿舍楼住户拒拆问题的专门调查，并限定三日内就要有结果，迅速将调查的情况向他回报。

## 7 1、指挥部派出女间谍（2）

金达省是个知人善任的领导，在下面干部的任用上，一直注重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即如在岳啸华的使用上，就体现了他使用干部的独到眼光和非凡魄力。

岳啸华的工作能力是大家公认的，但他的为人作派，却饱受同事们的诟病。主要问题是，他的社交面比较广，三朋四友很多，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酒肉朋友范畴。在与他们交往中，岳啸华经常喝醉酒，耽误工作的事时有发生。

不过，岳啸华的这个缺点，也给他带来了一个好处。他的这些酒肉朋友哥们意气很重，

只要酒杯一端，无话不谈，无忙不帮。所以，他的信息来源非常广，无论什么私密的事情，只要安排他去打探，用不了多久，准有准确消息。正因为此，拆迁大队的人送给了他一个绰号：信息通。

这些年，金达省发挥他这方面的特长，让他打探了不少拆迁工作对象的私密情报，并且根据这些情报，采取针对性对策，解决了不少拆迁老大难问题。

由于岳啸华的优缺点都十分明显，是个“两头冒尖”式的干部，所以，在拆迁大队里，对岳啸华的不同看法和不同意见一直很多。金达省对他的评价却是积极的，他认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只要使用得当，个个干部都是能人。岳啸华“信息通”的本领出类拔萃，这方面的作用全拆迁大队无人可及，而拆迁工作中，信息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冲着这一条，也要解放思想，放手地启用岳啸华。

正是出于这一考量，在提拔岳啸华做拆迁大队办公室主任时，金达省在面临众多不同意见的情况下，坚持力排众议，大胆予以擢升。当然，他也有另一层考虑，办公室就两个主任，选这么一个相对粗放一些的男同志做主任，他的体己情人施东梅，虽然只是个副主任，但这样一来，就有可能抓到办公室里的更多实权，他支使起办公室来才更能得心应手。

从这以后，岳啸华对金达省感恩戴德，决心不辜负金大队长的期望，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以出色的工作，报答金大队长对自己的提携栽培之恩。这些年，岳啸华在发挥所长，为金达省打探拆迁刺儿头的个人情报方面，做了不少事情，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有的时候甚至可以说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从而改变了很多人的看法，金达省也籍此更加提高了在拆迁大队干部群众中的威望。

现在，面对煤炭公司职工宿舍楼住户至今“零签约”的严峻形势，金达省又祭出了他的“信息通”法宝，派出岳啸华这名得力干将，前去打探私密信息，再一次证明了他在用人上的远见卓识。

岳啸华果然不负重托，第二天就将调查到的情况向金达省做了回报：煤炭公司职工宿舍楼住户齐心拒拆，除了确有困难外，有个人在里面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个人名叫方伟业，由于在家里排行老三，大家都称他叫方三。

计划经济年代，煤炭公司垄断经营，生意很好，效益也不错。那时，方三在供销科工作，主跑煤炭物资供应，与山西等地煤矿和铁道部门的人关系不错，特别在搞十分紧张的车皮方面，很有一套，个人在这上面“小摸摸”，也捞了不少外快。因为这些原因，他在单位上很吃得开，不但是工会委员，而且还是厂职代会的职工代表。

后来，煤炭资源放开，个体经营户也可以销售了，煤炭公司面临众多竞争对手，由于吃惯了计划饭，经营机制不活，很快就坠入经营维艰的窘境，职工的收入也大幅下降。尤其是企业改制后，原企业的干部职工基本上都下了岗，生计也成了问题。

方三却不为此心焦肚烦。经营头脑活络的他，与另一个朋友合资，买了一部大客车，向汽运部门租了一条线路，跑起长途客运来，而且赚到了不少钱。都说男人有钱就变坏，这期间，收入颇丰的方三，在外经常嫖妓，被公安部门抓住，罚了不少款。后来，他又勾搭上了一个丧夫的寡妇，成把成把的钱花在她身上，很少贴补家用。老婆为此与他吵了多少嘴，打了许多架。

好景不长，汽运部门规范客运秩序，所有出租线路全部收回，一下子断了方三他们的财路。有一千用一万的他，一下子没了进项，生活变得艰难起来。老婆一气之下，与他离了婚。此后，他也曾想重组家庭，但经济决定一切，有哪个女人发傻愿意嫁给一个离婚的穷鬼？所以，至今还是单身。

这次福虎路拆迁，方三跳得很厉害，不但串联一幢楼的所有住户，让他们坚决不要听拆迁指挥部的哄骗，轻易地就与他们签约，甚至还准备组织大家到市委、市政府门口静坐示威。这些天，方三一直没闲着，跑到各户串门，大肆活动，对一幢楼的住户说：“你们不要怕，只要我们大家齐心，都不签约搬迁，法不责众，政府是不敢强拆的。闹而优则利，我们大家坚持到最后，肯定会获得理想的拆迁补偿，再就业问题他们也会考虑。你们看着我，我不签



约，你们就不签约，只有拆迁指挥部答应了我们提出的所有要求，我才会与他们签约，而且事前会告诉大家。”

最后，岳啸华肯定地对金达省说，这个方三是闹事的刺儿头，不把他摆平了，煤炭公司职工宿舍楼住户集体拒拆的问题，就“一坝挡住三江水”，无法取得突破！

在岳啸华向自己回报的时候，金达省一直面带微笑，用欣赏与鼓励的眼光看着他。他很少说话，只是手托下巴，静静地听着，一会儿眨一下眼睛，许是在思考着什么。偶尔，他也像是再度证实或是表示重视地插上一两句：“噢，这个方三离婚了。”“因为经济问题，至今还是单身？”“啊？他还想组织静坐示威？！”显然，他对岳啸华的调查工作是满意的，对他获得的情报也是重视的。

在岳啸华回报结束时，他拍拍他的肩膀，夸奖说：“很好，岳主任，你真不愧是个‘信息通’，很快就把煤炭公司所有职工拒拆的情况给我弄清楚了。你的工作很有成效，调查了解到的情况也很重要，对解决煤炭公司职工宿舍楼住户拒拆问题很有帮助，要好好地记上你一功。辛苦了，回家好好休息休息吧。下面暂时没有你什么事了。我再想想，对这样的人，采取什么办法？如果再需要你干什么，我会及时通知你。”

他没有再向他部署什么新的任务，也没有对他讲下面打算怎么办。对于这些，他不考虑清楚，没有绝对成功的把握，是不会轻易对人说的，而且，即便要说，也要看对象，分层次。岳啸华这样的下属，说到底也就是自己的一条狗，让他办事，给他扔根骨头就行了，机密的事是从来不能让他知道的，更不用说与他商议了。他的任务只有一个，他金达省一声口哨，叫声“上！”他就得窜上去，该嗅就得嗅，该咬就得咬！

## 7 2、指挥部派出女间谍（3）

其实，对于解决煤炭公司职工宿舍楼住户集体拒拆问题，下一步到底怎么办，金达省此时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只是还不太成熟，还要再琢磨琢磨。

刚才，在岳啸华向他回报的时候，他就一边听情况，一边思谋对策措施了。他打算借鉴国际间谍战的办法，向前苏联的“克格勃”学习，放飞“小燕子”，利用拆迁大队从来没有用过的美女攻势，接近目标人，搞到他的准确情报，必要时对他进行策反，瓦解他的斗志和攻势，做到“兵不刃血，克敌制胜”。

尽管上次与施东梅幽会时，他出于半是试探、半是考验的目的，对她讲了让她必要的时候充当自己的绝密情报人员，像“小燕子”一样放飞出去担当女间谍的话，但一旦事到临头，他却发现自己有点左右为难，举棋不定了。

说实在的，从内心里来讲，他真有点舍不得将施东梅当“小燕子”放飞，但是为拆迁工作，为了把握节骨眼上的机会，拿出优异表现，博取领导信任，顺利实现兼任市建设局副局长，名至实归地进入官场的夙愿，他咬了咬牙，还是决定将自己最信任、最体己的情人施东梅派出去，打入煤炭公司职工宿舍楼住户的人群中，找机会接近方三，抓住他离异后至今仍是单身、渴求异性泽被的人性弱点，以她这许多年在拆迁工作中练出来的对付各种各样男人的本领，去吸引进而征服方三，让他拜服在她的“石榴裙”下，成为她的俘虏，最终对他进行策反，让他听从她的指挥，不再挑头闹事，而且主动签约搬迁，成为煤炭公司职工宿舍楼住户中的“叛徒”，被拆迁户唾弃的“浦志高”！

因为这个行动的是绝密的，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包括邹云波他也不想让他发现任何蛛丝马迹，所以，他只想与施东梅两个人独处，面对面地交待任务。

当然，金达省也考虑到了问题的另一面。想到因为指派施东梅去担负这个特殊使命，自己将要和她暂时告别一段时间，尤其想到世上的事情很难说，前苏联“克格勃”的“小燕子”也有失手的时候，万一施东梅不是方三的对手，或者她稍一疏忽，露了马脚，甚至反被方三俘虏，被他策反，那么，不但自己精心考虑的“美女计”将马失前蹄，功败垂成，影响拆迁工作的进展，更麻烦的是，还会伤及自己升任建设局副局长的大计。

另外，从个人感情角度来说，他对施东梅以一个“女间谍”的身份，去单独承担勾引一个离婚男人的绝密任务，既有点舍不得，更有点不放心。都说“妇人的心，七月的天”，说变就变，虽然她是自己的情人，但毕竟自己和她只是“露水夫妻”，他没有能给她一个名份，因此，她也没有责任和义务为他规范行为，肉体即便红杏出墙，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为了拆迁和升职大计，“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这点成本还是要舍得花的。只是，万一她的精神也出了轨，那么就有背叛他的可能。这倒是他最担心的，也是他最不愿看到的。

正是出于以上诸方面的考虑，金达省感到，必须对施东梅进行一次专门谈话，专门教习，还要把他担心的话对她讲明。对这面放出去的风筝，一定要将绳子的一端，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里，绝不能放松！

想到今后一段时间，出于防止方三发现施东梅与自己有特殊关系的需要，他必须与施东梅彻底地小别，而这更加勾起了他想见她，想与她重温鸳梦的欲望。这种欲望像草堆上扔下了火种，着了火就难以扑灭。情欲难抑的他掏出了手机，按照惯例给施东梅发了一则没有署名的短信：今晚老地方见，有重要事情谈！

施东梅接到了金达省发来的短信，就思考开了。他历来给自己发短信，只有很少几个字，也从来没有说过“有重要事情谈”的话。到底是什么样的重要事情，让他不但要在拆迁工作的繁忙时期约见自己幽会，而且还要专门谈重要事情呢？

她很快想到了上次幽会时，他对她谈过的让她做女间谍的事。当时，她只当做他讲的一句玩笑话，并没有往心里放。没料想，他真的是这样考虑的。尽管她当时也答应了他，但当事情真格儿地摆在她的面前时，她还是犹豫了。她是一个成熟的少妇，一个正当盛年的女人，一个需要家庭温暖尤其是需要男人恩泽的女人，却为了他金达省一直守“寡”到现在，到底图的是什？当然，这可以用爱情来解释，但她不是爱神，她也是食人间烟火的凡妇俗女，尽管她与他鱼水交欢时，热焰烧昏了她的头，她会忘掉一切的一切，但是事过以后，她还是会从自己一个女人的角度，考虑很多事情。可是，考虑来考虑去，她最终总是挡不住与金达省快乐偷情的诱惑，特别在拿他与自己以前的丈夫相比时，她更将感情的天平彻底地倾向了金达省。的确，他是一个优秀的男人，一个自己过去、现在、将来都会对他仰视的男人。他有一般男人所没有的优点，那就是既有工作事业心，又有爱情责任感，他对女人，虽然也很滥情，但那只是逢场作戏，只是渴起来偶尔喝了一杯茶，而对他真正喜欢的女人，却是十分钟情，钟情得始终如初，真心实意地想拥有你一辈子。自己一个下岗女工，不是遇到了他，她不敢想像，会过上今天这样的日子！有这样的男人爱着，夫复何求？

都说女人头发长见识短，在爱情面前从来都是弱智者。此话虽有刻意贬低女性之嫌，但也道出了不少真实。此刻的施东梅，就又犯了弱智的毛病。她决定，只要是金达省叫她做的事，无论是上天摘星，还是下海捕鲸，无论是去当女间谍，甚或是让她去勾引男人、陪男人上床，她都不能回个“不”字，都要坚决服从，而且还要愉快地去执行他交给的任务，出色地完成他的任务。爱一个人，就要肯为他牺牲自己的一切，自己所做的一切，都要对他有利，让他高兴。为了爱，她决心为金达省奉献自己的一切！在拆迁工作的重要事情上，在他面临升职的关键时期，她不帮他谁帮他？如果不帮他，还奢谈什么爱情？她已经做了必要的思想准备，决心毫不还价地去执行金达省交给她的任何任务，即便丢弃自己的人格、尊严，她也无怨无悔，勇往直前！

说真的，她心里真有点想他了。这么些天，她和金达省都忙于拆迁工作，一直没有机会幽会。现在，为了所说的“重要的事情”，他抽时间召见自己了。她是一个正常的女人，白天工作起来可以忘掉许多事，包括男女幽情，但夜晚一个人时，性饥渴就会袭来，使她难以自己。今晚，将又可以与他在自己的寓所里狂欢了。想到这里，她甚至有点迫不及待了。至于那个什么重要的事情，有什么了不起，现在完全不需要去考虑它。要说，还真应该好好感谢它，没有它，也许繁忙劳累的金达省就不会召见自己了。

施东梅为当女间谍的光荣使命，适时提出来并落到自己身上而欣喜和期盼。为了与金达省的欢爱，她愿意迎接面临的一切挑战！

### 7 3、指挥部派出女间谍（4）

在漓江冠城小区施东梅那套住宅里，金达省与施东梅“久疏重聚”，又一次品尝了床第风云的欢愉。

不过，这一次，金达省像换了一个人，他不再像头野兽一样，对施东梅实施无情的性侵略，而变得像一个谦谦君子，温情夫婿，对施东梅进行了从未有过的呵护有加。

一进门，施东梅就迫不及待地扑到他怀里，向他仰着头在等待着狂吻，而他却逮着她的嘴，与她进行了一次深深的然而却是柔柔的热吻，时间之长，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

接着，并没有像往常一样，直接到卫生间洗浴，做两人交欢的先期准备，而是打开电视和DVD，选了一支广东民乐《春江花月夜》放起来。很快，悠远、空灵的乐曲声就迷漫了整个住宅，舒缓得让人感到宁静的节奏，听得人心弦放松，哪怕是一对久别重逢的情人，也会恬静地享受这绝美的天籁之音，并在不知不觉中使灵魂得到净化。

乐曲声中，施东梅静静地偎在金达省的怀中，像一个乖乖的宠物猫，蜷伏在主人的怀中，等待主人对它的恩宠，而金达省则用手不住地抚摸着她长长的头发，闭着眼睛，凝神听着这让人感动的音乐，还时不时地弯下腰来，用鼻子嗅嗅她的头发，并轻轻地在她的额头上印下自己的吻痕。这种场景，对于一贯疯狂的两人来说，委实是绝无仅有的。

音乐声的感动，忽然使施东梅产生了要向自己的情人展现一下自己的时装模特步的欲望。

在厂里担任妇女干部那阵，她曾组织过厂里的姑娘们参加过一次市妇联举办的妇女模特大奖赛，虽然她们的成绩不太好，但施东梅却由此学会了走猫步。到拆迁大队工作以后，她已经快把这件事情忘了。今天晚上，在动人的音乐、动情的情人面前，她实在想表现表现自己，猛然间，就想到了为自己的情人单独表演一次服装模特走秀。

她在金达省的耳边小声说出了自己的打算。金达省诧异地睁大了眼睛。就在他还没回过神来当儿，施东梅已经调换好音乐，穿着身上的睡衣，面向金达省走起猫步来。虽然她的体形并不苗条，属于壮实那一类的，但由于她有着1米70的高个子，所以，弥补了这方面的缺陷，加之她平时又很注意饮食和体育锻炼，毫无赘肉的身躯，倒反体现出中年女人中少见的健美来。不过，更令金达省感到意外的是，他怎么也没想到，施东梅竟然会模特走秀，而且猫步走得像模像样，还真有一点艺术的韵味。

施东梅一套服装一套服装的换，模特秀走了一趟又一趟，而金达省则一遍又一遍地大声叫起好来。

然而，施东梅的模特走秀，并不同于在剧场的演出，最大的不同，这演出没有后台换衣间，她更换所有的服装，都是在一个男人——情人金达省的面前换的，最后一次，她面向金达省，赤身裸体地走开了猫步，才走了几步，金达省就一个虎跃，将她扑倒在客厅里她换下来的衣服堆上。他再也挡不住她的诱惑了！

两个人搂到了一起，从地上又搂到了卫生间浴缸里，从卫生间的浴缸里又搂到了卧室的床铺上。

这一次，金达省没有像往常一样，对施东梅进行野蛮的狂轰滥炸，而是体贴温柔地对她进行了全方位的性安抚。他的嘴唇从头到脚地游走在她的每一寸肌肤上，柔软的亲吻让她感到了很不习惯，她惊奇这个粗野的男人，原来竟有温柔的一面，虽然她喜欢他的粗野，喜欢被他侵占，喜欢被他蹂躏，但那只是肉体上的快慰，而今天的金达省，却带给她从来没有过的新鲜体验，这种体验，却带给她精神上的享受和灵魂上的欢愉！她喜欢以前的那个金达省，但她又迷恋于眼下的金达省。

都说女人是魔鬼，其实，男人也是魔鬼，一个俘获女人的灵魂、征服女人的意志、让她自觉自愿地成为他忠实的奴仆的魔鬼！

两人终于进入了风云搏击般地物质爱情大殿。而这一次的金达省，却没有像过去那样大

刀阔斧地鲁莽从事，而是细致而又认真地耕耘着施东梅那干渴的土地，他一下一下地运动着，虽然如活塞般地机械，却下下着实，他似乎在慢慢品尝她的滋润，她的悸动，她的春水，她的妇韵！

这一次的时间是那么地长，不似过去那样风卷残云，暴雨滂沱，而是和风徐来，细雨连绵，而这样的长时间合欢，却让施东梅得到了从未有过的性快感，以至于她一次又一次地被冲上浪尖，她开始时的呻吟最后变成了狂喊。后来，狂野的她竟然失去理智，在金达省的肩上狠狠地咬了一口！

她知道，金达省今天对她的反常举动，是他对她眷恋的一种由衷表露。而他也知道，他对他的模特秀和最后的咬他一口，也是出自于对他的深爱！

虽然那件事情还有没有谈，但他们现在谁也不愿率先提出这个话题。他们要先享受身心交融的完满盛宴，再来谈那个严肃的问题。

他们虽然只是因为工作上的需要，暂时小别，但两人却有一种生离死别的感觉，他们都想抓住这宝贵的时光，给自己留下值得永久珍藏、永久回味的爱之瑰宝！

金达省终于向施东梅说出了那件重要的事情，并就一些细节问题，向她交待又交待。施东梅也接受了金达省交给的重要任务，不过在听他部署任务时，她的眼圈就红了，最后，竟忍不住啜泣起来。

金达省看到这样，柔情地对施东梅说：“我知道这使你很为难，但这个忙只有你才能帮，我不找你又找谁？只是，今后一段时间，出于防止你的间谍身份暴露的需要，我和你要暂时小别了，你一个人面对从未有过的考验，特别是很有可能出现很多复杂情况，所以，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如果实在不行，就及早退回来，大不了我们再想其他的办法，实在不行，还有行政强拆一招，我就不相信没有药搽秃子的头！”

施东梅温顺地点头说：“我全听你的。”

最后，金达省将本来准备不说的话，还是对施东梅讲出来：“有一条纪律，你必须记住，并且严格执行。那就是无论如何，你也不能给我出轨。若即若离，让他看到得不到，是最有吸引力的勾引术，用得好，再厉害的男人都会成为你的手下败将！”

施东梅依然温顺地点头说：“我全听你的。”

金达省终于艰苦地讲出了那句话：“实在因为需要，你也可以灵活处理，但是，精神上一定不能出轨！真要是那样，我轻饶不了你！”

施东梅见他认了真，就说：“真要那样，我会告诉你……”

“算了，”金达省没让她再说下去，“你真想离开我，没有也会说有，不想离开我，有也会说没有。还是不要说的好，说了我也不会相信你。”

施东梅不认识地看着金达省，心里想，他怎么好像变了一个人？他交给我这个任务，对于我们俩来说，到底是福还是祸？

#### 7 4、“叛徒”迭出（1）

让方三成为“叛徒”的设想才进入实施阶段，福虎路被拆迁户中就已经出现了“叛徒”，而且出了一个又一个！

这些所谓的“叛徒”，都是被拆迁户认定的。和《红岩》中的浦志高一样，他们都声名狼籍，为被拆迁户们所不齿！

福虎路拆迁指挥部为了调动被拆迁户签约搬迁的积极性，专门出台了两项奖励政策：一是带头奖。只要在进入签约阶段后的10天之内，与拆迁指挥部签订搬迁让房的协议，每户给予6000元带头签约奖金；二是面积奖。在搬迁让房的最后期限，即进入签约阶段后的20天之内，与拆迁指挥部签订搬迁让房协议的，根据各被拆迁户不同的面积给予相应的奖励：45平方米以下的（含45平方米），按照650元/每平方米给予奖励，45平方米以上部分按照300元/每平方米给予奖励，90平方米以上按照150元/每平方米奖励。带头奖与面积奖被

拆迁户可以兼得。

这天，正好是给予带头奖期限的最后一天，一早，每幢楼的显眼处，都贴上了拆迁指挥部用粉红纸印就的公告：

## 公 告

广大的福虎路拆迁户们：

您们好！

为了体现“注重民生，文明拆迁，让利于民，惠及普众”的新城建拆迁精神，市委、市政府特地对拆迁工作设立了双重特别奖励（《福虎路拆迁方案》中有详细内容）。此举极大地调动了广大被拆迁户踊跃签约搬迁的积极性，使福虎路拆迁出现了比本市历史上任何拆迁都要好的局面。

自10天前福虎路拆迁进入正式签约阶段以来，您们识大体，顾大局，听从市委、市政府的召唤，服从城建拆迁的需要，克服自身的种种困难，主动积极地签约搬迁。止昨日24点，已经有48.3%的被拆迁户完成了签约搬迁程序，他们也顺利获得了每户6000元的拆迁带头奖。

今天24点，是带头奖期限的最后一天，时间一过，每户6000元的签约搬迁带头奖就将取消。提醒尚未签约的被拆迁户，把握这一最后良机，不迟疑，快行动，抢在今日签约，争取享受市委、市政府给予的带头奖奖励待遇。

时不我待快行动！快！！快！！快！！！！

签约搬迁获特奖！奖！！奖！！！！

滨海市福虎路西延拆迁指挥部

2010年×月×日

这份由金达省亲自起草的具有很强吸引力和鼓动性的公告，立即在福虎路被拆迁户中传播开来。面对在眼前不住晃动的“胡萝卜”，并且得悉这根胡萝卜即将在自己面前消失的消息，一些被拆迁户终于挡不住“白花花银子”的诱惑，准备抢抓机遇，抢在带头奖期限前与拆迁指挥部签约了。

福虎路拆迁又掀起了新一轮签约热潮！

## 7.5、“叛徒”逃出（2）

郗守泰也看到了拆迁指挥部有关带头奖的公告，但是，他和妻子章芳菲商议之后，都表态坚决不为所动，因为他们隔壁住户沙鸿新家侵占自家公摊面积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拆迁指挥部的认可。夫妻俩已经达成了共识：这个问题不解决，就决不与拆迁指挥部签约。

前天，他们俩获知，沙鸿新家已经与拆迁指挥部签约，而且昨天就已经搬了迁。为此，章芳菲主动让早已“火上堂屋”的郗守泰在家歇着，自告奋勇去找指挥部的人交涉，但结果他们提出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认可。

第14小组的副组长卫日东仍然是那句话：“我们是根据测绘处的测绘报告确定各户的公摊面积的，没有根据我们不好改动，这件事找我们没用，你们赶快去找测绘处的人反映情况，让他们重新测绘。”

组长程红英在一旁也说：“这个问题找我们真没用，请你谅解！”

章芳菲回家一说，郗守泰又火了：“事情明摆着，只要一复测情况就清楚，可他们就是不听被拆迁户的申诉，还把我们当足球，互相踢来踢去。我找你们没用，你找我们也没用，这个问题不解决，就是泰山压顶我们也坚决不搬，我就不相信，我不签约，你们真的能行政强拆？！”

现在，郗守泰和章芳菲夫妻俩已经和拆迁指挥部拗上了，指挥部的人，就说本天书下来，

他们也不会听；拆迁带头奖就是有再大的诱惑力，但对于他们来说，也都必然会置若罔闻，不为所动。

正在这时，牛春江打来电话，告诉郗守泰：“董老已经与指挥部签约了，正在搬家呢。”

郗守泰有点不相信。就在前天，遇见董老时，董老还对他：“国务院新《拆迁补偿条例》正在征求意见，肯定对我们被拆迁户有好处。在这个条例出台之前，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要与指挥部签约。下定决心与他们耗，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郗守泰听了董老的话很受鼓舞。他感到董老的看法很准，说得也很对。在市府上访那件事中，他对董老还有一些看法，认为他立场不够坚定，出尔反尔，不值得信任。但听了这段话后就改变了对董老的看法：当时迫于大势，他这样做也许有他的难处。换上自己，在那种情况下，也不一定就能扛得住。现在，董老依然不改初衷，面对政府的“抢拆”，坚持自己不与之签约的主见。到底是老同志，董老还是值得信赖的！

可是，才过了一天，他竟然就与拆迁指挥部签约了？郗守泰真怀疑自己的耳朵，听错了牛春江的电话。

郗守泰决定一探究竟。他来到东边一幢楼，老远就看到，董老真的在搬家！郗守泰那个气呀，真是无以言表。他快步走到董老面前，毫不客气地抛过一连串的责问：“董老，你不是让我和你一起，在国家新《拆迁补偿条例》出台前坚决不签约吗？！你不是对我说，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吗？！你怎么会签约了呢？！难道那6000元钱的带头奖就真的那么诱人吗？！！”

董老脸上露出尴尬的神色，嘴巴动了好一会，才听见一点声音：“老郗啊，再熬下去也熬不出多少油水来了。拆迁是大势所趋，谁也阻挡不了，能多得点奖金，总算减少些损失。我看，你也不要再和他们耗下去了。”

“你一共拆多少钱？每平米划多少？！”郗守泰全然没有了平时对董老的尊重，硬梆梆地问他。

“没多少，没多少，”董老愁苦着脸，连连摇着头，“这社会，上头没人，自己又没关系，好处认不得你。”

董老那愁苦的脸，怎么看都像是装出来的。

郗守泰从鼻子里冲出一股郁气，也不和董老道声别，气呼呼地掉头就走。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一向尊重的董老，竟然会是这样的人。看样子，在钱的面前，不少人都会变的，变得叫你认不识他！

章芳菲听到郗守泰告诉他董老的事，也气不打一处来，愤愤地骂了一句：“叛徒！”

郗守泰立刻觉得老伴的话解气，不由得把过去骂过他的话，加重语气重新骂了一次：“对，叛徒！老叛徒！！福虎路被拆迁户中的第一大叛徒！！！”

## 76、“叛徒”逃出（3）

金达省搞拆迁已经有10多年的历史了，根据以往的拆迁经验，离退休老干部在拆迁中是最让拆迁指挥部头疼的人群。在职干部尚可通过行政措施来促，来逼，但对他们却不行。大棒对他们不起作用，只有胡萝卜还能有些吸引力。所以，以前对离退休老干部的拆迁，总是能优惠的尽量优惠，对有的人甚至还搞了超优惠的特别礼遇。对这类难办人群“用钱降”的做法，都起到了不错的效果。

这次福虎路拆迁，离退休老干部，在开始阶段几乎没有一个人签约，更要命的是，一般被拆迁户，都在看着这些离退休干部，离退休干部不动，他们也不动，离退休干部动了，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就会“前面的鞋子后面的样”，也跟着签约了。所以，金达省专门交待第14小组组长程红英、副组长卫日东，要他们注重发挥董老在离退休老干部中的影响力，把他培植为签约搬迁的带头人，通过他来打开离退休老干部签约难的被动局面，在带头奖的最后期限前，一定要想方设法让董老在离退休干部中率先签约，即便多给他一些钱也在所不

惜，只要能让他签约，都记你们一功。

程红英、卫日东按照金达省的指示，先后三次把董老请到拆迁指挥部，每次都请他在指挥部餐厅就餐，而且每餐都是一桌齐齐整整的酒宴。最后一次，董老提出的所有要求，他们都全部承认，而且在特别请示金达省后，给了超过董老自己要求的更加优惠的照顾，装饰装潢和附属物补偿超过了评估公司几倍，公摊面积也多补了几个平方，特别是在内部控制的数字中，给他了一套已经过期，许多被拆迁户强烈要求也无法得到的天虹小区安置房。在这样的超设想的优惠面前，董老的思想动摇了。他考虑到，即便国家新《拆迁补偿条例》出台后，自己的拆迁也不可能得到这么大的实惠。于是，一定要等到“条例”出台后才签约的“自定底线”顿时瓦解，在指挥部设定的带头奖期限的前两天，就在离退休干部中，第一个与指挥部签订了搬迁让房协议。

“叛徒”也会产生连带效应。董老签约后，那些一直看着他的离退休老干部，也跟着动摇了，董老搬家的当天，与他一起来请郝守泰写到市委、市政府上访《代言书》的另外三个离休干部，也赶在带头奖期限前，先后与拆迁指挥部签了约。还有好几个话一直说得很死，无论如何都坚决不签约搬迁的被拆迁户，也签约了。

被拆迁户中的“叛徒”，人数在不断增加，留下来坚持不签约搬迁的被拆迁户，面临着更大、更严酷的压力！

更让郝守泰、丛礼镇感到意外的是，一直与他们站在一起，休戚与共，同舟共济的牛春江，竟然也打算与拆迁指挥部签约，投身“叛徒”阵营了！

牛春江毕竟不同于董老，他是主动跑到郝守泰家里，并且叫来了丛礼镇，当面向他们说出自己的想法，并且征求他们的意见的。他说出的理由，仍然是他们都熟知的那些：什么在省城工作的女儿女婿现有住房太小，准备换一套大些的，但资金又紧张，不止一次建议他们把滨海的房子处理掉，两家钱合起来买一套大房子，让他们搬到省城去，和他们一起住呀；女婿的父母都已过世，现在他们困难，自己和老伴作为岳父母有义务帮衬他们呀；什么近年来老伴的病越来越重，自己年岁一年年大了，一个人照料已经感到很吃力，女儿工作忙也不可能请长假回来帮助照看，人老了，不靠近子女真的不行，他们早已下决心投靠女儿女婿，这次福虎路拆迁，正好把补偿的资金投给女儿女婿呀；什么近年来省城的房价一天一个价，拼了命地往上涨，专家都说，越早买越划算，越迟买越吃亏，我们滨海是小市，房价虽然也在涨，但与省城相比，幅度要小得多，更不用说增加的绝对值了，所以，拆迁补偿也要比省城少得多，早些得到拆迁补偿，早给女儿女婿投到省城房产上去，才是精明的选择呀；什么这几天女儿一天几个电话，都是催他们早点签约搬迁，早点把补偿金拿到手，还说她与女婿已经将房子都看好了，就等他们的钱一起交首付，首付交的比例高，房产商给的优惠就会多，让他们不要再犹豫下去了呀……总之，他改变在拆迁的问题上与他们两个同进退的决定，实在是无可奈何，迫不得已，请他们两人体谅自己的难处，原谅自己的苦处。

面对牛春江如实倾诉的苦衷，郝守泰和丛礼镇还有什么说的呢。说实在的，过去，他们就一直同情牛春江老夫妻俩晚年的不幸遭遇，对他曾经说过准备卖掉房子，与女儿合资在省城买房，他与老伴搬去与女儿同住的想法，也是赞同的。不过，对他现在突然提出来要立即签约搬迁，两人还是缺乏思想准备的，而且都立即产生了阵营分崩离析，此后自己将更加势单力薄的悲观感。但是，他们悲观归悲观，却没有办法也没有理由阻止牛春江去签约，而且从道理上讲，他们还应该大力支持他才是。

看着牛春江悲戚而又充满期待的眼光，郝守泰与丛礼镇都知道，自己只有同情与支持的份了。两人都说：“老牛，你什么话也不用说了，理解万岁，早点与拆迁指挥部签约搬迁，对于你和老伴，也许都是个解脱，你不用征求我们意见，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们一定不会有任何意见的。”

牛春江临走的时候，把郝守泰叫到一边，低声对他说：“老郝呀，你要注意一点，拆迁指挥部的人好像对你挺有意见。他们在找我谈签约搬迁的事情时，有人就在一边指着我低声说，这个人跟郝守泰走得很近，再这样下去，没有好果子吃！听话听音，锣鼓听声，你要小

心小心再小心，千万不要被他们算计了！”

郗守泰满不在乎地大声回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我怕什么，签不签约，是我个人的权力，他们如果不执行政策，错就不在我，我不签约理也不会说输了。”

牛春江听他如此说话，又小声劝他：“老郗，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不管你乐意不乐意听，我还是要劝你：处理事情该灵活的地方就要灵活，还是不要扳死理的好，你再不能‘迂’下去了！”

牛春江走了。他是去与拆迁指挥部签约的。他将他的两个亲密战友抛在这里，去追求他自己的解脱了。

郗守泰与丛礼镇的心情都十分沉重，他们都在想一个问题，在牛春江与拆迁指挥部签约后，自己下面到底应该怎么办？

丛礼镇真诚地问郗守泰：“你到底准备在什么时候签约搬迁？我对你讲实话，所有被拆迁户中，有80%的人签约了，我就准备签了。我毕竟还是在职干部，总不能真的比一般群众还落后吧。”

郗守泰感到自己更加孤单的命运已经不可避免，孤军奋战的局面正一步一步向自己走来，也许自己真的会成为福虎路拆迁中的“被钉子户”，到了最后的最后，才会和拆迁指挥部签约，甚至也许就是最后一个。

他坚定地说：“老丛，各人有各人的具体情况，各人有各人的实际困难，与我们两个不能要求牛春江不去签约一样，我也不能要求你不去签约。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指挥部一天不解决我的公摊面积被他人挤占的问题，我就一天不和他们签约，哪怕成为‘钉子户’也无所谓，哪怕成为整个福虎路被拆迁户中最后一个没有签约户，也在所不辞，无所不可。”

## 77、市长视察（1）

许市长要到福虎路拆迁现场，进行“改善民生，文明拆迁”的专题视察了。

这个消息是分管城建的副市长倪超凡和副秘书长程飞虹在拆迁指挥部亲口告诉金达省和邹云波的。为了许市长的这次现场视察，他们两个事先亲自来进行踩点指导，确保市长视察不但一切顺利，而且一定得给他留下良好的印象。

前些天，他们就从有关渠道得到消息，中央在“十二·五”规划实施前，要对有关省、市、自治区的领导班子进行必要的调整，省里学着中央的样子，也要调整各市的领导班子，市委江书记很可能到省城的任上就职，而许市长将继续任滨海市委书记，成为全市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把手。

未来的市委“一号”要来福虎路视察，对于分管此项工作的副市长和副秘书长来说，可不是一件闹着玩的小事。他的印象如何，不但关系到领导对自己工作能力与实绩的评价，更重要的是，还可能直接影响到今后自己仕途上的升迁。更何况拆迁工作曾经给许市长造成过一些执政上的负面影响，现在经由他们之手，改变了这一局面，帮助市长去了一块心病，必将会使他更加信任和倚重自己。正因为此，过去只要打个电话知会一声，或者至多派个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来布置落实一下的事情，现在他们却亲自前来落实，而且还落实得很细，不是坐在拆迁指挥部办公室里，嘴上指示指示就行，而是要逐一“踩点”，到准备请市长看的所有“点上”进行具体落实。

倪超凡和程飞虹，的确是干部中的“精猴子”。他们知道，在官场上，领导评判一个干部，其实不仅仅看他工作能力和实绩如何，有时候更看重他能否与自己想到一起，说白了，也就是能不能和自己一条心。否则，你的工作越努力，反而会离领导越远；你的实绩再出色，却不是领导需要的实绩，反而会突出你自己，贬低甚至损害领导的威望。所以，一个能干的并且有作为的干部，一定是“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干部，如果你只是“能干事”，却不是干的领导需要的事情，那也就不能算是“会干事”，你吃再多的苦，卖了再多的力，获得了再多的业绩，群众的赞誉再好，也不会被领导认可，最终，必然落得个成事不足败事



有余的下场。正因为此，学会猜度领导的心理，投其所好地工作，特别是能有意识地干好改变和提升领导公众形象的事情，是一个干部会不会当官的奥秘所在。不懂这一点，你就别想在官场上混得顺溜；不精于此道，你就别想在官场上平步青云！

倪超凡和程飞虹亲自到福虎路拆迁指挥部，为许市长的视察做先期的“踩点”准备，正是在准确猜度许刚川的心理需求后，作出的正确举措。

许刚川选择在这个时候到福虎路拆迁现场进行视察，的确有着自己的考虑：

一是福虎路拆迁是全市老城区改造的开篇之作，是全年的重大城建工程，是上了市政府的《政府工作报告》，向市民承诺的全年“改善民生十件实事”之一的政府形象工程。前些日子，市委江书记亲自前来视察，自己这个市长，落在后面可以理解，可以说成是让市委领导先来，但此后自己一直不到拆迁现场照面，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二是在拆迁和城建问题上，滨海有些人过去一直对自己有看法，这方面的人民来信也不少，可以说，自己在滨海的工作，负面影响最大的也就是拆迁和城建了。这次福虎路拆迁重新上马，顶住了很大压力，从目前来看，进展情况良好，甚至是出乎意料地好。这是个为自己正名的好机会。在这个时候，自己到拆迁现场视察，既可以鼓舞拆迁指挥部工作人员的士气，并给他们今后阶段的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又可以借此机会体恤民生，走访和慰问被拆迁户中的那些困难户，改善自己在全体市民中的公众形象，使这次视察成为自己仕途上的“得分”之行；

三是省委今年底、明年初要对各市领导班子进行调整，把福虎路的拆迁和西延工程搞好，以实际行动展现自己在上级纪委审查结束后，不灰心、不气馁、正确对待、积极工作、放开手脚、真抓实干的政治气度和工作魅力，对于自己在滨海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性意义，因此，“不成功便成仁”的命运，决定这项工程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去视察，就更有必要，更时不我待；

四是电视台的一号女主播计蕾打电话给他，说是准备给他搞一个滨海政坛活动的专题资料片，就差“体恤民生，文明拆迁”方面的影像，建议他到福虎路拆迁现场去补上“这一课”。对于这位美女主播，说实在的，在经历过上次那次隐秘的“抠手门”事件后，尽管这仅限于他们两个人清楚，但仍使他产生了“既想见她，又怕见她”的矛盾心理。不过，这次计蕾提出的建议的确是在替自己着想，自己实在找不出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她的理由，所以，最终还是采纳了她的建议，这也成了他决定到福虎路拆迁现场视察的另一条考虑因素。只是这个因素只能放在自己的肚子里一个人知晓，绝对不能对他人泄露半分罢了。

许市长要到福虎路拆迁现场视察，作为一条绝密的消息，只停留在拆迁指挥部高层圈子里，除了金达省、邹云波等几个副指挥外，其他人一概不知，倪超凡还严格交待知晓的这些人，绝不允许走漏半点风声，要是市长视察的那天，有人趁机前来反映问题，甚或聚众围堵集访，一定严格追查责任，决不姑息迁就。这要作为一条政治纪律交待！

金达省、邹云波从来没有看到倪副市长为领导视察这么严肃过，自然也就提高了对这次许市长前来现场视察的准备级别。当下向倪超凡和程飞虹表态：就像接待中央和省里大干部那样，做好市长现场视察的各项准备工作，保证万无一失，不出任何一点纰漏。同时，两人还根据倪副市长的要求，做了明确的工作分工，由拆迁大队大队长金达省负责市长现场视察的“点上”安排，而市长视察间的现场秩序维持和消除群众上访隐患的工作，则由新海区副区长邹云波负责。从现在起，在安排好正常的拆迁签约工作的同时，两人把主要精力都集中到迎接许刚川市长前来拆迁现场视察上。

一次可以说微不足道的地级市市长的视察，就被提到这样的重视程度，搞到这样隆重的地步，这在许多人来看，实在是匪夷所思。然而，这就是中国的官场现状。为了迎接上面领导的视察，下面干部准备的现场，是多么的尽善尽美啊，要是真实的情况就是如此，也许我们早就可以向世界宣布，我国已经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了。然而……我们还是不要再说“然而”的话吧，因为众所周知的种种原因，这些“然而”总是太多太多了，而且也许在将来的一定时间内，还会继续多下去。

一个市长已经看不到真实民情了，要是省里、中央的领导呢？

## 78、市长视察（2）

滨海市城市建设，过去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拓新路上，道路新搞了不少条，但原有的绿化、河道、湿地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一定的破坏，城建的环境效益不理想，去过外地的市民，回到滨海后，就总是说人家城市建设，怎么怎么注重生态效益，怎么怎么讲求环境保护，并对滨海的城建方式提出质疑。

许刚川来滨海后，专门请上海同济大学的教授，为滨海未来的建设搞了一个50年的大规划，根据他的设想，借鉴国内外先进城市的成功做法，新滨海的城建规划立足环境美化，着眼生态文明，提出了以“亲水”为主要特色的城市人居新理念，并将城市建设的品位定在“水绿滨海”的高层面上。

围绕这一新规划，近年来，滨海市在城市建设中，搞了一系列的“亲水工程”，特别在城南新区的开发上，更是把这一特色发挥到极致。在滨海的城南新区，仅仅只花了三年不到的时间，就新开挖了三个人工湖，其中数碧澄湖面积最大，环境最为幽美，周围的建筑最富民族意蕴。

“缘定今生茶酒楼”，就坐落在碧澄湖南岸的明清一条街上。这里已经是海滨市的最南端了，几个新建的居民小区，都在碧澄湖的北岸、西岸，东岸是独具特色的“水街”，除了“水博馆”外，还有乡村戏台、古玩市场、民俗风情馆等，集中展现了滨海的地方水文化特色，而南岸则是乡土食文化的聚集地，在富有古典特色的明清一条街上，有几十家酒店，不过，都是纯粹的地方特色乡村土菜馆，即便是间杂其间的几家茶酒楼，也只供应国产绿茶、红茶，简餐也都是地方乡土菜。

除了乡土菜特色外，这儿的消费档次相对较低，也是一大特色，并据此招徕了不少顾客。除了外地来旅游的小组团和散客外，地方上的低薪阶层消费者，都喜欢到这里来。

由于这方面的原因，这里一到晚上，就比较吵杂，但吵杂中也体现出一个好处，就是在这里基本上碰不到像样的干部。对于一般群众来说，要找个比较实惠的聚会地方，这里倒是一个理想的选择；而那些机关干部，若想找个比较隐密的约会场所，这里也比较合适。

鉴于上述缘故，这里的饭店、茶酒楼虽然生意都不错，但收入却普遍不高。不过，由于自己的经营成本相对也较低，所以，小本经营的人，在这里做生意还是有不错的赚头的。缘定今生茶酒楼的老板娘，一个农村来的能干大嫂，能在这里站稳脚跟，并且生意还过得去，靠的正是这一点。

缘定今生老板娘，是施东梅的一个乡下表姐。施东梅今天选中这个地方，就是为了方便与方伟业也即方三的第一次约会。

施东梅已经离了婚的丈夫，原来在厂里供销科工作，而在计划经济年代，能搞到煤炭这样紧俏的计划物资，是企业供销员梦寐以求的事。所以，一来二去，就与在煤炭公司专搞煤炭采供的方三熟悉上了。

那时，方三经常与她的前夫喝酒打牌，也曾到她家玩过，还荤一句素一句地多次开过施东梅的黄色玩笑。不过，施东梅对他并没有好感，每当方三开下流玩笑时，都没给他好脸色看。而男人对越是得不到的东西，就越看重，越稀罕。所以，方三对施东梅一直是暗暗喜欢的，甚至还打算利用她丈夫有求于自己的权威，胁迫施东梅屈从自己，因此，一度时间，对施东梅动过必欲得之而后快的想法，而且还比较强烈。

又谁知，世事难料，如今两人的境遇，一个上天，一个入地，已经不可同日语了。这些往事，都早已尘封在方三记忆中。所以，当施东梅和第17拆迁小组的组长范丽萍一起出现在他家客厅时，他并没有认出她来，还是施东梅的主动介绍，打开了他记忆仓库的大门，让他又想起了过去的事。

那天，施东梅是很热情的，但由于现实地位上客观存在的明显差距，方三在她面前总感

到有点自惭形秽，甚至坐在着装艳丽、秀色勃发的施东梅对面，还不敢拿正眼瞧她。更要命的是，他顽固地以为，施东梅对他的热情，只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地位优越感而故意做出来的，是一个强者对弱者、一个官家人对平民、一个拆迁人对被拆迁者的笑面俯视，或者说是一种源自怜悯又异化为平等相待的“表演秀”。所以，在施东梅临别时，叮嘱让他有事找她的时候，他并没有把这句话往心里放，以为她只是随口说说而已。

不过，事后，他还是向拆迁指挥部的人打听了施东梅的情况，得知她虽然已经离了婚，家庭方面不是太顺，但在官场上却走得很顺，现在，已经是市拆迁大队的办公室副主任了，而且很受大队长金达省的重用。方三不由得长叹了一口气：“女别三日，也当括目相看。才几年的时间，彼此的境遇就掉了个个，如今真是‘咸鱼也能翻身’的年头哇！”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方三断了为拆迁上的事，真去找施东梅帮忙的念头，一连几天窝在家里，生自己的闷气：改革开放，别人越活越滋润，越活越有奔头，可自己却是“温度计掉进冰窖里——一直下降”，连自己过去张嘴就可以随便开个黄色玩笑，伸手就可以随便在身上摸摸捏捏的女人，竟然也混到拆迁指挥部里去了，还执掌着自己的拆迁命运。我这是怎么了，是自己倒了八辈子霉了，还是别人交了“南方运”了？

可是，越是这样想，方三在心里就越是念叨施东梅。施东梅比之过去在厂里时，更漂亮了，更有气质了，虽然身材比过去要胖一些，但那是一种成熟的丰满，一种圆润的诱惑，一种丰韵的展示。然而，他也知道，尽管施东梅的身影不时地在自己的眼前晃动，但那只是自己的“单相思”，过去，她丈夫有求于自己，自己拥有那样的权威时，尚且没有能够征服她，如今，她已经不再是过去的她，自己也已经不再是过去的那个自己了，两人虽然仍有相当大的差距，但是，已经是她在高处，自己在低处了。处于这种境地，自己还有什么资格对她想入非非？最多只能搞些“意淫”，一厢情愿罢了，绝无现实的可能！

方三怎么也没想到，就在这时候，施东梅突然给他打来手机，而且还是主动与他约会，让他到碧澄湖南岸的“缘定今生”茶酒楼去，说有要事与他谈。

一个拆迁指挥部的办公室副主任，还是个女的，她能和一个被拆迁户男士，谈什么重要的事情？还在“缘定今生”这样店名令人极易妄生幻想的地方约会，难道自己与她还真的有缘？方三想了半天，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最终决定，不管是什么原因，这个约会自己一定得去，不为别的，即便为与她再见上一面，也是值得的。因为从过去到现在，他一直都喜欢她，甚至还渴求过得到她。虽然这也许是个梦幻之想，但这世界上什么稀奇古怪的事都会发生，王姬尚且下嫁民夫，这个离了婚的单身女人，要是真的喜欢上自己呢？这可是个说不定的事啊。因为，女人有时候拒绝你，并不表明她不喜欢你，反而恰恰是因为她太喜欢你，因为太喜欢你，所以不能让你小看了，不能让你毫不费力地就得到她而不珍惜她，于是，便故意来这么一手。这正是女人惯用的欲擒故纵的妙计！

“擒就擒吧，将我擒去，我还巴不得呢！”方三这样想着，按施东梅刚才打来的手机号码，给她回了一条短信：谢谢约会，准时恭迎。

## 79、市长视察（3）

施东梅到缘定今生茶酒楼时，方三已经提早到了。

显然，他今天是有备而来的，他的穿着就充分表露了这一点：虽然年过40了，但却穿了一件大红色的休闲夹克衫，显得一身朝气；红夹克的拉链没拉，露出了里面银灰色的高领羊绒衫，鼓鼓的胸肌把羊绒衫撑得紧绷绷的，展现着男性的阳刚之美；一条砂磨牛仔裤，恰到好处地套在他长长的腿上，一看就让人觉得洒脱且富有张力；脚踏一双李宁牌运动鞋，看样子是新买的，它以无声的语言告诉他人，鞋主人酷爱运动，人生态度积极且向上，是个有追求的男人。

施东梅看在眼里，不由得在心底里说了一句，没想到一个男人在穿着上还动了这么些心事。看来，方三不是一个粗人，与他相处，不能粗心大意，漏了自己的底，那样一来，金大

队长交给自己的任务就泡汤了。

方三看到施东梅进来，连忙站起了身，拉开椅子，很绅士地做了一个请坐的手势，顺便观察了一下她的装扮，不由令他大感意外！

施东梅今天的穿着不但比较简单，而且十分随意：素面朝天，没有化妆；上身披着一件藏青的羊绒大衣，透出庄重大方，只是里面的红色高领羊绒衫还装点出几份女人的妩媚；一双栗色的高筒马靴，套在她穿着肉色羊毛连裤袜的腿上，颜色与藏青的上衣搭配相得益彰，格调既时尚又活泼。

方三知道，在一个男人面前穿着随意，那是一个女人自信、自负的表现。都说“女为悦己者容”，施东梅在自己跟前，根本就不需要刻意装扮自己，以期留下好印象，因为她本身就比自己强，不需要取悦自己。与这个女人约会，从一开始，自己就输了三份！

施东梅大方地与方三握了手后，叫来了做老板娘的表姐，让她先送两杯上好的龙井茶，再安排几只可口的乡土菜，她要 and 这位先生共同进餐。方三什么话也不说，他要看看，施东梅今天约他来会面，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喝着清香的龙井绿茶，施东梅好半天也没吱声，她要考验眼前的这个男人的耐性，让他沉不住气，首先开言，那时，她就可以以静治动，在摸清方三的思想动向的前提下，再决定是否与他谈那个重要的事情。

一杯茶喝完了，施东梅又主动地给续上了第二杯，还是一声不吱。方三喝一口茶，就要抬头朝施东梅看上一眼，那眼神里分明写满“？”：你今天找我来，到底为的什么事？说是有要事相商，为什么又一直不开一言？

施东梅仍然一声不吱，她知道，眼前的这个这个男人，已经越来越耐不住了，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开口讲话。

果然不出所料，方三等了好久，也不见施东梅讲话，心想，两个人见面，不讲话怎么行？管它呢，总得要有一个先开口，男女约会，男人应该主动，与其这样一言不发地耗下去，不如我先快言快语，来个“抛砖引玉”。

“施主任，承你看得起我一个下岗职工，一个被拆迁户，约我在这里会面。这真是我想也不敢想的！”方三先客套了几句，然后才转入正题，语气很硬，一点也不客气，“不过，我实在想象不出，你是拆迁指挥部的办公室主任，我是一个被拆迁户，你把我约到这里，到底有什么事情要谈，你先不要把你那什么重要的事情说出来罢，不说我也清楚，不就是见我到现在也没签约，想利用与我以前相熟的老关系，来做说服动员工作，让我在煤炭公司职工宿舍楼住户当中带头签约搬迁吗？要是真如我所猜的那样，那么，我请你免开尊口，免得我不答应失了你的面子！”

施东梅笑了，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眼泪都笑出来了。

方三被她笑懵了，他不知道自己刚才说的话，是不是哪里说错了，这才惹得施东梅如此开怀大笑。

过了一会，施东梅才勉强抑住了笑声，指着方三的鼻子说：“方三呀方三，这么多年了，你还是过去的那个方三，一点都没变！你总是把人想成是经营中的对手，总怀疑别人在谋算你。你为什么就不能换个角度看人，为什么就不能从好的方面来多做些分析。我告诉你，我今天找你，根本就不是为了说服动员你签约搬迁，那是拆迁小组的事，与我这个办公室副主任没有关系，相反，我今天来，是为了帮助你，看在过去你曾经帮助我们搞到那么多计划外煤炭，让我们得到了不少业务费的份上，我今天有能力反过来帮助你了，就一定不能对你的事坐视不管。都说“受人滴水恩，当以涌泉报”，我今天来找你，与你相商重要的事情，就是为了报答你，以实际行动来报答你！”

## 80、市长视察（4）

方三愣了，好半天都没回过神来。他想过施东梅约会自己的各种原因，唯独没有想到这

一点！他真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方三，信不信由你，有一个秘密消息，我可以告诉你，对你也许大有用处。”施东梅压低声音说，“根据拆迁指挥部几个领导近几日的动向，我们预测，上面有个领导，可能还是一个不小的领导，最近几天就要到福虎路拆迁现场进行视察，而且视察的主要内容就是拆迁中的民生问题。我听17拆迁小组的范丽萍组长告诉我，你们煤炭职工宿舍楼至今没有一个住户签约，的确有你们的实际困难，因为一拆迁，大家赖以生存的饭碗就没了。这就是个现实的民生问题。只要反映给上面的大领导知道，特别是在视察现场向他反映，肯定会引起他的重视，说不定他一句话就能帮你们把难事给办了。所以，你们考虑考虑，是不是好好地利用一下领导视察的机会，为自己争取争取民生权益。当然，大主意得由你们自己拿，我不过是提醒你们一下罢了。另外，还要对你再说一句，这个消息只是我分析和猜测的，也许根本就不准确。如果到时根本没有什么领导来视察，也请你不要怪罪于我，要不，我的好心就真的要被当成驴肝肺了。”

方三更加诧异了，诧异得张大了嘴巴，好半天也合不拢。他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施东梅会把这么重要的秘密消息告诉他，而且更无法分析和猜测，她这样做动机到底是什么。是陷阱吗？不像！她没有害自己的理由；是她真的为了报恩来帮自己吗？也不像！世界上这样的好人现在实在是太难找了，而且她这样做，是将机密情报外泄，有损本单位的利益。是冒着很大风险的，为了报过去那些也许根本就不值一提的恩惠，她竟然作出了这样有悖常理的举动，即便她用再美丽的外衣包裹，她所说的动机，仍然不能令他信服，相反，他反而认为她一定出于某种目的在计算自己，甚至戏弄自己。

方三眨着眼，脑子紧张地想来想去，还是不得要领。他决定直接开口盘查，问清施东梅此行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施主任，你的好意我领了，不过，我实在不敢相信，你一个搞拆迁的，会帮我们被拆迁户，即便是为了报恩，你也不应该给这么大的好处。”方三一点也不掩饰他的怀疑，“所以，请你真诚地告诉我，你这样做目的，难道仅仅就是为了报恩吗？还是有另外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施东梅笑咪咪地回说：“我知道你会怀疑，放在我身上，遇到这样的事，同样也会怀疑。但是，我可以真诚地告诉你，虽然报恩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也许另一个原因同样也很重要。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谁让我们不但相识，而且是老熟人。谁让我们都是离婚后的天涯沦落之人？我这样做，其实是惺惺惜惺惺啊！随你怎么想我好了，将来，你会为我对我的怀疑向我道歉的！”

施东梅的一番肺腑之言，彻底打消了方三的疑虑。他被她的话感动了，感动得鼻子都有点发酸了。

是啊，离婚后的沦落之苦，外人如何得知？这个女人，看来心地很善良，她是在真心地帮自己。而所有的理由，在“出自同情”这一条理由面前，都显得苍白和无力。同情的力量，再怎么估测都不为过。有了同情，人间会发生好多悲欢离合的奇迹；有了同情，敌手之间可以铸铁为犁，相逢一笑泯恩仇；有了同情，同伴之间可以心心相映，志同道合聚众力；有了同情，搞拆迁的也能向被拆迁的提供绝密的情报，让他们更加“钉子户”！即如现在施东梅对我方三所做的那样。

在这样的解释面前，方三还能说什么呢。他是真的相信施东梅了，完完全全地信任她、倚重她了。

两人谈话结束后的聚餐，是非常愉快的。虽然只有两个人，气氛并不热烈，但没有别人在场，也有一个好处，即可以无拘无束，因此，两人都放得很开，施东梅还喝了酒。这在方三的记忆中，是从没有过的事情。喝酒中，方三左一句右一句地叫施东梅为施主任，施东梅再三不让他这么叫，还说，有别人在时，这样叫就算了，要是没别人在跟前，两人相处，一定不准再这么叫，直接叫她名字就行。方三为此感佩不已，为了表示感谢，他不但自己开怀畅饮。还好几次主动替她把酒干了。

最后，施东梅喝醉了。老板娘让方三先回家，说施东梅是自己的表妹，等她酒醒后，由自己负责送回家。

方三要结两人的茶酒账，老板娘则对他说，来的时候，施东梅就已经对她说了，所有的开销由她结账！

方三是哼着小调离开缘定今生茶酒楼的。

天上掉下个大馅饼，一下就砸到了他的头上，无论是谁，毫无预兆地就遇上了这样的好事，能不开心？

## 8 1、市长视察（5）

方三把上面领导要到福虎路拆迁现场来视察的消息，告诉了煤炭公司职工宿舍楼的一些住户，并提议，到时候大家和他一起去找市长反映自己的困难，肯定会引起领导的重视。

“阎王好见，小鬼难挨”，上面领导一重视，事情就好办了。可他说本天书下来，别人也不敢相信，拆迁指挥部的人，还是一个办公室的主任，会把这么绝密的情报透露给他，都怀疑他离婚独居的时间太久了，见头老母猪看着都是双眼皮，拆迁办的一个女的随意说的一句玩笑话，他竟然也能当真，恐怕真的要得“花痴病”了。

方三见一幢宿舍楼的人都不肯相信他的话，很是委屈。走在街上，碰到了郗守泰和章芳菲夫妻两个。他以前曾经和章芳菲一起打过麻将，也算熟人，而且她和丈夫，一个是企业老总，一个还当过党政干部，都是有见识的人，于是，便把拆迁指挥部有个熟人向他透露，上面将有领导近期到福虎路拆迁现场视察的消息，告诉她夫妻俩，请他们帮助分析一下，这个信息是否准确。

郗守泰思考了一下，摇了摇头说：“不可信。”

章芳菲也说：“这么绝密的消息，她为什么不告诉别人而要告诉你？告诉你又是为了什么？对他们拆迁指挥部的人说的话，你要多个心机，切不能随便相信，你们煤炭公司职工宿舍楼住户，至今一户也没有签约，已经是福虎路拆迁的重点了，在这个时候，放这个消息给你，到底是什么用意？也许用的是引蛇出洞的计策，这会，他们很有可能正在暗中注意你的动向哩。不可妄动，小心为好。”

方三还能说什么呢？他从施东梅那儿得来的消息，竟然没有一个人敢相信。最后，弄得他自己也怀疑起来：莫非施东梅真的对自己“引蛇出洞”，要打他的“七寸”？

他决定接受章芳菲的建议，克服轻举妄动的冲动，耐着性子冷静地观察下去，看看施东梅对自己透露的绝密信息，到底是真还是假，要不了多久，事情就会真相大白，从而，就可以看出，她这个人到底可信不可信了。

其实，施东梅对方三透露领导视察的绝密信息，完全是为了实施金达省交待的“走间谍路线，打进煤炭公司宿舍楼住户内部搞策反”的任务。她知道，要想利用别人，首先得让对方信任你。而让方三相信自己，光凭嘴上表白不行，还要来点实的。所以，考虑来考虑去，她决定借鉴影视中间谍们的惯用手法，舍出一些绝密的情报，以骗取对方的信任，进而走近他们，影响他们，最终实现把握他们、征服他们的目的。

当然，她完全清楚，自己走的是一着险棋。她自己也没把握，领导要来视察的信息是不是绝对准确，因为拆迁指挥部的领导，没有一个人在公开和私密的场合说过这样的话，或者透露一些细微信息，他们只是自己主动跑到拆迁户中去，开展有关民生问题的调研。她和拆迁指挥部的几个中层干部，都是通过领导的举止来分析的。所以，如果自己提供的信息是错误的话，就会失信于方三，这对于今后继续做好对方三的策反工作，为指挥部扫除一大拆迁障碍，是非常不利的。另外，如果领导真的来视察了，方三又真的组织人趁机对领导上访，自己就是幕后策划者，一个拆迁指挥部的人，却胳膊肘子朝外拐，帮助被拆迁户来对付拆迁指挥部的领导，给前来视察的上面领导，施加群众集访的压力，这种“家贼行为”是绝对不能容许的，拆迁大队的领导知道后，自己肯定吃不了兜着走，说不定还会因此遭受处分，

甚至有可能丢了工作。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然而，施东梅此举虽有一定风险，但也不是一点把握也没有的。首先，她一直认为自己的分析与判断是准确的，上面领导一定会在近期到福虎路拆迁现场来视察。自己到拆迁大队也工作不少年了，由于在办公室工作，接触面广，经历的事情也多，所以，一般来说，分析和判断向来都是比较准确的，基本就没有出过误判的错误，所以，自己在这件事情上不会失信于方三，相反，可以获得他的完全信任，从而，为自己的首次“拆迁女间谍”的工作，创造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其次，她断定方三他们在领导视察的那天肯定不会搞集访，因为他的那些同事们，对她施东梅——一个拆迁办公室主任的话，肯定不会信，因此，也不会做领导来视察时的上访准备。即便他们真的准备集访，只要自己经常与方三保持联系，就能及时得到他们行动的信息，并根据情况提早进行防范措施。因此，这方面的担心虽有必要，但也不需要夸大到不必要的程度。

施东梅经过对风险可能和保险举措的全面算计，权衡两者的利弊得失，觉得这个风险还是可以冒的。当她下定决心的时候，她也想征求一下金达省的意见，但是，她感到自从他把“拆迁间谍”的秘密使命交给她后，就开始有意疏远她了，所以，这个时候，又是为了这样的事情找他，并不一定合适，说不定还会引起他的不乐意甚至反感。这样一想，她便打消了将自己“冒险透情报”的计划向他回报的打算，决定自己一个人独往独行，去执行这项绝密的艰巨任务。

这件事的开端还是比较顺利的，比施东梅自己想象的都要顺利。如果说方三是一个谁也把持不了的断绳风筝的话，那么，现在她已经把这个风筝的绳头抓到了自己的手中，下面，就要看她如何去放飞这面风筝了。

## 8 2、市长视察（6）

许市长到福虎路拆迁现场的视察，是在拆迁指挥部中层以下干部和工作人员都不知晓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他一来就直接跑到被拆迁户家，与他们进行面对面的民生问题现场落实，连指挥部的大门都没进。随行人员也很少，只有副市长倪超凡、副秘书长程飞虹、秘书汪学科等几个人，新闻单位的人来得也很少，只有电视台的女主播计蕾和一个摄像、市报的几个记者。

金达省、邹云波和拆迁指挥部的其他几个人，都是接到电话直接在原先就定好的视察点上等候。许市长这次视察还体现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特色，没有在办公室里作长篇大论式的指示，只是现场对随行的市里干部和拆迁指挥部的同志作了些随机交待。

可以说，如果不是新闻单位进行报道的话，他的此行，完全可以说是一次微服私访，是一次不张声势的“体察民情，了解民生”的务实活动。

按照倪超凡副市长、程飞虹副秘书长事先与金达省、邹云波他们商量好的方案，许刚川一共走访了四个被拆迁户：一户是下岗职工困难户，一户是因病致贫户，一户是建国前就参加了革命的老离休干部，还有一户是有涉外关系的普通居民。

下岗职工困难户竟然是郝守泰、牛春江、丛礼镇他们三人摆“龙门阵”时，牛春江故事中的主人翁。开小饭店的老板娘双手紧抓住市长的手就不松开，一开口就一连说了五个感谢：感谢政府把我们下岗职工记在心上，市长百忙之中还抽出时间下来看我们被拆迁户；感谢拆迁指挥部的领导将我家被拆迁房认定为“住改非”性质，落实参照营业用房待遇给予拆迁补偿的政策优惠；感谢政府为我们被拆迁户建设了那么好的安置房，使我们彻底告别筒子楼，一步迈进现代化的居民小区；感谢领导考虑我家实际困难，帮我们与银行联系办了“按揭”贷款，及时解决了我们被拆迁户住新居缺资金的问题；感谢政府治病救人，对犯错误的人一样关心爱护，为我那还在牢里的前夫落实了解困房，让他有重新做人的基本条件。

这一连串的五個感谢，说得许刚川心里舒服服的，连连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过去欠老百姓的账很多，今后一定要努力‘补课’。拆迁不是让老百姓居无定所，而是为了

让大家住更好的房子，是帮助大家改善住宅条件，走‘共同小康’的康庄大道！”

在走访建国前参加革命的离休老干部时，湖海区的董老不住地弯下自己的腰来，向许市长行鞠躬致敬礼，他没有说太多的感谢，只是反复强调了一个感谢，即政府搞福虎路拆迁和西延，是为全市的老百姓着想的德政工程，多少年想干而没干成的事，如今在许市长的领导下终于干成了，他代表所有的市民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江书记、许市长。还向许刚川说，他虽然年纪老了，早已退下来了，但一直都很关心现在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一向支持现任领导的工作。这次福虎路拆迁，他早就带头签约搬迁了，而且已经动员和说服好几个人在他之后都签了约，他还准备继续帮助政府做工作，动员和说服更多的被拆迁户签约搬迁。

许刚川首先对董老的所作所为表示钦佩和感谢，并请他代向所有离退休老干部问好致敬；希望他们发挥余热，在福虎路拆迁中，发挥老同志的影响力，不但自己带头签约，而且影响更多的被拆迁户积极签约搬迁。

最后，他握着董老的手，再三交待，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并且说，你们这些离休老干部，是党和政府的宝贵财富，你们的健康长寿，不但是你们自己的幸福，同样也是我们这些晚辈和后来人的福气！

在因病致贫户和有涉外关系的普通居民家里，许刚川听到的都是他们对党和政府的一片感谢之声，其中，也不乏对拆迁指挥部的表扬之声。他也对他们分别进行了得当的安抚和鼓励。同时，还不失时机地表示了一下他对拆迁指挥部工作的满意。

总之，许刚川这次到福虎路来进行民生问题的现场视察，完全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因此，从他的言谈举止中不难看出，他对自己确定此行的决策，也是非常满意的。

这下，倪超凡副市长放心了，程飞虹副秘书长放心了，金达省、邹云波也放心了，特别是金达省，似乎已经看到了市建设局副局长的宝座，正在向他招手！

许刚川谢绝了金达省、邹云波请他到拆迁指挥部去坐坐，对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做个重要指示的邀请，执意要立刻回去。他说：“改改这个惯例好吗，不要到哪里都要作什么重要指示，不就说说自己的想法嘛，我的想法，刚才都已经现场讲了，就不要再按程序、走过场地做什么指示了。我这就回去。不过，为了感谢大家的努力工作，我还是愿意在临走之前，和在场的每个人亲切握手的。”说着，把手首先向倪超凡副市长伸过来。

许刚川没有失言，他与在场的所有人一个不拉地都握了手。

因为市长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计蓄没有逮着单独与许刚川讲话的机会，很有点遗憾。她知道，即便是她，一个电视台美女主播，平常也不是轻易就能见到市长的。所以，她不想错过这次难得的晤面，失去向他传递某种神秘信息的机会。于是，在与许刚川握手时，她郑重地说：“市长忙，我们也不耽误市长的宝贵时间，今天就不专门采访领导了，不过，补上今天的录相资料，市长在滨海工作的专题资料片就可以搞成了。到时，请市长不管多忙，也要抽时间亲自审查一下。”

许刚川爽快地说：“有劳电视台的各位了，这个我一定到，等你的通知。”说着，主动向计蓄伸过手去。

在与许刚川握手时，调皮而又功于心计的计蓄，故伎重演，又用小指指甲在他的手心里轻轻地抠了一下。许刚川立刻感受到了眼前这个美人向他“叙说”的肢体语言，不知为什么，竟然也鬼使神差地在与她手松开的那一霎那间，用自己的小指指甲，轻轻地回抠了她一下。虽然在场的所有人没有觉察，但两人心照不宣，都明白自己刚才向对方发出的“信号”意味着什么，而且久久地沉浸在那一抠、一回抠的悠长回味中。

不过，许刚川却一直不能确定，自己是否真的就回抠了计蓄一下。他的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回放他与计蓄握手的镜头，可是，有时觉得是回抠了，有时觉得又没有回抠。没有回抠，他可以找出100条理由，可要是真的回抠了呢？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难道一直以“滨海柳下惠”自许的我许刚川，真的要“命犯桃花”，做出什么不得体，甚至可以说是下面干部之大忌的糊涂事来？

许刚川又一次后悔了，又一次私下里严苛地责备起自己来。面对计蓄这个危险女人抛过



来的“无影红绣球”，自己再也不能去接了，一定不能接！

### 8.3、又现“叛徒”潮（1）

许市长来福虎路拆迁现场视察后的第二天，既是进入签约阶段的第二个10天的最后一天，也是给予面积奖期限的最后一天。过了这天的24点，再与拆迁指挥部签约的人，就不能再享受150元/平米——650元/平米的面积全额奖励了。此后，每过一天，此项奖励就要削减10%，也就是说，最后期限过后10天，再和拆迁指挥部签约的，面积奖就一分也拿不到了。

金达省出谋划策，以市政府名义制定的这一奖励政策，既具胡萝卜的诱惑，又具大棒的杀伤力，一计两用，都很得力。他坚信，这一奖励政策肯定是会收到很大效用的，而且是立竿见影的效用。

这天清晨，福虎路未签约搬迁的被拆迁户，在自己住宅楼显眼处，又看到了拆迁指挥部贴出的另一份公告：

#### 公 告

广大的福虎路被拆迁户们：

您们好！

为了体现“注重民生，文明拆迁，让利于民，惠及普众”的新城建拆迁精神，市委、市政府特地对拆迁工作设立了双重特别奖励（《福虎路拆迁方案》中有详细内容）。此举极大地调动了广大被拆迁户踊跃签约搬迁的积极性，使福虎路拆迁出现了比本市历史上任何拆迁都要好的局面。

自20天前福虎路拆迁进入正式签约阶段以来，您们识大体，顾大局，听从市委、市政府的召唤，服从城建拆迁的需要，克服自身的种种困难，主动积极地签约搬迁。止昨日24点，已经有60.15%的被拆迁户完成了签约搬迁程序，他们中，前10天签约的，顺利获得了每户6000元的拆迁带头奖和每平方米150——650元的面积奖。此后到今天签约的，也顺利获得了相应的面积奖。

今天24点，是面积奖期限的最后一天，时间一过，每平方米150元——650元的签约搬迁面积奖，就将逐日削减，10天后就将全部取消。在带头奖签约的最后时刻，不少被拆迁户都赶上了最后一趟车，签约搬迁后得到了6000元的带头奖。提醒尚未签约的被拆迁户，把握最后良机，不迟疑，快行动，抢在今日24时前签约，争取全额享受市委、市政府给予的“签约搬迁面积奖”奖励待遇。

时不我待快行动！快！！快！！！！快！！！！

签约搬迁获特奖！奖！！奖！！！！奖！！！！

滨海市福虎路西延拆迁指挥部

2010年×月×日

昨天晚上，郗守泰和章芳菲就在电视里看到了许市长到福虎路拆迁现场视察的新闻报道。他们怎么也不敢相信，牛春江在他讲笑话时提到的那个餐馆女老板，竟然作为家庭经济困难的被拆迁户代表，得到了市长的亲访，而且从她向市长汇报的话来看，在她那位拆迁办情人的“帮忙操作”下，她真的享受到政策优惠上的所有部分。虽然没法为她算细账，但也许真的就能达到每平方米两万元的天价补偿！

正在为拆迁中的这个“政治玩笑”气愤的时候，又看到许市长走访离退休老干部代表董老的画面。听到董老的话，郗守泰憋屈得半天也出不了声。他实在不敢相信，一个解放前就参加革命的离休老干部，一个以前对拆迁有那么大抵触情绪，曾经义愤填膺去市政府上访的老同志，忽然间立场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不但自我表扬说自己带头签约，而且还竭尽阿

谀奉承之能事，对市长讲出了那么肉麻的吹捧话。这个电视他再也看不下去了，“啪！”地一声关上了电视，还一连声地直嚷：“假的，假的，都是假的，连拆迁也搞假，难怪有人说，现在社会上除了母亲是真的，其他都有造假的！”

章芳菲则说：“母亲就没有假的？也有！自己不能怀孕，花钱请人代孕，母亲岂不是假的？”

一个晚上，夫妻俩都在谈论许市长到福虎路拆迁现场视察的事。他们都感到，领导在看到使他满意的现场的时候，可能真的没有想到，这不过下面有意做给他看的，事先都作了精心的准备，人为的成分很大，有的甚至就是假的。而对这些假的，领导自己看不清楚，群众的眼睛却是雪亮的，搞假大空那一套，只能蒙混上面领导，群众是断然不会听信的，而且，这一套搞多了，就会形成“狼来了”的恶性结果，那时，你就是来真格儿的，群众也不会相信你了。不少基层干部怪群众觉悟低，不听话，其实，真该怪的，倒是他们自己，谁叫你们造假糊弄百姓？自毁信誉呀！

第二天，郗守泰与章芳菲一起到菜市场买菜，下了楼就看到了拆迁指挥部的第二份公告。

与一般人看公告不一样，郗守泰出于职业习惯，不但要看公告的内容，还注意公告的行文质量。他拿眼前的这份公告，与记忆中上次看到的催大家签约搬迁争取带头奖的公告，进行了一下对照，发现两者几乎在文字上没有多大变化，只是进行了很小部分的修改，严格说，只是将有关带头奖内容的部分，改成了有关面积奖的内容罢了。可见，拆迁指挥部的文字工作人员水平很一般，甚至可以说，他们还欠缺这方面的人才。

郗守泰就把这一发现对章芳菲说了。章芳菲笑他一辈子都改不了迂腐的毛病，而且还说，现在还有谁去钻研文字，没出息的人才去弄文字，有出息的人都去当官了。要不，人们为什么说，称职的秘书永远是秘书，不称职的秘书是秘书的领导？

买菜回到家里，两人又商议起签约的事情来，结果还是一个意见：不把隔壁人家占用自己家公摊面积的事解决了，就坚决不与拆迁指挥部签约！

#### 84、又现“叛徒”潮（2）

讨论过在面积奖诱惑的面前，自家签约的打算后，郗守泰又牵挂起从礼镇签约的事来，不知他是不是想拿这个“面积奖”，就给他打了电话，让他不要记挂自己，能签就和指挥部的人签了算了，反正伸头一刀，缩头一刀，横竖躲不过被拆迁的命运，迟签还不如早签，早签还能多得些奖金。

从礼镇在电话里说：“老郗呀，谢谢你的关心，也谢谢你的大度。你家有自家的公摊面积被占问题，我家也有天虹小区安置房落空的问题，他们不将这个问题解决，我从内心里是不愿意与他们签约的。实在因为我是在职干部，因为拆迁问题，停在家里也有些时日了，所以，自己给自己订了个签约目标，如果签约的人达到80%以上，我就不好再等下去了。只是，前一阶段，你、我还有牛春江几个人一起，经常商讨拆迁签约上的事，大家都表过态，同进同退，现在，牛春江已经签约了，我又准备签约，将你一个人撇在一旁，很有点说不过去。我知道，那样做，你不会说什么，但别人会骂我是‘叛徒’，是浦志高。你说，这个骂名谁愿背呀！”

郗守泰又钻上了“牛角尖”：“老丛呀，别再提什么叛徒不叛徒的了，叛徒一多，也就不称其为叛徒了。倒是有个问题，你可能还没有想过，我认为，政府的这个面积奖，还有以前的带头奖，设得有问题呀，很不合理。奖励的钱哪里来的，都是财政上的钱，都是纳税人交上来的钱，都是在拆迁的经费中拿出来的，凡是被拆迁的户，这些钱都应该有份。现在倒好，你听他话，在他规定的日期内签约搬迁就可以得到奖金，也就是说，可以多得拆迁补偿金；而没有听他们的话，未能在他们规定的日期内签约的，就不能得到所谓的面积奖。签约的奖，不签约的就无，这不是变相的惩罚又是什么？！当然，我只是胡说说，你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大可不必往心里放，该签约还是去签约，千万不要和我这个‘老霉桩子’绑在一个

战车上。”

丛礼镇苦笑着说：“还是等等看再说吧，也许，天虹小区的安置房，他们手里还有机动数字，再和他们熬一阵子，也许还能梦想成真，否则，我真的没法在儿子儿媳面前交待，这其中的苦衷，只有你知道。”

章芳菲在一旁听了，也为丛礼镇纠结起来，从郝守泰手中夺过电话，劝解说：“丛主席，不要太焦心事了，船到桥头自然直，总会有办法的。”

章芳菲才搁下与丛礼镇通话的电话，拆迁指挥部第14拆迁小组程红英组长的电话就打进来了。

程红英说：“章总啊，指挥部的公告你们看到了吗？你和郝局老夫妻俩一起到指挥部来一下吧，我和卫组长专门在等你们哩。今天是面积奖的最后一天了，今天以后，面积奖的奖金就会逐日减少，再过10天就会归零。你们可不要错过这最后的机会，早点与指挥部签约吧，拖下去不上算。”

郝守泰要过电话，情绪有点激动地大声说：“拆迁拆迁，你们搞拆迁就靠坐在办公室里打电话呀，就不能到被拆迁户门上来谈谈？再说，又不是我们不肯签约，而是我们提出的问题你们不解决。我再一次对你们重申一下，我家的公摊面积被隔壁人家多占的问题不解决，我们就决不与拆迁指挥部签约！”

程红英说：“老局长，我知道你老心里对我们有意见，但是，还是想请你听听我们的解释。首先，我向您表个态，有事好商量，我打电话请你和章总来，就是为了商量。另外也要请您老鉴谅，不是我们不肯到被拆迁户家里登门拜访做动员工作，实在是我们小组的被拆迁户太多，而我们的人手又少，只有区区四个人，一家一家地拜访，实在跑不过来，所以，才打电话请你们到指挥部来的。其实，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你们被拆迁户考虑的。寒冬腊月的，滴水成冰，天气太冷，我们这儿有空调，成天都开着，请你们到这里来，也是为你们省点电费，都是为被拆迁户着想。再说，拆迁是大势所趋，拖到最后还是个签约，为什么奖金放在眼前不要？我想，无论是谁，心里有气都要想办法出，总窝在心里不好，但互相一直不照面，也不是个办法，有问题见了面大家一起商量解决的办法，说不定就能解决掉，那时。你老的气也就出掉了。”

郝守泰对她的话，一句也听不进，刚想说些什么，章芳菲把电话抢过来，爽快地承诺：“行，我们马上就去！”

郝守泰犯上了倔脾气：“要去你去，我反正不去。再度严肃地跟你打个招呼，不经过我的同意，你没有资格代表我乱表态！”

章芳菲又使上了以柔克刚的惯用手法：“老公，对拆迁有意见，也不能把火全撒在人家居委会程主任身上。这是领导上交给她的任务，她也没办法，要是你在职，领导让你去干，你能怎么办？再说，程红英这个人还是不错的，对我们尤其对你这个老领导，还是很尊重、很客气的。‘伸手不打笑脸人’，你这样对程主任，好像不太妥吧？至于去不去指挥部，全随你的便。不过我要提醒你，你是家长，是一户之主，我要是去与指挥部的人谈妥了，签约了，你可不许反悔，人家如果笑你‘怕老婆’也不关我的事，全是你自己造成的。”说着，还在郝守泰的鼻子上轻轻地揪了一下。

“算了算了，我去，我去！要是不去，好像倒显得我们害怕他们了，不敢与他们面对面地当面交锋。”郝守泰最怕的就是章芳菲以柔克刚的这一招，忙掉转语音，“但是，在家里要讲明了，到指挥部，你不能乱表态，一定要按我们两个人事先商量好的一致意见讲话，不解决我们提出的公摊面积被他占的问题决不签约！”

“好，决不签约！”

## 85、又现“叛徒”潮（3）

到拆迁指挥部第14小组办公室时，程红英与卫日东两位正副组长已经在那儿坐等他

们了。程红英把热茶都倒好了。房间里中央空调开着，果然温暖如春。

郝守泰从外面的冰雪世界进到这暖室里，一时不适应，一连打了几个喷嚏。

程红英忙说：“室内外温差大，老领导不要感冒了。”

卫日东心想，到空调间就不适应，肯定家里没有空调，或者有空调舍不得几个电费也不开，守财奴一个，抠门到这种程度，难怪拆迁签约不爽气，脸上便露出不屑来。

郝守泰看在眼里，心中又增添了几分不快，也不和他说话，径自与程红英交谈起来。

程红英指着办公桌上一叠材料，说：“郝老局长，这是我们刚才才签下的几分拆迁协议，别人都抓紧在面积奖最后期限前签约，我和卫组长就想到了您和章总，觉得有必要提醒你们一下。真的不需要再拖下去了，拖下去也没有什么意思，反正迟签早签都是个签，早签还能多得奖金多补偿，何乐而不为？”

郝守泰板着脸道：“公摊面积的事，我们已经说过不止一次了，可你们总是把皮球往规划局的测绘处那儿踢。测绘处的人不像估价公司的人，也在这里上班，我们去找过他们多少次，一直没找到负责福虎路被拆迁户住房测绘的人，只有一次找着了，但他又往你们这儿推，说是他们只提供一个参考的东西，具体拆迁补偿不过问，都是你们拆迁指挥部的人定。你们两家就不能坐到一起会办一下吗？再不然，你们就派个人，最好是你和卫组长一起去，到现场看一下，反正沙鸿新家已经签约搬迁了，我家进出也方便，一查不就真相大白，一切清楚了嘛？我刚才在电话里已经说过，现在当着你们的面再重申一下：公摊面积的事不解决，就是说本天书下来，我们也不签约，坚决不签！”

程红英连忙站起来为郝守泰续茶，边倒茶边劝说：“老领导，息熄火，息熄火，这个事情我们小组里真的没权力解决，我们已经向上面反映了，上面的意见，就是根据测绘处提供的数据结算拆迁补偿，不能乱动，要更正也是测绘处的人更正，否则就要乱套了。所以，我们实在是爱莫能助。”

说罢，又转过身去为章芳菲续茶，并对她说：“章总，你是办公司搞经营的，头脑活，听到的见到的事情也多，你就劝劝郝老局长，不要再和拆迁指挥部的人撑顶风船了，能签就签吧。你们没来之前，我和卫组长已经商量过了，对你家用足政策，凡是能够给被拆迁户优惠的，我们都给你们。比如，大病和有残疾的被拆迁户经济补助，我们就可以在政策上放一放，只要你们能到医院开个证明，就可以多补给你家5000到1万元。另外，我们还帮你们算了一下账，你家的拆迁面积比较大，你们现在签约，面积奖这一块，可以多得补偿4万多元。这是卫组长帮你们算的账，你们认真看一下，不要再揪住公摊面积的问题不放了，明知不能解决的问题，为什么非死缠住不放，明明一伸手就可以得到的实惠，而且还不是一点小实惠，为什么却偏偏放手不拿？我是站在你们的角度帮你们考虑的，你们再好好想想，好好商议商议吧！不要走，就在这里商议，我们等着你们的回话，午饭我都安排好了，如果签约成功的话，我就安排酒席，好好庆祝一下！”

章芳菲回说：“在公摊面积的问题上，我和老郝早已商量好了，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这个问题我们有理，我们反映的问题是实情，不解决是你们的事，你们一天不解决，我们就一天不和你们签约。至于什么大病和残疾人优惠补助，我们不要，我和老郝都不是做假的人，再说，家里没人得大病，也没有残疾人，拿这个钱就是自己诅咒自己，要遭报应的！”

在程红英与章芳菲说话的当儿，卫日东将他为郝守泰家计算的拆迁补偿账单，递给了他，以轻蔑的口气说：“你好好看看，这是今天的价，过了今天，面积奖就要消减，就不是这个钱了，一天比一天少，不要到时说我们没有提醒你！”

伸到郝守泰面前的，是一张白纸上算出的账单，而所谓账单，也只是卫日东用笔划划扛扛做的小学数学题。郝守泰没有去接，只用眼睛瞥了一下，发现最后写的拆迁补偿总数字是61万多，与他在家里匡算的66万多，有5万左右的差距。想到反正不想与他们签约，他就暗下决定，犯不着再和卫日东他们去扒什么账了。

现在，他已经有了一个新主意，刚才，他第一次从程红英口中，听到他们提出的公摊面积的事，小组里曾向指挥部领导请示过，是领导让他们将皮球踢给测绘处的。所以，他决

定亲自找一下金达省，非要从他这个拆迁大队大队长、福虎路拆迁指挥部的常务副总指挥那儿，得到一个准确的答复。

当他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后，程红英马上说：“金总指挥在，你找领导也好，我们听领导的，他让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

卫日东却说：“领导忙，哪有时间解决各家各户的事，怕是没空接待你，最多让动迁组组长接待你们一下。”

程红英的热情并没有燃起郗守泰和章芳菲的多大希望，倒是卫日东的预言还真的兑现了。他们夫妻俩求见金达省金总指挥时，办公室的人先说我去请示一下，回来后却说，金总指挥不在，到市政府去了。让他们有事直接找动迁组的组长王都魁反映。还说，如果他们想找的话，由他来帮助联系安排一下。

情况明摆在这里，金达省在，就是不肯接见自己。郗守泰火了，当下就想“闯宫”。章芳菲劝住了他：“他不想见你，你真的闯进去找到了他，场面更尴尬，对解决问题更不利。还是忍忍吧。反正笔在我们手里，我们一天不签，他们一天就没有完成拆迁任务，总有他金达省主动出面找我们、求我们的时候！”

章芳菲的话说对了一半。后来，拆迁指挥部为了拔掉郗守泰家这个最后的拆迁“钉子户”，只好安排人主动出面，与郗守泰、章芳菲夫妻俩直接晤谈，但这个领导却是新海区副区长、拆迁指挥部副总指挥邹云波，以及后来的福虎办事处的书记成越红，终其结束，金达省也没有在郗守泰、章芳菲夫妻俩跟前露过一面。

其实，他就是整个事件的幕后策划者，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多年前在滨海县两人结下的怨仇。

## 86、又现“叛徒”潮（4）

许市长到福虎路拆迁现场视察的新闻，电视台当天晚上就在《滨海新闻》节目里播出了。第二天，《滨海日报》、《滨海晚报》、《经济生活报》也都在显要位置进行了报道。这个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全市的大街小巷。

这几天，过去对地方媒体新闻毫不关心的方三，忽然对市报和电视台的新闻表现出少有的兴趣，从来没有订报的他，天天都到邮亭去买市报看，而且一晚一早电视台的《滨海新闻》节目从来不拉。当他终于看到许市长到福虎路拆迁现场视察的新闻报道后，心中涌满了兴奋和愉悦。施东梅没有骗我，她对我是真心的！

他立即将这一消息告诉左邻右舍，恨不得让煤炭公司职工宿舍楼的所有住户都知道，他方三前些天对他们讲的内幕绝密信息，是绝对准确的，百分之百的准确，他们这些人怀疑他，不肯听他的话，大家一起找领导集访，反映问题，是多么的愚昧，多么的不可救药，而自己又是多么的正确，多么的英明！

然而，当他把这些告诉他的那些邻居们时，得到的反映却是出奇的平淡，他们这些人仿佛根本没有注意他在讲些什么，斗地主的照样斗地主，打麻将的照样打麻将，烧饭做菜的照样烧饭做菜，看电视消遣的照样看电视消遣。

他被激怒了：妈的！这都是些什么人？！没肝没肺，凡夫俗子，不可与共！自己千方百计为他们着想，可他们像个没事人一样，既不表示感谢，也不亦步亦趋，更不听从他的指挥和调遣。他们对他们的好，他们心里一点数也没有，反倒显得自己像是故意讨好他们，拿热脸去擦人家的冷屁股！他一肚子的委屈，忽然感到，自己在煤炭公司职工宿舍楼里，再不像过去那样讨人喜欢，再没有过去那样的威信，与大家的关系从这件事以后已经出现裂痕，再也不可能回到以前亲密无间的程度了。

可是，这许许多多的不快、委屈甚至愤懑，在他的朋友中，却找不到一个人可以倾诉。他想来想去，还只有施东梅是自己最好的倾诉对象，他坚信，在这个问题上，施东梅与他一定有共同语言。于是，他迫切地想见到施东梅，向她表示道歉和感谢，向她倾吐心声，向她

讨教正确应对拆迁的对策。

他决定正式向施东梅发出约会邀请，既是对她上次约会并宴请自己的一次回馈，也是拉紧友谊链的一次试探，更是发展与她男女关系的一次努力。他虽然自己也不敢相信今非昔比的施东梅真的会垂青于他，但是谁说这世上就不会发生类似于安徒生笔下的童话故事，上演一出“灰小伙与公主”的传奇？！

施东梅没有直接答应方三的邀请。她准备将欲擒故纵的把戏做足，再吊一吊方三，把他的胃口吊得高高的，到时再稍微施一点小甜食，他就会在自己的屁股后面，屁颠屁颠地跟着跑了。

但是，她也不能直接就回绝他，而是要找一个借口，这个借口不但要说得在理，要让方三相信，还要为下面再次与方三见面留有通道，不能因此把路就堵死了。她的脑子很快转了一下，决定还在向方三透露上面领导到福虎路拆迁现场视察的绝密消息一事上做文章。

她先是神秘秘地在手机里对方三说，我过一会给你回短信。

后来，过了很长时间，估计已经把方三的胃口吊得高高的了，才字斟句酌地给他发了一则内容诡异的短信：煤炭公司宿舍楼有住户反映，他们早从你处得悉领导视察的消息，指挥部怀疑有“内鬼”，正在查，暂时交往不方便，待后我约你。

方三听到施东梅在手机里讲的话，先是摸不清她的意思，猜疑也许是如今两人的差距明显摆在那里，她是不想和自己再交下去，所以，不肯赴约，便想等她的短信，如果真发过来，就证明施东梅不是“女陈士美”，还认得过去的“糟糠朋友”，如果不发，就说明刚才的话只是一个托词，她是真的不想和自己交下去了。等了好久，也不见她的短信，就断定与施东梅的交往才开始就要结束了，心中空落落的，很不是个滋味。后来，又突然接到了施东梅的短信，特别是得悉她暂时不能赴约的原因竟然是向自己透露了绝密消息，目前正面对被查的危险境遇，就感到是自己给她带来了麻烦，想到她对自己的那份真心，心中更加充满了愧疚，不过，与此同时，却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在他的潜意识里流淌。他决定不等施东梅再约会自己，而是自己经常给她发短信，向她发出约会邀请。男人嘛，在这件事上总要主动一些。

于是，方三每天都要给施东梅发短信，而且一天之内要发许多条。

施东梅看了以后一般都不回，只有当数量积聚到一定条数，并且两条短信之间的相隔时间越来越短，看得出方三已经很焦急的时候，才给他回上一条短信，而且短信也真叫个短，往往只有一个词，最多一句话，诸如“收到了”、“谢谢”、“听我消息”、“来日方长”、“还是我约你”，等等。

方三呢，发的短信施东梅不回，他就焦急，锲而不舍地一条接一条地发下去，手机服务商最喜欢他这样的客户，都像他那样，服务商就发财了。终于接到她回复的短信后，方三就如获珍宝，翻来覆去地看，仔细地品味，猜测她的短信含意，然而，总是不得要领。

狡猾的施东梅，通过欲擒故纵手法的充分运用，已经将可怜兮兮的方三，玩弄于自己的股掌之间。

不自量力的方三，竟然患上了“单相思”。他哪里知道，自己已经将拆迁指挥部抛过来的钓饵吞到了肚里，他朝思暮想的“天涯沦落同仁”施东梅，竟然是拆迁指挥部派出来策反他的一个女间谍，而且，最终，他没有能抵御美色的诱惑，从煤炭公司职工宿舍楼住户集体拒拆的组织者、带头人，蜕变为违背公开承诺、私下偷偷签约的伪“君子”，成为自己无脸见人、煤炭公司职工宿舍楼的所有住户都千夫所指的大“叛徒”！

## 8 7、又现“叛徒”潮（5）

就在面积奖期限的最后一天，施东梅答应了方三发出的约会邀请，并且把地点仍然定在缘定今生茶酒楼。

几天不见，方三比上次两人见面时明显要憔悴不少，看得出，最近几天，他的心理压力

不小，甚至比他当初组织和发动煤炭公司职工宿舍楼所有住户集体拒拆时的心理压力都要大。那时，他充满战斗激情，虽然面临巨大压力，却泰山压顶不弯腰，朝气蓬勃，斗志昂扬，显得精神焕发，而现在，却变得判若两人。

男女感情，其实就是一味毒药，特别是患了“单相思”的人，“巨毒”侵身，身心遭受的伤害，得到的摧残，不是当事人，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不过，就好像吸毒者最终都会惹上毒瘾一样，中了爱情“单相思”巨毒的人，不管你是男还是女，也都会成瘾，而且成瘾以后，便须臾离开不了，进而越食毒瘾越大，甚至因此会变傻、变痴、变狂，最终成为一个迥然有别于常人的“变态”人！

施东梅却不见任何改变，依然与上次两人见面时一样，那么的光鲜夺目，那么地神清气爽，那么地秀色可餐。不同的是，她看方三的眼光，有了很大的改变，那里面，不但有柔情、蜜意，而且还有哀怨和期盼。这样的眼光，所具有的杀伤力，拿什么比喻也不为过，哪怕你是盖世英雄，也抵不过女人眼睛里投射出的“情辐射”！

没有一般朋友见面时的彼此寒暄，没有情人见面时的卿卿我我，施东梅与方三只互相简单地打了个招呼，甚至连手都没握一下，就相对着在椅子上坐下来。

施东梅含情脉脉地看着方三，一句话也不说，但她所有要说的话，已经都融化在她看他的眼光里。

方三当时就全都读懂了，读懂了一切。他感到了施东梅对自己的情意，更为自己给她带来的麻烦而愧疚。于是，率先开口，真诚地对施东梅说：“对不起，你都是为了我，才透露了那么绝密、那么有价值的信息，现在，为了我又将面对领导对信息外泄事件彻查的怀疑，我不知道说什么才能表达我对你的愧意，这样吧，我就向你表个态，既然你对我这样真情实意，这样发自内心地为我好，我就应该用同样的举止行动来报答你。从现在开始，无论你让我做什么，我都一定无条件地听你的，哪怕是现在你叫我与拆迁指挥部签约，我都不说二话，立马就签！”

施东梅摇了摇头，正色而言：“方三，你把我看成了什么人？！如果我现在劝你与拆迁指挥部签约，那么，当初我将领导视察的绝密消息告诉你干什么？我再一次地向你重申，我帮你都是因为同情你，因为我与你‘同病相怜’。所以，我的一切出发点，都是为了你好，都是为了有利于你，有利于你在拆迁中能够多得补偿多得利。将领导要到福虎路拆迁现场视察的消息透露给你，目的是让你们到时找领导现场反映实际困难，大领导发下话来下面就得执行，你们兴许就能多得一些拆迁补偿。”

“今天，你提到了拆迁签约的事，我可以告诉你，虽然拆迁指挥部的公告你也肯定看到了，但我不是来劝你签约拿面积奖的，恰恰相反，而是专来劝你挺过这一关的诱惑，依然坚持不签约，不搬迁的。过了这一关，剩下的被拆迁户就不多了，往后，拆迁指挥部的领导不但心里更加着急，而且再解决你们的问题，就没有多少人攀比，他们也就更好向你们倾斜了。到那时，不但面积奖一分也少不了，而且，还可以在其他方面给予更多的优惠。你还不知道吗，熬到最后的被拆迁户，哪家不占便宜？所以，你还得熬下去，熬得指挥部的领导实在没有耐心了，就是你们胜利的时候。到了那时候，我会及时告诉你。”

方三这才正确领会施东梅今天找自己约会的真正目的，不由得再三表示感谢：“东梅，你让我不叫你施主任，直接称呼你名字，我就听你的了。真的很感谢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你出自真心地帮助我，站在我的角度上为我着想，替我谋取利益。可是，我还不能体谅你的一片真心，无端地猜测你，认为你找我就是叫我签约，现在才明白，这实际上是在人为地贬低你的人格。请你原谅，也请你相信，从现在开始，我再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我要重新认识你，重新定位我们之间的关系，重新处理我现在面临的各种矛盾问题，包括拆迁签约的问题。总之一句话，感谢你不是放在嘴上，而要放在行动上，而感谢你的最好的行动，就是凡事多听你的意见，真心实意地听你的意见。”

施东梅见方三说出了这样的话，认为火候已经差不多了，便以贴心的口气对他说：“方三，既然你对我能敞开心肺，真诚讲话，那么，我也对你讲一句实诚话。你以后不要再做煤

炭公司职工宿舍楼住户集体拒拆的组织者和带头人了。你只问好你自己的事情就行，其他的事情你多操心干什么，说不定还吃苦不落好，被别人怪罪。更重要的是，出头的椽子先烂，你出头露面为大家说话，大家是否就感谢你暂且不论，单说政府这一头，就会把整个煤炭公司职工宿舍楼住户集体拒拆的账上到你的头上。有一句话不知你听说过没有？‘首犯必究，从者不问’。这样下去的结果，最大的可能是，肥肉众人人口，罪过你一人担。其他人拆迁最后都得到了理想的补偿，偏偏你，政府不肯对你‘笔下超生’，‘放你一马’，对你卡得很严很严，让你一点便宜也沾不到。你想想，这么些年来，但凡是与政府对着干的，最后有哪个好果子吃的？吃苦的都是这些人！”

方三听得连连点头：“东梅，你说得太对了，说到我心里去了。我有个情况一直没好意思对你说，上次你将领导要到福虎路拆迁现场视察的消息透露给我后，因为他们不肯相信我的话，我已经与一幢楼的住户产生了隔阂和矛盾。”说罢，便将事情的来龙去脉仔仔细细地对施东梅说了一遍。

隔阂方三与煤炭公司职工宿舍楼住户的关系，本来就是施东梅打入他们的内部的首要目的，也是进一步策反方三的必要前提。可是，施东梅却没想到，自己还没有为这专门采取措施，他们的隔阂倒已经产生了，而且听起来隔阂还不小，看来，自己将领导到福虎路拆迁现场视察的消息透露给方三，这着险棋歪打正着，竟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她并没有进一步站在方三的角度，指责他的邻居的不是，反而适可而止地劝说方三：“看来，我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不过，我劝你，也不能为了这件事，就生伤了与左邻右舍多年的友好关系，毕竟大家都是站在自己的利益角度考虑问题的。所以，最好不要拿这件事情说事，过去怎么着现在还怎么着。刚才我们谈的话，放在心里掌握，行事有个尺度就行。”

共餐后，方三抢着要买单，施东梅说：“我现在的经济状况要比你好些，你就不要和我争了，等你拆迁补偿款拿到手，如果还理想的话，你就请我客，我一定让你买单。”

施东梅的话都说到了这份上，方三不好意思再争，只是尴尬地说：“一个大男人，与女士共餐都要对方买单，你让我的脸往哪儿搁？”

施东梅戏谑地说：“男人难道就应该图虚荣，讲面子？我说，还是实实在在地讲求实惠好不好？”

两人都笑了，笑得那样的开心。

施东梅忽然觉得，与方三在一起，自己成了主角，而且一点也不累，而与金达省在一起，却全然不是这样。也许，这就是方三的可可爱之处吧？

她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怎么啦？自己为何竟然将方三与金达省放在一起进行比较？难道……

施东梅不敢再想下去了，连忙中止了自己想法。

## 88、又现“叛徒”潮（6）

计昊天也看到了拆迁指挥部的公告。

虽然女儿计蔷不止一次地对他讲，他的事情已经办妥了，自己家的拆迁房，补偿肯定不会吃亏，而且必定讨便宜。可是，指挥部的人却让计蔷转告他，暂时不忙签约，到后期大部分人都已经签约了，关注的眼睛就不多了，那时候，攀比的人少，进行特殊处理就不会招人眼球，办事会容易得多。话是这样说，可一天不签约，他们答应的实惠就一天没有真正到自己的手中，那些允诺就只是“欠”的，而不是“现”的。

正因为此，这些天，计昊天一直心里悬悬的，不太踏实。见到拆迁指挥部又贴出了面积奖的公告，悬着心更加不安起来，本想自己到拆迁指挥部去找一下他们的领导，可是想想，还是让计蔷出面好，于是，便拨通了计蔷的手机，让她无论如何白天打电话找指挥部的领导，问他们今天签约不签约，不要把面积奖这块肥肉丢了，那可得不偿失！

计蔷接到父亲的电话，心里有点烦：为这点事，她从市领导到相关拆迁的一些部门和单



位的领导，都打了招呼，人家答应得也都很爽快，可是，父亲就是不放心，老喋喋不休地打电话催她。其实，这个在他看来虽然很大的问题，对于拆迁指挥部的人来讲，只是小菜一碟，笔头子弯弯，事情就解决了。但父亲的电话来了，自己这个当女儿的没个交待也说不过去，只得与金达省联系，把父亲的意思对他讲了。金达省还是一口答应，并且说：“我们的计大美人，怎么连我的话也不相信，我就是骗滨海市的所有人，也不敢骗你，嘿嘿，是舍不得骗你。放心吧。下个星期，你父亲就可以签约了，肯定会让你父亲满意，也一定会使你满意。只是，在这之前，有件事情还想你出下场，你就等我通知好了。”

计蔷有求于金达省，也不好摆什么架子，手机里满口答应。

收起手机，金达省咧开嘴笑了。

他一直没让计蔷的父亲签约，告诉她的理由尽管也是真的，但最主要的原因还不在这里，而是想让计蔷帮他一个忙，她的这个忙帮好了，作为交换的筹码，他才会给她办她父亲拆迁补偿的事。因为他的老领导、步入政坛的大恩师、省政府办公厅的副主任黄朝顺，不久前对他说，想抽时间回滨海玩玩，并且指定要到海边新搞的高尔夫球场去潇洒一把，并让他安排一下。省里干部把个人私事交给自己办，说明对自己是相当信任的，所以，一定要办好。除了吃喝玩以外，最主要的也最难安排的就是个“乐”字。当时，他就打上了计蔷的主意：利用计蔷家房屋拆迁有求于自己的机会，让她出面陪黄朝顺主任潇洒一回。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想法，所以，金达省一直没让计蔷的父亲计昊天签约。一签约，钱到了他的口袋里，再请计蔷这样的“滨海明星”，自己就可能因为不够格而请不动了。

昨天，黄朝顺主任通知金达省，下个星期就到滨海来，还说市政府许市长也知道这件事，准备专门抽时间接待他。

金达省一听，又动上了心事，在领导准备考察他兼任市建设局副局长的关键当口，黄主任正好回滨海，他如果能与市领导当面打个招呼，这比电话里讲100遍都管用，自己的这个事情就算成了。

于是，他更加重视对黄主任荣归故里一行的安排，而且新的安排，已经从单一安排黄主任转为同时安排许市长，这样一来，考虑的事情要更多、更细，既不能让领导不能接受，也不能不想领导所想，为他们的潇洒安排恰如其分的“项目”，更重要的是，千万不能出任何问题。那样的话，就竹篮打水一场空，事与愿违了。眼下，尽管福虎路拆迁已到了关键阶段，事情很忙很烦，但他更看重接待黄朝顺主任回滨海这件事！

刚才，他与计蔷通手机时，已经基本将请她出面接待的事落实了，这样一来，接待黄主任的所有的事，就都已经到位了，就等着他老人家大驾光临了！

这边的事忙得有眉目了，他又忙上了拆迁上的事。这项工作同样不能懈怠。他找来了动迁组长王都魁、勘察结算组长尚会桦，交代他们坐镇指挥各拆迁小组，今天夜里12点之前，要动员一切有可能签约的被拆迁户签约，特别是那些顶着不肯签约，“一坝挡住三江水”的“钉子户”，更要促其签约。因为，只要他们做了“叛徒”，就会帮助我们“逮捕”一片被拆迁户。在与各户具体算账时，政策优惠可以放到最大的限度，特殊的情况还可以特别处理，他自己就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下面有吃不准的问题，可以直接请示他，他当下就可以答复，现场解决问题。到面积奖最后期限止，不但被拆迁户总签约数要达到75%以上，而且，一共53幢居民楼中，要有一半以上的楼幢，实现住户家家签约。

向属下交代完必成的工作任务后，金达省又打电话请来了邹云波，两人一起商量，从各自掌握的情况看，哪些被拆迁户有可能受面积奖这根胡萝卜的诱惑签约，对这些人，一个也不能放过，一定要利用优惠政策攻心，将其“拿下”。对一些关键户，他们还准备根据各自亲疏关系不同，分别做具体人的动员工作。

从现在起，他和邹区长这两个拆迁指挥部的实际领导，都认为已经到了自己应该上第一线的时候了。

## 89、又现“叛徒”潮（7）

吃过晚饭，郝守泰和章芳菲正看电视，电话就响了，

丛礼镇在电话里气愤地说：“隔壁邻居签约搬迁后，指挥部外包的拆除公司，今天白天捣窗户，打大门，拆天花，撬木地板，敲敲打打一直捣腾个没完，家里被震得无法安生，我和老伴只好到她姐姐家躲一躲。没想，吃过晚饭回到家，拆除公司敲敲打打的声音是没了，但隔壁邻居家大门洞开的地方，却放了一只他们拆除下来的旧抽水马桶，不但黄垢斑驳，不堪入目，而且臭气薰天，我家的门也不敢开了，一开门就臭不可闻。搞拆迁，哪能这么作践人？你不签约搬迁，就用这种下三滥的办法来逼你走，简直是流氓、地痞的手段！”

郝守泰忙安慰他：“别着急，我就过去看看。”

章芳菲也要和郝守泰一起去。到了丛礼镇家门口一看，果不其然，那只臭哄哄的抽水马桶，正毫无顾忌地向丛礼镇家散发冲鼻恶臭，无声地执行拆迁指挥部赋予它“以臭施攻，逐你签约搬迁”的使命。

丛礼镇气昏了头，这个爽直人，已经失去了理智，什么话也敢骂：“妈的，这哪是共产党的世界，法西斯也不过如此！我倒要问问你老郝，在香港、澳门会出现这个情况吗？就是在台湾，也不会出现这个情况吧？同是中国的国土，可我们大陆内地却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也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共产党领导，他们搞拆迁的为什么可以这样无法无天，难道就没有王法管管他们？！”

郝守泰一连声地拦阻他：“老丛，不要瞎说，就事论事，这就是拆迁上的具体事，你把它扯到政治上去干什么？！”

丛礼镇久病在床的老伴，则哀声叹气，啜泣着对章芳菲说：“我家已经这么背运倒霉，还拿臭马桶薰我们，触我们的霉头。这哪是人干的事？！看样子，不签约搬迁是不行了，人家来毒着子赶你走了。唉，还是早点与他们签约算了，我这个活一天算一天的人，再也吃不消他们这样‘揪怂’人了。”

郝守泰在一边问：“老丛，你有没有向拆迁指挥部反映这件事？”

丛礼镇说：“手机都打了七八个了，一个也不接，好不容易打通了那个卫日东，可这小家伙却回说，都是拆除公司干的，不关他们的事。”

郝守泰就说：“拆除公司是拆迁指挥部干事的，两家就是一回事嘛，怎么又推诿踢皮球了？算了，不要生气了，和他们这些人，没理说。”

丛礼镇反问：“难道因为城建需要我们让房搬迁，我们就要被人作践，遭此劫难？这是哪家的道理？我就不信这个邪，我就不签约，看他们怎么办，还能把我们整死？！”

听到丛礼镇又发上了牛脾气，老伴在病床上哭道：“老头子，别和他们争了，你斗不他们的。再这样斗下去，就是往黄泉路上送我一站了。算了，天虹小区的房子我们也不要了，你就和他们签约吧，早签早解脱，早签早解放，放我一条生路吧！”

丛礼镇长叹了一口气，再也不吱声了，只是不住地用拳头砸自己的脑瓜。看得出，他处在极度愤怒、极度无奈、极度懊丧、极度彷徨之中。

一个人，嘴上态度最坚决的时候，往往也就是他思想深处开始动摇的时候。因为，这时候，他必须要用超凡的坚决来给自己打气，否则，他知道，自己就会坚持不下去了。

丛礼镇此刻的心态，正处于这种状态中。这是任何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的。

郝守泰和章芳菲劝说了丛礼镇老夫夫妻俩好久好久，才一起回家。昏黄的路灯照在他们的脸上，像打了一层腊，呼啸的寒风，像刀割一样刮着他们的脸，从衣领口、袖口、裤管，一切可以入侵的地方钻进去，肆虐着自己的淫威。互相搀扶着两个人，躬腰蹒跚，颤栗前行，一路上都在同情和叹息着丛礼镇家的不幸。其实，他们自己也同样身处窘境，等待他们的境遇，不但不会比丛礼镇家好，反而更严酷，更不堪！

夜里11点多，郝守泰夫妻俩还没睡着，还在谈着丛礼镇家的不幸，谈着福虎路拆迁以来发生的太多太多的悲剧故事，谈着拆迁到了这个份上，今后还会出现哪些问题。

就在这个时候，丛礼镇又打来了电话，告诉他们，他们走后，自己就被拆迁指挥部的副

总指挥金达省找去了，他们给了从来也没答应过的优惠，而且在安置房上也给予了考虑，虽然天虹小区已经无法安排了，但提出可以在只相距不到1公里的许桥小区给他们解决一套安置房。本来，他还不想签约，但考虑到老伴再也经不起缠了。为了求安、求生，只好签约了。

说到最后，他以难过的口气对郝守泰说：“老郝啊，签约后，我第一个电话就打给了你。虽然这个电话我不好意思打，但我还是打了，因为我觉得别人的电话我可以迟打，可不打，但你的电话却必须要打，还要第一个打。因为，在这件事上，我对不起你，当初大家说得好好的，可现在一个一个地违背诺言，先你签约，连我也成了说话不算数的人。上次还对你说，签约不到总数的80%，我说什么也不会签约，可才过没几天，我又食言了。你说，我怎么对得起你？我的行为，标标准准的就是‘叛徒’行为。老郝，你就骂我几句吧，你骂我，我心里倒反好受些，你气出了，我们还是朋友，你不骂，说明内心里不肯原谅我，今后，我们的朋友就做不成了。我可不想失去你这个老朋友啊！”

郝守泰一点也不感觉到突然，他和章芳菲从丛礼镇家出来，已经隐隐约约预料到他家很快就会签约了，只是没想到这么快。想到老丛家的实际困难，他在电话里真诚地对他说：“签了好，早签早好！祝贺你，你终于解脱了！”

电话那头，丛礼镇无言，长久地无言，最后，在无声中搁下了话筒。

郝守泰也是久久地沉默。他在想，拆迁指挥部通过今天晚上的又一次“零点行动”，以面积奖为诱饵，又不知道要在被拆迁户中策反多少“叛徒”？可是，平心而论，趋利是人的本性，当利益补偿达到了自己的期望值时，就签约搬迁，这很正常，无可非议。换位思考，要是指挥部将自己提出的公摊面积被他占的问题解决掉，自己不也早就签约搬迁了吗？这样一看，称这些人是“叛徒”，其实只是没有签约的人对他们激愤的一种表露。都是人性使然，为什么偏偏将贬义称呼送给他们呢？何况，这些人中，还有像丛礼镇这样的人，他们的所谓“叛变”行为，非但不应得到非议，反而应该值得同情。称人家“叛徒”，不是在人家的伤口上撒把盐吗？这是断断使不得的！

这一晚，止24点，指挥部各小组一共签约113个被拆迁户，接近总数的10%，总计签约数已经超过了75%。

进入正式签约阶段才20天，就取得了这样的成绩，这在滨海市的城建拆迁历史上，可是创了新纪元。这其中，拆迁补偿政策放到最大值的优惠，起了很大的作用，而拆迁大队大队长金达省和新海区副区长邹云波这两位常务副总指挥，寅夜坐镇指挥，就地解决问题，而且亲自找被拆迁户中的“钉子户”谈话，为他们区别对待，灵活变通地专题处理拆迁补偿中的有关事宜，则不能不算是一大成功因素。

他们两个人在完成福虎路拆迁这个艰难的任务中，表现出了极强的工作能力和实干精神。在许多被拆迁户伤心欲绝地搬离住了几十年甚至祖辈一直居住的老房子后，等待他们的将是领导的褒奖，而且是最大的褒奖：升官提职！

## 第五章 多难兴拆十六策

### 90、“擦边球”与“太极功”（1）

拆迁面积奖期限的最后一天，福虎路签约的被拆迁户达到了75%以上。从总比例上看，虽然是很不错的成绩，但是，这剩下来的不到25%，可都是些难啃的“骨头”，都是些“钉子户”，工作的难度非常大，甚至可以说，这剩下的不到25%被拆迁户的工作难度，将超过已经签约的75%以上的被拆迁户。

对于这一点，金达省是有清醒认识的。正因为此，他没有对已经取得的成绩沾沾自喜。

在面积奖期限最后一天晚24点后，他将自己的看法和盘托给了邹云波：“老邹啊，虽然我们已取得的成绩乍一看形势喜人，令人鼓舞，但是，下面的工作难度更大，我们一点也不能麻痹大意，如果固步自封，不继续下大功夫，使狠着子，今天晚上的胜利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绝唱！”

邹云波倒是个很谦虚的人，他真心诚意地对金达省说：“金大队，我在拆迁上还是个小学生，你搞拆迁已经好多年了，有经验，有办法，是我们福虎路拆迁的主心骨，我全听你的，你让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反正大家是一条船上的人，你就是我们这个船上的老船长，是舵手。下面怎么干，你说了算。”

金达省听着心里舒服，但嘴上却不这么说：“邹区长，你太客气了。我们互相学习，有事大家共同商量。离开你，单靠我一个人，不行。我有个想法，提出来两个人先议议，如果你感到合适，我们就一起请示程飞虹副秘书长，请他出面帮我们协调一下。反正倪超凡副市长已经明确，让他的主要精力放在福虎路拆迁上，他也是和我们一条船上的人，凡事绑住他一起上阵，人多力量才大。再说，他出面就可以代表市政府领导，磨子大，压得住阵，说话也管用，有这样的有利条件，我们为什么不用？”

邹云波连连点头：“有道理，有道理。看来，下面工作的路数你已经有了，已经是成竹在胸了，不妨先说给我听听。”

金达省真像老师对学生开课一样，对邹云波讲授起他的下一步计划来：“总结我们前一阶段工作，成功的经验主要在于综合运用了‘胡萝卜与大棒’软硬两种武器。可是，进入下一阶段，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们政策优惠的资源基本已经枯竭，天虹小区的安置房计划已经用完，带头奖已经过期，面积奖也将逐日取消，也就是说，用胡萝卜引诱这软的一手已经难以再发力了；与此同时，我们硬的一手，也难以实现更大的推力，比如让机关单位相关福虎路拆迁的干部职工停职回家做家人思想工作，不签约不回单位上班，这一条硬措施虽然非常得力，但是，下阶段就不好用了，因为这些停职回去的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家庭，基本上已经都签约了，而剩下的人，你用这样的办法对他们就根本不管用。更麻烦的是，至今还不肯签约的人，都是沉住气、憋着劲要与我们对着干的家伙，他们已经是‘准钉子户’了，有着‘百毒不侵’的免疫力、微利不沾的耐腐力、遇刚则刚的抗压力、持久不妥的坚韧力和不获大利绝不签约的大定力，他们中的许多人，软的不吃，硬的不怕，你基本上就拿他没办法，而且，他们相当贪婪，提出的要求都是狮子大开口，叫你无法答应，但是，如果你想要他签约，最终又不得不满足他们的要求，所以，他们一个人的工作难度，要超过以前的10个人，甚至100个人！”

邹云波听得紧张起来，不由得对金达省抛出一连串的疑问：“照你这么一说，我们拿这些人就没有办法啦？你们过去拆迁不是也遇到过这些人吗，不是最终都把他们的问题解决掉了吗？你们是怎么对付他们的？现在，有些地方对这些刁蛮的被拆迁户，借助社会上黑道的势力来对付他们，逼这些人就范，我们不可能也去采用这个方法吧？”

“借助黑道势力？那倒不至于。”金达省笑咪咪地摇了摇头，否定了邹云波带有疑虑的想法，“听说外地搞拆迁，的确有这样的情况，而且据说效果还不错。网络上就有不少这样的报道。还说什么‘官匪一家’，红道招安黑道，黑道帮助红道，红黑一道共同对付被拆迁户，屡屡出现被拆迁户受恫吓、被辱骂、挨毒打事件，甚至还因此弄出了人命。网络传的这些，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我认为，这些搞拆迁的都是没本事的窝囊废！黑道再厉害，与红道也不可同日而语，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一点，所以，黑道虽然胡作非为，但却从来不敢与红道斗。红道是谁？红道就是各级党政机关。我和你都是红道中的人，搞拆迁也是红道办的事，自己有这么强大的权力资源和管理手段不去用，却反借重于黑道来帮助搞拆迁，我真有点想不通，从内心里也看不起这些人！我们这些年搞拆迁，就是困难再大，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去请黑道帮忙。我们有我们的办法，我们有我们的手段，说是软硬兼施，但实际上硬的一套还是要审慎施行，最好将‘硬钢’打成‘软刀子’，用‘软刀子’去对拆迁‘钉子户’，实施‘外科手术’。实践证明，这样做的效果是很好的，最终都能达到预期有目的。正因为此，我们滨海市搞拆迁，这么些年来，还没有一户最后没有签约搬迁，我们靠的就是这一条！”

邹云波连连称是：“是啊！是啊！我也认为总会有办法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政府还搞不过个人？！”

金达省这会却发起了牢骚：“话虽这样说，但实际上却不完全是那么回事。以前还好搞些，现在上面强调民生第一，强调三公开一监督，强调不允许行政强拆，难度就大多了。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不是为难人吗？！不过，天无绝人之路，政策有灵活性，关键看我们怎么运用。政策明令不允许的，我们当然不能碰这条红线，但是，政策没有明令禁止的，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去做。这就叫打‘擦边球’。对待这些抗拒拆迁的‘钉子户’，我们明处不能来硬的，可不可以来点暗中使力？就像‘太极高手’一样，离你好远，碰都没碰到你，但只要功力发过去了，就叫你疼得哭爹喊娘，可要是你真的去查验，却一点明伤也看不出来。我们拆迁也可以学点太极神功。”

邹云波听得入了神，不住地说：“有道理，有道理！”

金达省接着说：“当然，最后解决问题，还要靠软、硬两手，不同的是，工作方法要有所区别，特别是软硬两手的运用上，对‘钉子户’和对以前的被拆迁户不一样，要倒过来，先来硬的，后来软的，要用尽一切手段，对他们进行各种形式的‘精神摧残’，将我刚才说

的他们的‘这力那力’全部消耗殆尽，搞得他们自己也感到此地不能再住下去了，签约搬迁才是唯一解脱的途径，那时，我们再给他们一些优惠，以前的奖励，包括带头奖、面积奖，都可以给，另外的，只要他们提出来，又可以变通解决的，也可以帮他们变通解决。这样一来，就可以将他们一个一个地‘收拾’干净，拆迁工作才能最后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邹云波听了直叫好：“高招！妙策！！你金大队长不愧是滨海的拆迁高手，没有你这把金刚钻，拆迁这瓷器活还真就揽不了。没二话，按你说的，我们干！”

金达省笑了：“我的好区长，你真以为这些事我们好出面吗，又用得着我们出面吗？告诉你，从今往后，我和你就坐在这里，摇摇鹅毛扇子，出出点子，有人会出面替我们干。这个，我们就要请程秘书长出山啰！”

邹云波惊诧地张大了嘴巴，好半天也没合上。他从内心里佩服金达省，而且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 9 1、“擦边球”与“太极功”（2）

市政府第六小会议室里，市政府召开的福虎路拆迁攻坚会办会即将开始。

参加会议的人并不多，但都是些很给力的要害部门，诸如城乡建设规划局、城市建设管理局、建设局、工商局、公安局、国税局、地税局、电信局、文化与广播电视局、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供电局、自来水公司、移动公司、联通公司，等等。这些部门的主要领导都来了。当然，拆迁指挥部的两位常务副指挥金达省和邹云波也来了。

不同部门的负责同志，平时大家各自的工作都很忙，很难聚到一起，即便参加大会时彼此能见面，但由于环境不同，在那种场合下也不便于相互交流，顶多互相打个招呼，很少有机会能谈些彼此感兴趣的话。而这种小范围的会议，出席的人不多，市领导开始时又没有到会，所以，见面的人都要互相打个招呼，开几句玩笑，接着便与座位的左邻右舍谈起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来。这就使得小会议室在开会前的这一段时间显得很热闹，不但气氛轻松活泼，而且妙语连连，笑声朗朗。

金达省和邹云波是今天拆迁专题会办会的东道主，自然就要放出主人翁的样子，虽然小会议室的圆形环桌上，摆着“公共场所请勿抽烟”的卡牌，但大家都知道，那是摆给上面来的领导看的，平素市里开内部会议，谁也没把它当回事，大家还是照抽不误，所以，金、邹两位的“中华烟”满会议室里飞，参会的领导，除个别人以外，大都是“瘾君子”，所以，来者不拒，乐得吞云吐雾。小会议室里，喝茶者的啜吸声、抽烟者的咳嗽声、相互示礼的招呼声、低声交谈的窃窃私语声，说黄段子后的戏谑笑声，杂乱无章地交合在一起，演奏出一台政界所特有的干部会前小插曲。

会议正式开始时，程飞虹副秘书长对大家说：“同志们，这次会议，是市政府副市长倪超凡决定召开的，本来，他要亲自出席这次会议，并且要作重要讲话，给大家分工具体任务，提工作要求，可是，省里来了部门领导，他脱不了身，所以，就委托我召开了。但是，今天的会议内容以及马上要分工给大家的任务和提出的工作要求，都是倪副市长的意见，我这里只是个作个传声筒。福虎路拆迁指挥部金达省同志，率先进行的发言，也是先向倪副市长汇报，征得他的同意后，才拿到今天的会上讲的。所以，请与会的各位不要因为倪副市长因特殊情况没有到会，就降低了对今天会议重要性的认识。倪副市长在委托我召开这次会议时，专门要我转告大家，尽管他不能出席，但大家要像他出席一样认真对待这次会议，并且接受好这次会议精神，回去一件一件认真落实好会议分工给各部门和单位的具体工作任务。如果有哪一家将这次会议当儿戏，思想上不重视，行动上不落实，市政府将通过会后的专题督查，及时发现并追究！”

程飞虹严肃的讲话，立刻使会场安静下来。与会者都从他刚才的讲话中掂出了不一样的份量，都感到在国务院出台“新拆迁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的大背景下，福虎路拆迁所具有的特殊性，因而也决定了今天会议的不一般性。他们都在凝神细听，看看市里到底会给

自己的部门和单位分派什么样的任务，提什么样的要求。

按照会议的安排，金达省第一个发言。他的角度站得很准。尽管这个会议就是为他这个部门的工作开的，而且召开这次会议也是他们的建议，各部门和单位的所有工作任务都是他们提出来的，具体实施意见也都是他们拟定的，但是，他却一开始就强调，根据市政府领导的意见，作为福虎路拆迁的承办单位，先发个言，并就下一阶段，全市相关部门围绕福虎路拆迁的“大会战”、“大合唱”，提些初步设想，最后，还要请程秘书长决策。我们保证坚决执行领导的指示，坚决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

在进行客气而又隐含锐气的开场白以后，金达省对各相关部门和单位“大会战”、“大合唱”中的工作任务，进行了明晰。由于这里面的许多话，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比如，你明明要对不肯拆迁的“钉子户”下各种各样的压力，逼着他签约搬迁，但你在明上却不能这样讲，而要讲得婉转一点，讲得含蓄一点，讲得有点艺术性，还要一讲听者就心知肚明，而不能讲得人家一头雾水，所以，金达省在准备发言时颇费了一些功夫。

比如，国家、省明令拆迁中不允许对被拆迁户停电、停水，但一直以来，许多城市搞拆迁，都拿这做驱赶被拆迁户的锐利武器。试想：人住在没有电、没有水，特别是没有水的地方，如何继续生活。所以，这个武器运用起来，效力是很大的，可以说，具有立竿见影的神效。但上面又不准搞，怎么办？

金达省在谈这个问题时，就很有点艺术性：“以往，我们外包的拆除公司，由于人员不专业，经常出现无意间损坏被拆迁户家的电线、自来水管的事。被拆迁户遇到这种情况，就会火冒八丈，跳到我们拆迁指挥部骂街，就会打电话给供电和供水部门，让你们火速派人去修。可是，由于你们人手有限，面对这种一再出现的意外情况，经常是派不出维修工，或者派工维修不及时。为此，你们也受了被拆迁户的不少骂，甚至认为你们是我们拆迁部门的‘帮凶’，故意用这种毒着子、狠着子来逼他们走。你们想不通很委屈。事实上，我们比你们受到骂的更多，我们比你们更委屈。遇到这种事情怎么办。我看，有个好办法，明确责任，电线、自来水管谁搞坏的就让谁修，拆除公司搞坏的，就应该由他们修，与你们供电、供水部门没关系，至多他们问题解决不了，你们在技术上给予一下指导。这一来，不是就可以将你们解脱出来了吗？你们看行不行。”

金达省的这段话，明耳人一听就清楚，那就是：被拆迁户遇到这种情况时，供电、供水部门可以踢皮球，将矛盾往拆除公司身上推，而且这样的推，理由冠冕堂皇，让你无法反驳。事实上，拆除公司将不肯签约搬迁的被拆迁户家电线、自来水管搞坏，也许就是拆迁指挥部不言而喻地授意的，他们不心领神会地这样做，下次，被拆迁房拆除这块肥肉他就再也吃不到了，而干了，并且能替拆迁指挥部顶过，任凭被拆迁户谩骂甚至殴打，也不说出这是拆迁指挥部的授意，那么，下次这个工程就还是你的。所以，即使被拆迁户闹得再厉害，他们就是口头上承认错，但也不会真的去修复被损坏的电线、自来水管，都是能赖则赖，能拖则拖，实在不行，拆除公司包工头就来个“玩失踪”，被拆迁户找不到他，吵得沸反盈天也不管用。

近年来，这些拆除公司也学上了踢皮球的办法，由于拆除开始后，往往有些卖不出多少钱的小东西拆除公司就不要了，所以，不少拾破烂的就串走在被拆除的房子里，从拆除公司不要的东西中，拣还值一些钱的带走，作为破烂货卖。这其中也不乏偷未搬迁户家好东西去卖的人。于是，拆除公司就将电线、自来水管被损的皮球踢给他们，说是他们搞坏的，不干自己的事，而这些“拾破烂游击队”的人你如何去找，而这样的“公案”又有哪个清官帮你去断？所以，结果只能不了了之。

金达省将这个新现象也对大家讲了。这样一来，大家就更加知晓个中奥妙了。总之，他将问题讲得如此艺术，讲得如此无懈可击，实在是花了很大功夫，作了周密准备的。所以，他所提到的相关部门，都没有任何异议，心悦诚服地接受他的建议。

金达省不紧不慢地一共说了十六条建议，他的发言后，各部门都进行了表态发言，一致表示，辩证领会金总指挥刚才提出的工作建议，将属于本部门的工作做好，当好市委、市政府福虎路拆迁的助手。

程飞虹作了会议总结，他充分肯定了金达省的发言，特别对他提出来的“十六策”表达了充分的认可。同时，对与会各部门的表态他也予以了高度评价。最后，又就如何过细落实这次会办会议精神问题，作了严肃交待，对市政府将要进行的专题督办工作，又进行了特别强调。会议在大家的自发掌声中顺利结束。

福虎路拆迁的多难兴拆，从今天开始，就已经悄然开始！

## 9 2、十六策之一：拦街堵路

今天，丛礼镇准备搬迁让房了。既然已经与拆迁指挥部的人签了约，就早点搬迁，把房子让给他们算了。虽然他是要的安置房，拆迁补偿金不给他，留在指挥部抵算他安置房的购房款，他搬不搬房都牵涉不到资金领取问题，但老丛是个爽快人，签约的当天，他就在工会办公地点附近的居民区租了一处过渡房，面积小些，只有70多平米，但要价也不低，一个月的租金要1200元，还要一下子就付清一年的房租，远超过拆迁指挥部算给他家的周转房补助费，自己还要另外再加钱才行，而且租的房子还没原来住的面积大，但拆迁都是这回事，还说它干什么？认就认了，搬家算了，要解脱就彻底的解脱，离开福虎路这让人心寒的地方！他牙一咬，还是把这处房子租下来了。

昨天晚上，他家里做了几个小菜，把郗守泰和章芳菲请到家来，两家喝了一顿告别酒。

席间，他与郗守泰都没说多少话，不是因为没话说，而是一肚子话不好说，怕说了影响情绪。虽然郗守泰表示出大度，对丛礼镇违背诺言，先他签约搬迁表示出了理解和大度，但丛礼镇总感到自己对不起郗守泰，生怕一句话不慎，使已经有了裂痕的朋友关系，更扩大化。所以，有话也不想讲了。两个人只是喝闷酒。

章芳菲与丛礼镇的老伴，倒说了不少话，她们的话，不外乎家里哪些东西准备带，哪些准备淘汰啦，70多平米儿子儿媳都说嫌挤，两个房间都小，老家来了个人就没法住啦，等等，等等。

两个老头子都不想听，也插不上嘴。一瓶白酒，开下来喝了不到二两，丛礼镇家的儿子儿媳回来了，两人就都说不喝了，郗守泰与章芳菲告别回家。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想到玩了几十年的老邻居、老朋友，今后就要分居各处，一年也难得碰几次面，再也不能经常聚在一起传信息、评时事、拉家常、说笑话了，彼此都很难过。一贯粗门大嗓的丛礼镇，道别时话音都带哭腔了。

郗守泰连忙拉着章芳菲快步离开，他不想将老朋友的分别搞得生离死别似的，来日方长，还是笑对人生好！

没想，第二天一早，丛礼镇就给郗守泰打来了手机，气愤地告诉他，昨天夜里，就在福虎路居民熟睡的时候，建设局的市政公司，已经在福虎路的十字路口两旁，用玻璃钢隔离板拦了起来，只留一个可供人行的小通道。这样一来，他家搬家约的卡车就进不来了，搬运东西要多走好多路，多花好多劲。昨天价说得好好的，但今早搬家公司一看这情况，就要求加钱。这不是坑人吗！

郗守泰一听，也大感意外，福虎路拆迁，进入正式签约才不过23天，离拆迁指挥部明确的最后期限还有7天，面积奖的期限也才过没几天，怎么就拦路了呢？但是，他没把这话讲出来。丛礼镇搬家突然遇到这情况，心情一定不快，就不要火上浇油了，还是劝劝他算了。

于是，在电话里对他说：“老丛，既然已经搬了，就不要再计较给搬家公司加几个钱吧。其实，这是他们的一个着子，表面上看，这是市政公司干的，但背后的主谋肯定是拆迁指挥部金达省、邹云波这些人。市政公司说拦路是为福虎路拓宽做先期准备，但实际上他们这样做不是针对你们已经签约的人的，而是做给我们这些没有签约的被拆迁户看的。通过此举，他们在用无声的语言告诫我们这些人：现在，你们出去的路都已经没有了，看你们还搬不搬！这是在逼我们签约搬迁呀！”

丛礼镇气愤地说：“他们这些人啊，什么点子都想得出，什么绝事都敢做，这帮搞拆迁



的，将来要断子绝孙的。”

“你呀，就不要再说什么陈年古代的话了。” 郗守泰强忍住心里的火气，不想说给丛礼镇听，免得他心里不快，影响搬家的情绪，“搬家是小事，一辈子能有几回？要不要我去买挂鞭炮替你放放？”

“谢谢你的好意，老郗，你还是多考虑考虑自己的事，不要再为我分心了。” 丛礼镇收起了手机，安下心来搬家去了。

这边，郗守泰叫上章芳菲，去看市政公司拦路的隔离板。才下楼，就看到只几步路的十字路口边，在福虎路横面上竖起了一人多高的天蓝色玻璃钢隔离板，一边封得死死的，另一边只留了一个很小的豁口，除了行人可以方便行走，摩托车、电动车行走就困难了，更不用说小轿车、大卡车了。转到隔离板对面，就看到板上贴着市政公司的公告，上面写着：为了搞好福虎路西延拓宽工程，从即日起到2011年×月×日，对福虎路实行全路封闭，封路期间，除行人以外，其他机动车辆都要绕道而行，具体绕道的线路是……云云。

在他们之前，已经有好几个被拆迁户站在那里看公告，其中有的人郗守泰和章芳菲还认识。他们一见郗守泰夫妻俩，都说：“郗老夫子，看样子，不签约搬迁不行啦，你看看，人家已经开始下手了，封路就是为了逼我们搬，再不搬他们还会用别的办法，我们这些小民，能到哪里说理去？！”

郗守泰虽然心中有气，但仍用一字一板地腔调说：“为了修路，用隔离板拦起来，这没话说，问题是拦路不应该这么早哇，这是一个预警信号，下面，我们可能还要面临他们采取的另外的催逼措施，心理上没有一个准备不行啊！”

章芳菲一语中的地附和说：“对呀，人家已经开始对我们下手了！”

站着看公告的人面面相觑，都愣在那里不说话。他们脸上罩着的乌云，从现在起，很久很久都没有散去。

### 9 3、十六策之二：稽查税收

章芳菲因为家里拆迁的事，心里很烦，很久都没打点自己办的传媒公司的业务了。这么些年，她的公司办公地点一直设在自己家里，平时有业务，客户基本上都到家里，所以，在家忙拆迁实际上对业务的妨碍并不大。她没有打点公司的业务，主要还是心里烦躁，不能把所有的心事都集中到公司的业务上来。特别是考虑到拆迁以后，新家的地点尚是未知数，公司办公地点还不知设在哪里，弄得不好要另外租房，这样一来，经营成本就要大大上升，本来赚头就不大的生意，就有面临亏本的危险，不由得越想越烦心，越想越窝火，而且把账都记到福虎路拆迁上。要是不拆迁，生意做得好好的，哪里会出这么多麻烦！

昨天晚上，有个老客户给她来了电话，说是公司十周年庆典，想在厂区大门两边的大路上做些道旗，烘托烘托气氛，于是，就想到了她这家公司，今天上午专门来拜访她，洽谈这笔业务。所以，她就和郗守泰一起到菜场买菜，坐在家里等候客户上门。

正想着这件事，门铃响了，她以为是那个客户到了，连忙前去开门，不想，来的却是国税分局的两个税官。他们告诉她，拆迁后福虎路上的工商经营户，就要移居其他地方经营，所以，领导要他们这一阶段集中精力，对福虎路工商经营户的税收情况再进行一下稽查。

章芳菲马上让楼下花店的兼账会计来一下，将今年的所有纳税手续都拿给两个税官看。税官看得很细致，问得也仔细，最后，对公司的纳税情况表示满意。

两位税官正要走时，章芳菲忽然想起了一个问题，就问他们：“我们这些没有签约搬迁的你们好稽查，那些已经签约搬迁的你们不是就查不到了吗？”

两名税官都笑了，其中一人说：“你要是也搬迁了，我们当然也就查不到你了，我们查的，就是没有签约搬迁的。”

章芳菲这才明白，原来，他们查税的对象，不是福虎路所有的工商经营户，而是不肯签约搬迁的户。明白了这一点，也就进一步明白了，他们此举，目的也在于催促至今尚未签

约搬迁的工商经营户，赶紧签约搬迁，否则，只要你有一点偷税漏税行为，稽查后面临的就是严格的税收执法，问题大的还有可能吃官司！

章芳菲经营做的是小本生意，但她有一条一直坚持得很好，那就是生意管它大小，在税收问题上一点也不想“讨窍门”，该交的税一分不少地交，绝不在这上面走“钢丝”！可是，其他的工商经营户呢？反正，总会有人在税收上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税务部门一稽查，他们就不可能不怕，为了“免灾”，还是早点签约搬迁算了！所以，税务部门说是来查税，实际上是在催行。你签约搬迁了，我们就不查了，有问题我也不管，你不走，那就不要怪我们不客气了！

郗守泰买菜一回家，章芳菲就把刚才税务部门查税的事对他说了，并说“幸亏我的公司在税收上一直就不想讨国家便宜，要不，这回被他们抓住把柄，罚款是肯定逃不掉的，甚至还会用法律措施吓吓你，让你心里害怕，自己搬迁！”

郗守泰没接话，思考了一会，才说：“芳菲，看样子，拆迁指挥部与有关部门已经联动起来了，他们采取的一系列‘催签迫搬’的措施才刚刚开始实施。我们这些还没有签约搬迁的被拆迁户，下面的日子将会越来越不好过。对此，你要有个思想准备，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要一起面对，两个人并肩抗争，总比一个人孤军作战力量强。我就不相信，这世界上还有跨不过去的坎！”

正说话间，门铃又响了。这回来的是地税局的税官。他们开宗明义，直接告诉章芳菲，查的就是所得税，工商经营户凡年经营纯利润在12万元以上的，都要按20%上交所得税。章芳菲又拿问国税局税官的话问他们，他们的回话虽然要比国税局的那两个税官隐讳一些，但明耳人还是当下就能听出话中的潜台词：只要你搬迁了，已经不在福虎路开门市搞经营了，我们就不查你了。一句话，他们查税的真正目的，仍然是逼着没有签约搬迁的工商经营户立刻签约搬迁！

地税局税官的查账，用了好长时间，结果，因为公司业务量太小，年纯利润只有9万多元，与所得税的起征点有明显差距，只得悻悻而归。

地税局的税官才走，门铃声又响起来。章芳菲以为，这回来的肯定是前人洽谈道旗业务的那个老客户了。可是，开门进来的，还不是谈业务的客户，而是下面花店姓钱的女老板。她找章芳菲，就是问税收稽查上的事。

章芳菲原来以为国地两税查的是像自己这样的工商经营户，没想到，连钱老板这样的承租经营户也未能幸免，一样被查。虽然按新税收政策，他们这样的经营户，已经不需要交定额税了，但所得税却没有说不收。这几年，他们一直没有交过所得税，税务部门一直没查过这件事，但现在突然就来查收所得税了。福虎路上像这样的花店不少，而且由于生意兴隆，大都年纯利润都在12万元以上，属于应交所得税对象。所以，地税局的税官一查，他们就紧张起来。今年的所得税逃不掉还是小事，如果又要罚往年应交的所得税，问题就大了。尽管地税局的税官没有立即让他们补交所得税，但临走时丢下话来：隔两天还要再来，专门查罚所得税！钱老板吓得没了主意，税官一走，就来找章芳菲商议对策。

章芳菲还没讲话，郗守泰就对她说：“钱老板，你还不明白吗，他们这样做是在逼你们走。虽然你不像我们，是承租别人的房子搞经营，不存在签约问题，但你们与房主在经济补偿费的分配上没有达成和解协议，一直不肯搬迁，影响了福虎路拆迁的整体进度，所以，他们对你们也要一样‘赶尽撵绝’。你放心，只要你今天就搬迁，明天他们准不会再找你查补税收。”

章芳菲也说：“我家老郗的分析，就代表了我的意见，话是这样说，但到底怎么做，主意还得你们自己拿。”

钱老板说：“为了拿到房主的那几个补偿费，已经耗了不少天了，再耗下去看来也没多大油水了，能搬就搬吧，省得又要受税务部门的稽查！”

这一天，国税、地税两个税务部门派往福虎路稽查税收的税官高达几十人。所有没有签约的或没有搬迁的工商经营户，不管你是自己领执照办公司经营的，还是承租房东的房子

搞经营的，都被税官们严格地盘查了一通，特别是那些因为不需要交纳定额税的承租经营户们，好几年了，门市一直没账，现在地税部门突然要向他们收所得税，双方在经营利润问题上分歧和争执很大，但税收问题说到底还是税官们说了算，查税的结果，必然是多数工商经营户“人人自危”！严酷的税收稽查现实，逼着他们在争取更多拆迁补偿和减少税收征缴两者间作出明智的抉择。

通过这一天的稽查，尚未签约或搬迁的工商经营户中，已经有人准备签约或搬迁了，假以时日，必将有更多户随流而下，参与到签约和搬迁的人群中去。

#### 9 4、十六策之三：人造“脏雨”

自从福虎路拆迁以来，郗守泰就没有心思再跑步锻炼了。经常锻炼惯了，一停下来，就觉得浑身不舒服。这天下午，遇上了冬日里难得的好天气，便想出去跑跑步。

才下楼，就看到计昊天急匆匆地迎面走来，他一脸愁云，嘴里叽叽咕咕地絮叨着什么，旁边走着一位背着帆布工具包的工人。擦身而过时，便与他打了个招呼，问他走得这样快有什么急事？计昊天哀声叹气地告诉他，家里卫生间顶板，从昨天晚上就往下淋水了，才开始一滴两滴的没在意，后来越来越大，简直就像“下雨”一样，搞得人卫生间都没法上了。爬到楼上一看，原来，与他家卫生间直对着的上一层那户人家搬走后，不知怎的，卫生间马桶的自来水突然哗哗地往外冒脏水，结果，隔着楼板渗下来，就滴到他家的卫生间里了。他想找水笼头把它关起来，可找了半天也没找着，只好打电话给自来水公司，请他们派人来修一下。可自来水公司的人却回说，这是拆迁中的人为损坏，不在他们的修理范围，让他们找宿舍区的维修工，可宿舍区的维修工又不知道跑哪去了。卫生间不断地往下下“脏雨”，实在等不及了，只好请一个当水电工的亲戚，帮他解决这个问题。

郗守泰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夜里尿多，昨天晚上到卫生间散尿时，就似乎觉得有类似雨点似的东西滴到他的头上。当时，他还没觉得什么，现在经计昊天一提，忽然觉得这里面有问题。嘴里叫了一声“不好！”步也不跑了，告别计昊天，掉转身就往家里跑。

到了家里，直奔卫生间，往天花上一看，果然，正一滴一滴地向下滴水，而且，似乎比昨天夜里要密集了许多，已经有点像下‘零星小雨’了。他又急忙跑到楼上去，正对着他家的那户人家已经搬迁好些日子了，此前，卫生间好好的，一直没出现过水笼头往外冒水的事情，可现在，也在骨嘟骨嘟地往外冒水，而且，水已经漫到卫生间的地面上，移动门的门槛高，水流不出来，就全积存在卫生间里，已经有了三四公分高，并且正在渗透过楼板，往他家的卫生间里滴。他昨天晚上上卫生间时，觉得的那水滴，正是上面楼层卫生间渗透下来的“脏水”！

出现在计昊天家的情况，竟然也出现在了自自己的家里，他顿时明白了一切。这是拆迁指挥部让拆除公司的人干的！看样子，拆除公司的人，昨夜‘人造脏雨’，都没顾上没好好休息。为了逼至今不肯签约搬迁的被拆迁户走，他们脑子都想空了，办法也想绝了，真正是不择手段！

他马上打电话给章芳菲，告诉她这个气人的事情。在等她回来的时间里，他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一向狡猾透顶、精明过人的计昊天，不知为什么至今还没签约，更不明白他为何也遭到了和自己一样被人暗算的命运？看来，计昊天这家伙在拆迁上的境遇，也不比我郗守泰好到哪里去。这样想着，他对计昊天就同情起来，特别是想到今天如果不是碰巧遇到计昊天，对自己家里的卫生间也开始下“脏雨”的事还没注意，这一点，还真得感谢他！

其实，他一点也不知道，计昊天家里出现这件事情，实在是意外，是拆除公司在落实金达省的私下部署时，一不小心搞错了对象。计昊天是被“错杀”的被拆迁户！

章芳菲听到郗守泰在电话里告诉家里卫生间天花板上下“脏雨”的消息，收起手机，就往家赶。人还没到家，就嚷嚷开了：“卑鄙，真是太卑鄙了！世上哪有这样作践人的。你要让人签约搬迁，就好好说话，以理服人，只要拆迁补偿合理，也没有哪个非要赖在这里不

走，怎么能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来对待被拆迁户呢。我就不相信，这世界上就没地方说理了，我去找他们去！”说罢，风风火火地直奔拆迁指挥部，找他们论理去了。

郗守泰灵机一动，连忙取出录像机，到卫生间里将“人造脏雨”的现场录下来。他已经预料到，也许，录像资料今后会有作用。

拆迁指挥部第14小组办公室里，程红英与卫日东两位组长都在。

听到章芳菲说的事，程红英马上表示不相信：“哪会有这样的事，我现在就跟你到你家去看看。”

卫日东却拦住了她：“不要去看了，可能有这情况。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拆除公司的工人都是临时招来的，有不少人根本就是不懂技术的粗壮工，他们搞拆除，只管用大锤子砸，水电又不会弄，出些事情不奇怪。”

章芳菲说：“我现在也没工夫和你们查责任，先请你们派人到我家把楼上人家卫生间的水管子替我塞起来。”

卫日东一口回得绝的：“这个你找我们没用，我们也没办法。”

章芳菲一听更加来气，冲上一步责问他：“要是你家卫生间里也从楼上下‘脏雨’，你就没办法想啦，就一直随它往下淋啦？！”

卫日东看也不看章芳菲一眼，竟然脱口就说：“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解决问题，那就是你们立刻签约搬迁。”

章芳菲听到这话，大声吵了起来：“这哪是人说的话，你们拆迁指挥部不是说要为被拆迁户着想，关心被拆迁户的生活，帮被拆迁户排忧解难吗，怎么真的遇到事情就成了缩头乌龟了？！”

卫日东也火了，回说：“你怎么能破口骂人，告诉你，要不是忍让你年纪大了，我就要以牙还牙，骂你一声老泼妇了。”

章芳菲气得跳到卫日东跟前：“你哪里是不骂人，程主任，你听到的，他刚才骂了我一句老泼妇。我和她妈妈年纪都差不多大了，她骂我就是骂他妈妈！”

程红英拦不住卫日东，就急忙拉着章芳菲：“章总，别生气，我和你一起去找拆除公司的人，让他们派人把楼上人家卫生间漏水的水管子塞起来。”

找到拆除公司的宋经理时，他一脸尴尬，先是套着耳朵对程红英说了一会悄悄话，接着就对章芳菲陪笑脸说：“章总，对不起，我们不知道楼上这户人家下面对着的是你家，郗书记是我们家乡的老领导，有得罪的地方，请多包涵。我现在就带人去，你放心，立刻就修好！”

问题很简单，用一只削好的木塞，把向外冒水的水管一塞就行了。

宋经理特地向站在一旁看着的郗守泰敬了一根香烟，还给他点上了火。

程红英也向他们夫妻道了歉，连声说，对不起，我们工作失职，请你们原谅。

都说伸手不打笑脸人，他们都这样了，郗守泰和章芳菲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后来，郗守泰夫妻俩人了解到，最近几天，福虎路未签约搬迁的被拆迁户中，有不少家都遇到了“人造脏雨”的滴淋。大家对这种“人工降雨”的来由都心知肚明，也知道，这是将要来到的一系列“不幸遭遇”的最新一件。

不过，像郗守泰这样的老顽固，这样一点“毛毛雨”，是动摇不了他不解决公摊面积问题就决不签约搬迁的坚强意志的。他和章芳菲都是这样的人：决不信邪，愈挫愈坚！

## 9 5、十六策之四：“丧标”上门

自从“人造脏雨”事件后，郗守泰和章芳菲掌握了拆迁指挥部和拆除公司的那些家伙，专在被拆迁户休息的当儿下手，所以，对门外有点风吹草动的声音都很注意，特别在晚上，听到有点声响，郗守泰都要到门外去看一看，生怕这些人再对被拆迁户玩什么新名堂。好在年纪上了身的人，夜里睡眠少，而且特别醒睡，就是睡着了，只要有一点响动，就能马上醒

过来。只是，从此以后，夫妻俩的睡眠就出了问题，再没有睡过一晚整夜觉。每天深夜，夫妻听得呼啸的北风，吹得楼上楼下、左右隔壁搬空的房间，不时传来没有敲走的木窗框碰撞墙壁的声音，空里空隆地响个不停，就都有点恐怖的感觉，特别是章芳菲，听到这声音就往郗守泰怀里钻，生怕这一声声惨响里，会冒出一个妖魔鬼怪来。这样的折磨，一晚连着一晚，弄得两人都睡眠不足，欠觉的脸上显出灰土色，白天都呵欠连天，打得眼泪汪汪的，精神疲乏到了极点！

这一晚，大约夜里11点多钟的时分，他们真的听到了门外传来的悉悉索索的声音，郗泰连忙开门去看，借着破窗户透进来的路灯光，果然看到了一个人影，正在向自己门口的墙壁上嗤嗤地喷着什么，便大声喝问：“谁？！半夜三更的不睡觉，到人家门口往墙上瞎喷什么？！”

那人停下了手里的动作，嗫嚅道：“噢，没有做什么，他们让我往没有搬迁的人家墙上喷几个字。”

过道里黑通通的，以前都有公用的感应电灯泡，晚上人走到它跟前，电灯就亮了，自从拆迁后，拾破烂的人一天要上楼来多少趟，电灯泡都他们‘拾’走了，所以，晚上就再没有电灯照明了。

那黑影人要走，郗守泰一把拉住了他：“你先不忙走，我要看看你往我家门口墙上喷的是些什么字，要是乱喷，我可饶不了你。”

章芳菲闻声也已经起身，将最近才买的手电筒拿出来，往墙上一照，只见门口两边各贴了一张标语，一张是绿的，写的是：“城市建设，人人有责”；另一张是黄的，写的是：“党员干部要做拆迁工作的带头人”。再往旁边，则是用喷漆枪喷写成的两个黑色“拆”字，在“拆”字的四周，还画了一个大大的圈子。

显然，刚才他贴标语时，没有声响，郗守泰夫妻俩没能听见，后来喷“拆”字弄出了嗤嗤声，才被他们发觉。要不然，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搞结束，他们也不能发现，到了来日早上发现时，也不知道是哪个弄的，一肚子的气都找不到人发！

章芳菲一看到这些，就气得破口大骂起来：“是哪个杀千刀的，想出这么个毒着子来咒骂人。人家家里办丧事，才贴绿色、黄色的门联，我家又没有死人，你们凭什么给我家门口贴黄的绿的标语。这不是‘做糟’人吗？还有，要枪毙的人，前面挂的白牌子上才用黑颜色写名字，我家是谁犯了法要枪毙，你们用要黑色在我家门口喷字？！你们这样做太过份了，你回去告诉你们拆迁指挥部的领导，越是这样做，我们就越不买账，你们要想用这种办法胁迫我们签约搬迁，休想！”

郗守泰看着眼前的年轻人，似乎在哪里见过他，一时想不起来，便拦住章芳菲：“你也不要把火撒在人家小青年的身上，他也是受人支使，我们不能怪他。”转过身来又问那小青年：“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你能告诉我，你在哪里工作吗？”

小青年不好意思地回答：“我是房地产估价公司的。”

郗守泰这才想起来，眼前的小青年，原来是沧海房地产估价公司的估价师孙祥隆。原以为他们搞好福虎路拆迁房的估价工作，就都回去了，没想到直到现在还在拆迁指挥部里帮忙，而且，还在帮他们做“打下手”的粗工杂活，深夜出来，到没有签约搬迁的被拆迁户家贴标语喷“拆”字。

“小孙哪，我有句话本不想对你说，但是现在想了一下，还是对你说了好。”郗守泰用教育晚辈的口气，语重心长地对孙祥隆说，“像你今天晚上做的事，在我们被拆迁户来看，都是一些缺德的事。你是房地产估价公司的堂堂的估价师，为什么要帮他们干这种遭人骂的行当？你还年轻，也许还不知道这里面的水有多深，做错了事我们会原谅你，可是，再做下去，大家就不原谅你了，你就要被人恨被人骂，甚至连你的父母都要被人骂。奉劝你再也不要为虎作伥，帮他们做这种缺德的事了。”

孙祥隆低下头不吱声。过了一会，才说：“我们也是没办法，我们这些民营房地产估价公司，吃的是拆迁指挥部的饭，他们拆迁房估价的业务不给你做，你就没有收入，所以，他

们是主家，我们只是小伙计，他们让我们怎么干，我们就得怎么干，要不然，下次的业务他就不会关照我们了。”

看着小孙无奈的样子，郗守泰和章芳菲的火气也小了下来。是呀，小孙他们也有他们的难处。他们是不得已而为之，坏的是那些自己不出面，只在后面摇羽毛扇的拆迁指挥部的那些人，我们有火应找他们发才是。

章芳菲其实是个心肠很软的人，听了孙祥龙的话，反倒同情起他来：“算了，我们也不怪你了，你回去吧。刚才让你带给拆迁指挥部的话，你也不要带了，明天一早，我就去找他们，好好地理论理论！”

小孙走后，郗守泰和章芳菲回去后再也没睡着。如果说“人造脏雨”是武胁的话，那么，夜喷“丧标”就是文攻。拆迁指挥部的人，武的文的都上了，下面，他们还会想出哪些办法来整不肯签约搬迁的被拆迁户呢？至今没有签约的，在他们的打击下，将要面临多大的生存环境的压力？精神上的摧残，自己能承受得下去吗？

## 9 6、十六策之五：下牌清街（1）

第二天一早，郗守泰和章芳菲就跑到福虎路街上，看看其他没有签约搬迁的人家，是不是门前也被贴了“丧标”，喷了黑“拆”字。结果，看到家家都是如此，只是，昨天看到楼下新换的上面写着“打胜最后攻坚战，拆迁工作早凯旋”过街横幅已经不见。显然，他们自己也感到“攻坚”这个词用得不好，因为有所顾忌而主动撤了下来。但摆在大街明处的标语他们不敢胡写乱来，到了被拆迁户家的门口，因为不怕被人发现引起非议，就可以恣意妄为了。可见，他们擅长搞的，不是“明枪”，而是“暗箭”！

郗守泰和章芳菲有关明枪和暗箭的判断，没过多少时间就被证明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很快就看到了一场“明枪”式的惨剧。城管局的执法人员，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殴打福虎路上的个体工商户，并导致流血。惨剧发生后，立刻引起了福虎路被拆迁户，包括无意间从福虎路经过的其他地方群众的震怒，后来一直闹到市委、市政府，险些酿成被新闻媒体热炒的群众性集访事件。

原来，尽管采取了许多措施，但是，福虎路沿街承租经营户，搬迁的进度相当慢，虽然房主们由于拆迁补偿比较理想，早已与拆迁指挥部签约，但是，指挥部把所有拆迁补偿的经费，包括门市的装饰装潢补偿费和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是直接算给房主的，而绝大多数房主，钱算到自己手名下后，再叫他们拿出一点来补给承租经营户，就好像割他们的身上肉，怎么舍得？于是，得不到钱的承租户们就坚持不搬迁。

为这事，他们先前已经到拆迁指挥部去集体上访过，得到的回复还是让他们满意的，指挥部的人似乎站在他们一边，认为房主就应该将门市装饰装潢和停产停业损失两笔补偿经费算给承租户。

然而，事实情况是，指挥部的人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并没有真的去压着房主这样做，而是把皮球踢给房主与承租户，让他们自己去互相较劲。根据他们以往的经验，僵到最后，房主看到承租户不搬迁，自己拿不到拆迁指挥部的补偿经费，实在没办法，都会象征性的给承租户一些补偿，以了结此事。而此时的承租经营户，已经熬了很长时间，熬得脾气都没有了，所以，对自己能够得到的补偿，期望值都大大降低，也就不再与房主争多嫌少，只要能稍微得些也就搬迁了。没想到，其他路拆迁的经验，在福虎路似乎不太灵验，已经快到规定拆迁期限的结尾阶段了，还有不少承租经营户没有搬迁，虽然稽查税收吓搬了一些户，但总体进程仍然很不理想，所以，必须再大力推进一下了！

具体办法，在程副秘书长召开的专题会办会上，金达省早就提出来了，那就是请城市管理局和工商管理执法人员，在适当的时候出面，对福虎路沿街的经营门市门头上的广告招牌和摆放到街边的经营商品进行一次清理：凡是没有经过批准的，广告招牌一律拆下；经营商品离开门店，放到马路上经营的，一律令其收回店内，不听劝阻者一律没收。程秘书长

将这个任务落实给两个部门后，两个部门一直在等着拆迁指挥部的电话。昨天，金达省专门给两个局的一把手局长打了电话。今天一早，几十名城管和工商执法人员，身穿制服，就齐刷刷地来到了福虎路，执行领导交给的“下牌清街”使命了。

说来，在福虎路经营的个体工商户，门脸上的广告招牌，很少有经过城管部门审批的，而一直以来，城管部门对此并未过问过。对于一些虚假广告招牌，工商局也从来没有查过。现在，突然来人检查，自然绝大多数的都不合章、法，都要拆下。还有相当一部分门市，为了招徕顾客，赢得生意，一贯以来，也都是把商品摆到商店外的街上去经营的。这种占道经营的做法，自然违反城管相关管理条例，当然也得立即纠正。然而，过去城管和工商部门很少来管这些事，所以，习惯成自然，福虎路的个体工商户，都认为自作主张上广告招牌和占道经营，是自己的事情，别人管不着。直到今天，城管和工商部门真的来和他们上规矩时，就都感到不适应，甚至有些户还感到自己的经营自主权受到了侵犯，是被人欺负了。于是，他们就与城管和工商执法人员争执起来。

郝守泰与章芳菲下楼时，正巧看见楼下花店的女老板钱秀芹，与城管局的执法人员在争执。城管执法人员要她把占道经营的花篮样品收到店内经营，还要她自己主动地把没有经过批准的“洋洋花城”的广告招牌拆下来。钱老板当然不愿意。两者先是一声比一声高的争吵，接着，见花店的人自己不肯动手，城管人员就用脚踢她的花篮，还有一个人爬上去要拆她家的广告招牌。钱秀芹这下急了，就叫店里两个女雇员拉着城管人员，不让他们拆。双方由争执到动手纠缠，三个女人哪里是身强力壮的男性城管执法人员的对手，结果，动手之间，两个女雇员都被殴打了，一个脸上被打出了血，还有一个甚至上衣都被撕破，露出了里面的胸罩。两个女雇员都是农村来打工的姑娘，也有一把力气，倒在地上了，还各自死死拽住一个城管人员。女老板钱秀芹一见自己的雇员被打了，也大声叫起来：“没得了啦。城管的人打人啦，救命哪，快来救命哪！”

钱秀芹求救的呼叫，立刻招来了许多看客，将两个女雇员和两名被拽住的城管人员团团围住。

中国人特别是普通民众，都有同情弱者的习惯，他们明显地都站在花店女老板一边，特别对城管人员殴打花店女雇员，更是义愤填膺，千夫所指。后来的人看不到，就纷纷寻问出了什么事情。人越聚越多，看客们从十字路口拦着的玻璃钢板豁口处挤进来后，就快步向出事地点跑去，很快，福虎路就被看热闹的人堵塞，连交通都中断了。

消息越传越远，都说福虎路拆迁，老百姓被拆迁上的人打了，都流了血，女孩子外衣撕破了，连奶罩子都露在外头了。因此，一批又一批看热闹的人蜂涌而至，使得福虎路的交通堵塞越来越严重。

看热闹的群众中，有人提议，到拆迁指挥部去抗议，抗议他们为了拆迁殴打平民；有人提议，还是先到医院治伤，耽误久了，伤者容易得破伤风；有人提议，赶快打电话给新闻单位，让他们派记者来，进行实地摄影、拍照、采访，将这些打人的城管执法人员曝光，为老百姓伸张正义；有人提议，干脆，把伤者抬到市委、市政府去，让书记、市长给个说法，不惩处打人的恶城管，坚决不回来！

这时，有才来的看客说，刚才在家里的互联网上看到，福虎路拆迁被拆迁户被殴打的事已经上了网，网上跟帖的网友还不少：有的说，文革风行的打砸抢又开始了；有的说，拆迁本来就是老百姓的命，打伤你还算是轻的；有的说，法律不在我们小民手里，还是忍忍算了，胳膊扭不过大腿；有的说，一定要政府出面惩处肇事者，否则，这个社会哪里还有起码的公义？！这些网上言论，就像将一把盐撒到了油锅里，立刻噼噼叭叭响起来，引起了民众的更多评论。而且，这许许多多的评论，都是一面倒帮助花店女老板和那两个女雇员的，对城管人员很是不利！

这场由城管人员暴力执法而引发的群众围观、交通堵塞事件，一直持续到当天深夜。

江和平书记、许刚川市长和倪超凡副市长，在听到报告后，对这件事情都非常重视，最后，江书记、许市长交待倪副市长，让他立即调动防暴警察维持秩序，尽快将两名伤者送

医院查伤治疗，同时，让公安局立即介入，先将两名称管人员带走审查，具体处罚，待审查结果再定。

倪超凡立即召来相关部门领导，落实书记、市长指示，部门随即行动，直到夜里10点多钟，才算将事态平息下来。

## 97、十六策之五：下牌清街（2）

郗守泰怎么也没有想到，他和章芳菲夫妻俩会被当做福虎路斗殴事件的目击证人，受到公安局的传唤。

到了公安局才知道，原来是楼下“洋洋花城”的女老板说，自己与城管人员发生争执和后来打斗时，楼上的郗守泰夫妻俩正好打这经过，所有的过程他们看得最清楚，叫他们来一问，事情就真相大白了。

公安局的人一调查，郗守泰是个退休干部，退休前还是个科级干部，做过乡镇和县区不少部门的正职，老婆章芳菲是一个公司的老总，就认为他们俩的整体素质肯定不错，于是，一个电话，就请他们二位来到了公安局。

在公安局里，章芳菲表现出了与郗守泰完全不同的态度，在警察询问时，她一屁股全坐在花店老板钱秀芹那边，在讲述了她所看见的城管暴力执法的过程以后，就点出了拆迁指挥部的名，说：“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拆迁才引起的，城管的人与拆迁指挥部的人一个鼻孔出气，坐的是一条凳子，搞的是一个名堂，那就是，千方百计逼我们搬迁。所以，表面上看，是城管的人打了人，但实际上拆迁指挥部的人才是幕后支使者。你们要查，就去查查他们。要不然，这个事情处理完了，拆迁指挥部的人没有受到教训，他们还会接着想出别的办法来逼被拆迁户，下面说不定还要出事情！”

郗守泰的话则比她辩证得多。他也承认，自己的确亲眼看见城管的人在与花店两个女雇员发生纠缠时，是打了她们，但他又说：“这两个城管小青年，本意并不是要打人的，否则，他们一上来就动手了。他们是来执法的。洋洋花城在一些方面的确手续不全，违章违规。但后来双方争执起来，一直发展到肢体相击时，他们没有冷静，两个女孩子本来就不是他们的对手，所以，吃亏的当然是她们，结果，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两个女雇员被殴打。本来他们是执法的，理在他们一边，现在打了人，有理也变成没理的了，还被说成是城管的人暴力执法，出手伤人。我看，城管的人要教育，伤了人要替人家治疗，医药费也要他们认。至于这件事情的处理，我相信你们公安会秉公执法的。一句话，谈责任，双方都有，但城管的人要大一些。”

两人做了笔录签了字后回家，一路上，章芳菲都在怪郗守泰，说他没有帮助花城的钱老板说话，貌似公正，但实际上是在帮城管的那两个人逃脱罪责！

郗守泰任她责怪，一句声也不吱。等她说累了，不再吱声了，才说“我是实事求是讲话，没有带任何感情色彩。实际上，公安上这样做也是走过场，给老百姓一个交待，最后，给点医药费了事，难道还真的去处罚那两个城管局的人？不可能，不相信你等着看。而且，这件事情不但不会使拆迁指挥部的人缩手，相反，不疼不痒地处理完这件事后，他们有恃无恐，胆子会更大，做的事情会更绝。你就不要太幼稚了，以为这件事后，我们被拆迁户日子会好过一些，不可能。拆迁是政府的事，他们都是按政府的指示在办事，连拆迁指挥部的人也是如此，他们就是做得过了一些，哪怕是轻微违法，只要不出大的问题，政府也就不会真的查处他们。要是那样，以后还有谁肯替他们办事？所以，如果说要查处的话，真正该查处的是那些乱拆迁的地方政府。拆迁指挥部、城管局、工商局，还有这局那局，他们不过是替罪羊而已！”

后来的事实，证明了郗守泰的分析是正确的。这起准备将伤员抬到市委、市政府搞集访的城管殴打个体工商户事件，最终以赔偿两个伤员的医药费和因伤误工费而了结。这么一场引起全市轰动的事件，就这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后不了了之了。



三天后，一支由40多人组成的城管执法队，在市城管局一把手局长的亲自率领下，又浩浩荡荡地开进了福虎路。他们全副装束，连头上的钢盔都戴上了，只是，每人胸前口袋上方都有的那一排长长的号码，却不见了，显然，这是他们故意取下来的。缀上号码的本意是促进文明执法，文明服务，让受众一眼就看清进而记住为他服务和向他执法的这个城管人员，以示每个城管人员都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现在将号码取下来，其用意也是不言自明，即不给你们留下任何把柄，哪怕有一些出格的行为，事后，你们也找不到我。他们的装束，已经用无声的语言直白地向你宣告，现在，我对你们来硬的了！

城管打了人也没事，照样继续大摇大摆地集队前来执法，而且，来的人更多，连一把手局长都来了。福虎路上的那些承租经营户，看在眼里，明在心里，谁还做傻事，非要和他们顶撞，用自己的肉头往石头上碰？

经由城管打人事件后的这次下牌清街，再也没有出现大前天出现的经营户纷纷抗争的情况，反而是出奇的顺利。没有花费多长时间，福虎路沿街的所有经营门市，门头上的广告招牌就都取下来了，而那些把商品放到街道上小摊上经营的商店，远远见到城管的人要来了，不用人说，都自觉地抢着收进商店里去。城管执法，虽然中途颇多周折，但最终还是以完完全全的胜利宣告结束。

在城管人员拆除各经营门市门头上的广告招牌时，也有不少看客跟在后面看热闹。不过，这回，他们不是来起哄的，更不是来为老百姓鸣不平的。因为他们压根儿也没想到，一个被热传并成为大街小巷热议重点的城管暴力执法事件，最后竟然会以这样的方式宣告结束。既然如此，还去抗什么争，说什么理？干脆就认了吧，不认你又怎么办？

郝守泰虽然自己的看法被验证了，但在章芳菲面前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他不知道这是谁的悲哀，但总感到反正对于自己来说，已经是感到悲哀了。他宁愿自己的看法不准，是错误的，那样，他会高兴，替章芳菲高兴，替许多弱势群体高兴。可是，自从福虎路拆迁以来，他就没遇到过高兴的事。

他盼望着能遇上让他高兴的事，这一天还远吗？

## 9 8、十六策之六：单位包干（1）

2010年12月31日，24时一过，时间就将跨进2011年。福虎路拆迁已经开始有30天了，拆迁方案中讲得很明确，在30天内要完成整个拆迁任务，也就是，要在2010年的最后一天前，全部完成福虎路拆迁工作。

显然，这是个无法完成的任务，当初也只是提提而已，主要目的还在于向被拆迁户表达一个态度，即市里对福虎路拆迁是下了决心的，而且时间压得很紧，千万不要有什么侥幸。不过，这次福虎路拆迁，进展还是够迅速的，到了完成任务的截止日，已经签约的已经占总被拆迁户的85%以上，搬迁也占了总数的76%，是滨海市城建拆迁历史上完成任务情况最好的一次。

然而，许刚川对此并还不太满意，因为，离新年度市人代会召开的时间已经不远了，去年开人代会时，他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将福虎路西延改造作为市政府为市民办的十大实事之一，向全体代表并通过他们向全市市民，作了庄严承诺。可是，一年过去了，新年度人代会即将召开，福虎路拆迁还没有结束，虽然这里面有人为的因素，因为国家和省纪律检查部门来滨海的调查，使这一工程一度停了下来，延误了进度，但这样的话是不好到人代会上去讲的。许刚川已经下定了决心，在新一年的人代会《政府工作报告》中，一定要对福虎路拆迁等十件实事有个完满的交待，其中福虎路西延改造工程，最起码要完成拆迁，并且工程全面施工。所以，在了解到福虎路拆迁进度后，他明确地向倪超凡副市长交待，必须克服一切困难，确保在春节之前，完成福虎路的拆迁工作，同时，道路拓宽西延也要全面开工。

倪超凡在许市长那儿领了将令后，不敢怠慢，立刻找来程飞虹副秘书长和金达省、邹云

波两位拆迁指挥部常务副指挥，进行小范围会办研究。在向倪副市长全面回报了情况后，金达省专门回报了已经采取和下面将要采取的“加快拆迁十六策”的对策措施，并且重点提出了“单位包干”的促签促搬措施，并且恳请倪副市长亲自出面，召开一次福虎路拆迁扫尾工程的突击工作会议，通知至今仍未签约的被拆迁户相关单位负责人和所在区、街道办事处负责人出席，采取“谁家的孩子谁抱走”的老办法，把限期完结签约搬迁作为必须完成的硬任务分解落实下去，做到：单位包干，一包到底，不获胜利，绝不收兵！倪超凡当即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且做出决策，当天就召开会议，此事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一定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大获全胜！

倪超凡亲自召开的会议结束后，各相关单位担子都上了身，回去就在班子成员中专门明确一人，近阶段放下手里的一切工作，全力以赴重抓本单位未签约搬迁被拆迁户的说服动员工作。一场分工明确、各自为战、专人专责、限期完成的福虎路拆迁突击工作，立即风风火火地开展起来。

当天夜里，郝守泰就接到了单位的新局长兼新书记的电话，让他明天一早到单位去一下，有要事相谈。郝守泰凭着从政40年的经验，立刻就明白了，这是市里采取单位包干的办法，将他这一户签约搬迁的任务，交给单位负责了。

他在电话里用不客气的口吻问新局长，是不是因为福虎路拆迁上的事，如果是来动员他签约搬迁的，就请免谈。因为拆不拆迁是他个人的事，与组织无关，与党纪、政纪无关。如果是来帮助他向拆迁指挥部反映问题，支持他维护自己的合法拆迁权益的，则双手欢迎。

电话那头，新局长客气地说，你是老领导，我还能对你不尊重？再说，你是科级干部，我也是科级干部，干部级别一样高，我也不能对你指手划脚的。这是区里压下来的任务，我们也没办法，所以，请你老领导鉴谅。

在郝守泰接电话的当儿，章芳菲不住地用手比划，并且作出点头同意的动作来向他示意，让他答应下来。

郝守泰挨不过老伴的催促，只得在电话里答应下来，不过，并不是那么爽快，还想往后拖拖，只是说，可以到局里去，但明后天有事，已经安排好了，大后天再说。

新局长知道他这是在使缓兵之计，实在吃不消拖下去，便说，不要你老领导到局里来了，明天一大早，我亲自上门拜访。

翌晨，天刚亮，新局长和局纪检组长郁达明，就一起来到郝守泰家。郝守泰一见来人中有局纪检组长，心中就有点不舒服，逆反心理使他张口就问新局长：“局长，我也不知道没与拆迁指挥部签约犯了哪一条党纪、政纪，怎么纪检的人都上门来了。要是我真的违犯了党纪、政纪，你们直接将我‘双规’算了！”

新局长连忙说：“郝老局长，郝老书记，你这是说到哪儿去了。我们让老郁来，主要是局里年底的事情忙，老郁稍微清闲一些，所以，就请他与你多联系联系，没有别的意思，绝对没有别的意思，你老无论如何也不能想歪了。要是那样的话，我们连话也不好说了，还呆你老家里做什么，这就走！只是有一件事情请你老能帮帮忙，那就是，要是区里查下来，问我们局里来人没来人，就请你老如实告诉他们，我来过了，让我在领导面前也好有个交待，否则，我们就会因行为不力而遭到领导批评。”

“这一条你尽管放心，你的乌纱不会因为我的事丢掉！”郝守泰看不惯新局长小心翼翼的样子，不无揶揄地说，“区里有人问，我肯定会证明，你局长大人和纪检组的郁组长，天没亮就亲自到我家上来了。另外，你也可以对区里说，郝守泰这个老家伙实在眼中无人，做了他半天的思想动员工作，他一句也听不进。他是个老资格，我们拿他没办法，看来，要做他的工作，还需要区里的大干部才行。”

新局长和郁组长都从郝守泰的话中听出了嘲讽的味道，脸上都露出尴尬的表情。

章芳菲看不下去了，将新局长和郁组长让到桌前坐下，又将新沏的热茶端给他们，为郝守泰打圆场地说：“局长、组长，老郝态度不不好，请你们见谅，实在是这段时间他被拆迁指挥部的那帮人整得够惨，一肚子气没处撒。今天局里人来了，就是娘家人来了，所以，有

什么都直说，说得是难听了一些，但我们也的确有一肚子苦楚。”说着，便把福虎路拆迁以来自家所遭受到的遭遇，从头到尾，一件不拉地说给他们听，尤其对自己的公摊面积被隔壁人家侵占的问题，作为重点，说得特别详细。

听着听着，新局长和郁组长的脸也凝重了起来。显然，他们也感到，为了赶被拆迁户走，有些人的做法的确过了。

后来，章芳菲又说到了最近才遇到的新问题：自己在二楼办的广告公司，早就领了营业执照，每年的纳税证明也收在那里，应该享受“住改非”的优惠政策待遇。可是，拆迁指挥部的人以前一直没说，现在却突然告知他们，不能承认她家住宅“住改非”，14小组的卫日东组长还坚持说，他们家的住房拆迁，不能参照商业用房给予补偿。所以，她在这个问题上与拆迁指挥部的人又产生了新的分歧。为此，她和东面一幢楼二楼的一家办传媒公司的钟老板，前天才联名给许市长写了一封人民来信，向他反映这个情况，请市长主持正义，帮助解决这个问题。今天局里的两位领导来了，我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你们，也希望你们能帮助我们说说公道话。

新局长关心地问：“你们写给许市长的人民来信，有底稿吗，拿来我瞧瞧。”

章芳菲说：“你们等着，我给你们拿。”

## 99、十六策之六：单位包干（2）

一份用笔在白纸上写的给许市长的人民来信草稿，摊在新局长和郁组长面前的桌子上，只见上面写着：

尊敬的许市长：您好！

近年来，在以你为首的市政府的领导下，滨海的经济与社会迅猛发展，特别是城市建设，无论是新区开发还是老城区改造，都旧貌换新颜，已初步显示出大都市的气概。对此，作为滨海的老市民都有目共睹，从内心里发出由衷的赞誉。

正因为此，对这次福虎路西延改造工程，作为被拆迁户的我们，一开始就表示积极的拥护和支持，并准备带头签约。

然而，一个“住改非”政策上的不公和偏颇，却使我们感到很不合理。为此，特向您反映一下，并祈请领导能主持公道。

我们住在湖海区干部宿舍楼的二楼，两人都是下岗职工自谋职业再就业，办的都广告传媒公司。这次福虎路西延改造工程，无论是宣传手册还是方案，在第六条都明确：“对取得工商营业执照1年以上并持续经营至今的”，给予一定补偿，并未讲二楼的经营户，就不能和一楼经营户一样，作为“住改非”对待。然而，实际处理时，我们却不能享受同一待遇。对此，我们认为很不合理，理由是：

1、同样是取得工商营业执照搞个体经营，就应给予同等补偿；

2、认为一楼是门面房。二楼在上面，补偿应该低，这种说法不能让人接受。我市一些大的商场，二楼以上经营场地出租，是否就比一楼便宜？他们的经营业绩就比一楼的差？事实上，生意在于人做，二楼人勤奋，也能做出比一楼门面房更好的经营业绩来。

3、我们都是房改房，房屋使用性质原规定都是住宅楼，二楼买房的钱还要比一楼的高。一楼住户在临街房的后院搭建违章建筑，而将住宅改为门面出租，已经收取不少租金，这么些年，一般一个20多平米的房子，都已收入几十万元，而且他们不是自己经营，是出租给他人经营，只是坐收渔利。现在，却又要享受很高的门市拆迁补偿金。而二楼的经营户，未搞违章建筑，还是自己劳苦经营，却不给相同的补偿待遇，到底政策取向提倡什么？实在叫人想不通！

4、一楼的经营，已经改变了住宅楼的建筑结构，广告牌又挂在二楼人的窗户外，平时经营嘈杂，也让二楼人受扰不小，出于睦邻的良好愿望，二楼人都隐忍下来。现在搞拆迁，

又让他们得大利，二楼人如何能服气？特别是受歧视的二楼经营户，又怎么能接受不公待遇，签署拆迁协议？！

许市长：二楼搞经营的很少，这次福虎路拆迁，我们也许只是个别，但政策要公平，应一视同仁对待被拆迁的所有经营户。为此，祈请市长为民做主，百忙之中关心一下我们提出的问题，防止产生新的执政失公现象。

福虎路被拆迁居民二楼经营户：钟惠生  
章芳菲

2011年元月1日

新局长与郁组长看了，都没吱声。

章芳菲见况，知道他们对自己的做法以及这封老郁写的信并不认同，但还是忍不住地问：“局长、组长，二位看后有什么感觉，你们说能引起许市长重视吗？”

新局长笑着摇了摇头，还是不吱声。

纪检组长郁达民见搪塞不过去，只得作答：“信写得不错，提出的问题也有一定道理，只是它牵涉到政策制定问题，这不是一件小事，恐怕立刻要解决有很大难度。至于会不会引起许市长重视，我们更不好说了。郁老局长在这方面见多识广，比我们有经验，你还是多听听他的分析。只是我有一句话想提醒你，市长日理万机，事情忙得很，很多人民来信都是秘书帮他看，也许，你们这封信，他连看都没看过，就被秘书转给有关部门办理了。这叫你怎么重视？”

郁守泰叹了一口气，说：“郁组长的分析有道理。我对老伴也讲，这封信就不要写了，写了也是泥牛入海，杳无音讯。可是，她和那个钟老板都不相信，一定要让我写。我虽然写了，但是心里也觉得，这封信是不会引起领导重视的，而且还有个担心，要是这封信转到拆迁指挥部那帮人的手里，我们岂不是又多了一条罪状？他们对我们向市长打他们的‘小报告’会怎么看？我有一个不好的预感，他们一定会更加恨我们，更拿我们当眼中钉，肉中刺，我们的日子将会更不好过！”

新局长连忙劝解道：“事情也不会像你想的那么严重，说不定他们看到事情都捅到市长那儿了，就引起了重视，你们的问题因此变得容易解决了，也未可知。”

郁守泰说：“但愿如此。”脸上却露出苦笑，而且，头也在不断地轻摇着。

## 100、十六策之七：水淹孤舟

郁守泰的担心很快就变成了现实。

午饭后，章芳菲出去找房子，租下来做公司的办公地点。虽然现在还没有和拆迁指挥部的人签约，但那是早晚的事，早点租个房子下来，到时公司直接往那一搬就行了，省得到时候又要搬家，又要搬公司，手忙脚乱地来不及。

郁守泰一个人在家，正在收拾家里的一些细软物件。这幢楼上，所有的住户都已签约搬迁了，自己家签约搬迁只是迟早的事。他也已经在为未来的搬家早作准备了。

正忙碌间，隐约听得门外有哗哗的水声在响。起先，他也没在意，可后来，声音越来越大，接受上次夜间被贴“丧标”和喷黑“拆”字的教训，他以为是以是拆迁指挥部又派什么人来捣鬼了，便去开门查看，门一开，不由大吃一惊！只见门前的过道上，一股水流，正汨汨往一楼的楼梯那儿流淌，水势还不小，那么宽的楼梯竟然还不能及时全部流走，在二楼走廊里聚积起来，使得他家门口的积水越来越多，已经快要漫过门槛，流进房间里来了。

郁守泰连忙找出一双雨靴穿起来，就走到门前的水流里，查看水是从哪里流来的。溯源上寻，原来水是从三楼楼梯那儿流下来的。

他又淌着水，爬到三楼上，看到三楼的过道上也积聚了很多的水，并且以二楼楼梯为出口，一个劲地向下冲去。

三楼的所有住户都已签约搬迁，没有一个人在住，怎么会有水的呢？他又继续查看，这才发现，不但上次“人造脏雨”后堵塞起来的那个水管，木塞被人又拔下来，里面的水更加肆无忌惮地向外冲，而且好几家的自来水笼头都被打开，水也在不停地向外流。许多水管一起向外冲水，水势自然不小，于是，便从三楼冲到二楼，形成少见的“楼宇洪灾”。

《三国演义》中“水淹七军”那一回境况，竟然 2000 年后又发生在他郗守泰家里，只不过，那时是水淹七军，而现在是水淹“孤岛”罢了。

郗守泰不用分析就可以断定，又是拆迁指挥部安排的人捣的鬼。三楼又没人住，为什么突然那个专门用木塞塞起来的水管，木塞又被人拔掉？为什么有几家的自来水笼头被打开？这还用分析吗，痴子也一看就明白，这分明是有人趁你中午休息的当儿故意搞的，目的就在于用水淹郗守泰家。你不肯签约搬迁是不是，我就用水来淹你，看你搬不搬？！再不搬，后面还有更厉害的！这“水淹孤岛”，其实就是无声的警告啊！

郗守泰连忙回到家里，他要效仿上次对“人造脏雨”现场进行录像的做法，将这“水淹孤岛”的场景，也用摄像机摄下来，以后，和他们拆迁指挥部的人说话，也好有个凭据。滴水到自家门前一看，才一会儿，过道上的水楼梯那儿一下子淌不走，已经漫过门槛，流进自己家里。好端端的房间，霎那间就成了水府泽国。

他顾不得摄像，赶快找到塑料畚箕，守在门槛那儿，将流进来的水，一下一下往门外戽。再不这样，水都流进来，家里的所有东西，就都要泡汤了，有谁会认你这个损失？！他一边戽，一边骂，骂拔水管木塞，开自来水笼头的人，骂他们背后的秘密支使者。

抽当儿，郗守泰先给拆迁指挥部的人打手机，可 14 小组的程红英、卫日东的手机虽然响，却一直没人接听。

他又给章芳菲打手机。章芳菲一听，租房的事先暂时放一放，火急火燎地往回赶，一路上不断地给郗守泰打手机，让他坚决守好门，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让水流进家里，并且告诉他，虽然拆迁指挥部的人手机挂不通，但她已经与拆除公司的宋经理联系上了。他在电话里吱唔了好一会，才隐隐约约地透露给她，这事肯定不是他们干的，但他知道这事儿。他愿意帮助把她家的水患问题解决掉，只是还要和人打个招呼，一下子来不了。

章芳菲到家后，立刻加入了排水战斗。郗守泰则取出摄像机，楼上楼下地摄起像来。

正在这时，拆除公司的宋经理带着一个水工来了。他安慰郗守泰和章芳菲夫妻俩，在拆迁中，这是常有的事，过去的拆迁就发生过，还劝他们，不要去找拆迁指挥部的人理论，因为你就是指着他的鼻子骂，他也不会承认，你又没有抓住哪个，乱吵一通有什么用。就是法律上也要重证据，你要是真的抓到个现行，那就不同了。说着话，让章芳菲到三楼水笼头处看着，只要水被关住了，就通知他。自己则让郗守泰陪着，到楼下自来水总闸那儿去。水工撬开水泥板，一看，原来三楼有专门的总开关，他用专用扳子只重重地一扳，楼上的章芳菲立即大声叫着传下话来，三楼的水已经不淌了。

郗守泰知道了，楼上的住户都搬走后，他们只要将三楼的总开关一关，所有的水笼头就不会再流水了。可他们就是没有这样做，他们偏偏留下这个开关没关，为的就是必要时对不听话的拆迁“钉子户”，进行“水淹孤岛”的教训啊！

宋经理他们走后，郗守泰和章芳菲两个人面面相觑，很久很久，谁也没说一句话。

忽然，章芳菲嚎淘大哭起来，她哭得那么伤心，那么悲痛欲绝。在外面，总是被人称做女强人的她，此时竟是多么地无助和软弱！

“唉！”郗守泰也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走到了今天这个地步？自己有错吗？有，也没有。要说自己成了福虎路拆迁的“钉子户”，责任其实并不在自己这儿，他是一步一步地“被钉子户”了啊！

冬日傍晚的红日，照在郗守泰和章芳菲的脸上，他们显得那样的苍老，特别是郗守泰，老得都像个行将入木的人了！

## 101、十六策之八：拆违清障

早上，福虎路恐怕是全滨海市最安静的一条街道了。绝大多数的被拆迁户已签约搬迁，留下的“钉子户”寥寥无几；十字路口都已拦了起来，机动车辆都绕道行驶；拆迁搞得路面坑坑洼洼的，极不平坦，而且灰尘飞扬，寒冷的北风一刮，行人眼都睁不开，吃了这趟亏，摩托车、电动车甚至行人，下次就不愿再走这条道。

对于这些，感受最深的要数仍然住在这里的人。郗守泰和章芳菲们生活在这死一般沉寂的环境中，回想起不久前这里的喧嚣、闹猛、熙来攘往的车流人流、生鲜灵动的人面笑容，感叹着忽然就逝去的昔日繁华，心里五味杂陈。这种感受，实在是一种揪心的难受！

冬日的太阳，出得很迟，早上快9时了，才跳出地平线，淡红的阳光慵懒地撒下来，有气无力地呵出些许暖气。就在这时候，一部推土机在前面开道，后面跟着一群穿制服的人，浩浩荡荡地开进了福虎路。

这是城市建设规划局的执法人员，对福虎路未签约搬迁的被拆迁户，统一进行的一次“拆违清障”行动。所谓“拆违”，就是拆除居民没有取得规划部门批准私搭乱建的违章建筑物；而所谓“清障”，则是对沿街经营门市，私自将铺面扩到马路上行成的交通障碍，进行清理，以保证交通通畅。其实，这后一条，目前来讲，已经没有多大实际意义，进入拆迁的福虎路，路口早已被拦，此后这条路就基本丧失了交通功能，因而，所谓的“清障”，其实也并没有多大必要。规划部门清障的真实目的，不过是继续“敲山震虎”，对个体工商经营户施加压力，促他们赶快搬迁。

早在福虎路拆迁刚开始的时候，规划局就对各违章建筑的户主，发出了限期拆除的书面通知。接到通知后，大部分违章建筑户，已经自行拆除了违章建筑，特别是签约搬迁户，违章建筑都已全部拆除完，但是，留下来的一些未签约搬迁的拆迁“钉子户”，仍有一些违章建筑至今没有拆除，而他们不肯签约搬迁的一个主要原因，正是因为自己的违章建筑，在结算拆迁补偿中，未能计算到被拆迁房的面积里，他们坚持认为，“这些建筑已是既成事实”，一直咬住不放，要求拆迁指挥部的人予以认账。对于这些户来说，违章建筑问题，已经成为他们进行拆迁的“拦路虎”。因此，过了“限期自拆”的期限，规划部门自然要执行有关法律，对这些违章建筑进行强制拆除。

至于一些经营门市将铺面扩向马路的问题，本不在这次“拆违”行动的范围之内，只是顺带一起搞一下罢了。事实上，自从福虎路十字路口两端被拦后，这些门市的经营，因为人流量的急剧下降，已经每况愈下，铺面即使是扩到马路中央，现在也没有什么生意好做了。所以，清与不清，对于这些经营门市来说，都已经是无所谓的事，只是，如果不同时对他们的也算违章的“扩铺建筑”一并进行清理的话，那些违章建筑户就会攀比，他们就会以此为理由拒绝“拆违”。所以，从“公平”角度来考量，“清障”也势在必行，并且要与“拆违”一同进行。

规划局的执法人员，原以为进行“拆违”作业，会遇到被拆迁户的强烈阻碍，可是，令他们意外的是，虽然一些户骂骂咧咧，人数已经不多的围观者也议论纷纷，但推土机扬起机械手臂，毫不迟疑地铲向那些违章建筑时，并没有人拦到推土机前面。在此前发生的城管人员殴打花店女雇员事件最终不了了之后，他们已经知道，在拆迁部门的强力进击前，阻挡只是“螳臂挡车”，其结果必然是“自取灭亡”。所以，他们不再作无谓抵抗，眼睁睁地看着推土机在规划执法人员的簇拥下，肆无忌惮地放开“手脚”，将自己建起多年的建筑毁于一旦，随着轰隆隆、轰隆隆的一声声巨响，一幢幢违章建筑轰然倒塌，被夷为平地。

“清障”行动则更为顺利。经营门市在规划执法人员的要求下，有的主动自行拆除，有的干脆大门一关，听任推土机开到门市门口作业。如果说“拆违”时还有人同情被拆迁户，指责规划局的人以前不问不管，现在强制拆除，是不教而诛，那么，对“清障”则没有任何人表示不满或不解。因为他们早就将对将铺面扩到马路中央的行为不满了，现在，规划部门的“清障”行动正中下怀，自然也就没有什么非议了。

福虎路拆迁搞到这个时候，金达省所提议并且经过倪超凡副市长首肯的“十六策”，从已

经实施的情况来看,总体上还是进展顺利并且成效昭然的;从未来发展的角度来分析,可以预料的是,情况将更加理想。因为,现在再实施新的推进措施,哪怕是“大棒”式的铁的手腕,面临的抗拒力量,也已经是越来越小了。福虎路拆迁进入扫尾阶段以后,各项工作正在以摧枯拉朽之势,一往无前地迅速向前推进。

胜利的曙光就在前头,而且可以肯定地说,离全面胜利,已经为时不远了。

正因为此,金达省与邹云波商量,鉴于“战略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所以,进行最后总攻的条件已经日益成熟,决定从现在开始,立即实施“十六策”中最重要的一策:“擒首行动”!

## 102、十六策之九:“擒首行动”(1)

福虎路拆迁接近尾声的时候,“钉子户”已经为数不多,但说服动员他们的工作的难度,却要大大超过以前,特别是在“钉子户”中,又有一些属于“首领性”的人物,他们的影响力较大,如果说其他的“钉子户”尚且还好拔的话,那么,这些“钉子户”却要难拔得多,更不可小视的是,其他户往往就在看着他,他不肯签约搬迁,其他户也跟着不签约搬迁,而他如果签约搬迁了,其他户也就会跟着签约搬迁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解决这几个“首领性”的“钉子户”问题,已经成了全面完成福虎路拆迁的关键!

福虎路拆迁的“首领性”“钉子户”,主要有三户:

一户是煤炭公司职工宿舍楼的方三,由于这幢楼的40个被拆迁户至今仍然没有1户签约搬迁,而在做这些户的动员工作时,他们又异口同声地说:“方三还没有签约搬迁,你们做工作先去找他!”所以,只要把方三的签约搞掉了,在他们这40户筑成的固若金汤的“铁壁防线”上就算凿开了一个大缺口,以后再全面出击,这些户就会土崩瓦解,溃不成军,解决这批人的签约搬迁就不成问题了;

另一户是郗守泰,湖海区机关干部绝大多数都已签约搬迁,但所剩的五六户都在看着郗守泰,特别是有一家住在二楼,公司设在自己家里的钟姓被拆迁户,与郗守泰和章芳菲家一样,由于参照营业用房给予拆迁补偿问题,意见与拆迁指挥部不一致,就咬着这个问题不放,与指挥部较劲,他看着的就是章芳菲,而郗守泰又是章芳菲的幕后策划者。所以,拔掉这个“钉子”具有牵一发而带动全身的战略意义;

还有一户是“今世缘”婚纱影楼,其他影楼大都是小门面,只有这家共有三层楼,都是搞的婚纱摄影,而且装饰装潢非常气派,因此开口要价很高,拆迁指挥部一直没有答应,所以,至今仍僵持在那里。其他好几家影楼都在看这家的样子,一条声地说:“等他家签了,我们保证签。”

除了这三户外,还有一户,金达省也打算将他放到“擒首行动”的“首领性”“钉子户”里来解决。那就是电视台女主播计蔷的父亲计昊天家。虽然他家至今一直没有签约搬迁,其实就是他自己授意的,但是,他一方面因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他的老领导黄朝顺回滨海,要请计蔷帮他出面接待,故意留下一个相互交换的筹码。另一方面也考虑到,把她家父亲这户纳入“首领性”“钉子户”范畴来解决,给予政策最大的优惠,甚至给予超政策优惠的破格补偿,对外说话就比较容易一些,也不会给其他人留下异议的口实。正因为此,他心里已经想好了,在与邹云波研究“擒首行动”时,专门把这一户也提出来,两个人一起研究定下来后,就多一个人挑担子,即便外面有人非议,到时,也能以“拆迁指挥部两个常务副指挥一起研究定下来的”为托词,将责任一下子推得干干净净。

果然,老谋深算的金达省,很顺利地就达到了目的。他提出来的几个“擒首行动”的“钉子户”名单,包括计蔷的父亲计昊天,邹云波考虑也没有考虑,就都同意了,而且还说,自己拆迁上是门外汉,一切都听你金大队长的,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后来,两个人又进行了工作分工:四个主要的“钉子户”,一人包干两户。

金达省主动要了两户:一户是计蔷的父亲计昊天,这一户邹云波本来就不想揽手,因为

计蓄的特殊身份，在计算这户的拆迁补偿费时，若干若干的优惠，都由拆迁大队的人具体负责，让自己分工这户，在政策优惠方面还要去找他们，不如直接由他们自己接手好，所以，二话没说，当即表示同意；另一户是煤炭公司职工宿舍楼的方三。因为这幢楼至今没有一户签约搬迁，而所有户又都看着方三这一户，所以，他的工作难度最大，金达省主动把这一户承揽下来，邹云波感谢还来不及，哪有什么不同意的。当即真诚地说：“金大队长工作拣重担挑，这种勇于承担的精神值得学习！”他哪里知道，金达省为这一户，早就放飞了“小燕子”，而且，施东梅的策反工作已经大有进展。因为这件事情的隐秘性，所以，他不想让外人知道并插手这件事，才自告奋勇地将这个棘手的工作要了过来。

邹云波分工负责另外两户：今世缘婚纱影楼的房产原来就是新海区经贸委的，后来，才被影楼的老板买走，而且，影楼老板原来就是老计经委的一名干部，是在鼓励机关干部离岗经商办企业中主动下海的，直到现在，党组织关系还在新海区经贸委，所以，将这户的工作分工给新海区副区长邹云波，是顺理成章的事；

郗守泰这一户，则是金达省提出来让邹云波负责的，理由是，过去他在郗守泰的手下工作过，现在去拔他这颗“钉子”，情面上拂不开，而且，根据以往的经验，最后，对这些人家的拆迁补偿，都要给予特殊的照顾，也就是众所周知的“放放水”，因为这层关系，他出面做郗守泰的工作，不给优惠“钉子”拔不了，给了优惠又惹得别人说闲话，实在处于两难境地，而由邹云波负责，则可免掉这层顾虑。这个理由站得住脚，邹云波也没话说。

不过，在研究如何对待郗守泰这个特殊户时，金达省也建议邹云波，暂时还不能在政策优惠上给他家放得太多，太多了容易吊高他的胃口，使之产生不切实际的想法。最好的办法，是一点一点的放，等到磨得他没有脾气的时候，再突然给他来个大幅度地“放水”，那时，突然超越了他已经被磨得很小的期望值，他才会“喜出望外”，接受拆迁指挥部开出的补偿条件，顺利与你签约。

邹云波听得直点头，认为郗守泰说的是金玉良言。他哪里知道，其实，金达省心里对郗守泰过去与自己的过节，一直耿耿于怀，现在有了这次机会，就想好好地整整他，虽然已经到了这个时候，郗守泰这个老家伙也尝到了不少“被拆迁”折磨的滋味，但金达省觉得还不够，还得让他再多吃一些苦头，才满了自己心愿，所以，就拿“先难后易”、“先严后松”的工作技巧来对邹云波说话，而其内心里的那点秘密，只有他自己才知道，是绝对不能对任何人讲的。

工作分工明确后，金达省与邹云波各自行动，立即组织人员，投入力量，实施“擒首行动”计划。

金达省先给施东梅发了则只有四个字的短信，让她“迅速策反”。然后，专门给计蓄打了个电话，让她第二天早上在电视台等着，他派小车去接，两人一起去海滨的“滩涂高尔夫球场”，陪同回滨海度周末的省政府办公厅黄朝顺副主任打高尔夫，并且告诉他，许市长也会在那里，陪黄主任玩上半天。

计蓄愉快地答应了。一半是因为父亲的拆迁房，另一半，说是为了陪黄朝顺副主任，但她自己内心里最清楚，其实，更多的是因为许刚川市长也会出现在那里。

因为这个原因，她觉得，这一定会是次愉快之旅。

### 103、十六策之九：“擒首行动”（2）

黄海之滨的“滩涂高尔夫球场”，是滨海市新搞的一个招商引资项目。投资的老板是个广东人，他早就看中了滨海深厚的投资潜力，十年前就进入这里，已经投资了好几个实业，赚了不少钱。这是他在滨海投资的第一个“三产”项目，虽然他知道这个项目不会像以前的实业，能给他带来大把大把的钞票，说不定还是个赔本的生意，但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向里面砸钱。因为，他搞这个项目的目的不在于赚钱，而在于以此为载体，接触到更多的达官贵人，为自己日后的投资经营，进行回报不匪的“官场投资”。



当初，上这个项目的时候，市委江书记并不热心，总认为高尔夫的消费层次太高，会助长官场的奢靡之风，但看到许刚川市长对这个项目比较支持，就没有公开提出不同意见，只是，从开工建设直到现在已经试营业，他一次也没光顾过，倒是许刚川市长，不但出席了奠基仪式，而且每次经过附近，都要专门来这里看看。

试营业后，许刚川已经不止一次地牺牲节假日回省城妻儿欢聚的时间，专门留在滨海陪同省里来的干部，一起到“滩涂高尔夫球场”打高尔夫。他的年龄毕竟轻一些，思维与江和平比起来自然前卫不少，而且对于官场上的“关系学”不但不排斥，还潜心研究过。他一直认为，滨海的工作，离不开省里众多部门的支持，即便为了开展工作，也得与省里的干部拉好关系，而打高尔夫这个时尚运动，正是与省里来滨海的干部拉拢关系的好载体。

此刻，许刚川市长正陪荣归故里的黄朝顺打高尔夫。黄朝顺虽然只是一个副厅级干部，论职位还比许刚川市长低一些，但是他在省长身边工作，省长的一些活动经常带他参加，所以，对省长的思维动向和决策意向摸得比较清，从他那儿可以得到相当有价值的“省政府政务信息”。同时，还可以及时获悉省长对滨海和他自己个人的一些看法，这对于许刚川这个一市之长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自己的工作干得再卖力，如果不符合省领导的要求，那么，你就是“拿个大顶”，他也会认为那是个“丫叉萝卜”。

许刚川在省城工作时，与黄副主任虽然认识，但只是点头之交，属于工作关系。到滨海工作后，黄朝顺开始称呼他为“父母官”，他则喊黄朝顺是“家乡领导”，两人的关系才逐渐热络起来。他从黄朝顺那里得到不少省长的施政打算信息，并且据此谋划滨海的工作，所以，总是能合省长的心意，也因此每每得到省长的首肯和表扬。最近，又风传黄朝顺即将升任省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副主任和副秘书长虽然都是副厅级，但是副秘书长可以代表省长研究会办决策一些工作，属于决策层次人物，而副主任做的只是执行层次的工作，两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另外，只要当上了省政府副秘书长，大半个屁股就算坐上了厅级干部的交椅，因为，大凡副秘书长，离开省政府工作岗位后，都会被安排做厅级干部。正因为此，黄朝顺的实际“官坛身价”，正在看涨。在这种背景下，听到黄朝顺副主任双休日要回到滨海老家度假的消息后，许刚川市长就决定，自己一定要留下来，亲自出面接待，陪他酣畅淋漓地打一回高尔夫！

许刚川是在省城的大学读的书。那时候，正赶上改革开放刚开始的年代，父亲供职的那个大军区好几个将军的儿子，都在省城读书，星期假日，就经常叫上许刚川打高尔夫。其实，那时全省都没有一个高尔夫球场，所谓打高尔夫，不过是在军区大院的篮球场上，仿效电影上看到的西方国家高尔夫球场的样子，搞几个洞，插几杆旗，将从上海搞来的高尔夫球杆和球拿出来瞎打一通罢了。后来，有个省体育学院的哥们，从杂志上学到了高尔夫的正规打法，带过来教给大家，高尔夫才算打得像那么回事了，虽然从没进行正式比赛，但打高尔夫的一些基本动作，许刚川倒是练得像模像样了。

再后来，许刚川工作了，就很少打高尔夫了。这段时间，全省倒是冒出了好几个新建的高尔夫球场，而且建的档次都不低。有几回，他被几个哥儿们约得实在推脱不了，也跟他们跑到外地的高尔夫球场，痛痛快快地玩过几次。但也只是戏耍戏耍而已。真正打高尔夫，是他负责省城的国际性体育盛会体育场馆的配套性建设时，陪同专家考察外地高尔夫球场，与这些高手一起打了不少高尔夫，后来省城的高尔夫球场搞成功以后，为检验球场的设施能否适应接待国际性比赛的要求，也在那块球场打了不少次高尔夫。这段时间，他的高尔夫球技突飞猛进，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业余中的专业水平了。

通过对高尔夫由陌生到熟悉的进程，许刚川充分了解到高尔夫这一特殊运动，在融通与高端人物的关系时，具有其他所有运动都无法企及的神效。所以，当广东老板打算在滨海投资搞高尔夫球场时，他自然就积极支持了。球场初步搞起来后，他已经陪同好几个省里的干部在这里打了高尔夫，论水平，他做他们的启蒙教练，实在是太屈才了，可是，从这里打过高尔夫回去后的省里干部，再会面时，言谈举止中都显露出一种亲密感，许刚川再为滨海的事情请他们帮忙，也顺利得多。正因为此，许刚川一直都以为，这个招商引资项目，就是一棵

引得凤凰来做窝的梧桐树！

这不，正是因为有了高尔夫这个绝好的体育运动项目，又将省政府办公厅的黄朝顺副主任引来了。

黄朝顺自从当上了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以后，觉得自己已经进入了上流社会了，所以，对打高尔夫这种上流社会人才玩得起的“贵族运动”情有独钟起来。虽然他打高尔夫球还根本谈不上技术，只能说是初学，还处于刚刚入门阶段，但是，他对这项运动十分酷好，只要有一点机会，就抓住不放。早听说家乡滨海市在黄海之滨也搞了个“滩涂高尔夫球场”，现在又听说已经初步搞成，进行试运行了，就主动与过去的老下属金达省联系，让他安排一下，自己在双休日回一趟滨海，说是回老家看看，其实真正的本意就是打高尔夫。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金达省当然心领神会，不但安排好了高尔夫球场，还将这个消息通过秘书汪学科，透给了许刚川市长，结果，许市长不出意料地让汪学科打电话通知他，市长到时亲自出面接待并全程陪同打高尔夫。另外，他还有意识地请来滨海电视台的一号美女主播计蔷。这样一种场合，有一个美女在场，气氛会活跃很多，愉快很多，也会给黄主任以更深的印象。

### 104、十六策之九：“擒首行动”（3）

这是个冬日里难得的好天气。

滨海市东滨黄海，属于典型的海洋性气候，冬天并不太冷，但2010年的冬天，却是近21年来的最冷的冬天。天气一直阴冷阴冷的，难得有放晴的时候。

不过，这一天，却天遂人愿，放了个大晴天！

“滩涂高尔夫球场”就建在海边上，刚建的时候，这里离黄海只有几百公尺，但仅仅过了1年多时间，与海边的距离就超过0.5公里远了。因为从黄河、长江冲下来的泥沙，都淤积到宁北平原的海滩上，使得这儿的滩涂年年在向海里长，每年面积一年要增长1万多亩。都说土地是最宝贵的不可再生资源，但滨海市却偏偏能不断地收获新增的滩涂土地。这可真是太难得了！来过这里的专家都说，这就是滨海未来发展的最大潜力！只要把滩涂的文章做足，滨海的未来，前途就未可限量！

现在，同样前途未可限量的许刚川市长和黄朝顺副主任，就在这块未可限量的“滩涂高尔夫球场”上，披着冬日里带着咸味海风的阳光，玩开了未可限量的高尔夫游戏。

开始的时候，许刚川市长打出了好几只“小鸟球”，引得计蔷不断地拍手叫好，相形见绌的黄朝顺主任就显得有点不开心。许刚川见好就收，说是要和金达省谈些拆迁上的事，就借故走开了，让计蔷陪黄朝顺玩一会。

黄朝顺这下“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他见计蔷对高尔夫根本就是个门外汉，连球杆都不会拿，击球也击不准、击不出，总是将球杆打到草地上，就自告奋勇地当起临时教练来，站到计蔷的身后，手把手地教她握杆、击球的动作。

他在省城就听说滨海有个叫做计蔷的美女主播，偶尔回滨海时也在电视里不止一次地看过她姣好的面容和甜美的嗓音，只是一直没有机会与她直接接触。没想，这次回滨海打高尔夫，金达省竟然请到这位大美人来陪他打高尔夫，不由得心里暗暗地夸奖这个老下属会办事，玩的心情自然更加开心，兴致也倍加高涨。这会，借着教她打高尔夫的机会，他松松地怀拥着计蔷温软的身体，嗅着她幽雅的香味，竟有了一种腾云驾雾的感觉！在抓着她的手，教她如何才能将高尔夫球击得远些动作时，挥杆中，无意间自己的肩膀竟然擦过了她饱满的胸脯。那种带有丰润的弹性，使得他不由想入非非，生理上就有了些反映，那地方开始涨起来，看着计蔷的眼神中就多了点暧昧，松松的怀拥，这会变得距离越来越近，他的前胸慢几乎已经贴上了她的后背，带她挥杆击球时，胳膊就有意识地从那两座高耸的乳峰上擦，脸蛋也渐渐地靠上了她的面颊。干部也是人，在特殊的场所，只要没有外人，他同样会作出与凡人一样的举动。此时的黄朝顺，就是一个凡人一样的干部，他的举止，和那些好色之徒，并没有什么两样！

计蔷敏锐地觉察出黄朝顺副主任的异举止。她不能让眼前的这位省里干部下不来台，但她又实在不喜欢他那色迷迷的样子，于是，借口身上已经出汗，需要休息一下了，大声招呼许刚川市长过来和黄朝顺主任接着打，自己赶紧一溜烟地跑到洗手间去了

许刚川与黄朝顺又打上了高尔夫。这回，他故意将球不向洞口打，更不再刻意追求“小鸟球”，而只是随意打打。他不想让初学高尔夫的黄朝顺难看。与他们打高尔夫只是玩的，是为了联络感情的，并不是比赛要分出输赢来，所以，让客人高兴而来，满意而归，才是自己陪客的要旨。过去，他陪省里的其他干部打高尔夫，也是故意这样做的。今天故伎重施，又故意不在黄朝顺面前展示自己的高尔夫技艺，为的也是让黄主任玩得开心一些。果然，黄朝顺越打越顺，打得比许刚川都要好，甚至还打出了一个“小鸟球”，引得金达省和广东老板都高声喝彩，许刚川也跟着连声叫好。

许刚川心不在焉打高尔夫，除了故意让黄朝顺玩得开心一些的原因外，也还有另外的隐情。那就是，他一直在记挂着计蔷。他心里清楚，计蔷这次肯到“滩涂高尔夫球场”来打高尔夫，主要是冲着她来的。可是，碍于黄朝顺在场，他与她除了正常的见面寒暄外，其他一句多话也没说，而且，也没与她打高尔夫。从她握杆和击球的情况看，她对打高尔夫根本就是门外汉，如果换个其他场合，也许自己会手把手地教她如何去打，但是，这些都让黄朝顺代劳了。

刚才，他接一个手机，离开了一会，后来听到计蔷在叫他，回到球场边，看到她脸红红的，气也喘得很粗，就知道黄朝顺在教她学习打高尔夫的基本动作时，两个人之间肯定发生了一些什么，不知怎的，心里竟然泛上了一点醋意。因为，本来这一切，都应该在他和计蔷之间发生的。后来，计蔷急匆匆地跑走后，就再没有回来。他一边长一杆短一杆地打着高尔夫，一边在想着刚才的事，惦记着计蔷的出现。如此心猿意马，自然也是打不好高尔夫的。所以，这回打高尔夫与上次判若两人，也就毫不奇怪了。

直到中午，高尔夫球场上再也见不到计蔷的身影。不过，计蔷并没有走，她在远远地看着许刚川打高尔夫。她不想走，因为这次是冲着许刚川来的，但直到现在，也没逮住一次与他哪怕只有半分钟的私密接触。她不甘心，希望在剩下的时间里，能出现一次这样的良机，也不枉了此行。

#### 105、十六策之九：“擒首行动”（4）

中午，许刚川陪着黄朝顺主任，就在高尔夫球场的内部餐馆吃饭。

高尔夫的球场的投资商，那位广东的老板，专门从滨海市区赶来作陪。昨天晚上，他就按照许市长的秘书汪学科的电话要求，安排了齐齐整整的一桌海鲜宴，又从市国宾馆专门请来了一位高级烹饪师来掌勺，确保海鲜宴能烧出档次来，烧出滨海的特色来，烧出许市长和他高尔夫球场广东老板的一片诚心来。

这会，菜一只只地端上来，宾客们喝着国酒茅台，吃着滨海海鲜，虽然没有觥筹交错，海吃浪喝，但宾客之间，互相话语相融，把酒言欢，显出一派其乐融融的气氛。

席间，照例是作为主人的许刚川市长先向黄朝顺副主任敬酒，接着，广东老板、计蔷、金达省也先后向黄主任敬酒。

把酒回敬中，黄朝顺少不得客套一番，不但恭维了许刚川市长在滨海政绩卓著，未来平步青云，前途远大；还表扬了广东老板到滨海投资，是独具慧眼，现在又投资高尔夫，开始向第三产业进军，将来一定大发其财；吹捧了计蔷女士倾国倾城的美貌和赛若天籁的仙音，完全可以到省台担任出镜率很高的新闻节目主持人。

说到金达省时，就直言不讳地对许刚川市长说：“他是我的老下级，工作能力还是不错的，据说，这些年在滨海一直从事拆迁工作，做了不少实事，为领导也排了不少忧，解了不少难。这个人有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他的面前没困难，困难面前总有他’，只要你把工作交给他，哪怕再难的事，他都能自力更生、保时、保质、保量地给你做好。希望许市长今后

多给他压担子交任务，在实践中提高他、培养他。”

许刚川自然满口答应，还特意弦外有音地说：“黄主任不但要多多关心滨海老家乡的人，也要多多关心滨海老家乡的事。在省城，只要你黄主任一句话，什么事情都好办，在滨海，你发了话，还会不管用？”

许、黄两人开怀大笑起来。

后来，顺着拜托金达省的话题，黄、许两人又说到了拆迁上的事。

黄朝顺喝了一点酒，有点兴奋，就开始高谈阔论起来：“我们共产党打天下，坐拥江山，有很多成功之处，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始终围绕土地做文章，而且做得非常出色。解放前，为了推翻蒋家王朝，我们提出了土地革命，只要打倒了蒋介石，就给贫苦农民分田地。这个号召，吸引力极大，大得足以唤起成千上万的穷苦百姓，抛头颅，洒热血，投入艰苦卓绝的消灭国民党、打倒蒋介石的解放战争，并最终依靠小米加步枪，打倒了有着 800 万军队的蒋介石，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广大农村农民，也的确在土地改革中分得了土地。但是，此后，我们通过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将分给农民的土地又收了回来，全部成为国有。改革开放后，随着思想的大解放，姓公姓私的问题得到了较好解决。在城市，通过房改，许多干部职工拥有了为时 70 年的土地所有权证和房产证；在农村，农民们也拥有了为时 50 年的土地经营权。这以后，随着建设的发展特别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土地开发成了热点，中央和地方财政，通过拆迁，收回并拍卖土地，在这上面都收入了不少资金。而且城市 70 年、农村 50 年一过，土地又都是国家的了，到时国家收回，又可以卖了，又可以收入大笔资金了。想想看，先是用土地调动那么多人为之卖命，现在又用土地生财，维持和发展共产党的政权。我们共产党是不是炒地皮的高手？”

黄朝顺的高论，许刚川早前已经听人说过，上次回家看望老父亲时，在军区大院就听一个老将军也对他讲了几乎是同样的话。不过，他对此却有不同看法。总认为这样说，有点贬损党的形象。

正因为此，在酒宴中的其他人都为黄朝顺的高论叫好后，他接着说：“其实，世界各国政府，都很重视盘活土地资产，大发土地之财。所以，我们国家现在的拆迁，就是放到全球化的视野来看，也是很正常的事。问题是要把中央、地方和被拆迁个人三者的利益关系处理好。虽然拆迁对于被拆迁户来说，利益受损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他们是为了城市的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受损的，所以，两利相权取其大，两弊相权取其轻，让被拆迁户的利益受些损失，也是不可避免的。谁当这个市长都得这么办。就是让被拆迁户中的任何一个人来当市长，他也得这么办！实在是身不由己呀！”

刚才为黄主任的高论叫好的金达省，这会又不失时机地拍上了许刚川市长的马屁：“许市长，你对拆迁问题的看法，太精辟、太正确了。有你这样的领导，理解和支持我们拆迁工作，我们就是再苦再累，心里也是甜的！”

计蔷愿意参加今天的高尔夫活动，本来是冲着许刚川市长来的，没想到，不但没有机会与他打上一小会，连个别交谈的机会也没逮着，心里挺遗憾的。这会，听着许市长发自肺腑的言论，看着他紧锁的眉头，不由得同情起他来。都说干部风光潇洒，其实，一个有事业心，真心实意为老百姓干好工作的干部，也有他的难处啊！只是，老百姓们却很难理解到这一点。新闻媒体在这方面其实有很多工作可以做，也应该去做！

冬天日天短，午宴后，就已经两点多钟了。晚上，许刚川市长要在国宾馆设宴，专门款待黄朝顺主任，两人坐一辆车就先走了。临走时，黄朝顺主任还专门给计蔷留了手机号码，让她去省城时联系他。

接着，金达省与计蔷一辆车也打道回城。车上，金达省让计蔷通知他父亲计昊天，明天一早就去拆迁指挥部找他，他亲自带他找勘查结算组组长尚会桦，去签搬迁让房协议。并肯定地对她讲：“你回去对计老局长说，我给他的拆迁补偿，绝对是最高的，他绝对会非常非常的满意！”

## 106、十六策之九：“擒首行动”（5）

金达省没有食言，第二天，计蓄的父亲计昊天就从他那里拿到了一份令他无比满意的协议，不但测绘处特别加给他的公摊面积，全部算在了拆迁补偿之内，而且，虽然期限已过，但带头奖、面积奖仍然一分不少地算给了他，面积奖里，甚至还包括了新增加的公摊面积！装饰装潢和附属物件补偿，估价公司评估的价格，分别只有1.2万元和0.43万元，可金达省大手一挥，竟分别给了他3.3万元和1.5万元。特别令他满意的是，他让计蓄从市工商局那儿，以她个人为法人代表的名义，补了一份“传媒公司”的工商营业执照，公司地址就设在计昊天的被拆迁房屋内，这样一来，家里的所有面积又都参照商业经营的营业面积，在被拆迁房的原评估价格的基础上，给予了上浮10%的优惠补偿，仅此一项，就比原来的价格增加了近5万元钱。计昊天自己匡算了一下，他的实际拆迁补偿，要比同样人家的多出10几万元钱。

签过协议后，回家的路上，计昊天心满意得，忍不住哼上了小曲儿。养了一个能干的女儿，就是不一样！像计蓄这样的女儿，一家就是养10个也不嫌多，绝不是赔钱货，而是实实在在的赚钱斗！

由此，金达省顺利地拔掉了他自己有意制造的一个大“钉子户”。计昊天签约后，他已经完成了自己分担的“擒首行动”任务的50%，就等着施东梅给他送来成功策反方三、擒获煤炭公司职工宿舍楼集体拒拆的“首领”的喜讯了。

然而，邹云波的“擒首行动”却出师不利，两个“擒首”任务，竟然全部折戟沉沙，大败而归。

“今世缘”婚纱影楼，老板的拆迁要价高达3000万元，与估价公司评估的460万元，黄瓜敲锣——差了一大截。此前，拆迁指挥部的动迁小组组长王都魁，已经找了他谈了多少次，可他都扳头不拢，一口咬得死死的：没有3000万，什么都不要谈，就是市委书记、市长出面，也不行！除非你们行政强拆，不过，到时候我就一桶汽油往身上一浇，点火与影楼共存亡，你们如果不想把事情闹大，就不要冒这个险！

邹云波接手后，找了经贸委的徐主任，让他去做今世缘影楼老板的工作。可是，虽然这个老板过去曾经在新海区经贸委前身——老计经委工作过，下海经商办企业后，至今人员关系还留在经贸委，而且党组织关系一直就挂在经贸委，按道理，老单位的领导说的话，他还是要听几分的，可是，徐主任找他谈了几次话，他全都听不进。先前接到徐主任电话，还主动跑到经贸委去，后来，干脆连电话也不接了。最后一次，徐主任没办法，只好亲自到今世缘影楼，上门去做工作。那老板倒好，竟然说：“叫我退党可以，让我没有3000万就签约搬迁办不到！”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徐主任还有什么办法？只得向邹云波副区长汇报，承认对他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力，他的工作已经彻底地做不了了。

邹云波只好自己出面，不想，那影楼老板，依然不把他这个副区长放在眼里，仍然是那句话：“给3000万我就搬迁，要不，我就等着推土机来行政强拆。”对行政强拆问题，社会上的反响太大了，国家正在征求意见的新拆迁条例草案中，也取消了行政强拆。他这不是拿政府的“蹩脚”吗？实在太可恶了。人哪，有了钱，素质并不一定会高，相反，在钱的问题上，可能会更加斤斤计较。这今世缘影楼的老板，就是一个活的例证。看来，要“擒”他这个“首”，还得再想办法。

今世缘影楼的工作做不下去，邹云波寻思着也许郗守泰的工作会好做一些。毕竟他是一个退休老干部，觉悟应该高些。另外，湖海区的大部分被拆迁户都签约搬迁了，他一个老同志，背着“钉子户”的称呼，也不是个光荣的事情。找他好好谈谈，说不定他就能接受，已经走入死胡同的工作，说不定也会峰回路转，出现新转机。

然而，邹云波的如意算盘又一次失算了，郗守泰就像一个冥顽不化的老顽固，和他说的话车载船装，但他依然抱着他认定的死理，一点也不松口。更让邹云波大出意外的是，郗守

泰这个老干部，竟然不顾形象，在拆迁指挥部那么多人面前，大呼小叫，大光其火，引得众人驻足观看，而自己堂堂一个副区长，在一个退了休的老家伙眼里，竟然没有半点地位，这也让他颜面失尽。

他再一次深切地体会到，天难地难，拆迁最难。擒首行动，谈何容易！他真不知道，接下来的拆迁工作，到底应该怎么做？

## 107、十六策之九：“擒首行动”（6）

其实，在做郗守泰工作中，邹云波还是很注意方法的，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特别是让郗守泰感觉到自己这个一区的副区长、副处级干部，对他这个虽然是退休老同志但只是个科级干部的尊重，邹云波没有让下面的人打电话通知郗守泰，来拆迁指挥部谈签约搬迁的事，而是自己亲自打电话，请郗守泰来。

这些天，牛春江和丛礼镇三天两头地给郗守泰打电话，关心他签约的情况。当得悉他所遭遇到的各种非人境遇后，都对他深表同情，也大骂拆迁指挥部的人办的事，根本就不像是共产党人干的。同时，也劝郗守泰不要再一味坚持下去。这些人不好惹，弄急了，他们什么下作的事情都做得出来，还是早点和他们签约算了，早签约早解脱，早签约早解放。可郗守泰“钢打铁铸，宁断不弯”的脾气，又岂是他们在电话里的劝说就能改变得了的？他这个人就是这么倔，你越是压他，他就越是不服！

就在这个时候，郗守泰接到了新海区副区长、福虎路西延改造工程拆迁指挥部副指挥邹云波亲自打来的电话。他毕竟在官场上混过多年，立马知道了邹云波的用意。他的秉性一贯是：人对我敬一寸，我对人敬十丈。既然邹云波能放下身段，亲自打电话给自己，自己就该“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当下，在电话里没有半点推托，立即就答应来了。

在邹云波的副总指挥办公室里，他亲自给郗守泰和章芳菲倒了龙井茶，并且一开始就恭维了郗守泰一大通，什么老领导、老笔杆子、滨海秘书界的鼻祖，等等，等等。

郗守泰知道邹云波恭维他的目的，一点不为所动，反而反唇相讥地回应说：“邹大区长，你就不要把我往云雾里抬了，我这个人有几斤几两，自己最清楚，其实，现实的情况，你才是领导，是管福虎路拆迁的常务副指挥，而我，不过是一个撞在你手上的被拆迁户。你有什么指示，就请直接说。你的时间宝贵，比不得我们退下来的赋闲人。”

这一说，弄得邹云波倒反挺尴尬的。

章芳菲看不下去，立即出面唱“白脸”，连忙打断了郗守泰的话，对邹云波说：“邹区长，你百忙之中，专门抽时间解决我家拆迁的事，真得感谢你。老郗的话你别往心里放，他肚里有气，所以说话就带点冲，他就这种人，认识他的人都清楚，你别往心里放。拆迁上的事，还得你区长说了算，只要我们提出的问题得到解决，我们立马就签约搬迁。”

邹云波立刻借梯下楼：“章总到底是做生意的，随机应变信如神！好，不谈别的，我们谈拆迁上的事。”

然而，一谈到具体的拆迁补偿问题，双方的分歧就明显出来了，而且，分歧还很大，很难折中弥合。

郗守泰依然提出了自己家的公摊面积被隔壁邻居沙鸿新家侵占的问题，而章芳菲则提出了因为她在家里办了传媒公司，住宅要“住改非”，享受参照商业营业用房补偿待遇的问题，而这两条，邹云波都无法答应。因为上次在研究“擒首行动”的具体工作方案时，金达省就对他讲，郗守泰这样的人，要求很高，一下子给他优惠，很难满足他的要求，反而更容易吊高他的讨价还价的胃口，不如先再卡一卡他，等到把他卡得没有一点脾气，已经彻底绝望时，再突然给他一些优惠，哪怕给的优惠很小，他都会喜出望外，爽快地签约搬迁。所以，他现在只能按当时研究的方案行事。而且，说到底，虽然都是常务副总指挥，但算账给补偿的大权是拆迁大队掌握的，也就是说，真正的实权在金达省手里，他邹云波和新海区的办事处、居委会干部，只是来帮助做被拆迁户的说服动员工作的，因此，他也真的无权表态，给予郗

守泰优惠补偿。

于是，邹云波叫来 14 拆迁小组组长程红英、副组长卫日东，便让拆迁大队的卫日东测算郗守泰的拆迁补偿账。卫日东一点也不征求邹云波的意见，大笔动动，很快就把补偿细账算好了。郗守泰看了一下总数，只有 56 万多，比面积奖期限最后一天卫日东给他算的账，竟然又少了 4 万多元。

郗守泰当即就火了：“上次你们算了 61 万多，这次却只算出 56 万多，这账在你们手里是不是块橡皮泥，随你们意，要怎么捏就怎么捏！”

卫日东面无表情地说：“上次算账，是面积奖期限的最后一天，你还可以享受面积奖，从那天到现在，又已经过去了 10 多天，按照每天减少 10%奖励的规定，面积奖你是一分也不能享受了，所以，现在只能给你家这么多拆迁补偿，少掉的 4 万多元，就是面积奖。”

章芳菲也不是省油的灯：“没有签约搬迁，全是你们造成的，不关我们家的事，你们要是早点将我家面积被他占和我的公司办在家里应该享受‘住改非’待遇的问题解决掉，怎么会出现我家至今还没有签约搬迁的问题！”

“你们也欺人太盛了！”郗守泰火冒八丈，高声吵了起来，“告诉你们，我这个‘钉子户’都是你们逼出来的。没有签约搬迁，责任不在我，都是你们行政不作为造成的。而且，还用脏水淋、用水淹这样下三滥的手法来对待一个年迈的老人。我都录了像，到时候有说理的地方。我就不服这个气，我这个‘被钉子户’就要和你们耗下去，我就不相信，共产党的天下，就由得了你们这些人胡作非为？不签，不签，就不签，看你们能把我吃了！”

郗守泰一边吵，一边拉着章芳菲就往指挥部外面走。高亢的叫声，将拆迁指挥部的许多工作人员都引到了走廊里。他们谁也不清楚，哪个人有这么大的胆，竟敢与邹云波这个堂堂的一区之长争吵，想来也是个有来头的人。因为看到邹区长在来人大声吵嚷的时候，竟然一声不吱，所以，其他人都站在那里看着，谁也不敢出面劝说或者拉他回来，只是叽叽喳喳地互相议论这件事。

邹云波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什么话也说不出。

## 108、十六策之九：“擒首行动”（7）

这边，邹云波两战皆负；那边，金达省已经处理好了计蓄的父亲计昊天的事情，算是两个“首”中胜利地擒下了一个，而另一个强“首”方三，在施东梅的“间谍攻势”下，也已经离顺利“擒”下不远了。

自从上次与方三在“今世缘茶酒楼”聚晤后，施东梅与方三的约会多了起来，不但差不多每天都要互通几次手机，相互屡发信息，而且隔上一天两天就要找个地方聚在一起。在接到金达省“迅速策反”的信息“指令”后，施东梅已经从过去的被动变为了主动，而且，两人约会的地点已经不在“今世缘茶酒楼”，施东梅主动提出，“今世缘茶酒楼”的老板娘是自己的表姐，常在她的眼皮底下约会，会引起她的怀疑，传出去不好，还是换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适宜。

这一天，施东梅约方三在“紫罗兰水上茶肆”会面。

这是位于河滨公园最东南角的一个很小很小的茶馆，而且设在河道傍岸边的一条仿北京颐和园石舫的水泥船上，平时来的人很少，基本上都是一些私密约会的男女光临，不过，消费的价格较高，一杯龙井茶要 20 元，如果再在那里简餐，一次没有 200 元拿不下来。但由于这里相当隐秘，而且消费价格虽然较高，但比之星级宾馆又要便宜不少，所以，一些能够承受得起中档消费的男女，还是喜欢到这里约会的。

见面以后，两人已经没有了以前那种客套表露出来的生分，互相显示出来的随意，昭示出两人的关系已经不一般。服务员把茶送上来以后，立刻退出去，并将小包间的移动门拉上，小包间马上成了两人的隐秘世界，一种暧昧的气氛也随之罩住了两人。

施东梅看着方三，眼睛里便浮现出水水的晶莹，将内心里的复杂情感，表露得哀怨惆怅，

摄魂动魄。

方三看见以后，心中油然而生出浓浓的负咎感，他想对她说些什么，只是为了让她不再这样饱受情感的折磨。

“东梅，有句话放在我心里已经有好几天了，我一直没敢说，今天看到你这样，我不说不行了！”方三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那句话，现在终于破口而出，“我知道，你现在的样子，都是我给害的。原来，你只是为了同情我，帮助我，可是，后来却让你背上了这么大的精神负担，而且，我又是这样一个没用的人。”

“虽然我很爱你，但是，如果说过去第一眼看见你就爱上了你，纯粹是男女之间的异性需要的话，那么，现在我对你的爱，则是被你的精神感动后为了报答你所产生的爱。现在，我已经处于人下之人的地位，你在我的心目中，就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女神，所以，我对你只有顶礼膜拜的份，绝不敢有半点非份之想。”

“这几天，我一直在自己对自己说，我不能再这样牵累你了，再这样下去，就辜负了你对我的眷顾和垂青，也不符合我对你的真心实意的爱戴。我决定郑重地对你说。谢谢你，东梅，你忙你的工作去吧，再不要为我的事情分心受累了，我们从今天起，就不要再见面了。虽然这样对我来讲，很难受，很残酷，但是，对于我们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这可能是一种最好的解决方式，你的未来，应该有你的美好生活，但是，那里面的男主人翁，绝不会是我。我只能永远永远地站在远远的地方，默默地祝福你。好吧，我们再见吧！”

方三说着，将手伸到施东梅的面前，头却低垂着，他不敢看施东梅的眼睛。

施东梅没有去握方三伸过来的手。她怎么也没想到，方三竟然会长篇大论地讲上这么一通话，而且，讲话的中心含义又竟然是和她断绝关系。自己抛出去的诱饵他已经吞下去了，正在要收线的时候，他却竟然想脱钩而去！她想不通是哪里出了问题。是自己言语不慎或者举止欠妥露了马脚？还是他从哪里听到了什么消息，发现了自己担负的特殊使命？想来想去，都不是。答案只有一个：虽然方三身上有着许多坏毛病，但这个人的本质还是好的，他的善良的天性至今也没有泯灭，他要离自己而去，完全是为了不再连累自己，也是对自己情感克制后的一种理智抉择。

一个“好食（色）”的男人，看着到嘴的肥肉不吃，这需要有多大的意志力啊！而这一条，金达省却是做不到的。这样想着，她又立刻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自己怎么又不知不觉地将方三与金达省摆到一起作比较了呢？而一想到金达省，她则又强化了对与方三接触的使命记忆。她很快清醒过来，为了“迅速策反”方三，看来，过去的欲擒故纵的方法已经不行了，必须要采取另一种方式方法：强化情感攻势，将方三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方三，你这样说，我很难受，你怎么能这样看我呢？好吧，对于我们今后的关系如何处理，你有自己的权力，我不能也无法强求你。但是，我还想在你下决心与我决断之前，为你做最后一件事情。”

施东梅口吻凄切委婉，淡淡的幽怨让方三连哭的想法都有了。

“方三，不是因为你是被拆迁户，不是因为恰巧就在拆迁大队工作，也许我们这辈子也不会再走到一起了。从拆迁上起，还是从拆迁上了吧。现在，福虎路拆迁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对于剩下来的少数户，拆迁指挥部已经转变了过去严卡死抠的做法，能优惠则优惠，而且，有的方面‘放’得很厉害。特别对于煤炭公司职工宿舍楼这幢唯一的‘钉子楼’，指挥部准备给予最大的优惠，指挥部的领导已经在内部的会议上公开发出话来，对于打破拒签僵局，第一个与拆迁指挥部签约的煤炭公司职工宿舍楼的被拆迁户，可以给予最优惠的拆迁补偿，如果他对指挥部还不太相信的话，我们可以先与他签一个空白的协议，等到拆迁尾声的时候，哪户补偿最高，就按哪户的标准与他计算补偿总额，最后签署正式协议。领导还表态，拆迁指挥部的人都可以做这一承诺的担保人，领导绝不食言。”

“方三，前一阶段你要签约时，我让你暂时不要签，再等一等，现在，签约的时候到了，你要是听我的话，我就向你建议，不妨做第一个与拆迁指挥部签约的煤炭公司职工宿舍楼的被拆迁户，保证让你拿到福虎路拆迁中的最高补偿标准……”



方三没等施东梅讲完，头就摇得像卜郎鼓，连连说：“不行，不行，那不行。这样一来，你对我的特殊关照，不是就在拆迁指挥部的人面前真相大白了吗？那样，领导会怎么看你？同事们会怎样评价你？你今后在单位还怎么做？你已经为我在拆迁指挥部受累了，我怎么能为了自己拆迁多补偿，再连累你，那样，我还是个人吗？我方三这辈子有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决不做连累朋友的事，何况，你与我还不仅仅是一般的朋友。你不要再说了，虽然你这样做完完全全是为了我好，但是，我不接受。我再说一遍，谢谢你的美意，我决不接受。”

施东梅懵了，方三的表现现在更出乎她的意料了。她已经感到事情的发展已经有点越来越失控了。而失控的根本原因，全在于方三对自己的痴情真爱。不能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而使自己热爱的女人受到半点伤害，这对于许许多多的男人来说，都是不二选择。方三这样做，自然很正常，也符合方三这个人的秉性。总以为自己是过来人，对男女的感情判断会很准确，把握也会很得当，现在看来，完全不是这回事。对于男人在特殊情况下出于爱又溺于爱的逆反行为，原来自己并不了然在胸。事到如今，方才恍然大悟。情感这出戏并不好唱，不来点真格的，看来真的不行了。

“好吧，我的一片好意你不领，算了，我也不好强人所难。今后，我们就是素昧平生的两个人了，我们就好好珍惜相聚的机会，来一次最后的晚餐吧！”

施东梅说着，把手伸向了桌子上的那枚招喊服务员的呼叫按钮。

## 109、十六策之九：“擒首行动”（8）

在“蓝色海洋”城市旅馆连锁店的一个双人套间里，施东梅忽悠悠地醒了过来。自己是怎么到这个房间里来的，她已经一点都记不起来了，只知道在“紫罗兰水上茶肆”与方三共进晚餐时，自己的酒喝得太多太高了，最后，只觉得头晕目眩，与方三碰杯时，站立不稳，一下子跌坐在椅子上，就什么也不知道了。隐隐约约地好像方三曾经问过她，她的家住在哪里，可是，她实在无法回答他的话，而且，当时似乎也的确记不得自己的家住在哪里了。后来，就来到了这里，准是方三在这家宾馆开了房间，让她这个酩酊大醉的人暂且栖息的。

此刻，方三就坐在对面的床边上打瞌睡。

他不会对自己做了什么吧？施东梅立刻想到了这个问题。连忙看看自己，身上的衣服穿得好好的，粘上的呕吐残物虽然已经被揩干净，但依然散发着难闻的酒臭味。看样子，方三在自己酒醉时，根本没有对自己怎么样，而且，还细心地帮自己处理了呕吐的秽物。床头边，他端来的预备盛她呕吐物的垃圾桶还放在那里；一条湿湿的毛巾，还软软的搭在自己发烫的脑袋上，很显然，这是方三悉心伺候她的证据。

这一切的一切，无声地向她叙述着一个早已独身的男人，对一个酒醉昏睡的独身女人，所有的关心、体贴、尊重、呵护。这是一个怎样的男人啊？

施东梅虽然头依然疼得厉害，但她一声也没吭，仍在假寐。她的意识已经完全清醒，方三的所作所为，让他认识了一个真正的方三，而这一切，都让她感喟不已，以至于一行热泪，从她那微微紧闭的双眼角处，静静地流淌下来。

方三并没有发现施东梅已经苏醒过来。他也喝了不少酒，此刻头脑还生疼，但他毕竟是个男人，平时酒量也不小，所以抗得住。不过，在施东梅大醉的时候，他却犯了难。他想把她送到她自己的家去，可她却醉得说也说不清楚了；他想把她带回自己住的煤炭公司职工宿舍，可是，一想到一个被拆迁户将拆迁指挥部的一名女工作人员带回家过夜，这件事传开后，自己一个下岗职工无所谓，而对于施东梅来说，这则天方夜谭式的绯闻，将使她从此在人前抬不起头来，他马上就打消了这个主意；最后，他决定到离福虎路远远的宾馆里开一间房，让酒醉的施东梅好好地休息一夜。

老实说，在打的扶她上出租车的时候，在开房后扶她进电梯的时候，在抱她上床休息的时候，她那丰满温润的身体全部瘫在自己怀里，对于一个久已独身的男人来说，没有一点感

觉那是不可能的，但凡是一个正常的男人，遇到这种情况，都会有正常的生理反映。然而，他顽强地克制了自己的生理冲动。他不能趁一个女人酒醉的时候，在有可能违背她的意愿的情况下，对她做任何出轨的动作，更不用说去与他发生肉体关系了，那是禽兽做的事情。我方三虽然很想很想女人，尤其是像施东梅这样地位明显高于自己，长得又像一颗饱满丰硕的水蜜桃的女人，做梦都想能拥有她，占有她，但既然自己真心实意地爱她，就应该在她清醒并且主动投怀送抱时去实现自己的愿望，那才是两情相悦的情爱，而在这种情况下去占有她、拥有她，不啻是一种强奸，是兽欲所为！她与那个寡妇不同，我与她发生肉体关系，只是金钱的购买，而如果这时对施东梅胡作非为，则是对她这个高高在上的女神的亵渎。冲动就是魔鬼，特别在酒多意识不太正常的情况下，冲动更容易铸成大错，而一旦酿成大错，此生此世，自己都永远不会原谅自己！

正因为此，方三强抑着冲动，强打着精神，细心地照料着酒醉的施东梅的一切，包括在为她揩拭沾在乳峰上的呕吐污物，不经意间，手碰到了她弹力十足的乳房，感受到那里散发出的温暖体温，甚至还嗅到了她的醉人的体香的时候，他都收住稍一放任就会脱缰飞奔的情欲，没有趁机吃她的“豆腐”。他下定了决心，在醉酒的施东梅面前，自己要做个规规矩矩的男人。

方三不是那种具有深谋远虑和善施欲擒故纵术的“心机男人”。这种男人，为了征服女人心，往往故意管住自己，在能对她下手的时候不越雷池，从而以秋毫无犯来打动女人。从真正的意义上说，方三只是一个粗人，但同时也是一个实诚的人。他能做到对施东梅悬崖勒马，完全是出自于对她的爱慕和敬仰，好像对一尊美丽的美玉女神，虽然十分喜欢，但从来不愿去亵渎她的冰清玉洁一样，对于施东梅，他也决不愿意伤害她半分！

现在，服侍了施东梅半夜的方三已经很累了，他和衣歪倒在另一张床上，一声一声地打起了呼噜。

呼噜声传进了假寐的施东梅的耳朵里。她睁开了眼睛，朝方三看去，看到他疲乏已极的样子，想到他之所以这样，都是受到了自己酒醉的牵累，心中便不由得生出对方三的丝丝歉意，这之中，甚至还包含着几分女人对男人所特有的爱怜。

她在心底里不由得再次拿他与金达省做起了比较。最近，她老是这样。才开始，她曾暗中警告过自己，意识不允许出轨，可后来她发现，这已经是必然的事情，因为，方三的确有不少方面比金达省更合女人的心意。

比方说，在与金达省一起时，他很少想到女人的感受，从来没有征求过她一次意见，总是让她无条件地服从，哪怕是对她施虐时，也从来只图自己的快感，而没有顾及女人是否不适。

而方三却不是这样，他与自己在一起时，总是主动处于仆从的地位，什么事都是先听她施东梅的意见，而且即便自己发表意见，也总是站在她施东梅的角度上想问题，并且，在很多细节上，他都表现出对女性十分尊重，即如在落座、夹菜这样的小事上，也从来都是女士在先。倒不是他有西方男士的绅士风度，他的文化底蕴很低，根本不会懂这些。他的这一切打动女人的表现，全是因为他从内心里对施东梅的尊重和挚爱。

又如，在处理两者的关系上，金达省总是要她施东梅为自己奉献一切，而他却只知从她这儿索取，而从来没有考虑过要给她点什么，也许，他认为，自己经常光顾，给施东梅强烈的性爱，就是对她的厚爱了。所以，他为了自己的仕途平步青云，为了自己家庭的平和康泰，特别的自己儿子的健康成长，他只让她施东梅做他一辈子的情妇，而绝不肯为她牺牲自己半点利益，要想他承诺与让他戴“绿帽子”的女人离婚，而娶她施东梅为妻，那是太阳从西边出的事。

而方三就不同了，他时时刻刻想的，是如何对她施东梅负责，他绝不肯让她受自己的任何一点牵累，总是说因为自己，已经让她施东梅受了很多很多的累，总感到自己对不起她，为了她施东梅，更承诺愿意背着被别人骂“叛徒”的骂名，违背自己当初的诺言，在他自己组织的集体拒签的煤炭公司职工宿舍楼住户中，第一个与拆迁指挥部签约。而现在，因为担

心她施东梅为了自己拆迁多补偿而受拆迁指挥部人的非议，在面对可以获得较多拆迁补偿的过硬承诺时，竟然又站在她施东梅的角度上考虑问题，拒绝了她的建议，坚持不肯第一个与拆迁指挥部签约。而在自己酒醉的情况下，他对自己体贴入微的关照已是十分难得，更让人感动万分的是，他竟然管住了自己的欲念，对自己没有越雷池半步，完完全全地做到了秋毫无犯。

要是金达省遇到了这种情况，他会这样吗？不可能，根本不可能，他是个大色狼，只要遇到他看得上眼的女人，有一点可能，他都要将她弄到自己的床上，面对一个毫无防范能力的年轻漂亮女人，他会高抬贵手，特别施恩？想都别想！

不过，她毕竟是金达省放飞的一只“小燕子”，自己与方三的关系发展，也全是因为肩负金达省让她做“女间谍”的绝密使命，要完成对煤炭公司职工宿舍楼住户集体拒签的策划人和组织者方三的策反任务，才有意利用自己的女性色相，想方设法臣服他的。而这一切，都是在方三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做的。他被自己蒙骗了，完全被蒙在鼓里。为了自己的肩负的使命，她必须继续做下去，哪怕是伤害到方三，也只能暗中说上千句万句对不起。何况，从根本上来说，自己这样做，方三还是会得利的，他若能第一个与拆迁指挥部签约，对于双方来说，是一个双赢的结果，如此皆大欢喜的事，她施东梅为什么还裹足不前呢？

然而，方三毕竟还是个粗人，虽诚却憨，缺乏一点机灵和权变。他原先主动表态，只要她施东梅一句话，让他签约他立马就会签。可现在，为了出自内心的真心相爱，他却以不想再连累她施东梅的名义，坚决不肯第一个与拆迁指挥部签约。看来，要拿下这个憨朴可爱的男人，还非得要在情爱上来点儿真格的。

因为间谍工作的特殊性，因为金达省给她发的那个“迅速策反”的短信，施东梅决定，就在今晚，在这个暂居一宿的宾馆里，她将委身于方三，以情动人，完成金达省交付的“迅速策反”的硬任务。

她之所以这样决定，并非是因为情况真的到了不如此便不行的地步，而是因为她真的觉得，方三是个很不错的男人。未来怎么样她不愿去想，也许，两人根本就是平行向前的两股道上跑的车，但是，目前，他愿意甚至还很想与他云雨一回。既然能将自己交给金达省，为什么不可以将自己也交给方三一次。

施东梅决定了。

她是个雷厉风行的女人，一旦决定了的事，就会无所顾忌，立刻行动起来！

## 110、十六策之九：“擒首行动”（9）

施东梅勉强地从床上撑起身子，突然，胃中一阵翻江倒海，急欲呕吐的她连忙跌跌撞撞地奔向卫生间，一趴到坐便器上，便“哗啦”一声狂呕起来，浓烈的酒味和还未完全消化食物的腐味搅拌在一起，发出非常难闻的气味，直冲鼻翼，紧接着，胃子里又促了几下，“哗”——“哗”——接连的呕吐又更加厉害地袭来，胃子的难受、呕吐物气味的薰灸、气都被噎着喘不过来的压抑，使得施东梅眼泪都呛得流了出来。这醉酒的滋味真是太难受太难受了！

昏睡的方三被施东梅激烈的呕吐声惊醒，连忙冲到卫生间去照料，冲到卫生间门口，忽然又停住了脚步，男女有别，他不能贸然瞎闯，后来，见到施东梅只是趴在坐便器上呕吐时，才一个箭步窜到施东梅旁边，关切地问：“你好没有好一点，怎么还呕得这样厉害，要不，我送你到医院去打点滴吧！”

施东梅喘了好一会，气才平息了一些，侧仰着头，有气无力地对方三说：“对不起，让你为我受累了，请你把我扶到床上去休息吧。”

方三将施东梅扶到床边，欠身放她睡到床上时，施东梅的双臂突然吊在了他的脖子上，嘴里轻声对他呢喃道：“你别走，别走……”

方三没想到施东梅会这样，一时有点惊慌，语不成句地推托说：“别……我……不……”执拗地掰开施东梅的手，退到离床很远的地方，站在那里，局促不安地看着施东梅，张开口

想说些什么，然而，最终也没有出声。

施东梅幽幽地叹了一口气，眼角边就滚出了一串泪珠。她张嘴想对方三说些什么，可是，最终也是没出声。

两人就这样互相对视着，床头灯照在施东梅因醉酒呕吐而显得苍白的脸上，那上面，满是哀怨和凄切，而方三却站在灯光照射不到的暗处，只能看到他的身影，脸庞却朦胧着，一点也看不清楚，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抑或是想说些什么？

后来，还是施东梅先开的腔：“方三，我想请你到卫生间帮我放半浴缸热水，我想洗一下满身的酒味，要不，明天怎么往人前走？有劳了。”

“你客气什么，很顺手的事，我这就去。”

方三将水温调好，漏水眼塞好，正哗哗地往浴缸里放热水，忽然觉得有人走了进来，回身一看，顿时惊呆了！只见施东梅早将自己身上的衣服脱得干干净净，裸着身子走进了卫生间。她那雪白的肌肤，浑圆的酮体，还有那高耸的乳峰，神秘的“黑三角”，都聚合成女人特有的美妙绝伦的“色辐射”，无情地向他扫来。他的头“嗡”地一声就“爆”开了，血液在周身的血管里“万马奔腾”，浑身都青筋暴起，那个地方也不由自主地张狂起来。

就在他愣在那里不知所措的时候，赤裸着的施东梅已经整个身子都扑到了他的怀里，而且，不由分说地就用手揪下了他的脑袋，旋即，两张嘴就紧紧地咬合到一起。方三立刻感受到施东梅湿润的舌头在自己口腔里的搅动，而来自于她口内的那一股股还带着酒味的琼浆玉液，正汨汨地滋润和洋溢着他的口腔和喉头。

也不知是谁先动的手，只一会，方三的衣服也被剥得光光的，两具鲜活的裸体，紧紧地搂抱在一起，从卫生间的地上来到浴缸里，从浴缸里又来到床上。没有一句情话，没有任何缠绵和缱绻，有的只是身体撞击的“啪啪”声和不绝于耳的喘息声与呻吟声。

方三是流着眼泪向施东梅行周公之礼的，虽然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碰过女人，但是，这样的心情，反使他摆脱了“早泄”的必然，与施东梅合欢了好长好长时间，在方三的记忆里，好像这是在与女人的合欢中，时间最长的一次，而这最长的一次，又竟然发生在久疏性事又突然受到美女眷爱的情况下，个中的美好，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此刻，施东梅倒反显得很平静，她没有任何激情地享受着方三给她带来的“性冲击”，最多只是在受到男性的“冲撞”后发出来自于物理反应的呻吟声，而且，呻吟声并不放荡，而是有所顾忌的压抑着。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这是她也没有预想到的。然而，她并不为此后悔，反而有一种实现报复愿望后的快感，至于报复的对象，她一个时候实在不能确定：是对金达省？是对背叛自己的前夫？还是对其他人？

不过，有一点她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从现在起，方三将真正臣服于自己，对他策反只是自己一句话的事。自己这个“女间谍”当得并不差，从金达省那儿放飞出来的“小燕子”，最终竟然降服了一头“鹰”！为这，金达省真该好好地谢谢自己。

可是，他这样做值得吗？也许，为了自己的平步青云，这点代价，对于他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

那么，自己这样做到底值不值呢？难道，方三真的是个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吗？

算了，现在既然什么也想不清楚，就干脆不要想了，完成“迅速策反”的使命才最要紧。

在两人终于完事以后，施东梅用手抚摸着方三因喘息而还在起伏的胸脯，问：“方三，你是想和我做露水夫妻，还是想做长久夫妻？”

“什么？夫妻？”方三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原来只以为施东梅是酒醉后一时的任性所为，没想到她竟然是当真的，不由得万分感动，连忙对施东梅说，“那还用说，当然是想做长久夫妻。”

“那好，从现在起，我们就得为我们的今后生活好好谋划谋划。”施东梅轻声慢语地对方三说，“结婚首先得有一个好住处，可是，你的住房却面临着被拆迁的命运。既然拆迁不可阻挡，那么，我们就要面对现实，尽量在拆迁上多争点补偿费。我在拆迁指挥部工作，对那里面的情况我熟悉，我不会干对我们自己不利的事情，现在，让你带头签约，不但不会连

累我，领导上反而会认为我做通了一个老大难‘钉子户’的工作而记我一功，所以，你就不要为我担心了。为了给我们将来的婚后新居多积聚点资金，方三，你就听我的话，在煤炭公司职工宿舍楼的住户中，第一个与拆迁指挥部签约吧。”

方三一点也没有犹豫，立马点头答应了。

此刻，他还能有什么说的呢，如果说，也只能对施东梅说上一句：“好的，我一切都听你的！”

## 111、十六策之十：领导谈话（1）

“擒首行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虽然邹云波负责的两户，一个也没有解决问题，但都在原先的预料之中，而且，郝守泰一户，还是故意再卡卡他，等到杀光他的锐气，到时再来解决他的问题，自然就会好解决了，因此，可以说，对郝守泰一户，只是策略性缓签。

然而，金达省负责的两户，却大获全胜。不但计昊天这一个所谓的“钉子户”顺利签约，而且，最难最难拔的“钉子”——煤炭公司职工宿舍楼住户集体拒签的老大难问题，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方三这个组织者和带头人，已经被施东梅成功策反，第一个与拆迁指挥部签了约。坚冰已融，堡垒已破，而且融化的又是最大最硬的一块，“爆破”的也是最最固若金汤的那一座，所以，随后的趋势，肯定是分崩离析，纷纷瓦解，用不了多久，这个“坚强”了这么多天的阵营，就会全军覆没，彻底“拿下”。

金达省与邹云波商议后，决定乘胜追击，对郝守泰这样的“首钉”，绝不让他们喘一口气。他们立即进行新的“攻坚”部署。专门请示程飞虹副秘书长，请他出面，以市政府的名义，与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交待一下，让他们领导出面，直接找郝守泰这样的人谈一次话，话要说得严肃一些，限时签约搬迁的要求要提得硬一些，必要时还可以祭出党纪、政纪处罚的“神器”，给他们点压力！俗话说，不怕县官，就怕现管。领导直接找他们谈话，特别是表明高压态度，会使他们的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冲击，他们的斗志、意志就会在新的高压中变得薄弱。

历史的经验表明，在我们这个国家里，行政手段从来都是管用的，哪怕你是块钢，在行政手段这个大熔炉里，很快就会变软甚至熔化！

这天上午，郝守泰在家听章芳菲对他谈方三的事情。

昨天，章芳菲遇到煤炭公司职工宿舍的一个住户，与他谈起了方三，那人马上激愤起来，对方三破口大骂，骂他是“大叛徒”，为了自己多争拆迁补偿款，出卖了一幢楼上的所有住户，并且告诉她，现在，大家都恨死他了，他吓得面都不敢露了。

章芳菲对拆迁上的事特别关心，哪怕有一点小新闻都要探究出个所以然来。于是，她就拨通了方三的手机，寻问这个过去曾与她一起“筑长城”的麻友，到底出了什么事。

方三在手机那边告诉了她事情的经过，并且说，现在，整幢楼的人都骂自己是‘叛徒’，他已经对自己的行为后悔了，真不应该听拆迁指挥部的那个女性熟人的话，违背当初对众人的诺言，背着大家与指挥部签了约。她就是再为我好，我也不能这么干。诚信是一个人的脸面，我这样做，其实就是背信弃义，而这一切，都是我的不是。我如此不讲诚信，还有什么脸面去见一个单位的同事？！”

章芳菲又追问她最关心的事，让方三说实话，协议上1个平方签了多少钱。方三说，签的只是个空白协议，说是到最后看，谁最高就比照给他最高的拆迁补偿。章芳菲还不相信，后来，听到方三在手机里对她赌咒发愿，才相信是真的，坦率地对他说：“方三，这回，你是肯定上当受骗了。你跑了许多年供销，很聪明的一个人，怎么会在这件事上犯糊涂？唉，也难怪你，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何况你方三！”

方三说：“谢谢你，章姐，能这样理解我的人，你是第一个。这两天，我们这幢宿舍楼上，已经有好几户与拆迁指挥部签约搬迁了，补偿的价格都不算高，与大家原先期望的有很

大距离，他们都说是被我害的，有的人甚至直接打电话到我家里来骂我。章姐，你说，我不是个害群之马？”

章芳菲劝他说：“方三，你就不要再自责了。再聪明的人，都有犯浑的时候。好了，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错误既然已经犯了，就要正确面对，总不能永远走不出来。再说，拆迁是大势所趋，谁也抵抗不了，迟签早签总归是要签的，你就是不第一个签，也总会有人第一个签的。”

“可这个人偏偏是我啊！”手机那边，方三痛苦地叫起来。

## 112、十六策之十：领导谈话（2）

正说到这里，电话就响了，原来是区委办公室的通知，让郗守泰下午二点半到区委李副书记的办公室来一趟，李副书记专门要与他谈拆迁的事情。

放下电话，郗守泰对章芳菲说：“我早就料到他们会来这一手，你看，尚方宝剑终于祭起来了。”

章芳菲担心地说：“组织上出面了，就表示事情已经够严重的了，你要小心应对，虽然退了休，但你毕竟还是党的人。”

郗守泰成竹在胸地说：“你放心，正义在我这一边，我不怕，我就不相信在共产党领导的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还会找不到讲理的地方？！”

下午二时半，李副书记在办公室里接待了准时前来的郗守泰。

本来，城建工作区政府那头有人管，并不在他分管的范围之内。但是，区委书记接过程飞虹副秘书长电话以后，将接下来的任务交给下面的人时，几个常委、副区长，都知道拆迁的话很难谈，何况面对的又是郗守泰，便纷纷找借口推诿，后来，这个任务就落到了李副书记这个省里的下派干部身上。李副书记虽然知道是代人挑担，但是，自己是省里下派的，时间只有1年，怕留下不好印象，还是爽快地应承下来。

郗守泰的话果然难谈。李副书记刚结束“官样”要求后，郗守泰就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他先从拆迁的不公正开始讲，讲了自己家的公摊面积被别人侵占而无人过问的问题，讲了妻子章芳菲在家经营却不能享受同样的“住改非”补偿待遇问题；接着，又厉声申诉了拆迁指挥部对他采取的种种非人的摧残行为，使他这个老干部的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

最后，他又提出一个新问题，让李副书记帮助解决：“前些年，湖海区专门在新区建了一幢住宅楼，可是，一般干部根本享受不到，只有区四套班子的领导、区有权部门的正职负责人、包括区领导身边的驾驶员、甚至市里一些干部，才能享受得到，而且，售价相当便宜，执行的还是房改前的市场价格，每平米只有1千多元，是目前市场价的1/5都不到，搞到了这样一套房，只要一转手，就能纯赚三五十万元。我也向房管局长提出想要1套，可是，就由于我所在的部门科技局是个没权没势的清水衙门，所以，他最终以‘现在房已销尽，等新建后再说’的搪塞话拒绝了。李副书记，我现在向你表个态，如果领导上能帮助我家解决1套这样的低价住房，向领导补充说一句，我是拆迁户，更有享受的理由，那么，我二话不说，立刻签约搬迁，绝不用领导操心！”

李副书记没想到郗守泰竟然一点也不买自己的面子，用这么多的话来抵抗自己这个区委副书记的谈话，而且，最后还提出了那样出格的要求，简直就是要挟领导，不由气呼呼地说：“我只是代表组织上提醒你，拆迁是大局，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份！至于你最后提出的要求，我无法答复你，也不能帮你办那件事情。你说的事情是不是属实我不知道，也不应由我调查，你有意见，可以具实名，向上级纪检、监察部门反映！”

郗守泰并不在意李副书记生气的语气，竟然回说：“要写我早就写了，众怒难犯，我不想一封人民来信，让那么多人的既得利益被写飞了。不过，领导上真的要对我实行行政强拆，那么，我也许会改变主意。那时，我就会对大家讲，你们不要怪我，我是被逼所为，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领导谈话这一招，在郗守泰那里依然没用。

当李副书记把与郗守泰谈话的情况向区委书记报告时，区委书记摇了摇头，说：“这种人，还是不要惹他好。”

此后，区里领导，再也没有谁出面找郗守泰谈话了。

不过，今世缘婚纱影楼的老板，在市工商局长亲自找他谈话时，却感到了巨大的行政管理压力，坚持不拆的态度已经开始松动，其他几个“钉子户”经过领导谈话，有的也已经“交械投降”。领导谈话这一招，总体上来说，还是很管用，很有效的。

又过了一关的郗守泰，将会面临什么新的遭遇？

其实，在经历一次又一次的磨难以后，他和章芳菲现在都已色厉内荏，正如金达省所料，他们已经都有点扛不住了。

### 113、十六策之十一：毁路断行

这天晚上，郗守泰睡在床上，将白天与区委李副书记口角交锋的情况，不厌其详地叙述给章芳菲听。

章芳菲听了，大为过瘾，不断插话，表示支持，认为就该这样对他们讲，还说：“老郗，很少听到你能这样讲话，你这次讲得太好了，大快人心！你不讲他们还以为你是哑巴！这个社会，嘴上说要公平、公正，可做什么事都‘六指子下馄饨——看人兑汤’，为什么那么多局长、主任什么的，都能买到1000多1平米的便宜房，连驾驶员也能有份，而你就没有？还不是认为你蹲的部门差，无权无势，既不能提拔干部、批条子生钱，为人家办喜事，又没有行政管理处罚权，管不了，卡不住，压不服，连给人家办丧事的权力也没有，人家在乎你什么？就不卖给你，你能把天戳个窟窿？！老实无用之人，总是受欺负！”

过去，郗守泰说话、办事，总不合章芳菲的意，经常受她批评，被她指责，这回，她却表现出从来没有过的理解与支持。这使他很感动。一感动，话就多了起来，两人又谈到了哪个局长、哪个主任的妻子、儿女甚至七大姑、八大姨，都被调到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而章芳菲下岗以后，郗守泰找了区委、区政府领导多少次，领导也没开善门，只好自己想办法，自谋职业自求生，越谈越生气，越谈越来火。

冬天日头短夜里长，已经到了夜里十点多钟，已是很晚很晚了，可两人仍然没有半点睡意，仍在谈着、议着、气着、火着……

突然，楼下的街道上，一阵阵巨大的“扑扑扑”的柴油发动机声音，冲破玻璃阻隔，传到了室内来。自从被拆迁指挥部的人深夜在门前贴黄、绿“丧标”和用黑汁喷涂“拆”字后，他们对门外的声响特别敏感。这会，听到这个声音，心里立刻升起一种不安。

郗守泰马上从床上起身，打算下楼看个究竟。章芳菲也想下去看看，郗守泰劝她，数九寒冬，夜里气温极低。不要冻着了，还是自己一个人下去看看算了，有什么情况，回来告诉她就行了。说着，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躬着身子，打着手电筒，一步一步探着脚，慢慢下得楼来。

街面上，已经几乎没有了行人，几只要死不活的电灯，无力地散发出黄色的亮光，有几支电线杆上的电灯已经不亮了，郗守泰楼下的电线杆上的电灯也不亮了，因为，这里马上就在拆迁了，拓路后，新的福虎路的照明系统将全部更新，这些暂时维持夜间照明的灯泡，坏了几只，也就没有人再去修理了。

“扑扑扑”的柴油发动机声是从不远处的街边上传过来的，可是，因为灯光太暗，只能隐隐约约看到一些黑影，其他实在看不清楚。便步履蹒跚的向那边走去，到了近前，才发现，原来是一个扒土机，正在开挖街边的法国梧桐树，可能是要要将它们整个移栽到其他地方去。这才放了心，又一步步地往回走。回到家后，将情况告诉了章芳菲。

章芳菲伤感地说：“看是挖树，实是催人。他们这是在催我们快走哇。把你的生活环境破坏得支离破碎，让你日不聊生，看你还搬不搬！老郗呀，看来，他们的催搬步步紧逼，我

们再不签约搬迁，今后的日子就更难过了。”

郗守泰没有回话。现在，他是真真实实地无话可说了。胳膊拧不过大腿，小民犟不过官府。自古及今，都是如此，无论中外，概莫能外。城建拆迁也是一定是如此，它还能违背得了这个屡试不爽的“不二法则”？

两人谈兴皆无，默默无言，上床睡去。

后来，扒土机又来到了楼下，“哗哗”的机器轰鸣声，震得人实在无法入眠。

许是开挖楼下的法桐树了。睡不着的章芳菲猜想。

为了催逼被拆迁户，他们还会使出哪些手段呢？毫无睡意的郗守泰猜想。

可是，第二天早上，当他们下楼时，和还没有搬迁的福虎路其他被拆迁户一样，都被眼前的景象搞得目瞪口呆：只见凡是没有签约搬迁的住户楼下门前，路牙上，平日平平整整的地板砖，如今都被扒土机翻了起来，杂乱无章地拱在那里，有的地板砖已经被翻得完全竖了起来，而它的旁边，则是挖走地板砖后留下的坑，高高低低的，活像微缩了的丘陵。人若走在上面，就会高一脚，低一脚，跌跌绊绊，难以成行，白天还好，还能看着往前挪，如果是夜间，无论是谁，肯定会摔个仰巴叉！如此迎门毁路，目的就是要让住在里面的人无法往外走，街道上的人也无法往内走，通过事实上断路的办法，隔绝你的交通、你的行走，逼着你不走也要走，赶快离开这里！

很快，郗守泰和章芳菲就听到不远处另一幢楼住户的骂声：“哪个杀千刀的做这样的绝事，断子绝孙的人，才会毁人家的路，断人家的行。这种人，一个个都没有好死场，不是走路跌死，就是修路被推土机碾死！”

章芳菲也直摇头：“天哪，真想不到，拆迁指挥部里公家的人，也会想出这种恶毒的主意，做出这样下三滥的事情！”

郗守泰这时，竟然幽默了一把：“真舍不得那些扒土机的司机，寒冬腊月，一夜不眠。不知道拆迁指挥部会给他们开多少工资？”

“到政府去告他们去！”楼那边的人发狠说。

“算了，老兄！”郗守泰劝解他，“要是这就是政府让干的呢？虽然政府不会明里直接说，让他们这么干，但他们都是给政府办事的，出了事政府还不给兜着？不信，你告告看，看有哪个部门肯受理，看最终有没有结果。那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力），现在，路都没得走了，先把眼下的麻烦解决掉。他能翻，我就能修。来，修路！”

说着，就动起手来。

楼那边的人听他说得在理，又看他已经动手修路，也跟着动起手来。

可是，经过一夜的冰冻，地板砖、土坷垃都被冻得硬硬的，用手去扳，竟然纹丝不动。没办法，只好等太阳升起来，气温升高以后再说。

直到下午一点多，郗守泰和章芳菲家被毁坏的迎门路才算基本整平。而且，还是在楼那边的那户人家的全力帮助下，才顺利修好出路的。

这一天，福虎路上未签约搬迁的被拆迁户们，都投入了别人毁路自己修的劳作。大家惊奇地发现，过去从来不走动的人家，都互相帮工，合力修路，出现了不用动员组织就自愿建成的“修路互助组”。

## 114、十六策之十二：组班专攻（1）

这几天，章芳菲每天都要打电话给方三，在电话里劝导劝导他。毕竟，他还是个青年人，遇到了这样大的人生挫折，不容易正确面对。另外，方三外面的朋友多，经常能从他那里听到福虎路拆迁上的最新动态新闻。这也是章芳菲经常给他打电话的重要原因。

这天，章芳菲又给方三打电话。扯完了煤炭公司职工宿舍楼住户签约搬迁的事，就问他最近福虎路拆迁有什么最新新闻。

方三在电话里告诉她，他的一个朋友，父亲是个离休干部，这次也在被拆迁范围内，他



对这么低的拆迁补偿不满意，在自己住的楼上，公开打出横幅，上面写道：“人在楼在，楼亡人亡”。还把这个横幅拍了照，发到了网上。他是福虎路西一段最大的“钉子户”。听说，拆迁指挥部最近针对顽固的“钉子户”，每人组建了一个专门工作班子，我朋友的父亲也有一个专门做他工作的班子，前些天把他请到拆迁指挥部，一连几天供吃供住，工作班子里的人，歇人不歇谈的轮流做他工作，那老干部觉都无法睡，生生被搞垮了，听说，昨天已经承认与指挥部签约了。

郗守泰在旁边听到了，插话说：“那不成了文化大革命中搞‘5.16’的小班子了？被拆迁户被当成了‘5.16’，天大的笑话！”

方三在手机里听到了郗守泰的话，便对章芳菲说：“章姐，你要提醒姐夫，说不定，拆迁指挥部针对你家郗局长，也成立了专门班子哩。你们可不能大意呀，他们要谈到自己家来谈，无论如何也不要到拆迁指挥部去，那样，就羊入虎口，难以整身而回了。听他们说，搞拆迁的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他们的策略，就是让你到拆迁指挥部去，然后不让你睡觉，整天整夜地与你谈，使你劳累疲乏到极点，从而，消磨你的意志，摧垮你的精神，最后，让你不得不与他们签约。网上披露，有个地方搞拆迁，竟然在香烟里掺麻醉剂，被拆迁户抽了他们敬的烟，糊里糊涂地就与他们签了约，自己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说厉害不厉害？你们千万要提高警惕，千万千万！”

章芳菲说：“谢谢你的提醒，我们会注意的。”

真是说到什么，就来什么，第二天，拆迁指挥部14小组的卫日东就打来电话，让郗守泰与章芳菲到拆迁指挥部去，商量商量签约上的事。卫日东从来没有这么客气过，在电话里说：“郗老，我们是请您老来，您一定要给这个面子。您提出来的一些问题，我们再好好商量商量，总不能老是拖着不解决，您说是不是？”

有了方三提醒，郗守泰一口回绝：“我家不是房子卖不掉要托你们买，是你们要买我的房子。要谈，你们就到我家来，我在家恭候，我们夫妻俩是绝对不会到拆迁指挥部去谈这件事的。”说罢，就放下了电话。

过了没一会，门铃响了。章芳菲从窥视眼里向外一看，原来是拆迁指挥部14小组卫日东，带着五六个人来了，看来，他们真的针对自己家组建了一个专门工作班子。便低声问郗守泰门开不开，郗守泰说：“开，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庙，谈总是要谈的。”

门开后，一行人走进屋里来，除了卫日东和组长程红英外，其他几个人郗守泰和章芳菲都不认识。程红英便一个个地介绍。原来，新来的几个人都是市拆迁管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其中领头的人是法规处的处长，叫胥春。互相握手寒暄时，胥春对郗守泰说：“郗老，你不认识我，可我早就听说过你的名字了。我的叔父胥国栋，曾经在你的手下干过工作，小时候，老听他谈起你。”

郗守泰见人家在套近乎，也不好意思排斥他：“哦，胥国栋是你叔父，好长时间没有看见他了，你见了，替我问声好。”

“好的，好的，一定，一定。”

坐下后，吸上烟，喝上茶，程红英说明来意：“郗老，章总，我们今天来，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请市拆迁管理办公室的胥处长，对你们解释解释拆迁政策方面的事情，以消除二位的误会，争取早点把约签了。”

章芳菲似乎看到了解决公摊面积和享受“住改非”待遇的希望，连连说：“好的，欢迎，欢迎。”

郗守泰却不为所动，话中有话地对他们说：“拆迁政策上的事，最近，我也研究了不少，但你们是专家，知道得肯定没有你们多，理解得也没有你们深，没有你们准确。今天你们来，我们正好可以相互探讨探讨。”

胥春没吱声，冷眼看了看郗守泰。心想：拆迁指挥部的人话没错，看来，这个郗守泰真不是个好对付的角色！

## 115、十六策之十二：组班专攻（2）

胥春向郗守泰敬了一支烟后，开始向他夫妻两人宣传起与拆迁相关的法律、法规来。他所说的，都是宏观上的原则东西，郗守泰早已熟知于心。但他一句也没插，耐着性让他把话讲完。

胥春洋洋洒洒讲了半个多小时才结束。郗守泰早就不耐烦了，但他还是坚持一声不吭地听到结束。他的话音一完，就迫不及待地开了腔。

“胥处长，各位，你们刚才宣传的很对，很全面，我都懂，但是有一条，我想不通。那就是执法的人如果违法，应该怎么办？比方说，拆迁要合法，但是，现在绝大多数的拆迁都违法，我们滨海市也是这样。这该如何解释？”

“大凡合法的拆迁，一般都要“五证齐全”，即：（1）建设项目批准文件，一般由地方政府的发改委批准立项；（2）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附红线图），一般由地方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发；（3）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一般由地方土地行政主管部门颁发；（4）拆迁计划和拆迁方案，是指拆迁人对将来准备实施的拆迁活动所制定的计划和方案；（5）办理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出具的拆迁补偿安置资金证明，由拆迁人开设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资金专用帐户。”

“可是，事实上，按现有法律法规来讲，在城市房屋拆迁中根本领不出一张合法的《拆迁许可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违反了《土地管理法》。法律规定开发者的土地使用权取得必须通过招标、拍卖、挂牌。但土地证还在老百姓手里，没有经过注销和变更土地登记，是受法律保护的，不能进行招、拍、挂，按《土地管理法》规定不能办理国有土地批准书，也不可能和开发者签定国有土地使用合同书，这就好比一女不能嫁两夫。同时《拆迁条例》规定具有拆迁人资格的拆迁人，必须持有国有土地批准文书才能办理拆迁许可证。一方面，国土局不能办理国有土地批准书，另一方面，必须具有国有土地批准书，所以按现有法律法规，是永远办不出一张合法的拆迁许可证的，已经办出来的，严格来讲，全是不合法的。”

“说得简单点，假如土地证在老百姓手上，国土局发出国有土地使用证给开发者，国土局直接违反《土地管理法》和“一物一权”的民法基本原则；假如国土局没有发出国有土地批准书，建设局发出拆迁许可证，建设局就违反《拆迁条例》。请问：没有拆迁的合法性，胥处长刚才讲的行政裁决，又何来合法性，而所谓对拆迁户的安置，其合理性又从何谈起？！”

胥春惊呆了。这个郗守泰，对拆迁法律、法规的研究，竟然深到这个程度，在他过去遇到的拆迁“钉子户”中，从来还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人。看来，卫日东反映的情况也许是对的，对郗守泰这样的人，就是不能和他讲道理，要制服他，办法只有一个，不和他讲理，就想方设法整他，硬的、软的手段一起上，从环境上、身体上、精神上，多个方面来整垮他，逼着他非签不可，不签就无法好好地生存下去！

“郗老，你老不愧是办公室的老主任，对拆迁政策的确很有研究，佩服，佩服。不过，理论要服从实践。现在的实践，就是绝大多数地方都在这样搞，而且没有听说哪一家因此拆迁就没有搞成功。所以，理论探讨可以放到桌面上进行，但拆迁却要实打实地真抓实干。我们还是要服从实践，承认现实为好。”胥春看不惯郗守泰老气横秋的样子，便针锋相对，以教训的口气，居高临下地对多郗守泰说教起来。

“胥春同志！”郗守泰生气了，不再叫他胥处长，而直接称其为同志，“这不是什么理论探讨不探讨的问题，这是严肃的法律、法规问题。你这个法规处长，总不能说法律、法规还可以探讨吧？如果你一定要探讨的话，我们可以把各自的意见发到网上去，让大家来评判，你看怎么样？”

卫日东看不下去了，插上来径直说：“废话说那么多有什么用，拆迁就是拆迁，这个大局谁都得服从。我看，拆迁指挥部组建‘拔钉小班子’的做法是对的，对有些人，光靠说服教育是不行的，真要像对待‘5.16’那样，让他上几天小班子，到时，他自然而然就签了。”

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眼睛没有看着郗守泰，而是冲着胥春说的，但是，明耳人当下就

会听出来，这些话都是说给郝守泰听的。

郝守泰吃惊地看着卫日东，因为，不仅从卫日东的腔调里，而且从他的冷酷而又冒火的眼睛里，他听到和看到了幼年时，给他留下如漆般记忆的红卫兵的音影。顿时，他不寒而栗，竟然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颤。

郝守泰呀，你这个老迂子，怎么又犯了迂腐的老毛病。你现在“小命”捏在人家手里，就该好好地顺着人家说，即便有些不满，也要放在肚子里，千万不能表露出来呀。

可是，郝守泰的秉性，决定了他生来就不是这样的人。他对胥春“普及拆迁法”不满，便围绕拆迁要合法的问题，狠狠地回击了他一下。可悲的是，他这样失去理智的回击，实在是小知识分子的一种盲目冲动，更不是他这个年龄的人所应有的冷静举动。其结果，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 116、十六策之十三：切断网络（1）

章芳菲今天对老头子的表现很不满意。人在矮檐下，谁能不低头？何必要与拆迁指挥部的人去争什么法律、理论问题，惹得人家不高兴，这样一来，他们就更不会帮你解决提出的公摊面积和享受“住改非”待遇的问题了。所以，当一行人离开时，她主动将大家送下楼，还一个劲地打招呼：“我家老郝就这个迂腐脾气，人老了，更倔，请你们不要和他计较，我在这里给你们大家赔罪了。”

目送胥春、卫日东他们远走时，章芳菲隐约看到，卫日东和拆除公司的一个人在说些什么，接着，拆除公司的人又叫来一个拾破烂的，往自己这边指指点点，对他说了些什么，那人连连点头。就感到不好，怕有事情发生，连忙回去，将发现的情况告诉郝守泰。

郝守泰却不信邪：“我就不相信，他们能拿我们怎么办。死猪不怕开水烫。我们都这样了，还怕他们来什么新玩艺？”

章芳菲见说了他不信，便自己下楼去，猫在楼梯的拐角处，偷偷地看他们要做什么。果然，不一会，那个拾破烂的跟着拆除公司的人来了，在拆除公司人的指点下，立刻抓住电话线就扯。而此时，拆除公司的人已经抽身就走，离得远远的了。

章芳菲连忙高声叫道：“老郝，你快下来这，有人扯我们家电话线了。”

郝守泰立刻下楼，高声喝问：“你干什么？我家还没有搬，电话线好好的，你扯它干什么？！是谁叫你这么干的？！”

那拾破烂的胆小，吓得抖抖活活，嗫嚅着，结结巴巴地说：“是指挥部和拆除公司的人叫我来的。”

章芳菲见他是个老实人，怕吓着他，便对他说：“老大爷，这电话线只是个弱线，你扯了去就是卖破烂也卖不出多少钱来的。”

郝守泰却被激怒了，厉声对拾破烂的老大爷叫道：“你快给我走，这些天，你们这些人，老在我们这里转，我们好多东西都不见了，不是你们偷的是哪个？快走，以后不许你们再到这里来，让我再见到你们，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

那拾破烂的大气也不敢出，听到一声“快走！”就像得到特赦令，行个哈腰礼道歉后。一溜烟地溜走了。

当天晚上，看过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后，郝守泰按惯例打开电脑，准备看看网上消息。没想，网络却突然不通了。

郝守泰家用的是电信公司的宽带，网络线是载在电话线上的，联想到傍晚时那拾破烂扯电话线的事，立刻意识到出问题了。提起电话筒一听，果然，一点信号音也没有了。

连忙拿起手电筒下楼去看，入室的电话线不知什么时候又被那个拾破烂的扯走了，大概是趁他家吃晚饭时干的。郝守泰气坏了，回到家里就大声骂开了：“土匪，真是活土匪！为了逼迫我们签约搬迁，真是机关算尽，办法想尽，坏事干尽。他们干的这些事，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打砸抢又有什么两样？！”

章芳菲却说：“老郗呀，说句话你听了别生气，这都是你出言不慎惹来的啰嗦。你下午不是对胥春、卫日东他们讲，要在网上与他们辩论，请网民来评判吗？好，你会上网是吧，干脆把你的网线给扯断，看你还怎么上网！”

郗守泰有点理屈，便不与章芳菲争执，只是焦急地说：“不能上网对别人家无所谓，对我家可不是小事情，退休后我一直在家网上炒股，网不通这股怎么炒，要是股涨不卖、股跌不买，蚀了谁负责。再说，你时不时的搞点网上贸易，碰运气做点生意，也玩不成了，更要命的是电话，这个却不能不通，乡下的几个亲戚，还有我的一些熟人，都不知道我和你的手机号码，只知道家里的电话号码，这个时候，他们会经常打电话来询问情况，现在电话被断了，他们打不通，肯定会担心焦急。不行，这电话一定得修，越快越好！”

章芳菲说：“我有个熟人，对装电话、修电脑什么的，都很在行，我打个手机给他看看，看能不能晚上帮个忙，来我家帮助修一下。”

可是，那个熟人却一口回绝了，不是不肯帮这个忙，而是说，电话、电脑出了问题他都会修，而他家出现的问题，是电话线被人扯断了，要修，得找一根很长很长的电线才行。这晚上，天又这么寒冷，到哪去找这么长的电话线？

没办法，郗守泰只得连夜打电信的“10000”号报修。那边的服务态度很好，答应尽快派人来帮助维修。

然而，第二天电信公司派来的师傅，依然没有能帮他家修好电话，理由与昨晚章芳菲请的熟人如出一辙：电话坏了，可以帮助修理，现在是电话线被人扯走了，要修，得要有几百公尺的电话线，他没带，得回去开单子报批，拿到电线后才能来修。

那人走后，却泥牛入海，再无消息。再打手机联系，回说，公司不批，说是福虎路拆迁，已经出现了好几次这样的情况。马上就要拆迁了，再修没有价值了。再说，这是拆迁后人为造成的，是谁扯的，就应该由谁修，他们电信公司没有这个责任，要找你们去找拆迁指挥部去，让他们帮你们修。

打手机到拆迁指挥部14小组，程红英组长不在，接话的又是那个卫日东，他半阴半阳地奸笑着说：“反正马上你们也要搬迁了，还修什么修，劳民伤财的事咱不干！实在要修，你们找电信公司去，这事该他们负责，拆迁指挥部又不是电话维修部！”说罢，也不等这边再说话，就把话筒搁了。

“推诿，又是推诿！设了那么多部门，一遇到麻烦事，没有一个不推诿的！电信公司收了钱，就该提供服务，他们却往拆迁指挥部身上推；不是拆迁不会出现这个情况，而且实际上电话线就是他们授意让拾破烂的人干的，可是，拆迁指挥部也不肯负责，又往电信公司身上推！推来推去，受罪的都是老百姓！”

章芳菲在一边劝他：“老郗，生气不解决问题，已经是这样了，电话不通就不通吧，也捱不了多少天了。”

“不行，我就不相信这世上就没有一个说理的地方，我现在就写抗议信，直接送到拆迁指挥部去，看他们说什么！”

## 117、十六策之十三：切断网络（2）

当天晚上，郗守泰就将“抗议声明”写好了。

关于被拆除电话、网络线路，限制公民通信自由的抗议声明

福虎路西沿拆迁指挥部：

自本月×日起，我家的住宅电话、网络突然不通，请中国电信来人修理，称线路已被人拆除，无法修理，致使通信自由丧失，

从上月的××日起，我们还遭到了诸多野蛮待遇：

- (1) 厕所放水渗漏成“雨”，让你在“脏雨”中“方便”；
- (2) 楼上放水淹你，让你尝尝楼上“涝区”的滋味；
- (3) 门旁被喷黑色“拆”字，让你重受文革的“打倒”精神压力；
- (4) 门口、楼道数度被贴上蓝、黄色标语，让你在“丧”色中煎熬；
- (5) 出街门口路牙、地砖被挖，让你行路维艰；
- (6) 推土机用泥推堵住出街路口，让你无路可走；

如今，又非法拆除电话和网络线路，非法限制公民依法应享有的通信自由。一次次的高强度精神摧残，想逼迫被拆迁户就范，对一个老党员、老干部进行文革式的非人道胁迫，只能使矛盾对抗愈演愈烈。我们对以上诸条都作了录像，并保留可能到网上发布的权力。

强烈呼吁你们，在×月×日×时前，为我家修好电话、网络，否则，造成我家炒股和网上贸易的经济损失，应由你们全部负责。

福虎西路湖海区干部楼住户： 郝守泰  
章芳菲

2011年1月×日

第二天早上，章芳菲自告奋勇地到拆迁指挥部去送抗议声明。她说，这样的事，还是让我出面好了。要是一言不合，与他们争执起来，你也有个回旋的余地。否则，你这个老干部，颜面往哪放？

为了备查，担心拆迁指挥部的人不认账，郝守泰用手写稿又复印了一张，原稿留在自己手里，并交待章芳菲，一定要收的人给你写个回执。

章芳菲来到拆迁指挥部，没想到，一个人也没有。早已过了九点钟，就是冬天日头晚，也应该是上班的时候了。取出手机一查才知道，原来这天是星期天。想不到，日子过得连星期天都不知道了。这倒霉的拆迁，真把人害苦了！

她决定在这里坐等。等候的时候，她想：拆迁指挥部也会有星期天？以往，即便是星期天，拆迁指挥部也是也是门庭若市的，看来，福虎路拆迁，真的已经到了尾期了。

后来，在指挥部办公室等了好一会，将近10点钟时，才等到了一个姓唐的小青年，一问，才知道，拆迁指挥部领导今天在别处开会，指挥部就他一个人值班。章芳菲就把“抗议声明”交给姓唐的青年人。小青年才开始不肯收，后来，见章芳菲要打电话给指挥部的领导，才答应收下来转交。但是，在是否给回执的问题上，两人又发生了争执，争执的结果，唐姓小青年只承认将“抗议声明”登录在“人民来信记录簿”上。章芳菲亲眼看他记下后，才转身回家。

郝守泰知道后，怪她不会办事，没有给回执，指挥部的人将来就会赖账。为了防备他们赖账，他又取出“抗议声明”的手稿原件，慎重地在上面标注上“2011年1月×日送达”的字样。

可是，“抗议声明”送达后，拆迁指挥部那里，一点消息也没有，打手机催问，都说不知道这件事。担心的事情最终还是被郝守泰不幸而言中了。

当郝守泰亲自到拆迁指挥部查问时，小唐根本就不承认有这回事，并且拿出“人民来信登记簿”来证明。粗一看，上面真没有章芳菲送交“抗议声明”的记录。

郝守泰是个老办公室，这上面有经验，扒开装订成册的“人民来信登记簿”一看，就在装订夹层里看到残留下来的纸头，很明显，有人将一张纸撕走了。

问小唐，还是不承认，还强词夺理说，写废了撕掉是常有的事，并不能证明就是记录你家“抗议声明”的那一张。

郝守泰没话说了。心里一个劲地叫冤：这小青年，怎么说假话脸一点也不红，像真的一样。老有人抱怨世风日下，难道会下到这种程度？！上次送“抗议声明”，真该自己来，章

芳菲没经验，上了小唐的套。现在有什么法子，只好“打掉门牙往肚里吞”了。

这时，正好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岳啸华来了。得知这件事后，反过来劝郗守泰：“郗老，不就是电话、网络线被拾破烂的扯走了这点事吗？犯得着写‘抗议声明’？我看这样吧，指挥部实在太忙，抽不出人手，你自己找个人把电话、网络线重新接起来不就得了，经费到我们拆迁指挥部报，怎么样？”

“这不是一点钱的事情，它涉及到公民的法定权利被侵犯问题！”郗守泰的喉咙大了起来，引得很多指挥部的人都来看热闹，知道是这件事后，都站在岳啸华一边说话，批评郗守泰小题大做，甚至是无理取闹。

好汉不抵双拳，足理难敌群非。这一来，郗守泰一下子成众矢之敌，而且显然已经寡不敌众了。

不放心的章芳菲这时正好赶到这里，看到这个情况，连忙拉郗守泰回家。一路上不断自责自己没有把事办好，并且劝郗守泰：“老郗，我们弄不过他们，就认怂吧。再和他们抗下去，还不知道要吃多大的亏呢！”

回家以后，郗守泰火急攻心上床就睡，可是，两眼睁得大大的，一点睡意也没有，下来的几天，茶不思，饭不想，只是一声声的叹气。一个退休的老人、老党员、老干部，从来就没受到过这么多的人当面指责，今天竟然受到如此的凌辱，真比被杀挨刚还难受！郗守泰在心里一遍一遍地呐喊：“拆迁，要命的拆迁哪！我这辈子怎么这么不走运，偏偏遇上了这道‘鬼门关’呢？”

郗守泰病了，真的病了，而且病得还不轻！

#### 118、十六策之十四：堵门绝卖

早上，郗守泰正躺在床上，昨天章芳菲陪他去了医院，取了一大包药回来吃，总算夜里睡了一个好觉。

早饭后，章芳菲又出去看待租的房子去了，拆迁后自己经营的公司，办公地点还没着落，她一直为这事忙着。留下郗守泰一个人睡在床上，回想拆迁以来发生的这些让人揪心的事情，禁不住又叹了口气。

正在这时，楼下传来了七嘴八舌的吵架声，而且听得出很激烈，其中，还夹杂着推土机的轰鸣声。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情。郗守泰撑着虚弱的身子爬起来，挪到楼下一看，只见一台推土机被楼下开店的几个门市老板、老板娘团团围住；有个人攀爬上推土机驾驶员驾驶舱前的车盖上，用手拼命地击打窗玻璃，嘴里高声喊道：“推土机不准开，下来，快下来，再不下来就把你们揪下来”；奇香花店的女老板，人称“孙二娘”的孙美艳，甚至四叉八开的就地仰在推土机前冻得硬梆梆的水泥地上，拦着车不让它逃。

郗守泰便问围观的一个熟人，到底出了什么事。那人告诉他：“昨天夜里，福虎路上开门市的经营户睡觉的时候，这些推土机做绝事，不知从哪儿抄了一扒斗又一扒斗的泥，在他们的门市大门前堆了半人高的土堆。大门一堵，顾客怎么上门？生意又如何做？拆迁指挥部的这一招，真是毒着子，明摆着就是逼开门市的这些承租户老板关门走人。今天早上，这些老板一到门市前就看傻了眼，有几个昨天就睡在店里的老板，甚至连门都出不来了。这个气呀，简直没说的，个个义愤填膺，人人摩拳擦掌，都吵着要到拆迁指挥部去问罪。就在这个时候，不知从哪里来的这个倒霉推土机司机，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把推土机开到福虎路大街上来，还那么地招摇过市，你说，这不是羊入虎口、送炭入火吗？所以，自然要受到这些开门市的老板、老板娘的围追堵截、破口谩骂了，没有动手群殴，打他个鼻子啃地，满地找牙，就是便宜他的了。”

郗守泰得知后，立刻明白，这又是拆迁指挥部的人支使干的，其实与推土机司机并没有多大关系，他们反正是做工，拿人钱财，为人办事，受人支使是自然的事，实在怪不得他们，他们只是替人受过罢了。便叫住几个认识的老板、老板娘，对他们说：“这事都是拆迁指挥

部让他们干的，也怪不得他们，只要他们表态，今后不再在夜深人静、别人睡觉时干这样的缺德的事情就算了，让他们走吧。”

那推土机司机，从驾驶舱里探出头来，可怜巴巴地说：“对不起大家，我们也不知道会惹这么大的祸，都是别人让我们干的。从今天后，我们晓得这件事情的厉害关系了，我保证，再也不会干这件事情了！”

“既然如此，那就先放你走。下次要是作案时被我们逮着，一定不会像今天这样客气了，一顿打是跑不了的，你就准备到医院去看伤吧！”孙二娘孙美艳骨碌一声爬起身，挥挥手，“好了，算你幸运，老娘我今天有笔大生意要做，不想耽误时间，就放你走吧。走啊，还不快走，真的想讨揍啊？！”

推土机驾驶员连忙缩进驾驶舱，发动车子，在众人的轰笑和讥骂声中，像只兔子一样，灰溜溜地逃走了。

有几个老板看见郗守泰，就跑过来向他诉苦：“我们又不是不搬，可拆迁补偿全部入了房东的腰包，一个子儿也不肯给我们，拆迁指挥部的人嘴上说支持我们，还表态帮我们协调，可就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楼，至今也没有过问一下。你说，我们总不能两手空空地就走人吧。”

郗守泰苦笑着摇了摇头，什么话也没有说。说什么呢，要说的话早就说过了，大家心照不宣，想法彼此都了解。要说的话，也是再发一通牢骚。这牢骚发得还少吗，又管什么用。还是什么都不说吧。此时无声胜有声啊！

郗守泰长叹了一口气，颤颤悠悠地上楼去了。

可是，那推土机司机的表态，只是哄人的。

福虎路拆迁搞到现在，绝大部分的被拆迁户都已签约搬迁，而承租经营的门市老板，因为与房东拆迁补偿金的分配问题，很多户都没有落实，所以，搬迁的倒很少，反成了拖福虎路拆迁后腿的一个大问题。所以，拆迁指挥部不能坐视不管。一户一户地去帮助协调，人手实在不够，再说，房东的话哪有那么好说，承租户的胃口也不容易满足。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逼着他们自己去解决问题，挑起承租户来与房东去闹，三一闹，这问题就解决了。虽然这有挑动群众斗群众之嫌，但是，为目的不择手段，只要能把这些承租经营户尽快赶出福虎路，什么手段有用，就该用什么手段，管他群众反应不反应的！

于是，拆迁指挥部仍然让推土机驾驶员夜夜扒泥去堵经营门市的大门，只是，要求他们白天再不要招摇过市，开着推土机在福虎路上游荡了。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只要给钱，夜里扒土堵门的事虽有风险，但推土机司机依然肯干。日复一日，承租经营户们，好不容易将门前的土堆移走，可第二天，半人高的土堆又被推土机扒放到门市的门前。他们中有人也提出组织大家一起到拆迁指挥部去抗议，集体讨个说法，可是，更多的人却说：“拆迁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再去闹还能翻起多大的浪来，还是省点力气找房东多交涉交涉吧。”

人心难积聚，力量难集中，又是个一盘散沙！

到了后来，承租经营户们面对白天搬、夜里生的拦门土堆，再也没有了搬移的恒心和气力，终于睁着眼看着它，由它去算了。只是，没有了生意好做，在这福虎路再呆下去还有什么意思。有的人想，找个地方做生意，拆迁补偿的钱，说不定要不了多长时间就苦回来了，犯不着再在这里与虎谋皮，向房东争利，还是早点搬迁吧。

拆迁指挥部用推土机堆土堵门绝卖，来逼赶承租户搬迁的“英明决策”，又一次在福虎路拆迁中得到了验证！

## 119、十六策之十五：借冻停水（1）

又一次寒潮南下，中央电视台天气预报栏目主持人说，这次寒潮，将是入冬以来最强的一次，我国的北部地区要降温摄氏12—16度，长江以北地区，要降温摄氏8—12度，

南部地区，也要降温摄氏6—8度。滨海电视台气象预报节目的主持人，则提醒市民做好各项防冻措施，特别是要防止自来水管冻爆，自来水笼头冻封不下水。

自来水对付寒潮南下，郗守泰、章芳菲自有一套好办法，夜里不要把水笼头关死，让它不断地往下滴水，水流一直是通的，就不会被冻住，也就不会出现停水问题了。要不然，寒冬腊月，家里没水，连杯热茶也喝不上，那还得了！

果然，一夜北风呼啸之后，早上起来，卫生间架子上的毛巾都冻得硬梆梆的了，可自来水却还在一滴一滴地往下滴水，水笼头一开，照样哗哗地往下滴水，而且水流还很急。章芳菲这下放心了，告诉还没起身的郗守泰：“老郗，水笼头没被冻住！”

起身，淘米，煮早饭。漱口，洗脸，修“五脏庙”。两个老人，有条不紊地按照自己的生活节奏，过着家常日子。

拆迁以后，虽然生活环境已经大大恶化，他们已经成了这幢楼上唯一没有与拆迁指挥部签约的住户，除了楼下几家承租的经营门市以外，也没有人再住在这幢楼上了。可是，日子得一天一天向前过，拆迁是迟早的事，从一开始他们就有这个思想准备了，只是，后来的情况出乎了他们的意料，所以，一直拖到今天也没有签约搬迁。但是两个坚强的老人，并没有被恶劣的生存环境所折服，他们依旧顽强的过着一般市民都是这样的平常生活。这些天来，时不时就会遇上拆迁指挥部给他们带来的新麻烦，不吃饱喝足，就没有力气去应付这些挑战。

吃过早饭后，老夫妻俩又一起上街去买菜。走到楼下时，看到有人在撬置放分户水表的阴井盖，以为哪家的水笼头冻起来了，是请“水师傅”来帮忙修理的，也就没往心里放，顾自走了过去，看也没看一眼。

买菜回来的路上，他们经过置放分户水表的水泥阴井盖处，那几个人已经不见了。他们做梦也没想到，那两个人竟然就是冲着他家和隔壁楼上也开传媒公司、至今也一样未签约搬迁的钟经理，这两个顽固“钉子户”，而专门来停他们的水的。当他们回到家里准备做饭时，打开笼头却发现一点水也放不出来的时候，都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同时，也都感到不可思议。可是，他们立刻就想到了，刚才那两个人可能就是拆迁指挥部支使来停他们的水的。

正在这时，住在隔壁的传媒公司钟经理打来手机，问章芳菲家里的自来水通不通，并且告诉他们，家里的自来水，早上还好好的，现在突然不通，一滴水也放不出来。他跑到楼下几个承租经营户门市上去问了一下，他们的都通。看来，又是指挥部的人搞了鬼！

章芳菲回说，自己家的也不通了。

钟经理说，这就奇了，为什么一楼的都通，只有我们二楼没有签约搬迁的两家不通。肯定是他们搞的鬼。并且说，章总，我有个亲戚，就是修自来水的，你不用焦心事，我马上就打手机给他，让他来帮我们两家把它修起来。

为了验证钟经理的话，郗守泰专门下楼，到几家承租经营的门市问了一下，他们的自来水果然都通。钟经理说话不诳，真的是拆迁指挥部对他们下的又一下毒手！上面明确要求，拆迁当中，不允许对被拆迁户停电、停水，报纸、电台、电视台都宣传了，他们的胆子也太大了，依然充耳不闻，我行我素！

中午烧饭，章芳菲到楼下的承租经营户门市上去要了一些水。他们都说，章总，你尽管来拎，自来水又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可生活中没它又不行。我们都是福虎路拆迁中的受难者，就应该互相帮助。

才吃过午饭不久，钟经理就打来手机，告诉他们，他的那个亲戚过来了，说是自来水没办法修。因为，有人人为地将分户水表下面的管子搞坏，水从里面流出来，在滴水成冰的大白天，也立即冻起来，冻得结结实实的，只有等气候升上来以后，才有办法修。

章芳菲又去找拆迁指挥部的人，他们却一嘴推得光光的，还说，天气太寒冷了，看样子自来水是冻起来了，你们为什么不提早做好防冻措施？竟然把责任都推到了自来水冻死的被拆迁户身上。

郗守泰听章芳菲告诉他后，长叹了一口气说：“我就知道是这样。别再找他们了，找他们也没用，他们早就准备了一大箩筐的托词，我们还是想办法自己解决吧。”



章芳菲说：“福虎路这地方是真不能再蹲了，他们现在就是不赶我们，我们自己也要搬迁了。”

郗守泰一听就火了，大声地正色告诫：“你这是说的什么话，他们那些人巴不得你这样说，这正是他们所想看到的。告诉你，一定要坚持下去，不搬，就是不搬，不将我们提出来的问题解决掉，不为这些天来对我们所搞的非人摧残进行道歉，我们就‘一定门朝南’——坚决不搬！”

## 120、十六策之十五：借冻停水（2）

家里停了水，郗守泰遭了罪！

一日三餐煮饭烧粥的用水还好说，让纯净水公司送两桶纯净水来就解决问题了。可是，洗菜总不能也用纯净水吧？

问题最大当数卫生间的用水。郗守泰年龄大了，男性老人最容易得前列腺炎，偏偏郗守泰就患上了这个毛病。尿急、尿不尽已经让他痛苦了，更让他苦不堪言的是尿频，白天还好说，到了夜里，一会儿就要上卫生间，觉都睡不安生，特别是寒冬腊月，天寒地冻，滴水成冰，夜里起来更是要命，刚刚在被窝里捂出了一点热气，尿了一泡尿，热气立刻就跑光了。去年，章芳菲专门给他买回一床电热毯，情况才好些。现在，家里停了水，坐便器无法用水冲，卫生间就不好用了，小便在家里不好解，只得到楼下朝北的一条小巷远处的公共卫生间去解。只解了一晚，郗守泰就吃不消了。章芳菲第二天连忙到超市给他买回来一个大痰盂，给他夜里解小使用，才解决了问题。大便则要把时间调整好，一定要放在白天解，如果夜里解，则麻烦又大了！

当然，洗衣服用水也是一个矛盾，洗衣机是肯定用不起来了，好一些的衣服可以送到干洗店去洗，但是，内衣什么的，总不能也送洗衣店吧？家里洗还得要水！

好在楼下的承租经营户们都很客气，让他们尽管到他们家去拎水。但家里人口少，盛水的东西又不多，这也是个问题。没办法，章芳菲又到商场去买了一只大塑料桶回来，专作储水之用，这才解决了问题。

不过，从停水这天开始，家里没有了水搞清洁，卫生状况就成了问题。章芳菲本来是个很爱干净的人，一天家里都要用抹布揩好多次。卫生间更是清洁卫生的重点，总是搞得没有一点异味。现在没有了水，到楼下承租经营户家拎来的水又要省着用，很多清洁卫生的工作便无法再搞，特别是夜里要用痰盂小便，尽管有盖，但还是断不了骚气外溢。早上把小便送到楼下很远处的公共厕所倒掉后，厕所里又没有公共自来水笼头，还得回家用水冲洗痰盂……总之，用章芳菲的话说，家里脏死了，这哪像个人住的地方！

都说好事难成双，坏事接着来。这话还真的灵！家里卫生间已经没法用了，郗守泰可能病体刚愈，抵抗力差，受了点冻，着了寒气，竟然又拉肚了，而且拉得很厉害，串下来的都是臭水。问题发生在白天还罢了，要命的是，偏偏在半夜时分感到了肚子痛，接着，便是十分厉害的里急后重。郗守泰晓得不好，往楼下的厕所赶已经来不及了，那得有好几百米的路，弄得不好会拉到裤子里，没办法，只好就坐到痰盂子上，像多少年以前的女人一样，上“马桶”大便。解完后，恶臭立刻充溢房间，必须马上倒到楼下厕所里！章芳菲体谅郗守泰年龄大了，要替他去倒。郗守泰不肯，尽管她是自己的妻子，自己生产出来的肮脏物，也不能让她去倒，坚持要自己去倒，并且说，拉肚的问题，尽管家里有常备药，但吃下去以后，一时半会也好不了，说不定没过多久，自己还要拉，所以，还是自己倒好，顺便到楼下厕所里，再彻底地排一次。

章芳菲没有和他再争，他真舍不得老头子遭这份罪，当下眼圈就红了，嘴里哽咽着说：“这要人命的拆迁，难道真要把人逼死不成？！”

吃了止泻药，带上卫生纸，郗守泰便端着痰盂子下楼，楼梯上的照明灯自从拆迁后不久，就已经被搞坏了，漆黑漆黑看不见，章芳菲就披着衣服，打着手电筒，一直将郗守泰送到楼

下，看着老头子在推土机挖得坑坑洼洼、高低不平的街上，摸索着蹒跚而行，高一脚低一脚地走到街的那边，进入向北的那条小巷子，才上楼回家。

进入小巷子不久，郝守泰肚子里忽然又翻江倒海起来，随着肠道咕噜噜地一阵猛响，又有了要拉肚的感觉。便加快脚步，吸住肚子，提起肛门，想挨到厕所里去解。可是，郝守泰以前做过痔疮切除手术，肛门的括约肌受到了破坏，“后门”本来就松，哪里夹得住，一声咳嗽，肚子里的脏东西就“夺门而出”，来了个顺屁股流。感觉到一股热流淌过两条下肢，郝守泰心里叫了一声不好，知道已经把大便解到裤子里了。紧接着，就闻到了一股恶臭的味道。没办法，只好夹着屁股，一步步地挨到厕所，痰盂里的脏物暂时不倒了，先蹲到大便坑上，把裤子上、腿上的脏物处理掉。这边还没有处理干净，“哗啦”一声，新一轮拉肚又开始了。拉肚不是平时的解大便，平时大便解出来后，会有一种全身轻松的感觉，而拉肚时，伴随而来的却是激烈的腹部疼痛，一阵阵的疼痛，使得郝守泰这个平时非常坚强的老人，也忍不住呻吟了起来。

经过这一折腾，郝守泰不敢回家了，生怕回去后又要拉，干脆就呆在厕所里，等着拉肚。果然，没过多久，新一轮拉肚又接踵而至，而且，似乎比前几次来得更为猛烈，肚子也疼得更加厉害。而这时，寒冷的冬夜里呼啸的北风，已经将他裤子里、腿子上曾经沾过脏物的地方，冻得冰凉。郝守泰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寒意。更要命的是，从粪坑里窜上来的风，阴冷阴冷地往上冲，不断地袭着他裸露的屁股。这使他更加寒不可耐。郝守泰在心里喊：“天哪！我这条老命，难道就要丧在这个上面吗？！”

章芳菲在家等了好一会，也没见郝守泰回来，不放心，就打着手电来小巷厕所里找他。男厕所女人不好进，就在厕所外高声问：“老郝，问题解决好了吗？”

郝守泰在里面有气无力的回答：“肚子已经好些了，可是，还要拉。我就不回去了，在厕所里把肚子里的那些脏东西都拉干净再说，我就不相信肚子里还有多少东西好拉？”

章芳菲在外面说：“天寒地冻的，呆在厕所里冻一夜，不更要命？！还有，肚子拉得太厉害，就会脱水，那会有生命危险的，要到医院去挂水。还是回家拉到痰盂里算了，臭就臭些吧，命要紧！”

“不，我不回去，还是在厕所里好解决。”

章芳菲劝不了他，便说：“好吧，你在这里等着，我回去，给你再拿件棉衣，另外，再泡点糖茶给你带来。”

郝守泰心里一阵感动：天好地好，还是老伴好哇。想起刚才半路上把裤子拉脏了，又叫住章芳菲：“刚才把内裤拉脏了，你再替我带内裤来吧。”

这一晚，郝守泰、章芳菲夫妇俩，一个在厕所里、一个在厕所外，呆了好长好长时间。寒风呼啸中，两人谈着话打发时间，谈的都是拆迁上的事。

章芳菲劝郝守泰：“老郝呀，我们再也吃不消这样熬了，还是签约搬迁吧，早签约早解放，早解脱。”

郝守泰经过这晚的打击，已经有点老力不支了，第一次变得软弱起来：“再等等看吧。也许，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之后。”

## 121、十六策之十六：关系劝签

经由了一次寅夜拉肚的突袭，章芳菲已经从思想深处彻底投降，劝老伴尽快签约搬迁算了，郝守泰也从思想的深处产生了动摇，不过，他毕竟经过很多次政治运动，抗压力毕竟要高一些，还想再坚持一下，特别是，人都有“好了疮疤忘了痛”的毛病，所以，当止泻药的作用显现出来，拉肚的问题解决掉以后，他又恢复了以前的坚决。只是，现在的坚决与过去的坚持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在思想动摇以后，现在的基础已经没有过去的牢固，再遇到相似的“打击”以后，也许他很快就会“兵败如山倒”，也未可知。但正如隔壁楼上那位也一直坚持到现在的传媒公司钟经理所言，能坚持到现在的人，已经不简单了。如果放

在过去，也许就是个“江姐”了！

拆迁指挥部那边，却再也没有了动静，不但没有人上门来找，连一个电话也没有。

郗守泰正感到奇怪，接着来的事情就使他明白了一切。

从昨天晚上开始，手机联络就突然多了起来，而且，越到后来，越是不停地来手机。先是儿子、女儿和郗守泰、章芳菲弟兄姊妹的电话，发展到后来，竟然朋友和章芳菲业务上的关系户的手机也来了。而且，内容基本上都一样，就是劝他们夫妻两人，尽快签约搬迁算了，一言以蔽之，都是来劝降的。

先是儿子女儿用电话给他们的手机打来的，儿子讲，大差不差的算了，反正我们也不要你们老两个人的钱，你们的身体安全和健康才是最重要的，福虎路拆迁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了，“钉子户”也没有几户了，你们就不要再与他们斗下去了，个人和集体斗、特别和国家斗，最终都没有好结果，还是早点签约搬迁算了，求个解脱、解放，我们也放心。女儿说，我一个月也挣不少钱，你们这样熬下去，能增多少钱，早点签约搬迁吧，再买新房如果差钱，我们都支持你们一点，你们老这样，我们上班也不安心。

都在外地工作的子女，过去为拆迁的事经常通电话，都一直表示支持父母的行动，现在突然都变了口，一致要求他们不要再坚持下去，尽快签约搬迁，显然，肯定是有人在里面做了工作。是谁？不言而喻，肯定是拆迁指挥部的那些人。所有的办法都想尽了，就是撬不动郗守泰、章芳菲这两块顽石，实在没有了办法，自然想到要搬出儿女这两张王牌。也真佩服他们，竟然把他们两位儿女的联系方式都摸到了！

弟兄姊妹打来的手机，劝降的意味则更浓了。他们都一口声地说，你们现在签约，得的补偿肯定比过去要高得多，人贵知足，也不要再坚持下去了，下面你说能有多大的鱼？郗守泰有个也在党政机关工作、还是一个部门的头头的弟弟，甚至对郗守泰说，哥呀，你也在党政机关混了这么多年了，这里面的关门过节你还不不懂？地方政府要干的事情，你一个人就能挡得住？说你一句不生气，纯粹是螳臂挡车——不自量力！早点签约搬迁算了，再不签，他们那些人，可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哟。我别的不担心，就担心你们的安全。生命才是人生最可宝贵的，你退休一年，还拿不少退休金，何必为了一点拆迁补偿，弄得连生命的保障都没有？老哥呀，知难而退，也是智者！

章芳菲的一个业务大主顾也打来电话，劝章芳菲做做郗守泰的工作，签约搬迁算了。还说，你也是个老总，做生意的，离开政府行吗？和政府过不去，结果只能是和自己过不去。拆迁是大势所趋，何必逆历史潮流而动？签吧，就是吃一点亏，今后业务合作，我多给你几笔生意就有了。人活着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开心，开开心心每一天！为了拆迁上的一点小利，弄得整天心事重重，不，心如刀绞，值得吗？现在我说的话你不听，事情过了以后，你就知道我说的话是好话了！

更离奇的是，一个过去从来不认识，据他自报家门，是郗守泰走了以后才到当时的滨海县荡西乡担任副乡长的人，竟然也打来了电话，怕郗守泰话不好说，直接打给了章芳菲，内容如出一辙，也是劝他们签约搬迁的。说了大半天，章芳菲只回了一句话，那人就不吱声了。

章芳菲的话是：老郗的脾气你可能也听说过，我说话他能听吗？要不，你找他说说，也许，你们都是党政机关的人，沟通比较容易。对方见他这样说，知道下面的结果，连忙说，那就不必了，不必了，和你章总说，一样，一样。立即挂了电话。

当章芳菲把这件事告诉郗守泰时，郗守泰笑了：“黔驴技穷，他们对我们，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最多，还有行政处罚一招吧，我等着他们。”

这时候的郗守泰，和拉肚子时相比，完全变了一个人。他又成了一个斗士，而且是西班牙式的“斗牛士”！

## 第六章 悲喜两重天

### 122、火线增援（1）

这天下午，金达省与刚升任省政府副秘书长的黄朝顺通了电话，老领导在电话里告诉他，市里的江和平书记、许刚川市长他都已经帮他打过招呼，两个人都说，对金达省的总体印象还是不错的，组织部年底班子建设，有提拔他兼任市建设局副局长的动议，如果没有群众反映，公示也顺利的话，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得悉这个喜讯，金达省自然非常高兴。放下电话，就打算晚上来个“双美食（食、色）”好好地犒赏犒赏自己。

本来，好久没有碰施东梅那骚娘们了，自从让她变身“小燕子”，作为间谍去完成策反煤炭公司职工宿舍楼集体拒拆的领头人方三以后，两人就一直没有在一起颠鸾倒凤过。可是，她顺利地完成任务后，对自己的态度却有了一丝微妙的变化，有一点若即若离的感觉，不像过去那样，总是有事没事往自己的办公室里跑，见到无人总会大胆地吻一下、摸一把、搂一抱，而是他不叫就不来，就是来自己的办公室，也规规矩矩的，再没有什么破格的举动，甚至连一个暧昧的眼神也没有。他意识到，这期间，肯定发生了什么事。一直想找个机会，探询个究竟。如果她真的与那个方三弄假成了真，他就要下决心惩罚惩罚她，在她的床上，用他的折磨，让她知道，背叛他金达省的后果是什么！可是，下午，他打电话时，她竟不在办公室，给她发短信，也一直没有回音。这骚娘们，竟敢这样对待自己？！哼，你等着吧，有你好受的！

这时候，金达省就想到了自己老婆的好。虽然童紫茜在与他结婚前，与后来调走的县委秦书记有过肌肤之亲，但那是在与他之前，嫁给他之后，真的就改邪归正了，这些年来，规规矩矩地相夫教子，再没有过半点绯闻。而且，自认为没有能以处女之身侍奉老公，心中有愧，对金达省这个花心大萝卜在外面的胡作非为，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之任之，从不絮叨半句。仅就这点，金达省就非常满意。有时候，他也觉得自己有点对不起妻子童紫茜，以至于对她还生出一些温情来。比方现在，在与施东梅联系未果的情况下，从比较中获鉴别，他就感受到童紫茜的好来。于是，打消了蠢蠢欲动的淫念，决定回家，与妻子共效鱼飞，给

她一点恩泽。

这一晚，对于童紫茜来说，就是一个节日！

这些年来，她从来不敢对金达省有任何要求，即便是夫妻生活，也是随金达省赏。他高兴了，要怎么来就怎么来，他不高兴了，或是在外面搞累了，不想再与她做床上游戏了，就克制住自己的欲望，连一个心理暗示也不敢做给他看。可是，今晚在外喝酒回到家，金达省就搂着她亲了个嘴。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待遇。她的心里立刻有了万马奔腾的感觉，脸蛋都红了。她心领意会地马上到卫生间给金达省放热水，让他好好泡个热澡。丈夫洗过后，又给他沏了一杯好龙井，送到他的床头柜上。

金达省对她说，把儿子服侍睡觉后，你替我好好洗洗下身，我今晚要好好干干你！

这话要多粗有多粗，根本就不像从一个当过县一级党委办公室主任的人口中说出来的，但童紫茜却一点也没有反感，她喜欢丈夫这样对她说粗话，这说明丈夫对她还是需要的。这需要，哪怕只是零星的，对她来说，也是弥足珍贵的！更要命的是，她对丈夫在她身上近似摧残式的性爱，竟然也没有半点反感，反而认为这样才算是一个真正的男人，总是百依百顺地按他的要求做，而且尽量能让他满意。当然，她自己也从丈夫暴风骤雨般的性攻击下，得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性满足。这种性满足，她能享受到的机会是很少很少的，每一次享受以后，她都回味很久很久，也对下一次丈夫的恩泽，产生更大的期待，而这种期待，时间往往也有很久很久。现在，期待已久的床上盛宴，丈夫又将赐予自己了，那个高兴，真正不亚于盛大节日来临前，自己的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

又是一夜消魂，数度缠绵！福虎路拆迁即将完胜，市建设局副局长的宝座也已在望。特别是这后一条，对金达省来说，更为重要，因为自己从湖海区调市拆迁大队以后，就已从行政编制转为事业编制，现在兼任市建设局副局长，就将又转回行政编制，成为地地道吃“皇粮”的国家干部。如今，大学毕业生甚至研究生，都热衷于考公务员，而且多少人考一个，困难得很，自己不但重回公务员序列，而且还是一个地级市下面的副局长，可喜可贺！为了这，还不应该好好乐一把？

想到这些，他就无比的兴奋。酒力助性。借着晚间的酒力，他将妻子童紫茜，结结实实地压在身下，用自己强有力性具，向她宣示一个副局长无上的权威和无比的霸力。

童紫茜已到了中年发福的时候，虽然体形依然有型，但早已不是“燕瘦”般的骨感美了，而越来越富有“环肥”式的丰腴美！脂肪的皮下积累，使她的皮肤比过去更美白，脸庞比过去更润泽，肩胛比过去更浑圆，双乳比过去更饱满，小腹比过去更润滑，大腿比过去更富张力，甚至连双脚也比过去显得更有肉感！

这样的体态，仿佛就是施东梅的翻版！

干着自己的老婆童紫茜，却忽然想到了施东梅。金达省不由自主地愣怔了一下，但很快就自己对自己说，去他妈的！本来今晚老子的甜头要给你尝的，你他妈的却来了个人间蒸发，滚你的蛋吧，我有自己同样丰腴的老婆，没有你，老子同样快活！

这样一想，更激起了无比的斗志！他开足马力，将自己变成一列具有巨大马力的动车，轰隆隆地行驶在童紫茜的沃野上，只是，这趟列车没有铁轨，不需要沿轨道行驶，而是任他随心所欲，愿意开向哪里就开向哪里，愿意怎样开就怎样开。

他开足了马力，以极快的速度和极强的力量，霸道地碾压着童紫茜的肉体；两只青筋突暴的手一会儿摁牢她的双肩，一会儿又狠揪她的双乳；散发着哄哄酒气的嘴巴，一会吮吸着她的双唇，一会儿又啃噬着她的乳头，而全身的力量，则全部集中到列车的车轮上，一下又一下地沿着轨道，向潮湿的前方闯去，他的嘴像燃气机一样直喘粗气，而汽笛的鸣叫，却是由童紫茜发出的，随着金达省的攻击由缓到急、由轻到重、由重到狠，她的呻吟声也由小到大，最后，变成了精焕神迷的狂喊，激越的音响丝毫不亚于汽笛的高昂。他感到了征服者的痛快，她也感到了收获者的喜悦。夫妇和合，性谐心醉。久旷的甜美性爱，使两人都得到了充盈的满足！

这一晚，金达省不知哪来的精力，来了一次又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具侵略性，更有

占领度。他使遍了他在许多女人那里学到和使过的所有方式和方法，还有意识地尝试着进行了几个创新动作的实践，章紫茜则十分顺从地接受，十分卖力地配合，十分骚情地鼓励……后来，两人终于筋疲力尽，相拥而眠。

金达省呼呼大睡。他实在是太疲劳了。

童紫茜却在他的怀里泪流满面。这是喜极而泣的泪水！

幸福难道真的不期而至了吗？

## 123、火线增援（2）

早上七点半钟了，金达省还没有起身。福虎路拆迁原来认为很困难，没料想，却出奇的顺利，才一个半月时间，已进入全面扫尾阶段，1000多个被拆迁户，一共还剩不到20个没有签约搬迁，只要再努把力，把这些个最难的“钉子”拔掉，就将大功告成，所以，可以伸直了腿睡一个懒觉了。

童紫茜却起了个大早，专门为丈夫煮了碗蜂蜜鸡蛋茶，端到他的床头。虽然昨夜一夜疯狂，搞得她很累，但是，她还是坚持早早起身，按惯例为丈夫煮了碗蜂蜜鸡蛋茶。

这个惯例的发端，是金达省讲的一个故事。一次，金达省在与她交欢过后，给她讲了一个带黄的笑话，说是乡下有个老师，在外村教书，每星期回家一次，夜里做过妻子的“作业”后，第二天早上，妻子总要煮一碗白糖鸡蛋茶，端到他床头，既补养补养他，也犒赏犒赏他。丈夫每次喝白糖鸡蛋茶时，总要用筷子敲敲碗边，说：“这是我苦得来吃的。”一次，星期六放学后，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和几个老师一起打了会篮球，打得很累。回家吃过晚饭，疲劳得很，早早上床，一夜睡到天亮，忘了做妻子的“作业”。第二天早上，直到起身，也没见妻子端白糖鸡蛋茶过来。便问：“怎么没煮白糖鸡蛋茶？”妻子气呼呼地说：“你昨晚又没苦，哪来的白糖鸡蛋茶吃？！”丈夫自知理屈，从此以后，星期假日，再不留校打球，早早回家，夜里也再没有旷课和忘做妻子的“作业”，因而，后来的每个星期假日的早上，赖在床上的他，也总能喝到妻子专门为他煮的白糖鸡蛋茶。

那以后，两个人就形成了一个默契，晚餐桌上，哪怕儿子在，金达省只要对童紫茜说了一句：“明早给我煮碗鸡蛋茶”，她就立刻心领神会，丈夫今晚要临幸自己了。而第二天一早，她就是再累，也始终不会爽约，一定会给丈夫煮一碗蜂蜜鸡蛋茶。这已成了两人间的一个秘密，也是章紫茜十分向往并热切做的一件事情。

此刻，金达省正在喝章紫茜给他专门煮的蜂蜜鸡蛋茶。电话铃声就响了起来。

这么早的电话，一般都是金达省的，而且肯定都是急事。金达省不敢怠慢，连忙去接。不想，这电话竟然是市长许刚川亲自打过来的，说是下面有个县拆迁中出了大问题，网上都载了，社会影响很不好，要他立即赶到他的办公室，有紧急任务交给他。

在往许市长办公室赶的车上，金达省拨通了拆迁指挥部办公室主任绰号“信息通”的岳啸华，并且很快从他那里得到了消息。原来，滨海市下辖的海城县，在拆迁中遇到了一个老大难的“钉子户”。此人是个新四军老战士，已经84岁，由于拆迁大队给出的补偿资金他不满意，一直不肯签协议，整个拆迁工程，就剩他1户，而且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工作做了许多，但他就是不拆。前些天夜里，这老头突然拉肚，家人就陪他到医院打点滴，半夜回来时，忽然发现有推土机在拆他家房子，他的几个儿子媳妇女儿女婿，一起上前，推土机司机见况不妙，弃机逃跑。他们回家一看，家里一些值钱的古董都不见了，连老头当新四军时的纪念奖章和军功章也不翼而飞。家里人立刻想到是拆迁大队的人干的，可是，到拆迁大队去问，却一口咬定不是他们干的。为了追寻推土机的主人，有人给他们出点子，让他们到网上去拍卖推土机，非要把推土机的主人逼出来不可。那新四军老战士和他的老伴，为了防止推土机主人夜里回来把机车开走，每天夜里都冒着寒冷的天气，坚持睡在驾驶室里看守着。南方一家知名度很高的报纸，得知这一新闻线索后，立即派记者采访报道，新闻又很快被载到网络上，跟帖的网民很多，一口声地都支持那位新四军老战士，指责当地政府和拆迁部门，

社会影响很坏。

金达省知道情况后，心里有了底。他猜测，肯定是市里领导想让他火线增援，到海城县去，帮助他们迅速解决矛盾，平息事端。而且，略一思索，他就有了办法。

才到许市长门口，秘书汪学科就迎着他催：“快点快点，许市长上午还有个会，倪超凡副市长也在，都在等你。”

一进许市长办公室，许市长开口就问：“金达省，今天找你有什么事，你清楚吧？”

“清楚，是海城县拆迁出了问题这件事。”

“清楚就好。”许市长点了点头，“你搞拆迁不少年了，根据你的经验，海城这次出问题，原因在哪里？”

“这个……这个……我还没调查。”

倪副市长在一边插了话：“你不要有顾虑，市长问你什么，你就放心大胆地回答什么，有话直说，不要拐弯抹角。”

金达省见倪副市长这样说，便放了心：“我认为，海城拆迁上出的问题，主要还是工作方法问题，拆迁工程结束已经好几个月了，只剩1户没有签约搬迁，工作其实应该做得通，就是再难的‘钉子户’也好拔，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在用足用活优惠政策上做做文章，反而趁人家不在家，夜里用推土机搞突袭？来硬的也要看对象，否则，就只会是不明智。”

许市长又点了点头：“现在问题已经出了，你说说，怎样才能尽快解决？”

金达省很有底气地回答：“许市长、倪副市长，在来的路上我已经思考过了，那个新四军老战士不肯拆，说到底是因为增加拆迁补偿问题没有得到满足，适当给他增加一些钱，矛盾就会自然化解了。至于丢失的那些古董和军功章、荣誉奖章等，可以由公安局承诺立案侦破，力争追回，实在追不回，县里也应表态折价赔偿。”

许市长沉思中，不由自主地又点了点头：“好吧。你既有了主意，市里就派你到海城去，帮助他们尽快解决问题。市人代会即将召开，在这节骨眼上，竟然出了这件事，这就不是一般的社会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今天上午有个会，没有时间和你们细扯，就请超凡市长与金达省同志过细研究一下，再以我的名义，给海城县委、县政府的主要负责同志打个电话，要他们这两天什么事情也不要做，专门督办这件事，同时要提供一切有利条件，支持达省同志工作，确保在三天内，完全彻底地解决问题！”

倪副市长连忙说：“好，我立刻落实市长的意见。”

金达省见许市长这样启重自己，心里非常激动，立刻大声表态：“请市长放心，我保证按时保质完成任务！”

### 124、火线增援（3）

就在许刚川市长召集倪超凡副市长和金达省，会商如何解决海城县拆迁中出现的问题时，郗守泰和章芳菲也知道了这件事。他们正在为这件事情的出现而暗自庆幸。

消息是隔壁楼上的钟经理打手机告诉郗守泰和章芳菲的。郗守泰家的网络前些天就被搞拆迁的人给弄断了，所以，一向消息灵通的他，现在已经变得信息闭塞、孤陋寡闻了，加之这一类的消息电视上又不会播放，所以，更是无从得知。钟经理虽然一楼之隔，而且也是至今没有签约搬迁的拆迁“钉子户”，但是，他没有长“利用网络与搞拆迁的人来一次辩论”的反骨，所以，他们不视他为“网络叛逆”，还允许他继续上网。当他从网络看到滨海市下辖的海城县出了新四军老战士因不肯拆迁而寅夜住宅被侵的事件后，立刻想到了同病相怜的郗守泰，因为线扯网断，无法及时得到这一信息，而这一事件，对于他们这些同在滨海的被拆迁户来说，又具有“投鼠忌器”的影响，可以说是不幸当中遇到的一件幸事，所以，赶快打手机给郗守泰和章芳菲。

郗守泰听到这个信息，第一反映就是：滨海这下出问题了，他们往后的拆迁就要收敛收敛了。可以说，这个信息对于他们这些被拆迁户来说，有如久旱遇甘霖，真是再及时不过了。

正因为此，喜从心上生的郗守泰，当下就在手机里对钟经理说：“如果你方便的话，我想现在就到你家，借你的网络把这个报道仔细地看看，再好好地研究研究。”

钟经理在那边说：“什么方便不方便，我打手机给你们，就是这个意思，你们过来吧，我在家恭候大驾。”

郗守泰和章芳菲到钟经理家时，他已经将热茶泡好了。他家也已经被停水好几天了，拆迁指挥部给出理由也一样，天气太冷，自来水管被冻住了。可奇怪的是，只有他们这两个至今未签约搬迁户的自来水管冻住了，而一楼承租经营的门市，自来水却一直畅通。

将郗守泰让到电脑桌前的时候，两人又说到了自来水的事。钟经理用扬眉吐气的口吻说：“海城的事情一出，擦屁股的事就够他们忙的了，看他们还能狠多少天？！”

郗守泰在网上很快看到了南方某一全国知名大报记者采写的文章，为了强化写实效果，还配发了好几张照片。后面跟帖的网民已经上万，都一边倒地支持新四军老战士，指责海城的拆迁部门，有的矛头还指向了海城的县委、县政府。郗守泰边看边读，很有点大快人心的意思。

钟经理站在他的身旁，又对他说：“最近，《中国青年报》的记者，也采访报道了山东青岛一个被拆迁户，坚持1年多了，至今不肯搬迁的消息，也配发了照片。这个被称为最全国最顽固的拆迁‘钉子户’，是个的个体工商经营户，要求一点不高，只希望还能安排一样大面积的经营门面让他开门市，否则，他一家的生计就断了。可是，这个并不苛刻的要求，却一直没有得到允诺，所以，他就一直不肯拆迁。这中间，他遭受的非人待遇一件又一件，有的做法令人发指，可他都抗下来了。现在，这件事弄到了中央一级的报纸上去了。这么一登，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新闻监督虽然有作用，但如果地方上硬顶，他们也没有办法。也不知道这件事的最终结果会是怎样？”

听他这一说，郗守泰又在网上搜索到了这个消息，认认真真的看起来。

看了这两条网上消息后，郗守泰的情绪明显比前些天好得多。章芳菲看在眼里，心里也暗暗高兴，便问：“老郗，根据你的判断，海城的拆迁问题一出，对于我们滨海的福虎路拆迁来说，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如果是正面的话，能有多大，剩下的几个没有签约搬迁的被拆迁户，是不是会从中受益？”

“影响正面还是负面，这要看从什么角度看。”郗守泰一本正经地分析，“对于海城县和滨海市的党政领导来说，影响当然是负面的，但对于我被拆迁户来说，影响却肯定的正面的。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会在社会舆论的监督下，在网民一条声的贬谪下，对自己过去的行为进行收敛。对不肯拆迁的所谓钉子户，就不敢再搞什么出格的事情。”

钟经理连忙附和：“这个自是当然。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也被他们整得够惨了。好了，现在往后，他们就不敢再随心所欲地瞎来了，我们被拆迁户的日子也就会好过一些了。”

章芳菲却说：“对你们的说法，我总有点怀疑，事情恐怕没有你们想像的那样好。地方上的党政干部的办法有的是，再复杂的事情他们都能摆得平，这些年来，我们滨海被新闻媒体曝光的事情也不是一件两件了，结果怎样，还不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虎头蛇尾，雷声大，雨点小。海城拆迁上的这件事情，我怕结果也会是一样。要是那样的话，对我们这些被拆迁户来说，到底能有多大正面影响？”

钟经理的老婆也在一边说：“章总说得有道理，我们还真的不能太乐观了，要把形势看得更严峻一些才行。要不然，思想上轻视，行动上放松，就会坐以待毙，维护被拆迁户的合法权益，最终也只能成为一件一厢情愿的事情。”

钟经理说：“情况明摆在那里，你们为何悲观丧气？”

郗守泰却说：“他们说的也有道理。我们还是要有两手准备。借用过去经常讲的一句话，即从最坏处着想，向最好处努力！”

## 125、火线增援（4）



金达省奉命赶到海城县时，已经快上午 11 点钟了。县委林书记和兰县长接到倪超凡副市长的电话后，按照许刚川市长的指示精神，专门在海城宾馆等候他。

见了面，握手，落座，金达省就快言直语地对林书记、兰县长说：“来的时候，许市长交待得很明确，无论采取何种办法，都必须在二天内把问题完全彻底并且不留一点后遗症地解决掉。时间紧迫，我现在就要工作。林书记、兰县长你们去忙你们的，这件事由我来处理，但我要一个权，你们如果能给我，我保证在许市长的时间要求内把事情平息掉。如果不能，那么，我也无能为力，现在就用电话向许市长、倪副市长请辞任务。”

林书记和兰县长交流了一下眼神，两个人不约而同地都点了点头。来人的名字以前他们听说过，但并不熟悉，现在拆迁上出了问题，许市长、倪副市长专门指派他来处理，而且他说话又那么硬，看样子肯定大有来头。既然他的话说到这个份上，就全权交给他去处理算了。这件事情被新闻媒曝光后，市里领导肯定都很震怒，特别是许市长，很有可能不久就会是市委书记，县委书记、县长的小命都捏在他的手里，弄得不好，自己未来的升腾不但成为皂泡、镜月，说不定连现在的乌纱也戴不牢，不如将这个烫手的山芋，就交给他派来的这个市拆迁大队金大队长，问题处理得好，大家皆大欢喜，处理不好，也由他担着，自己也好推脱。

这样想着，林书记便满脸带笑地对金达省说：“金大队长是拆迁上的老行家，你来了，问题肯定会迎刃而解，这下，我们就解放了。至于说什么要权不要权的话，你就见外了，我们的权，都是市里江书记、许市长给的，他们派你来，我们的权就都是你的，还讲什么要不要的话？”

“既然林书记这样表态了，那我就直说了。”金达省操着当仁不让的口气，向他们竖起了一个指头：“我要 100 万以内的表态权！”

林书记没有吱声。兰县长却面露难色。

“怎么，有困难？”金达省征询地问。

兰县长说：“100 万在市里没什么，但我们海城县还戴着国家财政补贴县的帽子，经济的确比较困难。再说，就是把这 100 万挤出来了，也不能全给那个冥顽不化的拆迁‘钉子户’，要是那样，闹而优则利，今后我们的拆迁还怎么搞？”

金达省巴不得他们这样说。只要他们在钱的问题上说个难字，他就会立即将矛盾捅到市里去，让市领导知道，他金达省来海城解决这个矛盾，是多么的不容易，从而为自己提拔市建设局副局长的努力加分。于是，他换了副善解人意的口吻，对林书记、兰县长说：“海城的困难我理解。这样吧，我给倪副市长打个电话，看这 100 万市里能不能支持一下。”说着，就拨开了倪超凡的手机。

“别，别！”林书记想拦，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倪副市长一接金达省的手机就火了，立刻让林书记接话，并且在手机里大声训斥，林书记一个不字也不敢说，只有连连表态的份：“好，好，倪市长放心，我们这就落实，立刻落实，保证不犯糊涂！”

接过倪副市长手机后，林书记脸上堆满笑容，连声道歉：“真对不起，你来帮助我们排忧解难，我们倒让你为难了。钱的问题你别担心，由我们县财政出，你尽管表态，只要能尽快把矛盾平息，钱怎么给都由你说了算。”

金达省见目的已经达到，这会倒表现得谦虚起来：“请林书记、兰县长放心，说是 100 万，其实也用不了那么多，我会尽量省着给，同时，也决不会以县政府的名义给。至于后遗症问题，你们也尽可放心。新四军老战士健在的还能有多少？哪个好与他攀比？没有可比性的问题解决起来就绝没有后遗症。”

兰县长这会也态度积极起来：“那好，都拜托你了。”

事情议定，林书记、兰县长早就安排好了午宴，准备两个人一起，好好陪陪金达省。

金达省却谢绝了他们的盛情，说是时间太紧，等顺利完成任务后再领情。只在宾馆吃了个简单的工作餐，就在海城县建设局局长、拆迁大队大队长和县公安局的一位副局长的陪同下，立即赶赴事件现场，处理问题了。

在工作问题上，金达省还真是没说的！

## 126、火线增援（5）

在海城县建设局的会议室里，金达省很快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那位新四军老战士被拆迁的是四间平房，只有 80 多平米，海城的房价低，拆迁补偿价格也相对较低，按拆迁政策，只能补偿不到 30 万元，就是加上这样那样的所有优惠和奖励，最高也不足 35 万元。双方在拆迁补偿金上产生了很大分歧：那位新四军老战士提出，没有 60 万元，不要拆他的房子；拆迁大队认为，他的要价太高，他们无法满足。他一户的补偿是小事，如果给他太高，已经签约搬迁的被拆迁户就会回过头来找麻烦，那样一来，摁下葫芦浮起瓢，没完没了的麻烦事接踵而至，就不想再有安稳日子过了。所以，一直没有答应他的要求，他就一直不肯拆，就他一户，1 年多了，至今还赖在路中央不搬，两端的房子都拆了，路也修到了他家的东西两处墙脚，可他就是不搬，没办法，只好趁他夜里去医院看病，让拆迁大队招标的民办拆迁公司，派推土机前去拆除。不想他们回家那么早，又没拆成，还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网络上都是一边倒的声讨声。

情况弄明后，金达省提出，目前的形势对不肯拆迁的那个新四军老战士有利，要想扭转这个被动局面，就只有我们放下身段，向他妥协。好在他是个新四军老战士，向他示低示好，政府部门也不下面子不丢人。而所谓有妥协，说穿了，就是尽量满足他的拆迁补偿要求，总资金可以达到他的要的价码，但怎么给要讲点艺术，既要让他满意，又要让他感到，政府的拆迁政策的确铁板一块，不可动摇，不能瞎来，现在，各方各面都出来向他伸出援助之手，才帮他圆满地解决了问题。这样，别的拆迁户也不好攀比，不但因为他是新四军老战士，是抗日的功臣，而且还因为，对他的拆迁补偿完全是按政策规定办的，别的部门支持那是别的部门的事，与拆迁大队没有关系。他们要讲话也讲不出来。至于他说丢失了古董和军功章什么的，虽然没有哪个看见，但我们一点也不能表示怀疑，而要做出百分之百相信的样子，请公安局立案侦查，并安排足够警力，力求尽快破案，给他一个交待。对我们这样的做法，他也提不出异议来。这些方法都用上了，措施都到位了，用不了 100 万，大概 80 万左右，问题就可以解决掉了，其中还包括过去承诺给他的 35 万元拆迁补偿费。

金达省的解决方案一提出，县政府曹副县长首先表示赞成。副县长都表了态，其他人还有什么说的，都纷纷说，金大队长经验足，处理拆迁上的矛盾有办法，全按您的意见办，所有事情，都听您的安排。

金达省与曹副县长商议后，立即由政府办通知，当天晚上就召开了相关部门负责人会议。会上，曹副县长先向与会者介绍了受市政府委派，专门前来指导处理海城拆迁偶发事件的市拆迁大队金大队长，接着，就由金达省主讲，并给各相关部门分配工作任务。

金达省有条不紊开始了分解：

- 1、拆迁大队用足优惠政策，按最高标准，给被拆迁的新四军老战士结算拆迁补偿；
- 2、县民政局以转业退伍军人解困和破格给予优抚待遇的名义，给新四军老战士补助一笔资金，支持县政府尽快解决这起拆迁事件；
- 3、新四军老战士户籍所在的办事处、居委会，也要拿出一笔资金，对他进行一次性特殊补助；
- 4、新四军老战士年事已高，体弱多病，卫生局着眼于帮助补助他过去几年的医疗经费外的个人开支，给他点救济金；
- 5、县党史办、文化局，这些年不止一次地采访过这位新四军老战士，并且以他口述、别人记录整理的形式，写作和发表了好几篇文章，据说一次也没给过稿费，这次也要破点费，给他一些珍贵史料提供补偿资金；

以上各部门各家到底给多少钱，具体金额请曹副县长定，当然，大家都是财政拨款单位，资金也不富裕，也可以由县财政支，只是借大家的名义用一下；

6、新四军老战士家藏古董、军功章失窃，请县公安局立即立案侦查，目前，先将那台无人认领的遗弃的推土机，作为偷盗人的赃物充公，视破案情况再研究确定最终处理意见，不排除推土机拍卖后的资金所得，作为失窃补偿款，如数转给新四军老战士；

7、据说，承担新四军老战士所在的那条街拆迁任务的民营拆迁公司，人员都是从社会上召的，成分比较复杂，其中甚至有些人就是地方上的地痞、流氓，还有个别的是牢改释放犯。那位新四军老战士家的失窃物品，说不定就有可能是他们作的案。请这家拆迁公司老板，明白事情的严重性，主动积极地配合公安部门进行全面侦查，如果确系他们所为，也好早日追回赃物，还给新四军老战士。这对促进这起拆迁事件的解决有很大作用，一定要十分重视。从某种意义上看，只有这件事情也圆满解决了，这起拆迁事件的解决，才能算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最后，曹副县长讲了话，要求大家全面落实金大队长分解的各项任务，还当场表态，各部门给新四军老战士的钱，不要大家掏腰包，都由县财政支。

刚才，金达省提出，又要这个部门、又要那个部门给钱，这些部门负责人心里还有点不痛快，现在，曹副县长表态不要各部门钱，由县财政出，自然都很乐意，工作热情就明显高起来。

曹副县长看在眼里，向金达省投过感激的一瞥。金达省心领神会地笑了。明知道这笔钱由县财政出，却故意先提出要各部门给，最后，又让个好人给曹副县长做，由他提出全由县财政支，仅用一个小手腕，就笼络了一个副县长，金达省的高明之处，于此可见一斑。

会议确定，第二天上午，还在这个会议室，请大家一起来，直接与那位新四军老战士见面，集体当面做工作，既表态又给现钱，不但确保当下就把这起拆迁事件平息掉，而且，还要让他自觉自愿地与拆迁大队签订搬迁让房协议书，把海城县城建拆迁有史以来最大的“钉子户”拔掉！

翌日上午，当那位新四军老战士的几个儿女，听到会议室里那么多人发言，都表态给予特别的资金支持，而且把现钱都带在了身边，只要他们签个字就可以到手。这些钱，再加上拆迁大队给的拆迁补偿费，总资金已经超过了他们当初提出来的 60 万的数字，达到了 78 万元，不由得都动心了。尤其是经过连夜突击，县公安局已经侦破了他家的失窃案，案犯嫌疑人一一拆迁公司的两个小流氓已被收审，赃物全部已追回，他们打个收条，就可全部领回，而且，那台推土机将来无人认领后拍卖，所得的资金，也会给他家一部分。这更使他们喜出望外。那新四军老战士年龄大了，他和老伴凡事都听儿女的，几个儿女一商量，认为县里给的价码已经不错了，当场就表态，接受大家的美意，同意不再追究这起拆迁事件的肇事者，并且，立刻与县拆迁大队签约，三天内搬迁结束，再不耽误城建修路工程。

一起看似很复杂、很棘手的因拆拆迁导致的新四军老战士被拆迁房寅夜被推被窃事件，就这样很快被平息了。

因为金达省的介入处理，原来几方皆损的一场悲剧，最后竟以皆大欢喜的喜剧结局收场。收获欣喜的，不但有那位新四军老战士，海城县委、县政府领导以及拆迁一条线人员，还有金达省。因为这一次“火线增援”的大获全胜，将使他在市领导心目中，留下更好的印象，他被提拔担任市建设局副局长，就更有把握了！

都说“钱到烦事了”，“有钱能使鬼推磨”，甚至有人说“有钱能使神推磨”。的确如此，在钱的面前，到底有几个人能是例外呢？

## 127、进入“走程序”（1）

海城之行，金达省顺利地兑现了他在许刚川市长、倪超凡副市长面前的诺言，成功地平息了海城的拆迁事件，倪副市长为这事专门打电话表扬了他，还转达了许市长对他的慰问。自古以来，得胜之后，班师回朝，皇上都要加官进爵。金达省自己寻思，这回为市里立了这么大的功，提升为市建设局副局长的事，就三个指头捏田螺——更加笃定了。

为了进一步加大保险系数，他决心在福虎路拆迁上再打个干净彻底的漂亮仗，争取在距春节前不到 10 天的时间内，一个不留地全部完成被拆迁户的签约搬迁工作，以用时 60 天、百分之百完成 1000 多个被拆迁户、100 多个被拆迁单位签约搬迁任务的史上最好拆迁业绩，向市委、市政府领导充分展示自己的全面才华，为自己就任市建设局副局长、重归行政序列的向往，再增加一个重重的砝码！

福虎路拆迁搞到现在，还剩四个被拆迁户和五个被拆迁单位没有签约搬迁。四个被拆迁户，一个是空关房户主，人住在北京的儿子处，房子一直空着，没有住人，也没有出租，电话联系，一直说同意拆迁，但人却一直没回来，因此也一直没有签约搬迁，这一户，前些天已经派专人到北京找他，昨天去的人打电话回报，那人已经同意签约，只是春节前无法回滨海搬迁，想请指挥部帮他搬一下，明年春暖花开后，他回滨海处理搬迁的杂物；另一户也是空关房，户主只有一个女儿，侨居澳大利亚，他也常年住女儿那儿。网上联系上后，对方同意签约，国际快件已经邮出，对方协议已签好，快件正在邮往国内的途中；另外两户是郗守泰以及和他一幢楼之隔的传媒公司钟经理，矛盾的焦点在郗守泰身上，姓钟的在看着郗守泰，只要郗守泰一签，他也立刻签字了。

五个被拆迁集体单位，四个属于同一类型，都是改制以后的企业，新厂长已经与拆迁指挥部签约，但原来厂里的工人，提出拆迁补偿费也要分一些给他们，天天集中在厂里不走，致使搬迁难以进行。这四个被拆迁集体，实际上就是个拆迁上的“烂尾工程”。问题解决起来并不难，如果新厂长肯拿出一些钱给老职工当然好，就是他们不肯，作为法人的他们，已经与拆迁指挥部签约，协议也同样具有法律效力，所以，老职工聚众拒搬、拒拆是违法的，道理讲清楚了，再辅以必要的法制手段，矛盾自然会迎刃而解。另外一户就是天地缘婚纱摄影楼。这个问题经影楼老板原单位发改委出面协调，也趋向解决，影楼老板表态，只要发改委在自己的下属单位的迎街门面中，能挤出几间给他继续搞婚纱摄影，他立刻就签约搬迁，绝不食言。现在，发改委正在想办法为他解决经营门面，据电话催促，事情已经有了眉目，就在这这两天，就可以解决了。

排过来排过去，最难攻克的，还是郗守泰这座堡垒！

从一开始起，没有哪个会以为，作为退休干部的郗守泰最终会成为福虎路拆迁中最最顽固的“钉子户”。然而，现在，他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成为了令拆迁指挥部的上上下下都感到非常难办的“钉子户”。这里面固然有他自己迂腐、认死理、不转弯等等毛病的原因，但客观地讲，拆迁指挥部的人，也要承担责任，而且公道地讲，还应该承担大部分责任。

郗守泰和章芳菲提出来的问题，并不难解决，如公摊面积被隔壁的沙鸿新家侵占的问题，只要把这幢楼的原先建筑图纸找出来，一看便清楚了，另外，他家西边的沙姓住户已经搬迁，只要在他家的东面墙上，铲掉水泥涂层，能找到郗守泰家那面向西开的房门，真相也就自然大白了。可是，拆迁指挥部却就是没有人肯稍微麻烦一下去查一查。

至于说章芳菲在家办了传媒公司，提出来要享受“住改非”待遇，提高补偿标准这件事，其实也不难办，因为，也是在福虎路拆迁中，就有相同的情况被作为“住改非”处理了。可是，拆迁指挥部的人就是不松口，致使这个问题也一直没有得到正面的答复。

就是这两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最终导致了郗守泰家成为福虎路拆迁的最大“钉子户”，而探究这两个问题悬而未决的原因，则不得不遗憾地承认，绝大部分责任，就应该由拆迁指挥部负！

然而，郗守泰家的问题，之所以搞到了今天这样复杂而又尴尬的地步，深层根源还在于他自己。他的秉性，他的为人，他对待事情的看法和处理方法，往往都有别于他人，是个不折不扣的另类，对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评价不尽相同，有的甚至大相径庭。不过，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正是由于他那有别于他人的另类行为，造成了他许多方面与社会的格格不入，甚或背道而驰。

即如在与金达省的关系上，他本是郗守泰的老下级，在金达省初入政界的起始阶段，他也曾帮过他的忙，应该说，还是有恩于他的。可是，金达省后来却走向了他的对立面，金达

省从做小商人的父亲那儿遗传的势利素质，虽然是导致这一走向的决定性因素，但平心而论，郗守泰在这方面也是有责任的。

又如在福虎路拆迁中，他三番五次地写与大势不合的逆潮流而动的文字材料，矛头所向又都是直指拆迁指挥部，而拆迁指挥部不过是替市委、市政府办事的，因而其实质，就是指向市委、市政府。这样的做法显然也是很不明智的。正是他自己把自己置于政府对立面的做法，导致了他被视为“内控对象”，他提出来的一些问题，放在别人家也许很好解决，而到了他这儿，就变得很难办了。

分析所有的原因，他与金达省的历史过节，作为他的“死穴”，应该是最重要的原因。因为，虽然金达省知道，郗守泰这一户最终也是要签约的，但他就是不想让他简简单单、舒舒服服地签，非要借机刁难刁难他、煎熬煎熬他、惩治惩治他，所以，这一路走来，郗守泰走得好辛苦、好辛酸。

由此不难得出结论：郗守泰这个所谓“钉子户”，其实，最符合事实的准确叫法，应该是“被钉子户”。

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了，金达省还不想让郗守泰简简单单、舒舒服服地就签约了，他还想最后再敲他一“榔头”，再刁难刁难他、煎熬煎熬他、惩治惩治他，彻底杀掉他的锐气、志气和骨气，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还要再踏上一只脚”，那时，再把他翻转身，给他一条活路，他就自然而然地夺路而逃了。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金达省决定，不再直接找郗守泰谈话，对他进行说服动员工作，而是径直对他进行“走程序”，也即将他这一户，进入运用法制程序进行处理的阶段，用法制的大棒，再猛烈地敲打敲打他那麻木不仁的榆木脑瓜！

## 128、进入“走程序”（2）

早上，门一开，章芳菲就发现门口放着一卷纸，展开一看，竟然是市拆迁管理办公室的一份函，连忙拿到屋里给郗守泰看。

郗守泰早就从别人那里听说过，对于最顽固的“钉子户”，拆迁指挥部最后都会来这么一手，让拆迁管理办公室组成行政仲裁合议庭，对市建设局市政管理处提起的对拆迁“钉子户”的申诉，进行行政仲裁。最近，牛春江和丛礼镇在打给他电话，询问签约情况时，就提醒他要提防指挥部的人来这一手，并且都劝他，没有必要走到那一步，早点签约算了，省得有人在这里面做文章，造负面舆论。

可是，面对老朋友的善意劝说，郗守泰还是不为所动。他在手机里对他们说，其实，市政管理处也好，拆迁管理办公室也好，都是一家人，他们自家人提出申诉，又由自家人进行行政仲裁，纯粹就是搞的形式，因为，无论怎么说，他们都已经内定好了，仲裁的结果，必定是拆迁“钉子户”作为被告败诉。而这只是“走程序”的第一步，在他们仲裁后，如果被拆迁户不服，还可以提起行政复议，由市法制办公室，对市拆迁管理办公室的行政仲裁意见依法进行复议。复议的结果，就是最终结果，如果被拆迁户还不接受，就将进行行政强拆。

“走程序”到了这一步，就算大功告成。但是，事实上，真正进行行政强拆的很少很少，滨海市城建拆迁，搞了10多年，还没有对一家进行过行政强拆。因此，所谓的“走程序”，只是敲山震虎的一个威吓举措，大多数拆迁“钉子户”到了这一步，都会被吓倒，以前就是再硬再顽强，这会儿都会变得软弱起来，被逼无奈地与拆迁指挥部签约，并很快搬迁。但是，我郗守泰不是孬怂，我就不怕，他们要仲裁，就请冲我来，我保证奉陪！

话虽这样说，但郗守泰心里也清楚，这些年，各地拆迁中的行政强拆，已经出了不少事件，为此死的人也不止十个八个。社会各方对行政强拆多有诟病，国务院在网上广泛征求意见的“新拆迁条例”中，就将行政强拆改为法院依法进行强拆。不过，国务院的“新拆迁条例”作为正式文件，何时下发还是个未知数，正因为此，一些地方将强拆变为“抢拆”，抢在国务院“新拆迁条例”出台前大张旗鼓搞拆迁，而“抢拆”之中也必然会出现行政强拆。

滨海市在福虎路拆迁中，对自己这个拆迁“钉子户”“走程序”，就意味着他们已经作了准备，真的到了最后，也有可能不惜采用行政强拆的办法，拔掉这个“钉子”！

对于这些，郗守泰是懂的，而且也早有了思想准备。然而，当事情真的发展到这一步，市拆迁管理办公室真的组成合议庭，对他家的拆迁问题进行仲裁时，他还是感到了一丝窝心，甚至还有一点紧张。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自己的面子。

尽管自己已经退休了，但退休前在滨海市也算有头有脸的人，当过多年党政干部，自己的下属现在遍布滨海市的许多部门和单位，如果自己因为拆迁的问题，被行政仲裁成败诉，最后又被行政强拆，那么，传出去后影响将有多大？自己今后怎么还有脸与熟人相见？人人有面，树树有皮。现在，竟然真的走到了老脸都没地方搁的境地，从内心里讲，他是无论如何也不愿承受这种打击的。

正因为此，当行政仲裁真的来到他的面前时，色厉内荏的他，竟然有点不寒而栗了。那卷纸抓在手里，好一会都没讲话。

章芳菲和郗守泰一样，也在为面子问题考虑。他是个开公司搞经营的人，信誉是千万不能受损的。现在，为了房子拆迁的问题，竟然被行政仲裁，而且处理不好，任其发展下去，还会被行政强拆。那时，电台、电视台和报纸都要宣传报道。这种情况真的发生后，自己的公司今后还如何经营？自己又将如何面对业务客户？

想到这里，她便试探地征询郗守泰的意见：“老郗，事情走到了这一步，我们的面子都没地方搁了，要不，我们就与他们签约算了。对你说实在的，我已经真的熬不下去了，再这样下去，用不了多长时间，我的精神就一定崩溃，为房子拆迁的那点钱，弄出一个神经病来，那就太不值了！”

不过，就在章芳菲讲话的这段时间里，郗守泰迂腐且倔强的秉性，又占据了上风，他的想法也随之起了变化。

他现在已经相通了，事已经如此，反正仲裁的消息已经传出去了，他们要行政仲裁就让他们行政仲裁吧，如果这个时候退让，消息传出去，一样会被人笑话。人家就会说，别看郗守泰那老家伙表面上那么硬，其实不过是洋枪蜡样头，经不了大事，才一个行政仲裁，就把他吓得落软服输了。这样负面的评价，对自己的面子同样是巨大的损伤。所以，面对行政仲裁的威吓，自己绝不能被吓趴，一定要坚强的面对，而且要作好心理准备，准备向市法制办公室提起行政复议，甚至准备他们搞行政强拆。真的能挺到那一步，才符合我郗守泰的秉性，我那响铛铛的个性，才会得到大家的尊重。再说，国务院的“新拆迁条例”即将颁布，我就不相信，在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大陆，会有哪个地方的党政官员，竟敢与国务院唱反调，冒天下之大不韪，仍然搞行政强拆？！

出于这样的想法，坚强的郗守泰对妻子章芳菲说：“不怕，我们不肯拆有不肯拆的道理，有理走遍天下，他们仲裁也不能不讲理。再说，国务院的‘新拆迁条例’就要下来了，他们必定会有所顾忌，不敢太胡作非为。至于说面子，你要面子，我也要面子，但是，我们现在被他们一吓，就屁滚尿流地与他们签约了，这种懦夫行为传出去，我们的面子又往哪里搁？只有顽强的顶下去，赢得我们应该享有的权益。这样的最终结果，反倒能使我们获得大家的尊重。那样，面子不但不会受损失去，反而会更大更光鲜！”

“老郗，你想好了，照你的说法，我们就真的要去行政仲裁合议庭，站到被告席上，接受他们的审判。这些你承受得了吗？”

郗守泰坚定地点了点头：“芳菲，你放心，这么些年来，我经历的事情也不少了，这点小考验，对于我来说，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们能坚持到了今天，已经实属不易，再把牙齿咬一咬，就能熬过这段黎明前的黑暗，最后的胜利就一定在不远的前面！”

### 129、进入“走程序”（3）

福虎路滨海中学招待所会议室，现在的福虎路拆迁指挥部会议室，被刻意精心地重新摆

布，布置成了一个类似法院法庭的格局，针对郝守泰专门设立的行政仲裁庭，就设在这里。这里，既有类似法院法官座位的仲裁人员座位，也有原告席与被告席。当然，被告席就是专门为郝守泰准备的。

因为房改后有了私房，因为福虎路拆迁后自己的私房正好属于被拆迁房，因为提出的相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致使在拆迁补偿上未达成一致，卖方不肯将私房卖给买方，郝守泰就成了被告，而且，他还是被代表市政府的市建设局市政管理处告上行政仲裁庭的。

进入仲裁庭的时候，郝守泰就在心里问自己：这种情况，不知在我们地球的其他地方是否也存在？

然而，疑问归疑问，现实的情况是，郝守泰不得不在工作人员的指带下，带着一百二十万分不愿意的心情，站到了被告席上。

担任今天仲裁庭合议庭庭长的，正是前些天到郝守泰家宣传拆迁政策的市拆迁管理办公室法制处的处长胥春。

世事有时候真会捉弄人，他的叔父过去曾经在郝守泰的手下工作过，可以说，对于作为他领导的郝守泰，那时说话连句高声也不敢，但山不转水转，到了今天，轮到了他的侄儿开庭，裁决郝守泰的拆迁案件了。郝守泰前些天还据理力争，在拆迁政策问题上与胥春进行唇枪舌战的交锋，但转眼间，他就成了被告，必须接受那天的手下败将的审判。也许他有理，但他却不掌握仲裁的权柄，事情的最后定断，全得别人说了算。

这到底算什么回事？郝守泰有点想不通。但想不通又能怎么的？现实严酷地摆在你面前，你不接受就不行，即便是打落了你的门牙，你也得和着鲜血往肚里吞！

站在原告席上的是拆迁指挥部第14小组的副组长卫日东。这倒大出郝守泰的意外！原告不是市建设局下属的市政管理处吗，民营的兴滨拆迁公司一般工作人员卫日东，什么时候调到市建设局市政管理处去了？

郝守泰可不是省油的灯，当下就提出了异议：“请问仲裁庭的胥庭长，市建设局的市政管理处作为原告，今天为什么没有来人？据我所知，卫日东只是兴滨拆迁公司的一名工作人员，被借调参加福虎路拆迁，并担任第14拆迁小组的副组长。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调动到了市政管理处了？”

卫日东的脸上显出尴尬的神色，他冲郝守泰狠狠地瞪了一眼，那里面，全是不满、气愤、仇恨，好像在说，老家伙，你现在已经成了被告了，还神气什么？马上就有你好看的了，到时候看你还神气得起来神气不起来！

胥春听出郝守泰的话中火药味很重，也不想还没有审理案件，就把气氛搞得太僵，便解释说：“卫日东是受市政管理处委托，代理出场为原告的。他的代理人的资格没有问题，这是我们开庭前已经认可了的。”

郝守泰可不吃这一套，他对这里面的关门过节都清楚，要想蒙混他完全不可能，当下就带点讥笑的口吻问：“他是律师吗？既然你们现在进行行政仲裁，就表示对我的拆迁案件进入了依照行政法规裁决的程序，而在庭上，能受委托代理原被告案件的，只有本单位和下属单位人员以及律师才有资格。如果卫日东同志有律师证书，请出示给我看看，我承认他的委托代理资格，接受他为原告；如果没有，那么我就将行使我作为被告的权利，要么他退出，要么我退出。至于胥庭长刚才说，你们已经认可的他的资格，那是你们的理解和做法，我再度郑重地声明一下，我不认可！如果你们执意要开庭，我只好退出，当然，你们可以缺席宣判，但是，在政府行政法制化的今天，任意胡为、执法犯法的后果是什么，我想，不用我告诉你们，你们是知道的！”

还没有开庭，场面就僵在那里。胥春知道，由于不够严谨，他们在原告的委托代理人的确定上，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而这个错误，偏偏又被被告郝守泰牢牢地抓住了。当务之急，是尽快调整委托代理人，要不，这个行政仲裁庭的审案，就将不得不中途夭折，不了了之。对于这个结果，他是负不了责任的。

胥春和组成合议庭的另外两个人商量了一下，立即打手机给市建设局市政管理处蒋处

长，好在处里就有个人在拆迁指挥部办事，当下就落实由他作为原告代理人，宣读已经准备好好好的起诉书。接着，又走到卫日东面前，与他低语了一会。卫日东无奈，只得愤愤地离开原告席，向室外走去。离开前，他用恶狠狠目光，“秒杀”了郗守泰，嘴里还狂妄地说：“有些老家伙，不要高兴得太早了，再遇到一次文化大革命，看谁要了谁的命！”

郗守泰在他的目光里，再一次看到了小时候在红卫兵眼中见到过的那种叛逆的杀气。

他一直认为，经由了十年浩劫的教训，今后，我们这个国家，再也不会出现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了。不过，福虎路拆迁以后，他越来越感到自己的看法错了。因为，我们信神、拜神的传统文化仍在沿袭，权大于法积习的消除还有待时日，新一代人造反基因的改造更是旷日持久的事情。所以，在未来，说不定什么时候，仍然会来一场类似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风暴！但愿自己一辈子不会再遇上这种浩劫。

### 130、进入“走程序”（4）

仲裁庭在调换了原告委托代理人后，终于正式开庭了。

市政管理处的那位同志，照本宣科地宣读了卫日东起草的起诉书。大致内容不外乎被告郗守泰，房屋拆迁要价太高，未能在政府规定的时间内签约搬迁，违反了城市拆迁的有关行政法规，申请对被告郗守泰进行行政强制措施，如果在两天内仍不签约搬迁，就发出行政强拆通知书，以确保福虎路西延工程的顺利进行，云云。

轮到郗守泰答辩了。郗守泰昨天晚上在家准备了一夜，今天又精心准备了一上午。所以，今天下午他来打的是有准备之仗，早就成竹在胸。在市政管理处委托代理人读完起诉书后，不慌不忙地开始了自己的答辩申诉：

“胥庭长，原告代理人，合议庭的另外两位：首先声明，原告所讲的拆迁要价太高的说法与事实不符。我的要价，有我的理由。至于是不是得到认可，那是双方协商的事情，一个愿卖一个愿买，拆迁自然谈得拢，我提出的公摊面积被他占以及享受‘住改非’待遇的要求，你们一概不受理，至今也没有一个说法，正因为这，双方的补偿价格上才出现分歧。怎么能给我戴上‘要价太高’的大帽子呢？”

“胥庭长，我的问题是由福虎路拆迁引起的。既然如此，请允许我就福虎路拆迁中出现的非法、不合法、不合规、不合章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1、国务院《房屋拆迁和补偿条例》规定，拆迁人应该至少提供两家评估公司，供被拆迁户选择，而福虎路拆迁，拆迁人只单独指定一家评估公司。违法违规。2、指定评估公司征求意见稿上墙后，即被气愤的被拆迁户撕毁，相当一部分被拆迁户并不知道有这件事，直到指定公司上门评估时才得知。而指定公司对业主房产进行估价，只有拆迁人虚托的‘大多数人同意’的拆迁人委托，而没有业主的委托函。缺乏这一前提条件，估价应视为无效。3、《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明确，应从国家确定的五种评估方法中，采取两种以上的方法进行评估，而指定公司却只采用市场比较法一种方法进行评估。违规。4、《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明确要求，评估公司在评估中，应遵循最高最佳的原则，选择最有利于被拆迁户的估价方法，指定公司却采用最低最差的方法进行评估，人为压低被拆迁户的房产价格。违规。5、《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明确了评估公司出具评估报告应包括的各项内容。而指定公司给被拆迁户的评估报告，只有一个评估结果，内容严重残缺不全。如果说完整的评估报告在评估公司，那么，虽然‘规范’明确评估报告可以由评估公司保存，但并不意味着被拆迁户就不能拥有对评估报告的知情权。因为评估中存在违规问题，所以，指定公司只将评估结果给了被拆迁户，而并未将评估报告给拆迁户阅读知情，是事实上的‘暗箱操作’！”

郗守泰侃侃而谈，有理有据，好像他倒成了原告似的。一时间，胥春和其他两个合议庭的成员，以及原告委托代理人的市政管理处的那位同志，竟无言以答。胥春通过上次的接触，知道郗守泰是个很麻烦、极难缠的人，也分析为了在仲裁庭上据理力争，他肯定会进行精心准备，但真的听了他的答辩申诉后，还是感到了出乎意料。他对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竟然



是那样的熟悉，甚至连行业的规范他也了如指掌。看来，今天的仲裁，将是有史以来最难裁的一次！

郝守泰看到胥春嘴张了张，准备讲话，连忙又滔滔不绝地讲下去。他不想给胥春插嘴的机会，那样，就会断了他的思路，使他的发言效果大打折扣。他要一泻千里的将所有的话统统讲完，乘胜追击，让他们来不及充分反应，使仲裁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最终，自己能成为胜诉者！

“胥庭长，原告委托代理人，合议庭的另外两位：对于福虎路拆迁，我和我的老伴章芳菲，一向都是理解和拥护的，并且准备带头签约搬迁，但是，后来出现的两个问题，至今也没有得到拆迁指挥部的答复和解决，造成了双方在拆迁补偿问题的上不同意见。这两个问题，一是公摊面积被隔壁邻居沙鸿新家侵占问题；二是因为妻子下岗后自谋职业在家开公司，要求享受‘住改非’优惠政策待遇问题。这两个问题，我都准备了具体材料，今天都带来了。马上可以给你们一份。”

“我这里着重想谈的是，作为拆迁指挥部，对于被拆迁户提出来的问题，究竟应该采取何种态度，才算是正确的。这两个问题其实都不难解决，前一个问题，只要把当初的建筑施工图纸找出来一看，就能清楚了，再不然，在沙鸿新家的东墙，也即我家西墙上，铲掉水泥涂层，看看我家是不是开过西门，就真相大白了。可是，拆迁指挥部往规划局测绘处推，测绘处又往指挥部推，就是没有哪个人肯花点功夫查一下，以至于问题一直拖到现在也没有解决。你们说，这能怪我们被拆迁户吗？”

“至于第二个问题，本来就不应该是个问题，因为，在我家之前，相同的情况，指挥部都已视为‘住改非’，他们也享受到了优惠政策待遇，为什么一样的情况，我家和东一幢楼的钟经理家就不能享受呢？”

“正因为这两个问题，我们提出后一直没有得到答复和解决，所以，拆迁指挥部算出来的拆迁补偿费，与我们自己算出来的拆迁补偿费相比，有明显差距。那么这个责任，到底又应该由谁负呢？”

“说到拆迁补偿费的计算问题，我不得不再提出一件事。就是拆迁指挥部在计算拆迁补偿价格上极不严肃，刚才走的那位卫日东组长，给我家计算的价格，一次与一次不一样，第一次低，第二次高，第三次又低，甚至比第一次还低。他给出的解释是，第三次计算时，过了拆迁带头奖、面积奖的期限，所以，这些优惠待遇都没有了，补偿自然要低。但是，我请问诸位，就在给我家计算后不久，其他人家签约的补偿价格，为什么还包括这两个优惠奖项？同样的被拆迁户，为什么彼此的待遇大相径庭？个中原因何在？拆迁指挥部不是说‘执行政策，一碗水端平’吗，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这些反问，并不是让你们现在就回答我，我是想让你们能和我一起思考思考，而在思考之前，我想告诉你们，正因为拆迁指挥部的人随意定价，我们才不服气，坚决捍卫自己的合法拆迁权益，导致至今没有签约搬迁。我想请问：出现这种结局，始作俑者又是谁？”

“最后，我再想说说这几天受到的非人待遇的问题。由于我们没有与拆迁指挥部签约搬迁，拆迁方案规定的签约最后期限一过，我们还未签约搬迁的被拆迁户，就接二连三地受了一次又一次磨难，先是拦街堵路，后是堵门设障，接着又放三楼已搬迁户厕所里的脏水朝楼下住户淋，搞‘人造脏雨’，再后来，一连串的磨难接踵而至，几乎一天就有一次，诸如黑‘拆’上门、丧标贴墙、水淹孤舟、毁路断行、切断网络、堵门绝卖、借冻停水等打击，一波接一波，一波狼一波。特别是停水，更使我们饱受其害。国家明文规定不得拆迁中停电停水，可是，指挥部的一些人，纵容甚至有可能就暗中指使拆除公司的人，打着天寒水管被冻的幌子，对我们实施停水。人没有水如何生活？吃的水还可以买纯净水来解决，但用的水怎么办？特别是厕所不能用怎么办？我这么大的年纪，有前列腺炎，夜里小便问题如何解决？更要命的是，因为夜里拉肚，跑到楼下很远处的公共厕所来不及，我的大便都拉到了裤子里。这种非人的折磨，简直闻所未闻，骇人听闻！以上说的这些，我并不是只凭嘴说，而是都搞了录像，有据可查！”

“一些人对我们进行这种非人的磨难，让我们在非常恶劣的环境中难以生活，目的就是想在精神上搞垮我们，逼我们缴械投降。然而，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越是这样，被拆迁户越产生逆反心理，就越不肯签约搬迁。像我这样的被拆迁户，最后竟然成了顽固的‘钉子户’，责任完全不在我们自己，而在对方，可以说，我是标标准准的‘被钉子户’。是被人逼成了‘钉子户’的！”

郝守泰洋洋洒洒地说了好半天，别人一句嘴也插不上，特别是原告的委托代理人，竟然一句反驳的话也说不出。胥春和合议庭的另外两个人商量了一下，认为今天就进行仲裁，明显对原告不利，打算先休庭，等请示领导以后再作决定。

可是，当胥春把这个意见告诉郝守泰后，他却说：“休庭不休庭是你们的事。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已经准备你们对我作出行政强拆的仲裁，并且到市法制办公室提起行政复议。事情越大越好了，到时在，我准备把所有的证据都搬出来，我就不相信，这样搞市政府领导会支持，社会舆论会支持。今天，我该说的话都说了，下一次你们仲裁庭再开庭我就不来了，你们可以进行缺席裁定，该怎么裁就怎么裁，我在家等你们的裁决书！”

### 131、欲就还拒（1）

就在郝守泰在仲裁庭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进行答辩发言的时候，在省城，许刚川市长正与滨海电视台的美女主播计蔷，一起在省电视台进行一项重要的“攻关”活动。

海城县拆迁事件妥善处理后，倪超凡副市长让程飞虹副秘书长找来市信息中心和电信、移动、联通三个有网络业务的公司负责人，让他们派出技术人员，配合海城县信息中心，用最短的时间，将网上有关这方面的消息，特别是网民的跟帖，全部删掉，最起码要使滨海市境内的电脑，打开以后看不到这方面的消息。虽然这是个技术问题，倪超凡副市长和程飞虹副秘书长对此都不懂，但他们以前听人说过，其他地方也出现过类似问题，最后也是通过这种办法，在网上抹去痕迹的。

经过两天两夜的努力，“网络抹痕”的工作全面结束。倪超凡副市长随即向许市长作了回报，并得到了许市长的首肯。后来，许市长又打电话叫来了市委宣传部长，让他组织力量，尽快搞一个海城拆迁的正面电视报道，主题就定在拆迁中关心弱势群体利益上。搞好后，立即派人“攻关”，争取短时间内在省电视台播放，让坏的事情引出好的结果。

宣传部长接受任务后，马上对市电视台进行具体部署，并且在两天之内就把电视新闻片给搞出来了。为了确保省电视台能播放，他们没有采取常用的直接传过去的办法，而是派专人专程送到省城去。开始，市电视台的陆台长，想请宣传部长一起到省电视台去一趟，省台的常务台长是部长的老同学，他出了面，这件事情就有把握了。不巧，省里有个宣传口子的会议，正好这两天在滨海召开，部长抽不开身去不了。他想起来，许市长这几天就在省城参加一个会议，就打电话请他抽时间到省电视台去打个招呼。许市长答应了下来，并且说，滨海不要来多少人，来的人多目标大，倒反不好，这样的事需要静悄悄地进行。让市电视台派个人到省城来，我和他一起到省电视台，将新闻片交给他们就就行了。

计蔷广电学院毕业前，曾在省电视台实习过一段时间。回老家滨海电视台工作后，由于人气飙升，在全省市级电视台女主播中出类拔萃，省台曾想调过她，可滨海市却一直不肯放。由于这些原因，她在省台的人脉关系不错，省台的几个台长都认识她，而且也都很喜欢她。以前，滨海电视台就曾派她出马，到省台“攻关”，为滨海市上了几条重要的新闻，得到了市委、市政府领导的赞许。这次，这么重要的任务，台长自然又想到了她。而计蔷，对承担不承担这个任务，原本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但当她听说许市长在省城，专门等台里派去的人给他送电视片的消息后，心里油然而生一种别样的萌动。所以，当台里领导征求她意见时，她略微推辞了一下，立刻应允了下来。天假良机赐玉人，她可不想失去这个与许刚川在滨海几百里外的省城单独相处的良机。于是，她又谢绝了台里给她派辆专车的美意，驾着自己那辆猩红“广奔”，径直开往省城。

计蓄到了省城，就与许刚川通上了电话。许刚川大感意外，他没想到，滨海电视台会让计蓄专程赴省城送电视新闻片。他预感到这里面或许有计蓄的计谋。

这些天，他已经把这件事情想好了。对于与计蓄的关系，最好还是“喜而远之”。这种女人，只可远赏，不可亵玩。女人一旦爱起来，是十分疯狂的，她在大庭广众之间，竟敢趁握手之机，偷偷地用她的纤指在自己的手心抠上一把，可以想像，只要给她一点阳光，她会灿烂到何种程度！必须把握分寸，绝不能越雷池半步，否则，就将深陷桃色陷阱而不可自拔。明年中，市委就将换届，省委在那以前，将调整各市领导班子，江书记已经55岁，到省政协任上也只能再干一届了，所以，自己很有可能接替他市委书记的位置。在这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节点，千万不能出任何一点小问题，哪怕是枝微末节的小问题也决不允许出。所以，必须清醒地把握住自己，控制好感情的闸门，除工作上必要的接触外，杜绝与计蓄的其他一切来往。所以，当计蓄在手机里得悉许刚川的驾驶员因为祖母去世，已经驾车赶回滨海的情况后，主动提出要到省政府龙蟠宾馆接他时，许刚川一口回绝了她的美意，约好下午散会后，五时在省电视台会面。

许刚川与计蓄是在省电视台霍台长的办公室会面的。这以前，计蓄已经将此番来意向霍台长作了回报，并且说，为了这事，市长许刚川下午将专门到台里来拜访台长。霍台长与许刚川过去就熟悉，现在，许刚川成了“封疆大吏”，眼下又风传他即将接任滨海市委书记一职，成为不折不扣的“一方诸侯”，将来成为省四套班子领导的楼梯，也已经为他铺设好了。他能亲自到台里来拜访，说明他虽然仕途通达，但为人还依然谦恭，没有眼睛移位到脑门上，还看得起自己。不就在全省新闻节目中播放反负为正的一个新闻短片吗？能有多大的事，当下就答应了下来。新闻这东西就是这么回事，全在乎你从什么角度看，不同的角度就会得到不同的甚至是迥然相反的印象。所以，高明的新闻工作者，都精于因需而为，在“一分为二”中获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并通过新闻媒介广为宣传，达到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

由于计蓄把一切工作都做在了之前，所以，许刚川到省电视台拜会霍台长，就成了一个礼节性的程序。两人在寒暄中，就把事情最后定了。接着，就互相开起了玩笑，而大凡这些官场玩笑，大抵都是些相互吹捧的话，当然，在这种场合说的这些话，就已经不是一本正经的“官话”，而是带有很重戏谑成分的成分的俏皮话。如果彼此是关系十分紧密的“官场铁哥们”，那情况就又不一样了，他们会交流一些绝密的内幕新闻，研究一些对大家都非常重要的隐秘事情。许刚川和霍台长的关系，还处于前者阶段，交谈自然就在呵呵哈哈的气氛中进行，而且，两人都不避讳计蓄，开这样的玩笑，有个女人，特别是漂亮女人在场，会增加很多情趣。既然如此，又何乐不为？

谈笑了一会，许刚川就要告辞。霍台长却一定要挽留，最后，连“许大市长、未来的许大书记，是不是看不起我们小台”的话都说了出来。

没办法，有事没事，应酬吃饭，这也是官场的“潜规则”。许刚川只得爽快地说：“那好，恭敬不如从命，霍台长你就破费了。”

晚宴自然是十分豪华和隆重的。由于许刚川的一市之长特殊身份，省台陪同的只有在家的三个正副台长，滨海的也只有许刚川和计蓄两个人。虽然只有五个人，气氛还是很热烈的，三个台长轮番向许刚川敬酒。本来，许刚川是有些酒量的，但是，在滨海，除了陪省城下去的干部外，他几乎一点酒也不喝，市长就要有市长的形象，就要有市长的格局。可是，这里是省城，而且自己是有求于人家而专门上门拜访的，所以，不喝不行。才上了一个菜，许刚川就已经干了三杯酒，快有半斤了。计蓄本想替他挡一挡，可是，想到许刚川喝多了，也许对自己今晚的计划有利，也就不再帮他挡酒。

计蓄不帮许刚川挡酒，有人却来帮了。然而，这样的帮却来得很不时候！正当霍台长又举起杯子，一定为许刚川即将到来的平步青云干杯时，秘书汪学科打来了电话，福虎路拆迁工地上出了一个事故，在拆除今世缘婚纱影楼时，大楼突然整体坍塌，将下面的操作机械和操作司机都掩埋了。现在，江和平书记和倪超凡副市长正在现场指挥抢险，让他打电话给在省城开会的许市长，通报这件事。许刚川立刻在手机里对汪学科说，会议已散，他正在省电

视台，让他向江书记报告，他现在就往回赶。

事发突然，三位台长都理解，酒宴不得不中途休止。

许刚川向三位台长告了扰，匆匆忙忙地就要连夜往滨海赶。见他的车子不在，霍台长提出台里专门派一辆车专程送他，许刚川谢绝了。计蔷是开车到省城来的，就借她的车子一用，让她吃点苦，星夜返回吧。

计蔷巴不得许刚川这样说。虽然突发事故打乱了她原先订好的计划，使她大失所望，但是，能够与许刚川两人夜间合驾一辆小车，共行 300 多公里旅程，这本身就是一个意外的收获。而 3 个小时左右的两人独处，完全可以想办法让它发生点什么。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能有这样的机会，她也满足了。

## 132、欲就还拒（2）

小车出了省城后，在高速公路上向滨海方向行进。夜间车不多，路况又相当好，可是，计蔷只开了 80 码。许刚川有事在身，心里着急，就催她快些。可计蔷却借口自己平素很少开长途车，强调安全车速只能放在 80 码上。许刚川想，对一个女同志，要求也不能太高，便随她去了。

车子开得慢，但通过手机了解讯息却很快。许刚川先拨通了倪超凡的手机。倪副市长还在现场，他的回话中可以听到现场嘈杂的声音，但他那大嗓门还是把他的话一字不拉清晰地送到许刚川耳里。倪超凡向他报告，施工机械已经刨出来了，司机没有大碍，只受了点皮外伤，已经送到医院治疗，请市长放心。他正在现场指挥进行进一步探查，以防止还有另外的人被埋。许刚川又给江书记打手机，报告自己正在赶回滨海的路上。江书记也对他讲，事故的问题并不大，受伤者只是轻伤，已送院治疗，让他不要心焦着急，车子慢慢地开，注意安全。通了这两个手机后，许刚川悬着心才放到了原位。

他深深地吁了一口气，把身子向座椅背上靠了靠，取了个舒服的体位，眯了双眼，半躺着休息起来，同时，侧过头对计蔷说：“放段音乐听听吧，轻松一点的。”

一会儿，车厢里就响起了民乐《好一朵茉莉花》那优美抒情的旋律。

音乐中，两人都没说话。都在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

计蔷一边开着车，一边考虑：自己下面到底如何行动，才能俘获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这位自己心仪已久的潇洒能干、前途无量的年轻市长呢？

许刚川则在暗自庆幸。毛主席他老人家有一句名言：坏的事情可以引出好的结果。此话绝对英明正确。即如今晚，福虎路建筑物拆除出了事故，这本是件坏事，但是，正因为此，自己就有了借口，星夜离开省城赶回滨海，从而跳出了计蔷布好的“桃色圈子”。要不然，如果留在省城，自己已经喝了这么多的酒，再喝下去，还不知道要喝多少，酒这东西又很会乱性，虽然自信自己还是很有定力的，但是，在远离滨海的地方，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在灯红酒绿的都市深夜，面对一个貌美如花的佳人的大胆进攻，自己的防线是否真的就固若金汤，说实在的，他自己也不敢肯定。因为从内心里，他是喜欢眼前这个女人的，因此，他就没有绝对的把握去拒绝她。而现在好了，因为滨海出的一个突发事故，将他从危险的境地给挽救了。从这个意义上讲，福虎路建筑物拆除事故，发生得真是太好不过了。它出现得正是时候！自己还真得感谢这起事故的适时发生哩！

许刚川还在独自沉思，耳边却响起了计蔷那好听的声音。

“许市长，滨海人都说你经常深入基层，了解下情，体察民情，对百姓的喜怒哀乐、贫富甘苦都了如指掌。过去，我对这话深信不疑。不过，通过今晚与你同车相处，现在，我却有点不相信了。”

“哦？说来听听。”计蔷的话勾起了许刚川的兴趣。他把身子从座椅的靠背上微微拗起身，侧过头，探询地朝计蔷看。

计蔷伶牙俐齿地说：“比方说，对于我这个下属，你就表现出了漠不关心、毫不关注的

神情。上车到现在，除了命令我给你开音乐让你享受以外，你就没和我说过一句话，更不用说问问我的工作、学习、生活特别是个人生活方面的情况了。可见，你到基层去那样做，其实是做给别人看的，特别是做给老百姓看的，是在做秀！”

这样的批评，实在有点扎耳！到滨海后，许刚川还没有听到任何一个人讲过如此不客气又如此带刺的话。一个电视台的小小主播，竟敢这样和一个市长讲话。看来，这个女人根本就沒把自己放在眼里，或者根本就把自己当成和她平起平坐的紧密伙伴。

不过，许刚川不生气。大凡漂亮的女人，在男人面前，都有点撒娇，她刚才的讲话，就分明带有点撒娇的味道。而对一个在你面前撒娇的漂亮女人，任何男人都是气不起来的，哪怕他是帝王将相！想到这里，许刚川便拿出男人对女人惯有的宽怀大度的态度，微笑着对计蔷说：“好，我接受你的批评。现在，你把车子慢慢地开，像曾经的央视著名女主持人杨澜主持的一档节目一样，慢慢地将你的‘引号’打开，我在这里也慢慢地洗耳恭听。”

### 133、欲就还拒（3）

猩红的“广奔”车，嗤嗤地慢速前行，伴着车行的节奏，计蔷声情并茂地开始了她的叙述：

“有一个女孩，是滨海市的一个科级干部的独女，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从小学到初中、高中，成绩一直名列同级前茅，而且，能唱会跳又会演，还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一直是学校广播站的兼职播音员。父母当她是掌上明珠，对她的期望很高。考大学时，当局长的父亲希望她能报考人民大学，将来毕业后女承父业，也进入仕途打拼，而且断言，凭着她的聪明、漂亮，加上女性的性别优势，将来肯定会平步青云，当个女县长、女市长都不意外。可是，女儿却发了疯的痴迷文艺，在学校老师的支持下，偷偷地跑到广播学院去参加专业考试，并且以专业高分和后来的文化高分“双高分”的优异成绩，被优先录取。在大学里，又很快崭露头角，成为全校瞩目的校花！”

“毕业时，学校曾希望她留校执教；省城的电视台和电台也向她伸出了橄榄枝，可是，父母亲这回却执拗地坚持，非得让她回滨海，并且主动为她联系好了滨海电视台的工作。看着多病的母亲老泪纵横的样子，她不忍再悖母意，带着一百二十分的不情愿，回到了滨海。”

音乐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转为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委婉哀幽的乐曲盘旋在车厢里，一丝丝地潜入人的心灵，在幽远处召唤着绵情依意的归来。许刚川被计蔷音乐诗朗诵般的自我介绍吸引了、迷幻了，心头不由涌上柔柔的却又酸酸的情感。

“后来，这个女孩成了滨海电视台的知名主播，成了滨海市 800 万市民的文艺偶像，事业上一帆风顺，也颇有成就，省台不止一次地想调她。可是，她的感情生活却一塌糊涂。父亲作主将她嫁给了省城一个厅级干部做国际贸易的独子，婚后不久，丈夫就漂洋过海，到国外淘金去了，而且一去就是七年，中途竟然没有回过一趟家。开始，两人还经常电话通联，网络交流，此后，逝水流年，天各一方，渐渐地，电话联系越来越少，网络交谈也愈来愈稀，到了现在，已经经年累月也难得联络一回。那个到国外淘金的男人，仿佛在地球的那一端人间蒸发了似的，音讯杳然，全无一点消息。而在国内的那个女人，却在日复一日地等着他回来，那种苦捱苦熬的滋味，没有身临其境的人，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感同身受的。”

音乐这时又转上了二胡独奏《二泉映月》。瞎子阿炳这个音乐天才，用如泣如诉的琴声，奏出了多少人的愁肠百转和哀怨绵长，计蔷此时的心绪，与乐曲竟然不约而同地如此合拍。许刚川的心里有了一种压抑感，沉沉的，痛痛的。他想对计蔷说些劝慰的话，可是，嘴巴张了张，还是强忍着没有说话。

音乐进入了《二泉映月》的高潮期，激越的乐曲像一个绝望的人在向天呐喊，排遣着心头的痛楚，针疗着灵魂的悲伤。

“她是一个活色生香的妙龄女人，白天，她以光鲜的公众形象出现在大众面前，可是，夜晚回到家里，形单影只，孤身冷衾，面壁自怜，常常潸然泪下，不能自己，有时彻夜难眠，

哽咽不已，泪水甚至湿透了枕巾。她迫切需要向人倾诉，只有彻底的倾诉，才能解放自己被囚禁的心灵。可是，人海茫茫，配得上她倾诉又肯听她倾诉的人，又在哪里？”

此时，光盘上的乐曲放完了，车厢里的音乐声也停止了。不大的空间里，出现了真空般的宁静，只听见许刚川粗重的喘气声。

计蔷的声音忽然变得奔放而又喜悦起来：“天遂人愿，老天爷可怜这无辜而又善良的美丽女人，将她苦苦寻觅的男人送到了她的跟前。她向他敞开心扉，完完全全地打开了‘引号’中的自己，过去的喜怒哀乐，已经对他竹筒豆子——倾干净，心中的悲伤、痛楚和哀怨，此刻都已化为一阵轻烟，缥缈远飞。她是幸运的，他也是幸运的。两人的相遇、相知，就是老天赐给他们的幸运！”

黑暗中，许刚川咬着下嘴唇，依然一言不发。

车子徐徐地停了下来。计蔷没有开车灯，方向盘前指示盘上的些许光亮，映出她两只放着异样光芒的眸子，柔情似水的声音，也抒悦地响了起来：“许市长，你就不想知道，终于被我寻觅到的那个人是谁吗？”

许刚川紧紧地抿着嘴，决然不吱一声。

动情的计蔷，忽然大胆地将自己的一双纤手伸过座位，一下捉住了许刚川的双手：“刚川，你不要装糊涂，你是知道的，那个人就是你，许——刚——川！”

许刚川再不能不讲话了，他要适时制止这个春情勃发，已经有点疯狂的女人：“计蔷同志，请你冷静一点。虽然车厢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但是，刚才的话，你也是不应该说的。好了，刚才你说的话，我不往心里放，你也就当没有说过。我们两人都把它忘掉。今晚的一切，也就作为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秘密，永远永远地封存在我们美好的记忆仓库中吧。”

“不，我不！”已经动情的计蔷此时就是兜头浇一盆凉水，也难以冷静下来，“刚川，我爱你，从你来滨海，我见到你的那一刻起，我就无可救药地爱上你了，不是因为你是市长，而是因为你是一个伟岸而又果敢、率真而又能干的男人。爱一个人没有错，这是我的权力。我知道，你从心底里也是爱我的，只是，你是一个市长，不久还很有可能是市委书记，你受着太多清规戒律的束缚，只好控制自己的情感，不敢越雷池一步。可是，我不管，我就是爱你，哪怕你现在已经明确地拒绝了我，我也不改初衷，矢志不渝！”

说着这些话的时候，忘情的计蔷，慢慢地将头伸过座位，伸到许刚川的面前，突然，双手搂住了他的脖子，嘴唇就顽强地凑上去。她要热吻许刚川，并且让许刚川在她的热吻下，防线失守，缴械投降！

#### 134、欲就还拒（4）

“不，不，你不要这样！”计蔷出人意料的举动，让许刚川一下子措手不及，等他反应过来时，计蔷的嘴唇已经捕捉到了他的嘴唇，并且当仁不让地热吻上来。许刚川打了个激灵，头脑立马清醒过来，一下子就挣脱了计蔷缠绕在自己脖子上的双手，猛地打开车门，跳下车来。

刚尝到一点甜头的计蔷如何肯浅尝辄止，她也立刻打开车门，冲到许刚川的黑影前，又一把搂住了他的脖子，踮起脚尖，向他的嘴唇靠拢过去。

许刚川才出欲湖，又入情海。他刚刚挣脱了计蔷的“手锁”，开门跳下车来，没想，她竟然又追下车来，而且再一次蛮不讲理地搂住了他的颈项，再一次不达目的不罢休地要吻他，热吻他！他有点神醉情迷，不能自己了。刚才计蔷那一吻，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却拨动了她隐藏在心灵深处的那根渴望的神经，虽然他的理性在告诫自己，要守住底线，千万不能与计蔷发生任何不应该有的举动，但是，他的心底的某一角，却又始终存留着源自生理本能地对计蔷这个美丽女人的欲求，甚至不安分地憧憬着能与她来一段艳遇！所以，在漆黑的夜幕保护下，在轿车右侧公路外侧的视线死角，当计蔷薄艳清香的嘴唇，再一次擒上了他的嘴唇时，他再也无法把持自己去拒绝它了，反而突然之间主动地紧紧拥住了计蔷，将她娇小的身

躯搂到自己的怀中，并且俯下身来，低头相就，与她对吻起来。

寒冷的北风，虽然没有像前些天那样呼啸肆虐，但是，刮过面庞，依然不减刀割般刺痛，间或飞驰而过的夜行车，或南去，或北往，探照灯般的车灯，在黝黑的夜幕中划开了一道圆柱状的口子，将自己的光亮投射到尽量远的前方，它们一辆又一辆地从计蔷停在路边的猩红“广奔”轿车旁呼啸而过，夜行的司机谁也没看到，“广奔”轿车后，还有一对情人在冬夜里正激情奔放地缠绵。

这些，痴迷中的计蔷和许刚川已全然不觉。此刻的他们，不知道寒冷，也不留意身旁穿梭而过的夜行车，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世上此刻只有他们两人，平素说话、吃饭的器官，这会儿，却派上了另外的用场，她和他都在用它抒发自己的情感，用它向对方奉献，又用它向对方索取。而彼此互动的奉献和索取，又是两情相悦、自觉自愿的水到渠成的自然产物。难怪生理学家认为，忘我虽然是精神范畴的境界，但其实质，仍然是属于物质的，是一种生理性的表现。计蔷与许刚川眼下的忘我热吻，就正印证着这一科学阐述。

好一场男女热吻！嘴唇一时咬合，一时吸吮，酷似池塘里两条调情的鱼儿；两条舌头，相互在对方的口腔里横冲直撞，又捉对儿扭搅挑逗，极像两条游龙在天穹嬉戏；彼此的唾液，流向了对方的口腔，汇在了一起，融成了一处，不啻是祖国西部三江源的水流，汨汨地流向东方，滋润着南北东西的广袤原野。女方的眼睛微闭，迷幻地后仰着头，但她一刻也不想从这场“嘴战”中退却，反而将自己的双臂从男人的腋下包抄过去，紧紧地环绕着他结实健壮的躯体；男方的眼睛半睁着，那里面，喷发的是熊熊的烈焰，他尽量地屈下头去，去俯就女人那香艳的身躯和润湿的嘴唇，为了缩小两人身高上的差距，他不但欠下腰屈着颈，而且还试图将女人的身体抱起来，抱到与自己等量齐高的地步，而这样的搂抱，使得女方的身体更加体己地紧贴在他的怀里，以至于虽然隔着厚厚的羽绒服，也能感觉到她乳房在自己宽大的胸膛上的顶力，那带有弹性的顶力，更激起了他男性的生理反馈，他用更大的劲将她紧紧地拥住，也更加疯狂地狂吻她的鼻翼，吻她的美目，吻她的耳垂，吻他的双唇，一直吻到自己气喘吁吁，女方甚至连气也喘不过来！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两人终于从激越的疯狂中清醒过来。

“好了，我们回滨海去，到我居室去，那里早就为你准备好了温柔乡！”计蔷的脸颊擦前着许刚川棱角分明的脸庞，香喘不休地柔情说。

许刚川松开了计蔷，将她从自己的怀中轻轻推开，说：“我们上车吧，外面的天实在太冷了，别把你冻坏了。”

计蔷上了车，打开车内灯，看了一眼许刚川，就嫣然笑了。连忙给许刚川递过一块湿毛巾：“刚川，你把座位前上方的那块玻璃镜扳下来，照一照自己，快成花脸猫了。赶快擦掉它，我们的大市长，可不能留下可以大造绯闻的任何蛛丝马迹给他人。”

许刚川听话地接过毛巾，扳下座位前上方的玻璃镜，照了照脸，不由得不好意思地笑着摇了摇头。刚才热吻时，计蔷嘴唇上的桃红唇膏，涂得他脸上到处都是，像个不会化妆的马戏团的小丑演员，滑稽极了。他连忙用毛巾拭擦脸庞，看见计蔷烫得发红的脸颊，正面向自己，两眼深情脉脉地看，调皮地小嘴，撅成了一个小“O”形，冲着自己浅浅地笑。

“你也好不到哪里去。”许刚川友善地提醒计蔷。

计蔷连忙从挎包里取出化妆盒，对着镜子一照，也乐了。她的嘴唇周围，也参差错落地涂上了自己的唇膏。急忙拭擦，补妆。完工后，长发向后一摔：“行了，我们现在出发，最多一个多小时，就可以回到滨海了。”

轿车又行进在奔向滨海的公路上。这会，车速很快，简直就是擦着地皮在飞。

许刚川从刚才的狂热中冷静下来。此刻，他感到了后悔。都以为自己是个定力很强的男人，可是，刚才还是没有能把握住自己，在计蔷那挡不住的诱惑面前，终于失去了分寸，心甘情愿地投入了她精心设计的“桃色陷阱”，而且，竟然表现得那样忘情，那样疯狂，那样理智全无！他早就在心里不止一次地告诫自己，要接受滨海前任领导的教训，无论如何也不能闹出绯闻来，哪怕一丁点也不行。而且还一次次自我勉励，一定要打破电台、电视台女主

播与地方党政领导都有暧昧关系的宿命，拒引诱，永不沾，成为迥别于众人的另类干部中的这一个。可是，他并没有能做到“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就在今晚，他已经不慎下水，成了违背自我意志的湿鞋人！

这样想着的时候，他忽然记起了自己的爱人，那个呆在省城为他看守老营、教导女儿的贤妻良母。她的眼睛似乎正幽怨地看着自己，责怪的目光使他心虚，使他羞愧，使他警省。

他知道，如果此时不幡然猛醒，寅夜回到滨海后，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这个危险的游戏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他决定悬崖勒马，渊边收脚，重新做回规范的自己。

他张了张嘴，想对计蔷说些什么。然而，他最终什么也没说。

夜里 11 点多钟，计蔷的车子开到了滨海南郊。路上，夜行的出租车多了起来。许刚川叫停了计蔷轿车：“计蔷，感谢你，谢谢你今晚送我返回滨海，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可是，我刚才想了想，还是不能去你的卧室。请你原谅我，虽然我是个薄情寡意的坏男人，但是，我要做一个滨海人民的好市长！”

计蔷睁着美丽的大眼睛，探询地看了看许刚川，他的眼里，流露出来的是坚毅的目光。她甩了甩头上的长发，善解人意地点了点头：“好吧，我不为难你。但是我告诉你，今晚只是良好的开端，而且我坚信，我们更进一步的关系，虽然没有目前，但却有着未来，而且，未来一定是美好的。现在，就让我送你回宾馆的住处吧。”

“不，我还是打的回去好。这也是个体察滨海夜行的士司机情况的好机会，我不想错过。”许刚川坚决地说。

就在许刚川下车后将要关上车门时，计蔷又叫住了他：“许市长，为你搞的滨海工作专题资料片，已经剪辑好了，请你安排个时间，我好送给你审定。”

许刚川歉意地摇了摇头：“累你多费心了，你的美意我在这里先谢过。只是，现在搞这东西还不是时候，等一段时间吧，到时我会通知你。”

许刚川拦了一辆的士，走了。

计蔷的车没开，她在车厢里，呜呜哽咽，泪流不止。好久好久，才将车子发动，慢慢地开向自己的住所。

## 135、否极泰来（1）

郗守泰舌战仲裁庭，面对行政强拆的威胁，重压之下，毫不畏缩，拒不妥协，一定要把“官司”打到市法制办公室，凭借手中掌握的证据，决意要向市领导讨个说法的消息，传遍了福虎路拆迁指挥部。这回，不但邹云波，连金达省都感到难办了。他没想到，郗守泰这个老牛筋，至今还是老脾气，一点也没有开化，认准了死理，就是九头牛也拉不转他回头。看来，自己对这个老对头，还是有点小看了。

上午，程飞虹副秘书长专程来拆迁指挥部，传达许刚川市长和倪超凡副市长的指示，一定要在春节前，全部完成福虎路被拆迁户和拆迁单位的签约搬迁工作。

现在，被拆迁单位已经全部签约，正在搬迁之中；一楼承租经营的个体工商户也基本搬迁结束；被拆迁户则仅剩两户：一户是开传媒公司的钟经理，另一户，就是郗守泰。钟经理这一户，至今没有签约搬迁，主要是在看着郗守泰，因为两家在“住改非”的问题上有相同之处，因此，只要把郗守泰这一户攻下了，他这一户也就会跟着签约搬迁。

程副秘书长在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对金达省和邹云波两位常务副指挥说：“事情到了这一步，对这两户再管、卡、压，已经不合时宜了。我看，能放就放点给他们算了。在优惠政策最大化外，还可以搞点‘惠外施惠’，总之，离春节已经仅一周时间了，你们一定要在二天之内把这两户拿下来。否则，不好向许市长和倪副市长交待。在这以前，你们做了那么多工作，吃了那么多苦，取得了那么大的成绩，可不能因为这两户的问题解决不了，最终功亏一篑，在领导心目中留下不好印象。”

程副秘书长走后，金达省与邹去波就商议开了：现在，立即改变过去的做法，对郗守泰



和钟惠生两户，给予优惠再优惠的待遇，尽量满足他们已经提出的一切要求，力求在这天把内与他们把协议签下来。对于这一条，两已经有了共识。特别是金达省，感到自己已经把郗守泰整得不轻了，积在胸中的那口郁气也出得差不多了，现在也已经到了见好就收的时候了，可不能因为他这一户没有签约搬迁，造成福虎路拆迁无法在春节前圆满完成，对自己升任市建设局副局长带来负面影响，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在抓紧时间解决郗守泰的问题上，他现在反比邹云波显得更急切，更主动！

可是，在研究到底让谁去攻郗守泰这一户时，两人却没了主意。钟惠生这一户好说，两个人哪个去谈都没有问题。问题是郗守泰这一户，金达省因为与他历史上就有过节，福虎路拆迁以来，两人虽然至今一直没有照面，但是，郗守泰知道，他经受的一切磨难，都是金达省幕后策划的，所以，必定对他结怨甚深，在这种情况下，让金达省出面去做郗守泰的工作，显然是不合适的，也肯定会无功而返。

邹云波也不愿意去做郗守泰的工作，最近以来，他与郗守泰接触了几次，总的感觉是，这个人很难缠，而且，与他的谈话，每次都不欢而散，由此，郗守泰对邹云波已经抱有成见，而且，成见还不会小。要邹云波去和郗守泰谈，就是答应他提出的所有要求，他也会揪住拆迁以来他所遇到的所有不快甚至在他看来是十分悲愤的事情，没完没了地与你纠缠不休。

因为这些原因，金、邹两人都提出来，自己去做郗守泰的工作不适宜。

为今之计，必须找一个能被郗守泰接受而且又能与他说得上话的人，才能做通他的工作，以柔克刚，化解他的心中愤懑，顺利实现让他签约搬迁的艰巨任务。

后来，金、邹两人想到了一个人。

福虎路拆迁指挥部的成员，来自方方面面，其中，除了市拆迁大队的相关人员外，人员最多的是新海区的相关部门和下属的办事处人员。由于拆迁的对象，基本上都是新海区福虎办事处的居民，所以，福虎办事处的党委书记成越红，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拆迁指挥部的成员。事实上，由她挂帅的福虎办事处及下属的居委会的干部，是这次福虎路拆迁动员工作的真正主力军，他们承担着被拆迁户的实际动员工作，而市拆迁大队的工作人员，则主要承担各被拆迁户的勘查和补偿的结算任务。也就是说，真正有权的工作，都是由市拆迁大队的人去做的，而办事处及居委会人员，从事的则是面向各家各户的艰苦细致的思想动员工作。他们把被拆迁户的思想工作做通以后，就交给市拆迁大队的人去勘查和结算。显而易见，他们才是福虎路拆迁的最大功臣。

然而，由于一直处于“隐姓埋名”、默默无闻做具体工作的状态，手中又没有掌握多大权力，所以，被拆迁户们对拆迁大队来的人都很熟悉，而对于办事处、居委会来的人，熟悉的却不多，即便像成越红这样的拆迁指挥部重要成员、福虎办事处的书记，在被拆迁户中，也没有多大知名度。他们拆迁中遇到有关问题，总是想着去找拆迁大队来的人，而很少有人想到去找成越红书记。

成越红原来在老滨海县的岗东乡工作，后来，行政区划变革后，岗东乡被划到了新海区，她就成了新海区的干部，但是，老滨海县干部，包括划区后在湖海区工作的老干部，绝大多数人都熟悉她，而她对湖海区的许多老干部，也都比较熟悉。只是，分区以后，大家在两个区工作，工作上彼此交往很少，相互之间也就变得生分了。后来，成越红书记从岗东乡调进城，被任命为福虎办事处的党委书记。这次福虎路拆迁，她作为指挥部成员，也说服动员了湖海区的好几个干部。有些湖海区的老干部，还主动找过她，请她这个老熟人帮助解决一些问题，而成越红书记也总是热情接待，主动向金达省和邹云波两位常务副指挥反映情况，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帮助他们争取尽可能多的拆迁补偿。正因为此，在湖海区工作的一些被拆迁户中，她的口碑不错。

金达省和邹云波想到的那个人，正是成越红。综合各方面的情况考虑，两人一致认为，要做郗守泰的工作，成越红应该是最佳人选。一是她和郗守泰过去都在老滨海县工作过，彼此相熟，能说得上话；二是成越红是个女同志，一般而言，男同志对女同志总是会尊重一些的，而女同志讲的话，男同志也大都能听得进；三是大家反映，她在被拆迁户中影响较好，

尤其是在湖海区工作的被拆迁户，都对她抱有好感，听说有的人甚至赞誉她是“被拆迁户的知心人”。这种评价，郗守泰不会没听说，因此，与她心理上的距离应该是不远的，由她出面做工作，会使郗守泰产生希望感，因而，见面后，就是没有谈话，他的逆反情绪也会小许多。

金达省和邹云波立刻让拆迁指挥部办公室通知，约见成越红。邹云波作为新海区的副区长、成越红的直接上级，向她交待了任务，并限定她在两天内做通郗守泰的工作。春节在即，不但要让他迅速与拆迁指挥部签约，而且一定要在春节前搬迁，确保福虎路拆迁，在春节前百分之百地圆满完成任务。

郗守泰的问题，在拆迁指挥部的内部会议上，已经不止一次地谈到了。对于他的情况，成越红早有耳闻，特别是对郗守泰为何成了福虎路拆迁中的最大“钉子户”，个中原因他也是了解的。她曾想主动请缨，出去去做郗守泰的说服动员工作，但是，听到金达省、邹云波两个上级谈到郗守泰时那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口气，最终放弃了这一想法。她在私下里也向知情人打探过内情，知道金达省与郗守泰两人过去曾经结下了过节，而这由来已久的矛盾，绝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化解的。所以，她感到，要解决郗守泰的问题，那时还不是时候。现在，到了福虎路拆迁的最后阶段，郗守泰这个最后的“钉子户”再不能不拔了。金达省与邹云波两个常务指挥一起，共同找她，让她出面去做郗守泰的工作，看得出来，两人的态度，特别是金达省的态度，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化。解决郗守泰的问题，时机已经成熟。只是，还不知道两位领导，在政策的优惠上，对郗守泰这一户，到底能放到什么程度？

于是，成越红在立刻接受任务的同时，只提出了两个请求：首先是要政策。必须让她有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尽可能地给予优惠的表态权；同时，凡是郗守泰提出来的问题，也都要同意她尽可能地帮助解决，如果问题牵涉到指挥部的相关组、室，也请金指挥协调，让他们全力支持。以上两条，只要领导能同意，她保证如期完成任务。

邹云波征询地看着金达省，等着他表态。

金达省手掌一挥：“行，一切由你说了算。我和邹区长在这里，专等你的好消息。到时，我们两个专门设宴为你庆功！”

## 136、否极泰来(2)

郗守泰是在下午接到拆迁指挥部16小组组长许闻铭的电话的。电话中，许闻铭告诉他，他的拆迁工作，现在已经由福虎办事处的成越红书记负责，成书记安排他与他联系一下，如果方便，他想今天晚上就和指挥部勘查组的人一起，到他家实地落实一下他家被拆迁房享受“住改非”待遇的问题，之后，再到他家隔壁邻居沙鸿新家勘查一下，看看两家的隔墙上，是不是真有他家开的西门，如果有，问题就好解决了。只要情况属实，他提出来的这两个问题，一定帮他全部解决。

郗守泰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他已经对拆迁指挥部绝望，坐在家里等仲裁庭的行政仲裁意见，并做好准备，向市法制办公室提起行政复议的时候，天外忽然飞来福音，拆迁指挥部竟然一改这些天来，顽固地不受理他提出的问题的做法，主动安排人前来进行勘查。他不知道这里面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但有一条他已经敏锐地感受到，那就是，福虎办事处书记成越红，肯定在里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章芳菲前天已经为自己的公司经营租好了房子，地点还不错，在滨海市繁华的风鸣路黄海大厦写字楼上，只是，只有不到20平米的房间，一年下来租金要10万元。这些年来，公司设在自己家里，一分钱也不用花，现在拆迁了，一下子一年就要多支出10万元，想想实在有点冤！搞传媒公司，本来就赚不了多少钱，如此一来，弄不好就会亏损。她打算做一年看看，如果亏损，就不想干了。反正自己的年纪也老大不小的了，收手歇歇算了。

刚才，她正为此事窝心。女人心小，与老伴谈着谈着，竟然掉下了泪水。这会，忽然听到指挥部的人与老伴通手机，主动提出要来帮助解决她家提出来的两个问题，不由得也为这

意外之喜的到来而高兴。只是，一想到掌握她家拆迁补偿算账大权的卫日东，心里又凉了。便在一边插话：“老郗，问问他们，现在是不是还是卫日东负责给我们的拆迁补偿算账。如果还是他，我们就谢绝他们的美意，或者向他们提出我们自己的条件，只有更换别人，我们才接待他们前来勘查，否则，就作罢！”

电话那头，许闻铭已经听到了章芳菲的讲话，连忙对着话筒说：“结算人员也已经调过了，由我们 16 小组的姜老爷子给你们结算。他退休前是湖海区建设局拆迁大队的大队长，退休后被市拆迁大队返聘过来了。他说了，与郗老局长很熟悉。你们尽管放心，他一定不会给你们小鞋穿的。”

郗守泰与章芳菲对视了一眼，两人同时点了点头。郗守泰便在手机里对许闻铭说：“行，既然成书记出面了，又让你许组长专门打电话来，这个弯子我们让你们转。你们来吧，随便现在还是晚上，我们都在家坐等。”

收起手机，郗守泰就与章芳菲商议起来，对于拆迁指挥部突然出现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到底如何应对。首先，两人一致判断，这个大转弯，对于他们来说，肯定是一件好事。但是，他们也担心，这是不是金达省、邹云波他们搞的另一个花样。你不是在仲裁庭上说自己提出有两个问题拆迁指挥部不受理，准备将来向市法制办公室提起行政复议时，在这上面做文章吗？好，我们就派出专人进行勘查。但是，勘查的结果，确定权却在人家手里，如果他们依然认为二楼搞公司经营，不是一楼的面街门市，不能视为经营面积对待，无法享受“住改非”的优惠政策待遇；公摊面积被隔壁邻居侵占问题，他们如果以证据不足为由，也不予承认，那么，许闻铭打来的电话，对于他们来说，就只能是“麻雀子吃砒糠——空欢喜”！当然，也有很大的可能，他们这次真的是抱着解决问题的诚意前来勘查的，那么，事情就会朝着另外一方面发展。而对于后者，两个人都是乐观其成的。

郗守泰毕竟有多年的工作经验，在分析了可能出现两种情况后，他对章芳菲说：“既然事情有两种可能，我们就有要两种应对方法。如果他们真的是想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我们就积极配合，并且通情达理地与他们达成谅解，只要拆迁补偿费能给个大差不离的，就与他们签约，至于搬迁，既然签了约，就不用他们催。你一直说，乡下你父亲一个人住着三间房子，宽大得很，准备先借住到他家去，抓紧时间搬，下乡去陪老人家过春节。我看行。但如果他们做出的这个举动，只是走走过场，做做样子，目的是为了下一步应对我们的行政复议请求，而不给我们留下指责他们的口实，并不是真的想帮我们解决问题，那么，我的意见是，就坚定不移地与他们抗争下去，哪怕真的走到行政强拆那一步，也绝不退让。国务院的新拆迁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结束网上意见征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根据我的分析，要不了多久，最迟在全国人大年会召开前，就会正式对外发布。我就不相信，还允许地方上再搞行政强拆。对于行政强拆，已经民怨沸反了，就是封建社会的皇帝，只要有头脑，都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何况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

章芳菲自然十分赞同老伴的意见。

最后，两人确定了应对策略，郗守泰把它总结为“八句话，三十二字方针”：开门欢迎，两手准备，积极配合，据理力争，从坏着想，向好努力，争取签约，早日搬迁。

### 137、否极泰来（3）

晚饭后，郗守泰和章芳菲按惯例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让他们感到意外的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竟然播发了国务院研究通过的“新拆迁补偿条例”。条例的标题有了意味深长的改动，“拆迁”被改成了“征收”，两字之改，就明确了一条，从今往后，城建拆迁将成为政府的征收行为，和过去向农民征收公粮一样，这是天经地义的政府正当行为。里面的最大改动有两处：一处是取消了地方政府的行政强拆，改为申请法院审判后，由法院依法强拆；二是补偿的时间序列有了改变，由过去的拆迁后补偿，改为先补偿后拆迁，即被拆迁户的补偿资金到位后，才能进行拆迁。

两人边看边议，都认为“新条例”的改动并没有预想的好，甚至可以说，并没有什么实质意义的改动。对于后一条，郗守泰当然是完全赞同的，但是，他认为不少地方政府执行起来会有很大困难，因为，他们的拆迁经费本来就不足，有的地方甚至一直在玩“空手套白狼”的游戏。这一条对于被拆迁户来说，虽然是好个好事，但具体到地方，是否能真正得到落实，还要打个“？”至于对前一条，郗守泰则完全持否定态度。他认为，我们的地方政府，与法院的关系，打个形象的比喻，仿佛就是“父子关系”。政府是父亲，法院是儿子。父亲要做的事情，儿子哪有不支持、不照办的？所以，改行政强拆为法院依法强拆，基本上是“换汤不换药”，完全是一码事。这一条的改动，对于被拆迁户来说，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甚至可以说，它不过是“朝三暮四”的新演绎。

章芳菲却不同意郗守泰的看法，认为他的看法太过消极，太过悲观，太过负面。她说：“改动总比不改动好。先补偿后拆迁，如果补偿资金没有到位，被拆迁户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搬迁，他们有国务院的文件做为‘尚方宝剑’护身，地方政府就不敢对他们怎么样。在我们中国，国家高层是最有权威的，可以说，在全世界首屈一指。地方政府的官就是上面给的，他敢不听话？行政强拆改为法院依法强拆也很好，起码地方政府不敢瞎来了，因为被拆迁户不服，还可以向上级法院提起上诉，下级法院的裁判不公时，上级法院完全可以改判。而且，地方法院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也不能就说成是‘父子关系’，即使是‘父子关系’，儿子也不见得就全听老子的。现在，儿子不听老子的话，自行其是的多的是！再说，近年来，在民告官的案件中，地方法院也经常判地方政府败诉，可见，让法院依法强拆，要比政府行政强拆好得多。所以，老郗呀，我认为，这次国务院新颁布的‘条例’，比过去的老‘条例’，要进步很多，对于我们被拆迁户来说，还是一个好消息。”

郗守泰不认识似地看着章芳菲，他没想到，从她的嘴中，竟然能滔滔不绝地讲出这么多有份量的话来。看来，老伴这些年在外办公司搞经营，操练得不少，看问题、想事情的水平和能力比过去强多了。她刚才的话，仔细想起来，还是很有几分道理的。看来，自己对问题的评判，的确有过激的地方。思维方向决定思维效果，自己老想着政府的这个不行、那个不对，戴着有色眼镜看政府作出的所有决策，得出的结论自然消极、悲观和负面了。不过，他一个时候还转不弯子来，因为他本来对“新条例”的期望值很高，现在看到“新条例”并没有作出他想象中的多大的修改，所以，便大失所望，矢口批评了。

“芳菲，你说的也有道理，但是，我对‘新条例’还是很失望，甚至还有点心灰意冷。因为本来期望它能在帮助被拆迁户维权上，有明显的进步，可现在一看，并没有达到我想象的那样。也许我以前的期望值太高了，有点不切实际。但是，我告诉你一个决定，听了中央电视台播发的‘新条例’后，我已经改变了主意，既然上情如此，又何必再下抗？仲裁庭无论作出什么判决，我都不会再向市法制办公室提起行政复议了。下午，16小组的许闻铭组长不是打来电话了吗，他们来勘查，只要承认解决我们提出来的两个问题，并且给出相应的补偿，就是补偿费少一些，我也认了，因为，这样一来，最起码证明我们当初提出这两个问题，是有道理的，没有错！他们不受理是不对的，错在他们！人争一口气，佛争一柱香。心里窝的这口气出了，就行了。”

谈到签约，他们又想起了下午许闻铭打来的电话。时间已经快晚8点了，还不见他们的人影。难道他是在戏弄人吗？这个许闻铭，会不会又是第二个卫日东呢？

一日被蛇咬，十年怕草绳。郗守泰与章芳菲已经被卫日东整怕了，连素未谋面的许闻铭都怀疑起来。

其实，这个世上还是好人多。成越红和许闻铭就都是好人，幸运的是，在福虎路拆迁的最末期，老天爷将这两个好人送到了他们的身边。正是由于他们的出现和参与，否极泰来的故事，才会发生在郗守泰和芳菲的身上。

#### 138、否极泰来（4）

晚8点钟才敲过，门铃就响了起来。章芳菲打开门一看，一下子来了五个人。

一个女同志抢先一步，走到郗守泰前打招呼：“郗老书记，你还认得我吧？我是老岗东乡的成越红，以前见过面的。”

身旁的一个中年男同志插话介绍：“她是我们福虎办事处党委的成书记，我叫许闻铭，是办事处的副书记，目前也抽在拆迁指挥部工作，今天下午给你们的电话，就是成书记让我打的。”

郗守泰想了起来。那时，岗东乡还属于老滨海县时，县里组织全县乡镇企业大互查，他在岗东乡见到过成越红，那时，她还是才出校门的大姑娘，担任乡团委书记，转眼10几年过去了，自己退了休，而成越红却已成长为一个科级干部。真是岁岁年年花相似，年年岁岁人不同啊！慨叹之余，他想起了下午的那个电话，由此又分析出他们一行人此次前来的目的，向成越红伸出了手：“成书记，我虽然老了，可是我还记得你，一个年轻能干的女团委书记。欢迎欢迎！”

郗守泰主动向成越红伸出了手，紧接着，两人的手便紧紧地握到了一起。在郗守泰与拆迁指挥部的领导会面中，这还是第一次。不是郗守泰卖老资格，看不起指挥部的领导，他现在已经退休，在人走茶凉、位退人低的社会现实中，他实在是没有任何老资格可摆的，而是指挥部的那些领导，对被拆迁户都是摆出一副居高临下、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姿态，让你从心底里就不愿意与他们亲近。

“郗老书记，章总，今天晚上我们来迟了，让您俩久等了。”成越红放下身位，先向郗守泰、章芳菲道了个歉。这在郗守泰、章芳菲接触的拆迁指挥部的人中，倒是绝无仅有的。一声道歉，一下将彼此的距离拉近到了亲密的地步，也为互相的进一步谈话，创造了和谐的人际关系。

郗守泰连声说：“说哪里的话，我知道，你们工作忙，我这个福虎路拆迁中的‘被钉子户’，给你们添麻烦了。”

“郗老，您快别这样说。您和章总维护自己的拆迁权益，这是应该的，成书记下午交待任务时，就对我们说了，我们大家都要理解。晚上来得迟了点，主要是等成书记一起来，她晚上有个工作上的应酬，本来不让她来的，可她说，郗老书记的事，她不能不来，这不，在酒宴上只敬了客人一杯酒，就赶来了。”许闻铭满脸堆笑地向郗、章两位解释，同时，又不失时机地向他们推介，“今天下午，我们成书记就缠着金、邹两位常务指挥，一定得让勘查结算组的商会桦组长和我们一起来。这位就是商组长，他今晚可是放弃休息时间，专程来解决您老提出来的那两个问题的。”

“幸会，幸会！”郗守泰主动向商会桦伸出了手。

章芳菲则在一边说：“成书记、许副书记出了场，商组长又肯出面，到现场来勘查，看样子，我们提出来的问题，终于可以得到解决了。”

“好吧，商组长，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进行勘查了？”成越红见双方寒暄交谈的气氛很好，不失时机地导入正题。

勘查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先是章芳菲按商会桦的要求，拿出了自己的工商局给她的公司颁发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法人代表确定无疑就是章芳菲，而且公司地址，就是她家的家庭住址——这次被拆迁的福虎路31幢209室。章芳菲还拿出了近年来她的公司向国家缴纳的税票，每年都有10几万元，成越红书记让她明天将这些税票各复印一份交给她。作为她家被拆迁房“住改非”的佐证存档备查。接着，又带着商会桦和其他来的人，一起查看了设在家里的公司办公室和电脑设计室。成越红对商会桦说：“这两间作为‘住改非’的面积享受优惠政策待遇，这应该是没疑义的了。不过，依我看，从事经营工作的人都要吃饭，企业的食堂既然都能认定为经营面积，郗老、章总家的厨房间，是不是也可以作为经营面积，算进‘住改非’的总面积里？”

商会桦还在沉吟，许闻铭又插话说：“干脆，除了郗老和章总的卧室，其他面积都算成‘住改非’面积得了。”

商会桦见状如此，索性爽快地表了态：“既然两位书记都说了，我没意见，只是，这要请示我们金大队长，得他批准才行。”

成越红立刻将担子揽过来，话语之中，女强人的能耐显露无遗：“这个不要你操心，金大队长那里我去找，保证没问题。再说，他和我们邹副区长给我下任务时，我就向他们要过表态权。他们都说了，我表了态就有用，一切以我说的算。”

“那就好，那就好！”商会桦连连点头。

郗守泰提出的公摊面积被隔壁邻居侵占问题，通过实地勘查，也很快真相大白。一行人来到早已搬迁、人去楼空的隔壁沙鸿新家，成书记带来的两名工人，按照郗守泰的指点，用冲击钻在郗守泰住宅的西墙上打了一圈孔，又用铁铲一铲，用砖块后堵上的西门，立刻露出了它的原形，出现在众人的眼前。

事实胜于雄辩。郗守泰说的一点也没错，东西两家以前共用的面积，的确被沙鸿新一家独占了。郗家公摊面积被隔壁邻居侵占问题，经实地勘查，确定无讹！

拖了这么长时间也得不到受理的两个问题，很短时间就全都弄清楚了。就为了这两个本不是问题的问题，郗守泰一户，被一步步地拖成了福虎路拆迁中最大的“被钉子户”，为此，还受了那么多本可避免的磨难，享受了那么多非人的“待遇”，到底是老天的不公平，还是人为的不厚道。对此，现在都没有再去追究的必要了。不过，作为当事人的郗守泰和章芳菲，此时此刻，却都感到哭笑不得。他们不知道，造成这一切，责任究竟应该由谁来负，是拆迁指挥部的金达省他们？是郗守泰和章芳菲自己？还是不尽完善的拆迁政策？

其实，如果真的要分析责任者，这三者都是，也都不完全是。这种并非个别的现象，在各地的拆迁中比比皆是，过去发生了不少，现在还在发生，而且将来也仍会发生。这就是社会。社会的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社会的改变，有一个渐进过程和漫长的时间。对此，我们还是应该客观对待才是。

后来，成越红对郗守泰说：“郗老，您提出来的这两个问题，现在都好解决了。本来，我想趁热打铁，今天晚上就把您的拆迁补偿账给算出来，如果您和章总认为可以接受，我们就签约。可是，接手负责这项工作的姜老爷子，患了重感冒，晚上要到医院去打点滴，不能来，所以，时间就定在明天上午吧。上午九点，我们在拆迁指挥部等您和章总。”

“好，一言为定。成书记、许副书记，真要谢谢你们。”郗守泰由衷地说。

章芳菲也在一边说：“成书记、许副书记、商组长，谢谢你们，我们明早一准去，而且，绝不会迟到。”

成越红他们一行人走了，郗守泰提出来的两个久拖不决的问题，也迎刃而解了。

郗守泰与牛春江、丛礼镇两个好朋友通了手机，将这个新情况，在第一时间内告诉了他们。他们都为他高兴。

然而，郗守泰的心里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看着兴奋地在室内走来走去的章芳菲，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又无声地摇了摇头。

这一晚，章芳菲卸下了心头的千斤重负，舒舒服服地睡了一个好觉。

郗守泰不同，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再一次失眠了。他想了很多很多，通宵达旦，也没合过一会眼。虽然他觉得很累很困，但是，竟然没有一点睡意！

### 139、否极泰来（5）

第二天上午，郗守泰与章芳菲九点前就到了拆迁指挥部。并不是他们着急签约搬迁，事情已经拖到了这一步，反正最后约是一定签的，搬迁也是早晚的事，福虎路西延工程又不能为他这一户不肯拆迁就不搞，所以，签约搬迁早一天、迟一天，对他们来说，都是无所谓的事。他们之所以如约准时前来，一是因为隔壁楼上的钟经理一早就打来电话，告诉他们，昨天深夜，他已经与拆迁指挥部签约。“往改非”的问题一解决，他也没有什么理由不签约了，而且打算就在近两天搬迁。二是因为成越红和许闻名两位书记的缘故。这后一条，郗守泰看

得更重。人家与自己非亲非故，可是，为了自己的事这么热心地跑前跑后，这么费神地找他找你，这么负责地勘这查那，就凭这，也得守时前来，千万不能辜负了人家的一片好意。

许闻铭已经在办公室等候郗守泰与章芳菲两位的到来。姜老爷子也等在那里了，却未见成越红的人影。许闻铭告诉他们，她是为了落实昨晚勘查验证的事，专门去找金达省和邹云波两位常务副指挥去了。

姜老爷子过去与郗守泰就熟，在政府办公室工作时，他经常为工作上的事向郗守泰回报，而郗守泰也没少帮过他忙。所以，一见面，姜老爷子就对郗守泰说：“老领导，你家拆迁的事，我都听说了，拆迁指挥部的人没有人不知道，说实话，我们大家都认为，你提出的问题其实不是问题，管它是真是假，一甄别就清楚了。可是，指挥部领导不表态，下面的人就不好办。我们这些退休后又返聘的人，就更不好插话了。现在好了，成越红书记出面了，事情就好解决了。拆迁动员的工作其实都是福虎路办事处和下属各居委会的干部们做的，拆迁指挥部的领导不会不买她的面子。拆迁以来，她已经帮助不少被拆迁户解决了悬而未决的难解决的问题，你的问题，她解决也肯定会水到渠成。”

正说话间，成越红书记回来了。她告诉郗守泰，他家住房除卧室外都享受“住改非”优惠政策待遇问题，已经解决，两位常务副指挥都同意她的处理意见。只是公摊面积被隔壁邻居侵占问题，遇到了一点麻烦。虽然勘查后情况属实，但是，指挥部有位领导提出，这件事当初是由规划局的测绘处勘查认定的，他们对被拆迁户公摊面积的计算，用的也都是他们认定的数据。现在，不通过他们，指挥部单方面修改，恐怕不太合适。

章芳菲听了，心里很不高兴：“这么说，公摊面积被占这件事就解决不了啦？事情明摆在那里，总要讲个理吧，如何解决不是我们被拆迁户的事，我就知道，不是我的我不占，该我的我就要取。”

郗守泰这时倒反显示出大度来：“已经太麻烦成书记、许副书记。这件事要是解决起来太过麻烦，那就算了，我也不强求。不就几个平米，一二万元钱的事吗？我这一辈子就差这两个钱用？不过，我有个要求，在签订的协议书中，要将这个情况写进去。就说：经拆迁指挥部派人勘查，郗守泰一户的确开过西房门，沙鸿新一户的客厅和后来的独户楼梯，也的确是两户曾经共用。”

姜老爷子依老托熟，马上提出了不同意见：“郗老书记，你这不是故意让人为难吗？硬要在协议中把这一条写上，好了，你现在不要，将来无论什么时候把这个拿出来，再找拆迁大队麻烦，这事岂不是没完没了了吗？”

许闻铭略一沉思，跑到成越红书记跟前，向她耳语了几句，接着，成越红又点了点头。显然，他是在向她请示什么问题。

成越红转过身对郗守泰和章芳菲说：“刚才，从两位常务副指挥办公室出来时，我就想好了，不用你们说，真理还是要坚持的。既然查实了，你家的公摊面积的确存在被侵占问题，那么，无论怎么样，也要将这个面积补给你们。我看这样吧。我现在就给规划局的顾局长打个电话，向他回报一下这个情况，请他裁定。他也挂了个福虎路拆迁指挥部副指挥的头衔，问题捧到他那里，他也应该解决。电话里如果一个时候说不妥，我就放车到他那里跑一趟。春节还有不到一个星期时间了，总不能把这个问题从虎年拖到兔年去，让郗书记您老领导每年都过不安生吧。”

“那就有劳了，实在太谢谢了！”郗守泰真诚地说。

成越红立即给规划局顾局长打电话。也许是春节将至，顾局长的工作也很忙的缘故，他听过成越红书记简短的回报后，立刻就在电话里表了态：“行，就按你说的意见办。春节前大家的事情都忙，春节以后让经办的人到测绘处将有关手续再完善一下就行了。他们那里，我去打招呼。辛苦你了！”

一个电话，问题立马解决。这下，郗守泰一户提出的所有问题全都顺利解决，签约搬迁的一切障碍，已经全都排除。

姜老爷子立刻拿出计算器，替郗守泰结算起拆迁补偿费金额来。根据被拆迁户郗守泰本

人提出的“不要安置房，搬到乡下居住，被拆迁房屋采取货币化方式结算”的意愿，按照成越红书记与金达省、邹云波和规划局顾局长敲定的意见，“住改非”问题，除郝守泰与章芳菲的卧室外，其余面积全部享受优惠待遇；公摊面积问题，给补加5平米，纳入被拆迁房屋总面积，按评估价格计算补偿金额；装饰装潢和居室附属物件，凡疏漏的一一认账，都给补上，少算的给补算，鉴于目前执行的还是2005年政府文件确定的标准，与现行的市场材料价格差距较大的实际情况，另外，再多加二万元在这两项上；至于以前部分拆迁户得到的带头奖和面积奖，郝守泰一户是由于拆迁人的原因给耽搁下来的，所以，虽然最后期限早已过去，也应该视为期限内签约搬迁，给予一视同仁的奖励。各项合计，共给拆迁补偿金69万4000元。

成越红一直在一旁看着姜老爷子算账，见总金额出来了，又说：“章总是做生意的，讲究个吉利数字，我做主，总金额就放在69万4800元上吧。”

说罢，回过头，问郝守泰和章芳菲：“郝老书记、章总，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是不是我们现在就签约？”

郝守泰说：“没有意见了，一点意见也没有。”

章芳菲也说：“好，签约，我们现在就签。”

姜老爷子很快就把协议文本搞好了，拿给郝守泰请他过目时，他看也不看，就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被”字一除，“钉子”自然脱落。福虎路拆迁的最后一个也是最难最难的一个“被钉子户”的问题，就这样很容易地解决了。

许闻铭不失时机地对郝守泰说：“郝老书记，按说，我不应该问，但是，我的工作职责让我不得不问你一下，你老准备什么时候搬迁？”

郝守泰当即表态：“我和老伴都爽快人，你放心，我们既然签约了，就没有必要再赖下去不走。明天准备准备，后天就搬迁。说实在的，就那样的生活环境，还能再继续住下去吗？早搬早安生，早搬早解放！”

时间已近中午，成越红一定要留郝守泰与章芳菲在拆迁指挥部食堂吃工作餐：“郝老、章总，你们就给我一次机会吧。春节在即，大家都很忙，你们搬家，我也没有时间送行了。这顿简单的工作餐，就算我给二老送行的饯行饭吧。”

盛情难却，郝守泰答应了下来。

## 140、最后的晚餐（1）

农历腊月二十四，是传统的“送灶”日子，辛苦劳碌了一年人们，都希望供奉在灶台上的“灶王爷”，“下界保平安”一年后，回天庭去“述职”，再“上天言好事”，在玉皇大帝跟前为凡间的芸芸众生，多说一些好话，保佑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能使老百姓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不过，这都是老皇历了。现在，别说城里人已经没有人家再送灶了，就是在农村，越来越多的人家也用上了液化气，不再用灶煮饭。没有锅灶，何处供奉灶王？送灶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了。

不过到了这一天，老人们依然还记得送灶这件事，也会对晚辈后生们讲送灶这一老传统、老习俗。中华传统文化的沿袭，在这种家庭单线传承的格局下，已经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已至于坠入了难以为继的尴尬局面。

福虎路拆迁指挥部的庆功宴会，就安排在这天晚上。这是拆迁指挥部全体人员的最后晚餐，今晚一过，明天，拆迁指挥部就要撤了。

金达省和邹云波这两天的心情忒好。一是因为福虎路拆迁工作已经全面胜利结束。郝守泰这个最大最顽固的“钉子户”已经拔掉，不但顺利签了约，而且许闻铭组长已经为他家联系好了搬家的车辆，明天肯定搬迁。他们两人在市委、市政府领层面前没有食言，完全兑现了春节前一定全面完成福虎路拆迁工作的诺言。二是两人都同时升任了新职。昨天下午，市



委组织部通知他俩前去谈话，市委领导充分肯定了他们在福虎路拆迁中的工作成绩，并且告诉他们，鉴于他们的出色工作，根据基层推荐，经过组织部门考察，常委会议已经决定：金达省同志兼任市建设局副局长，转入行政编制；邹云波在继续担任新海区政府副区长职务的同时，新任区委常委。由于这次工作职务变动之前，两人都已为副处级干部，所以，就不需要再经过向社会进行公示的程序了，直接发文明确即可。金、邹两人履新职后虽然还是副处级干部，但现在“含金量”却不一样了，要高上许多，是事实上的提拔，因此，也算得上是平步青云了。

人逢喜事精神爽。两人回来一商议，决定利用福虎路拆迁赶在春节前百分之百地全面结束这件事，办一次庆功宴会，好好庆祝庆祝。他们向程飞虹副秘书长做了请示，程副秘书长又向倪超凡副市长做了请示。倪副市长当即表示同意，并且说，如果没有特殊的事情，他也会到场。福虎路拆迁创造了滨海市城建拆迁史上“被拆迁户和被拆迁单位最多，用时最短，完成任务最彻底”的最佳成绩，他应该来庆贺，同时，也犒赏犒赏在拆迁工作中做出重大贡献的“三军将士”们。

向办公室主任岳啸华、副主任施东梅交待了庆功晚宴的有关事项后，金达省专门到美发厅理了一下发，回家又换了一件藏青色笔挺的西装，还特意打了一条红领带。他要干练有为和中年优秀干部的形象。出现在今天的庆功晚宴上。因为谁都知道，他才是福虎路拆迁的真正有功之臣，最大的有功之臣！

虽然金达省最近几天喜事连着来，但他心里也有不愉快的事。施东梅这小娘们，自从派她打入煤炭公司职工宿舍楼住户去当间谍，并且成功策反这幢楼集体拒签的组织者、带头人方三后，她就对自己有意疏远了。他猜测她与方三那家伙之间肯定发生了些什么。想到这些，他就非常不快。但施东梅是自己安排她去的，就是真的出现了一些什么事，自己也是始作俑者，怨不得别人。最让他生气的是，指挥部有人告诉他，施东梅经人介绍，已经与市里某局才丧偶的副局长见过面，风传不久就会成为他的新娘。这么大的事，她竟然对他没有透露半点风声，连一个简单的招呼也不打，她可真的将自己视为陌路人了。他想狠狠地惩治一下施东梅，可是，又找不到好的机会。好在来日方长，将来的机会肯定有的是，到时，一定要让她知道，背叛我金达省是什么下场！

不过，因为施东梅的“情变”所带来的不快，在自己顺利实现了升任市建设局副局长愿望的喜讯冲击下，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在“官本位”的社会，只要你当了官，什么事情办不成？失去一个女人又有什么不不得，失去一个，可以新俘获十个，甚至更多。不是一首歌里有这样一句歌词吗：“世上溜溜的大姐，任我溜溜的求哟”，我就是可以“溜溜大姐任我求”的那个有艳福的情圣！

晚六点，金达省准时出现在拆迁指挥部。虽然庆功晚宴的时间定在晚六点半，但他今天是主人，所以，要提早到场，准备迎接亲临晚宴的各方贵客，特别是市里的领导。考虑到今晚他铁定无疑是主角，向他敬酒的人一定很多，为了应付裕如，一定不能空腹喝酒，所以，他又专程到宴会厅伙房，准备先吃两只馒头垫垫底。没想，一到那里，发现邹云波已经先吃上了。心有灵犀一点通，两人相视而笑。相互的欣慰和满足，尽在不言中。

就在这时，有人来回报：倪副市长和程副秘书长他们，已经在前来拆迁指挥部的路上，马上就要到了。

金达省立刻起身，用手指顺了顺发型，又正了正领带，然后，和邹云波一起，意气风发地健步向拆迁指挥部大门前走去。

## 141、最后的晚餐（2）

福虎路拆迁指挥部举行庆功晚宴，全体人员在进行最后一顿晚餐的时候，郝守泰与章芳菲在福虎路被拆迁住宅里，也在进行搬家前的最后一顿晚餐。

明天就要搬家了。车子是许闻铭副书记主动帮助联系的，乡下老岳父那里已经腾空了房

间，经过了一天的整理，家里七七八八的东西，也都打包系绳捆绑得差不多了，满屋里都是随便置放的大包小包，一片狼籍，原来非常整洁的住宅，现在搞得像个垃圾场，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行走时都磕磕绊绊。家里唯一没有动的是卧室里的那张床，今天晚上还要睡一宿，明天一早再拆除。那时，家里的所有物件，就都“乱装待发”了。

在做着这些事情的时候，郗守泰和章芳菲的心情都是沉甸甸的。他们都有些恋旧和不舍。在这个屋子里，两人毕竟一起共同生活了15年，而人生又有多少个15年？这里，保存着他们这15年的所有美好记忆！郗守泰与章芳菲，中年入驻这里，可是，在一个已是老年、一个即将步入老年的时候，却要离开这里了。时光已逝，韶华远去，从现在向后，他们都已经走向“走一步路，掉一个钱”的人生没落阶段，可以说，他们人生中最有精力、最富能力、最具智力、最显魅力的时段，都和这个住宅紧紧联系在一起，而福虎路拆迁，生生地将这一联系彻底的割断了。他们搬迁后不久，这套住宅就将和整幢楼一起被夷为平地。他们对这套永难忘记的住宅的美好回忆，届时就会完全埋葬在瓦砾之中。人是感情动物，此时此地，睹物伤怀，谁能不忧思纷扰，愁肠百断，哀叹连连，感伤不已？

更让他们不甘的是，他们都是农村生乡下长的人，进城后，分得了这套住房，就意味着他们已经是地地道道的城里人了。可是，全国人口普查才刚刚进行了不久，他们的户口还落在城里的公安局派出所里，现在，因为城市拆迁，却又要回到乡下去住了。或许，这辈子可能就一直住在乡下，再也不回城了。借用《红楼梦》中描写林黛玉“质本洁来还洁去”的名句，他们这一走，也真的成了“人本乡来还乡去”了。

现在，那么多的乡下人，在席卷全国的城市化进程中，纷纷离开农村，落户城市，而他们却要反其道而行之，重新回到乡下去。究竟是他们是追赶时代进步的弄潮儿，还是自己是返朴归真的“绿色生活”的乐享人？是彼此皆大欢喜，各得其所，还是大家各有苦衷，都有不甘？对这些，郗守泰和章芳菲一时还想不清楚。不过，他们也不打算去想了，因为，世界上许多事情，还是糊涂些好，知道得太清楚了，反而“聪明反受聪明累”。这并不是说，人浑浑噩噩地活着好，而是为了适应社会，以求得适者生存！

章芳菲见到老伴一整天郁郁寡欢，长吁短叹，一言不发，目光呆滞，拼命抽烟，知道他心里憋屈、难受，有意为他开脱，下午就说：“老郗，晚上我烧两个小菜，你再喝点儿酒。这是我们在城里住宅里的最后一晚餐了，也留下一点纪念吧。”

郗守泰起初没有听清楚老伴在说什么，章芳菲又说了一遍，才会过意来。他动情地看着自己的爱人，自从福虎路拆迁以来，她也跟着自己受了不少折磨，在最艰难的时候，只有她，始终和自己站在一起，不离不弃。表面上，她装得很坚强，一直在壮他的胆，鼓他的气，从没和他唱过反调，更没有和他呕过一回气。可他知道，晚上睡觉时，她常常在低声啜泣，早上摸摸她的枕巾，都是湿漉漉的。他大男子汉的习气重，过去经常对他大呼小叫，乱发脾气，现在想起来，真是很对不起她。他暗下里对自己说，这辈子，在剩下的日子里，一定要对她好，好好地补偿补偿她。于是，他说：“好吧。不过，晚上的菜我来做。这最后一顿晚餐，也让我来服侍你一回。”

原来，章芳菲是想到菜场买点菜回来的，可郗守泰却不让。他说，心情不好，也吃不下什么，将就着对付一下算了，也就是个意思账。由于要搬迁了，早上他们就没买菜，中午就是应付着吃的，家里只剩下几只鸡蛋，准备明早煮了当早饭吃的，这会，全给郗守泰用了，炒了一盘油鸡蛋，又把中午的剩菜重新热了一下，虽然份量很少，但也有四样菜了。很久以前，家里来客招待喝剩下半瓶酒，搬家整理东西时没去理它，打算不买搬家鞭放了，就扔个酒瓶取个响凑合一下算了，这会拿过来，酒也有了。老夫妻俩人，方桌上一边一人，相对而坐，在灯光下，开始了他们老房子里的最后一顿晚餐。

“芳菲，你也来点酒，陪陪我吧。”郗守泰主动给老伴斟上了一小杯酒。

“行。可我只喝一杯。只有不到半瓶酒，你肚子里的酒虫都杀不死，其余的酒，就都给你喝吧。”

两人碰盏，举杯，一饮而尽。

章芳菲夹一筷炒鸡蛋，放到郝守泰的碗里：“老郝，心里不痛快，容易醉，酒就少喝些吧，又不一定非得把那半瓶酒喝光。”

郝守泰不言语，也不吃章芳菲给他夹的菜，只顾闷头喝酒。一会儿，酒瓶底就朝了天。他摇了摇酒瓶，眼睛红红的，冲章芳菲目不转睛地看着，忽然，失声痛哭起来，边哭边数叨：“芳菲，我难受呀，你知道吗？人一上了年纪，就特别容易恋旧，我舍不得离开我的这个家呀。我的，还有你的，人生中最好的 15 年，都是在这个家里渡过的，这是我们的黄金 15 年！我还能过几个 15 年？一个要争取，两个根本就别指望！我原来以为这一辈子就在这屋里养老送终了，可是，到头来却是一厢情愿，我舍不得呀！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它是我情感的依托、幸福的期盼，是我聊度余生的安乐窝。他们拆迁指挥部的人会理解这些吗？从明天开始，我们过去的 15 年，就将随着这幢楼的拆除，一起烟飞灰灭了。封存在记忆中的这 15 年中的许多美好，到哪里再去寻觅它的踪迹？”

郝守泰的话，说得章芳菲心酸酸的。她拦阻说：“老郝，你别再说了，说得我快想哭了。人总是要活下去的，我们还是要朝前看，多想想愉快的事情！”

可是，郝守泰像没听见她的话似的，忽然间，悲伤的闸门全部打开，竟然嚎淘大哭起来。章芳菲从来也没见过自己的老伴这样哭过，他竟然哭得那样伤心，那样悲痛欲绝，那样歇斯底里！完全像一个无所顾忌的小孩，哭得那样的不要颜面，不作节制！那呕呕嗷嗷的嚎哭声，像一头老牛发出的绝望悲吟，撕心裂肺得让人骇然！

章芳菲被惊呆了！她全然没了主意，竟也跟着哭了起来。

过了好一会，郝守泰才停止了哭泣。在接过章芳菲递来的毛巾擦拭脸庞时，说：“芳菲，我不想吃了，桌上的菜都倒掉算了。现在，我想再到楼下去，最后看看老福虎路。你陪陪我，好吗？”

福虎路上阒无人迹；几只不死不活的路灯，有气无力地亮着；寒风还在一个劲地呼啸，呜呜的尖锐叫声令人毛骨悚然；残留在电线杆上的横幅、标语，在寒风中颤抖；一片片废纸、破塑料袋，被卷得满天乱飞，一只废塑料袋竟然飞套到路灯上，使本来就很灰黄的光亮更加黯淡；路南路北的所有楼房、平房，都已成了断壁残垣，一只不知从哪来的野狗，饿得瘦骨嶙峋，正在高低不平的废砖烂瓦中寻找食物；过去还算平坦的路面，现在大窟窿，小窟窿，坑坑洼洼，崎岖不平。

郝守泰、章芳菲老夫夫妻俩，互相搀扶着，佝偻着腰，高一脚低一脚，艰难地向前行走。灰黄的路灯照着他们的背景，像两个逃难的乞丐。

他们来到了拆迁指挥部门前。整个一条福虎路，此刻，只有这里灯火通明。宴会厅里的闹酒声、嬉笑声，一阵阵传到街面上来，一里一外，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郝守泰无声的摇了摇头，接着，又长叹了一口气。他不想再往前走了，拉转章芳菲，两人又一起往回走。

忽然，“哗”地一声，郝守泰呕吐起来，那点晚上喝进去的酒，全都喷在了拆迁指挥部的大门前。

## 142、尾声

2011 年 5 月 18 日，上午 9 点 18 分，福虎路西延拓宽工程竣工通车仪式，在原拆迁指挥部大门前的新街上隆重举行。

本来，城市中一条很平常的路，延伸拓宽后通行，不需要搞什么仪式。但是，福虎路的情况特殊，它不但是滨海市老城区改造的开篇之作，而且，也是许刚川担任市长的封篇之作。在江和平书记回省工作后，他现在已是滨海市的新任市委书记了。鉴于这些特殊原因，倪超凡作为新一届市委领导班子的常委、常务副市长，用心良苦地策划了这个仪式，在征得许刚川书记同意后，还以他的名义，把许书记的老同学、省交通厅的蒋副厅长也请来了。

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初夏的日头，已经很有些威力了。参加会议的不少人，已经

穿上了夏日的服装，特别是一些戴着贵宾胸花的领导，甚至穿上了短袖衬衫。由于心情很好，他们显得精神饱满，意气风发，在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当中鹤立鸡群。

也许是福虎路被拆迁户中最后一个签约的“钉子户”的缘故，作为十名被拆迁户代表，郗守泰被邀请出席今天的竣工通车仪式。自从福虎路拆迁以后，他人明显的老了，头发大部分都白了，背也驼了起来。不过，精神还不错，脸也比拆迁那会红润了不少。他是专程从乡下赶来参加会议的，因为害怕迟到，所以，来得较早。

一到会议地点，他就看到了如今已经兼任市建设局副局长的金达省。

金副局长这会倒一改拆迁那会避而不见的作派，主动停下与邹云波的谈话，走过来与郗守泰打招呼：“老长辈，老领导，欢迎你参加今天的会议。你是福虎路被拆迁户的重量级代表，那阵子，我可没有少得到你的磨练。”

郗守泰握着他的手，也软中带硬地回敬说：“彼此彼此，那会，我也得到了你副局长的不少照应。真是后生可畏啊！”

黄朝顺这两天正好在滨海调研，也被邀请出席会议。郗守泰与金达省的谈话引起了他的注意，也走过来打招呼。由于过去是老相熟，说话自然要随便热络许多：“郗老主任，你这个老不死的，越活越精神啦！”

“噢，是黄秘书长呀，托你的福，精神还真的不错。这些年没见你，你倒是越来越发福了。”郗守泰不无挖苦地说，“不过，你说话的声音好像和过去不一样了，已经带了省城的‘官腔’。也难怪，你现在已经是省城的大干部了。”

黄朝顺听出了郗守泰话中的揶揄之音，不免有点尴尬，脸依然笑着，说的话却有点不客气了：“你这张臭嘴哟，什么时候也改不了！”

就在这时，郗守泰看见了成越红书记的身影，便离开黄朝顺、金达省，主动挤过去叫住了她：“成书记，春节期间给你发了条短信，你还专门给我回了那么长的一条短信。真感谢你，到现在还记得我这个老霉桩子。拆迁上的事，都亏了你。要不，我也不能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今天的会议。”

成越红连连摇手说：“那是应该的，应该的。拆迁后，你住到乡下去了。其实，乡下很好的，空气新鲜，又可以自长不施化肥不打农药的纯无公害蔬菜吃，过的是真真实实的绿色田园生活。听说不少经济发达国家的城里人，现在，都一窝蜂地将住宅迁到乡下去。你老在这方面，又超前走到了时代的前面。”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吧。这全是意外的收获。”郗守泰对成越红的话，由衷地感到舒心，便真心地说，“既然你这么喜欢乡下，那么，节假日如果有时间，就到我住的乡下去度假。现在，我向你发出真诚的邀约。”

“一言为定！”成越红紧握着郗守泰的手，爽快地答应下来。

说话间，开会的时间到了。

会议主持人倪超凡宣布会议开始。新调任的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郑国强讲话，而市委书记许刚川则站在主席台正中央的位置上。计蕾和电视台的几个工作人员，正紧张地忙着摄像，看着主席台上的许刚川，她的眼里流露出爱恨交加的复杂感情，有一会，已经走神了，直到电视台的伙伴叫了她的名字，才回过神来。

代市长郑国强讲话以后，省交通厅的蒋副厅长也讲了话。接着，主持人倪副市长宣布会议的最后一项议程：请领导为福虎路西延改造工程竣工通车仪式剪彩！

立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彩旗翻飞，好一派隆重热闹的局面！

在领导们将一个个剪下来的大红球放到礼仪小姐手中的托盘上后，两辆崭新的公交车，缓缓地开上了宽阔平坦的新福虎路。

看着眼前的场景，郗守泰不由得眼睛湿润了。脚下的路虽然仍叫福虎路，但却已经不是过去那条狭窄、颠簸的小马路了，六车道的新福虎路，是按上海的浦东大道标准搞的，所有设施均是一流，连路旁的照明灯，采用的都是太阳能电板绿色能源新技术。看来，滨海市的老城区，从福虎路拆迁改造之后，真的要掀开了城建现代化发展的新篇章了，而随着老城区

的改建，一个全面现代化的新滨海，也正加快向百万市民走来！细想起来，老的不拆除，新的怎么建？这个道理是明摆着的。看到新福虎路搞得这样漂亮，看到走在新福虎路人行道上的人们喜逐颜开的笑脸，郗守泰心里不得不承认：虽然当初我们被拆迁户对拆迁都有很大的抵触情绪，不过现在回过头来细想想，我们当初的拆迁，其实很值！

广播里，正播放着计蓄动听的话音：“在福虎路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广大市民面前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忘记为了这一切作出无私奉献的那些被拆迁户们。正是他们，为了全体市民的公益事业，舍小家，为大家，作出了个人利益的重大牺牲。他们是新福虎路建设的最大功臣。让我们向广大的被拆迁户们学习，致敬！”

郗守泰的鼻子一酸，眼睛又一次湿润了。不是为了别的，而是因为，他感到了他和其他被拆迁户，得到了姗姗来迟的尊重！

通联：224052 级      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青墩办事处三尖居委会七组 26 号 薛 弢  
手机：13082594488      电话：0515—88540111      Email:xuetao53@163.com